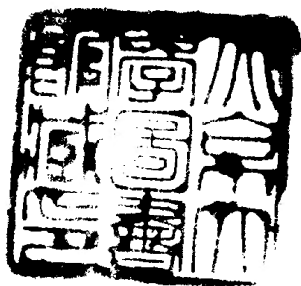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339/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5.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愛禮先生集十卷

〔明〕劉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坦齋劉先生文集二卷

〔明〕劉三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賈緣刻本

..... 八二

朱一齋先生文集前十卷後五卷廣遊文集一卷

〔明〕朱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二年朱維鑑刻本

..... 一七四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六卷補遺三卷文集六卷

〔明〕張適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王氏十萬卷樓鈔本

..... 二六四

重刻秣坡先生文集八卷首一卷

〔明〕黎貞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重刻本

..... 四〇五

竹居集一卷

〔明〕王珙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六年王氏十萬卷樓鈔本

..... 五二五

海叟集三卷

〔明〕袁凱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元年刻本

..... 五三九

愛禮先生集十卷

〔明〕劉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愛禮集十

卷》提要

愛禮先生集序

文章關乎世教，迺可傳，然非學之正而深於道者，不足以語此。六經語孟而下，諸子百氏，各以其所長為文麗句宏詞，膾炙人口，非不工也。求其學之正而希畔於道者，蓋鮮矣。大儒周程張朱數君子出，學宗語孟，六經釋然一出於正，其為文章，繁、切、實、莫、非、道、之、攸、寓、卓、乎、不、可、尚、矣。子、朱、子、守、吾、漳、時、北溪陳先生親炙其道，師友正學淵源稱于今弗衰。

聖朝洪武初，鄉先達愛禮劉先生負剛大之氣，加以向學踐履之功，私淑北溪而祖述乎朱子之道，有得焉。事親至孝，動以禮法，自持家貧，授徒為養，雖躬事井臼，而非義弗取。脩六禮正家法，閨門之間，斬、如、也。嘗以俊秀被徵，以侍親，故力辭而歸，學于

三山趙彥達氏造詣益深既而後起赴
京試策第一擢拜都御史論事蹇諤每出
人意表無何竟為權奸所擠謫居遠方齋
志以淡無怨言所著詩文一帙予家藏已
久浙藩叅政林君進卿讀而愛之謂有國
世教請序以永其傳竊惟文所以載道而
學所以明人倫先生博極羣書清脩苦
節致力於事親脩身而推以及人俯仰無
愧怍焉是宜發為文章平正通達其味無
窮如補支吾說推而至於扶植綱常見在
棲記見其思不出位無入而不自得斥異
端則辯淫祀之非正名分則謹稱謂之辯
他如鄉飲禮儀學規中庸說與凡詩歌書
劉之類若布帛菽粟切於日用之常不事
追琢絺繪而道德性命之理具焉謂非學
之正而深於道者能之乎誠足以繼前脩

迪後進而於世教不特小補焉者烏可以
不傳耶先生諱駟字宗道自號悔怍子內
人私謚曰愛禮先生云
弘治六年癸丑春三月既望
賜進士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致仕後學林雍
蒙庵序

愛禮先生集目錄

是集乃漳之縉紳大夫家所藏未嘗彙次成編傳寫之誤至有不可讀處僭敢訂正一二釐為十卷然皆先生家居在鄉校時所作被徵拜官之後

御試策與臺諫章疏無一存者蓋先生立

朝未久即遭塞屯謫居派離以至易簣無門生故吏為之收拾故爾以先生學問之富其所著述宜不止是後有得者當續增入焉

卷之一

雜著

楠支吾說

見在樓記

養鵝序

淫祀辨

稱謂辨

卷之二

雜著

跋陳道源親受江西劉氏家傳地理書

雜贊

交響

鄉飲禮儀

來學者

學規

卷之三

祭文

謁陳北溪先生文

改易神主祝辭

修郭彥吉除淫祀告文

祭誠之文

奠門人涂宗達文

哭妻弟蔡生文

卷之四

五言古詩

感興二

即景偶成二

日前有念

題烏石巖

思子望

寄葉遂初六首

賡答鄭文輝

題雲林遊逸圖

安分

古詞長短句

有美人

遠遊歌

惜寸陰

題雲林遊逸圖二

同安嘆

判菜肉爭

卷之五

五言絕句

遊天蓋寺

訪志直

貧富

自樂

送茶與嘉父先生

七言絕句

閱東山孝子胡提舉詩卷

筵

自警

尋春

澄心

禦欄禮

復奠餘

送南溪來訪李許二子

寄李許二子過訪涂明哲心友

即景

愛禮集目錄

三

讀喪禮司馬公論不作佛事有感

上同守侯公

七言律詩

愁夫吟一十三首

卷之六

中庸說

卷之七

書

奉竹逸先生書

奉師凱先生書

答天寶大使劉用蒙書

附劉用蒙書

與純仲書

與約長郭彥吉書

代康汝隆與陳叔迪書

卷之八

書

奉趙先生書

與約長劉嘉父書

寄語蘇元芳

窘中寄信回家

與府掾黃時用書

責門弟郭可載書

與章龍二門弟書

卷之九

書

愛禮集目錄

四

與彥吉郭先生書

代鄒伯原與郭彥吉書

代康汝隆與陳孔章書

不受蘇東齋餘書

辭辟舉家書

責官中友人不陳言救弊書

卷之十

附錄

慎翁先生行狀

附趙先生書

目錄畢

愛禮先生集卷之一

雜著

楠支吾說

林名

虎溪蘇子用賓自三山以窮歸僕往訪焉拜後叙契闊之情茶畢蘇子出其杖以示僕曰此楠木也始埋沒於汙泥之間予起之揭其朽皮以視乃知可用材也遂因其穹隆曲直大小自然之勢去其舊染截其過餘而為扶老之具乃正執其首之直者仗之曰如此亦可再稍下側執其曲處仗之曰如此亦可又反執其曲下斜殺之處仗之曰如此亦可隨低隨高或上或下皆可撐拄

愛禮集

故號之曰楠支吾親篆勒于杖之額予能議論為予說之僕惶恐曰某何足道乃接其杖而玩之又喜曰是有道理在此號妙矣亦好議論詳之移時忍不能舍欲述之才拙未就且以承顏接辭酬酢禮貌亦不遑也別後懷之不忘茲因書暇述鄙意非敢為能文者道聊以講明義理而已而又有請教於高明者其筆削焉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吾於楠支吾見之矣蓋陰陽相摩五行順布化生萬物而木得其元之始東方之氣居多以成形成焉而楠又衆木中之輕秀而堅韌者楠之初生有元始

愛禮集

二

之理存焉其榮茂也有亨通之理存焉及其充實堅定也則有利貞成遂之理存焉此天道流行之常而注於楠也不獨天道至於人道率性之理亦近似之其萌蘖生豈不已者似乎人之仁也其高下枝幹不亂者似乎人之禮也其大小長短各得其宜者似乎人之義也其曲直斜正不可相掩者似乎人之智也此又由其全體而言之至於支吾者乃楠之一枝之用也斧斤之入山林不知其幾何年孤標之沒泥塗又不知其幾何年楠以沉靜之資抱不朽之材默默不彰一聽乎命與撐梗者俱而混於牛溲馬渤之場孰知其三五尺之軀之可用耶假使不逢巨段雖有知其可用亦不過免朽籬椿之需而已寧不枉其材耶安得如今日之汝器日與先生長者相從事哉蘇子以親之漸老力之漸衰出入陟降扶持先後或所不及愛日之誠一喜一懼自不能已故托爾楠為其不測之撐拄也此則蘇子第一段之至意也禮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是也以愚推之尤有說焉未知養親者欲其觀杖之孱氣無違委曲承順左持右扶無不稱旨朝覲夕親安否皆悉必務致其親之不至傾跌而後止以支吾己之不孝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杖之盡力匡輔不避艱險不佞不

阿思不出位用之無喜舍之無怨必務致其君之不至
仆危而後止以支吾己之不忠也未知事兄者欲其觀
杖之大小同體上下不僭緘默自卑以陪長者必務致
其兄之不至孤立而後止以支吾己之不悌也未知事
夫者欲其觀杖之終身從人不敢自擅卑屈相助無所
貽罹必務致其宜于家人而後止以支吾己之不順也
未知交朋友者欲其觀杖之秉心信實不厭修削好近
者德不比頑童必務致其五倫有賴而後止以支吾己
之不信也未知睦族者欲其觀杖之無私無我不黨不
偏竭力之餘外無私蓄必務致其總功相保而後止以

愛禮集一

三

支吾己之悖戾也此則人倫之大者其貪生惡死好富
貴厭貧賤者欲其觀杖之無心趨避壽夭聽天一貧如
洗不侵於人必務致其安分以支吾己之貪婪也至於
怙豪黠而欺柔懦以富贍而吞窮困者欲其觀杖之謙
退不爭無分人我簡易自足振衰策病必務致其施予
之惠以支吾己之急難也至於好奢華溺聲色酣酒恒
歌者欲其觀杖之簡素獨醒無聞無親物不能蔽欲不
能動必務致其克己之功以支吾己之喪志也此則人
欲之大者苟不支吾其害尤甚焉雖有五倫之親坐視
其胥相傾覆亦末如之何也夫以一杖之小其功化如

此之大何耶愚聞之源之深者其流長體之廣者其用
博雖以一物之微邇其根原乃出於天故有如此之效
也宜矣然物惟得其氣之偏且塞者尚絀如此況於人
乎今吾蘇子負拔俗之資挾拯溺之具乃一家能言之
支吾也宜當旦夕陪侍於几杖之末毋讓而楠支吾專
美於爾蘇也使楠支吾致力於前以示其目而吾蘇子
發明於後以警其耳俾一族父子兄弟冠婚喪祭相叙
相保足為入法則爾蘇又為頹風敗俗之一支吾也吾
蘇子其先法乎哉抑又有祝焉諸老成亦須倚信而仗
之願毋恃其尊者多聞習事而蔑視其卑小無能不趨

愛禮集一

四

時不言語而輕棄之則自取仆矣此又是所望於諸老
成之所當知也歲己未秋仲悔作生書

見在樓記

予有見在之樓不費己之財不勞己之力不用己之心
思經營所及而造物者先為我假手創建以待登臨也
其制高低隨宜廣狹得體不拘方向各抱地勢而傑出
乎凡民之屋者也觀夫眼界山川千里不能限入懷風
月歷年而愈佳正乃時時可樂之安所而無待於外求
之勝地也可以讀聖書對上帝可以澄心神遠邪惡人
莫我憂而鮮有能知予之階梓戶牖者也庸夫俗子厭

其朴素而自絕仁人志士喜其高明而屢過夫斯樓也
兀居天地間愈久而不朽予亦不敢私有之凡世之高
士與夫後世之同志者皆得以共之也非彼世之極心
殫慮萬死一生徼倖一旦之齊雲摘星之類其窮奢極
侈金碧煒煌據為娛己之計其所與樂者不過佞人淫
婦荏苒歲月而已近者一二年十數年中者一世百年
極其久者不過三五百年悉為荆榛麋鹿之場尚遺天
地間無限之恨予自壬子春始寓南靖之馬平閣三月
以俊秀起旅榕城經四月赴金陵住月餘而後三山之
候官衆學趙潘嶼乃癸丑之正月也過半年入永福白
面山中歲暮而返潘嶼延甲寅全歲營己卯春再入白
面是年冬盡復至漳寓于龍溪之白礁丙辰春容漸山
越丁巳戊午正月轉遷城南赤嶺二月之柳江來至冬
初復赤嶺今年己未仍所寓又不知明年為何方之客
矣若本心自無所見為流離變遷其能不改所好者鮮
矣幸而到處莫不有可寓之所者焉莫不有知己者焉
貧窮顛沛之中莫不有造物而王成於我者焉予所謂
見在之說者即此數年所歷之所也予一日因閱王元
之所作竹樓記而感發焉然彼以仕宦不測於奢而作
竹樓可謂能偷其欲易足者矣若予之棲棲貧旅非樂

其所易得者則又反為望外之欲矣大抵人生天地間
果能得乎正學止於義理樂於日用之所遇便自高於
凡類而所見軒豁即猶所居見在皆樓也更待何時何
處始得專為我所有焉况且無窮佳景重疊見森乎
心目之間興趣鼎來乎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又曰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而又非彼披鶴瑩戴華陽之氣象惟
獨吟詩圍碁者之滋味所可及也於是作見在樓記以
見志云

是年八月又遷于北望

養鷺序

予欲議婚柰此方無鴈可為贅家禮注雖謂刻木為之
讀儀禮曰贅用生者似亦未當况士用鴈亦攝盛大夫
之禮也且士庶本等之贅有雉與鷺焉故思之以為大
婚之備也友人知予意特贈野鷺一偶事未期暫畜于
書齋之天井也天井之內無杯勺之水天井之傍無咫
尺之地書齋之內予日不過予以一二握之粟而已其
他無所有者鷺之釋于斯始而驚中而疑終而徜徉自
若似有以得手齋中之趣樂其見在所居之位而無望
於外求者也或燥而浴或飢而食或疲睡而縮足或戲
樂而鼓翼逍遙無虞日復一日者矣書齋之前十丈之
地有田田有吳稻田之外有溪溪有魚蝦書齋之門不

羅書生講誦無暇顧使驚歎美於彼乘閒之間兩奮
翻而無所覓矣驚之所以不為欲之動而去者豈非以
為此齋之外懼物為己害也歟是以甘心戢翼與予
相從事於此也予每晝暇沉默觀之忘移時刻點順者
數次蓋有以得手其意者驚乎驚乎予固知雲夢之大
瀟湘之廣深澤重數所決無限渠能適爾之快而後與
落霞齊飛是予之志也豈可以陋室蜂窩之間而憊爾
耶然而今昔不同彼此亦異獵夫漁子殺機橫漠獨不
見天鵝之肥澤乎驚鳥一擒則膏髓翎毳悉為獵有又
不見野鶻之猛鷲乎輪網一翻則繁華輶首而雛母無
依者矣豈其無所見聞耶謂皆無欲所致不可也較於
子鷺可謂賢於彼者遠矣予非不欲其並生並育於天
地之間第予之力所不及也亦未如之何也已鷺乎鷺
乎書齋之中雖無世味之可腴亦有真樂之可玩耳之
聞者無非先王之格言可以化而心目之視者無非先
王之遺禮可以攝而儀容之食者無非集義之餘粒可
以養而膚身之濯者無非日新之餘波可以潔而羽時
無仰愕之憂又無燔炙之苦予非禮義不敢以致爾躬
夫鷺以為何如哉鷺不能言惟對以意而點首曰既既
以云得其所欲歲次己未六月日序

淫祀辨

嘗聞祭祀之義惟在於報本盡誠初未嘗有意於徼福
也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
其先亦各以其分之所至而類祭之不敢有毫髮僭差
也魯禘周公季氏旅泰山皆不免聖人之斧鉞況其下
者乎蓋自聖學不明異端投隙遂使神人雜揉凡有喪
祭之事貴賤無別悉以設齋造醮詞牒鬼神上自天帝
以至歷代帝王盡欲歆享則是庶人亦得以行郊禘之
禮也彼倡以設齋造醮者欺天罔人罪不容殺如之何
能導入於福乎第以世俗無知既莫能議其非反乃相
帥為之崇奉以玉皇天尊君王侯伯仙佛將帥圖形塑
像列事于鄉閭家室殊不知其所謂神佛類多出於佛
老之徒杜撰之輩其虛捏假設之神未經聖賢排斥者
有之遠夷害道之佛已經聖賢排斥者有之或忠臣義
士之神理宜配享元勳者有之奈何流俗無知但聞曰
神一槩屈伏諂瀆再不敢與之論是非窮所自也如其
所謂玉皇天尊者彼豈知天即理也以主宰而言謂之
帝安得有其人耶敢以用智自私脅人起敬遂捏其人
冠冕旒衣袞服或以道裝真若有人坐於九霄之上此
其誣罔也無疑矣謂君者不可枚舉似吾漳白蕉人昔

有吳本者今皆以為慈濟真君矣蓋君者主國家治百姓之人也安得外倫理之人而謂之君耶其吳本者世代相傳以為生不茹葷不事家業不屑於人倫惟以捐藥濟世為心鄉人德之故祀焉卜基得瓦缶鄉里以為神後又揚靈挽舟賑乏擁兵禦寇此其事迹也因而請于前朝屢封其事載于清漳志矣殊不知生不茹葷乃邪僻之人不事家業乃游食之人不屑於人倫乃方外之人也方外之人害道傷教惡可崇奉哉其所謂醫者又無所考良方善技無一傳于世惟以妖術行符呪水而已其入如此死亦不靈與草木同腐矣又焉得有擁

金受禮集

九

神兵挽舟穀之事耶此皆不識鬼神情狀杜撰之流好事捏怪以誑先朝禮官庸陋受賂欺罔而竊封焉或謂得瓦缶一節豈非神乎曰不然今亦安知其非杜撰之徒虛捏之欺如真有之亦乃妖由人興之說想其時人之心疑惑別有一等強魂滯魄而藉憑之以竊祭祀必非吾道之英靈也其真君之事既已如此再有護法真官仙姑趙帥康王張公聖者之類不待辨而自明矣若此者是皆虛捏假設之神未經聖賢排斥者之謂也今者廟貌遍於鄉邑香火通於士庶惜乎狄公不生無人為之一洗也非惟人家不得以崇奉之在祀典亦不宜

載之也又如釋迦者乃胡神也始以緣業因果誘人為善又設天堂地獄以怖之其說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其時中原文獻已盡讀書者不識聖人之學往往為之鼓惑又且昏君庸相皆崇奉之是以上有奸者下必有甚焉間有英才出於其間則文以老莊浮誕之說妄指真空以為大道屏絕人倫夢幻天地舉世皆以為非聖人莫能及遼遼千載間惟有唐之一韓子始斥其為邪也迨乎有宋真儒繼出排斥似是之非悉闡于經歷歷可考竊嘗推其意而辨之其所謂前生今世之緣業者謂今生所受之禍福即前生所積之善惡

金受禮集

十

也今生所積之善惡又為後生所報之禍福也又謂生前所積之善死後則升天堂生前所積之惡死後則入地獄今詳其說自相反而不通耳其曰生前今世之報應又何用乎死後之天堂地獄耶既有死後之天堂地獄則又何用乎前生今世之報應耶且天地之化生生不窮前者過後者續無一息之停亦不過消長之理而已惡有既死之氣又為後來方生之人耶此其前生今世輪迴之說誣罔也無疑矣又天地之形舉目可見離地一毫之虛者即天耳上而至於千萬里萬萬里不過虛空之氣積遠成形也而黑與日光合其色蒼蒼然耳

彼天堂何所托乎離上一毫之實者即地耳下而至於千萬里萬萬里不過沙石水土而已積厚成形也其窮極則為天氣旋轉而擎立之耳彼地獄之說誣罔也無疑矣其所謂之倫無父子之親去君臣之義然後以天地萬物為幻夢皆歸之空必期身如槁木死灰然後已是以面壁終身以為透過此關乃為得道殊不知道者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其道則謂之無極既有天地萬物之後其道則不離於天地萬物矣凡人生於天地之間生我者為父我生者為子主我者為君我主者為臣先我者為兄後我者為弟配我者為妻我配之者為夫比類者為朋友有此五等之倫便有五倫之道為父者慈而子者孝君者仁而臣者敬兄者友而弟者悌夫之和而婦者從為朋友者之信此皆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不得不然者也其生也無食則飢無衣則寒是以農桑之務作無教則荒不治則亂是以禮樂刑政之典興其死也無衣棺墳墓則身屍臭腐而暴露是以喪葬之禮行焉無主重祠則魂氣游散而無歸是以祭祀之禮行焉是人事之所必有禮法之所當為而亦不得不然者也生則盡生之道死則盡死之道生

順死安無毫髮之遺恨也夫人生不能無生既有生不能無死雖天地之大草木之微亦不能無死死之後不能復生自夫無極之理動而陽靜而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乃化而為萬物之男女男女構精則形化而無窮矣其時之天地萬物與今之天地萬物無一之不同也且彼佛者無知妄作身在天地萬物之中而常妄意於天地萬物之外且以百歲為限而未死徒以意見之差甘心隱忍不屑於人事口必欲食而不親稼穡身必欲衣而不親蠶桑心必思親而強不事父心必畏亂而強不忠君情必以色而強不要妻身必資用而強不干利若此數者是皆人心之必有而道心之不可無彼皆一切以為人欲而割絕之又恐耳目有所接故入深山窮谷之中以遠人世終朝面壁迨其氣血之愈衰意見之愈堅乃自喜其得道吁是可歎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何必苦心極力用智自私而遺禍於後世乎獨人之父孤人之子鰥人之夫寡人之妻覆人之宗絕人之後破人之家亡人之國誤人之生焚人之死蔽聖賢之道塞仁義之源皆出於老佛氏者又如觀音者乃女子之佛也其始末不可得而詳姑因其圖之迹而

論之大抵以為王者之女不願出嫁以為高是以佛家收之皆為得道之人也殊不知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人倫之首焉可以不嫁而謂之高耶婦人之道在家從父父既主之而不從乃不孝之女也又焉得以忤逆之女而謂之高耶蓋因聖學不明世俗好恠亦為佛氏所誤故也其佛者大端畧節如此又如支派餘裔分為明教白蓮之類大抵不出於佛氏之科曰妄誕之作為不待教辨而自明矣若此者是皆遠夷害道之神已經聖賢排斥者之謂也惜無人繼三聖除其教焚其書毀其居之為恨耳非惟一家一時之

愛禮集一

七

害抑亦天下萬世之害也間有如關元帥者即漢之關羽也張元帥者即唐之張巡也靈著王即唐之陳元光也其人忠義激烈顯於當時其威靈昭赫垂於後世若此之類是皆忠臣義士之神理宜配享元勳者之謂也然而關公宜血食於荆蜀張公宜血食於睢陽亦不如老氏之流道陵之黨擅之為護法之將而徧祀於別境也惟陳君則吾漳之所當祀也只宜有司立廟設主門戶謹嚴為閑有節而祭祀以時焉亦不當塑畫他人浪子之相高大者身丈餘小者不盈尺又有雕刻木像動以樞機冠以真冠衣以真衣縱放男女雜聚祈賽牛巷

鮭村偏立行祠其侮玩之也亦至矣使陳君有靈想必於冥冥之中自笑而且歎也若此等之神生則不止如藩帥太守之氣象坐則公廨衙門吏卒擁衛門禁森嚴行則高車駟馬武夫前導從者夾馳平常之人見之不敢仰視無故而入其門者有律有罪而犯其法者無赦公明正矢可畏可敬惡可干以私耶禁之何死後為神從汝愚夫愚婦奉之於窮廬敝屋之中而享汝隻雞壺酒之祭又且曲聽汝貪淫偏私之禱而錫不經之福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吁下愚之人不可與言而知書之君子亦可以少悟矣或者謂先代相傳以事之後之人有所不忍而除豈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之說歟曰不然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蓋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然則三年之後亦漸可改矣今之君子之本心猶在於明暗之中而不能無惑反乃以三年無改之說而自蔽焉此非小人之過也必文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其淫祀之人歟

稱謂辨

予友陳子確從予遊之越月乃端肅奉其父子族人之名字圖請於予曰硯之族家世務農嘗編役戶至今之

世宗人兄弟皆從俗以幾官聽人稱謂其兄弟間一二頗有識者與疏之見自揆不宜當察家父欲辭其稱矣然世俗陷溺日久人莫我知今皆為成號矣又名字間多有未安者願先生為疏辨其是非以定其名實也子曰大哉是請乃子風昔之所不平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豈非此歟子嘗考諸經傳自堯舜而下君臣自稱則以名而官稱則以帝以四岳牧伯則其字或曰伯曰仲而已而其子孫有國者則以爵稱其他士庶人之稱亦以名而已其字未有聞者也夏商之世君臣惟天子謙降官稱王其他

愛禮集

卷五

大槩與唐虞相若至周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正名分定器數上下稱謂始定而不敢有毫髮之僭差也天子仍舊曰王王之子曰王子孫曰王孫五服之官曰公侯伯子男其諸侯之子曰公子孫曰公孫然皆必有名曰某名必有字曰伯某仲某叔某其他支子為大夫士亦各以其官稱名字則與之同矣想必庶人無官難以官稱亦只其名字而已迨春秋戰國之世王綱不振諸侯擅名如楚乃子爵僭稱王韓趙魏大夫也賂為侯沈諸梁縣尹也僭稱公其他紛紛不可盡紀至秦漢而下尤不可言陳勝賤傭也一旦僭稱為王悉達胡羯也後世

妄稱之為教主張道陵妖士也後世妄稱之為天師則是今之庶民排門遍戶僭稱為幾使幾官幾郎者其弊之來亦有自也蓋今之稱謂者原其所自多由其祖先嘗出仕如為直省舍人者或大官子姓多初試為舍人之官者則諛者皆以舍人稱其未仕之子姪後皆以次稱為一舍二舍也或為大使副使之類者則其子孫第姪遂以使為通稱乃編一二以次之曰一使二使也如為春官卿夏官卿之類者則其子孫第姪乃稱曰一官二官也如為承事郎將仕郎之類者其子孫第姪乃稱曰一郎二郎也或有祖先於平民中拔萃而為儒者衆

愛禮集

卷五

乃以秀才之稱美之也遂因之為標的之號乃期子孫第姪之立志者故稱之為一秀二秀一才二才也若此者雖未盡合理亦少有根蒂然源於此遂忘為字之稱矣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出仕與秀才者世代漸遠亦當知自謙損也奈何食祖之餘田冒祖之餘號視然無愧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扣其所趨目不識丁腹無點墨口不道忠信之言心不存仁義之德蠶食于世亦可哀哉曾不愧其祖先之光華耶衆皆不以彼為可耻而反慕其虛尊奇懿之稱動輒曰幾舍人幾官人曰幾郎幾秀幾才者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至使強

梁愚詐之民不知安分惟利是圖或乘季世之亂遂據城邑鄉寨恣逞豪強殺戮無辜欺壓衰弱包并田產以此發迹為舍為使之祖者或棄祖先墳墓之京師匿近權要求哀乞憐而得一資半級臨民之際惟行私意詐民財營產業而遺子孫以此發迹為舍為使之祖者或居城邑交結官吏保管里胥變亂是非私通財賄刻落餘剩放利生息輾轉致富則置產業而遺子孫以此發迹為使之祖者或為商賈居販物貨乘時索價欺心昧理成家致富放利生息營置產業而遺子孫以此發迹為使之祖者如此類者子孫若頗有見知其

卷之七

七

非理所積卑猥可耻與盜賊乞丐無殊曾不如齊人之妻妾相聚泣于中庭更安忍冒其偽使偽官之稱以彰其祖先之醜以為榮而驕人耶或有勤勞畝畝節儉為生敝衣惡食以終身累代所積餘貲亦為放利生息之計輾轉日久亦能致富遂增置產業以遺子孫以此發迹為使之祖者若此者雖其所為未盡合理比於上項數等又不可同日語也然既富之後子孫必至安逸優游安逸優游則耻其父祖之鄙賤而慕其官使之為貴反師之以相稱也殊不知其稱謂幾使幾官果出於等級之正耶我當自揆已分安敢躐等以僭之也果

出於紛亂之不正耶我當自守其字又何敢眩惑雜之以自汙也不學者固不足辨讀書知禮者亦當有所分別也吁弊也久矣孰能知自愧耶今吾友與乃兄輩能自訟其過其亦邁人遠矣故自今仍子所具之名字以及見在者再為更定後當確守之以雪往日僭稱之謬乃父仍其名曰顯先字德卿其卿字有涉於公卿之卿似乎僭今革之數其次序乃人之第四子也今定其字曰季德乃初從長兄先名斗字宿甫其宿甫之親弟先名曰奎字正甫蓋斗字宿字奎字皆星宿之名也似於禮有犯記曰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星辰此之謂也故

今愛禮集

七

今仍其斗字之文而改其義以為量名又取其類之器而字之曰伯庾其親弟之名奎仍其音而改其義為主以名之蓋圭者器之貴重而通信者也宜執之而勿失焉今字之曰叔秉以革舊字之宿甫正甫也又從兄仍其名曰秀者先字曰仲實蓋仲實乃居長用仲字非所宜也今革之加以伯字曰伯實伯實之親弟仍其名曰良先字仲貴其貴字有貪得之病當辭之今因其名以起義而字之人之良善者多失之儒故用剛字以輔之亦猶寬而栗之意也更字之曰叔剛今子確先名仙保已字宗道矣家人惟保名單字呼之奈其族昆弟皆以

保字通列為名則是保名不得為獨有矣乃處於仙字第以仙字又異端神怪之妖號非吾道稱謂所及也故仍其音而改其義用硯字名之硯乃石之次玉者也先字宗道宗道二字固尊美亦可為學者立志之標準其意必祖乎聖人之道而後不差也然非德盛仁熟者不足以當之如程伯子死之後文潞公始題其墓號之曰明道先生以此觀之則宗道二字乃初學者固當謙遜退辭而不敢居焉者也今只緣硯名起字蓋硯者次玉之石則有堅栗之性故字曰子確又同曾祖所出之從兄其長者仍其舊名壽未有字蓋壽者五福中之一也

愛禮集

十九

有綿遠之義宗有已故親兄在上今字之曰叔遐次再從兄仍其舊名曰靈靈則心中之能動能靜能出能入為理氣之幹之物也多就事物之來之時發幾以應之而始見柰有親弟在下今字之曰伯應次兄先名聖者聖字蓋大而化之之地位若論一德亦通明之謂也此非常人之敢膺也今易之以睿睿則作聖之功也其脉亦不離於本名而無赫然駭人之聲也欲至於睿則當致其慎思之功夫而後可書曰思曰睿柰有已故親兄在上今字之曰季思再從之弟即伯應之庶弟也先名曰使使字又犯夫大使副使之官稱當避之仍其音名

之曰毅郭璞曰毅豹也就字之曰叔豹古人嘗有以獸為名字者如朱虎熊羆之類是也以上名字據予鄙見粗加臚括未必盡妙亦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今吾友能以名字之不安思易之以稱謂之不當思去之又不得獨子之身能推之以及一家之父子兄弟族人皆思致其至善本分之名也豈不善哉推此志也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由此一端之善擴而充之以盡夫人倫之大病子者思去夫昔之不孝之稱而復乎今之子道孝誠之名實為父者思去夫昔之不慈之稱而復乎今之父道仁慈之名實為弟者思去夫昔之不悌之稱而復乎今之弟道悌敬之名實為兄者思去夫昔之不友之稱而復乎今之兄道友愛之名實又推類以盡其餘之夫婦君臣宗族婚姻鄰里朋友之道莫不皆然則豈特稱謂云乎哉名字云乎哉吾友其勉守之倘有其效則視彼之僭稱偽號不官不民與夫不父不子不兄不弟之徒曾禽獸之不若者亦當憐之反推此心有以拯之哉此皆吾之分內事亦不可不知也於是乎書

愛禮集

二十

愛禮先生集卷之一

愛禮先生集卷之二

雜著

跋陳道源親受江西劉氏家傳地理書

予昔讀書頗得正大之趣嘗掃百家衆技之謬所以惑世誣民者其言曰談星者以死生禍福重婚出祖為斷有乖吾道之人倫論相者亦以貧富貴賤壽夭賢愚為決有傷吾儒之學問其言地理者其弊大率與二術同甚則惑人親死不葬圖美延年以至暴露敗先王禮經之期開小人貪利之心則是有甚於二者之非也故皆不學之且謂今之人類皆乃卜宅兆反藁裡葬於中野者之子孫也豈得其陰耶故司馬公曰今人信風水又擇時日之吉利議論紛紛無時可決是以當假山人之言以誘族而實自為昭穆族葬之法也及遊三山見諸前輩老成皆重地理之說心每憾其不能脫俗因見盧川和仲陳先生為其母求葬地每尊山人於上席同志不平之問曰彼乃一山人耳先生尊之何其過耶先生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學術各有所長吾將以父母之體托人不可不重也曰地理之說有之乎曰有之予見先生學問之高不敢煩問退而審之潘嶼趙先生曰地理之說某嘗不信之矣而盧川先生曰有之果曰有之

愛禮集

卷二

愛禮集

二

何所據乎曰文公嘗取其術矣何以見之曰家禮有馬經曰擇地之可葬者其下注曰今人又不會卜但從俗擇之可也曰然則何以集溫公不信風水之說於家禮乎曰文公著書各有其義首叙溫公不信風水一節以祛世俗忘親貪利之心也次述程子土色之光潤草木之秀茂一節漸以引入地理之意也結之曰從俗擇之可也則是孝子為親之故不可不慎乃與其說而又謙之辭也言各有主而用各不同也且盧川先生不惟篤信文公之書而又嘗見驗者先生高祖妣即幽一百五十年矣山人謂之曰此墳之骨皆為螻蟻所啖先生發其塚而視之果如其言乃悲痛不勝是以先生今葬親不敢苟也昔西山蔡先生深於地理之說文公嘗薦之於朝乞改宋之陵寢雖朝廷不能用而文公注意焉其時予雖尊信師說而未得其理且與先王大經大法有未合者縱橫汎辯問先生曰人之死者無數山之美者有限禮云塋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且士之立身齊家為己為人本無二道使一旦兼善天下必禁浮屠之焚毀制生民於禮葬使地理之說行安得人人得其善地以葬而合禮經日月之制耶又人之既死魂之有靈者返之室堂骸之無知者歸之窆窆幽

明生死殊途絕體何所干涉乃得受山川之氣以澤及子孫耶先生曰天下之道隨處著力用各不同而理無不一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自其親親而言之孝子愛親之心無所不至而分則有限也據吾見在所居之位以盡力焉使無有他日之悔云耳至於以仁民言之君子澤物之志雖是無窮而其力有所不足也則亦教之因其見在所能之力以盡心焉使不至於暴露云耳則是古今之宜人我之道自不相戾也故仁者之心無所不愛而其分則有差等也又天下之物流通無間有無不同而氣亦無不一故無者有之體而有者無之用也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自其生者而言之體雖遺絕而精華神識已受於父祖而氣常相通則生者乃死者之枝葉也自其死者而言之體雖枯槁而精華神識已傳於子孫而氣常相貫則是死者乃生者之根本也若推其原而論之人之初生是皆天地付氣以成形而山川者又人之根本也則是人物之原生死之氣未嘗不接也故銅山崩而鍾鳴芋母爛而子壞體雖分而氣則連也予至是始悟地理之說信有之反欲昔之聞見之淺又以見朱子溫公之精粗廣狹也其後雖未會山家之形而其理已醞釀

于中矣又得友人康叔潛嘗學於地理者每談龍穴砂法之梗槩猶未領其要嘗從予遊吾漳之金浦自羅山之北指龍之所由蜂腰過脉之處轉換起伏至羅山而聳起堆聚乃分為二枝叔潛與予登白鶴之嶺俯視平洋指其龍之所往以示予予因極目焉其正龍自右而下紫迴屈曲如往而復高低浮沉宛轉伸縮若瓜藤之延蔓若枝葉之附木連連綿綿隱顯不絕遂頓起而坐手足環抱於焉入穴乃作邑焉是為漳浦縣也其左一枝乃副其正若護若送若迎若朝迴環其南叅揖作案焉其正龍右方之別山環列奔趨皆衛其正逐夾鹿溪以遶于前而逶迤橫帶焉又紫山之外大梁朝焉白鶴之北羅山祖焉東西藩屏森列排闥至於怪石樛木各皆內向塊堙支派莫不內附拱之而不敢迫從之而莫敢陵羅城嚴密八風不動明堂寬闊滿目無虧天門開而地戶閉白虎踞而蒼龍蟠此山川自然之勢而地理自然之妙也於心目恍然粗領其要益信山家之不誣非彼鑿空無根之術也乃信地理之說輒因讀書餘暇姑取叔潛所傳尤伯之書覽索其理而玩其圖間有所得然憾其書出於鄙夫野人之筆不足闡其幽而達其意鯁澁難讀以致不樂記之但時默然仰觀俯察詳山

川雲霧之所從推雷電風雨之所自變態萬狀交契于心既玩以易中之陰陽又參以山家之地理不覺豁然貫通心領神會而悉其始終本末者焉蓋嘗推其原而窮之凡天地間無非一元之流行者升降八紘縱橫六合貫通物體凝結成形以其兩而分之自其氣之始動則煖動極則健健則行行則不息不息則循環周流無滯而成象之精者謂之日成形之大者謂之天是皆陽之謂也自其氣之始靜則涼靜極則寒寒則堅堅則實實則隤然相固有定而成象之精者謂之月成形之大者謂之地是皆陰之謂也然陰者陽之母陽者陰之父

卷之三

五

也陽根於陰陰根於陽循環不窮無終無始者也以其二合交而五分之自其初煖一陽之氣而下交於久靜六陰之寒質則潤下而為水以三陽和煖之氣而貫攝八陰之凝質而得九陽極熱之氣以煅煉之則精而為金以天之中數冲和之陽氣而合地之極數厚重之陰質則融凝而為土五行之氣既專又不能不合合又不

而相就以包凝於陽氣之外故陽火自內激怒爆裂在外之陰則鳴震而為雷以地之初陰之氣降於天之二陽之下以感其內故天之既升之陽氣在外反感而慕之則周旋不舍飄動而為風以天之貫地攝陰之陽出乎地而陰裂則陽火脫出泄光而為電以地之陰濕之氣為天之陽氣入中攝起于上則彌漫而為雲既和而解則陰濕復灑而為雨以天之一陽溫和之氣貫地而升擁土而隆其上者是為山以陰缺汙下之地而儲天降融液之氣聚水于底者是為澤蓋天地則為六者發令承順之父母而雷電風雲山澤者是乃二者分勞用事之子也是為八卦焉地理之義其根於此歟夫雷也電也風雲也縱橫乎太虛之中或聚或散或明或滅或往而復來或升而復降或疾而又徐或小而又大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執似無而有似有而無果何物耶是乃氣之飛揚消長而然耳夫是四者雖屬乎天而出乎地土山川之上而實行乎其中也故地土山川憑之以流鎮乎太虛之內則亦或堆或平或顯或晦或流而復止或高而復卑或深而又淺或巨而又細或仰而不可即或即而不可窮似圓而方似方而圓果何由耶一乃氣之充斥消長而然耳夫是四者雖皆曰地而

卷之三

六

乎雷電風雲之下而實又蒙其上也合而言之不過一氣之流行耳然氣之流行者又不能無偏正之異而地之效順者則不能無美惡之殊由其正者其氣全氣全則和由其偏者其氣缺氣缺則戾也故得美地者其土潤土潤則溫得惡地者其土圯圯則裂矣凡此氣和土潤之地必有頭目端正手足環拱祖宗來歷必明賓客對待必遜左右侍衛必森嚴周圍藩籬必完密夫如是則和氣氤氲而常存必乃不燥不裂迅雷不震而烈風不掃亢陽不暵而靈雨不侵暗泉不穿而螻蟻不能入也若此者必可為之地矣凡彼氣戾土圯之地

愛禮集二

七

必其頭面傾側手足反背祖宗來歷必晦賓客對待必迫左右侍衛必參差周圍藩籬必破缺夫如是則和氣消散而不萃必然不燥不裂則裂加之以迅雷之震而烈風之掃亢陽之暵而靈雨之侵暗泉之穿而螻蟻之入也若此者必不可為之地矣得其美地之大者為京都中者為郡邑小者為宅墓生人獲居於此則和氣充體而神安身心既寧而事務必理家道必齊則子孫當盛而富貴當至矣死者獲葬於此則和氣養骨而魂安根本既培而枝葉必茂父祖得所則子孫當昌而富貴可期矣必然之理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艮

之傳曰止其所也此之謂歟然天地山川雖能垂象著形以示人而不能親切指點以語人上古聖神雖能繼天行道以垂後而未暇親切細分以垂後若無古聖則化育無以贊若無後哲則理氣無以明化育無贊則萬物有生而不遂理氣不明則人事不全而有缺故天相人參古今相補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也鴻濛初判以來不知其幾聖賢而後有今日之庶事矣表河圖者不著洛書之數而洛書之義已涵其中矣著洛書者不陳洪範之語而洪範之義已涵其中矣茹毛血者不知火食之養而火食之義已在其中矣改火食者不知服藥

愛禮集二

八

之補而服藥之義已在其中矣衣羽毛者不知絲麻之煖而麻絲之義已在其中矣服絲麻者不知繪繡之文而繪繡之義已在其中矣故理常涵於事先而事常著於理後必待其人而後發之是以聖人因時而立政也夫伏羲之畫卦而文籍生未暇為神農事也神農教民播種五穀而人民育未暇為軒轅事也軒轅垂衣裳明星紀制律呂而尊卑等未暇為堯舜大禹之事也堯舜大禹之授禪命九官咨十有二牧教民五教奠山濬川而五倫攸叙未暇為成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成湯文武周公之分官設教立封建均井田而禮樂大備法度大

行而未暇為孔子事也至於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集厥大成而垂訓萬世而未暇為諸子百家之事也至今吾道學者宗之若夫地理之書雖出於三代之後而其義則涵於三代之前而根於八卦之中也居者兆於盤庚之遷于殷繼而洛邑之卜董荼如飴之擇于周葬者起於蔡邕之掩于前繼而墓之中野卜其宅兆之擇于後是得其養生墓死之大槩於昔而未暇為地理風水之精擇如後世也地理之書非如邪說左道之術而不見取於五帝三王孔子也其專攻之妙者龍游千里而一目能知其所自龍沉海底而一度能辨其所從縈迴蟠曲千村萬落而認其來歷隱顯浮沉千形萬狀而察其可否索精微之理於幽暗無朕之中決興亡之應於歲月可期之後儲美生人於未孕之初保安亡人於千年之久若此之類不可誣也由是觀之則地理之說可謂通幽明之故贊化育之道補孝義增恩澤其功不小也孝子慈孫其可忽諸其始明之士未通道理之大而平生精神先已盡萃於此既得其趣却以壽命富貴為無價之寶而歎羨之立言褒美推誇太過而不知義利之分以貧賤夭死為無窮之苦而賤惡之立言貶抑排辱失中而不知命分

之別至於假神道設教令人欽信而曰天書之奇而曰神仙之異而曰祖宗秘傳千金莫泄其書若出於聖賢意見之所莫能及而不知河圖洛書之呈亦聖人先得其理于心而後發之而神仙聖賢所不道也以善及人君子樂之之心局於意見之狹以故端人正士或羞學而不信如司馬之見也又後之學者粗得皮膚有誤於衆而葬親者率不勤力及時而安分是以累世之君子多弗之察或貴之或賤之各從其黨也噫覆軍敗將者相接於世天下不謂兵書之誤人庸醫殺人者相踵於道天下不謂醫書之禍世也吾漳兄友陳道源於洪武癸丑任江西龍泉稅課司副為人端恪篤實好學不倦理政之餘讀書之暇以親老故急於先務而致意於地理之學焉昔嘗祖該其術而未得其精因會贛之劉仁壽者乃劉白頭之裔也以本家箕裘之自獨得其宗不輕傳世必待其人而後授之故道源竭誠盡禮屈已以下之而仁壽熟視道源之為人且禮誠兼至感而授之乃戒之曰吾祖宗之術學至精處始能濟人其不精徒為人禍又學之者必先有德之士為主庶不誤人予今授子以子為有德者故傳之乃復其禮儀之半以報且曰吾鄉富者不少彼欲以貴取吾術竟不可得也於是

相與往復講明討究加之口傳心授之奧隱予在漳時已聞道源得傳而未覩其書今於洪武甲子冬以愆南行道經蜀之九姓忽聞道源任其土之幕贊矣道源致書遣人以邀予予欣然躍奔以訪偶然相會如魚得水嗚呼去鄉萬一千里何期至是而相見耶盃酒叙情之際請其所傳地理之書以覽之乃倒杖之法也既善其術又美其文披閱得趣忍弗能捨尚圖而傳之故樂為之跋就書舊日師友問辯之由潛心獨得之趣以發明其理之所以然者凡書若干篇賦若干道詩若干首圖若干面誠願道源與夫世之君子貴而寶之再加玩索取其精確畧其章澤以予之僭妄體而為之其於致知格物之學為己為人之道不能無補於世如遇升堂高明之士而不屑於是說者則以此示之云洪武甲子冬十月臨漳劉某跋

雄贊

夫人尚古雄來贊兮賦心耿介文章異兮爛熳雜紛其有理兮君子野人無不喜兮精白內美進退以義兮朱門蓬華無不整兮整鬪長鳴山谷應兮曳曳于飛群雄敢並兮守土應敵勇敢開兮機牙大矢死其豈顧兮死生不變惟一志兮名雖曰禽斯人可耻兮願爾知時母

自棄兮閉心獨慎羅網以避兮迨王三驅知其治兮置爾袞裳於菟以配兮

交警

酒色者天以二物陰殺夫人之強梁而莫敢誰何者又將以敗夫立行無常者之名也財者所以陷夫貪夫而招敵也氣者又因其所有而促其亡也天若不因夫奸惡之所樂而覆之則奸惡樂乎為奸惡而天亦不得為天矣噫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鄉飲禮儀

今以儀禮中鄉飲酒為則講究損益為時宜以揖易拜其揖讓度數逐節于後

主人獻賓

主人取盞于堂北棹上退而令執事者下堂適洗而洗之然後升堂授主人主人詣酒棹傾壺實酒于盞進詣賓席前西北面獻賓侍者進棹賓出椅西側立東面揖主人不揖退二步而立然後進賓受盞後主人揖賓不揖祭酒告感承啐酒侍者進肩卒盞以盞授執事者賓主對揖主人復本位南西北面立

賓酢主人

賓之執事者以盞下堂適洗洗畢升堂以盞授賓
賓詣酒棹傾壺實酒于盞之主人席前酢主人侍
者進棹主人揖賓不揖退二步立而後進主人受
盞賓揖主人不揖祭酒啐酒侍者進脰卒盞以盞
授執事者賓主對揖賓復位

主人酬賓

主人之執事者洗盞以授主人主人詣酒棹傾壺
實酒于盞之賓之棹前以盞置于棹南揖賓賓答
之主人以酒退二步自飲卒盞以盞授執事者賓
主對揖主人退立于本位前俟執事者洗盞至以

愛禮集二

十三

盞詣酒棹前傾壺實酒于盞之賓之棹前酬賓賓
揖主人不揖退二步立而後進賓受盞主人揖賓
不揖立飲以盞授執事者賓主對揖各復位

主人獻次賓次賓如長賓酢主人禮無酬皆接盞後
即進棹

主人獻次賓以下為賓者無酢授主人之執事者虛
盞皆接盞後進棹

主人獻偶坐于賓者最長最長者如飲賓可酢以下
不酢

主人命子弟中一人作司正對揖畢司正以盞適洗

洗畢詣主人前受命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詣長
賓棹前曰請安坐賓辭許復命于主人曰賓許矣
主人起至賓棹前揖賓答揖各復位司正實盞降
脰南當中北詣置盞于棹退拱少立復取盞不祭
遂飲卒盞置于棹遂揖復取盞適洗洗畢復置虛
盞于元所退立于棹南

旅酬

子弟二人為偶舉盞適洗洗畢升堂詣酒棹斟酒
于盞退置盞于堂南棹上北面皆揖賓長與偶賓
之尊者起出位答揖子弟取盞祭酒自飲置盞于

愛禮集二

十四

棹又揖賓與偶賓者答揖子弟降洗升實盞分立
于賓與偶賓者之前賓與偶賓者揖子弟不揖少
退立進奠于賓與偶賓者之棹上賓與偶賓者受
之子弟退立揖而退俟賓與偶賓者復奠于棹
上少頃賓以所奠之盞之主人之位前置于棹上
揖酬主人主人出位答揖賓自飲畢以盞授子弟
對揖子弟以盞適洗洗畢升堂授賓賓實酒之主
人之席酬主人主人揖授盞賓揖復位偶賓者以
所奠之盞之次賓之位前酬次賓其間揖受進退
如賓與主人之禮主人以所受之盞之第三賓前

酬之如初禮次賓交酬第二位之偶坐者如初禮以下交旅至於子弟僕從沃盥者住沃盥者只自飲以盞授于子弟自上旅酬至次賓司正立于堂西南隅東面相酬每賓相酬記其姓字次第曰某子受酬俟畢即復元位

各賓主令子弟收有腰先歸奉親道遠者不拘無筭盞飲酒至此除受舉盞者揖起而答其餘不須起居揖讓惟安坐宴樂盡其歡醉而出令子弟二人舉盞適洗畢實酒置于堂南棹上北面揖賓長與偶賓者出

來學者

愛禮集二

十五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肉脯也十脡為束以上或鷄或雉或雞之類蓋古者初見必以此等之物執之為贄以表意也束者速也脩者脩也謂身之無教欲速脩以成人而有望於其師初至不敢言但以是物表此意者也此禮失之久矣世之為師者但以一年半載之資備其徒為束脩者枉已先期設酒饌以要其束人學父為學父者又不知擇師之故反以許其館地為德色既為德色則令其師舍其所學而從我則是為

師者既不知所以教而弟子又不知所以學燈牕勤苦不徒無用而反敗俗迨其索居離處則師弟子之情相視邈然無異於途人則夫師弟子之道掃地矣蓋因初見不以禮繼之以計利故也予蓋論於斯弊數載矣雖未能盡變然彼善於此則有之終不能無愧於聖人故自今不許外方枉道相招凡有潔已而來從予遊者初見俱願以古禮而相通先備束脩之類既至豫於門外習儀而後贊者引入廼奉贄隨之至堂上北面獻之俟執事者既接然後稽首四拜成禮以後繼粟之資聽其自願從便讀書講學不問年之久近財之有無而改志也諸方英俊其悉知之

愛禮集二

十六

學規

功過曆文

予觀古昔聖賢教人為學之法悉載于經不可盡闡學之所至自當進步此惟平日所可考者列之于下畫為科目逐日以紙揭貼課點克復大抵首以心術謹之于內次以威儀言語衣服嚴之于外攻書以發明夫小大學始終之理則夫博文約禮之工夫略得其一二矣至於寫字亦日用之不可闕但期以端楷順熟而止不在於工玩喪志彼古之善書者盡不知道無足貴其作文

一節尤非古人所尚自小學之首闕至是書之篇終屢有
 如憂子弟之輕俊者不得令作文字及有高才能文章
 為人之不幸之戒之類並無一語以及於教人作文
 者蓋古人之學有諸中必形於外有德者必有言如草
 木之有根本者必有花葉豈患其無文歟時之君子捨
 夫古而溺於今棄其本而務其末無知者眾但見其
 文而為之歆羨誇美是以學日隳而理日昧矣以識者
 觀之恐如畫家之圖君臣繪草木雖有分布置支分
 節解之可喜殊不知其自身乃畫工耳以之為君則不
 君以之為臣則不臣以之為父子兄弟之類莫不皆然

愛禮集二

卷

吁是可嘆也葩藻雖工而本心已失矣予之見則欲先
 乎古而後乎今急於本而緩於文實予之志也奈源俗
 之弊不可猝變姑因其父兄所好而今之習聊為悅親
 之計耳間有篤志好古之友能體予之至意者則又不
 在於屑屑此條焉又雜宜退私者則出入起居之際動
 靜舉措之間欲其周旋乎禮而大小不遺矣或有出於
 禁防之外必不得已以外犯之條以齊焉二三子其勉
 之謹之歲戊午春書于江東館

心術	此威儀	功衣	過攻書	曆寫字	文作文	于雜宜	其退私	上外犯
心術	威儀	功衣	過攻書	曆寫字	文作文	于雜宜	其退私	上外犯
善誠正愛露	善端嚴徐偉	善直詳低緩	善整潔完素	善誦說體認	善周勻楷正	善雅淡滑達	惡乖斷滯	惡妄急鄙倍
惡偽偏嫉奸	惡窳慢戲野	惡竊汚敝麗	惡窒固蔽隔	惡缺誤斜草	惡非斷滯			

凡諸生各置小牌一面書姓名一面書莊敬日
疆安肆日偷八字如出入時以牌易師席前持敬
牌

齋內通置小牌二一牌填實供執事三字其下逐日庸
白紙比其大小粘之書其日子及執事者姓名一牌填
實察功過三字其下庸白紙比其大小粘之書其日子
及察功過者姓名此二牌逐日揭貼

師席別置小牌一一面書持敬二字一面書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減十字與書生持之出入不可泛濫
別立小牌不拘幾箇一面書一牌字下畫一號一面書

有事而給者無責無故而出者有罰十四字與執役者
及溫書者換之

愛禮先生集卷之二

愛禮先生集卷之三

祝文祭文

謁陳北溪先生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甲午朔越二日乙未
五世孫某偕後學生劉某敢昭告于

先祖北溪陳夫子曰惟 夫子漳土哲人

朱門高第道述正宗學臻亞聖守敬字於動靜云為之
間體仁道於造次顛沛之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莫不
闡明其性分之所固有與夫職分之所當然天地之大
鬼神之幽莫不洞見其顯然之迹與其所以然之妙長

愛禮集三

朱子未索之思疏朱子未盡之旨究呂氏言仁之差補
勉齋談易之誤辨佛心之尚若潭秋月與道心之霽月
光風之所以不同排陸學之厭訓詁讀書與正學之窮
理格物之所以有害字義二卷如日月星宿之昭乎天
文集半百如山川草木之呈于地其所以衛斯文距詖
行紹前脩啓後學昇大有功於名教也某等叨履是區
竊違餘教或蒙昧而靡知或數悔而屢犯固不足以玷
先聖之庭然而互鄉闕黨之童猶孔子不棄况且良心
之未盡滅敬仰之有素或者心慕至德志存儀範者不
能無之詎能舍而不瞻拜乎以故相率齋宿敬陳酒果

聊伸寸念用薦于神惟爾洋洋庶其格斯敢告

改易神主祝辭

維年歲月朔日子宗子某敢昭告于

某位神主在昔之主失於究議律以周度寸尺頗異令謹據經再造易之捨舊即新是憑是依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修郭彥吉除淫祀告文

維年月日孝孫某敢昭告于

故高祖考 故高祖妣奉承宗祀禮所當然淫諂非類僭莫大焉切緣吾家所奉之神所事之佛似皆非也意

合愛禮集三

二

者先代以前未遑講究歟若不告請悉去以清家庭恐負幹蠱又致子孫因循褻瀆於外神而輕慢於吾祖往往陷於不孝不智之域矣某雖不惑於鬼恠而實念於祖考茲請以除誠隱誠痛謹以酒饌用伸虔告敢告

祭李誠之文

嗚呼聲色彌天地利欲浸九土頽厚瘡臂者孰非由是僅見吾子閉門歛跡縮首避勢法大禹而惡旨酒效紫芝而屏鴛幃不義之財弗視橫逆之怒弗加防弊隙杜害源一室之內似非塵世下視無耻之徒顛倒沒溺於卑汚苟賤之中似百千蚊蚋萬起萬滅如將晚已若摩

之有吾子可謂夜中之孤燈涇中之脉渭者矣其所造

到豈非特立獨行之志士耶而所見所操廉潔寡慾真乃斯世對證之良藥濟險之獨木歟能法之者便見膏肓之愈立身在平康之域矣然時之君子知吾子者不過以所見外貌之整齊愛美而已而未有能下心扣其蘊而蹈其域者不知之者不過以吾子學未到處訐訕而已而未有能檢身若不及而取其善以自輔者使吾子鬱鬱踴躍於吾土絨默不彰已十有餘年矣意者有聖人出得以親炙其學與其本領之端正裁其過而益其不及他日成德達材之就豈可量哉天胡難謹遽止

合愛禮集三

三

於此嗚呼哀哉乃親老矣將誰事耶乃後絕矣將誰繼耶斯俗弊矣將誰救耶天道遠矣將誰信耶今不知子之累而親與夫斯俗之人及天道耶抑不知子之親與夫斯俗之人及天道之累子耶又不知天將壽而親與夫斯俗之人而獨矢子耶抑將禍而親與夫斯俗之人而獨全子耶不然母乃天將容斯人之無知而獨責備於賢者耶或乃得於天之氣者薄而盡其齡耶抑此數者是皆未得其說也愚乃卑汙中之一人也念昔一見吾子神采俊逸出類拔塵不勞喉舌使愚鄙吝不敢萌矣其後雖迹異而心同倘聚首而離分或論心事之誠

偽是致言行之顛違或傷今古之興亡多因人物之得失言比蘭馨情如漆固責善不阿如有訟中心未解不停言條爾踰時達旦者不知其幾次矣所以俾愚撫壯而棄穢者吾子之功居多焉雖已黽勉數載聊免沉淪而已然視吾子峻絕之處猶不敢仰比正圖與子加意交脩明六禮正家法以追前脩之遺意奈何一旦幽明異境號救無方使我言無證望有違而莫之與也則愚之哭吾子者豈但交遊之情所可止哉城南之山諸峯額額城南之水東流汨汨灑灑卜葬在焉永作幽宅靈柩既遷使我淚溢薄奠將忱靈其來格嗚呼尚饗

真門人涂宗達文

嗚呼予取友於天下不論何類但其有一德之立者皆不忍相棄眷眷不忘而思有以相裨湊而進於道也大抵世之名曰士大夫者高其冠長其衣而言語文章讀書之博者多出於色莊務外厭忠信本業以為小節而無心於勉勵也迨其一旦蓋棺夷考其行無一可書與草木同腐者不知其幾人矣惟生生於深山之中因於畎畝之畔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與士大夫相接者年不一二讀書僅閱小學之明倫而已柰何其事母也有如是之孝事兄也有如是之悌家計不分惟務生理妻

房之好私蓄者絕之不講夫婦禮儀有變輒具休書而欲出之其惡不敢逞焉聞予講論人倫之大道義之中則精神疎動有通宵侍聽而不知倦者或與其兄脩祭祀奉賓客則我巾幘帶齊明盛服進退從容而禮秩井井焉或與家衆修溝洫理田園則披蓑戴笠戮力效勞而隴畝勻勻焉開口見心分外無事其於世味紛華聲妓遊宴博奕奇玩之具淫戲酒色之場淡然無所動於中而亦未嘗履其地即其事也雖其性善出於天蓋亦由其心虛無先入者為主橫於其中而教之易入也若吾生者可謂軒轅氏之民歟陶唐氏之民歟夫生已自

愛禮集

五

少角與乃兄獲交於予之父予今已僅二十年矣予家榮辱迭至遷止不常而生未嘗棄勢而請非謀亦不因衰替而輕厭棄交之既久愈加敬慕予之志每欲拔汝於耒耜之儔而置汝于經籍之伴侶爾致知格物以成汝忠信之資庶不負一生之相遇也抑亦將來不能無望於生也柰何天不遂良伴我同類年殆三旬而遽逝耶嗚呼念昔避難報慈之菴來往饋糧勞予何堪及後相從馬平之館一日三餐皆予供爨我之赴京爾心如刺痛我流涕思我發嘆邇來從遊漸山之丘或講或讀再得綢繆我無奉親子為我憂我無為生子為我謀恩

義之重相長是期道義相從始終無私吁蒼天固至公
壽夭非無數所稟者有厚薄而死生由是而先定焉然
而相愛之深曷知有天相痛之切曷知有數哀戚動於
中淚涕形於外若非相感之有素惡可以聲音外貌之
所能為哉我初聞訃已奔一慟今日遷柩又叙其哀思
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遠隔茲薄奠以將忱庶英靈兮
來格尚饗

哭妻弟蔡生文

嗚呼道之不明異端競起害及於生民而流於後世者
信矣惟生乃予之妻弟也生而秀氣長也聰明讀書頗

愛禮集三

六

通大義予雖姻末其相愛過於兄弟年來流離妻子失
所而生扶持之力居多焉適得歸鄉恨內助之無教痛
子立之榮榮意在悵悵而一見生長成異昔氣緊超群
心乃灑然乘其未有先見之主他岐之惑方圖與生考
六禮明家法以遵先王之遺教庶幾家道可復於古不
能無賴於生以相輔也奈何天不從人而奪其壽不出
殤而亡使予踽踽於吾土而絕望於後乎痛哉而親老
矣將誰托耶乃翁仕路崎嶇履轍相踵離鄉萬里不可
必其旦夕禍福何如耳壽堂怨守閨闈哀哀獨處頭會
箕歛日相侵迫其亦莫能支也又其少姊亡只越旬而

生繼之血尤未冷復不事二喪同付一炬而莫有能救
之者迨予奔至但見寒灰兩聚而已於斯情也若使陌
人間之不能不擇擇焉況於予乎吁慎終之禮是予蓋
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興也故乃後首反覆推之粗得其
說不可以明語於生大抵不出於邪教之流弊耳炮烙
之刑坑焚之禍豈慘於佛氏乎嗚呼天實為之謂之何
哉

愛禮先生集卷之三

愛禮集三

七

愛禮先生集卷之四

五言古詩

感興

黑雲興南谷橫空播風雨滴滴使淫來山山迢遞去須
更天地幽萬狀不可觀向非若時霖寧不羞寰宇信哉
理與欲並行還異趣羗予蘊至真渾身兼二五動輒背
時中感此寧無悟何當遇咸恒勉與造化伍

其二

春光正繁華青紅滿南陌靜坐野齋中思憶無窮極周
公不復作舉世多沉溺浮屠日以興平地生荆棘大道

愛禮集四

卷四

為之荒聖門為之蔽嗟哉末俗流每每謂之是觀古聖
賢人覺感多因爾蹇予魯且蒙奚為生此世發憤遂前
脩質弱安能至聖道雖云遠戮力應可致丈夫撥亂才
詎能徒已矣

即景偶成

夏午風不來無奈驕陽盛地瘦榕葉稀擇立陰濃影群
鴨競汙泥白鷺無與並飢飽誰知之於我良獨省

其二

曠野正黃昏白月出東嶺積雲或未消猶作清光病誰
知向上工自有天中境高人生茅簷仰瞻良獨省

日前有念

周武未盡善尚失孤竹夷嗟嗟後世人何乃崇變機雄
飛爭食肉不顧生民糜我本義皇人胡來值此時未遂
蹈東海且采西山薇采采不可道回首將安歸

題烏石巖

一自虹橋斷瓊樓架巖巖高虛眩聰明頽風偃流俗至
靈誑泥廐玉人變蛇虺作俑伊何代千年蕩城郭既云
幻天地柰何恣窮欲異哉此學人無乃下喬木周公不
復生使我空頓足

此學人郭春山也壯年棄學北遊於韓古遺之門斯乃陳良

愛禮集四

二

矣柰何暮年替林樾華重建浮屠之室于烏石又為之記豈非
下喬木歟惜哉泥廐泥塑佛也

思子望

吾友陳子望愛之如小松身剛太古鐵皮翠千秋銅寸
心猶未剖已燭萬夫蒙短髯未出屋鏡頽摩天風殊無
脂粉氣寧引蝶與蜂殊無桃李花寧為悅女容可笑道
傍人視之類蒿蓬夫何我與爾氣味兩相同年來共盤
桓不覺夏與冬通者惟刻剝使我心中仲契闊未云久
如隔三秋中有酒醒後思焉如聞爾蹤問答誰相長淵
真誰搜窮何當剔瘡癬來此重加攻大用貴強矯全體

更磨礪會見明堂開真爾樹穹窿

寄葉遂初 有序

予友葉遂初隣郡嘉山之俊秀也能自拔於群俗之中不遠江山之隔訪予北溪之許觀其向道之心嫉邪之志實不易得也惜其為學未知其方故述六篇于左以嘉其志而指其所之也果能以此而進乎經典詳考聖賢之成法以自治庶不派為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之弊亦且不患於世俗之所能摧也雖然言而無文行而不遠第予學之晚先立乎其大者矣而未暇攻其餘幸吾友勿以辭害意可也 右序于前諒亦悉之又思賢者見已下此工夫故錄以達就呈志恭後可呈伯原孟

直邦文三賢以祈斤削議論指教者

嘉山葉氏子氣岸超凡派青年才二十雅意思前脩不遠山川阻來此北溪遊訪我蓬蒿間為我信宿留笑談忘彼此情事俱綢繆慕道若飢渴嫉惡如仇讐獻詩陳景仰托意求身謀美哉尚德心正乃志學秋聖途雖云遠發軔勿停輟嗟予楚狂人已為眾所咻喜子遠相過聊洗乖世憂忽云別我去令人生離愁後晤應未卜贈此以為酬

右一

我聞聖人教持敬為第一內主勿東西外嚴無傾側行

則跬步方坐則有背直動靜法惺惺乾乾而夕惕以此窮精微以此為接物以此閑百邪以此神明德以此成始終以此防罅隙千聖同斯源萬賢同此域異哉末學人忽之滅蹤跡坦腹卧東床四首見賓客掉臂示英豪曳袖誇飄逸百體既如斯天君應可測安得踐其形安得有其則安得不放心安得能拔俗令終既云幸況可希聖域吾徒當慎之敬守毋厭敷

右二

我玩古人書寫出古人事事過跡已陳書之應可記遺我後來人因此詳其意讀之熟諸心行之達其義據此身可脩據此國可治據此辨是非據此分義利據此處窮通據此處常異一言無不實一理無不備幾微一體之效驗如響至異哉末學人誦之為一藝窮搜博覽間不過資文具買櫝竟還珠玩物而喪志動輒每相違與身隔為二皓首了無羞嗚呼亦已矣吾徒當體之母為聖者棄

右三

我玩古人文篇篇皆載道無一不資人萬世以為寶派出自聖心事實俱可考有德必有言辭達豈葩藻即文見其人言行真隱隱哉末學人駢驪事搜討指鹿以

為馬文醜以為好聖境迷淺深枝葉徒草草眩俗子
昨還為識者掃神鑒日已昏鬚髮日已皓萬事愧古人
悲嘆已云老吾徒當慎之母為聖者悼

右四

我思讀書法歷歷當次序此書既未通他書莫亂視小
學首書基大學次綱紀三則讀魯論四誦鄒孟氏第五
習中庸第六而學禮間詳性理書精切研字義詩書既
已明方可玩卦體春秋當後觀治經可觀史數書無所
闕游目獵諸子何書不可人且宜急先務不曉世之人
捷徑無統緒灑掃初未識開口利不利誠意尚昏昏予
奪遽輕議不愧無本原自負明經士燈下誦程文月前
吟李杜泛濫既如斯中心何所據吾徒當慎諸工程莫
虛費

右五

我思拔俗法先當硬脊梁上師聖賢語俯視洞八荒
倒詞章閣掃却佛老場斬絕為人根割斷利名韁視死
如歸舍視貧甘糟糠畏禮如畏虎視俗如視羊無神謗
不懼迂闊侮無傷聞謗同痰語視侮類顛狂生則群愚
以死則群愚降萬古同一瞬千聖同一鄉此見既立定
日行吾常鷄鳴而梳洗問寢謹暄涼事至應以理事

遺博吾章操存防頗僻動止欲端莊衣冠常整肅言
必安詳仰事與俯育切切謹三綱昏定而就寢毋愧席
與床治家先治身理國即此方年進而時競日就而月
將初則入善信次乃抵賢良及夫大人境充積而輝光
過此非在我高懷而無疆始從一簣進終成萬仞岡豈
但拔乎俗地久而天長予言雖瑣瑣願子當自強

右六

唐荅鄭文好序

愚聞之師曰古人磨和將以導誠意相切磋而為善也今之風
已非可矣而詩亦因而磨和是以唱和之者未以誠意誘導為
先而必恃長凌短為意幸不流於敲推彫巧之病則必至於
虛聲過交為文唱者多習其艱難之韻以為工和者必踐其艱
難之韻以為勝以此為文者我交焉以此為和者之心生而欲友
德福焉以追過乎一人之師者蓋多矣吾弟兄必脫乎此
病也愚與人交不取人備但求其好之親之恭而學之其不善
者舉而拒之亦必惡之而化以同歸乎聖賢之域此則愚之通
於乎人也或交之者必欲以虛文為樂而必以實行為急應
相資膠漆相固亦必至有所積而後可以相許也然而山川
之阻風塵之隔交之者不得以周知乎所交之善以負乎朋
友之心而關乎切切德德之責者蓋亦有焉吾與鄭兄則然也

吾與鄭兄之交十餘年矣雖名曰朋友然皆邂逅驅馳於塵囂
刀筆之場其所相敬者亦不過隨時逐務而已其實面同而心
異也幸而彼此覺今是而昨非捐紫牘之清書執山林之典籍
則必欲去理存厭時思古而後有以好道義之真思朋友之助
發諸心形諸言之不足故詠歌之此詩之所以作也愚之學
遲矣所以急者乃就義理之本人倫之重而先用力焉其於詩
則未之學也雖然亦豈不能強和以相勉而乃負乎相望之心
耶其於霜押則不敢效蘇黃輕薄之徒以背乎師訓也

老友武安鄭其人毅且豪虬髯太古貌瞳鏡窮秋毫少年試
刀筆歷歷諸司曹世味嘗已厭屏跡山之劫風前

今愛禮集四

七

三弄笛燈下一離騷萌彼牛山木愛我舊同袍佳章發
于中過美實忝叨嗟予迂且疎子立徒吟嘯平替無逾
人惟餘一好交獻忠非一盡相遇寧與遭敢酬初服藥
誠願先投膠

題雲林遊逸圖

雲林有何好人少狼虎多霜零楓容慘明月隔塵蘿鵲
巢鳩所据鳴鵲離山阿彼美君子心默爾時如何

安分

顏子一簞瓢便有大舜咏仲由衣敝緇便符大禹志貴
賤雖不侔遁同乃相似羌予獨何人遇貧敢怨怒

古詞長短句

有美人

有美人兮雲之中佩蘭芷兮裳芙蓉盛年華兮嗟不偶
日梳洗兮誰為容陟峻嶺兮拉寒梅臨清澗兮撫孤松
援素商兮寄哀怨驚惘惘兮舞蛟龍思公子兮宿寐求
徒反側兮無與同褰脩失道兮鳩鳥拙道路險艱兮何
由通玉露兮宵零梧桐兮初飛思莫思兮思此時樂莫
樂兮復相知予隸隸兮傾城蓀嬖孽兮蓋世功涉否兮
須友事偃蹇兮擇美既離合兮有天非人力兮可致各
服玉兮固膚兩抱璞兮堅志毋嘆老子嗟悲慮行道兮

今愛禮集四

八

非是天眷偶兮大任豈燕鶯兮容易山額額兮雲悠悠
萬籟動兮風颼颼信脫纓兮有期酌金壘兮消隱憂聊
逍遙兮容與人凝睹兮謂迂何即鹿兮深淵反緣木兮
求魚類蚍蜉兮天地塵棲草兮無異哀一生兮須臾執
子莫兮誰云嗣相精衛兮有心填東海兮寧知深一壑
狼兮奮勇止萬粟兮停車音羌予靈兮萬物於二小兮
下仙仙矧九州兮博太無一人兮可斷金重華兮英皇
太姒兮文王漢鮑宣兮桓氏梁伯鸞兮趙孟光不借偶
子異代天孕秀兮必雙仰蒼穹兮玄玄以寸尺兮從何
量

遠遊歌

春花兮鮮妍春草兮芊芊縱青黃兮華美亦奚足兮留
連怨九州兮未歷心迫熱兮如然策予馬兮登道乘長
風兮而前陟九疑兮絕頂覓洙泗兮淵源聽龍門兮雅
調和棹歌兮佳篇時興足兮志定抱明月兮歸還

惜寸陰

君不見淇園之荀纖如針忽朝比簣森成林又不見春
日繁華桃與李忽朝零落狂風裏人生年少不再來莫
把光陰枉拋棄大禹戮力平九州陶侃運甓思良籌聖
賢猶且為之惜吾徒安敢徒優游李與杜蘇與黃詩酒

愛禮集四

九

徒自媚歲月為之荒棄禮法不自覺猶使後進師顛
狂向非巨眼識其謬挾冊博箋俱亡羊吁嗟今人名為
學不由正道惟謳嚼讀書白首猶夫人豈知一言為妙
藥光景邁如白駒壯年須著夸父步莫待枯落傷窮廬

題雲林遊逸圖

雲兮深深林兮陰陰彼君子兮以遊以吟坐以澄心行
以携琴誰與談兮傷古嗟今

其二

望雲林之恍惚兮不知其為有莘之野終南之濱俯川
流之縹緲兮不知其為姜釣之渭孔迷之津彼君子之

逍遙兮又不知其為樂道之士謀祿之客而果哉忘世
之人雖湯文之難遇兮夫顏曾之必生嗟古道之難展
兮誰云聖學之不可明何惇惇之無侶兮乃曳袖而獨
行羌斯世之難扶兮不可全尤於不肖也苦遊逸之自
高兮是以多負於名教也

同安嘆

噦噦噦紫陽之化衰家家阿彌儒也墨衣墨也墨衣滿
城遊遊誰我知不如歸兮不如歸

判菜肉爭

菜曰咬我兮養君之德肉曰食我兮養君之力予曰德
非力兮氣猶可升力非德兮志反為賊不如寧為菜所
得毋為肉所惑

愛禮集四

+

愛禮先生集卷之四

愛禮先生集卷之五

五言絕句

遊天蓋寺

龍虎衛皇都蓬蒿臘月疎若無僧寺塔又是一唐虞

訪孟直

君家無日閒我亦何時暇乘興且相過書農兩當罷

貧富

富中好習禮貧中好驗天問天還是否曰然曰然然

自樂

大厦絕塵網中居咬菜夫至貧復至貴吾生何幸歟

送茶與嘉父先生

苦盡則甘來先難後獲味吾父願同之庶以清腸胃

七言絕句

閱東山孝子胡提舉詩卷并論

侏離被髮下江湄敢掠良家不死妻可惜景清知有母
不思身外甚鬚眉

義理不明務外無耻者滄海皆是元之初胡騎南下劫掠生民
而景清之母陷其辱以之燕北為婢妾已經三四十矣迨今
景清既長棄父而之燕亦不審其何由得受稅司之職因得認
其母於傭隸之間未數月其父繼至夫妻子母團聚也鄉景清

備財賄之遂棄官不仕挈之客于京以認母之由徧扣當時翰

林集賢諸儒求索詩卷褒美之詞以輝當世如趙子昂輩皆贈

之或有當要者受其欺賂為之誣上請旌以歸蓋元以沙漠之

胡既吞中國文黨殘掠奸虜男女固無足責矣某氏以既嫁之

婦身無再醮不幸陷賊不死可乎而與胡人相從於千萬里之

外而歷數紀之年卑猥耻辱無所不至迨其季年尚有何顏以

再合其夫耶且景清之父丈夫也其妻不能死節已為得罪人

矣奈何暮年陷其子蝸角之虛名遂奪丈夫之志舍此屈節以

收失身之婦不知何面目以見宗祖閭里也景清之孝固不可

無然貪名陷父亦所不免大為子者之於父母不患孝之太過

惟患罪之不除不患名之不著惟患孝之不常豈可因一小小

良心不滅而遂貽諸文人墨客權豪勢要沽釣微譽以誇示俗

子竟忘其父母可諱無限之耻耶夫翰林諸公皆宋季之學者

也豈不識春秋華夷之辨宋德雖衰非胡可代力雖不能復宋

攘元焉可委身日與侏離絲酪相從事哉其出處已無廉耻矣

若景清者何如人而又因其一苞半苴之遺三杯五盞之情遂

竭所學而寶燕石與珊瑚同器狀嫗母與西施同妍醜然無愧

而且駢驪其詞以播天下世之俗子見其卷序無不為之驚駭

嘆慕而不知察予故聞之使從游者知所明辨焉此雖一事作

戒數端

帚

晚起廳堂若亂麻玄陰夜夜撒餘香賴君到處塵埃淨
為我常新道學家

自警

夢感情過心已非蘭房不必有西施人前莫道誰能測
咫尺昭昭敢自欺

尋春

蟄啓寒封日漸長燕鶯桃李共徜徉高懷得興無人識
笑逐東風詠雅章

澄心

定禮集五

三

一鑑方塘本自明無端滿潦恣縱橫日來惟賴投膠刀
生見寒光徹底清

禦欄禮

一雙白鷺下江皋白雪紛紛好羽毛股小不堪充俎豆
何勞賢者下牛刀

復真餘

有稱贊及門者莫其舅嘗問禮已教其品物矣及用全體之字
承行於平民之家又來謁其真餘故作是詩以卻之

自愧無誠教不行大夫之胙敢輕膺天公若許人人偕
不使災傷殺恣氓

送南溪來訪李許二子

來自南溪過北溪慙慙百里訪迂師還家為謝諸東友
二載盤桓萬古思

寄李許二子兼柬涂明哲心友

目斷南鴻又一秋萱堂還比去年不故人倘問予何似
志尚迂疎親尚愁

即景

敬養彈琴精一書一門賓主意何如北溪流水龍門調
風月無邊樂有餘

讀喪禮司馬公論不作佛事有感

定禮集

四

吾儒失志二千年何幸斯人得相權佛氏不除何變理
却將閒論著喪篇

上同守侯公有序

昔者清獻趙公為按察使而瀛溪先生處其治下清獻臨之甚
威而先生處之泰然及後同寅熟視先生氣貌非常乃執其手

曰幾失君矣愚也曩陷汙迹寔玷斯道然而覺而悔悔而改亦
數年矣雖無瀛溪之遭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自聞下車以來

日期政化頗見無由達今而幸因會計之末獲覲範顏於咫尺
正所謂邂逅相遇適我願乎然先生郡佐也愚則賤氓矣况又

以舊日倉潰之役召乎使愚慚惶涕泗超超囁嚅與鷄鶩者伍

以待罪於曹屬而羞與先生講斯文之會行斯文之禮也倘先生苟以位有尊卑之別道無貴賤之殊垂慈以相接降氣以相容使愚得以揚眉吐氣於階墀之下聲辭曲直則愚雖鈍豈無萬一之助於清化乎抑且異日免累清獻之悔也因以鄙述奉呈以見志云

道脉南來孰與扶紫陽之化有風無先生好拭乾坤眼莫把斯文視僕奴

囂囂曉夜喝錢聲陷盡才人與俊英惟有伯夷心獨潔首陽山下一風清

曉起廳堂若亂麻玄陰夜夜撒餘查賴君到惹塵埃淨

為我常新道學家

右前者躬操掃帚諫帝

我雖人子身曷嘗供子事汗顏天地間何以寬所自

右每以訓童之勤倉家之擾愧不得以代親之勞解親之憂而作今而在局又以累親之憂則是心復漸也愚自洪

武元年無識役於倉攢則廢子職而累親憂矣暨支銷盡

絕雖捨刀筆讀書又以俊秀起而累親憂矣幸

朝廷以侍親之故放歸以至于今雖得以苟近膝下然而無他生計惟賴訓童備養饘粥不繼且妻出子無僕力亦

乏逐年又為倉家之擾或年一二召召則少十日多半月歸則生徒減損其實未嘗有補於倉家徒拘縻而已今

年二月間生徒方集而倉命臨門人才併至赴城而駐者僅一月雖得天使驗侍親之文不起歸則生徒減散矣至今未聚得完復以倉役召在局理出位之數側聞生徒散盡矣又未知何日得歸則是無一年一月而不累親之憂也吁

師拘在府徒拘縣吾道何辜遭此譴處困而亨莫怨尤黃金十色當千鍊

右夜聞學徒亦拘在縣思之而作以慰之

七言八句

愁夫吟一十三首

其一

愁夫底事號愁夫伯淳弱冠聖賢徒去年還少今年齒今年猶勝去年愚身外威儀麟鳳似心中邪忒大豚如屈指今春三十四愁夫底事號愁夫

其二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殺邪思害我歎理正明時堯舜顯欲方起處聖賢幽彼氣若來予數敗我心稍復彼還收幾回惶恐無人見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三

愁夫終日為誰愁惶惶無計解親憂謾言養志漸曾子且道負粮愧仲由二十五年專上品三十餘春屬下流

雙親不得半分力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四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殺雙親後不休
前淚滴生紫葉山上力疲黃犢千無
僕無權窮難救有孫有婦是何秋
舉眸無計寬親意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五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已還須為世憂
詩禮夫妻身裸袒屠沽子女足綢繆
遍地農家皆枵腹山釋子盡瓊樓
是是非非膏及濁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六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已還須為道憂
義軒亮舜相繼沒鼻界秦隋接跡浮
衣裳裾讓無入耳干戈征伐日盈眸
無人不是武舉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七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已還須為道憂
滿園但為吾孫子馬前安見血骷髏
自身而國真近聞屠城斬將實良謀
聖以繼聖傳口實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八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已還須為道憂
人知齊晉王之罪誰識漢唐霸之因
三綱盡絕英雄首四維皆混夷秋流

入矣無人好迂闊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九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已還須為世憂
洪水壞山大禹治虎豹害人周旦謀
楊墨傷教孟軻闢佛老夷倫朱子仇
更有利宗人不識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十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已還須為世憂
狗偷鼠竊巡司捕貪官汚吏法家囚
白晝殺人償死罪監臨自盜必生流
惟有利宗人不識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十一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殺利宗為世憂
白眼殺人藏詭計黃金遍地買良疇
膏粱飽飯農家血聲色侵淫莊舍秋
百盜同趨安逸業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十二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到中宵愁不休
點火寓詩據抱負取泉潤筆伸隱憂
邪派殺人斯文敵利宗害已吾道仇
二家不息民不壽愁夫終日為誰愁

其十三

愁夫終日為誰愁愁加臨未必憂
且讓顏生一簞食敢陪嚴子兩羊裘
在世上官皆不做出分外利豈貪求

原缺

愛禮先生集卷之六

中庸說

第一支及以下十節脉絡貫通說

此以下十節之內皆用中庸為脉絡各條貫通于首章之支者作一項論

第二章君子中庸十一章君子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皆以中庸之體用為脉絡貫通于首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致中而天地位焉

愛禮集六

一

第二章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云云至其斯以為舜乎第八章子曰天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第十章故君子而時中云云至死而不變強哉矯此數者皆自為學功夫然後復得中庸為脉絡貫通乎首章脩道之謂教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和而萬物育焉

第二章小人反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也第三章民鮮能久矣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云云至鮮能知味也第五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第七章子曰人皆曰予知云云至不能期月守也第九章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云云至中庸不可能也第十章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云云至強者居之十一章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君子導道而行半途而廢此數者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後失中庸為脉絡貫通于首章可離非道也

此以下各節相連亦以中庸為脉絡貫通處作一項論

愛禮集六

二

第二章脉絡貫通于首支者見前餘倣此今以貫通于第三章者言之其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此首以君子中庸為標準以形小人無忌憚而反中庸也又不獨小人反之至於第三章之衆人亦鮮能於中庸久矣然則此民者何人豈非第四章之知愚賢不肖者之知行過不及於中庸歟故引子曰道之不行也云云至鮮能知味也夫道之不明不行也於愚不肖者無足恠庶幾賢知者獨可望於中庸今皆過之則是重可傷也故第五章復引夫子嘆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道即中庸也雖中庸之不行矣然而上帝降衷有不可得

而誠故當由教而入必如舜之好問察用其中而不輕於行之大知然後此中庸可行也故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云云至其斯以為舜乎子思之意防患者深又恐其近似之私智者自以為知中庸故斥其莫之知不能守處以明其無足以當也以下章故引第七章子曰人皆曰予知云云至不能期月守也小知之人既不能守於中庸又必如回之仁而不輕於知擇善固執而後中庸可明也故第八章子曰回之為人也云云至弗失之矣前此第六章既言舜之知可以行中庸而此第八章又言回之仁可以明中庸後此第十章夫子教

愛禮集六

三

子路中立強矯之勇可以進中庸故子思又恐天下傑出之資近似於知仁勇能為天下至難之事之人自以為中庸而不加擇執之功故斥其非中庸也以下章子路之問是以第九章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云云至不可能也前此言知仁矣而第四章先言知者過之即知之過也愚者不及即知之不及也其舜之知即中庸歟又言賢者過之即仁之過也不肖者不及即仁之不及也其回之仁乃仁之中庸歟皆未及乎言勇之過不及與夫中庸也故第十章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不報無道即勇之不及也其曰北方之強死而不厭即勇之

過也其教子路和不流中立而不倚強矯之勇其勇之中庸歟是以本章子路問強云云至強哉矯夫自第二章首言中庸之體用就本章便分小人反中庸以至第五章歷言中庸之不明不行矣是用三達德為入中庸之方如舜之知不患其過為索隱矣如回之仁不患其過為行惟矣如子路受教之勇不患其半途而廢矣三者既備則可以至於中庸而為一矣故以十一章總結之子曰索隱行恠云云至唯聖者能之以此觀之首以中庸之體用而兼言次以中庸之用而偏言先因衆人之過不及而失乎中庸後由君子為學而可至乎中

愛禮集六

四

庸是皆以中庸二字為脈絡隱顯交互貫通乎其間而無間斷矣

第二支及以下十節脈絡貫通說

此第二支費隱即申言第一支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即上文十節中庸之體用也脈絡實亦貫通也此下八節之脈絡不甚難看自第十三章至第十五章又自十七章至于二十章小而自身而家大而自國而天下不過日用常行之道皆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無非至隱之理存焉是以貫通于第二支無餘蘊也惟十六章其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此以費隱兼言者也其

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此專指隱而言也其曰體物而不可遺則專指費而言也其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又專言費矣其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又專言隱矣其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字即隱顯字即費誠又隱不可揜又費矣明此則費隱之相貫通舉目可見

此以下十三章至二十章次序作一項論

第十三章實承上章第二支之費恐人以道為高遠且自一人之身而求之至十四章又闊一步就見在所居

今愛禮集六

五

之位而求之至十五章又闊一步就一家之內以求之此三章正所謂費之小也夫道之可見可言者用耳至於體則因用而逆推之也蓋體無物可以名故十六章特借天地間鬼神之微顯處以明夫道之費隱也第十七章言舜自一身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而有天下蓋三王五帝之道莫有備於舜者故特舉舜之道以明之十八十九章言文武周公自一國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而有天下蓋三代創制立法莫有盛於周者故次舉文武周公之法以明之此三章者正所謂費之大也夫大舜之道即文武之法文武之法即大舜之道實

可謂備且盛矣然微夫子繼之則亦莫能以自明也故二十章以孔子之言以結之又以見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大舜文武之道與法耳

此以下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作一項論

夫兼字明白對舉費隱二者而言包字如包裹之包包之內有物事在外惟見包而不見物事想包內必有箇物事始得大小者即天下之大小事也前三章自身而位自位而家之小事其大者即後三章自國而天下之大事也如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是兼舉費隱而言也其中含蓄多少生長收藏等事是包大小也如曰視之

今愛禮集六

六

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是明舉隱而言也體物而不可遺云云至如在其左右是明舉費而言也此亦兼費隱也其隱之理何物無之其費之事何物遺之是包大小也如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與夫微誠之文是明舉隱而言也如曰之顯不可揜如此夫是明舉費而言也此亦兼費隱也夫神之來往迅速不可測度者其理之幽微真實如此則天下何物又能遺之其顯言之處不可揜又如此則天下何事又能外之哉是包大小也夫以大小之事若就此章指以何句以為何句以為小惑矣

第二十章包費隱兼小大作一項論

此章不言費隱但費之事隱之理不能外乎此章之小
大事故曰包費隱章內但言自身而至家者皆小事也
但言自國而天下者皆大事也錯綜明言巨細隨論皆
兼大小也曰此章明言大小之事而包費隱於其中今
不先曰兼大小而乃先曰包費隱何歟曰此第二支及
此八節皆用費隱為脉絡故也

第三支及以下十一節脉絡貫通說

此第三支之誠字即上二支中庸費隱之實今以
下十一節皆用誠字為脉絡貫通于本支者作一

項論

愛禮集六

七

第二十二章二十四章二十六章三十一章三
十二章全論生知安行之聖人之誠其脉絡貫通于本
支之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

第二十三章二十五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二十九章
通論學知復性之聖人之誠其脉絡貫通于本支之自
明誠謂之教明則誠矣

此以下十一章之次序通作一項論

第二十二章是生知安行之聖人合下便能至誠盡性
不待用力其功化之極至與天地並以為學知復性聖

人之標準又為下章天道之總統也故本章曰云第
二十三章論學知復性之聖人以上章生知安行之聖
人為標準其始必須因其一偏之善用力推致之至於
有誠其功化之極亦不異之矣而亦為下章人道之總
統也故本章曰云第二十四章是從二十二章生知
安行之聖人之知上分來而專言之其至誠之知不消
推億而通幽入微如鬼神之不可測也故本章曰云云
第二十六章亦從二十二章生知安行之聖人之行上
分來而專言之其至誠之積不消用力而不息不已功
化之極如天地之高厚無疆不能過也故本章曰云云

愛禮集六

八

第二十五章申言二十三章學知復性之聖人反復其
不可不用誠之功又不獨成己又當以成物也故本
章曰云云然章末其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又曰故時
措之宜也則是曰仁曰知曰義者矣而未及乎禮也故
第二十六章自大哉聖人之道云云至至道不疑焉其
間有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是足乎二十
五章之禮以續之也前此二十三章雖曰致曲只大然
以謂由一偏之善而充拓之但未及乎細密為學功夫
故此章內自君子尊德性云云至敦厚以崇禮是欲持
敬格物知行並進互相為用以解乎致曲之功夫也然

學知之聖人既復其性矣其功化亦不異乎生知安行之聖人若非達而在上則必窮而在下又當以不驕不倍為戒故末曰是故居上不驕云云以終焉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章句固言之矣然居上不驕不序於不倍之前而序於其後者何也蓋學知之聖人未必其有位故先序之以戒其不倍從乎時王也又必其學其行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而後可以膺天位以終焉

愛禮集六

九

不然則不免為大奸而流於篡竊神器之徒也夫自二十三章至此章中間各章但係人道者皆須用力加功不似天道中所言如彼自然氣象也各章內如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不誠無物誠之為貴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其言足以與其默足以容以保其身不敢作禮樂焉其寡過矣乎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者自始至終拳拳有戒謹恐懼之意常似人之過

橋顧棧然此所以為人道也視彼天道中則無此等語也其所言生知安行聖人之功化不息不已無有望礙之意如風行雲走然此其所以為天道也其氣象終是不倫矣前此數章言天道者皆稱贊凡聖人至誠無息之功化蓋中庸之書子思本以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故此三十章之天道特以孔子終焉亦猶第一支第二支皆以孔子終之也是此書之作以孔子凡三舉焉亦將以期乎後之凡學聖人者知所歸宿必至於是而後可與天為一也第三十一章承上章小德之川流三十二章承上章大德之敦化章句亦嘗言之然大德敦化乃指體而言小德川流乃指用而言今不序繫於用之前者何也蓋程子嘗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則此二章者復自用以說入於本體故也第三十三章自為一支乃一部之小中庸也章句嘗曰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云云至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已無餘蘊矣

愛禮集六

愛禮先生集卷之六

書

奉竹逸行賢先生

曩者獲觀光容不勝榮幸。茲益加欽悅。足知北溪之遺風不泯。而先生尤可以參贊也。豈不慰平生之懷歟。此惟。

今祖也。溪先生乃吾漳之開極人也。凡他方之士但聞其書。莫不敬仰。休風況生此土之人歟。且某也雖駑駘失學。然而私泚開沾一二。是以知恨異端之欺世。傷俗學之不古。當獨行進寸退尺。使令祖不負。某必將

故拾而備灑掃也。況其英靈上下。降祥降在。豈不與進是心耶。今願求一拜祠堂。以慰思慕。已與朋友數輩約。以前期齋戒。十一月朔侵晨。擬提貴第。來拜神主。而後登墳。探穴妄據。已見亂道祝文。先此以呈。幸筆削之。今特具字。以達望勿拒也。參晤日再侍清談。不具。

奉師凱方先生書 前人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及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良膺有年。不敢傲。

棄除日之不暇。力之不及。則不得以往。而今之所聞之賢。但少隙。則致恭。參拜。求益。其人有一德之立。一才之長。則未嘗不為之歆羨。慕效。思欲以齊之也。吾漳之郭春山王可樂。鄒伯原。胡宗華。郭孝吉。蘇用賓等。一二十人。相遇之際。皆俯就教誨。諄諄誘掖。有以躬行。與某者。有以謂今之所謂老師不說。吾友所言者。有以有德行。許某者。有以善人無惡。許某者。有以謂劉友以今日之守。父而不變。雖聖賢無異。而與某者也。近年赴

京八府偕行者十人。如劉子中。嘗謂諸友曰。今之同行。惟三山林克萬。漳州劉宗道之德行。吾黨中第一。金陵

愛禮集

幕府門外相別。子中又曰。劉友與吾輩交游之情。可謂盡善而盡美者矣。某之回閩。林克萬致書。與其心友趙彥進曰。宗道為人本領端正。可與語。上人也。回至三山。叅趙彥進。先生請教。講明道同氣合。如魚之得水也。彥進嘗以愚見。談與三山諸老。成少有不喜焉。嘗求見陳和仲先生。呼其孫量等進之。使拜曰。今之世如此。等人少得見耳。告別之際。先生俯勉而言曰。老夫不佞。吾友有用才。願飽學以充之。吳朝宗先生嘗屈訪某倉皇索茶。先生止之曰。吾輩訪吾友。不在於飲食。蓋其意亦有在也。他如吳升甫。林伯景輩。以及平平相識者。一二十

人皆無有以小人視某者今雖吾漳客居之士如鄭堅
輩數君子亦願求見之交談請教似亦相愛奈何今日
獨見斥於先生乎某雖無磊落奇才然而敬長奉尊之
禮交朋取友之情則未嘗敢輕也但講論之際所聞有
合理之嘉言未嘗不怡然領受於胷中也中間有可疑
之處又不敢以阿諛自居必欲辯之至明而後止也况
先生少遊此漳今鶴髮矣雖先生之潛德隱而不彰然
先生之名亦已在乎人之耳目衆皆以先生通尚書既
通尚書諒必以四書為本又必泛覽於諸家經涉於諸
史則博學之功不為少矣然則聖賢言語寄於口耳者

愛禮集七

三

亦熟爾某也何如人其敢舍而不懷以求教乎恨不得
早年親炙之為欠耳嘗與先友誠之詣北郭登門拜謁
不遇意甚悵快雖道過一二次又不得以從容請益昨
者得便造貴齋某則北面四拜是以叩禮敬先生也先
生以賓禮對待而坐某不敢當推先生上坐某也側坐
先生有命者再然後某侍側坐恭手俯目正心肅氣而
聽先生講論焉則敬長奉尊之禮虛心受教之容不敢
須臾慢也首聞先生曰吾與乃祖皆出於莆乃祖與先
父皆生於癸巳嘗作同庚會某之心喜不自勝感先生
之念某祖也次詢家父之居止年來之動靜某心又喜

愛禮集七

四

先生之念吾父以及身也又聞先生云聞之程士文所
言某在江東資壽作館大槩又喜先生之知已也始因
先生談馬公有花廵檢者將以小溪胡宗華之舊館來
招但云必須宗華書以達其衆而後可以故馬公企予
求宗華宗華以謂脩書則在某不肯則在其人云云某
則不滿曰馬公名節已成矣如欲處館有知己者先意
致書與其人則可矣若親托先生以求宗華書則似不
可矣先生曰家貧旅寓無有知者則如之何某曰餓死
則與伯夷同名庸何傷乎先生曰餓死誰知之况伯夷
不食周祿而死非餓死者某曰何故求人知但名節在
於天地間自有不容泯泯者如蘇武之在匈奴欲誰知
之雖伯夷不食周祿非餓而死必不求館以求活也先
生曰鍋漏莫與飽人說某則不言然意先生窮困久矣
恐人打破飯碗故有是說是以默之次聞先生議論當
今祭祀孔子一節不與天下郡縣致祭恐人褻瀆但遣
人祭於曲阜某曰祭孔子一節亦在可疑若與天下無
誠敬者祭之誠哉褻瀆嘗記石堂先生論祀典大意以
孔子生時嘗責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蓋孔
子當年只為司寇死之後後世封之為王孔子必不受
王號以太牢之禮祭孔子孔子必不享其祭又加大成

至聖文宣王之謚不足為孔子之尊美蓋孔子之道與天地參後世只當以道事孔子只以平日稱夫子二字稱之只行師弟子之禮則可今之事夫子者皆流於老佛塑其像長丈餘高座巍巍是何模樣不幸至於水火盜賊又且搬移不動如杜甫詠孔明而歎其無首亦可惜也且孔子生於周固以遵豆脯醢陳于地如何使那高座上屈下以歆享亦非事亡如事存之義也先生曰昔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者非歟太牢祀孔子自高祖始又塑像之說不過欲令愚者起敬耳某曰某見歷代祀孔子者孔子必不享其祭孔子教人皆欲躬行

愛禮集七

五

心得之士而歷代祭之者考其行無一不得罪於聖人而且無耻下膝奠獻何歟然則祭孔子者既知敬之何不體而行之既不能行又何類以祭之某是以知聖人必不享也又塑像欲愚人起敬且祭祀乃大事此豈愚人之可與耶如禘祭一般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豈欲塑像歟先生曰此一偏論莫要說某不敢言然意先生辭窮強欲求勝掃倒後生也又先生問某曰嘗識泉州趙應嘉者乎某曰未嘗拜其人但聞其名耳先生曰我與爾言此人此人弟為虎傷死而不視彼所謂執禮者如此其可乎某曰彼之意無乃以謂三不吊之

說歟然親弟是亦不可也先生曰但舉此一端此人其餘可知矣某曰亦未得其詳然自大聖人以下人材等級無數如伯夷柳下惠之聖猶不免隘與不恭然不可以一隘一不恭而廢伯夷柳下惠之終身也先生又曰我又再與爾言爾既讀書必省得應嘉之弟既已矣應嘉本意畏虎不敢去顧只以其弟有自致之理之說以棄之不數時其僕又傷於虎亦不顧只令道士於死所作道場以禳之行事之際道士又為虎所攫此時死者四人其他不顧猶可言親弟不顧如何說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又應嘉葬其先人墓之前後左右他人山上石頭皆刻輓詩其後皆占之以為己山人來爭者乃宣言曰彼之山如何與我刻輓詩應嘉訴于官官亦私之又墳前首用錢買一坵之田及後鄰畝亦為其侵占其為人也如此謂之道學可乎又曰陳有定之子悔舍經泉州應嘉上書首日夷狄為中國患先生詰其語點頭含嗔而問某曰此語說得乎某曰可是學生好此語先生續云海舍以此書上有定曰泉州無人惟有簡趙應嘉耳於是下定總制劉南山以禮敦遣之并其親家某姓以及謝雲從者三人其親家及雲從辭不往惟應嘉徑至延平無餘本事但勸有定曰平章今日當立

愛禮集七

六

家廟乎有定之左右諫曰方今將校離父母與平章從事今立家廟則各人皆思祖先而欲歸矣應嘉又說有定數事皆不切於時務有定者其出無能遂調之往建寧提調將校殊不知彼處總制乃朱良初應嘉說之曰合令軍民死者埋塋良初曰當今戎馬之際安得如禮應嘉與之不合遂從小道潛歸其為人迂闊也如此又云先生嘗會之但提起一本論語閱其一帙見其所點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之句不以長字圈破讀為上音而乃讀為平音其無學如此又其徒為人題神主告祝版後畢懷之興之句皆書于祝版之末其徒之無識也如此

受禮集七

七

此又應嘉之欲祭其先也書請謝雲從等為亞終獻雲從復書有八不可之說則應嘉之不知禮也如此嘗見其徒欲上厠時皆拱手執板而出入予戲之曰此板至節坑安在何所彼無話可答某曰但安箇潔處盥手執之回則可矣先生曰此惟你和誠之做得我做不得遂問笑某見先生歷數其非而盛毀之乃曰此人更有好處否先生曰無有好處某曰異乎吾所聞誠不可曉有好應嘉者盛揚其德禮可畏有惡之者則極毀其非先生所聞無乃得於桐間習文詞不能行者造謠之言也歟假使有之焉知其人之不改也切不可聞見之不

真而遂信其誣也又不可以人之未改之前之過而為終身之毀也先生其謹諸昔孔子與晏嬰同時晏嬰止景公而不用之孟子與臧倉同時臧倉沮平公而不見之程子與蘇軾同時蘇軾排而侮之朱子與林勤同時林勤誣而擯之夫孔子孟程朱皆聖賢也尚不免於臧蘇林之誣罔晏臧蘇林聰明人也尤不免不識於聖賢其時平人皆不覺其是非但以先入者為主晏蘇之徒寧不自喜其為是耶殊不知千百載以下得罪於聖人萬赦莫釋也某嘗聞之劉子中曰應嘉居喪執禮可畏又聞之陳和仲之子發之曰應嘉嘗訪其尊人和仲與

受禮集七

八

之講明議論梗槩超群和仲退而私謂其友曰世有如此人品惜不遇聖人為之依歸若得聖人其地步極高也又昔桐之溫子原至漳極談應嘉之躬行實踐以禮化俗斥末學排異端桐邊之人多拔出於流俗者皆應嘉之功也某之見以謂雖不能保其無過與不及然其所趨向一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當今流俗陷人陷溺皆是有能一旦奮然而興起者亦如空谷足音之說吾徒當嘉之今先生議論應嘉當許其數分之善以語人以為激勸之具又恐人陷其所執偏處則焚其某事之不可學或見其人當面以語之使改則

似得乎公平之心也何乃執一方似短處以毀謗之而
播人終身無限之善竊為先生不取也先生曰你今人
動不動說道學惟有箇程朱而已又動不動排異端殊
不知你之身學到佛何地位又身非聖賢而敢排之乎
我雖不教人學佛我亦不愛排之也彼佛於我何預哉
學之者亦於我何干哉且如人家生子兩三箇無飯可
養但得使一箇為僧耳某曰正不願聞先生此言也雖
道之高远似不可及然學者之志不可不趨向之假如
至於金陵皆欲上官道以往焉或初起步或至泉州或
至福州或至杭州雖有遠近之不齊亦不可不謂之同

愛禮集七

九

道人也苟志之不衰力之能繼金陵有日而至矣若以
道學為高遠而絕意焉則墮於偏蹊曲途是自棄人也
又如排異端且如一箇賊入門欲害我家法傷我主人
我雖洒掃之童亦當執杖揮帚以逐之矣豈可以我之
智力不及主人而容之乎又云昔嘗答先友誠之曰予
謂吾儒庸陋鄙下不及禪僧高潔之為愈也某曰不然
吾儒中之至庸下者亦勝於極等高僧何者曰但舉一
箇庸儒來必有夫婦也有父也有兄弟也有君臣也
惜未能精細盡道耳謂之無人倫則不可也今擇取一
箇高僧來必無父子也無夫婦也無兄弟也無君臣也

雖其苦行之極高謂之有人倫則不可也豈可以有
倫之人不及無人倫之人歟今之儒者不知自身有實
而反屈膝於浮屠之虛偽其可乎蓋亦不思之過也又
如所謂彼佛於我何預哉學之者於我何干哉某也竊
嘗聞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雖身處窮困無民物
之寄凡天下之事皆吾分內事也豈可坐視不救之手
若不排之焉知他日先生之令嗣令孫不為僧乎若為
僧必至於絕矣先生可道於我無干預乎哉又云生子
之多無飯可養但恨聖王不作無人為之分田耳語意
未畢先生俛而笑曰此又是王德先欲行井田也先生

愛禮集七

十

又曰諒彼佛者豈汝一人所能排而除之乎某曰昔者
孟子辨楊墨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
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某雖驕驕使一
日居相位則異端邪說不日而除之耳如不得志亦當
不吝排擊之言有執政者采之以行亦是某除之也果
不過其人亦當與同志講明傳之後代豈無一知者能
除之乎雖至一百年二百年一千年有同志者能除之
亦猶某在日除之也豈甘下首心他不與之論是非計
得失乎先生曰佛家無甚不是其所謂天堂地獄之說
不過愚人難化故設此以化之耳蓋佛之道至於極處

與吾道無異中庸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亦說至於無而止焉其不同何耶且以佛之道亦以輔佐吾道而已吾友讀書少未嘗深思考索至於妄辨也某曰先生讀書與文公誰多竄歟先生不能答某曰諒先生讀書必讓於文公者矣文公作大學序曰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中庸序曰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先生接曰文公亦曰彌近理矣某隨應曰大亂真何歟先生不能答某又曰先生所謂佛之道亦以輔佐吾道而已聖人有夫婦而佛無夫婦則是輔佐吾道何在歟抑亦以夫婦之外別有道

朱熹集

卷之七

歟聖人有父子佛則棄父出家則是輔佐吾道何在歟抑亦以父子之外別有道歟先生不能答但勉強曰佛有高處其明心見性不可及也我只願吾友多讀書某曰書必讀至死而後已何敢不讀書但先生意在令人容佛老某所不滿因記孟子能言距楊墨下文公註閱以示先生先生有慚色仰天而不看某乃奉以示坐中胡儀中郭立夫而讀之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

亂賊之黨可知矣某遂掩仰先生曰先生讀聖人書為人師範其言行必期於可乃護向異端而出言若此學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害及於生民禍流於後世其可不謹乎哉學生本不敢抗對先生但恐先生誤人也故不得不辨先生慚而愕愕而怒遂作掀拳高聲吼曰我害誰單單害一箇胡一官之子矣你要此處說道學我把十二三都都占了乎某曰只要講明義理而已何故用此俗氣出此俗言先生擁氣翔翔踴躍喃喃而罵曰咄我是誰你是甚麼人敢來我前胡說話我與你祖是輩行你這小厮我前無立處敢至如此某徐應曰

朱熹集

卷之七

若以年而論之則先生為尊學生為卑尊卑之禮不敢犯若以道而論之先生則邪學生則正邪正之辨不可無焉可以二人之老幼而廢天下之公議耶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又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但見先生嗔怒不已罵聲不絕甚至有鑿糟小猴孫沒道理之句意欲掀拳以毆某某則憚于中得儀中攔勸而不果也先生又問某曰你之學從那里得來根那箇先生讀甚麼書無淵源來歷讀兩句皮膚敢來胡說亂道某曰某之學自理已具于心正所謂天命之謂性來後讀書講解文義從文義以通聖

賢之意以聖賢之言每反於身漸體而行之耳少俟先生色定又徐徐曰先生講學如何不取程子持敬工夫以涵養本原如何不學顏子不遷怒何故乃如此使學生輩年少方剛不禁罵辱亦以老猴孫之語復先生先生將何以堪某遂揖曰學生得罪矣使先生條間毆某某必折腰受之今願先生息怒又揖而出先生亦改容送至外門又祝某曰願多讀書某領受教言又揖謝罪而歸矣是夜再思反覆對答之辭恐獲戾而不知歷數至使學生不禁罵辱亦以老猴孫之語復先生先生將何以堪之語其言似遜而流於巧其意實在於犯上此一節不第之罪也又其間氣象言語失於嚴厲搏執拘束又且太急不遜無淵然藹然之味然世之人多托以含容忠厚之意而相接殊不知實在成就其阿諛諂佞之人是致人皆易言無忌故不得已為救時之急斬截也燈下記錄始末答述之語細細而詳之如對馬公求書一段之語似亦有理而先生不取對蔡祀孔子一段之語尚因石堂之言以說起而先生不取此可見先生之心自挾年長已賢而多讀書故以輕視後進也若以挾長挾賢為心是孟子所不答之人也如聞排毀應嘉數條一票掃倒某敘所聞善行數語而先生不取其善

以補之使先生不知其為善是不明也知其為善而不取之是蔽賢也不明蔽賢是孔子所惡之人也至於厭人談道學惡人排異端則宵中好惡不得其正矣正大學所謂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是謂拂人之性蓄心逮夫身之人也辨論至終辭窮理屈則起慚怒恃老凌少掀拳噴沫吼罵加逆如此氣象是孟子所謂妄人也又歷歷言詞邪正錯雜乖刺卑猥強辨以求勝而後已無一句自反其非不知先生所讀許多書皆放在何處豈非孔子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耶若此者惡可以識明心見性之誤惡足以知無聲無臭之真惡可以言斯道之淵源者乎但可付之一哂則可矣何足與論是非辨邪正哉然世之風化人倫英才俊秀為先生輩所害者衆矣再欲深排先生學術之差致誤蒙養非正與夫佛氏害心之本流至人倫絕滅以及道之淵源大小學次序庶乎使人知吾漳之有人而不為邪說之亂德也則快快某之志矣然觀先生志滿自足又不求學聞道則某之年少書生難以賢智先人而賈售於老儒故不必布正孔子所謂不曰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姑以昔日諸賢與今日先生好惡某之不同以是日答述之語動靜之容暨諸某之妄意擬議悉次備錄呈上請教

更望平心易氣反覆詳察使先生有覺自反不為無補於萬一使其不顧益憎亦可以祖孟氏拒諫行放淫辭之一端也抑亦為今之人而開明又非獨為先生也其小小蒙童蠢疎識陋妄以乳言干老罪無所逃然以憂世之心嫉邪之念不覺流於狂慙蓋亦不得已也歟覽者其原諸

答天寶大使劉用蒙書

去歲聞之子賢陳先生謂車騎來自金陵悉趙先生之進退其時擬趨左右求謁門下故雖已抱至城不期陳先生之行不果是以尼之後又聞之士文遜誠皆道清

愛禮集上

十五

德少萌相慕繼而邦文傳雅意咨及草茅云某山有相念者雖未得其誰何諒必少知我者以故欲因其脉以求見反自思曰貴賤不侔地位隔絕奈何敢唐突哉是以又尼之徒西望想風采而已以俟天假之會也不期廿日陳先生至接華翰始知吾子乃林先生友學之同志喜而不勝恨相見之晚也且審好友之深慕道之篤念人所不念為人所不為使先哲之有賴抑吾黨之有光向非有學之徒而孰能之某也鄙陋疎狂實違師訓虛聞過情莫克心病奚足為賢者道茲蒙不棄命以謀諸館東力助盛事吁此乃愚輩夙昔之心也共惟

葉陽夫子行古道以過化是邦而

北溪先生紹其學以毓秀是地凡我後生寧忘其所自耶常慨彼浮屠之室徧圖營而嗟我斯文之棲無一所幸而丈夫胡先生擢異從彼荆棘以作其始今而賢執事與夫石氏諸君子又能誇善類揮金穀以成其終正所謂幸茲秉彜極天罔墜者也又所謂勿仰阿衡專美有商者也他日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之功豈能泯泯耶隨以來喻示諸蘇友蘇曰北溪之祠廢弛固吾黨當為之事第以戶門繁劇力所不支反勞使長心力豈敢自寧坐視其興廢而靳洧埃耶即欲僭題附奉反念勤經

愛禮集上

十六

營者何人哉服奔走者何人哉而我何以為心耶敬當擇日陪侍同趨拜祠堂訪遺址觀劉公晤望老少盡子弟之慇懃而後納錙銖於董工者不知以為何如哉愚曰可笑愚意正爾雖然愚不自料又僭有所言者謹讀疏文中有從祀兩廡之尚虛及來翁中有先聖殿兩廡戟門之句今未審欲足其字以成文而熟故事之言耶或乃真欲祀先聖及諸從祀耶其所謂先聖不知為孔子耶朱子耶其從祀者為子張子羔之徒耶直卿漢卿之徒耶或即北溪居堂上而兩廡其鄉賢耶詢諸陳生謂先聖北溪另其廟也若然則願乘其始而再請講究

之事既成則難悔矣諒惟賢執事之聰明諸鄉老之諳練必乃按圖合則循古推義以經營之決無過誤矣若欲求萬善而少釋芻蕘願垂聽焉竊謂吾北溪先生之學皆自庸行之常庸言之謹朴實頭做去所以至於亞聖地位今吾黨欲事之者亦當從朴實頭以祠之但宜建祠堂一所二五間庭除之廣取可容士衆之行禮其神只宜設木主居其中而輶櫝之再擇後之鄉賢一二人以配之庶幾得乎事神如事人之意也若欲敬其殿堂宏其門戶高其臺座塑其形像此則後世流於佛老虛偽脅人起敬之為非以道事吾先哲也所以石堂有

愛禮集七

七

云塑像最不好日間看之猶可言奈何使那孔子十哲終夜不得睡不合眼又且水火盜賊搬移不動如杜甫詠孔明而歎其無首亦可惜也再宜構其講堂一座以及肄業之齋師生之舍周圍牆垣以繚之則可矣不宜建先聖之殿從祀之廡或戟戟之門以當孔子及諸七十二賢也雖曰崇敬先聖而未知所以敬也或曰孔子之道布於天下後世無貴賤之異皆得以祀之安可關乎愚以謂凡禮必有義孔子之神後世已封之為王矣其七十二賢皆為公侯伯子男之諡孔氏師徒未必受其封然事之者必以王侯之儀而之矣孔子之袞冕則十

二旒章乃萬乘之君矣諸侯之冠服九旒七章以下者乃皆千乘之君也雖郡縣之祭具神若來堂堂百數車馬侍從填街隘巷已不能容尤為未當奈何使其許多王侯車從而屯諸一小小之鄉村耶若曰但存其意未必其臨也則是虛誑而侮之矣所以愚以為不可者此也今北溪書院雖賴賢宰石氏之力然非一家之私事况漳之禮樂所由始也漳之士子之所觀瞻也若不蒙詢及固不敢濫令既聞之又不敢緘默也不審執事暨諸君子以為何如哉倘不以為迂而采其萬一庶幾上得以至誠獨尊吾北溪而免致泛漫諸先聖下又得以

愛禮集七

六

功效易集而不致於冗費財穀也俟緩數日謹當拉蘇友而叅謁求教以竊觀盛事也茲因陳先生旋謹此以復并致興居之敬學之未至辭之繁鄙惟執事其宥之不具

附劉用蒙與劉先生書

三山林友學來書每云清漳劉良御乃趙彥進先生高徒其人慕古行道之士吾友得暇可相與講明僕詢訪日久近日郡邑求材乃知良御即宗道先生也第恨薄役所羈弗克趨見以遂荆識以聞所未聞為慚僕不學無術降任錢穀為斯文辱但問學之志猶

耿方寸去歲秋與一二同志重建北溪祠堂幸得
寶石其姓者從新創建已成未完今歲本人戶役繁
重至於先聖殿兩廡戟門力弗克堪當道雖已題名
聞先生館東蘇公富而賢有儒者之風故遣人至望
為相與計借倘得力助為吾道光幸甚餘容面晤以
罄所懷不具

與純仲書

整判袂後翹仰行旆不蒙我過馳情徒切而已廿五日
仲達至則審遲於復城之故兼領雅意自有定主不知
盛僕旋否切念區區聞見迂陋不偶于時所以室家之

愛禮集七

九

求不遂者為世俗之所捐也幸而我蘇與吾子負拔萃
之識不以為鄙而憐我日月其邁無後之尤轉謀諸素
望之宅此則下情何敢當其選哉實惟托重於賢執事
之醞釀也共惟容况清嘉固為天相然而感時之深白
雲之想未免不動于中也薄有山荔數顆翰音兩翼聊
為金壘之相以與一二同志消懷耳區區為近日不謹
有采薪之憂今則初瘥未得趨城再訪故遣門第代謁
以求相邊之嘉聞煩乞示之若得寬暇願無以寒寓為
鄙而我棄也辰下一陰初遇溽暑蒸淫萬希順令保調
以為北堂慰不具

與約長彥吉郭先生書

近者令似至薰承嚴教不勝愧赧而且重有感也然愛
子之心篤已素知於曩時而責之有言直幸始見於今
日此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得區區伏蹕之足
而再奮朦朧之目而再拭與夫自是昏慢之心而再猛
醒也豈惟今似區區之益抑亦諸生之益也敬當改其
所非勉其所是補其所不足庶幾少答所命於萬一然
猶未敢自謂當也但其致失之由寬縱之故未暇釋也
姑置之令似之至也不期冒暑至十五始有微恙十六
遂卧至今每日已時少有發寒食少進今又少瘥於前

愛禮集七

二十

茲因諒旋便謹此先謝并報令似日候於左右幸毋過
慮後或瘥劇當再報不審尊候動靜如何暨諸壽堂令
弟俱何似萬希順令加餐以慰鄙望不具

代康汝隆辭召與嘉禾陳叔迪書

邇增至辱召命令人驚但不意以垂老之年而喪妙齡
之子伏惟哀慕何以堪處然而脩短有數痛毒奈何誠
願以理勝之而抑其愛也某也學愧無成徒忝臚技既
以辱惠於曩時安可辭勞於今日揆之於義義所當往
第以糟糠已挈於新寓龔櫓還滯於舊居且以百事緒
餘無有能代理者以故猶豫莫決弗克驅馳是不獨負

廢命之誅抑且失臨慰之禮中實戚戚罪無所逃幸祈
體而原之以改委於他術以相喪事也辰下秋高萬真
節哀強加饘粥以為斯又慰不具

愛禮先生集卷之七

愛禮集七

二十一

愛禮先生集卷之八

奉趙先生書

伏自己卯冬新岐之別抱罪凡五載書屢上而情弗克
通幸而已未冬蘇元芳旋自三山始蒙原宥四拜而啓
緘四拜以謝寵且感且愧惶恐弗勝隨奉以呈家父實
歡實喜趙明而宣讀之允在朋友無不感嘆者共惟
吾師智崇禮卑反躬恕物以纖芥必除而真臻於亞聖
以荒穢必容而期變於小人使某也得以不敢自棄而
良心不幾於息者實惟吾師爐鞴之力醞釀之功也某
自歸漳索居無以惟以流寓訓童糊口而已學問則無
進步者又家法不立致令糟糠不順於父母於丁巳春
出之矣至今圖繼之者未獲焉無時務亦有所加以舊
經手逐年一二次為倉家相擾今年春幾以人才事復
起得來使乘其辨訴侍親之故遂釋之自奉書後每欲
逐章細細詳剖同異之由疑似之旨以遂感通之願第
以長篇浩翰無且年首以來世事橫梗弗克以完繼而
風聞亦謂以人才起近者得叔倫書始知果然不勝怨
憤鬱抑賴天不喪斯文又得息於子賢先生謂吾師又
返矣信乎道之有在其如命何之云豈虛語乎今因行
便先此以賀併致謝宥之萬一家父同伸是意後當詳

具以復庶期卒業於終身以成其初志也誠願吾師進學不厭周其所未周純其所未純以為後學之梯航也吾道之於世若菽之有粒若朽索之御六馬矣吾師其耐諸下情不勝切之至不其

與約老嘉父劉先生書

諸友但經白石者未嘗不先問吾父之何似然後以及諸餘何者是蓋至誠相感之篤有不期然而然者子確至喜審日來德與年競學與日積筋力之或衰者又復強實為區區慰君愚也反身每負於大言行道每負於初心所以天譴人尤假辱於公庭見擠於世俗室家不

金要錄卷八

二

逐父母罹憂不可謂無得罪於名教也而吾父亦嘗為我思之如之何如之何而可以寡是過以解二親之愁也今以解親之愁之至切者莫若得定昏又固知大倫之不可緩然而其如審擇不中道世俗不吾與何自出婦之次年戊午也得諸友多方馳驅詢訪至今三年而不偶者蓋因世俗趨薄與吾道進繩猶方底圓蓋而不可相入中間必有大過人之見之人然後能憐我之立志不以為迂為貧如桓氏以女妻鮑宣憐我之不偶不以為長為狂如顏氏以女妻叔梁紇則吾之志可得而遂是蓋難其人矣嘗過思遠慮如泉州趙應嘉之風良

慚愚願擬欲扣其門不期其女適斃矣友人彥明去歲談及丁先生之女愚之意雖注焉然念其居服且聞有年之長幼之嫌是以未敢以吉事忤意迨祈也及後每聞之甚有相愛憐之意且愚迂疎世所見指而斯人能吾與實愚同志願扣之門也幸其服今皆闕矣誠願吾父以斯文骨肉痛癢相關同子確而下求之倘其大意相許未免有查滓之惑則訖為之辨焉若其以年之長幼為辭也則答以禮宗子雖老不可無宗婦且婦無再醮之禮程子所謂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則是男子終身有可娶之理而婦女以專一為貞也昔

金要錄卷八

三

者叔梁紇艾年而求婚於顏氏顏氏之父語其三女曰叔梁氏位尊而年高而求婚於我爾三女誰能事之其少者笑焉父曰爾必能事之遂娶之乃生孔子焉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妻此之謂也則是古人識道明公心見推己及物無間彼此故士大夫皆得以正大倫成家道也非若禮法廢壞之餘而求婚者不問其婦之失節而惟悅其淫色資裝之是又將適人者不問其婿之賢否而惟慕其資產豐富之嫁是以淫風盛行齊家無本相胥而淪為禽獸之域矣正吾讀書者所當相為唇齒以救斯弊也而吾子寧及心棄之耶且程子所謂

年之長幼是蓋意其已然之配而折其避嫌之論非謂今人皆以年之長幼為敵而後可相配也況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以二分之齒而配三分之年今也令愛之年二十有奇而劉子之年三十有半其年相配恰與古禮合矣若謂年之不相值是乃世俗之見也又恐其欲箒命也則答以古禮議昏但使媒氏往來通言及察其男女之性情去何如未嘗有箒命之文也果道同而氣合矣男女苟天耶女子則有守節之義禮以葬之女子命之貧賤也

貴男子命之貧賤也無賴於貴坐以夫齒焉倘無子則取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本宜惑也且世俗之婚姻無一後有天者有貧者有疾病者命未嘗能奪於造化而補於稟其天而貧者夫婦一倫為仁義而何哉恐其欲箒箒俗之神果不靈耶何禱之有下之俗鬼蠻夷山川之精並

之外事是故女從男以夫箒命者蓋是百家義之術而非君子所箒命不合昏成昏之棄者之無數則是箒也果其說可行則夫倒矣其可乎非充塞祀鬼神也則語以世有靈亦不過漢唐而於異端者必偏疑而

不化也其於人倫之大道義之中初未識也其所知者不過以安逸飽煖利己之為吉以勞苦飢寒損己之為凶而於義之當然者不能斷其萬一是乃世俗貪生惡死捨義就利之徒之是卜而非明理君子所可就之而決疑也恐其欲決於箒也則語以古人卜筮將以決疑則事之無可疑者先揆之時與理之是從而不瀆於枯莖也今令愛之年已過時矣吾道中之勵志須友者又不偶矣是固天理之所宜人事之嘉會而無待於卜矣昔舜之擇禹也而不卜曰官占惟先蔽志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武王之伐商也而欲筮太公曰今安用此敝龜哉况婚禮壻家有卜而納吉婦家則不卜而惟壻家之是從也今劉子既度之於義理揆之於時之可求而惟見許之是成而無俟於卜又吾黨詢謀其僉同矣而吾子獨何疑焉恐其過敬於愚以為材德之高出人之表且懼愚之禮法而謙其女之少訓或拙於婦工而不敢當其配之為辭則答以夫婦之材即猶陰陽之理天包乎地則地必狹于天矣日明乎月則月必暗于日矣所以男子之材必兼於婦人而後可以唱婦人之材必半于男子而後可以隨故詩中祝其女子曰無非無儀禮中之教其女曰婉婉聽從而已今吾黨

之為劉子之求於吾子之女也以吾子既學古而知今矣明理而特達矣必有以念斯文之骨肉識人物之臧否則視劉子之性情舉措豈若世之悻悻然小丈夫薄倖者之為哉其守禮也將以繩己其為學也將以及人其舉措也必先仁而後義則其溫和恭敬事上接下能使凶暴者為善良貪懦者為廉潔凡中人之材而近之必能使之日進于善而不自知也豈患其於夫婦之際而忌輕以相負哉第其不幸初娶之凡陋自棄也已嘗諄諄化率之九年而不成而後不得已閣淚以出之其婦亦自服其鄙猥不順之罪迨今無恙言也世人不知

金愛蓮集

本

其由多以是諱之不亦過乎况令愛之資質良淑則婦容之有本矣其性情淡泊則婦德之有基矣雖於婦工之未如法者亦可漸學而補焉則婦人之事其庶幾矣又使得以親炙劉子之誘掖化導之於內而吾子醜命警戒之於外則他日之女範母儀將見於吾漳矣豈患不足以相配哉夫后妃之德雖美然亦必始於有莘氏而又本於文王之致而後得臻其極也今君遽以目前之優劣而遂已其希世之嘉遇乃自棄其女子日後進德之遠期何待其女之不厚哉豈不可惜乎誠願吾子其決之其他如貧窮之類諒丁先生不以芥蒂于胃次

也不在贅之煩為此觸類再三反覆明辨剖析使之肺腑洞徹無毫髮之疑滌去萬一世俗查滓之累則庶幾可以相成伉儷也又求昏之言難比他事惟短語接其願意而止必如聖君之求賢輔三使往聘之勤痛陳渴求之意然後可以盡吾禮不可謂之卑屈之耻也俟三求而不從則可退而俟命於天矣使丁先生果於相許是不獨作成於愚之一家是使漳之立志之士皆有望於斯文之不墜天理之不滅而遂其師然向道之志而無回互却步之惑矣是豈於世小補云乎哉今特子確旋專此問候并以干晚幸為留意焉引領東望以俟

金愛蓮集

七

嘉問之復至禱

寄語蘇元芳

久養仁義之中禮樂之府耳目聞見無非天理之流行而動靜語默皆得其樂有不可勝既者今者以倉擯之召糧局之中其所與處者皆穢人目逆人耳聞人心而天理不知其何存但見人欲橫流智術相抑勢位相欺相慢實區之怨之皆隨其計無敢相與可否者其憂憤不平愚獨甚焉漸聞司案者皆欲近年科歛斗級均出資之愚懼以上官奴僕相視鞭撻凌辱與同輩列乃思同公頗有剛直之性而又嘗讀書人則必有斯文之助

而不屈於下吏也乃序昔之清獻曠漢相接之故而後及愚之本意又述鄙作數言常懷于身恐或逢怒則以上之以通愚志若其相納則將以言查算拘籠之弊此實愚之初心而望於同公也不期一夜果至糧局丁寧司曹者恐其因之以詐歛下屬財物偶又看見糧房取責益攢不致欺隱虞死甘結遂怒乃入糧局攔門而坐怒謂誰令爾曹要人如此甘結以欺詐在下奈何許多攢典只有兩名其餘者何在其時愚未嘗僉名又恐其看典同列攢典一體考訊誰何嘗出物與司糧者乃先出袖中所作以上之不意同公不審愚意反謂愚乃舞

八

八

文弄法之人意圖自脫大怒厲氣而詰愚先問以仁義禮智如何說出何典又難觀字如何下其中引句出何詩愚皆以所知答之讀至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吼曰你如何學孔子顏子也好愚皆有話可答但被其怒聲恁當皆難道盡又被其十聲百聲之迂濶其怒盡用惟饒一拿下愚惟贏得一不跪耳愚雖悔惶但心實不懼而亦不服之其後又至戶房周視而反乃又喚那姓劉的攢典那里愚又出侍之彼乃坐而問曰清獻何時人愚曰宋人又問清獻兩字字耶號耶愚曰謚也彼曰清者不濁愚曰是獻者賢也可又令皂以燈再照再讀却

慢與愚講究字面文法又顧愚曰你這人狂者也曾點之流也說怕不說的高只是所行有不掩也愚曰尚也不敢望狂者地位又乃讀詩相問愚低首與之同讀彼乃低聲問曰你兄弟有幾箇愚曰隻身彼又曰父母更在愚曰然其後又似相憫之意但其為勢位所拘惟覺自尊而不能屈也其夜衆莫不為愚懼愚亦雖負愧但見不得已之中而當為耳亦無大利害也亦可戒後來未同之人不可與言也亦橫救一糧房諸攢典不受箠也其夜問答尚多四日既之今愚之數自收受附餘支銷條目已明已白無抄撮之爽茲惟造正本之簿三本

九

九

付之則無事矣今已寫一正本矣又幸得愚經手之卷勘合於架閣庫及房尋出有太半者昨者得問司糧方掾有青眼之意謂存中之相援之故看或者無三五日而得歸矣可令諸生中之能書者如伯謀或諒附人來助筆十四日拘數白

客中寄信回家

昔隔非途迨今貽辱雖曰已所致亦莫非天也日夜兢惕數已幸完奈朝使暗於體統以倉攢視同典吏一槩併完一槩鞭責殊不知各界之不相攝也又與府之掾數之有詳畧也廿九日已時又至府以駟同諸吏典攢

司一例以訊杖草決二十畢即告以攢典乃府家所屬各自報數而小人自五月初五日勾到局至廿日供數已完則閱數日而放歸矣次又欲各年之批數再喚到局不三四日而又完矣後又令如今日報數則數今又完矣此乃府數未完以致在下同受稽遲之責小入山野間教村學最怕事的人不敢怠慢徹夜不遑以惜廉耻今既與同流同受箠辱此則小人之命不敢怨尤但今日之後尚未知府數何日得完若每限與同功課之未辦者同受限杖誠實無辜願自今日考各攢功課之有無而施行焉府官皆和曰是必須與他考而朝使

愛禮集八

十

亦曰我明日不打你但你也在这里帶挾他每逐退吁家貧身辱累親累友不知造物者之相厭耶抑百鍊以至成於吾家而決去其餘查遺障之過耶誠不可曉也但當加勉其已善而蕩滌其小過以消凶禍而來後祉也願大人毋過痛焉

與府掾黃時用書

愚嘗讀小學書曰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論語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誠哉是言也愚自屏刀筆即山林干茲八九年矣考古驗今取善去惡雖代不乏人然而好人之可與言者實

少不好人而不可與之言者實多矧茲薄俗之餘淳風淪喪而欲求其好人而可與言者不尤鮮乎然天未欲喪斯文則必間生一二間發良心參挿於其間陰以扶持人之秉彝不使盡墜也今而黃掾其庶幾焉故敢陳之愚前數次為倉家徑以攢典召查理經手之數愚數疑公道之不行矣何者愚既支銷盡絕今已十年則非倉司之屬矣况又以府檄為人材舉赴京錄用蒙朝廷許以侍親之故放歸即漳州府龍溪縣之民也既為漳州府龍溪縣之民則倉司焉得而直勾之若有干碍經手不明之數則當該者合以前輩相事詣門而請問焉

愛禮集八

十一

果有埋沒欺隱又須中府行移本縣勾問之為常法也奈何擅勾龍溪之民是侵龍溪縣之權也奈何不申府而徑行是不有漳州府也且公家之法以文卷為常典以當該為責任久年事務數目盡載于卷籍諸司存之以備參考遇事之會則錯綜交互而牽照之無不可以復上司無不可以應諸務其亦何待於當該者之手而後理哉縱其人之死亡事故陞降遷調初無戾於稽考也今而倉司之當該者厭檢閱之勞棄嚴督之勢蒙蔽公論欺壓賤微動輒以錢穀重事加諸人一槩勾掇拘之公局雖曰今其報數其實照見在之倉卷而已不過

假公行私樂得其人以代己之勞而又且有意外之望也愚自到局夜卧無所日爲無棹盥濯無水饋餉無粟幸而城民之見憐者施以一月之食諸餘之需苟得以活已命而供責也又何堪野處之二親菽水缺奉養以凶荒之際飢渴之迫者仰於何人我疾病之侵者仰於何人我况又無他生計惟賴訓童備卷今皆荒矣則繼日之粟何所望乎且愚乃無官守無言責之貧民是天子之赤子也 朝廷以用人之急馳驚弓旌竹頭木屑之餘牛溲馬渤之賤俱收並蓄而不遺而獨許愚以不仕者豈不以推老老之心以及於愚愛親之念之故而不忍以公事奪人之孝也耶夫

卷之八

十一

天子者天下之義主也其建國啓土置藩設衛列守分令及諸庶職者本以爲吾民也今倉司不體天子念民生之不易而蔑視輕賤以拘縻之致一家失所是不獨不恤下民之苦不有漳州府而亦不念於天子之至意也此意鬱抑竟無所伸前者貳府相公提調其事嘗以鄙述干瀆以通其志然後欲達其辭不期百聲迂闊之是拒則惶恐緘默進退無門但自念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幸而方掾以斯文之裔不甚相慢且見已報之數既完又體吾親倚閭之重後公給假而許

卷之八

十三

歸省矣坐席未溫批召復至則再奔局不期又更代矣是使愚又惑焉自思曰吏人更案支節復生吾其又淹辱矣徐而竊觀吾子之動靜語默及其思索施爲各有條理才喜曰但得明眼者吾之幽隱得以露矣繼而接談唾之寬和承禮貌之謙下始覺乃吾道中人而隱於下位者也復思愚之浩然者又高數丈矣然而相敬雖有之知己則未也獨不見良拙之工之用木乎良工用其大者而棟梁之小者而榱桷之各因其材而制度則用功易而效速矣拙工則解其大者而榱桷之裨其小者而棟梁之各枉其材而制度則用功難而效遲矣又不見良悍之家之構屋乎良家之需於物也雖一磚一木之微必以當理之財以平價而買之若無其財則兩相情愿以假之悍家之需於物也雖有其財以收買必低其價以抑之若無其財則恃豪勢以強假之苟不附意則起狂怒爭鬪而攘奪之今吾子再三諄諄令愚爲貴案之攢掄是不知似良工之用木乎拙工之用木乎又不知似於良家之構屋乎悍家之構屋乎誠願吾子熟計之也夫吾子以沉靜之資通古今之務處而詩書出而案牘正乃可與言之好人也然豈不欲斯俗之復古耶若有其志捨吾輩之迂論則孰爲獻芻蕘之言耶

又何必以今日之瑣瑣以屈區區之浩然耶愚今詳摭之數皆完敢以迂說呈上幸希垂覽以察愚衷及為公道之助之萬一云耳

責門弟郭可載書名牘

某書達汝腴汝其明尔目虛尔心聽我諄告尔藥石之訓曰盖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五倫焉其首則父子有親也專言父內則統乎母也夫父母之於子則有無邊無涯無可偏指何事之為恩焉所謂昊天罔極也今以身言之自其未生之前則有求媒問配之望焉則有擇德擇容之審焉則有納采納幣與親迎之勤焉是

愛禮集八

十四

皆欲其有子也及其胎也則飲父之精焉食母之血焉母之作息行卧有不勝其苦焉求神卜夢又皆欲其為男子也迨其將生也有翻動其母之五臟焉有割裂其母之皮膚焉有駭喪奔倦其父之精神氣力焉幸其既生也則其母為九分死人矣父則為九分病人矣以一分之命又為子之保抱乳哺焉若得其為男子也頓忘其憂苦遂舉家相慶則以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便欲是子有四方志也則弄之璋則寢之床便冀是子之貴重而尊顯也又如三年之間夜百起而溺之父母之身仍藉穢日百次而哺之父母之食仍不安見蚊飛蟲趨則

恐其傷於吾子也聽鷄鳴犬吠則恐其驚於吾子也哭則為之憂哭則為之喜自其能言也教之以一二非萬遍而不識自其有知也教之以東西非萬遍而不通幸其八歲之可以入學也則托之傳焉父母則夙興夜寐極其心力之勞以勤其士農紡績之業將以為其子之衣食紙筆計忍失教飢寒於其子也將以為其傳之束脩繼粟計亦惟望其代已教養於其子也歷飢荒遇災害經貧賤服勞苦寧禍其身而不顧惟恐延及於其子之是懼也撫之育之防護之飽之煖之教訓之望之冀之期待之及其成人則請賓為之冠賓與之敵拜拜其

愛禮集八

十五

父父拜之拜其母母拜之加之以非常之禮喜其棄幼志而成人也然後多方勤之為之擇娶以配焉暨其有子也又貽厥孫謀焉或樹其榛栗梓漆焉或構其堂其屋焉或遺以田產焉或傳以世祿天位焉此惟其可言者言之然其間尤非紙筆所能形容者何限則是父母之恩於其子將何如哉是以古人處人倫之常而自然其孝者黃香之扇枕王延之色養孟宗之哭竹伯瑜之泣杖子路之負米曾子之養志文王之三朝周公之洞洞之類是也處人倫之小變而不失其孝者王祥之卧冰子鰥之留母薛包之逐不去尹子奇之後父令之類

是也處人倫之大變而孝愈盛者申生之寧烹而不忍傷父心大舜之克諧而終化其父母是也又有父母既沒無所措手足而但追慕者如王裒之痛父非命廬於墓而攀柏以悲號如小連大連之替悲哀三年憂如由也之盡思欲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而不可得也此數大聖諸賢所以為萬世法者在乎此也亦豈其矯偽之為而沽是名哉是其真有所見其父母之恩之大而捐生竭力亦不足以盡報之也夫人之欲立於天地之間者必得手親之心而後謂之人也若得其親然後推以事君事長使衆則無所往而不得人倫之道焉然後可

卷八

十六

以食人之食衣人之衣而與人處也不然則惟有死耳縱其宋朝之美質公綽之寡欲周公之才藝亦將何所用而何所容哉所以宰子欲極喪孔子責之無恩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也今爾腆豈不聞是道理哉自其後於予也以小學之是授立教之篇嘗誦矣嘗解矣明倫之篇嘗誦矣嘗解矣大學之孝弟慈論語之孝弟為仁之本諸子之問孝嘗誦矣嘗解矣又朝暮之言志書隙之談論引乎古示乎今諄諄之訓拳拳之情不知其幾朝夕矣幾千百言矣爾其忍背乎哉予自識爾見爾貌之端方審爾儀之肆察爾心之寡慾是

卷八

十七

其所稟有出類之資予故每加褒獎誘掖之欲爾自其一端之明而漸通其暗而固守其善也然而讀書之遲鈍才藝之不敏事親之無溫顏者是其所稟有不足之偏予故加嚴爾持敬寬爾限期俾爾優游而厭飲之欲爾自其不美而變乎美非與其終於此也或性成來或聚或散于茲三年矣是豈盡予之教之罪歟昔之聞乃父之責爾者予每疑爾之立志一欲遵古而憤世有以妨乃父循常習故而致怒所以怒爾而但以寬譬爾也去歲住未三月以病歸病餘而怠惰此則人之通患予以身體之是未可以責爾也迨病愈而不即齋者予亦料爾慈母愛子之姑息況若父以主家焉是非予權之所及也及後既來又且喜爾不相厭故惟循々相誘之是務耳今春之來遲亦由室家之始人之常情難以他時比也三月予以人才擾致爾之散歸是勢使然也後又以病返亦其理當然也詳其前後離合皆有所因又諒爾地步皆未可以峻責爾也奈何不體乃父好爾勸書之意不行定省參候之儀父入而爾出父膳而爾睡暨諸怠惰強戾之類之為果可恨耳夫不體父心而勸書者是不順其親也不行定省參候出入食息而相戾之類者是不親其親也此數端之萌父必責其子子又

悖其父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彼亂臣賊子之兆皆由此始也腴乎爾之慈曾不懼乎執自此一墮落有妻而不可合有子而不可養有友而不可親有師而不可事則為下之歸矣腴乎爾之慈曾不懼乎執爾之父母之恩皆已如上所云以及爾矣爾之報於其親其亦嘗有似於古之何人而反敢以若是歟腴乎爾之慈曾不思乎執曾不思乎執爾當急幡然立志發憤改革以補其過夙興而夜寐朝覲而夕親奉湯而進膳服勞而備役先意而取悅承顏而體心勤三餘之書習暇力之藝庶幾以復乃親之心少答某也之望以

愛禮集八

十八

與龍章二門第書

書達章龍二生子自未識爾父子已聞汝隆稱爾尊人能葬數喪之大事以及設神主以祀先彼時恨不得以相見也繼而率爾兄弟從游於予會爾二尊皆謂將以數載從事予又喜而不勝也予喜者非為爾尊人口頭之言便為是察其心實然也又喜者非為得二生多獲束脩蓋得父子相信而童蒙養正之效可期也去年讀

書雖無大功效然而氣質比前不無少差也今者春又暮矣日望不至毋乃予之表帥有所失致然歟則他求明師可也若不求全責備無乃家計斃乏裹糧盤費之不給致然者尚未可也在家豈能枵腹歟不然無乃以為去歲束脩之未報歟則不可也果如其意則爾之二尊以以德報德之君子自居而以嗜利忘義之世儒待予也何相待之不厚哉雖然亦非相待之不厚但恐見之未到也今再申言之予之家乃眾人公共所同養之門也予之貧富若潮汐然進退有候豈以一溪半澗之水所能增損於其間哉爾之家乃斯文中所當同教之門也爾學之進退若萌蓐然寒曝可料豈以寸心片意之未展而遂伐枚以自濯耶是皆未真知予之心也予之心曷嘗不欲利但合義之利有則受之無則已之豈肯汲計較多寡有無哉且予歸漳數載及門之徒將至百人其學父之誠心相敬如二尊者未有三五人而已其他之父教其子令之進回家則父抑之退有過數載而不相問者有過於途而托故以避者有暫住其卿而不來相見者有面前相敬而背後指予為迂闊者又察其昔日未嘗遇予是此等人既遇之後又只是此等人若此者雖束脩兼倍其數則不過以傭顧工錢以

愛禮集八

十九

相待何足以償予諄々苦口之至意而反亦不感之若爾之二父拳々相念不已又弟能強悌以感兄兄能愛華以從弟爾之兄弟若在家能孝爾父母在鄉能事爾長上讀至三五年能成材仕一邑惠一邑仕一郡惠一郡上能繼聖心下能戒邪說彼時以此而相謝則予何幸身親見之哉而亦何等以感爾之父子兄弟也爾可呈二父以再三既悉之既體予意則急々負篋而來也日月其邁諸

愛禮先生集卷之八

愛禮集八

二十

愛禮先生集卷之九

與彥吉郭先生書

今正經門一別復不再會者未免有求全於左右之疑又且自反無乃已私不能盡克或有過不及之行有以致吾子父子之見棄也迨夫今似至心則少釋繼而接華翰又疏所懽雖尤有盡然亦不害其為不遠之復而能自訟之過此所以為忠信之士也今亦難其人矣又以愚之不赴所辟為喜深懼微俸非斯文之骨肉者何以能若是之情也然而辭者常人皆能以此藉口耳何足以為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丈夫耶末又有相望相期一段峻絕之言固乃君子與人為善成人之美之心然非末學者所敢掛議也其中數句以謂吾黨之過不及亦終於此而已令人且慚己之無以答其所望而又喜高明之老成而好學彌篤也平日間又每念相遇於戊午之春三十餘輩其學父之知愚者惟吾子一人而已其子弟之及門雖聰明講誦不下於今似有數人然其質之端方內之明白未有可與倫也又若果能聽信於愚而得以先着脚而遂其志者亦惟今似是許也何者既有其子又有其父也况有吾子之能同心而唱和約乎柰何後來頻聞乃父子之不相副相合者殊非愚

之初心也。蓋嘗因所聞而思之，似亦有由焉。父者，若曰吾兒回家，並不看書，又不作務，其意欲至他日兩失之，催之督之，又不見有怡悅之容，順從之貌，是以繼之出就外傳，又恐其在家之優游而無益，遂躊躇而遣之，艱阻而餽之，是皆未得乎子之心也。亦未得手教子之方也。子者，若曰在家讀書，汨於家務，使役之橫擾，賓客來往之紛譁，又無靜室，何以讀書？若欲務農，實非素志。雖欲一時片刻以副其命，又不成功，效徒以免冠更服之煩，沾足濡體之污，若欲遠出就傳，又糧食蕞米之斷續，事上交下之無資，是以出則含愧，入則負罪，心既

愛禮集九

不樂，則形諸外者，無非情其容，傲其言，憚其勞，而致怒於父，遂掩其父之教子初心也。是以不得為孝子也。此則據所聞所問，而今似不得以稱吾子之意者，而言之。若吾子畧能察此而體令似之意，則令似或庶幾亦可。以副吾子之望也。若以愚推之，猶有說焉。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父母者，子之標準也。嚴者，必謹守禮法以自嚴也。非徒以言責之，而致相夷也。今令似以剛方之資，正大之見，其本領已端正矣。特所欠者，如子夏之孝而少溫潤，及讀書明理以發其知耳。又吾子若能剛毅以齊家，動靜以禮法，放古而設教，寬限縱之。

學竭帑資之費，則今似之志快樂踊躍以進，如順風之鴻鵠飽莖之騏驥直上遠追焉，可樂也。不過十年可為大儒矣。今吾子不此之喜，而乃徂於農夫之憂，不躬之反而乃貽諸令似之咎，豈不悖歟？使吾子反已，皆如上所云，而今似猶學不進，是則愚之罪也。愚既冒人之師範，其事親也不能致悅於北堂，其處心也不能無愧於屋漏，然此亦嘗自怨自撓，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是以師道不立，精神不貫，不足以感通變化於令似也。其他如設教之疎闊，已學之淺短，則吾子已知而嘗傾瀉矣。但當加勉而脩補其不足以自期而庶幾為之表帥，以感

愛禮集九

化之果力，不逮為令似者，但當侍親自學，或他求名師之為是也。亦未敢以令似為責，而負於愚也。初五日諒至，謂令似已在鴻頭讀書，令其僕取回行李，愚默思之，但謂愚之疎闊處所致，不然，恐令似且體吾子之見少，盡人子之道，故不敢冒耻過望，以干瀆也。今子望至，謂聞之伯圭傳，吾子之命云：是可載某催之讀書，故意不去者，母乃有得罪於先生歟？聞之令人戚。又思前書之相愛三載之交，誼斯文之同志，故敢贅詞以瀆幸望，矜其愚慙，削其迂闊，少擇芻蕘，或者父子之道，脩身刑家之法，不無少補。母使乃父子之情不通，而徒兩

閑歲月也

代鄒伯原與郭彥吉書

昔者霞城一覲後風塵兩隔不知其幾載矣不意先生相念不忘偕良乘友下慰蕙荷厚贈某以患貧之罪遠出不得躬泣拜謝感愧交集迨今莫雪諒以先生寬洪之量不我棄也茲者良乘道敝廬謂先生將以是月八日加冠於令嗣俾某忘憂作喜便欲趨拜贊禮於萬一然以服制所拘不敢屢犯况先生今日所倡之禮乃風俗盛事又且所會皆遠邇諸賢豈可以私意所好而玷禮法之場耶是以不敢進也茲因行便謹此以伸愚衷於萬一云耳萬冀先生以斯文為重因此一冠之禮推類以盡其餘又不獨私善一家推之以及鄉黨朋友則先生之功德不容泯也抑亦區區之所至望也敢此以聞仰祈垂察

代康汝龍與陳孔章書

自白石之別後擬再會於文甲不意抱恙有遠而吾子亦不果至徒使兩地相思而已有人自江東來者因會嘉甫先生謂劉文所求親事吾子嘗感於問者之言以謂因配女而改姓恐涉嫌疑似乎不可吾子意在寢之某念昔陪侍春山先生嘗會於貴府已見令祖墨迹族

家禮集九

五

家禮集九

五

諸所載明白劉氏已絕抱養適陳之姑之子為後又聞先生所論改正已定不知吾子何事至于今不果也近者幸得老友劉嘉甫郭彥吉鄒伯原以及令甥郭立夫數同志為見劉友年逾三十鰥居抱志無可與偶皆憫之僉謂吾子所見不拘流俗其選壻必在於德行而不在于富貴若能改姓以女女之可謂一舉而衆善集焉以故前後相續已蒙見許吾黨皆喜之今者傳聞間以或者之言其事似乎不果竊嘗反覆思之無乃吾子以劉友年盛之不當歟或乃貧窮之難守歟抑亦以執禮迂闊之難從歟此三者皆俗士之所嫌而吾子豈在是耶不然無乃以其等學識之淺而謀不足取歟或乃以或者有齒爵之尊其言足以可法歟是以棄前信而就義庶可以遠嫌疑而免招吠歟若此者不得不與吾子辨而轉請教於或者也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吾子舉至公之心惟義是從豈患他人異日之誣謗耶况改劉歸陳乃族系之根本根本既立則枝葉自理固乃盛族當為之事今既失之在前而不可不救之於後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又春秋責備賢者自今先祖數世至于今幸有吾子之聰明吾子不改又誰任歟况春山先生啓之在先某等數友證之于后又非驟

然之聞見而難辨也吾子何乃優游不決坐視宗派之亂上之祖先既陷於陳絕劉下之子孫必流於陳適陳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豈孝子仁人之敢自寧耶如吾子者正孔子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程子所謂三思則私意起而反惑也今吾子若能於根本上細看當改則婚姻之事乃枝葉之節耳何難定耶且以劉友之才雖不過許然觀其志之欲復古道易風俗棄富貴守貧賤好善嫉邪特立不懼開口道聖賢舉目無佛老亦散郡間氣之所生也他日斯三其可量耶彼之所為不安於苟議婚少礙於理一不愜于心則棄之如敝屣然若無

卷之九

七

真見可據之論而吾子無好古之風其肯安意於吾子之親歟其言行多見信於朋友不獨區區知之而吾子亦嘗聞之矣吾子欲選賢壻捨是而何人哉若得之為東床亦可以表吾子之賢而破段人之惑也凡君子之所為必先求諸理理既得矣則憚于心憚于心則可以對越上帝而無疑矣雖處叔世無一知己亦罷然自得而無所顧避也不然將何以撥亂反正而啓天下之蒙耶幸今吾黨數輩頗有見聞於萬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毀譽休戚實相骨肉豈可阿其所好獨敗吾子之名而無累於己乎若以時之君子以為人之學不求乎

內而求乎外但欲彌縫虛譽之在人而不顧其是非之實之在己宜其遇危疑臨似是但流於慎憊畏縮之所為而無精察明辨之見特立不群之負荷也切願吾子毋墮是域焉某之愚學疎識淺妄干直責罪無所逃然以朋友之道宜容緘默亦曰講學而已亦曰成人之美而已亦曰成就一箇是而已若吾子轉聞別有高議則吾子亦當以愚之心為心而復教也今專托今甥立夫馳達就伸起居之萬一萬冀順序珍調為斯文重不具

不受蘇東齋餘書

卷之九

七

自齋回至家見家父笑曰東君送齋餘一大盤汝看當受乎否愚沉吟曰當辭之故敢以辭曰感吾子相慕已積年矣其意豈非以為可賓諸益友之倫耶是以厚禮以敦我建精舍以居我繼粟肉以養我命子以忙我子皆受而不辭者亦曰天地間固有是禮耳固有是義耳然而充子之報者皆未見有消埃之效然則豈非以直乎凡觀吾子所賦之資平日作為出類超群者多矣惟陷天尊惑淫祀未敢以為吾子之過者蓋前代未之究耳而亦期以年月而化也昨聞壽堂以散策事命袖設齋惡意不滿然自念曰是交之淺未可以峻望也若以講明既熟而猶為此則又當徙矣今而壽堂與吾子不

以貧父子栖：之見棄凡有一食之珍而必以頒及者儘可見其仁愛之無已也然在我者受之亦豈敢徒餽啜不顧禮義而陷人乎孔子曰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今不審此齋餘何神之作用何禮也若區：父子為飢渴所害而含耻受之是何義也今若不辭豈非馮教授所謂我恐宗道與元芳化也歟今以原賜齋餘全分唐突以辭惟吾子其宥疎闊云

辭辟舉家書

伏自廿八日離膝下午後至志恭家盟濯未幾縣官聞之即遣二吏到下處請一人即所舉之人趙貴昌入門

答禮集元

八

即再拜亦聊答之但不與語一人不知其姓請曰縣官請相見又曾助教接踵而至同黃助教偕來導至縣衙知縣劉典宰朱出廳側相迎偕揖讓至六七而後知縣前導典史從而至後堂請以西南向而坐駟不進乃東北向立小吏趙其姓者附耳推以數語而令拜駟不肯但謙身而立縣令曰小生至縣時從便聞先生清譽道學可敬愛慕久矣欲見不得近者天使至府奉宣諭采訪人才顧先生抱道山林某不敢不舉嘗記先生姓字詢諸君子無曰不可是不敢藏賢也日昨遣二書生恐禮不專是以又托助教一行今先生不棄是

所幸也語畢請坐駟辭曰學生治下小百姓耳如何敢當賓禮但學生再有告訴之言學生自幼本無學至後頗改志知讀書亦不三不四却於洪武五年間蒙憲司錯舉其時訴以家貧親老不許後至京蒙

朝廷見憫許以侍親而歸遂出路引抄白以示其正贊二官讀畢駟曰彼時家道已拆散妻房之不能守者後亦出之女兒嘗餓數日雖曰回家城間有箇小破房為軍家所占一間又且夫役守公鋪等事相擾愚之父子不能肩擔背負是以不堪是役又且別無生理但得鄉間教此小村童愚又執古不通不宜於世人不相知白

答禮集元

九

焦住半年而徙南溪年半而遷南郊又一年而徙翁建有相識者憫愚之貧借以一間之屋目下揭借度日況學生之訓童不能同於世儒題生徒取束脩之類但從其多寡有無而來饋是以屢空家父昔間可是嘗為吏來後同學生改志但農工商賈無一能之又無半畝之田可以助食今若此舉是使一家失所况自祖先以來一代唯荒：相傳一人而已至愚之身既無兄弟又無妻子想縣令乃民之父母保民當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言語而為之父母者必能為之揣摩臆度以知其痛癢而適其意况學生口尚能言痛癢皆能自陳者乎望

縣令當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推其恩而及於學生者矣知縣曰漳州如先生之才德有幾人乎夫人之讀書本當出仕是乃儒者之道也吾輩已前州司臨門亦如先生之畏但今日朝廷有何負焉願先生毋辭駟曰縣令所謂儒者之道何也蓋不出於五倫也雖

主上宵旰求賢亦不過扶持五倫而已凡為人於大地間有事父者焉有事君者焉事雖不同其道則一也今學生若得從願事親少得致孝於萬一亦不過為主上天地間扶持一箇父子之倫而已而亦不為不為

愛禮集九

政也況人之為學必須以次而進今在事親之限若不盡其孝奪情以事君則事君之日又必不能盡其忠而又奪情以事敵則一生不徒空過又且負愧無已也或曰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若得祿以事親或移親以就養何不可焉何乃固辭之若是耶愚聞之為國者不顧家雖苟得祿以備養得身以附親然而行事則國事也為國之事則當致身君有過則當死諫國有患則當死難綱紀不張則當死諫強梗欺凌則當死言若一一死之則傷親之愛而罹其憂必至於失所而顛沛若且浮沉以循親之意而保身又必陷於欺君而遺禍

則是二者皆感矣愚則實不能為此等人也然此事則他日之事耳且目下一起則父母兒女便飢餓失所又必不能待彼時之祿養也知縣曰先生有如此之才德鄉黨中誰不知敬愛誰不知饋贈以奉乃尊且如某等亦當撥奉微俸以助養駟曰良心之發誰人無之顧縣令之言是也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耳當今時務所加家不能自存亦無以副其良心也愚今見在皆月揭借以自周耳知縣曰且莫管請坐喫茶推駟就東北之位駟又辭曰愚若赴縣令之舉則有賓與之禮或者可以居其位也今欲留身俗養縣令倘許焉則一錢紙

案集九

十一

耳何敢當禮知縣曰斯文中當以道事先生也駟則升就次位加諸二助教之上知縣則少降一位而東向與宰又其下也縣令乃具茶酒相待駟唯沾唇而已實不欲之者中間答述數語皆是不許退之意駟曰愚之得以事親者縣令之惠若不見許則是天命至此縣令曰先生何故出此言某若不舉府家亦舉府家不舉憲司亦舉奈何能隱先生舉賢之罪小蔽賢之罪大倘朝廷一知則賤職將何以堪駟曰若他日有問者果於累縣令則固如所懼矣若無累庸何傷手假上司有舉但答之曰嘗召至官或有所證

朝廷昔已放回侍親矣某不敢動則彼問者加以何罪焉縣令不能答但貽其相懇等語善其相悅之色以相待耳坐少時則起辭之曰願縣令再思區處毋相定奪焉乃指之而出而復志溫家矣是日上燈時候縣令及伊丞典宰同詣志溫家來顧揖後唯縣丞趨前再致恭加敬曰今日不曾相見請講一講意欲交拜駟辭之曰學生賤體腰有風疾恐失儀乞少容焉縣丞唯又一長揖當拜耳坐定喫茶三官皆不語唯謂

朝廷差來小秀才來日欲訪先生少頃駟曰今日之事已嘗剖析於縣令矣丞二相公未嘗白也願請教焉亦

卷之九

十三

畧舉數語如告縣令之言彼三官皆默然不答詳其意乃理窮而語短恐駟辨之不能已但默爾以止我也頃間辭去廿九日早一吏來請又至縣再與三官前後相見請坐唯知縣坐次之禮不如昨矣但善其詞色以相籠也縣丞典史絕不語也嘗叩之者數但短語應答而已至午後回家吏房及守門者皆不許出語之欲作于強而放出至下處知縣先已令一人送白米一盤鷄一隻酒一壘駟遣糾夫送還之曰先生不敢收縣令曰爾為我送回上覆先生謂此物皆係小子俸米非科里長所得者願先生收之無妨駟又令糾夫復辭之曰先生

尤望相公憫之事觀而不起矣果得不起即相公之百姓也既是百姓安敢以受相公之物者乎縣令遂不敢以干我也但曰來日當請先生三十日早有吏來召至縣坊同一起赴召人物十餘人詣館驛餘人皆令之坐于人家但選駟等長大者四人其三則類五官白侍郎及鄭其姓之儒者引至館驛第二廳二使同下至壓階相迓縣令進曰馮教授所辦劉宗道先生者正此位也一使唯趨前與駟相接駟亦趨前跪白之曰天使容稟學生賤體腰有風疾不能下拜唯揖之彼答揖又揖其一使彼亦答揖遂退而立彼三人則列而拜之使者

卷之九

十三

請坐駟冠于首與長使偶使者選茶未暇聞使者問曰先生貴居何所駟答曰在城間使曰先生高經答之曰不曾通經使曰奈何如此學問不通經答之曰誠不通經使者乃問于知縣曰大尹劉先生通何經知縣不能對駟起身曰通經不通經縣令何由知之唯學生自知之也大學母自欺奈何當面說謊乎使者乃問以下諸儒士云云畢又問駟曰今次朝廷遣小生每來訪人才於諸先生處皆生當是以但遣有司禮請耳當先下訪諸先生今先失此禮也先生休怪駟曰不敢又曰今

朝廷用人之際如先生輩抱道山林亦當一出駟答曰
說得是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人生天地間當為
天地用奈何為學而豈可不思出仕但為政必本於人
倫學生雙親在堂別無以次人丁侍養洪武五年嘗取
赴

京告以侍親蒙

朝廷見許矣使曰有文書否駟曰有遂出袖中的本路
引示之讀訖乃搖首含頤者數次仰而曰先生有事故
如何敢起又引

朝廷前除一人已受職矣乃伏闕告以親老乞侍養

卷之八

十四

上曰他既有親如何有心與我做官遂釋之歸養又一
使曰這劉先生既有侍親緣故如何中去縣令進曰漳
州如這先生高才大手博古通今世務何事不省令看
不去則無人矣當今仕宦者誰無父母駟肅然徐曰可
是誰無父母但或有兄弟或無兄弟之不一也使曰也
有人代養有人無人代養如何一槩而起長使乃怒吼
其縣官曰那府家條間引數人來皆沒言沒語箇你縣
家請得四人來劉先生侍親三人不通經怎麼來唐突
我每典史那里典史避之乃捉吏房司吏跪于庭而問
之曰那鄭先生通何經對曰他會書使曰

上命禮取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及有文學之
士那曾取會書來語畢怒已又回向駟曰劉先生雖事
故終放不得先生先生自思來漳州再有先生一人麼
先生有如此才德內外兼備必設奈何與小生赴
京見了

主上看那里肯放便從或者移親就養不見得駟曰學
生嘗聞之

主上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養思量父母不
逮嘗推此心以待天下賢者學生之才雖如伊傳惟以
侍親一節誓死據告而不受職則

卷之八

十五

主上若殺學生

主上則受殺士之名學生則得孝子之名諒

主上必不殺學生而放侍親其時徒勞使者心力也夫
人之有生必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且如一日一夜有
一生一死一年之春夏又生秋冬又死生死之理既得
則沛然而就義矣使者乃解曰君固當事然出處之人
志各不同小生雖愛先生一行然亦當徐請教以通
先生之志先生果不顧小生不敢強也知縣進曰似這
等先生都不去則無人矣若是不去則浼先生再別推
舉一二者以代亦可使遂因而向駟曰先生之居漳州

先生必知有一二人才之可舉願先生母隱又顧知縣曰大尹你可央及三四箇先生到你縣裏邊請教他必知有一二可去者知縣進前應承將導而去駟遂拱向使者曰學生以侍親之故不得已而告訴不意惱於天使以及縣官者矣若學生之可去天使出一言則學生當收拾行李便根着去果不可去亦出一言而放歸田野矣又何必責付有司以選舉人才況學生無官守無言責後何可舉於誰者又敬漳避陳之地人才實罕得今若責有司則是天使欲加罪於學生者矣若欲加罪即請死於此遂伏于地不起使者乃趨而扶起曰先生不知小生之心小生之心豈有害人的他縣家敢無禮先生我當以大山枷釘將去噫先生我喫你苦再請坐再請坐駟乃復初位使者復麾退縣官曰你每且縣家去辦事我與先生漫漫的相陪說話請教坐定駟又徐曰倏聞先生問以通經學生對以不能先生莫不疑來今人所謂通經必如做三場文字而記誦其經注皆熟而後可謂通經若學生者經之白文如何不曾讀的五遍十遍是以不敢對以通經使曰然駟又曰學生學自二十歲後終知讀書亦不過只就小學讀起始得之發明則感發其為人子當如此為人臣當如此乃欲

少效之畧：家間早起晚睡學於父母前唱喏安置等小禮行之又如教童蒙乃罷詩賦詞章之類頗立小一二異行是以不伍於時也他府縣學諸儒豈不知學生以侍親之故而歸養又乃特故而相作弄也他之本心豈謂薦賢忠君但不須說盡而先生必省言外之意耳使者皆點首嘆息又將同列三士辭出而乃請駟入後堂慷慨嘆曰莫只道先生有士氣小生每皆有士氣也小生在國學中亦乃豪傑士也幾次要除小生做御史乃辭之而不果請皆坐乃命其僕置酒相待往復清談數語甚相敬愛至麵上駟乃托以飽而不食使乃起身加敬曰先生恐怕這麵是科縣家來的非也皆是小生分例買來願請不妨駟乃答之曰惜乎飽矣然不敢不食但令僕夫借一枕少減些子食之以體其意膳畢使者曰合當早到先生下處拜訪先生下在學前麼駟告以所館使曰少刻可當到元生下處拜訪遂辭之而出使者送至馬臺而返是日夜宿于徐氏妹家矣初一日早詣縣學候候意在辭二使及縣官俟其行香升堂菓酌畢二使出至踊道上駟自西廊下趨前而揖之使曰先生何不早來駟曰在下不敢但日昨先生計以下訪學主顯望了一日不遑今早特來一見使曰可是忙哩

今又要到指揮那里先生不必坐必坐駟又退廊下揖知縣知縣趨而答揖縣丞丞答諸官遂送使者出學駟與二訓導亦出至櫺星門縣官又回至門知縣詞色甚相待駟進謝曰學生甚負相公美意又昨日天使前峻辭其語又未免忤於相公望以情恕知縣曰不敢先生辭的是乃相讓入門駟曰學生今日即一小民耳知縣曰斯文家先生請讓者再知縣即先入縣丞進曰先生若果飛騰廊廟想亦不把賤有司凌辱若先生不去只在地面上如何敢以無禮加先生也願先生休作外又讓入門者再丞乃入典史又讓者一駟乃揖而先入

愛禮集九

十八

至儀門將上踊道知縣獨携駟手而行同自踊道上而至明倫堂乃相讓而坐駟居於西序加諸訓導之上三官列於東序學官舉爵三又而微縣官皆起駟詣前讀曰學生荷相公美意以禮敦起家父母以姑息之愛舉哭如喪家今感見恤許脫敢告假以歸寧于老少者矣知縣曰昨日小秀才又分付典史曰你今日引的三四人依舊寫着抹子來又怪小子每道是你每平日不曾加敬於賢者素不得其心而乃剗地要敦遣他去可是他不起你每再三再下氣央靠其實小生全望一人怎生的再中反覆尋思或者可再許否駟曰決不敢許

相公不知學生之孤苦處學生每日五更而起掃房燒鍋下米將熟老母即起而漉飯又攪穀煮米挑水種菜等厄兼訓童蒙一家百役盡于一身無妻無僮無僕外觀者不知只見學生衣冠楚楚殊不知不肯特做瑣瑣以自弱也知縣曰不然也晚先生再舉一二人駟曰縣令乃百里諸侯也廣有耳目况有學校在若學生者乃一匹夫耳但得十數村童便與他過一年那里知道有誰目下到縣見一二君子之相識者皆到官耳况又不相識者焉願相公毋望學生舉得有人也又學生無官守無言責而安得以舉人者乎知縣曰今聞貴府甚近

愛禮集九

十九

只倚書報乃尊再須消停一二日等小秀才有決辭而後先生回且寧耐且寧耐乃相辭而出敦遣之事料必無事者矣今亦看初三四前後得歸願毋懼焉齋內諸生在者令之讀溫而待來也子駟具白

責官中友人不陳言教獎書

某不瞻儀範幾歲華矣常起日月之思輒仰泰山之望即晨日裂漸長梅霖作歇共惟台候動止多福為慰某索居離處母足為道茲有稟讀昔區、與吾子為學議論古昔君臣治平之道今吾子幸際明盛高擢當道為政數年所轄治下不聞歡樂之聲惟有愁嘆之苦不

知吾子何以致其然也切聞朋友之道五倫之一士有爭友則身不失於今名又聞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今愚安得緘默而吾兄安得而不聽乎故敢為吾兄言今天下之民皆為前朝所誤種田之家一食粟之家十無恒產者即無恒心利欲如焚師非度而成風矣雖一時加之嚴刑威之以峻法未聞為之區處分割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將食之徒尚皆如昔無生理以安之如之何能禁其非心耶為今之計莫若建議于

朝乞以取勘僧道稅產衆技之人悉令歸農分其田里然後申以鄉約之數則天下不勞而治矣今吾兄立乎

愛禮集元

三

人之本朝不以生靈為念而徒以枯燥之法為急又不聞一言以諫君上此則區區所不知也惟吾兄其采之天下幸甚

愛禮先生集卷之九

愛禮先生集卷之十

附錄

慎翁先生行狀

愛禮門人陳拯述

慎翁先生姓劉氏諱寶字惟賢生於元之泰定丙寅祖出閩之莆陽或曰宋尚書劉後村先生之裔也少侍父曰陸一字伯順遊漳遂家于龍溪焉先生少有孝行俊秀有儀母林氏為器物誤中其額孔闊血崩不止昏眩頓絕或教之曰嚼新馬糞塗之可愈先生年方十一依其言不厭臭穢親口糜之附訖果驗而復蘇隣里稱孝在郡庠讀書聲音朗服履整齊故憲官輒臨學其傳必以朱黹誌其籤以首其講講則衆稱嘆厚獲賞宴餘歸以奉母年弱冠以儒業未成不獲已而業簿書焉由劇邑吏歷府掾皆從謹慎修潔行孚於人獲官長意而舉之未嘗以賄賂干焉也平生不喜華靡不履綾羅紵絲不置田產惟守素位而已至正末為武安吏丁母憂哀毀過慟服闋為金浦吏每遇厚味輒流涕以父母不逮又不食肉者凡三年餘役滿守闕本府吏蒙檄差往武安邑追給贍兵月錢共二月分計邑兵二千餘貼之者二萬戶先生不預收數而民丁軍婦對支時民貧一從其兩願穀帛麻米准其折筭民便之適值盜賊並起

他吏之往別邑者多因剋財入已以傷命惟先生以廉而獲免又其舊文失守陷為賊帥將誘先生從逆先生知之豫托病渾身自焚以給之終免於墨誤之難洎新朝革命洪武初自漳之府吏遷為汀掾守楊訓文剛暴遇吏皂囚徒輒擊死先生每執法以控之守為之殺其威嘗以俸給令獄卒資施囚徒之無親者飯食湯浴之惠曾掌龔秉妖言事每遇無藉囚徒妄指良民以數千先生知其誣輒遏而不行民知懼行私以金銀千百許先生而先生決不受同事掾郭熙知其廉謹囊之常以己財資先生先生懍然猶不自是深悔吏道之非至洪

愛禮集十

武庚戌歿役回漳遂棄刀筆焉其壻何特以訟其司之長以狀藁求斤削先生不視之曰法度嚴重我不可預其訟其否聽汝為之其曲其直汝其當之其謹慎不干世事率如此先生教子有方剛決不容私貸示以正途其子乃宗道劉先生名駒自號悔忤子即拯之師也能言以來先生每夜事公退親訓正字語音令習步履拜揖之儀八歲令入小學勤課讀書稍有違惰不吝夏楚自稚年以至于弱冠不使干預財利茶坊酒肆不令從宴每至其曹問以正事畢即叱還家故師之心事明潔本領端正多自慎翁先生家訓之嚴養之以正也先生

初失偶繼室魏氏遇師有不至處每呼師于懷而撫之以示其繼如一師生日先生暮歸詢知其繼不顧即令殺鷄為饌臨燈撫師迫之食泣曰汝為無母懷挾故冷落若是耶魏氏懷愧自是潛化於慈先生家法嚴整自奉甚約以禮法自持凡頒給飲食布帛之類雖細事必躬視予童僕愚賤者每先獲尤加意戚屬賙窮恤匱必極力為之莖其不能莖者三喪先生貧而勇於為義如此士未達時固有試吏以階進取而得祿以養蓋非得已者師年二十餘亦以儒學未成而習吏由邑吏而試倉攢其時先生已為汀府掾還書切責之曰吾之路已

愛禮集十

失矣至汝之身不容再失急改志從儒莫信他人誑誘汝若能以儒業立身雖日以三餐之粥而供予予願亦足矣是以師決意棄吏復儒過事漳之前輩友友一邦之善士擇隙讀書以自勵至庚戌先生回漳之年脩然有山林之志始與師同隱於程溪白雲之巖洗耳寧心遠斥塵俗未幾師以名著壬子秋憲司奉臺檄舉以俊赴都先生號哭求免於臨門之有司辭不獲乃執酒送師于東郊命之曰汝果孝子耶愛念祖先能告侍親而歸此為至願若不獲已受命出仕切勿以汝父在家貧乏為慮而寄財物以歸養汝若違命而寄即乃附火與

鎗殺焚而父矣謹誌之師果以侍親告歸師以儒業未
精至三山以柳陽簿充萬閩縣水西林先生之推候官
躬行之士潘岷趙彥進先生者師往師之以書問慎翁
夫三山與臨漳相距七百餘里而慎翁愛子卒業之焉
不事家業故獨身飄然就師同遊于彥進之門者凡三
年餘父子相依賓主相得不厭饒粥旅寓之艱志在反
身進道之實其時閩之名士朝宗吳先生輩皆以篤實
予先生而躬訪焉是時師年界三十而慎翁年已五旬
矣歷癸甲乙乃復于漳非大故不入城府惟率師安於
山林以教授為生業觀師之幹蠹可信一從其志革故

愛蓮集

惟新立家法別男女去不順之庸婦更淑女為師配遠
淫祀佛老之非脩冠婚喪祭之禮深衣棣、閨帟斬、
自庚戌訖丙寅以終老者凡一十七年庭無醜徒門無
雜客不義之財不入室非理之言不入耳朝夕以書自
怡乃欣然自吟曰我年五十六頗與道相逐了悟未見
真但覺無榮辱愛師如孺子珍師如珠玉憂師如履淵
水嘗謂人曰吾為吏三十載殺聞廉潔之官及吾視其
數月必窺破其偽實無有如吾兄之潔白者慈愛愈篤
其於父道郡莫能及故師得繼先賢之志者實賴慎翁
先生以成之師以父德之尤長者惟謹慎之為最故與

愛蓮集

學者聚議進號先生為慎翁焉開時嘗從容勉師進德
曰今汝為學進善一面勇往而為之汝母以汝父為吏
不積陰陽以累尔子孫吾自有準則不似世之黑眼者
若吾居三代府吏胥徒祿足代耕吾能秋毫不犯於民
矣特以衰世家貧親老無他基業以充養育吾凡遇事
必先執理法以掌之至於人之自然酬謝之資亦不能
盡潔而辭之然吾以此為人到老終無訐賊者矣汝今
幸得一清路吾其盡悔以從汝矣又嘗戒師之鯁直屢
舉宋寇準語丁謂曰君乃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
後來致得孤注之諧播遷南海者乃因一言之鯁直也
汝其鑑諸其勉旃豈戒若此之類不可枚舉壬戌秋
勅符取天下秀才師辭不獲慎翁踴躍哭抱師于懷痛嚙
其臂曰嗚呼自今以後吾不得見汝矣我之賢子宗道
乎師哽咽唏噓俯伏慟哭不能言臨行勉師曰吾祖宗
傳至于汝未嘗有子還祖宗今新婦又不孕若得一官
半職到任便娶妾又曰是必保身勿令輕棄數以是語
徧祝師之同志者而轉戒焉諄諄然惟恐覆宗絕嗣之
為痛也師起程以官聘之財帛盡遺慎翁及將朋友之
賻又留弱半以備養師至
京自衆推為冠及

御前策以試決 朝政是時對

制者八千餘人又以師為第一欽奉

勅覆考試燕冀江左閩越等處諸儒

上命直學士詹徽密察天下萬儒中之特異者又以師為德行科密奏者再

上命內官私紀之是以賜宴

內殿侍趙肅申甫等以常布侍坐

御側講論治道尋拜為都御史慎翁聞之不勝戰懼

上於是歲久因狂人入座求言於近侍以省過故師露肝膽直諫格 君心澤民望者凡二十條

卷之六

六

上嘉納焉每得近幸侍食 華蓋列議大政常參太師

尚書諫官學士等論事獨師之議越衆特新而都御史

趙仁宋中田炳文等忌而蔽之雖尚書開濟之才亦資

於 屈其辨點恚之惟都御史詹徽知其賢而心服之問言

上陟其位於同僚至癸亥春有同列邵質條刻執拗實

乖治體衆皆畏之故師挺身具實彈之者數條

上初兩釋焉給事中董希賢質之黨也朦朧陰中師將

噴水奏作灌水

上怒勅太師暨尚書開濟等官而訊焉衆復入師罪謂

上云汝不稱臣而稱我初邵質以非法凌虐罪人今皇

鼻又師

上前奏對時臣是福建蠻人是以噴水灌鼻順言之

上轉命太師等曰云何言我是福建蠻人如此道來

蓋師以臣對君言故已曰臣是福建蠻人此

上命太師乃是君向臣言但當以我字易之此禮之常

上初不以臣我之字罪師衆豈不照之特以巧於逢迎

入罪故乃組此一字以勒招師欲明辯之又恐傷大臣

反得怙終廷辱之罪乃夷其明自誣伏由此免死放南

卷之六

六

詔慎翁聞之反喜曰若遭貶吾兒得生矣惜乎道遠予

不能視也師遁至蜀之瀘州會

大赦有司疑之弗釋尋再有

旨若已到大理者罷其餘者釋之列郡或後或否師於

此時無所伸雪不獲已深隱待

特詔而辯明之

朝廷以萬幾之繁無由上達因徵召不獲故以逃索于

家都院檄取慎翁詣

朝而詢焉先生道至蜀之蘭陵以憂病轉劇而卒於洪

武丙寅之壽時年六十又一矣夫先生雖為吾師致跋

涉愁苦而道卒然至死終無怨言極本窮鄉晚進無寧
踈慵感師以行淑邦人故盡棄鄙學以事之厥後以醜
妹事師為箕帚妾代奉其二親遂忝婚姻之家焉因慎
翁先生不得詣 朝復

命而 朝廷欲獲吾師之切歲丁卯復取隣戚凡六人赴

京令審其像恐迷遁於商賈凡儒各予路費五錠相

朝使亦六除廩給外又各予鈔三錠得吾師者給賞千

緡拯忝預其一焉親面

聖奉

愛禮集十

特旨遍索于楚蜀歷既諸閩拯得分授播南幸吾師于

其地而慎翁先生已逝二載矣而師益不知也道至渝

州拯以實告師乃被髮易服慟哭復奔喪之禮同舟至

武昌乃呼拯謂曰某今復

朝吉凶未可必使吾之辨明獲 殊慳乃吾慎翁先君

之遺澤也當備著其行求教于碩筆以垂不朽若其辨

屈時予之辜則付之天釐粉不遑恤矣然慎翁先君之

實行不可得而掩者詎忍其湮沒乎汝幸在此予以先

君之實行汝所知與不知者畧道於汝汝為誌諸以貽

於後使吾先君得以瞑目於九原之下庶不昧其平生

之辛苦云草述未畢嗟嘆涕洟者再四此吾師親付面
命之旨及拯平日居鄉聞見之實迹也第以筆拙無文
謹遵吾師遺語以脩錄之以俟於長者先生云

附趙先生書

新岐一別五載書至凡四封去春得其一遂懷心知而
遊建業今載子賢適其一彥章壁間得其半茲又有得
于元芳其中事體兼得審焉始聞在途平順入門具慶
深足為喜載詢營家有方講學有助又足為慰又聞室
家有去故謀新之說且駭且疑未敢深議若其復書一
節愚所最切者第以建業回來尋便未獲抑鬱至今

愛禮集十

九

始得為故人罄之○夫以草茅碌碌之庸學不能博行
不能修而以其井蛙之陋談天語海取友論交是以異
同不一離合無常此則愚之不能由誠人已交病每欲
克之而未能者也困窮疾病之中羈旅逋逃之際故人
之通有無共急難而同甘苦者三載矣奈何歸途之阻
憂家之切養志之難賢說為疑異所問而不以陳愚又
不能以身而體以釋彼此之疑而使快于行寡情其
可悔哉此則彼此不誠後乃知其多為愚之所致也今
而書問疊至切責如不容揅荆自掘望拜求原之情
澤日伏門待罪之說愚固知力行之篤相敬之深而相

念之切矣若自他人聞之豈不啓驚世駭俗之疑沽名耀節之誦乎計利之說誠有所因愚故以為彼此不誠而分其責矣教養之說本無其實又豈負責者之敢聞乎若以辱道之名施諸已潛德之說加諸人與夫高不設教怒不宥罪者是未知復書之便之故而疑異再生愠怒重發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者也然亦豈敢盡為吾子之病乎亦其前時不由誠之所致也嘗記昔者未交之時而夢兆相感既見而志向相同其時竊不自料以為希世之遇將欲舍人已同得喪罷區利名之念奉已之私以致身于安宅之居相親為可久之基

愛禮集上

十

竟不思其凡陋偏私未易消改曾幾何時而疑異中作變同以為異判合以為離首尾銜決忽如兩人竟為世俗之所譏笑愧悔其有窮乎○固思古人至誠感應之道其氣若芝蘭其情若膠漆其利可以通金石而蹈水火時之相遇則有所謂雲龍風虎者焉有所謂水流濕火就燥者焉遇之不同世之相後則有所謂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焉所謂易地皆然所謂若合符節者焉如唐虞三代之君臣始則樂道忘勢以相與終則建功立業以相成如禹稷顏子曾子子思之同道如孔孟程朱之祖述乎千載之前而見知百世之後者何以致其然

愛禮集上

士

我蓋其有是理有是心而無一毫之妄一息之間也降而燕昭樂毅先主孔明之相得管仲鮑叔宗明姓明名義叔向晉人字季直之相知程嬰杵臼伯桃楚角哀羣之相死雖其理之未純亦其有是心也下而田橫無忌楚將荆卿燕將漸離燕將之意氣相許與夫匹夫匹婦自經溝瀆之諒者雖其理無所取亦不害其為有是心也若夫易好色之心為好賢之心盡其意之誠如好色之誠是惟學者之誠又何以其然哉蓋能窮其理則能操其心惟心之能存故理之可得此先儒所以表夢覺人鬼之關使人知入德之方惟在乎知與行理與心也今也鹵莽之尤以言乎知則窮理之未盡以言乎行則操心之不常是未能真知好賢之實又安能盡好賢之誠如是而與人相與雖欲勉強以盡其誠亦且不得而盡矣然則異同離合皆其所宜又何可望人之相信病人之不相知乎人將拒我既不知其憂好為人師又不避其患過謫之由非此所致而誰哉○嗟夫誠者物之終始理難窮而心易失宜吾之鼓罷歌哭昏之賀之莫知所歸而亦莫之歸也誰能賦遠遊之賦鄉藍田之鄉揖巫陽而歌擬招使夫東南西北之魂皆能返迷途而望故居我等誰焉亦豈甘於自棄哉或庶幾其追耿光遂聲響以私

淑其萬一而亦未必至於如是之落魄也窮鄉陋巷子
榮之每於是非混淆理欲交戰之時奮欲一決則軟
爛昏默之與居追思向時蓋簪麗澤之資則其物我同
異春融雪消而清風之來月出之皎觀景懷人則有貌
然而不可親悠然而不能已者蓋不惟一二發亦不能
以紙筆窮也嘗疑古人別離之憂異同之苦有所斷水
之云有白玉璞裏琢出相思心黃金鑛裡鑄出相思淚
之句此句體全今皆親知無疑矣遠想賢者睽違之久撫
時觸事景動情緣蓋亦必有同然者不然則問候之書
叙舊之言隨時而具禮矣又何待乎自陳之懇自達
之勤乎○故前與一二朋友談論以謂劉郎之與我
異者適道之迹少異耳而共學之志本同其肯為靡
之歸雖其街異以離也必將視同而合焉今既幸其同
者之構合矣然終未能必其異者之不構離故將以所
街之異者噬之以合於同又以所同者和之以合於大
同則可以同適於道而誠之之域或庶幾焉苟為不然
則其所同者同其所同而未必其是非其所異者異其
所異而亦未必其是非或所同者同其所同而猶係於
于宗之同則近乎小人之同而遠乎君子之大同是則
先儒所謂紛紜角一一黃巾之同矣又為同道之羞

矣吾何貴於同哉若又厭同而獨學以為異甲則異其
異自以異為是乙則以為非乙又異其異自以異為是
甲又以為非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各擅專門各宗墨守
道之行者前有羽山之凶後有鍾山之拗學之傳者遠
有揚墨之害近有陸氏之偏是則異之為害又有甚於
同者吾尤不貴乎異也前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
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噫同異生
於意見之私至誠根於本心之理合和之道何為執持
教觀理以為勝私之本力行之地耳○按先賢謂要力
行只是淺近語謂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者蓋所知之
理未真則所行者無本一時開氣其能久乎又按先儒
謂恩讐分明非有道之言者蓋有道之人與天地同心
人物同休戚者也其怨有不讐固無待於分明也恩則
施所當施而無望報之心受所當受亦無可報之道雖
云德無不報蓋亦報其所可報耳不然則聖賢豈能盡
報於天地舜禹豈能盡報于君師孝子慈孫豈能盡報
于父母賢妻節婦亦豈能盡報於夫乎是蓋不惟不待
於分明固亦不可得而分明矣前時愚將窮異致之源
賢謂說甚淮河汴河不過只是水多今固喜賢之悔欲
然尚未見追原向之相望者何事相疑者何因與今之

責善交修者何道而惟以計利之汚誣已報施之說奉
人以見其改過不吝之勇感恩必報之義使其誠然固
已近於淺近分明之失矣又況計者非賢之本情施者
非愚之實有乎故愚嘗謂賢者少講明而多篤信輕體
察而重力行者為是也前所謂適道之途少異者亦為
是也所謂誣之以合於同者欲賢者之致力于是也謂
和之以合於大同者愚之疾痛亦然將共致力乎是也
○雖然大風有隧賢之為是者宜無其由乎近聞或有
倡是說而講學美豈聞其聲而主之以為先入乎愚謂
彼固病夫世之徒知不行口耳無實之可賤因為徑直

之言卓絕之行思以矯正其偏顧乃離真失正自沈于
偏又自不知其為偏也是楚固為失而齊未為得楚為
黠而齊為癡楚已越關而又變於鬼齊猶隔關而未離
乎夢也不思大學中庸所以提挈乎學問之始終其以
誠正修齊為致格之後學問忌辨居篤行之先豈無謂
乎蓋知之所以先於行論其理則猶道之先於德理之
先於氣太極之先於陰陽也論其勢則如天之舉地君
之撫臣父之率子而將之統兵也論其體則知輕而行
重知虛而行實論其事論其等則知難而行易知貴而
行賤耳然稽之前訓察之近情皆以行為難為貴者蓋

由真知實行之少口耳無實之多故為矯正之詞而抑
揚輕重以垂世教觀於學問思辨之功四修德誠道之
功五格物致知之或問獨詳是不以知為易矣觀於與
點之喟莫我知之嘆狂者又不可得之言是不以知為
賤矣故知芻豢之悅口知水火之傷生必不舍芻豢而
踏水火知牛之能服箱知馬之能駕車知虎之能傷人
必不去牛而就馬去馬而就虎矣程子謂學者之知道
必知此人之知虎而後可謂真知也又曰知其不善猶
或為之是亦未嘗真知也夫苟真知則其理盡矣理既
盡則意可得而誠矣如是而與人相與難或問之使不

誠亦有不得而問矣相知其有不深乎相感其有不應
乎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期然而然者皆由是以
致之也又持敬之功在手致知之先而貫乎力行之後
今嘗察而不論者蓋人苟以致知為事則凡所有為皆
能求其所以為之之方而為之矣况以賢者之力乎故
惟知行論定則可以一同異通感應而同歸於誠焉○
今愚年邁而力衰志則未敢後而衰也其於己之所偏
而當戒者固將買餘勇而加勉若賢之年富力強苟能
悉心虛己而少擇芻豢將見其知行並進而老成前輩
亦必畏後生之可畏期後學之可期豈惟不由誠而

求責而望交修乎鄙見區々未敢謂其信然有當於
者望加其弗明弗措人一己百之功以往復焉必使其
融釋脫落無復遺恨而後已庶乎用心不苟其於窮理
接物之際視以為創則其主一無適之敬亦或有助而
無所勉強至於後之交書往來亦必聲通意會而不待
於言詞如是之喋々云々寒家去年家兄以囑托為民
愚以鄙拙

養免子姓昏愚如一惟以讀書明理漬之耳賤累而下
賢輩焉安近得此田奉祭其餘可與永姪為半載之儲
又得隣鄰白畝林泉二友招於其擇善精舍同可方
靜為修讀計德靜謀娶亦畧有幾愚又有官醫之說尚
在慶置餘事不欲漬聽克萬在蜀消息沉々叔倫今冬
以戶門為本縣訓導汝立由薦舉為寧國教諭叔揚為
御隣所擯招罪充軍沒于海南惟和看山遇虎軀幸全
而又爐于火二友亦各有遺孤升甫先生及子東彦軍
陳四郎家居無事汝明及朝章諸友及羅二郎亦如之
朝宗先生慶館于林宗尹盧川先生家居二子分教外
縣學有學克堅同教本府學鄒恒山相內者未開幹
者病足致膝以奉晨昏強力而兼內外黃遂明已物故
矣凡此皆來書所致敬者愚已一一道達今之答書亦

各祝筆伸意惟有學克堅恒山兼有詩贈見別紙焉
令尊府先生不敢另書煩為再三上覆前年極荷顧盼
扶持之力奈家寒才薄景逆時乖中間得罪者疎失者
不可明謝乞鑒愚悵而念其非明知而故作也冬間寒
燠不常萬冀順序調適善保衆榆以觀綵衣之舞受顯
揚之榮南風得便亦將抖擻紛挐以慶義方而謝踈隔
不

趙君進頓首敬述論交書答

良御賢良心契友

廿月二十日命學生書于登峻寓所

愛禮先生集卷之十終

愛禮集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劉駟撰駟字宗道龍谿人洪武初徵秀才入試
者八千人駟爲第一授都御史尋坐事徙滇卒門
人私謚愛禮先生故以名集凡文三卷詩二卷中
庸說一卷書啟三卷附錄一卷駟宗陳淳之學詩
文多涉性理畧似語錄之體中庸說乃講授口義
亦無所發明集爲宏治六年浙江叅政林進卿所
刊附錄慎獨翁行狀紀駟父寶與駟平生行實頗
具乃其門人漳州陳拯所述又附趙先生書一首
則駟之師趙彥進也

坦齋劉先生文集二卷

〔明〕劉三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賈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坦齋文集

二卷》提要

坦齋先生文集序

蓋嘗聞之文章與時高下必視
後大振三光五嶽之氣不分而後有
治世之完音故今讀坦齋先生之文
而尚論其世則

國初渾龐質茂之盛可想觀矣先生生

元季負文學名因避兵廣西行省提

坦齋先生文集

序

舉靖江學尋歸隱里中韜光鏤彩不

慕仕進所著有學業啓蒙表忠發微

及正氣知非化鶴等集既為時所珍

傳矣迨我

高皇帝混一六合完復先岳聘致寓內儒

碩翊贊文德而先生乃以應聘起尋

擢典中秘知外制凡其敷陳典章頌

述休美宣金石垂汗簡者類多出先生手要皆本之經術之學發為典則之詞彼標奇飾美離本真者殆難與擬倫矣當是時與金華宋學士烏陽王待制臂交踵接卓然為一時文史之冠今取其集彙而閱之雖各擅材美所長成一家言而渾龐質茂之風則翕然出一律也文章之關代運不其信然乎哉乃宋王二公之集流播詞林盛矣獨先生之瑰章瑤帙家藏甚富因燬於回祿遂不盛傳寓內縉紳士慕其名者每慨焉全佚之亦諸成化間桐江俞君蓋以御史遷官茶陵曾搜其散逸錄之梓然以校讎未

詳字句多訛缺讀者恒難之歲久板遂湮沒不存迄今距又百年矣邵大夫賈君緣一日語應峯曰茶之文獻在國朝肇迹坦齋學士而文正李公文毅張公即後先繼之文章勲德交輝迭映時稱三學士特祀于鄉顧二公咸有集傳而先生獨闕如焉寧非守土者所亟圖哉乃從先生後裔索舊帙觀而庠生可述可造始以家藏抄本進仍訛缺未之校也因屬應峯校訂將刻之郡齋俾與李張二集並傳於世為吾茶文獻重云應峯既受命大夫備檢先生生平所著作者遍讀而

詳閱之乃知

盛世大雅之文其在茲乎譬之商周
彝龍紋漫滅古意闇然其獨存也世
有好古君子寧令湮沒不與宋王革
竝美傳哉集中魯魚謬以所知者稍
稍改訂而魯魚之甚義難強解者則
姑刪闕俟後之博雅續焉且應峯與

坦齋先生文集

序

四

先生世系同出吉州中村愧不能趾
美先生為宗閥重茲幸誦讀先生之
文因備考履歷於宗譜郡乘間先生
蓋蚤承家學於大父平野公父石田
公世篤仁厚有功德於族里中歷時
艱與伯兄宣州節推存吾仲兄常寧
學諭長吾俱以風節矯厲流聞史牒

及遭遘

聖明則奏對多所啓沃黼黻一代文用之
治其足以光郡國式後學者蓋不獨
文之為重而文其徵也是固不可以
無傳也已

萬曆戊寅孟冬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雲南提刑按察

坦齋先生文集

序

五

司奉

勅提調學校副使宗晚學劉應峯拜撰

跋坦齋劉先生文集後

先生博通經史崛起

國初

命視草嚮坡倫顧問預密

對持大節

斑斑載名臣言行錄其所誤著甚當

大都謝朝華茹夕秀暖敷玉藻照朕

琬琰與金華宋大史諸家共珎一時

坦齋先生文集

後跋

維際

上厭表箋多謾纖命先生暨贊善王公撰

定頒天下則先生之文若大古鍾鼎

其鴻濛混沌之象

聖天子當已鏡其懷矣迺瑰章之家藏者

既以煨燼後不盛傳而其鉅梓已成

化問者又湮沒無存噫翳誰責哉即

大夫賈侯蒞政既暮展采錯事注神

文獻慨先生之集不與李張二先生

並傳也即銳然拾取其後裔所存遺

稿禮請學憲劉先生校訂壽諸梓梓

成介書謂希思於先生為後進宜

一言以附思惟先生功業者

國史褒寵

坦齋先生文集

後跋

宸翰履歷具家郡乘前序既詳之矣

何言雖然讀野水橫舟之句者知濟

川之才味山川草木之聯者識調元

之手則茲刻也豈不有光相道增重

雲陽哉末學幸矣敬書以復賈大夫

而識之末簡云

晉

萬曆戊寅孟冬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授知江西萬安縣

即後學譚希思拜撰

坦齋先生文集

後

坦齋劉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序十五篇

記十三篇

碑銘十一篇

說五篇

傳一篇

銘一篇

卷之下

賦七篇

表十七篇

墓誌六篇

墓表三篇

五言古詩十五首

附五言律詩二首

四言古詩五首

歌行七首

七言律詩一百六十八首

七言絕句十五首

詩餘七首

附錄

坦坦齋先生遺像



白髮蒼顏雄才偉學景星慶雲永壺王聖其文也燦然有
 際火之章其德也巍然峙峭崖磊落高立蒼山拜恩
 鴻寶步武
 九重飛騰八表瞻偉像之儼然颯清風其浩渺噫此縉紳之
 耆英乃玉堂翰林之大老也
 翰林院學士臣宋濂奉
 勅贊

高皇帝御書

理道精詳始終
 無疵暢然哉用

太祖高皇帝御書

故翰林學士雲陽劉三吾被遇

太祖高皇帝以雄文碩學顯於朝廷之上而達諸天下當時
 紳之士未賦或之先為今其孫秉常寶殿

御書一幅曰理道精詳始終無疵暢然哉用益學士進其所為
 文而褒寵之辭也於乎君臣相與之際可謂盛哉同進至京
 師以示臣臣當校書內閣見

高皇帝御書有十札有詞臣進擬詩文多親為點改及出天
 成而其餘濡染揮灑莫不神妙變化難以意象水度有有學
 一獲家佳賞而宸章宏富端楷整肅豈非格調所符之深

至而然哉而豈可幸得哉是宜奕世保之未為大訓也謹拜
手稽首贊曰維

皇太祖聖智自天武功既定文德昭宣群臣在廷若金鑄治美
出範圍以就傾馮臣三吾克當帝心鳳鳴阿閣以發鑄音
金殿宏開玉堂側啓規草陳詞賞花奉旨雕龍其思立焉
以成帝為之喜曰莫如卿操筆寶案此諸瑞露獲其華
藻以彰隆遇聖言十二日耀星明臣拜受賜賜賜其榮
萬縹丹檢未肯後葉山川輝煌鬼神悚懾於維座金唐虞
虞詩微臣謹贊亘古弗磨

正統四年己未八月 上吉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脩承事郎臣袁新劉定之書

恭題

太祖高皇帝御書後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朔日 御製大誥成 上親作前序

命左春坊左贊善臣三吾為後序述十五日望具奏進 呈稱

音奉 上躬灑宸翰題箋首復其文曰理道精詳始終無疵

陽然哉用臣三吾寶藏于家昭子孫餘慶距今成化十九年

已歷九十有九年矣其孫陳善承京師裝飾為卷卷示縉紳

百津謹拜手稽首為說夫宸翰理道精詳者以文辭言謂其

出入經史純粹精嚴而推本帝王之治無火欠闕使臣民誦

之威發這善述古作也始終無既以文法言謂其首有真
敦厚典雅而根源聖賢之學無以我玷使後學師之取為模
楷垂今範也暢然哉者謂文體既條達文法又疏通猶滋味
悅口何其暢然哉適人意也用者付有司編梓用以頒行天
下也易云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方創業初元首以知人為明上克灼知三五善文
而用之股肱以任使為良三吾克輔成一代文明之治而應
之上下志同如此宜六合康寧而無萬世無疆統緒于今日
矣抑文章與時高下當元季文故士習纖巧博者放蕩如
大海茫無津涯約者拘束如縛四肢問克縱步時使然耳臣
三吾實以其經附左右

聖明刊落繁華歛歸精實使小大制作後者粹然一出於正

今觀大誥數萬言皆直述易曉臣三吾序文亦簡古易見

艱險為平坦誠大有功於斯文焉近數年來學者乃厭卑近

而求高遠其文體漸趨而文法每味累其科場為士但

求詞氣雖經旨悖者弗究如一論首數行數百言未見本古

文衡君子用經術扶世教肯如是乎廟堂元老皆三吾同類

也如欲先治當先究文必有良法行矣臣淳觀此重增感慕

高山仰止莊肅敬書

成化十九年夏五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
同濟國史表各集序題

坦齋劉先生文集卷之上

雲南提學副使宗曉學劉應舉

知茶陵州事韓城賈錄

同知州事高安張東賜

序

御製洪範後序

皇上宵旰圖治蓄心經學以謂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
備于書讀書弗本其行事而徒求之于文字非善學者也既

稽思發其義為書若干篇矣載惟洪範大法本諸天道體之

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則即 鑒與日所灰止勅為是編

揭之 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自得焉乃擬機允為

之註釋自一五行達九五福在天也鑒以神明在君也端以

治道在民也擬乎五常於是九疇大範繁然復明不路端而

書再呈不禹箕武會而神與交大哉

訓于是豈小補哉以臣三吾嘗習是經叨忝近侍日獲與聞

敢僭序其後竊惟道之原出於天顯于數畀之聖君傳之賢

臣數之顯道所繇以明聖哲所繇以傳者也故為聖神克副

上帝之鑒路書用以昇授而九疇叙焉箕子賢克會神焉之

心洪範因以推行而周武傳焉非偶然也然道不能必其恒

顯而弗晦顯之有其時書不能必其恒傳而弗泯傳之亦必
聖當大明之世遭 聖明之主是使九疇之藝于簡冊者日
昭揭乎 御座之左右洪範之膠于傳註者日融怡乎
聖情之陶寫是編行世上之以續禹箕武中之以福當世生民
下之以開千萬世之大平豈徒訓釋云手哉

禮儀定式後序

萬方之所承式在 京師京師之所承式在朝廷所謂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也
皇上奄有四海君臨天下以來治定制禮上之朝廷有儀於次
之京兆人次之外府州縣有洪武禮制中外奏行亦有年矣
乃者 皇上萬幾冗隙載命禮曹與爾廷臣君定朝儀欽簡
適中以聞尚書臣李原名侍郎臣張衡則如旨條奏即日復
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左春坊大理寺群臣等面折敷衷惟
允已乃以頒示永為定式其條朝參八筵安二出使三拜禮
二公座司屬見禮公聚序坐三官員相遇引避八常從儀從
一以至傘蓋冠帶服色器皿鞍轡弓矢屋舍衣榻之類悉依品
從毋敢踰越此理之常經然也中間拜禮先稽首四拜後叩
首一拜為身 君上之禮拜止於四為見 東宮各親王之
禮見父母同四拜禮見親戚官長止兩拜禮如宦者非隨從
公侯駙馬其自出入者遇文武百官須下馬讓道其承

宣召以下數事遇應避之官不避及司屬見禮應避者有
親戚尊卑之分聽行私禮此則禮之從宜者要在本乎常經
合乎人情而已總之則朝參第四條於 聖諭教戒毋放肆
怠聽思為省身克己之道其諸條中最切要者大槩能以
聖戒存心斯能於臣職無所不用其心矣豈但遵奉儀式而已哉

御製大誥後序

皇上有天下以來海宇之廣生齒之衆機務之繁思得賢才以
圖治道若稽古典內設六卿外建十有三道道有所屬府州
縣雖職任大小其上為 朝廷分憂下為生民造福則一而
已日者中外臣庶罔體 聖心大肆貪墨原弊所由起於六
曹為深之魁莫甚郭桓六曹端本澄源之地而乃賊貪不法
交通所屬重為民害其或根株蔓延能卓然自拔密賊
上聞可也乃一察剝民淫濫洵矣何尤乎人 上弗忍生人之
無辜也不得已施之五刑致使有生之命代當死之命設若
守分則俸如井泉之不竭顧乃貪婪疊積潰潦其固可立而
待斯 玉音日夕所宣諭也聞者宜惕然矣而犯者自若復
不忍棄絕之載勞 聖慮條畫成書頒示中外臣民家傳人
誦者罪之罪之者以其玩法雖罪之實所以生之也題曰
大誥臣等竊惟 皇上圖治不遑暇食猶乃營繕是書以
為世戒其愛民之意深矣臣謹請率其後記臣頃在田野欽

親犯論戒論勝論悉衆以刑不無敢焉暴年有辜得依

日月之光親見罪犯者相繼乃信向所象刑不徒棄其罪

也成周乃決大誅治之誥非直州長當正歲時所讀之法之

比也 王音所歸莫不曰大哉 皇言乎一哉 皇心乎自

今官欽遵之為庶幾不敢非法以抗害子民民欽守之為

訓不敢違法以交通乎官將見比屋可封堯舜之治復見於

今日矣

贈汪翁仲魯待告還鄉序

洪武十有九年三月

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奉坊督書臣劉三季司直郎臣汪

仲魯既至賜坐語次 上顧臣仲魯曰若知所以見召意

乎對曰未之知也 上曰日昨仲魯以老病故請告還養

陳期秋載來 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廼恩之若等

无陰有限言歸有期仲魯喘喘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疾者

往往壽考矧若君有壽之徵若之心事 朕深知之孔子

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

第心素善其善者固好之其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能全

其好善之心也 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奏矣所戒者述傳

之歸若郡邑官執頭米見當戒門以絕不則之于京俾童輩

示之曰仲魯事蒙 聖恩予告還鄉里宜殿門謝客輸祖應

役則有常制矣其敢以是自遠厥來如是可考終命矣臣

言臣仲魯同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 聖訓愛臣以德是朕等全其晚節者

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 上心仲魯得請後謂其貧契王音

曰吾與若親領 聖訓請子筆之于簡歸寘座右三季

命唯謹蓋聞古之臣子蒙子病告有矣未聞因告病遂許之

歸田者也許乞骸骨有矣未聞并許其晚節者也惟

皇上優禮儒臣眷注無已故與其子以病告蓋若俾之遂歸而

衣享安樂與其許乞骸骨蓋若俾全名節而不為周之生是

皆臣子所歆言而不敢言知規以全其身之為貴而不知規

以全其名節之尤為貴者幸哉仲魯一請告而兩得誠千載

之逢也昔宋張魏公退閑舉陵杜門謝客邑丞楊誠齋以弟

子禮謁公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古之朝臣退閑其待

時官若此今吾仲魯以近侍言歸

聖訓戒其謝絕有司又若此仲魯不必遠師魏公惟恪遵

聖訓毋忘為豈惟名節克完子孫亦職有利哉理者諸賢謂僕

所書 聖訓也宜識之首末能言者各繼舉其後云

段氏謹牒序

既有姓昉于春秋之共叔段戰國之干木漢之紀弟唐之志

玄其輝著者也文昌五傳成武為唐陵府君子孫仕饒家鄆

陽因有鄱陽段氏四傳翊為永新令子孫家邑之西安鄉仍
名其鄉鄱陽因有西安段氏唐末五季為鎮使者相望趙宋
時有昭勝兄弟入覲父子積官至金紫銀青者數傳孝直從
吾茶陵之高徑因有高徑段氏他功即尉武陵曰友嵩顯于
宋者也將仕即封靖州安撫司事曰三思顯于元者也其時
我舅氏可翼明翁可秀明初與今可言明德昆仲慕備家乘
世次斑斑可攷壬辰之亂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入
類且漸滅矣譜之恤求如五季建宋河南柳輝自壯齊中書
侍郎環雋至輝十一世俱可考鮮矣獨高徑賴明德翁舉義
鄉間堅壁占城一錢尺布粒米悉所自出以需之寨民以
此遠近來歸屢屢寇盜冠降宅以來數十餘年阡陌往來鬚白
相望善慶所積桑子賢子今為茶陵衛右所百夫長曰用大
其家嗣也暮年角巾私第鏤跡城市一不口古城之功日惟
書史吟咏自娛慨念族譜缺後與明初翁待所記憶脩成
之既自為序仍枉書三吾謂而兄存者未之宣州推官時會
文之而今不可復得矣甥其毋靳一言嗟予宗法廢族無統
為立發後家無譜牒明德翁推保其族里之心以保其遠近
之人蓋人人之骨肉具存則家家之而譜可修得譜而譜舊
文獻之家不譜之譜所係遠邇幸存之民是皆本翁一人仁
孝所及也詎可以尋常譜牒例論哉

漢溪王氏圖譜序

天地生人果有初乎果無初乎一氣肇分而生人得性正氏
而為初祖自其初視之本一姓一人之身也故有異姓同德
而同姓同生異德而合姓不有聖賢抑執原其始自三季之
表司商履而人姓末由稽司民亡而族終無由籍百姓黎民
聽其自本自根于六合之內其死生出入之數如勣鯉之在
河者惟志古初尊祖敬宗者乃能自親其姓氏以求異於庶
物斯後世之譜不得不作也金華浦江漢溪王氏與鄭氏同
著其邑之著姓也其先有為大常少卿謚忠惠者忠惠之弟
諱秀字季常獨不樂仕進歸義鳥之鳳林從今之漢溪世惟
力田樹德六傳善淵翁士澄與弟汶不分財不異居澄尤力
于義臨終謂諸子若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可不齋志元
京矣澄三子士覺士麟士偉士覺五子應念應慶應士麟一
子憲士偉二子恕思士覺兄弟連連言做鄭氏規約一門二
千餘指同居同財同爨中外無敢異志所難于鄭者鄭行之
元承平時王則當其微世于父之秋以孝弟游其家以禮義
範其族家庭日周旋于矩度之內鴻溝一水外而商山之峙
皓魯城之絃誦自若也冠昏喪祭行至于今垂五十年矣
本朝義是兩家伍如旌異去年冬有 旨二氏各舉一人行
誼卓著者出仕來且尊官之以風勵天下於是鄭則濟仲辨

王則勉恩教二人者襲然造朝衣冠甚備時勉之子方主事
乃即日啟歸示意全意未幾推鄭左庶子王右庶子日進
諱文華東縣會洪以少曹舊事舉家應提轄上謂手方風
厲是而姓頑俾其子以旁累累其家豈吾初意哉即拜省之
嗚呼是兩家何修而得此於我朝也一日思敬謂予吾族損
益鄭之家規則為家則敬先務本敦禮厚生防範儆戒睦族
弭衆親餘為類凡九具有條目遠近為紳士作為詩銘題記
叙傳誌詩行詩律若干首累而為淡溪集獨圖譜未有序懇
予六之予觀其敬先所首以叙親辨疏法備為其宗譜則恒
憲祠堂之左一歲一省讀其第九卷宗子上奉祖考下一宗
族家長當竭力教養之其十一條以初遷之祖廬林府公生
初宗子奉其主積順堂行酌獻禮而鼓聲之畢子弟一人朗
誦圖譜一過曰明譜會此其一族之大防也其出仕者務報
國子民祿入弗給者公堂資之廩祿有餘當納之公堂其有
貪墨不法生則不入圖譜死則不俎豆祠堂其家則亦嚴矣
然宗人一氣念其貧其病實與共之不使失所無後者繼
立之其妻者食絮之于良法之中有美意之寓良法以維持
之美意以培養之子孫世守勿失其遠大可量也哉

張學屏先生文集序

自予習舉子業則聞莆田張志道學屏先生有古文聲未之

見也後乃于其令六合時所贈吾里彭君文讀之金石錯
鳴作而嘆曰時大舉子顧有此作也耶又三十餘年得其
文二三通于先輩胡古愚之子季誠所其時所地在禁林文
名埒路公筆力則霜餘水涸涯溪洞見矣然每恨不得其文
集之完而觀之文集之完治世之音之先所由以見也今年
春其子炬以歲貢上庠携其詩若文全集過乃翁高第弟子
春秋傳士石仲濂所仲濂一見悲喜交集先生先擬筆全
之時文得大旨完全之體雖製作當分幅裂之際而其正
氣渾渾有不與時俱變裂而制節似柳宏放似韓與蘇經
欽史吞吐百氏治世之音宛然也仲濂以予知先生之志在傳
其子獻請序其首而壽諸梓予嘉其仲濂之不私其所有視
世之秋不以示人者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元至治辛酉進
士蜀楊舟梓人寓鼎宋本誠夫相頤頤以古文鳴未幾為之
先宋有至治集錄行前代而梓人孫宣斬其傳人無得見之
者宣既死其祖之文亦因以泯沒無傳子嘗歎中一借觀
楊之文古而該博先生之文古而精粹皆能脫去詩又案曰
而自成一家者然則仲濂以其徒而情之親不讓李侯炬以
其子而不斯父之文賢於楊宣遠矣咸可書也因不辭而為
之序

贈表從孫倪廷望選攸與序

子姓在表從問無問戚疏與上論世家其人者往往以省親
之久遠重恩憶而文字之無從得越敬慕何也子姓與尊長
之禮所當盡而以相去之收逸也文字與子姓之間所當與
而以地位之懸隔也則所謂思憶而敬慕者為何如哉於是
為吾表從孫倪廷望一別六閏年矣何如為思憶之過淡而
文字之過愛也予之曾祖妣廷望之大祖姑也而家在上世
相距甚邇相舍甚數相與序表分尊卑之禮甚至不謂兵戈
相尋轉徙不常及廷望徙家之收與亦且廿餘年而家衣冠
文物之地曾不滿識者舊時十百之一慨往事已矣獨念廷
望乃心先世其在收與每恨予之不一至至則必迎致其家
晨夕奉養如禮定省不缺家雖貧乏雅愛法書名画得一幅
半紙必憫老者是題是識嘗曰是若非終父淹山林者他日
登金門上芸閣詎可造次再得其文墨也哉已而果被徵
徃來春坊翰林今且一百四十五茲望聞是孫子對人言幸
無緣一至京都展省親或披閱舊所題識則曰今何由再得
之哉非不可得也以所地懸隔無從得之也今年夏五上幹
忽踵門咳整以前不問知為吾廷望音聲謂曰胡為乎來哉
徑為尊長來也噫予是行自收而衡山歷無數江灘乃得達
長沙下湘陰渡重湖大江風濤之險胃是鏢石流金之暑獨
欲一見老叔祖叙情話永誨語其來良苦其志良可嘉尚矣

念不可以父番也則與尚論其家世以答遠來之誠心也子
家文獻故家也亦而上至鼻祖濤字巨濟由進士在趙宋時
與山谷后山諸賢同傳文苑沿而下至先尊汝玉克成由進
士在元世與巨濟始祖接武先後曾本是祖云在所通知也
傳載宋史今之縉紳或有未之見者故因吾廷望請文并與
其書傳伴几倪子若孫世濟厥美者不圖知鼻祖所由來系
陵拜知文獻所自俱有是徵驗云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總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
大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軍教授入補大學正
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右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
擬雲大臣爭先獻策予固謂此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
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可
渝也天下大平士不習戰軍儲又詘無輕議貽後患王輔
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倡撰造貶監朝城
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塢卒年三十有九死之明年金人犯
關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贈長史陳南賓序
蜀王始受封未之國也學乎中都年兩歲洪武二十有二
年夏四月來朝朝夕上所聽斷萬幾之國有期以長史缺
負聞特旨吏部擬其簡在宸表者一人于國子學助教

中得前進士陳南賓為左長史顯講論是事自餘綱紀藩
俟更選其右長史者付之焉於是賓館諸生咸悵情南賓之
去為失所師而同府察案則莫不頌幸南賓之來為得賢長
史其在朝群公熟知南賓者不惟以其得授長史為賀而且
以得遇 賢王之為賀也昌黎韓子所謂知其客可以信其
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語意乎今蜀府載見之南賓吾里陳
天馬之從子也是公以賦天馬有聲湖廣猶黃文獻公以賦
大極有聲湖江也是家代出聰慧科不乏賢世父志同中廷
祐甲寅舉伯兄光薦中至正甲申舉南賓則中次科丁亥舉
家君皆以孝友稱迄今兄弟不分財異居人謂有江州陳氏
風入 國朝為無隸丞為滕州倅祇其官為山東考試官
一界大服士論其在今國學歲登賢能多出館下戊戌科以
書經會試者十有二人已而登第六人中乙榜為校官六人
舉無一在孫山外者一經相傳固青錢之萬選也書于其子
西矣予于是家世為姻契今皆老矣未知此去得再見以否
能忽然已于言平竊謂蜀文章忠孝之國也語文章王楊司
馬以是鳴于漢蘇氏父子以是鳴于宋語忠孝諸葛公之出
師有表忠在其君李令伯之陳情有表孝在其祖母地靈未
歇也人傑未艾也今以好學之 賢王王乎其國以有文學
之賢長史輔乎其王王所好學漢水文章也先哲忠孝其人

也為其長史亦惟遠宗王平日所本二帝三王之學近法
皇上分封時所製祖訓錄所謂先立乎其大者漢宋文章其人
遠矣而其衣被草木者尚可抱其英華見諸制作以勸教乎
王庶焉先哲忠孝其人已矣而其與日月爭光者尚可因其
志銘厲乎封內以藩屏乎帝室焉如是則有以副 賢王之
所期待與 帝心之所簡在矣于其行序以兆之

龍氏族譜序

走從祿嶺南憲省負郭臨桂令龍德潤日以廳事請各曹知
走茶陵人也過曹所謂某亦茶陵之褒書龍焉龍離轉徙不
恒今不獲及其身一過家會族叙譜後子若孫相遇安知
不望之人之視之哉走聞其言心私感歎以所事屬嫌疑不
敢謂言龍劉世瓜葛也自更革後不知德潤所在矣庚戌之
春走始獲歸里中一見家親龍信甫伯鼎叔姪悲喜交集盤
信甫之姑適先季父潤伯姊適先兄益吾與伯鼎當科目前
盛時又與走兄弟同試場屋為斯文歲寒友今二族無多其
人矣餘遺三四老得相見于十數年喪亂之後且悲喜不能
自己惟龍氏文獻尚幸有徵走家譜牒則已埃滅無餘遺矣
痛哉日伯鼎出示其家譜一巨帙閱之錄鼻祖遠末裔世次
班班可考而十九葉系果有德潤存焉吾宗養尊序之其前
仕族晉齊文之其後走尚吳云哉伯鼎則謂吾遠祖咸以宋

荆楚國公蔭國子漢楚公子宋祖也子得不文乎哉龍淵西
家世通尚書矣跡君家十數世而上有子後家楚公歸家
楚公十一世而下走諸父兄實壻龍門今走又獲探厥廟名
姓子譜系之間伯禹徵君斯文之相與德潤邑今仕速之相
知皆不偶然也敬書其為他日兩家子弟文獻之有驗云

題謝明遠西溪圖序

此前謝明遠邑丞冠州張宗顏為吾里鄉貢士謝明遠圖其所
居西溪景也明遠世邑之詩書望族家于西鄉之西岸牛手
溪四時清趣悉得居而有之因姓是溪以西若愚溪之愚
溪之溪皆以人得姓者也吾聞明遠西溪訂有正蘭馨藝校
履水澤琤琮響吾吾伊然須眉其清冷焉成文綺其淵淪焉
所謂送夕陽迎素月無不于是溪得之境勝矣人勝矣抑是
溪靜深其原波瀾其委霜餘水涵其歸宿也明遠自始學即
功存涵養為得諸其靜深一試秋闈以雄文大魁多士為得
諸其波瀾自告老春官以來徵辟屢至而志在是溪終養考
樂非霜降水涸得其歸宿者能爾耶哉觀是圖命意主是溪
者家于松阜深處無出山意也其前而溪扁舟之上下行人
之往回昏鴉之飛度紛紛是晚景間世故無涯亦然也世故
不有涯溪山為誰好則西溪之泉石膏肓也烟霞潤疾也宜
亦善自珍愛哉於是述此意為西溪與溪神相問答二詩

曰鍾漢之人今家溪之許須鶴其友今雁鵠其侶煩漢之神
兮呵護吾所暫一出即歸今毋勞爾手延佇神欣聞兮矢辭
爾溪爾居兮誰其爭之自今吾與爾世相好兮指蒼松歲寒
以為期

贈譚子高教授之廬州序

一郡之治本乎太守一郡之化始于教授治出於政必太守
賢而克理政斯治矣化出於教必教授賢而克舉化斯行矣
之二者相因蓋太守所以任治治非徒治也必以教令之
行為善教授所以主教教非徒教也必以風化之行為美然
則綱領縣治可以無賢太守而振舉教化可以無賢教授哉
廬直隸大郡唯西重鎮也其龍膠視他學為尤重歷代恒重
其選乃洪武甲戌二月仲春當論士之歲合天下之士會試
于南宮比揭曉解額所拘止得百人有一旨復取溢出額外
者百六十餘三等第之銓教授學正教諭餘為訓導仍讀書
胄館者有之嗚呼 皇上海涇春育之仁天地生物之造也
士生斯世瞻斯運亦何幸歟吾里通家子姓譚生子高以易
經中亞選授府教廬州今科是經預試者視詩書十之二三
而司衡者據棟尤嚴故正額僅十人額外所得遺珠如子高
蓋不多見也夫以百餘卷之易通正亞之選止得如是之數
而子高獨脫凡脫穎而出亦謂難矣子之廣腹其毋以府教

當思所以尊師道為郡察者其母以所屬見待當思所
教原教原之數師道所以立也昔韓昌黎守潮賢矣
得趙德為之師其治化始顯于潮常奉守建賢矣必得歐
詹為之師其治化始顯于建恪遵天朝學宮卧碑謹守
定胡學之規約第蓋子職所當為而已安知無大守之賢
韓如常者乎于其行也序以兆之

贈瓊臺外史趙撫謙序

天地間皆文也皆字也文者貫道之器字者通聲音之原
不貫乎道虛文而已矣闕世教字不通乎音聲徒字而已
不適時用蓋自有書契代結繩以來即有文字其時車麥稷

文集卷之五

十五

天何書可讀非無書可讀也所行之事即其所讀之書也自
有明良慶歌以來即有音韻其時閭巷婦女皆知為詩何韻
可檢叶非無韻也所聲之文即其所叶之韻也經以載道經
之文莫古于易書詩周禮于時風氣未漓世道尚朴六經之
理在人心未泯人心之古發而為六經文字之古秦漢以來
筆跡鉅繁翹目鉢心有不能彷彿其一二者逮人文日益闢
製作日益廣視二雅三頌之音若益進于高古而不知音韻
自我作古非有待乎當時製作之體其能與三百篇同一流
傳之久至今也哉大經之文尚矣大書之美其來也遠蓋有
文而後有字猶之奇偶之有卦象分天地自然之理而後世

文集卷之五

二十六

推之以為大書者也邵子經世之書于字畫以上下左右分
陰陽于聲音以平上去入屬陽為在天之四聲以開發收閉
為陰為在地之四音文字聲音出焉視漢儒識文字而不識
于母失製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四音為失立韻
之原豈不高出流俗而度越千古也哉自予來京師聞東澗
儒者為宋室諸孫之後趙撫謙自幼立學攻苦厲士行聞人
有與書不難重研與借籍日夜手抄之以故得益肆其力于
學古人云彌後所射徹孔飲羽必非時暫僥倖一中之擢近
自瓊臺校官來一見與語所著韻譜圖譜等書會時方湊
不得二快觀則以所編瓊臺外史懇識數語嗚呼大書希聲
之餘尚容以渾哇汚聽也哉往年所進諸書來命是以目胥
在告譏者以時方盛行黃氏韻會竟不果上大都儒者多自
見一己之長而好綆人之短否則人必以為黨枯竹欺朽骨
者甚者發誓守藏膏肓不思已可廢人之守人亦可廢音字
已可起人之廢人亦可起音廢是韻之行不行不足為撫謙
重輕也反吾肆庸音卒撫謙之為撫謙自若也矧謙以是一
儼不滓之字領是瓊海無際之境無際之趣則何物足以滓
其中哉吾聞周有內史掌王八柄策命又有外史掌文書及
四方之志是則藏書之策一代盛典必備古今之書而後足
然外史之任今吾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撫謙又能廓胸中

之藏為海外之學誰謂宜尼之通不能過歐浚河之地也哉
為讓尚其以所學遠到自慎重也哉

贈進士行人司副張守約之同州省親序

自予備官禁林以來因憶往年嘗被 旨考周禮大小行人
之官大都則今所設正副之職是也明年秋當應天大比予
泰主文衡其上之春官者亦予讀卷殿廬當次第二甲三甲
時其在三甲者夥于常數或請如往歲額數稍殺之

上不允所請乃據實取焉比受銓則行人之官悉在賜同進士

之列而吾友陝之西安同州馮翊張守約得授今官左司副
其始也由州庠弟子員中陝西洪武二十二年鄉試明年會

聖賢集卷上

二十七

試下第仍舊國監肄業則日夕泮礪誓不再舉廿七年果以

書經襲然高中第三甲賜同進士自其職今職也蓋屬所守
圖為報效蹊關鐸節人毫毛不能入其私先是官是官者復

多冗貪使出無名至是 朝家欲重其選勅六曹各條奏所
宜受差遣之目其甲兵錢穀易以污鰥人者悉不在差遣之

列惟代宣德意言遠而有光華者得任焉噫其選亦重矣會

守約以睽違二親五年之久也謂告展省行色甚遽求一言

于老玉堂謂言所家之形勝以其前值華山之壯南臨渭水
渺苑無際東連大河汎則沮水襟帶其前天日晶明灝氣澄

肅近驪華山王女諸峰仙人之掌金天壁立朝暮紫翠千態

萬狀達而入百里掌平之秦川坡陀演迤隱約在望翠相森
森連陰甘里舉在上世北域之呼引睇一見即松楸之念油

然以生其間幸諸塢每一簇之柳間以一簇之桃花時明媚

鶯梭燕剪往來乎桃錦柳綠之間居者行者不知身世之在

桃源霸州也清風之朝長日之夕遠邇勝槩極目千里凡是

奇峰絕嶽紫青縹白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于軒戶之外而卧

對之几席其地之靈傑而人者如吾守約所家得擅其勝所

稟得鯉其靈山焉銳劍戟壯水焉膏澤靈靈其傑出英安

為時珍瑞攬其秀色發為文章筵鋪治道而河之東注柱之

中底使車所至面帶天威口含天語使人望而知焉

聖賢集卷上

十八

皇華之使秦隴之傑山川之助國家之培養詎小補哉行矣

二老方茲倚門朝鵲先聲噪滿林樹子也臨門一見喜慰無

量八厨具其肯上堂問起居即服萊子衣為二親壽東望

帝京式過其果玉堂座主雖老尚當為子賦詩為此家慶云

贈果上人秋陽序

十年前歸自嶺南日過城西故諸禪刹通慧寄子覺營東崇

明則即故址迤西剪蓬管而宇之時聞吾伊琅琅訪之得今

果上人秋陽授徒其間蒙傾倒延接與語出入儒釋叢林中

之瑛瑤者近年又為廳事其西偏軒以牡丹垂時葉耐雨不

果性遂情尊貴已闕增矣其好客類此屢為文其秋陽久之

思惟今禪衲有好我達擬如秋陽者哉不與文爲失人惟其
教有所謂以日輪照四天下者以釋之道高出物表猶日輪
所照能燭萬有破諸暗也吾儒之教有所謂秋陽以暴之者
以孔孟之道亘古今行世如日行天能晝長夜啓心盲也上
人本諸本教日輪乎本諸吾教之日之景景乎秋陽曰我教
我所知悉也吾之秋陽非敢以聖教之日之皞皞自擬實歎
仰異其容光自明其性天耳予惟吾教君臣父子之倫吉凶
軍賞之制載在方冊見諸日用所謂常道者猶大明之麗
天夫人所同者也惟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克身斯道之寄
于身心家國天下之間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燦然明白
可舉而行則猶秋日之暴之烈皞皞不可尚已孟氏後秋陽
不杲寄其明于諸儒晦于秦漢魏晉而明之者董江都晦
于東京歸節義而明之者黨錮諸賢八代之衰晦之極者也
昌黎原道濟時之溺秋陽者遂得明於唐焉唐末五季晦之
尤者也濂洛新安諸儒以聖學倡斯道秋陽者遂得大明于
宋焉元儒許衡因而表章之斯世斯民復得快觀秋陽之皞
皞則亦以其明之在人心者爲不容泯爾大槩明之在天者
理所自出在人者道所自出則所謂秋陽之在吾儒者正不
害其在吾景上人也上人自祝髮以來禪學之餘無明吾教
時則見秋陽之皞于在人心之天心與日相去尚遠也年景

歲入老景了悟儒釋本無二理時則見秋陽之皞于其在心
之天則心與日非二觀矣然則求秋陽于在天者不若求諸
其道求其道于方策者不若求諸其心告與上人文而道吾
儒之所謂道者是亦竊取昌黎與文暢意也歲度申臘嘉平
玉堂老劉三吾書

記

勅建都城隍廟記

洪武二十年夏六月 勅建都城隍廟于欽天山之陽一時
諸神同廟其所者先後以次告完棟宇森列金碧輝映於是
棲神有宇揭虔有所功與是山同其芳蔭矣二十有二年夏

五月初五日

上時御奉天門詔臣等奉命之曰神有福禍之任司其

柄者簡在 帝心冥符天道其果善也養之以取福果不善
也敗之以取禍一與命德討罪主宰斯世者相表裏焉其享
祀共人國永遠詎小補哉朕有天下定鼎于茲即位之初既
祀天地山川社稷諸神即命設京都城隍廟專陰道統若
府若州若縣之神以鑒夫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任幽明之間
舉不得僥倖而先豈不有以起人心之敬畏也哉惟是舊廟
在嘉瑞坊隘陋弗稱改作斗門橋之東今十有八年矣念諸
王侯將臣凡有出入悉禱于神而祀典諸廟散在閭巷煩費

雜選宣惟神弗安靈人之禱祀實亦不便欽夫山之陽
父在朕表末之發也已而城隍帝者弗戒于火一夕自焚
神降此弗居乎抑以潛契朕意乎緣是 命工曹鼎建今所
爾職在代言其筆所由勒諸石以垂永久臣等聞之記禮者
曰有天下者祀百神自昔聖帝明王必徧禮群祀者以神所
受職表裏爲也故城隍爲神自京都至郡邑各有其祀而神
弗專厥名必其萃山川之秀秉正直之氣所謂簡

帝心冥符大道者豈他祠所可比又况郡城隍所統 益衆哉

神弗自靈必得其地得所憑而後其靈蓋著京 天下之本
五方之人之所萃日禱祀者將不下千萬計神往往隨事應

之弗爽不然何以致歸者之衆而起

聖天子眷注之隆若此也哉今世之人咸知國之有法也然不
能盡守乎法者孰法也至於神雖愚夫愚婦見之敬之禮之
惟恐或後何者以通乎幽明而能禍福之故也抑豈知

天子之法神式相之法固未始妄加于良善其所加者必其人
之不善所福者必世之良民皆神有以使之而然焉乎使斯
民達幽顯之理知神之用法相表裏之道如此則心化於
善而尚何事於刑罰哉此 皇上命德討罪必督諸鬼神而
無疑而神之福善禍淫亦必簡在 帝心而無二也然則
天下之人無一涯之可禍而咸壽域之同躋者

皇上之心也而神所爲昭答 皇上敬事之心也乃係以詩曰
帝定靈鴻江之東奄有四海乘六龍戡定禍亂躋時雍
典嚴敬恭城隍都明今古崇彰善惡惠至公崇此陝隍關
閭中至誠感神神明通假手齡攸與建功欽天之山氣鬱
棟宇突兀磨蒼穹神此妥靈叶 帝表帝衷所欽神罔憫民
安田里行徑空何以護助我 聖躬萬年之壽齊華嵩

凌雲軒記

凌雲軒者周王世子殿下以名其讀書肄業之所也雲之爲
雲其在天憑揚無定卷舒自如莫非天地山川上下回旋一
氣之所爲當其觸石而起膚寸而合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
川而雨天下是氣也充塞兩間彌滿六合出乎岫也爲澤物
之溥施其在人之稟受所得爲清明正大之氣宇英華所萃
爲經緯葩藻之文章惟其充之有至與不至充之而至如決
水于江河淮海衝底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
淪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濤出
沒變化不測司馬相如惟得乎此當漢武好詞賦之時所爲
上林子虛大人頌等賦傳稱其有飄飄凌雲之氣似縱游天
地間意蓋浩氣盤礴于胸中浩浩乎莫之禦詞華滂沛于筆
下東家乎莫之遏有不期于凌雲而自然凌雲者非有本者
能若是乎殿下以天潢之派稟聰明睿智之質有卓犖不羈

之材其讀書為文自六經下逮諸子百史騷人辯士論述大都以理為主而氣以充之蓋惟有是凌雲之志飄遠而不可禦故能有是凌雲之氣卓越而不能自抑志之所至氣亦隨之故相如有是材其氣自然而凌雲殿下有是卓然不羣之材其氣亦如相如自然而凌雲殿下所謂凌雲其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而負青天也耶其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耶抑將乘雲氣戴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熟也耶又否則必肝膽遺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為而不恃功而不宰也耶然則人在大地間一氣所生也雲于天地間亦一氣所升降也所貴乎聖賢之學謂能有以養而充之則能凌而駕之鄒孟氏得之以抗是雲而崇高節尚傳嶠得之以族是雲而為霖雨漢司馬相如得之以凌雲見臺榭韓氏得之以挾雲漢分天章見奇狄懷英得之以望雲思親舍親忠本乎孝雲無乎不在則無往不得其所以為孝臣故願殿下不但志在凌雲于五雲多處恒如見至尊前臨于咫尺于衆雲捧處恒如見百辟之仰瞻乎天表于臺雲起處恒如見至和之所融結而禮樂以之光華百工以之倡和而唐虞之盛復見於盛時矣臣春秋高矣學殖荒落矣以殿下有教令記是軒故不敢以不能為辭而區區所效忠告

惟願先有以持其志使尚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貶然後可以凌雲使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而内外交得所養其志無慕其氣鄒孟氏云臣記是軒亦云

道州路重建瀟溪書院記

春陵瀟溪周先生邇原鄒魯倡道伊洛圖書行世日月麗天宋末齊國公于其江州祠堂配直以為得天所界不由師傳後有作者如天日之不可以藻繪六經之不可以形容矣惟是表章其學昉自穆陵配享孔廟既躋從祀顯於其鄉復建書院宸翰奎章昭回雲漢瀟溪之勝遂甲天下逮暨皇元益崇其道祀典之隆先軼前代院基故在郡城西偏大江前橫

天津其水秀鍾時髦方茲未艾紅巾並起在所屬發宗國位墟故祠煨燼十有餘年世礫荆榛時枉金華里瘡痍未瘳遺址慨我寤嘆天惠斯文在人有託鄂省檢校楊脫因不堯移文倡新之居無幾何西天官國人普顏公前進士張公泰旨南來育才如色實獎成之其鄉人前歸州倅吳其慕義感發重興與復勸管難蕪伐材度工啟葺延鑿置隔植疏殿貌聖師祠事先生位序尊嚴規制宏整講肄之地庖廩之所巨計纖收靡不剴治起某年畢某年於是向之世礫者今甃焉其平矣向之荆榛者今甲然其新矣盛哉斯舉也邦人士義之走書桂林徵文三吾將壽諸石以風來者詞不獲已謹復之

曰道之晦明有時院之廢興以人孫穆陵間顯迄今百二十
餘年矣詐意有今日之盛廢矣歷十五六年庸詎知有今日
之復揚之倡吳之和咸成美于兩天官之來之日正得美官
是行實係乎斯道晦明之幾亦由其道之在人心有不餒底
夫大極本然之理是以倡之斯和應之斯成不然何其時之
極而復明廢之久而復興烏乎穹壤間一日非是道則人紀
弗立校官為階秦墟矣魯壁之域弦誦野綿絕自如漢季美
黨錮之父李杜家節義自若人紀不絕天地賴焉校官不廢
人紀賴焉春陵先生飛梓人有先齊家有圖書不虞世經喪
亂幾至弗振尚幸遺澤在人而不與詩書懷俾俱湮一有感發
而必瀟溪字是祠即有其人如吾侪者應為誦先生之教
而以理亂存亡哉然則款觀吳氏所以新是院當原其墓墓
之心款原吳氏所以啓是心又當求諸先生之教云

李至剛敬齋記

書者為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皆其當時君臣願望密勿所為
存心出治之本是故言天必謹心所自出言民必謹心所由
施此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所以開千萬世敬學之淵源心法
之閭與後來問尚父為武王陳丹書訓敬其所先而急其
所當戒知從事求敬必不可不省戒乎念也今天中三才而
人者以有是心也心中其間而妙是主宰者以有是敬也吳

天曰且與爾游衍昊天曰明與爾出王君子知之故於天命
之流行念慮之細微無往而不致其敬畏一操存之頃敬息
之萌而存亡之幾吉凶之辯所由分焉是心也其執熾火其
寒凝冰其疾僂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
動也懸而天偵驕而不可制不有主一無適之敬為其主宰
焉幾何其不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潛心以居儼乎

上帝之對越毋貳爾心凜乎上帝之鑒臨蓋其神明之舍而
帝其所舍之主也歟事來萬變宰以一心惡欲喜怒哀樂之
輟輟乎其中貴富顯嚴名利之紛紜乎其內感而復應迫而
復動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所以出門如賓承事如祭防

意如城守口如瓶擇地而蹈折旋蟻封理無所而不在則敬
無微而可畧蓋有敬以為之防斯有所制而不至於縱則敬
也者其萬事之樞紐也歟儀曹即官李至剛氏世家松江父
象賢由府訓導師薦授西安府鄜州倅在官恪守官箴敬慎
威儀不問署所家居咸不見其有惰容蓋家傳有得夫淨養
之學二子長即至剛次至堅早世還書告戒繼之以詩曰二
子趨錡亦可憐吟牕落筆總成篇別來望汝仍動息人操千
鍊出硯田亡何卒于官至剛感惟先志念乃父之學本仁德
養中來因以敬齋名其讀書之所今其出而仕官又在儀曹
儀曹天下禮法所自出而欽敬又儀曹所資以為本者蓋自

天叙天秩而五禮行乎其間禮不虛行待人而後行所以致之庸之使歡然有恩以相愛聚然有文以相接匪敬為之節文焉其何以行之哉是敬也肇見於虞書之堯典繼見於尚父之丹書在周子為主靜在程子為主敬曰主一無適曰整齊敬肅曰收斂不吝一物曰常醒醒法具載中庸或問諸條中至子朱子受學于李延平而其所教不出乎敬齋一歲近代兩瀾學者各以其師說第其為目二曰聖敬曰居敬曰持敬竊謂語聖敬者必曰日躋未有不自居敬持敬而克躋于聖者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至則而欲得所持敬之方其必曰自謹獨始不

地齋文集卷之上

二十八

二十一

然朱子於仲弓主敬行恕章何以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留耕堂世德記

宋丞相十世孫是為我先大父平楚府公其記留耕堂也有曰心想則後裕心隘則後泰是心也不田之田其田以方寸之神明不留之留其留以世德之仁恕祖宗培養是方寸之田于其前子若孫蒙被是仁恕之德澤于其後於是我家由祖父迄今且數世矣當其時是田也忘私畝之町畦剖人我之藩籬齊人之急甚已之急求人之生甚已之生宋末吾里土豪陳巡撫季逸者假勤王之名行赤族之誅龍李兩姓誣誤無辜公以一言之力活饒水一都千數家之民所以留與

子孫耕者在是矣吾父田田府公方寸地猶吾祖方寸地也至順興下賓幕澤郡以得官廩羨餘倡郡官各販所居四隅之民而民無捐瘠之一後至元戊寅主郡之永興澤以達歲所積粟米歸為義倉以息二斗貸其宗族鄰里而遠近無藉糴之足深部內大小海洞易沮洳而坦途田膳便江三渡易新涉而利涉是又一留耕之大效矣伯兄存吾所存心地猶吾父所存心地也其錄甲科今臨武綱茶課一百五十定為元額三定壞前令使手報警所置墾壁之萊氏而化武斷為良民恒曰為官不在與利能為民除害即所以利民在官四載一守先君子所書官箴遂獲美辭而歸與二弟長吾三

地齋文集卷之上

三十八

吾恪遵家法敦好族里嚴倉規約擴充之至二千餘石里中一二大家相率募錢遠近舉賴其利每青黃不接時輒豪先君趣其發貸此其身雖九京而念在宗部不以存亡而有間也長吾以大學生公試下第雲陰當寧儒學正三吾往候之會衡湘虹亂兄念不能坐受魚肉舉義為其西南保障且耕且守民藉以安不謂守土者漬去不遂所志竟以罵詈不屈而死功在西南猶大父前日之力活饒水也三吾則由鄉貢士高桂文學掾辟候補南憲史陪驄行部多所平反言諸使者省楚會無名之費戒門者無阻來想之人隨力所及行吾所志期無怙怙父若兄之宅心云爾二子預願自知讀書歸語

以治心之法統之真田之方歲歲歲有種持相者父世歷德而已不知樹之德澤斯斯矣預知此用有今日存吾子其季頽頽離鄉井遠在莊浪有子曰永足幹父鹽而頽也因得以讀書業醫活人是士長吾二子頽頽相繼終世頽士聲興耕鑿居頽子宜興守祖塋常寧獨三吾早見諸孫頽長子嗣興者今齒歸曹館季曰緒與年且勝冠皆知鄉李復皆子頽房三孫詩以彙與已就外付雅賓客尚幼嗚呼留耕裕後之澤遠矣為記歐陽真公之跋斯堂也謂世傳留與子孫耕之詩以為馮瀛王導所作非也乃唐末賀未部詩也其人生亂世俗歷艱苦故其為詩也皆勸世語而存吾較詩江

地志文集卷上

二十九

西來題王文江州大守丁卯狀元李前子威之詩之也亦曰寸許神明世業田初原相父上承天豪如蒸糕不能奪却在君家自保全識者謂為知言繼今為其子若孫若曾玄以下繩之勢尚其世存是心世嗣是書香以綿延先澤於見方寸之地世有培而世有穫其出源不窮夫大父不云吾家訓子孫母以為迂吾味尚在世間也三吾所期後嗣亦若是云爾故頽頽頽三房各書一通以畀之

華山雲記

常讀涿郡盧公諱希先輩託所謂華陰清華觀謂華頽松嶺岱山多收若奇峰怪石水多形瀑駛湍樹多松栢松栢

草木多靈異方外士可採綴以供啖餌其民好老氏言有漢相何參承漢道俗其巖明星王女諸峰古列仙之所往來故其下多隱人羽客若峰之麓仰高為嶺有靈雲宮則謫仙詩所為靈雲者然後信陵華真人取彌是山之靈意有在美夫雲山川之氣凡山皆有也真人獨華之取焉何哉蓋以其姓偶同是山而山之境真勝于雲矧其杰出金天培塿萬山晴空無際萬里一碧但見雲氣如炊觸石而起溶溶漫漫曳曳悠悠淡者濃者矯者下者凝者散者如絲如絮如簾如幔如車蓋如樓閣如鳳而驚如馬而馳以境乎二華三華之間者有萬態不同其從龍澤雨則一而已遐想身是山者縱目

華山文集卷上

三

八極下視渭河馮異沙苑諸野渺漫無涯平地白雲波濤萬頃蒼龍騰空仙掌下招呼吸之氣遙通虛空飄飄然有乘虛御空之想斯皆華山之雲之勝者也其人耽悅山竅怡美獲素居鄰志華鄙俗怡雲夫惟性同是山情契是雲故隨所遇無境非華無趣非雲華于西方為金行人稟五行之具是身執非華乎雲在山川為元氣人無元氣之會是身執非雲乎真人大其心胸視之攬結秀色華雲吾衣裳也抱一勿失華雲吾衿佩也去就無心華雲吾行藏也其在京師日觀清光華雲之郁麗時也將旨南來雁思不牽守真弟移華雲之明梅真時也遇惠而北再被宸恩迄于罪事還朝華雲之明

齊時也是則真人所遇雖有陰陽不同其如華山之雲之歸
終于從龍也則一而已矣安得九節杖陪真人登雲臺觀
執詩接首問青天真人其為分白雲半間半母曰諸君佳
倪氏致存堂記

吾里倪氏派自前宋有諱濤字巨濟壩者水者為御史中丞
言事忤 旨謫茶其子孫遂為茶陵人以詩書名其家代不
乏賢宋元以來繼以經學科目助自汝王克成授經子允
吾領至正丁亥鄉薦中湖廣省第四名授寶慶路儒學正及
滿而湖南兵亂兵克成世居錫溪距吾家不兩里許因自號
筠翁子一人廷望楚雲屬意教之嗣其書者不幸早失恃恃

聖朝集卷之五

三十一

終經喪亂及至昇平克自樹立廷望大祖姑如孫之曾祖母
也由是為表分之懿今年子來長沙廷望自攸輿來請于予
曰敝族前盛時宗房伯叔兄弟叢立亂離漸滅無幾兄弟僅
餘四五人糊口四方祖居莽為荆棘未能復振惟二老平
昔幼育不逮養矣廷望欲因堂名隨所地寓自恒見其二
親之存願翁教之予惟古人親存盡其孝親沒致其思今以
致存名其堂想親之存也皆定晨省出告反面左右執養無
方及其沒也事之如生出入告而具廟祭祀齋戒致思其平
時孝子之不忍死其親若此非有深愛者能之乎大槩親有
存使孝子之心無存沒親在終親之身致其孝親沒終吾之

身致其存昔王哀痛父死非命每誦詩至哀表未嘗不為痛
哭門人受詩至廢此篇觀其終身未嘗西向而坐則哀此心
局嘗有時暫可忘其親哉嗟予吾於表孫廷望切也及見其
鞠育之苦長也及思其教訓之勤今即其形似言語動止猶
而翁克成之在也廷望再拜謝曰翁之教我敢不終身行之
還請其說為斯記

雲陽山人記

予以辛酉孟春來鄧縉音里友謝明遠西溪賓館邑庠同館
焉明遠謂予予四十年前有志科目事功名庚戌之秋有司
勸駕勉就一試不虞棄之魁選計偕以來老病告歸中間不

聖朝集卷之五

三十二

嘗受聘鄧庠已而復以病告得還遂與兒輩了畢婚嫁雖不
能如子平之勸斷家事而百念灰冷無一毫進取意矣是故
自少壯迄今老去始終慕老蘇女夫楊養子之為人焉養子
也當志強氣盛慕杜紫微之為人時則字大慶及年老歸邑
里慕馬少游之為人時則更字少游予也四十年前志在進
取故自號西溪四十年後志念灰冷故更號曰雲陽山人知
我者先生願有以文之予惟水之於溪也勢在出山是故明
遠不能無出山意山人之於雲陽也隱在是山是故明遠在
今時宜無出山意矣顧予無后山筆力安能為明遠發之哉
念語不可以虛聲也是山也在吾雲為峰者七十有一綿亘

攸與鳳岡將數百里仙焉有赤松隱焉有譚子高隱漢遠
混碧天夫人得而專其勝隱其間惟高人勝士有其堅定之
志趣然後得其隱處之真樂明遠年垂六袞洞燭世故其為
是山之人也不必如宋譚子之以專妨自詭計其泉石膏育
煙霞痼疾必決為水北之山人而不為水南之山人矣周彦
倫廬藏用其初豈不願為山人哉而北山終于見移終南竟
為捷徑者以志趣之弗堅定耳明遠其志也堅其趣也定是
使吾雲勝處昔得之乎譚子者今得之乎明遠其為山人也
有不待告之此山之靈是山之靈亦將喜曰子來乎吾將呼
須鶴與子分意楊半席半毋寒盟今其驚怨

東臯記

子容熊湘感惟姻家子姓倪溥御史公之裔廷望楚雲孝思
二親弗忘既為名其堂致存而文之矣廷望復請曰亡父筠
翁在日屬意教我嗣其書者不幸值亂連喪二親萍蹤東西
坐視廢學是後州邑強辟祿曹以儒家從事鉛槧實非所志
今雖業已為之而某丘某水歸隱素心未嘗一日不在里中
也予善其言因為製歸東臯以見其所志哉取陶彭澤歸去
來篇中登東臯以舒嘯之所也蓋臯者澤水溢出所為坎又
為岬詩鶴鳴九臯古詩所謂衡臯蘭皋大白之鳴臯詞皆謂
是地也淵明自見劉琨不臣即解彭澤今去有是歸去篇之

作想其登是東臯四顧無涯超然物外舒適之餘不覺形諸
笑咏其視折腰五斗未時自得為何如也陶後高風遠矣難
乎其企及矣惟是登覽之所舒嘯之興在所有之在人存之
則吾廷望獨不可邈追其高風之萬一乎矧子家竹溪後園
東面獅嶺清流映帶竹陰交翠朝陽一水照耀是郊水光竹
色如金而鎔今雖其管蕪子一日得賦逐初勸維其翳此臯
勝槩昔晦今顯水竹四面紫青綠白時一領客舒嘯是間寄
高興亦不下陶元亮也吾老矣他日得遂南歸與子登眺賦
詩當讓老夫出一頭地言之不足載係以詩詩曰

淵明晉高士乃得賦歸田歸田何所樂林壑從周旋憶行

東臯記

三十四

登東臯心無塵事牽不覺發舒嘯山水為面妍陶去千載
後高風邈無傳倪溥有遠商為人才且賢身雖業鉛槧素
志在林泉簪綬非所願獨慕歸來篇家居竹一溪有臯在
東邊朝賓獅嶺日暮挹石門烟何年子歸來此間結數椽
子非能賦者登嘯時臨淵為子歌鳴臯優游卒歲干

信軒記

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土貫四行之中人亟仁義禮智信之理
為性而四德非信則亦不能實者諸身心是故信實理之有
諸人心者也人惟私欲之偽以汨之而吾之所實有者始昧
人心而昧其實理中無主矣矧醫平聲醫人之司命也人之有

疾視其色聽其聲問其食味切其動脈以知之固以誠信求之爲本嬰孺醫尤難何也男求髮女求乳一呼吸八九至脈未可切也口不能言所嗜欲味不可問也於是辨嗜有訣相面有圖審其聲察其色知爲何證何治而嬰孺之病洞然於醫者之耳目非信有諸中能如是乎母之育子非如醫者習知視色聽聲之術以知其中也然因其啼哭于外往往能揣度以知其心之所言所欲而無不中者何也愛子之心真實切至所以求之者誠信故也焉乎彼不通醫術之母能信以求之尚得赤子之心通醫術者於人之子一如母之于已子天下有天關者乎吾里東山龍信甫氏世吾姻家也縣信甫

聖賢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五

曾大父遇明翁逮其諸從子孫業醫六世矣尤精嬰孺科日子識其大父柴卿其父叔用今亦五世矣二老人居里中恂恂謹厚其於病家無間富貴賤一推信視之人亦惟其父子之言是信曰是素信人也且期其後必昌衰亂以來平日諸族醫爲市道交以賈術人者悉漸滅無遺餘獨信甫籍餘慶得盡室不恙其術盛行至今性尤謹愿視人之病猶已之切人之子尤已子之愛人謂有祖父風年未僑居城之西郭士夫因以信軒名其藥室爲徵子言予以信軒儒者既前告以降衷所得與母於赤子是之謂信之說矣更願謹守祖父相傳一信永爲心法使上無忤對越中無忤祖父下無忤於

吾身心與普人心法之信與世業之術並行終始寧無益可也爲記

重建武當山五龍靈應宮碑記

武當在襄陽均州南三舍許盤桓八百餘里上有七十二峯中有三十六崑二十四洞群峰擢秀雲氣攸集是爲嵩嶽之儲副剝裹之洞天福地也相傳玄天之氣之神富軒轅氏時震風淨樂國王宗乳于母之脇左瑞雲垂覆天花飛雨異香滿室年十五辭親出俗誓斷妖魔匡扶劫運至土清紫元君授以無極上道俾之越海東歷翼轸之下訪登是山擇衆峰中冲高崇霄面陽者居之當契大和遂升舉後五百歲披黑

聖賢文集卷之十一

三十六

衣披髮跣足履坎離之真歸根復位鎮極北方自茲風穴窟洞霄館龍宮神功顯赫靈異匪常時則于紫霄天柱峯蓋勒建宮殿棟梁楹臺未楠閭有亦不假木悉范銅爲之中設金像與雷士雲變化不測以故歷年弗壞得賜觀額曰真慶曰護國曰聖佑曰紫極曰靈應者非一唐貞觀中歲苦旱詔有司禱名山武當軍節度使姚簡身詣是山齋禱其夕有五僊具衣冠者見謂自謂五老龍君頃之玄雲四興耳爾如往在田之稿遂獲有秋簡具以聞太宗勅于中山別剏五龍觀以旌靈異錄此名聞天下玄天之神則以黑蛇象角之劍斷魔剏邪爲國爲民興利除害民所禱禱者往往于黑蛇宮從

靈貺焉夫何元季存惟兵燹致使緒龍為墟會陝西咸寧立
公玄清偕其徒蒲善淵道漢中抵四川至金川南山來勝地
栖息不可得洪武四年復自襄陽歷均之武當顧瞻徘徊閱
茲福地惟爾尼舍冒筑拾瓦礫埋其故墟師徒焉得聚廬茲
處已即積薪存神修真導和朕行清慎承學大宋明年壬子
玄清規復龍宮其故所措林陶瓦覆城貌堅遠近樂施不期
歲間宮殿廊廡栖止廬舍次第一新殿聖聖像其中神將前
列鐘鼓在懸若擊以時群神百靈有位于廬是使游者入山
如行畫圖樓觀鵲時洞戶鏤鏤室庭截然可謂曰先嗟乎自
開闢以來武當有山聖真出世八十二化宜與天地同人燦

恒著天象卷之上

二十七

遊靈谷寺記 有長歌

靈谷有寺昉自

聖朝黃鍾山陰靈之所鍾誌公道場之所在久矣全秦一游矣

去年冬十一月

皇上命天界僧官左覺義天台清濬上人改住是山御賜之詩

例曾欽和所寓景致恒規畫書畫既住山屢要予與春坊學
士董安常訂期一相過晴雨不恒願其之遂今夏四月驛之
請益力則請 旨與董如約梅雨初霽旬與緩行道出朝陽
門半舍許坡陀萬松間隱見金碧聖白知為上方方塘三門
之前橫為丈者三十從三之一中甬道亦亦一登三門紫青
綠白殆天造地設然皆自 聖心經綸中出也循西廊行壁
堵續畫佛氏公案居多名筆快人心目前殿後堂大都一覽
次必致其笏室松風萬嶺嶺然為秋參趙州禪異其香味本
泉八德茶已饌已引登誌公塔摩摩其嶺石蓋泉之德謹記
約雲所書者其誌公像則具道子筆李大白贊然後過禪室
繞亦數匝禪僧或坐或起或閒經卷清規肅然載過其塔聖
人一滌園布幕承塵其上縣鉢蓋其下凡兩堂悉像誌公其
間歌僧行觀衆知所戒定也時日且昃矣辭歸濬濬胡林松
下有泉未觀引過其所循牆而東可五六十步許據胡林松
下方池甃甃以受泉流一泓渟渟寂寂無聲聖乃八德伏而見
諸此者使亭焉將不讓智仙之手滌泉也於是導而溜諸槽
次第建之以至于庖一不勞人力之槌焉觀泉後蒙具湯沐
澡雪垢累風手傍近僧舍一領清鏡輒出不復候余所靈谷
為境大然也人天鐘後盤桓法堂階次有僧數人者散步
階下濬謂若人由生禪而出者也如是聚不多見亦猶儒者

恒著天象卷之上

三十八

直誠用力幾何其人哉所難者心之亂氣之昏必靜焉斯能治其亂必明焉斯能治其昏否則塊坐致疾耳詰旦四鼓聞鍾悉起潯已領衆飄經過堂過予二人謝曰始意留宿而學士須日出乃起今緣聲鍾之蚤翻蚤于趨朝之蚤豈相留初意哉遂乘月登面假寐與上次第所遊爲靈谷記後體杜少陵嶽麓道林二寺行聲之詩咏寄謝潯公并呈董學士蕪林公輔碩文昭庶不虛此一游云游之歲月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之十又八日也

聖恩許過靈谷寺璠署春坊而學士路出朝陽半舍餘天與勝遊今日霽荷與緩緩度崇岡野花在在來香氣隱見鍾山

聖恩許過靈谷寺璠署春坊而學士路出朝陽半舍餘天與勝遊今日霽荷與緩緩度崇岡野花在在來香氣隱見鍾山

聖恩許過靈谷寺璠署春坊而學士路出朝陽半舍餘天與勝遊今日霽荷與緩緩度崇岡野花在在來香氣隱見鍾山

聖恩許過靈谷寺璠署春坊而學士路出朝陽半舍餘天與勝遊今日霽荷與緩緩度崇岡野花在在來香氣隱見鍾山

翠間知是上方樓閣地池塘新整鴻濛天殿宇高凌霄雲際誌公移來舍利身道場始自聖明世歷觀壁上諸畫圖皆出天下高手執爲松響起海波濤四月轉爲寒鼎鼎聲愛結廬種修篁輒一到門領清致爲感潯公爲所友由宿山房情甚至因偕一往山之陽飽看八德泉所自剽木能令建甯未到耐不假捷運甞煮茶可以仙靈通入饌可有醍醐味周行載歷會膳堂三繞仍臨坐禪次住山得此尊宿賢當代允符清衆議惟應學行足服人豈但官稱爲覺義超然天界超灰前本我帝心簡在賜嗟予好作名山遊所至不辭履行勸天禧高塔憶曾登上人一初不相值偷閑敢辱

聖主知即事上塵御親製今茲覺義過殿敷相期二老至再四平生願望復遂時他日論談成故事留衣爲別規未能作詩寄贈謝先施情書藝壁紀歲年政與碧紗籠姓字

還牖軒記

都梁生李宜孟昭請于予以其所名與字見有予謂宜昭義固人所通知也宜矣昭矣不知所納約焉明無所從入矣韓昌黎名愈愈之言勝也則字退之以有無人之能不可無識退之志也朱文公名熹熹之言大明也則字晦翁以既從火之明可無韜藏其明之地哉人心無不有所蔽有所通彼蔽而後語之以所蔽愈不通矣必自其所不蔽推而反之心所

聖主知即事上塵御親製今茲覺義過殿敷相期二老至再四平生願望復遂時他日論談成故事留衣爲別規未能作詩寄贈謝先施情書藝壁紀歲年政與碧紗籠姓字

聖主知即事上塵御親製今茲覺義過殿敷相期二老至再四平生願望復遂時他日論談成故事留衣爲別規未能作詩寄贈謝先施情書藝壁紀歲年政與碧紗籠姓字

悟矣在易坎之六四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室之暗牖焉本非所由之明乃室之所以受明也又象坤爲陰戶坎艮爲穴穴其戶牖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四用五之所明而以一專之酒簋簋之食瓦缶之器自納於君納之不自力而自牖者避其所蔽而就其所通者爲之說也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非不爭嫡庶之義非不明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上素知其質而不能致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友手後來左師觸龍于趙太后所愛少子不令質齊亦其所蔽於私愛也觸龍知其所以明使是長太富貴一言而聽之如響教人者不可不自其所

明而入之哉生知所以宣昭又知所以納約自備則學得所
入而故有所通矣故因其見貞也為名其軒以還廟蓋欲其
于宣昭之明而得所以納約自備之地焉或曰茲義也非釋
氏所謂還墻壁明還方牖者乎曰彼以通塞之常言此不
主塞主其通而言語若同而義實異也

碑銘

勅建蔣忠烈廟碑

皇上御奉 天門詔謂臣三吾曰漢秣陵尉蔣忠烈公

朕命工營鼎新其祠于欽天山之陽今已告成當筆由勒石以
傳後世臣三吾奉 勅拜手稽首而為之詞曰時忠烈神所

聖廟之集卷之十一

四十一

膺謚號也據搜神記所載神世廣陵人姓蔣名子文自其
骨青本神人東漢末仕至秣陵尉職在緝盜不為虐法顧望
一日寇至奮勇而前額被鎗以死死後人未知其神也逮孫
吳有故吏見其介冑而駭謂吏我其為神血食此土民因相
率祠而祭之請檇輒應猶未敢誦言諸官也會有巫傳其言
非直民當我祀官亦當祀否者蠱而民田火而民居以乃信
然事聞諸朝為廟今蔣山祠之自是公私禱祈應如桴響或
者謂事涉不經縉紳士難言之要之忠義在天地間無久遠
弗中之理凡其生而忠義死而神靈必得陽氣之多者蓋陰
主得骨肉陽主行精神陰陽合而成人之形死而陽氣獨行

而無陰故能為固像不能為形至其抑鬱弗申之甚於是存
形于形憑于聲以應之惟于文得陽氣之多故劉健正其
所素蓄可以通天地衛國家福生民而人莫知之驚動禍福
之始知而信民知矣信矣官不知信焉縱私祀其昔能通祀
久遠乎哉若是則子文之事亦理之恒無足怪者今代遭

聖明 皇上受命建都茲主首廟蔣廟而大其規模今其為廟

自如以大駕行幸官民出入告祀弗便并與諸神載為祠今
所定殿觀深門廡煥奕規舊有加焉欽惟

皇上通天下一神明之寓其幸之也以 聖心京師會通神人
幽顯之所共萃之也以廟貌則夫遠在蔣山與雜處詳聞

聖廟之集卷之十一

四十二

者其容不卒而廟之乎臣民于此宜亦思惟有乎顯若以其
故而合其離者矣則是蔣山王氣攸集是氣所王神明與俱
皇上聖子神孫萬億年永符王氣之會則神世是廟食世是廟
衛者豈不與全一綿延之祚也哉乃繫以樂神之詩二閱其
詩曰 蔣神兮尉秣陵肉而人兮骨青竟殞賊鋒兮忿填其
膺生而忠義兮死則為神靈人不知國不諒兮鬱遊魂其真
宜崇金山之秀結兮終血食此廟庭孫吳遠今千餘祀世彌
遠而德彌馨 當代兮

聖皇嘉忠烈兮有耿光想神靈如水之在地兮寧獨滯乎一方
欽天監兮山之陽載新祠兮金碧煌煌襟散疏兮饒壘酌

桂酒芳林凝靈續紛其来下兮感聖者兮為民降康世廟食
世靈感兮全國祚以綿長

勅建晉下忠貞公廟碑

洪武二十年夏六月

皇上御奉 天門詔臣三子謂曰晉忠臣成陽下忠貞公

朕命工曹鼎新其祠于欽天山之陽今已告成當率由勒石以

傳後世臣三子奉 勅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詞公諱雲字聖之

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矜曰矜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為

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深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將軍諸

軍始戰西陵為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為所敗賊勢益熾

公之忠烈愈奮不顧身雖創口愈合以否負疾苦戰而死

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公為忠臣子為

孝子夫何恨時成帝之威乎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

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勳望改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

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牢二子矜矜悉加贈謚自晉以來

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年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

難必無敢死之志遂夫下公忠在朝廷知無不言其于茂弘

元規曾無豪毛假借皆導以疾弗朝私送郊鑒而見廷奏元

為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

道之篤雖力銘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

抗旌犯順其各以緩天討之誅也邪而戰而敗公之不幸也

負創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厚子肝腦

塗地之日故寧棄必生而不達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

死事裴之哭其父子而不恨皆公一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

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

不死者忠貞一念是也今代遭

聖明日月所照忠貞如在定鼎于茲式禮諸廟惟是公廟與諸

神廟雜處市喧有幾乎廢恭神明所聖心有所待而未

發也今年春得今所地乃悉徙而更諸其廟為制前殿後堂

二門而巖巖若干楹丹塗煥然一新是使公一門忠貞

與諸神廟貌懷乎其有生色赫乎其相輝映是神祠之幸

一方由 聖心之萃于一誠敬也臣民于此宜亦思惟有乎

顯若者矣公歷仕三朝豐功偉蹟具在史冊今謹擬其大節

勒諸貞石以壽不朽載繫以詩詩曰惟

皇上帝賦公忠義晉室之東王綱解繫遂傳造亮公嬰其鋒西

陵既敗猶奮武功義膽雖烈眾寡莫敵父喪子前子死父側

魏魏忠貞竹帛垂名聲如高華昭如日星禦災捍患廟食茲

土遭逢

聖明後從今所祠宇觀深神明赫臨焉碑屹立亘古亘今

勅建元衛國忠肅公廟碑

洪武二十二年夏五月

皇上御奉 天門詔翰林學士臣劉三吾謂曰朕奉命工曹鼎新有神祠于欽天山之陽在元季有南臺大夫福壽效忠一死宜全廟是方今本部尚書秦逵奏廟已告完碑已磨訖請文饒之以壽永又臣三吾職在紀載敢不欽承

上命謹按大夫諱福壽唐元氏幼倜儻有大志知讀書既長入脩環衛積勞授長寧寺少卿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當元至正辛卯領川兵起事聞告其君方清暑上京廷議欲驛奏以俟命公持不可謂此特請還事將無及矣即親部分將士調討之然後以聞順帝嘉其處置明年改授宗正府也可

忽亦以江淮警急舉除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濠泗已公日益圖脩禦而上游兵勢方熾乃嚴程築石頭為江面且戰且守坐困人心會集慶告急拜公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臺治孤危所仗湖廣平章阿魯輝一軍為聲援而部下皆苗兵翻肆暴掠阿魯輝者旋亦見殺是軍于右花村高郵廬和等州相繼失守內乏糧儲外無兵援公亟科簡民丁壯者為兵富者出粟嬰孤城自守丙申春三月 天兵至臺聲勢弗利度不能支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進出入未幾城陷官民因憤公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若將有為或勸之道去厲聲叱曰吾臺端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遂

死其所郡達魯花赤達尼達恩不忍棄去亦死焉

皇上素聞公名命軍中物色以死聞嘉歎久之賜棺槨欽差如禮褒贈金紫光祿大夫江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嗚呼公為不負臣節矣竊嘗慨歎自元叔世奸臣擅權其內藩將失律其外天下幅裂日底于亡公河西人也當臺城孤危于不可為之世厲不可辱之節比天命有歸所志弗遂則慨然捐軀一死曾無難色非胸中有定見者其能然乎視彼平日門閥自高華楚自將坐則議論風生前無古人至此則皆歛衽宵逝忠節無聞其于公豈有可如也欽惟 皇上得臺城首表大夫一死得安慶後表余闕一死

俾廟食以厲臣節 皇上是心周武王封比干墓是心佳大夫廟故在城南土門岡市閑閑非官民揭處所故今徙是方與諸神聯祠廟庭廡門輪奐一新綠以垣牆樹之松竹是使公之忠槩與欽天山全其載崇公為不徒死矣為人臣者登公之廟拜公之位得有所觀感而興起乎繫以詩曰侃侃衛公仗厥孤忠守此江東天兵革臨吊伐是心久旱而霖元有盡臣見道之真如公年倫傑大而指各為其君豈顧免臣亮仁如天表以墓所廟以揭虔惟闕闕中往來瞻瞻感動宸衷欽天山陽厥土燥剛徙祠是方聯諸廟庭煥其丹青公比

安寧亭祠山巔與

國縣延億萬斯年

勅建靈順五侯廟碑

有天地即有山川有山川即有神靈神所憑以靈者山川也而所以啓是未發之闕守是所憑之靈必有待乎

大聖人功用與天地同彌綸陰陽相表裏者焉欽天爲山故雞鳴山在京都北

皇明定鼎茲土以來天清地寧陰陽交泰鍾山醴泉松林甘露鳳凰致儀禎祥疊見有法唐堯欽若昊天觀象其所因名是山欽天奉天勤民事神寅畏靡皇萬歲之隙時帝

山靈效司 聖心簡注謂宅是百神莫此爲宜於是

帝王都城隍九祭法所當祀者咸秩而序之靈順五侯故發祥自葵都乘所載肇唐貞觀之初五人者自天而下立雙杉

之上父老因之立祠九石有構遡舊嘉應累朝累封聰明正直德仁義智信愛而悉冠之以顯故世謂神爲五顯其殊而

列祠諸欽天之山則昉自

聖朝經始洪武二十年之夏六月訖功二十二年之夏五月本部尚書秦達奏願已完碑已具宜有文以識其朔

上乃勅學士臣劉三吾製之臣謹拜稽首曰聞之山與天地並生其始闕而終發固將謂神靈之所栖息臣民之所懽愉而

得不驚于市廛出闕則有待乎聖人焉是五侯廟名爲五顯而今獲與諸神之祠並顯敝寧延壽隄隅植疏甲然而跋林然而穎輪矣與矣度以加矣蓋自是有是山來天將傑出諸神宇有日矣孰知宇宙之氣至此一泰代遭

聖明神亦靈顯春秋享祀公侯戾止我冕鳴玉對越無貳如五顯神尚其以已上善化人爲善以已正神化人爲正相我

皇表裏爲治宣不與我國祚縣延同久也哉記也載繫之以銘曰新安之葵山川孕靈靈所感神而人形翩其雲衣降

自天庭懸于雙杉若有所憑邦人祠事肖像丹青顯其赫赫福諸具具 皇明御宇嚴祀肇稱欽天之山列祠之興

維族有廟載籍是徵聿嚴享祀式薦芳馨曷惠臣民治泰歲登易相 國家天清地寧勒此銘言億萬斯歲

勅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陸侯追封黔國公謚威毅其墓之三月二十二日 駕出太平門高岡望祭

上之洪武二十六年冬十月二十九日安陸侯吳公薨于雲南軍中訃聞 上爲之震悼輟朝明年春正月晦輿車至龍江

遣官祭奠賜宅兆鍾山之陰翌日 詔禮曹定議追封黔國公謚威毅其墓之三月二十二日 駕出太平門高岡望祭

既喪事之三年洪武之三十年冬十月己亥 皇上御奉 天門以工部奏公碑已具惟文未有勅詞臣

等文之錄諸石焉臣職在揚厲不敢按辭謹按其狀叙而銘之公諱復字伯起姓吳氏世廬州合肥人貴由公始曾大父伯七公追封司吳子妣嚴氏司吳子夫人大父省三公諱虎贈昭勇將軍親軍指揮使追封保信伯妣朱氏保信伯夫人父萬一公諱海贈鎮國上將軍食大都督府事追封安陸侯妣耿氏安陸侯夫人公生而沈毅少言笑勇畧過人當元季牢內幅裂群雄起念不能坐受魚肉必有真王方得按迹至正甲午首自梁縣依紉伏謁今上于淮右上察其底裏無他俾領前驅克滁州下湯泉六合等寨乙未夏六月從龍濟江取采石太平驛當司容漂水丙申春二月破壘中丞蠻子海牙水寨進攻臺成功先諸將授管軍總管周之鎮江丹陽金壇兵至即下丁酉三月授元帥擊江陰無錫下之還守常州戊戌夏四月姑蘇張士誠軍奄至致死力爭金躍馬手矛追奔之妃夏四月九月十月連攻士誠軍于高橋于大湖于常州庚子夏五月破常熟西門辛丑夏西門張盛氣取償所喪敗于大湖冬十有一月又敗于長興傳報五千餘張憤屢切癸卯春三月悉衆圍剡福通于安寧奉隨駕往率先陷陣大開其軍俘獲士馬資仗無算嗣是張為之奔氣矣甲辰春二月領戰艦哨江敗敵于黃山殺傷過當三月從徐公今中山王圖廬州五月開月未下手諸大呼先登

挫敵接兇張前銳擒其渠帥連士馬遂克之嘗常公開平王已南定荆湖有旨授公指揮同知振武衛鎮沔陽元同僉任亮者柵安陸擁兵肆覲五月開平總大軍復襲亮公將其先鋒自沔倍道徑詣安陸州其大潰生縛亮以歸上命留鎮其地威懾德懷欵附日至雍荆秦宇公私合捷檄隍縣種儲甲仗無不畢具兵民倚賴焉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秋拔麻張寨洪山冬十月克汝州魯山以功真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安陸衛指揮二年春正月取勛縣均州房州諸柵險以自虞者悉剽削平三年春正月培易文通寨圍偽官及寇三百餘二月調征陝西元安州元大將鄭廓帖木兒逆戰走之擒李臣三平章等兵士七百餘馳馬七百二十蹄夏五月征吐蕃克河州襲元豫王卜納王馬速院使底西黃河黑松林阿散禿于窮處乃還秋八月援南鄭回安陸冬十有一月受世襲之命四年夏五月從穎川侯平西蜀五年夏四月從衛國公平九溪柿溪辰州諸蠻俘峒酋沒則蠻三百餘秋八月帥各衛兵會王都督夾擊敵毛峒九月回本衛進官鎮國將軍食大都督府事十年授世襲昭勇將軍指揮使十一年從西平侯再征吐蕃十二年振旅京師賜鐵券統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安陸侯食祿二千石十三年從

鎮北平十四年從顯國公征雲南冬十一月破阿買諸土者
月等寨十二月得善定城之十五年春正月破西保阿驪
寨水西守之夏五月破客里硬華楚硬木岡硬等寨秋八
月取關索嶺九月赴援盤江十六年春正月克墨定苗寨秋
八月克比納寨而舊病金瘡復作驛聞亟遣高醫醫之已無
及竟斃于水西矣最公自結髮從軍三十餘年馬蹄所至縣
准而浙西漢竊梁雍以西前後俘誠諸蠻峒七百四十有五
招捕華楚硬等寨三百有一力四千七百有九徃徃冒險天
石體無完膚早居同輩中語及征戰事一不自口其能至臨
敵對陣則氣機橫發是故所至無堅不潰無攻不克斯其樹
立之俊偉者也於乎天以我

皇上大是一統再造斯世則必篤生名將為之鎮廟每常兩王
開之于其前黔國諸賢佐之于其間此其事業相望忠義所
貫豈不與我國家河山帶礪同億萬年無疆之休也哉公
生至順辛未月日薨之年春秋五十有三室承氏從封
安陸侯夫人男六人長曰傑試驍騎右衛指揮使襲封安陸
侯次曰佑曰儀曰儒曰倫曰重喜女六人長為齊王妃次納
贅譚信次適安樂侯子智次適前軍都督子謹餘尚幼公在
晉定買安楊氏年甫十七當公殮時慟哭已即沐浴更衣自
經以死事聞上歎異父之錫封貞烈淑人從公葬墓下仍

旌表其門云銘曰

聖皇受命龍興鳳陽風雲慶會神靈效祥徐常兩王功臣第一
繼有英侯奮自梁邑委質以來戮力輸忠縣淮而浙屢破寇
鋒振武開衛沔陽駐節宜以綏其籍之輯元有餘孽繼在
西陲公鼓其勇波追旋師未幾雲南肆伐威風所暨孰
不震悼掉鞅之進九關半週一疾水西竟克弗瘞人之蓋鑑
旋踵朽息公有衣褒于黔之國誰為蠻姬以死從公誰為公
死不磨者功悼史勒銘徵諸爾後爾後克燬我銘孔壽

勅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
督府事鞏昌侯追封陝西公謚宣武恭公神道碑銘

洪武二十年冬十有一月己亥

皇上御奉天門工部侍郎臣秦達奏故鞏昌侯墓道之碑已
具宜得文及時鐘之有旨翰林院學士製之臣三吾職在
詞垣不敢以才學謏淺為辭謹按其世係功勳年齒次第而
銘之臣聞天與

聖代大有為之君必篤生環偉英異之將與之會遇以輔成其
大業雖人也實天也當元季王政不綱在所裂裳為旗倚矜
為英草野自雄周所適主時則今上皇帝龍興鳳陽天人
合應有若中山開平兩公傑出其間是固功無所僥矣其知
所趨向先後疏附厥有成蹟若鞏昌侯臣郭子興者亦豈偶

然哉子興世鳳陽人義勇有膂力善騎射自癸巳歲起兵首
隸元帥郭某麾下即知所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
亦既從 龍濟江若采石若太平若溧陽溧水所嚮靡角義
勇之聲日已爆矣丙申三月隨大軍進拔臺城先登授官軍
總管繼陞統軍元帥攻圍常州身犯矢石晝夜不解衣甲為
生機發九閱月城始下被賞優厚載調克宣州江陰宜興葵
州安慶衢州勢劇破竹壬寅分兵之江西南昌得其全城癸
卯八月進克鄱陽彭蠡之戰海艘駢集戒嚴所部人百其勇
陳友諒計蹙一中流矢死人知天命有歸矣甲辰春侍

上親征湖廣武昌汗血馳戰多所斬獲用屢功擢鷹揚衛指揮

使簡在 上心俾從中山王拔廬州拔安豐率先陷陣大敗

姑蘇張士誠為之奪氣其平襄陽下衡州定澧州辰州轉而

隸高郵詔淮安截援淝西湖州坐困姑蘇往往裹糧力戰中

山王以公之勇功陞鎮國上將軍大都督府僉都督吳二

年正月改洪武元年 上即位有事關陝令領其軍進討中

原極守潼關三年滿敵一迹不敢南移成鞏昌招摩連殘嚴

賊部曲西戎羗夷兩境帖然進封鞏昌侯侯方倚之永鎮西陲

而溢先朝露薨于家矣 上為之震悼輟朝三日賻贈有加

追封陝國公諡宣武以洪武十七年冬十有二月 日薨葬

寶山之原曾祖考某贈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國進

封光山縣子妣某氏從封光山縣子夫人祖考某贈驃騎將

軍都指揮使追封汾陽伯妣趙氏從封汾陽伯夫人考某贈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鞏昌侯妣單氏從封

鞏昌侯夫人配汪氏封鞏昌侯夫人皆由公貴贈 恩子男

四人長景儀卒于五開次振次宗次官僧公生以某年某月

某日薨以 年 月 日壽五十有四惟公自開國以來從

龍上下蓋瘁所事所至以英勇聞是故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視轉萬里之遠歷歲月之久若堂與之朝夕焉雖鋒矢交集

饑渴不時咸不避郵必盡殲渠克歸報終事乃已其依日月

之光仗雷霆之威以振拓疆宇勒勛西陲者亦人傑也哉詞

臣鴻儒為職是宜有銘詞曰

聖受命龍興鳳陽戡定禍亂經畧封疆篤生武臣先後相望

維陝國公實生 帝鄉沈鷺其勇鐵石其剋乘風雲會依日

月光旌麾所指敵摧鋒芒底定東南載戰戎羗萬里之遠如

在室室生前封侯式是鞏昌身後封公亦此西方聚寶之原

不食之岡佳城鬱鬱公所固箴詞臣載筆德音靡忘子孫善

保奕世流芳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公大都督

府事柱國將定遠侯王弼食祿二千石追封三代神道

碑銘

碑銘

國家當天造草昧之初，爪牙輩出，風雲會時，則有草莽之士，為效其忠勇不二之節焉。當功成治定之日，慶賞大行，兩露禮郁，時則受鐵券之封者，人堅帶礪之盟焉。於是武臣定遂王弼受封有年矣。乃洪武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侯以其履歷事狀來請文于翰林學士劉三吾曰：其徒武不學義，所當為每在人後。予公侯之還鄉者，弼還鄉矣。予造第者，弼造第矣。鈔錠金銀匹帛之驛，番錫賚者，弼亦受賜矣。惟貴生者之爵，弼其三代已死之考妣，弼亦獲爵其先矣。惟是片石之樹，所以顯揚其親子孫所當為者，朝廷亦與為之。弼既不知自媿，又不能勇為顧望之。至今且三四年矣，弼之貴顯不後乎諸臣，而誼當發揚者，乃不克先乎諸臣。三吾悲其言而閔其志，為叙其狀曰：王氏之先世鳳陽定遠人，高曾祖考妣因兵興年幼失其名氏，祖考四七公祖妣張氏考五五公妣魏氏，三代之親俱封定遠侯。夫人兄十六公，追封廣威將軍，上騎都尉河南中護衛指揮使一門三世並受侯封。朝廷于臣門無一之或遺而臣于朝廷，顧萬分無之少報。况弼之生，寔當元政不綱，群雄並起之年，大明真人誕為民主之日，以至正丙申，率其部下納款內附，從龍濟江，日蓋被遇，竊自惟念弼之蠢愚，語智不足以有謀，語勇不足以陷陣，屬當天心厭亂，人心思治，是故兵行所至如涼颺之振。

高築不餘遺力，破竹之迎，霜刃無所措手，隨克晉川而得石，涼攻蘭溪而下金華，及諸賢會稽，臨江鄂渚，以至南昌，解洪城之受圍，戰鄱湖之鏖其獲，倘禁江應援，安豐運葉陽安陸，泰隆淮陰，湖西湖州悉如。廟算所策，遂階昭勇大將軍，驍騎右衛親軍指揮使時兩廣福建省以次年定則奉。從大將軍，今某公征進中原，沂州益都東坡城轉而之濟南，渡儀河南，灌關廣平彰德，諸大郡先聲所至，望風款附，乘此破竹之勢下，幽燕真定關陝，殘元諸餘孽相繼敗殘，其察罕腦兒紅羅斷頭等山舉不戰自潰，載進奉國將軍，魚大郎督府事，洪武十一年調隸大將軍某公西征討平羌戎，摧其部落，洗口索駝羊焉，俘獲無算，進右副總兵，賜金器宣力武臣，歟階官爵食祿二千石，繼平雲南二十年，道出金山從大將軍受降納哈出二十一年，復從大軍征北師，次捕魚兒海，獲元餘孽後宮妃后等無遺，餘我師方病渴而山頂噴泉為之渴足，捷也非人力所及也。實則天也。寵頒芳勅，全軍歡動，微臣王弼亦獲衣褒至今，陰山鐵嶺虹光所貫，永夜不息，為之銘曰：天生真人龍興鳳陽，一時爪牙皆在。帝鄉奮勇，晨臨校述我行維時我。皇國運方昌，百爾執事亦荷寵光，乘風雲會昌，籌策良旌麾所指，敵摧鋒芒所攻者下，所嚮者降，維侯定遠值時助勦，念弗。

自保無所二 歲事其部曲從 龍濟江濟江以來被遇異當
首事雲川 無軍糧繼拔姑蘇冠無錫張盛兵中原行解痛
望陳師幽羅 從勇敢當紅羅之上窮追胡疆賊踏河水樹肩
雪霜金城之 進逐伏戎亮漢池之下遠過越荒極北金山安
胡降王功王 何有皇則不忘既錫之爵金匱永藏縣侯世爵
善善何長 族就第富貴巨冢墓有肖像翁仲馬牛墓有宅
碑金石文 丁人子所職事在顯揚金石文章自爾王堂河山
帶礪與國 祀禮

勅贈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秦王左相
兼陝 西行中書省右承長興侯耿炳文追封三代神道
碑銘
皇上有天下 以來王晉日所敷訓文武臣庶惟忠與孝是厲是
懋念爾數 口開國勛舊相從濟江翼戴興運宣忠效勞亦有
年矣今 朔一執天下大定而當資邱與稽至於今則
勅賜緡 人五萬定與造第鳳陽亦既告成行且就第則載賜
鈔二十 定其先室表儀其墓念爾子爾孫克有今日皆由
祖宗樹 德空前乃追贈其先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定
文段表 裏三十匹安富麻象索享有朝神道有碑俗物肖像
有翁仲 羊馬於是長興侯耿炳文得階次四勳舊賜第其鄉
及爵其 三考此炳文惟念不肖之身香自農畝獲除

皇上不世之遇者至封侯富迫子孫皆非始願所及也恭思且
蠢不知所以顯揚其親 皇上不惟教以顯揚之道又與以
顯揚之賞又三年為洪武二十七年乃狀其事于翰林儒臣
劉三吾按狀炳文世鳳陽人奮身農畝當元至正壬辰在所
紅亂鄉邑尤甚先父君用四顧彷徨無所于歸父子二人因
念與其伏山林父手就戮苟若相率舉義得豪傑而往輔之
乃挺身 今上于鳳陽被蒙知遇自至麾下日備使令授
先父管軍百夫甲午年四月領軍隨 上取滁州六月取城
口張營寨取嘉山繆把頭營寨再取滁州守禦度管軍千戶
乙未閏正月從 上領軍取和州守禦授明威將軍管軍總
管六月隨 龍濟江取太平守禦丙申二月三月從
上克采石中丞蠻子水寨取也先繼取臺城守禦累贊門悉父
子相從領軍是月十七日同父領軍隨總兵徐達今開國公
取鎮江守禦其夏四月先父奉 命統兵應援常之宜興地
界張氏勢所必爭則日相造礮各柵木自營盡死以報稍失
尺寸即全軍而死是故人百其勇有死無二是役也先父賈
勇先登用薄蟻附騰而上見斫傷以死猶力戰不休父既
死炳文襲職仍管其軍六月取廣德守禦丁酉取長興守禦
開張長興翼元帥府署統軍元帥甲辰改元帥府為興武
衛親軍指揮使司統職本衛指揮使丙午調隨徐總兵取胡

集 25 - 118

州其年取蘇州吳元年九月回京授大都督府僉事明年正月
上即位改元洪武其年授鎮國上將軍兼太子右率
府副使其年九月隨總兵常國公征大同守禦固太原二月
以其軍隨總兵徐國公征取陝西時西軍人馬甚盛方事仇
次武功東川西陣思齊在其東思道壘其西數挑戰奪食
俟會不似解衣甲蟻聚生身而殤弗卹也如是者數月餘西
軍相敵無少休暇大槩彼稍隙我即進以是堅固力不克支
相與遁去既得其地就鎮守之開設行大都府陝西等處行
中書省署事又之三年開秦府授府左相之職其相秦也
直言正色多所匡正其年十二月授今封爵侯自壬辰至丙
申五年悉從父領軍自其父歿于王事後即以其軍攻城畧
地得廣德得長興而侯之爵兆於此矣繼得湖州蘇州懷慶
澤路平陽大原陝西爲侯所無官亦兆於是矣前後從軍二
十有七年中間多其父子之兵與其所得之兵最苦戰者
長興之役當姑蘇臨張之日其所公爭血戰之地而湖蘇兩
大郡尤其表裏山河之勢當其有事于東吳也諸將會議
上前無不先請徑擣其所穴抑亦手探囊中之物耳
皇上首策萬全乃首在雲川大都彼折兵以禦我其力分全軍
以出我其勢空如此則鼎魚穴螳安所暇息諸將皆嘆服
聖算之高非凡所能及也由是決計先湖後蘇雖連營相望

而湖蘇之勢兩分彼有手足不相應之患我師無腰背受敵
之虞則侯等所爲酣戰能爲國全有是東吳者實
皇上發蹤指示伏逐殲之勢耳是功也徇之功也其敢以自
名今故爲三吾言之也然則侯前後所歷戰百戰百捷其功
大矣侯雖不敢自名其功而功之在侯猶獵之不能忘大大
之不能忘所自也如此其克有今日也宜哉三吾聞其言念
昔建武之中興也况余兩耿實以父子同體忠赤盡瘁國家
故敵聲援相應共成犄角之勢以恢復舊物光熙先業炳文
父子敢不敢上方况余其心之忠即二耿之忠也而矢一不
自口其能天之生斯人爲我皇上成是混一之功歟此大
平之治也豈偶然哉爲之銘曰
天生聖皇龍興鳳陽有志其人識主非常相率來迎如
漢沛豐蕭曹景從風虎雲龍耿侯是與父子領兵從上討
征父况子余力敵是戰每戰必酣長興之役父也戰死子
也世襲李張在陝西共挽險卒也俱勇長興受封悉以是
功孰克比隆泰相繼登其舉由其賢入其泥九父死王事
朝有贈諡公爲果毅子既封侯三代亦侯留書是優金廣
石室山河帶屬子孫世世子孫世世輔我
皇家億千萬祺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宋

國公同恭軍國事馮勝追封三代神道碑

嘗謂小雅詩天保序有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然後知君推恩以待臣下臣子當感愛及其親之恩以報君上君親之恩天地之造不容名言臣子報上罔極之恩詎言語所能形容其萬一哉當元政不綱宇內幅裂郡雄彙起皇上以神武之資濟艱迤之運時則有若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後折衝禦侮於是馮勝兄弟當緣會遇為時爪牙從龍濟江獲展尺寸以有今日非偶然也乃洪武二十二年詔公侯各還其鄉賜之緡緡與造第舍繼資金帛安富厥家追封三代用生者爵墓之享堂則備物肖像聖心集卷之十一墓之樹碑悉出內帑與為之以三吾職在翰林式司紀載懇文其事公之先泗州幕山人有遠祖失其名諱再移家光州固始近代里有老卒見馮家祖先書始祖征西將軍異者傳為征西將軍異之後曾大考諱元善家世業農以曾孫貴勲贈爵贈如其曾孫妣史氏國公夫人祖考諱信仁贈如其孫妣朱氏國公夫人再徙今鳳陽定遠之左家焉考諱文襄贈如其子隱德不仕妣汪氏國公夫人生三子公其季也公名勝性謹厚有智而勇當兵興時念不能坐受魚肉甲午之歲同兄國周伏謁今上于妙山從縣州三义河和州版門塞渡江克采石大平等處陳也先來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

廟制勝獲其全軍也先乞死不得則願款附刑性與血而嘔知其懷二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授戈也環

上而寢悉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他是故公先陷陣衆乘勢崩之遂擒也先丙申二月從破臺中丞寧子海牙水寨于采石三月進攻臺城拔之還軍從擊鎮江丹徒寧國授萬戶丁酉克其露松山望亭戊戌克泰興宜興授元帥守禦庚子國用卒由親軍指揮封郅國公公襲其職仍掌親兵偽漢陳友諒悉衆來寇公衝其中堅敗之于龍灣繼復采石太平壬寅克安慶江州陞都護癸卯應援安豐陞同金調擊廬州甲辰從援武昌得廬州乙巳克泰州海安埧及江西諸郡聖心集卷之十一丙午淮安安豐浙西舊館蘇州悉從諸總戎下之吳元年丁未陞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是年克山東諸郡戊申春正月上即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年十月授副將軍克開封河南潼關懷慶太原澤潞等處悉平之二年授征西將軍克陝西鳳翔等處諸郡進兵追元大將李思齊于臨洮降其全軍河州等處以次俱下二年大敗元總兵擴廓帖木兒于定西回京封今爵宋國公守鎮陝西四年分兵三道北征以征西將軍由西道取甘肅等處敗元將失利兵敗朵兒只八元虎刺罕口獲人馬數十萬羊馬駝稱是進拔肅州等處至亦積

乃敗俞實兵五年回軍六年七年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
八年自大同征元未下散不刺等地回鎮陝西十一年回軍
十二年至十七年連鎮河南撫軍恤民兵次附明年以火
鎮子外為勞上乃召還禮禮曹等酒慰勞之其年秋授
征虜大將軍總兵北征屯兵絳橋操練兩月而還二十年佩
征虜印總步騎三十萬城太寧等處北征元還將納哈出受
其學士也先帖木爾公官童章奏降款所部悉降驅之
入山海各城屯注二十一年往東昌等處調各城達達軍
額國公傅友德征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叛其不繼往
永寧鎮守松邊撫安達軍二十三年秋蒙恩賜第追封之

此廟在卷上

卷上

典制詔所謂爾等居京師除肘腋之患歷征戰連瓜牙之
勛平定中原宣力內外佐成混一是勛也發蹤指示之力也
朝廷既待之隆而報之厚矣在公則曷敢以此自忘哉嗚呼一
門兄弟兩封公爵公不壽公也克壽既死乃所冀志不能以
卒報者而公於著微勞不惟能克報乃因之益以顯揚其先
野也宋也幽明之感為何如哉遂申之以歌歌曰

真人為時作民主焉揭日月于中天衣牙從龍亦奮起兮
風雲于八埏野公去宋公繼考式克振後而光前票

廟謨而靡獲字焉壽續進而志彌堅

其一

助之第責以金帛焉既安當其家聲聲厥澤滲及漏泉兮

又尊崇其先親以愚臣不知所以顯揚考後俾勸文昭
泯祖孫相望感洪造方矢啣結而無其困則願世篤也
貞考帶砺乎万億之春其二

勅賜開國輔軍推誠宣力武臣恭祿大夫枉因同知大都
督府士陸安侯許國襄簡王公紳道碑

許國襄簡王公既薨有年洪武之二十年冬十有一月己亥
皇上御奉天門以工部奏公襄降之不已具飭翰林李士院

為文賜其家俾錄高臣三吾職在記述不敢擅詞則退而稽
其世次官代行事官序而銘之臣聞天生

聖上聰明睿智當元政稅稅為內端烈烈雄角起資以
君主治其爭亂則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若徐常而王佐命

伐襄簡王秉義效順以合其成功大一統之業若亦天所俾
予者哉公姓王諱志世鳳陽臨淮人性警猛有智謀臨陣對

敵果毅與前至正壬辰三月壬戌蜂起舉鄉兵取濠州且守
且戰甲午克滁州勢劇破竹知天命攸歸在今

上既附來從乙未齊江得采在太平破中安漢子海子水寨進
拔建康丙申七月調隸總兵國公樞院徐中山圖常州府

湖先登身犯天石功開授恆遠大將軍石副元帥丁酉三月
常始下公還為此後恢復宣州江陰宜興高郵等州府多有

戰績中山悉其能公克撫其智也辛丑秋九月侍

上親下安慶諸郡邑壬寅夏四月復諫中山身先戰江西諸
州縣望風崩角癸卯八月乘海艘從御舟賊陳友諒子彭
蠡友諒中流矢死擊走其餘黨平注口之水寨甲辰二月
上親征湖廣武昌公暨諸將一稟睿算與賊還囑遂下之戰
從中山復廬州援安豐還北姑蘇張士誠軍陸飛熊衛親軍
都指揮使總兵守禦陸安州明年春政授陸安衛指揮使戰
守戡綏敵驍民附戊申春正月

上正宸極國瑞大明政元洪武其夏五月辛酉將本衛兵征
迤北次汴梁尋調征河南冬十月從馮勝宋國公渡黃河迤
邐進取懷慶澤潞等州往往所部首無堅陣是賊徒鎮平

聖壽文集卷之十一

二十六

陽居三年移守漢中仍駐師陝西明年將其全軍深入察罕
腦兒絕塞却胡遠遁還軍平陽冬十一月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大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陸安侯五年
從中山征朔漠大獲虜而還九月又從傅友德今頽國公征
雲南所向克捷十七年凱還京師十九年八月十七日以疾
薨于第上為之震悼罷朝贈賻有加追封許國謚襄簡公
生元統乙亥正月九日春秋五十有二薨之十月二日
勅葬鍾山之陰曾祖考四一公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
羅山縣子妣童氏追封羅山縣子夫人祖考五一公驃騎將
軍親軍指揮使護軍追封大原伯妣蕭氏追封大原伯夫人

考六三公榮祿大夫同知陸安侯夫人室潘氏
從封許國夫人先公薨至順壬申五月十九日薨洪武庚
戌三月始葬鳳陽臨淮二一是從公附焉生男四人長威次瑛
次璣次琛女一人適縣國公子景祐孫男三女二孫公功行
是宜銘銘曰

先時宇內動勦弗靖燕民有主資以戡定效用者將鷹揚
其人徐常商王開國置臣各有厥牙奮其威武惟襄簡公
久佐徐府既定江淮而中原自河徂陝益西其轅縣淮
而北極是朔漠轉征雲南卓著勇畧最公在軍沐雨櫛風
惟知報國建郵殿躬陸安侯封方倚大用天不慙遺黃髮
聖壽文集卷之十一
二十六
遂夢上為震悼卹典是頌許國襄簡爵諡具先鍾山之
陰公所藏室墓正名垂煥然竹帛有桓其表有寧其碑千
秋萬機永永無期

勅贈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李傑追封先代碑銘

皇上有天下以采凡職其死事之臣必申卹典所以慰忠魂于
九京厲臣節於方來也於是廣威將軍廣武衛指揮李傑以
洪武元年征北陣亡于恤典特褒贈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
且官其二子長子諒階昭勇將軍世襲神策衛指揮使男婦
陳氏封淑人次子忠階明威將軍世襲旗手衛指揮使男婦
婦陳氏封恭人妻李氏封太淑人女李氏今為

皇淑妃臣諒元躬感惟

皇上曠代之遇臣先父捐軀殉節所以旌異者備極其至

今當備置先恭備物省儉惟是片石之樹所以顯揚其親紀

是殊遇者願後手諸勳賞之臣塚負多矣乃叙其世次託翰

林儒臣劉三吾文之金石以壽不朽謹按狀叙李氏之先世

鳳陽府壽州霍丘縣丁塔鄉十三都人曾祖因兵亂失其名

諱生子五人伯祖四人亦忘其名諱祖諱永中行第五生男

九人女一人以子貴贈宣武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都尉追

封龍西郡伯祖妣董氏贈龍西郡君伯七人叔一人姑一人

俱失記其名諱諒惟父係餘慶所鍾有子二人孫男三人曰

涇曰濤曰淳若汝實忠所出是宜銘銘曰

一儒李盤根天家眷屬一女淑妃閨門受福承藉有道或余

秉滿足謙尊而先卑以自牧世存是心世享是祿追惟祖德

仁厚是篤感惟

聖恩膏澤是沐山前有墓有像惟肅亭間有碑先世倭錄勒銘

說不朽潛德之暴昌報 皇仁垂封三祝

好古齋說

六經之理具于人心六經之文具于方冊學聖賢之學而欲

好古先聖賢之學舍是六經未見其可也休寧汪生敏求以

好古名其讀書之室懷予文之未遑予也生求之不已則謂

之曰吾夫子以生知大聖不以生知自居而以好古敏求自

力蓋生知之美得諸天之所賦人人之所同至道之懿具諸

方冊者非敏求以造其極則何以得之哉蓋六經未作六經

之理正人心人心一六經之文也六經既作六經之文在方

冊則方冊一文字之古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作者

秋問禮問官問樂之類亦皆能外六經之古以得其所好之

古哉六經之文書之古夫子所好之古六經之道之古也生

欲敏求古之道其亦知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

情禮以謹節文春秋以寓王法正名分所著見方冊之古而

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哉夫子嘗曰十全之邑必有忠

信如某者焉言人美質之易得也不如某之好學言至道之

難聞也聖人不貴美質而貴好學也類此前言好學此言好

古以見學之外無所謂古也外古人以為學是今人而不古

心也生之志尚矣古矣尚其勗之

噫要道人說

天地萬物之蘊蘊也萬物天地之逆旅也宇宙於物來者無

不容去者無所留非一寓物之地乎物於天地往者無窮來

者不已非一寓宿之物乎天地以寓而待物人之為人亦當

以遊戲而寓乎其間且天之生物賦予不齊清濁賢愚貴富

貴賤壽夭此自有大分就其中言之唯窮通得喪無常其
 戲人也尤甚昧者加欣戚乎其間則非矣達者不然當物而
 不置物隨其所得嬉以視之如童孺然童孺之嬉也隨意所
 適於其一切喜怒哀樂一過其心目即已初無蓄意所以
 握而手不挽視而目不睥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漠然福
 福之無有跡其兒子也達人之嬉豪亦如是乎北庭韓公敬
 齋以是為彌求其說於予惟公相門世胄蚤經宿衛歷二牧
 有聲亂來盡室一空父子孤身兵間飄然南來志在嚴棲以
 終其嬉也而當塗蕭知其名薦知融州強之行逃名而名我
 隨固亦不害其嬉也無恨大庭逸矣陶唐氏之民之熙熙皞
 皞舉世一嬉愛之民也而有不自知其嬉也世降俗偷高士
 問出如莊周列禦寇之嬉于逍遙遠遊東方朔之嬉于恢諧
 陶淵明之嬉于羲皇李謫仙之嬉于詩酒陳希夷之嬉于好
 睡蘇長公之嬉于文章皆玩心物外而邵子堯夫環中觀復
 則其嬉也以天不以人予不知韓公之嬉如莊列方朔諸賢
 乎抑如堯夫之駕風鞭霆歷覽無際者乎是無庸深涯乎所
 知者造物戲人惟公能嬉不為其所戲前承平時士之於功
 名富貴如所願欲者而能嬉以玩之非吾處環中之順境者
 乎亂離以來賤貴賤貧富皆出人不意者此造物之
 劇戲時也公當其不意者而能嬉以受之非善處環中之達

境者乎彼有以居等戲之時而處劇戲之地貞誠自視罔測
 所嬉曾不知戲我之中已伏禍我之機比罹其機始悟既矣
 惟公孩視富貴兒戲功名厭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
 咲花崖之間怡顏豐柯之下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欣然
 齊賁賤於不爭之地含時守朴全真體虛氣平味淡懷恬蕩
 蕩與混成等其自然不知造物戲我乎我戲造物乎若是則
 造物有不能戲公而公迄有以窺其戲矣或曰公名齋以戲
 而又別號以嬉不與敬齋義與于應之曰孔子不云居敬而
 行簡不亦可乎予亦曰由政以行嬉不亦可乎遂書之為戲
 齋嬉叢說

方寸地說

予以公事至永柳君友琴兄過求其齋屬所謂方寸地說予
 惟此語本諸古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句雖老儒莫
 究作者誰氏尚憶故巢公歐陽先生為如孫王父平茶和留
 畊堂留題于廬陵劉公須溪先生記文之後云世以此詩為
 馮瀛王遁所作非也迺賀永都其人生五季亂離時俗靡
 善故其為詩皆警世語而須翁記用晉人語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方寸非池也天也自欺欺天大若肆之為派坑下者
 閉之為偃月今其遺安在哉西翁所述大槩若此是予元
 存吾由瑞州推官較藝漢省主文李江州子威亦有絕句題

其後云許神明世葉田初原祖父上承天慶如養孫不飲
奔却在君家自保全意尤慷慨切矣友琴自今體諸名言私敬
之無也而鋤之谿山之險也而夷之種之以至仁之賢既之
以道德之原將見獲自其身身安富貴諸其子孫子孫齊頤
何莫不自方寸中來哉

贈翁明遠墓說

歲聖之法肇自古初成于後世之聖人望其下洛尚矣無其
書漢以來始有青鳥經出史逸其名亦景純所引經為最
是簡而嚴約而當誠陰陽家之六經而孤有錦囊丹象之難
禽星也曜洞林天機也象等書實為表裏所謂地理之秘

圖書文庫卷之七

二十一

惟六經之語孟也至此書蔡氏著為總說其歸不越一
背四字大要欲寬平不寒險欲肥厚不瘦薄欲遠其不淺近
遂一掃野俗坐向水路星辰之說其言曰坐向有法當取之
四位應對水路有法當取之三合曲折詞簡意明學理粹
又豈不猶六經四書一折衷于吾紫陽夫子也哉嗚呼胸中
無活法紙上皆塵言地理不可無書固也然山川之妙必貴
得之日而會諸心得諸簡冊有餘而入手之功無焉亦安能
得吾地也哉得其人矣有其地矣或龜石之家為害未至終
不能得其地者有之矣昔獨松為太守李唐卿得地處之武
蘭山乃數代宰執之地未與之言夜夢而使按察北曰仙

莫錯李守淮政刻核大甚神以共怒不宜居此福地我天使
也不十日李當死于非命必為之殃汝果十日李以罪誅此
地迄今尚存則以未有其人當之者他如孫係民之種瓜陶
公之尋牛往往以無心而得吉地竊觀近代鄉里諸發福之
地其始皆得之無心非如後來其子孫之巧于窺圖者迄不
得善地何哉陰功之積未至而覓求之私大勝耳道府判
翁明遠氏自閩中來往往為人得善地近又為吾友生徐
與二親得壽藏于近之城北關人皆稱其善雖未嘗叩其學
之所自大槩原以景純而匪其賢子牧堂者矣徐生德之念
無以報明遠知其意謂若得三吾一言為祝過于所愛矣生
以是正予辭弗獲謂之曰北關之地人恒所道也得之者徐
氏徐氏之求地計非一日也發之者明遠發之以明遠得之
以無心異時徐氏緣此發福萬子孫毋忘所自可也文字之
謝云乎哉

悅道樂存說

論語首篇孔子語說必先于樂先儒謂樂由悅而後得良以
理義之悅人心猶芻豢之悅人口士君子學道不至味乎其
味而深有以悅乎其心樂乎其趣不足與語悅道語樂存也
吾雲衣分之懿譚悅道語樂存先錄悅乎其道而後得樂其
所存既去世有年矣其子以愚則明不遠數千里因其宅相

銘

卷銘

天下有至樂非至樂非膏粱四

區高華堂大方筆食餘飲無缺石田茅屋竹簾松牀清風
宜屢卷微雨試睡香無寐之始耳有君子之登堂
而賞無缺樂不寐而美不傷庶幾絕脾篤實粹光孔子
哉面也

坦齋劉先生入集卷之下

雲南提學副使宗曉學劉應舉

知茶陵州事韓城賈

同知州事高安張東陽閱校

武

勅下御製大明一統賦

我

聖祖剛健中正寬大英明神鑑成於先定運量根於至誠兼之配以
聖片端一靜貞德符父母道合大任儲君有象賢之器群臣皆屏翰
之英所以功業文章二十煥然之可親耳觀其得國遠過於漢唐

行削名正於湯武申明上常方用民歸極一洗胡俗考世皆復古
建官而革宰相之事列爵而罷子男之數去神祇之濫封改先師
之象朝祭先王以御名持亡國以賓禮取士而開設賢科報功而
疎封爵土服制定而兵制嚴家法正而國法安至於訂先王之禮
樂復中國之衣冠正韻書之偏音除封禪之異端紀年號而不改
置符讖而不談無微名別祝之稱頌無離宮別院之遊觀德政不
陳於大臣公侯不封於文職親軍不隸於五府藩王不佐於百辟
惠澤不限於豐蔭恤典不分於存沒兵不出於照名姓不妄於繆
錫避諱止於不偏諫言許於直入威重典於豪強陸師道於勲戚
變文雅於萎靡排佛法於幻惑斥神仙考祥瑞禁師巫方和術豈

特是我他如資世通訓

祖訓條章聖政之紀述律令之精詳文集之浩瀟大誥之昭彰日
曆纂至堂之秋賢訓發金匱之藏禮制頒於司本集禮詔及於
夷邦解論語之蘊與正書傳之舛訛孝慈錄乃仁至義盡昭昭錄
乃慮遠謀長相鑑有賢好之傳明賢有上下之篇雄文大製繁
雲章天縱裁會神契高書誠與典謨相為表裏推項并其節目所
謂聖謨洋洋盡言孔彰此其大者余其難詳

白雲牙屋賦有引

大名滑邑周承常故墟漢之東郡唐之義成軍邑西南二里即
孫子堤北去大不一里半舍餘又西北距善化三山五十里山即

黎陽又西距大行口一里許至淇水十五里而近泉名三水合
流曰淇門有三會其今成均祭酒宋公仲敏先尊大恭惠肅公
在日嘗博西亭新殿頤以西隱仲敏由齒貴冑館提進士第為
郎官官滿棄草亭其間孫白雲牙屋鼎經史子集法書在焉
蓋意乃雲氣時來與博山爐烟氣交錯因復扁其行曰自怡所
國朝徵諸公筆歷官理署掌教上庠六館諸生朝研暮草罔敢惰廢
然今為學士四百七十餘生居三之一皇上緣是委深倚注不
察必慈惠之年勸懲備極春坊錄載推事曹亦差生領賦焚聲焉
賦外謂白雲牙屋葉獲也而為之賦曰

白雲之雲牙屋之屋吾意其觸石起經管宿留林樾度窓曲

因風曳之之來和日蒸之之翳隨樓臺之舖代在層之
簇髮乘冬隙之休工宜俟來春之播穀不然而暖散晴烟不
雨而潤圓純束任兩地而誰其為捕獲食其利不覺不俗匪
何陽而望入親舍之思匪遠西而吉叶杜陵之下此情重
君子所為得燕二者之清致而克顯先世之忠也與且夫煙
霞樓遲隱者所甘心也而胡獨愛白雲之春舒屋臺悵悵人
情所同欲也而胡獨愛茅屋之蕭疎得微以不堪持贈而僅
足吾人之自娛也與又微以所取素綢而可還結繩之古初
也與不則以其係可為家而致詩客之停車與在錦封而為
文翁之剖符與意皇此水會其趣之深而徒得其迹之粗者
也南館孫子之隄北距大行之山宣防黎陽之攬乎其形勝
淇水泉源之聞乎滎河流于此乎噴薄林草于此乎回環
宜雲氣之所從自出而仕者之所為技問也觀其原本天機
結在山川度懷縹緲從龍蛇或散或聚或斷或連非風非
霧非雨非烟橫亘山腰白虹卧地孤飛空半玉馬行天細絮
絲之縷輕縹緲之綿當西亭之所在每欲去而欲旋始
傍樓而欲去終抱石而如眠念忠肅之在日以供悅于目前
既與為霖而晴皇復隨還山而引年慨前修其已矣尚白雲
其依然則有今子相賢肯構是事謂雲須無心而隱則先忘
屋不於雲歸何義雲而不屋飄散無際迺不割剝因山之

材迺不堪埴于茅之易重之束縛之細密之塗泥之堅多
八九之間寬容數畝之地甕牖一簾之門絕拒大朴之製簾
簾而素練斜拖挂笏而爽氣隨至香積云情山水沉白粉
粉兮垣墉薜荔都迷松逕何許鶴聲不見竹籬惟聞犬吠於
是遠謝世紛爭掃塵踪我讀我易我樂我樂我樂我樂我樂
點之數天根月窟往來六六之宮窓前有點檢之篇門外
從發黠之封此則山人所樂在乎白雲茅屋之中心勅而休
意行所在或採芝木或尋蘭佩橫遮谷口疑蒸雨後之晴嵐
懷抹山椒驚失曉來之翠黛到窮處而水源可探看起特而
詩清與會比則山人所樂在乎白雲茅屋之外方其未置是
雲屋也盛年科名故家文獻出宰百里即星朗見心融備岳
之春花滿河陽之縣喜招隱之賦成諧謔初之始願及其既
葺是雲屋也養浩林泉放情立誓結社漢無訂盟獵鶴已耳
分于退休諒何心於好爵胡東帛之見微遠暮年之未約乃
登金門乃親我皇乃承渙渥乃官一庫孔庭兩資亦代
榮生徒六館資亦紀綱雖引年之學難登聖賢之能忘則
首白雲幸蒼狗之未夢驚心茅屋恐蒼狗之夢荒至是則何
之白雲今且出而從九重之飛龍笑仙之夢至今且廣而
為多士之棟梁矣念雲屋之久別渺山河之相望要四老于
橋中今者美于洛陽商從事于秋子得遺跡于宣防以此境

景際此時康而遠得觀西華故隱之白雲者此秋風不接
之草堂聖主優容之賜老臣暮景之光也遂書此賦下以
焉徵君歸隱之志上以效臣子夫保之重
野庄賦
汴進士通判長沙王侯師魯由丹絳氏投效龍門得金京
時故著姓段氏遺址段輔惟德屢任憲使姑射山之麓曰
芹溪一水既田可肆伍即曠曠築室其上游以地之出產
蔚而曠通也宜田舍而不但如也謂之野庄上以奉養下
以交于諸兄弟非徒求田問舍而已其來未幾屬于五
為之記後裔其志而賦之曰
龍門之西姑射之東一水芹香界玉其中惟是溪之上游室
形勝之所鍾在林樾而不盡蔚軼但如而特等室可以供野
眺而寄高情於無外可以為田舍而適雅趣于不窮何代元
於佛人由原出於仙跡此王侯野庄之所在非世俗田廬之
得同也歟在昔金原則有段氏晉唐名末廟堂書卷來者是
在實存其闕蓋生存海泰撫世幸地靈之末數有人杰之
來繼振三槐之家聲播春官之上第由荷氏以投簪即是庄
之番意樹棟宇下耕桑之故墟羊田園之義溪之夕翳晚而
風于異鄉之後來慨廢興于崇岡之一時然後知高賢之卜
居蓋以勝樂而非以地利者矣是庄也不村不郭蕭然莊壑

天開圖畫地占林泉（約）方桂棟（約）樓樓以振興之
以璣璣之堅固不四五之畝多示八九之樣者求之
綠護一水之田岸蘭汀正稔郁兩餘之日園山柑紅白霜
後之天樵青婦汲往（村）巷雞鳴犬吠在（人）烟樓閣中
簾杖勝日佳時或依窗閣耕或結流賦詩但見良農風遠
近一碧亦既穎秀亦既堅實登觀銓父畢是稼穡三時之
辛勤事一日之燕集斯大豚之有杜亦人情所共適此則野
庄人平居所藉子畊之力及其鳴騶入谷為刈交纂百獲好
辭蒙恩見許還家數年龍門講道傲乎鄉里眼孔笑之未默
由及門之房杜雖雙（手）禮帶恒馳情于庄所此則野庄人
前後所異乎出處之故潘與上壽四時杯酌蘇衣細響靈庭
酬酢母見子子怡愉于喜母子喜歸鄉緒松竹夜露不康強
子勿藥則是庄之居本以奉母而始作五人兄弟平居雁行
墳墓送表樣（相）相問起居子母所具耳言上堂頌交于
子勿替使母心子樂康則是庄之居又以友乎兄弟而不可
忘抑人知侯之野庄其畊以田而不知侯之累其畊以苦
也當河汾之授徒紛紛佩之雲集開藏奉之清俸猶賦役之
所入顧此田之所以豈野庄之所能敵自徵發於仕途（年）
來之夕歇幸心田之充治無草茅之衣塞種之以經訓之畜
畜慨之以伊洛之道脉耘之以克己之工夫飲之以韜德之

完實始循序而升堂終造道而入室則理義純熟之餘
泰悅口之日斯固性分中之中差人心內之安宅也又何羨
手淵明栗里所在之高風陸氏門生為賦之故也我為之
歌曰 野庄兮龍門樂此所兮主河汾宅西兮勢廣宜休者
兮與尔田壤伏臘方有餘上奉堂闈下以交于野之莊
兮既久別墨之聲兮亦以敬志不遠方奈何白髮倚門兮
山之阿安得解組緩兮如淵明野我當為侯兮續歸來篇
石門樵子賦
東東杜侯（註）謹以其鄉舉里選二令吾邑采儒右文公暇
語及中原故家（註）示示鍾儒宋公子貞所讓其先世鍾國
上將軍（東）東平方（註）嘉德州防禦使元亨公碑文因言其
世家錦川之陸望鎮所居西南亭山迤東一崑崙空獨如
室高可大餘延宏倍之其中通車馬往來兩關對峙是為
石門踰此而東為大山高吳藏水池東約西約諸峰大抵
皆脈各泰山之餘其面乎東阿之柯亭文有所謂南望北
望等山轉而西北則渭口鎮岸乎黃流下注濟南惟石門
距侯所居不二三里許侯日吟誦其間采山茹葵若將終
身因自號石門樵子亂離以來往依里名士諸公紀甫立
膏二昆仲于登州之烟霞讀書講道（意）心曠神怡之苦如是
十五載始歸來或松不能忘情其所欲繪而圖之于如

侯雅意在文不在圖也故不俟其圖成先為之賦其詞曰
天地間可與漁者為安唯樵父而已矣况石門者高寒更洞
天兮幽阻居密邇芳甘泉地遙隔兮城府矢不私名之規耳
為藥鹿之伍行歌雲霧之間結屋品幽之所伐木蒼之山
荷簞濠之兩此東原景川郡杜氏之石門蓋肇自乎開闢
吾哦松公之為樵者獨得嘯傲乎今古也與其門也雲根之
所創成風氣之所凝結天地之所疏通陰陽之所闔闢不靡
而靡藪其鋪不樞而樞石竅其匡都無高鑄洞啓乎洪荒
之皆長假嗒吁遊自乎補鍊之日通義娥之往還時茶壘之
對揭異乎箭括所通之天同乎慈利所名之邑澄空巨鎮資
之以閑鍵滑口雄過因之與呼吸故去瑕丘相近雖不蒙杜
陵之賦詩若果仲由所宿又何勞晨門之見詰也哉其為樵
子是門也楚之少陵之爽葉英之官族之衣冠登州海市之
僻地故鄉朋舊之有韓每談笑之相約各林下之休官合尔
石門何所隱遁微爾樵社孰與盤桓我扶我屨我聯我攀吟
倚雲閣之冷坐分兩簞之斑樵敲山月而身衡香露夕塵昏
石而手掬潯溪當春穿林而岩花拂袂經秋行逕而風葉滿
山觀棋樹下逢仙人之游戲東薪潤底值木客之往還可以
採松花而因之以釀酒可以煮白石而假之以駐顏然則杜
侯之寄興是樵也又豈不以其不事王侯而得遂優閒也哉

嗟乎自有字寓斯對啓自有石門人斯審止定是所者亦
知其幾何人幾千餘年矣而託其間獨有我二部之裔焉
則自人文塞開以來能幾人得此清氣也哉蓋人以石門視
石門故不過為岩穴之竇侯以衡門視其門故不害為隱隱
之地是石門者樵子託興之所樵子者石門清致之士也結
社以來為盟相誓不謂鶴書遂來聘幣山人去而曉猿驚樵
夫往而石門靜豈無其門孰領清勝豈無其樵所之清致哉
則石門之重固以杜侯之賢而杜侯之賢豈非石門之庇
哉遂為石門神與樵子之歌曰 石門兮陰之肇自鴻蒙
兮至今豈無人兮過我門唯爾杜父方知音知音者奈何
日負薪兮行且誦自爾之官兮門逕薜蘿一樵父兮寄聲
爾門神方諒悉我情我與爾兮相與久一官南土方重釣
声名不緣讀書無此行掛冠方神武告歸方我介我斧
石門之神正且直兮吾與爾同肺腑自今有來者毋爭我
所

竹溪賦

四明慈溪紅侯中立上世家奉化海口之長汀七十二曲
間廣種修竹歲久成林條可番客今移家慈溪故君之竹
未嘗一日忘諸心也因即杜陵詩語以竹條自號其有得
于竹之趣豈淺哉我會公車微賈邑長勸駕遂有今茶陵

丞之擢到官以來趣向雖雅愛竹之癖靡庸忘不都屬
文于走也楚產也以楚聲之之以賦曰

人為萬物之靈竹有此君之操惟種地之北則其成陰之速
與宜高賢之異交非淺薄之市道既先家之遺德諒無日而
不到倘知已之可晉必其間之與造可以謝塵世之勞埃可
以寄逸興之高蹈可以却暑天之炎熇可以締歲寒之盟好
此吾四明江侯不特于竹深而留客且即竹深以為號與且
夫松壽大夫也而不與交梅花露士也而不與游胡于竹之
深密獨交情之綢繆得非以其勝江左可會七賢之名流
與又非以其地近山陰可來徑造之王猷與噫是皆得深愛

聖賢文集卷之下

十一

竹之茂而不得其愛竹之深與其愛竹之由也彼其竿葉不
个葉茂叢上琅玕綠葉翳翠陰覆月上而黃金鎖碎雨過而
碧玉玲瓏風至而琳琅振響雪落而瓊瑤封海旭朝林披
梢鳴鳳霜粉凝蟄屢度化龍不洞之洞而重上交蔭不逕之
逕而在上可通如是者蓋數里許計其多少凡幾曲折為
迷其西東自海口而望乎其外者非烟非雨四時俱澄如蓬
萊隔一水莫測其地之所極自長汀而入乎其間者非羽非
葆一色金翠如武夷紫曲水不知其路之所從此固江侯所
為愛其深之大槩而尤未見其深之所窮也亭臺勝日佳客
會心慕瓜留款執簞入林時則愛其深而俗客之所不能尋

祝融南來火龍行日班荆散坐涼風清暑時則愛其深而
暑之所不能入興乘清夜手携綠綺步趨佳處過下露如珠
則愛其深而市喧之不能到平耳詩貴得趣詩人喜得趣
有聲瀟灑其地特則又愛其為深之得乃而意趣之超詣焉
族愛竹深人所不見矣有名聞人所共羨竹愈深而人之跡
其間者愈密身愈隱而名之在于世者愈顯乃捧鶴書乃別
竹所好風時來如聞竹語我此徒深風月誰主爾情如深毋
忘相與候於是訂盟竹君就徵賢良觀光上國我松雲陽來
南楚之既遠遶海天之相望雖崇樹之日種會竹深之誓忘
一存心而虛中是念三行事而曲意是防恩守貞節如彼之

聖賢文集卷之下

十一

受霜雪而不挫恩垂令名如彼之汗簡冊而流芳此其愛竹
之深實以厲其操行聖哲人之愛徒以恣其濫觴也哉遂為
歌以矢竹深之神謠曰 竹深方成陰深之所方誰知音我
與爾締交方如王如金今維爾暫別方未豈其初心在家
在官期無貳厥操方恒如爾竹深之神與監臨 又為竹
深之神以答其歌曰爾愛我誠深方吾於爾情亦不薄爾
名誠不顯方安得爾人之好爾爾爾失言焉深交情之
如昨願早歸來竹深方期無負手別時之所約

雪野賦

主卷陰傳王君希世前仙游科第名家以所居提山遠

為槐山王氏君有學有守心專襟期坦如也雅號雪野其
中之所有可知已為予文因為之賦曰

雪野之雪吾意其時維冬天雨花臨廣野四無垠瑛瑛布滿
地之白縞素展大漠之沙不蓬壺之境而瓊瑤一色不青徐
之入而蒼蒼為家景知蕭仙人之寄與其果以雪耶抑以
野耶且當天地返寒風雪交作其特為若為岫為嶺為壑為
汀為洲為村為落隨地賦形無不可樂而我蕭仙獨有取于
野者豈以雪之天然為宜于先進之質朴也與抑以雪之周
徧無間于星土之廣漠也歟將以雪之窮寒在于吾人可方
諸五郊之若學也歟不然胡不南之為靖節之開荒錄之如

晉公之在洛也且夫岩岫間整其丁雪時非不高下嶺也

而求其坦夷一致可以況吾心事者則唯野之寬平與同體
焉汀洲村落非不流衍類聚也而求其遐觀無礙可以況吾
襟期者則唯野之曠遠為適趣焉吾嘗宜游燕山道過大泉
朔風吹沙同雲凝黃六出有聲萬舞迴翔人馬辟易禽雀迷
茫不知何者為江湖何者為山岡仁見迢迢遙上莽上蒼上
銀盃逐馬蹄之圓錦帶車輪之長天回長不夜之盡人在
無何有之鄉是使塵子心胸者如出都屋而觀天日豁于造
幅者如出岐路而得康莊孰泰乎雪縞爾一白孰在我聞洞
然八荒嗚呼此雪野不見者四十餘年矣詎意異時異地

恒有會心其人如吾槐山之王也我思其家若仙仙邑雖在村

墟瑞雪宜年清興育我或尋逋仙之梅或跨浩然之驢出
門之一見渺人跡之俱無平林皆琪樹之隙空大地悉瑤圖
之平鋪吟肩起玉樓之寒聳詩句體冰柱之清凜心膽攝至
夷之義路襟宇廓無外之亨衢於斯時也吾知蕭仙猶是
野諒無不得其意趣之所娛至其鶴書赴隴高松樓醉
遠道來過冰泉每被妻以出使必風雪之殘年或披雪以
馬或沿流而乘船僕夫怪梅花之重簷打雁驚鷹驚禽飛綿
客衣怯寒風之砭骨去路悲水澤之腹堅富貴役金銀之爾
樂清苦我冰蘂之誰憐於斯時也吾意蕭仙目擊是野諒無
往非其旅思之所牽然則雪野一色所遇以地而既異則所
感以情而不同惟心事與雪野而同處一坦襟期與雪野而
同其所容此則所謂人中之雪野又何必直惟其雪之是玩
曠野之是窮哉吾故願雪野益坦其中益宏其度不火燭雪
野于州郡之黃堂而當為雪野于翰苑之瓊署

具慶堂賦

金堂三安王君仕進以文學被選來主吾邑簿三執其任
諸凡無恙尊公文質翁潛德弗售鍾慶諸子伯士原仲仲
學季即主簿皆讀書厲行檢以孝友聞其斯夕春蔬之所
痛曰具慶堂屬早賦之慶矣又矣楚聲之無聞者不憐拓

杖之舞薄仗之履為之賦曰

天地間冲和之氣之在人也豈偶然之故哉賦之者必世德之弘深得之者必天賦之備具是皆壽考之機也惟懷孝職芳而和樂且孺信骨肉之團圓皆棋梓之形若不慈金堂屬邑多矣何三安王氏獨具慶之有堂焉遠近之所慕也哉是慶也根諸至和本自心地積非一日培自屢世既承緒之有基宜株胤之無替孰無父母所貴德孰無昆仲所貴孝弟使德色諄語也而此日隆于恩愛彼操戈闕墻也而此日親于同氣若是則王氏之具慶又豈無所自哉爾其雙親未老五福具全生本華胄時當盛年阿翁考燕山實氏阿婆考瑤池天仙四特開宴芳金盃歡灑設即上壽方采衣綢繡望之

一〇

二十四

自外者藹佳氣之翳翳身乎其間者如春陽之暄妍此王家之具慶所謂得之乎天者也若乃是父是子肯構肯堂庭除覬深窓力清涼榆柳交陰桃李成行詠仆地方可以兼于時扇枕方可以黃香學韓符書是讀方何曾示及樹母心護是樹方何憂不忘此具慶之有堂所謂就養之無方者也嗟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何是慶之在于王氏而獨盛乎喬梓之蒼撐離上棠棣之輝映世造物者于此姓而偏鍾于他人而或新蓋善必積而後成在夫人所當為慮以善而益衍宜有感而必應然則是慶者非是堂無所寓名是堂者非具

慶亦孰命之哉餘澤未交晚得賢郎鶴書赴隴仙里促裝攜躋廬仕來佐雲陽屹屹一念之馳思鶴鶴兩地之相望恨接遲於簿領竟阻隔於河梁則所懷之在具慶也豈不如仁杰之望白雲而人期其克忠于唐也哉松林香暖槐陰畫裏謝爾訟牒種我其棠謂大教化本乎綱常推吾世美欲人皆為奮建之兩石即吾交愛欲人皆為梓覽之二王由表正于一己遂化行于四鄉則所本之在具慶也又豈不如單父之下堂而人莫不化為賢良也哉天相忠孝理妙感乎或遂請告式慰倚閭人具其旨上問起居果太拜舞家慶怡愉安得孟郊詩王維畫為賦此歸觀之樂而為此拜舞之圖

題齊文集卷之下

二十五

表

代茶陵衛謨謝恩表

加祿秋賜幣端子孫世襲

大明荒天澤 皇恩於九宇眾星拱極拜龍貺于一人受命懷惶銘心感激中華臨五位紹統百王重祿恭肅惟武功有幣帛之賜延賞錫爵時興嗣恩堅帶礪之盟民物春臺基圖磐石某祗承殊渥敢愛餘生聲教成功期效涓埃之報純嘏眉壽敬申嵩華之呼

后箋

彤庭行賞至尊三錫於殊恩綰翟臨朝率土一舞于觀禮風清珂珮雲從蓬萊中性稟徽柔躬行節儉稱儀正治式成聖

代之庸雍帝澤在人皆自后皇之勸嚴宜衍祚胤以厚家
其叨忝衛司恭承德澤山河永誓願聖靈敷之惠日月齊明
仰祝綿延之壽

儲箋

大君有命申重祿賞功之恩宗子維城壯貞剛睹根之勢星
明會弁天廷儲閣中體紹乾剛位居震器詩書所講諒明三
善之因衡鑑惟公式副九重之望王澤無外邦本益隆其
汗馬何功繁寵幸過延及後嗣敢下教以義方壽祝前星頭
戴寶于樂府

正旦表

壬子年恭陳進代課

嶺谷春回卅鳳和鳴于大族端明曉啓六龍臨御于黼宸班
序肅清宴區昨蹈中受命上帝建極中華天啓皇圖大一統
車書之治星明會弁來萬方王帛之朝恭運昇新景貺駢集
其柳城叨戍楓陛仰瞻聖奉擬觴遙想聖容之有喜壽齊壽
嶽永為民庶之所宗

右箋

營室星明大統一新于曆象瑞宮天近會朝盛集於衣冠履
端之初恭運伊始中享德靜重懿範肅雍尊為后星闕二南
之教化祥鍾聖嗣綿億載之宏圖厚育三陽并膺百福其職
叨達成心切有恍逢嘉開蓬重夏辰于上日椒杯介壽亦霽

算于南箕

儲箋

玉斗連衡慶天邊之上日育宮主震得宇內之先春鳳曆
新編班載廟中繼體宸極統德少陽號殿問安長奉龍顏之
幸春開講學式紹鴻業多傳後比歲端受茲福祉其職案部
氏賀阻儲庭詞詠重輪永慶明于兩曜歌申大乙願介壽于
千秋

正旦表

壬子年恭陳進代課

斗為常車杓直新律之野天開王正曆維大統之宗九廟鎮
安八紘什蹈中連用皇極體紹乾剛君重取輕壯皇圖于磐
石制禮作樂固民物于春臺履端之初恭運伊始恭奉陵叨
街宸宸遠瞻聖壽萬安祈益綿于洪祚箕疇五福願永錫于
庶民

右箋

日隱阪嘗當歲運之初天近掖庭肅廟朝儀于九御神人交
暢海宇均安中尊為后星德齊聖主標永逮下充體坤厚之
仁瓜瓞嗣興式衍天潢之祚肇基王化輯福邦家其叨備
陵遙申椒頌理池春滿阻陪百辟之班華嶽雲開共祝一人
之壽

儲箋

三正建寅肇紀地天之泰六宮首震仰惟日月之臨廣輯儲
庭禮嚴班序十系承皇統體紹乾統崇隆能棲恭奉問安之
典春回鶴駕式多講道之功邦本是崇福祉收介壽冰泉叨
衛天海遙瞻儲副望隆永介千秋之壽君之遠近敬申重祝
之歌

聖節表壬子年恭陳簡進

天生上聖協清風于九秋星拱北辰肅朝儀于丹陛神人圖
懌之哲會同中受命而興順帝之則玄經陳紀繫王慶于日
星欽福錫民湛皇恩于雨露至仁無外感德無忘事恭衛遠
邦恭逢誕節進金鑑錄敢希曲江之忠詞玉甸班敬效華封

之祝

后箋

雲近蓬萊上聖儲祥于玉斗星明簪珥后皇肆觀于瓊宮河
嶽清寧神人所忭中懿德天賦靈範風成黼黻九皇式應萬
覃之詠本支億載永綿瓜瓞之傳基之二南申以百福恭備
員無補阻序莫陪玉殿兼臨喜懸輝于兩曜璣池開宴頤同
壽千萬年

儲箋

碧錢銀榜天開蒼震之宮玉振金聲星拱散宸之座恭逢聖
誕喜溢儲闈中德敏風成緝熙日就龍樓曉啓有嚴少觀之

宜鳳序春融武協太子之慶既受帝祉以繫群情恭職衛遠
邦忱馳幼悔大君有命宜永鎮于邦基宗子維城頌同瞻于
壽域

千秋箋

運啓前星首衍銀潢之孤位居東震茂隆玉葉之傳恭永
寧神人胥悅中英安天賦盛德日新端本澄源體九重之聖
訓問安視膳承兩殿之歡顏喜遇誕辰益迎景貺恭冰泉泰
衛少海遙瞻主廟青宮敬申敬于重潤貽神玄圖願介壽于

千秋

皇太妃箋

地籍文集卷之下

二十九

前星耀輝式應誕彌之候東震育德有開佳偶之祥喜以名
宗恭逢盛際中婉美主器昭法后庭景運所臨早榮膺恭寶
冊壹儀是正宜茂對于青宮受福孔多自天其祐恭恭切早
衛遙致賀忱陪鵬馭朝想聯登于兩殿上龍棲壽願同介于
千秋

正旦表

甲寅年恭陳簡進代撰

北斗建寅實曆肇新于九宇南面恭已玉階肆觀于千官日
月照臨乾坤交泰中宰制六合躬親萬幾握符闡珍赫中天
之帝業立經陳紀固磐石之皇圖式際明時茂介景福恭恭
城恭衛榮姻遙申臣子微忠惟守山河之垣聖人多壽願同

箕翼之躔

中宮箋

綏寧春回大史肇曆書之紀旅庭曉格后星臨奎壁之朝九
御肅清有神刈贊中柔嘉維則博厚無疆聖紀肅嚴闕惟
正始之道徽音克嗣由思齋齊聖之功福履萬年本夫百世
其恭城備後笥序莫陪五色卿雲想秩蓬萊之宴兩宮聖壽
頤承萬華之高

東宮箋

上日維時參道回于大簇前星格運春光到于東華陽德方
亨發端伊始中位居震岳德體乾剛以長以賢萬姓仰吾君
之子有傳有保六經得聖王之傳永固邦基式受帝祉某忝
司兵衛阻道班行滿廷至衡同祝九重之壽遙瞻玄圃頭綿
千載之期

墓誌銘

文淵閣大學士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宋先生訥墓誌銘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弟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寺正
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泣泣泣不得跣
以請茲將歸之滑之水寧所惟翰林兄長吾子先公為同舍
故懇銘焉尚望是始來會先生于春坊先生口得母于劉長
吾為昆弟昭然何其面貌之似也相與感歎久之嗚呼先

兄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終有歸仁爾爾
在監舍法以同持為元弟以昆弟相知為世契則走於先生

思銘忍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衡之山陽
人後徙滑家焉兩世由貤恩贈嘉議大夫杜部尚書上輕騎
都尉打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相官中
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
通奉大夫江蘇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國公
諱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敍歷中外四十餘年五持
憲郎逮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肅後衍慶神道碑記之悉矣
先生儒宗家教動以樸謹雅性持重不妄言笑藹藹胃館以
來所師宗于碩儒月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
中經繹騷乃被褐懷寶以自誦晦

皇明受祚徵諸公車 召見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也是冬

除國子監助教橫經發難難手部郎塞寧者如客得歸嘗同諸
儒應制譟勅文界僧道錄司領教事者一十六通操筆立

一成稱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敍其子請開大學士日
見親信有所補拾會建大學成中外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
者往往違悞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宸衷簡往擢為祭酒惜
朝列大夫以重正前弊上自制誥詞至以尚父與周八百

儼之感惟 春遇所以提繫劇礪不遺餘力師道既立 皇
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率三天下之二而龍顏魁選
恒在大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問其累曰卿
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己之德德修而教行所以病不病
而速老以其有神也嘗謂祭酒骨格必壽 天幸下肯光耀
儒紳適有書至至命給其像自焉喜益 天表然終老之以
其子麟主望江傳特

勅召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如此方倚之以棟梁我道
楷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
遣官致祭其文悉 上所自製故事大臣四品無給喪費者

續齊文集卷之下

一〇

二千一

曠典之舉昉自先生斯皆異數也居嘗寢食恒在廂房未始
一宿于家及是病革麟等託諸監官懇請其還厲聲曰是何
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杜兩祭齋戒中耶至是祭畢乃
就昇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絕焉二月之三日昏暮時也
嗚呼先生以八袞之年當易簀之際而風雲為氣不少哀丁
杜兩祭始終齋戒非其平日操存素託能方寸不亂若此
哉可謂真大丈夫爾其生平所著集先世神龜傳記曰紀德
錄一集所自者述曰西隱集文十七卷既就西隱後別號所
居別業曰白雲茅屋有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名鉅
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減少時今皆已矣生以元至

大辛亥十一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三年春壽八十配康
氏先卒子三人長衍祖即麟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
江簿次復祖鄉邑訓導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惡慧憲
孫女四所適其人長郭謹次陳惟新次李月一在室曾孫女
二皆幼紹樞時 上再遣祭舟車之費一出乎官可謂生榮
死哀也已銘曰

銅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際時雍身逢堯舜接璫龍代
言文淵堂辟雍感惟 皇上倚注隆率先條約自其躬風
雲氣聚水霜容教行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繡胸臆為
海內諸儒宗譽多主振文風棟梁我道際誰功大何一

續齊文集卷之下

一〇

二千三

疾遽告終至事為之惻淵衷命醫與祭恩禮當年登八袞
壽始窮幾幾相得幽宮銘肝者誰青黎翁于孫世世其
吉逢

九部度支負外郎許公充議墓碣銘

自予官璫署以來所居品 官舍區分前後左右六部官曹
錯處其間家之語聲相聞也閱衡之冠蓋相遭也而未始有
一日造詣之雅何者所職劇易不同公退後亦不與故也戶
曹負外郎姑蘇許公充議墓碣子舍貽亦兩不相造緣其仲
子珪仲顯蓋孫子榮與因介以見與語輒懸解佳子弟也
子弟之賢父兄之賢可知已至是二老始相過從時感見招

擊鮮醢醢有豈豈整山襟海度見諸觴詠兩相莫逆恨締交
之晚予日所直 文淵閣正鄰力豈賞賜以訝連日不見度
丈公其同事者謂 病瘡瘡在告已數日矣退朝亟往候之將
語以予素見 趙忠齋恒所見效諸方必萬一有得焉者及門
聞人辭焉興憲以文居無何珥使人來假家禮謂夜來公以
瘡潰死矣七夕之夕也痛哉端往視其所用家禮如法與否
珥被髮柴毀盛暑炳燄季篋襲輿飲周身之具舉出倉遽振
實難停乃即南門閭之焦嫠井從浮圖法燻化之至其骨以
歸及是伯子莊仲器亦來兄弟斬焉哀公託其里交之倉部
事王公議狀公行實來乞銘予子 公 子 所謂知生知死者

13

坦齋文集卷之下

144

忍銘示銘披狀許之得姓肇自大劉于周遂以國氏雲
仍來吳家焉屢罹兵燹家牒絕跡焉可世次以詳祖緒字伯
固父天祐字吉卿皆晦德不仕子姓日大以蕃吉卿始析居
郡城望齊門北之陸墓塘即唐陸宣公墓遺所在此生度支
公諱原諱克謙其字幼警敏既長儀觀領袖讀書務通大義
志在適用凡奇兩之法南北音律之學靡不研究與交皆賢
士夫來過輒論老論文散朗襟抱或命馮牧得素馬鋪門不
盡歡不已當元季草昧張氏據姑蘇士于斯時孰不苟求活
命佛忍其間公獨韜晦村野頗置田產力農以自給其隙則
闢館延師教子讀書取古人所謂栖閒者名其軒警將終身

馬 內附初選長萬石稅勸課區內有無與通奔人之急甚
已之急用是人益向附歲無逋租性樂施予佛老二氏儼其
為字為像為橋道捐貲弗吝務底于成所書古書名畫遇有
求者慨然予之無難色乃洪武二十一年秋 朝廷選戶家
補京官公膺前職例不受祿績降 德音頒受者聽公曰憶
在兵革時人妻孥田廬朝已業而暮他姓者比比是也今天
下一統人得各有其金安居樂業 皇上之賜也何敢言受
俸哉時論甚高之方期向用而遽捐館矣惜哉婉同郡趙氏
讀書識字喜誦佛經相度支公盡婦道內外雍睦二子莊仍
長萬石墳綜理家政皆尚儒雅幹公用譽為堂表親賴以壽
采歲時奉觴上壽鄉邦後以詩若文門相風範是家在邑中
甲乙也一女淨安適郡士張仁莊娶白氏生子鏐文素養素
瓊瓊嫩周氏生子洪皆餘慶所及公生元泰定丙寅十月九
日卒以今年秋壽六十有四其月乙未塋郡長洲縣武立鄉
平壘之原遵遺命也槩公生平大節在張氏不仕為高在
聖朝而仕以戶不受祿為高有是兩高而又獲令終宜銘也
銘曰

奕世餘慶盡而未通濟德流祉是在于公昔其恬退此事
張氏今親 皇明始榮而仕一官度文永葉白持六胡不
慈中道而殞三郎之賢方寸所積仁者有後報施靡或武

丘之原水逸山環佳城鬱鬱公此盤桓博史勒銘考言爾
後爾後允昌我銘孔壽

故吳興處士沈漢傑墓誌銘

自予備官春坊詞垣以來日于班次拱聽 聖訓恒錢穀所
暨必首稱吳中沈氏 國初有萬三公萬四公兄弟率先兩
浙戶家輸其稅石者萬 玉音嘉歎久之復獻白金為兩者
千五以佐用度 上曰爾心誠忠意誠厚第繫天下觀望萬
一人人相倣是皆利原一有不放人必不自安我今富有天
下政不少此也好語却之不得迺俾任所意造廊房楹者六
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千務釐是金乃已其誠至若此則是厥

沈氏墓誌銘

卷之六

二十六

家或被告訐或旁累所逮往往曲為肆宥 宸衷眷注固多
沈氏長者亦以風厲天下也以任海內戶家為京官六曹近
侍各舉所知惟萬四公曾孫珩簡在 帝心首擢奉訓大夫
戶部倉書員外郎例不受祿繼有 旨願受者聽珩辭曰臣
珩誠不敢以富饒故妨諸戶家念 臣一門自 國初到今屢
蒙 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廬已逾素望又尊官之榮逮妻子
何敢更受祿哉叩謝至再 上愈益器重之 請于予曰先
父漢傑公沒且二十稔矣多事因循未遑暴先德鏡諸石學
士如肯賜之文旦夕具行述以請則諾之居數日介吾使今
吳書書佐蔡誠導之來持鄉貢進士蕭放所狀倘以幣端再

拜請銘按狀漢傑之先吳興人家南潯其大父祐始徙金姑
蘇長洲之東蔡村愛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
其所任汙萊未田者歸之躬率子弟服勞其間糞治有方睹
洩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謂二子樂其如斯澤二子世
遵先訓益大厥家長諱富字仲榮即萬三公次諱貫字仲華
即萬四公仲華二子德昌其長漢傑其次漢傑僕善相土之
宜徙家西之北周莊讀書勤生志優廣先業在里中為人排難
解紛奔人之急甚己之急鄰里誦其有祖父長者風貌邑中
富室張氏婦道母儀甲乙是邦先元子二年卒附葬其兆二子
長郎介敏龍氏次瓊瓊唐氏皆簪纓族二女德寧適吳江曹
為儒家子妙智贊張進知紹興諸暨縣孫男三曰海曰廣曰
京華孫女一妙善適會聖前黃陂縣尹燿之子皆珩出也屢
士生元延佑庚申 月 日卒以 大明洪武辛亥五月十
三日壽五十有二其月二十九日葬于南興隆塲之北嗚呼
若處士誠如大史公所謂君子之富好行其德者矣夫惟錄
本富起家本之富者支亦富錄好德為心而貴清貴于前者
必無有貴富于其後斯罕物者獲施善人之道也且銘銘
曰
富也者造物之所靳而沈氏之家為獨厚貴也者素封家
之所無而沈氏之子能兼有簡在 帝心得諸開國之初

澤流子孫見乎傳世之後傳世有後自天其佑隆湯之祀
高岡之阜爾其此哉我銘孔壽我銘孔壽爾後益承之
知徽州休寧縣周德成墓誌銘

上之洪武二十有七年冬徽州休寧邑丞并以聲以法邑之校
官所狀故令周德成在官歷年治績狀有係邑人去後之恩
者勒諸石與議宜得翰林老手文學者與製文因請于予以
在官毋樹德政之碑已著在案今辭不敢為之以聲謂非
頌其德也為其理銘爾學士宜無辭按狀德成姓周世廣東
雷州官族父誦謀前元欽州路推官德成隨侍嚴謹家法不
敢為子弟豪放事日惟杜門讀書故得熟聞家教有聲鄉閭

集卷之十

二十八

洪武庚申春用鄉邑薦授閩郡武之大康邑稅務大使規畫
有方月課增羨滿除山東萊州府運官不以屈在下僚恪
謹所職委積豐盈供億無之往來便之十有七年自官未入
流品得以明經舉之令同知維州張友直之薦學通經術年
未五十授前職下車初值時祛除民害邑署之員孫身喧貴
倥傯之間裁剝如流性不喜飲晨興秉燭視事嚴立信牌之
禁發遣銷繳必于其前來者不得一跡陸旁踰關郡吏無
所容其奸黨良循奸題帖毋資邑四發東飲西夥南遂安北
籍民三萬餘戶里長三百四十有七每里一圖戶口賦稅悉
疏其間田役三等九甲周而復始吏不敢欺民從其令無田

集卷之十

二十九

者驗之以丁一歲截止五日在所樂業先是里甲勾軍無問
歷實為費不啻則庭審之有無與決而請許不行矣和買病
民籍其時直對物交付人得安愈矣恒曰官無侈用則民無
妄費故一切儉以律己下自無侈用傷財之患無濫時食鄉
村曰野牢子者得其渠魁廿七人痛繩之餘者屏跡各衛勾
軍補役餘丁更名異籍轉相為奸審得其實之法遣之誣指
之患息矣十九年邑始設糧長察其有害民者立除之餘悉
裝懾府每帖下勾稽無問事完以否惟貧之贖否則毛舉細
事為罪洞燭隱事立辨有所拘聞請府與辦竟捉不行千戶
所有卒丁啗兒者強擄無賴人畏之甚如狼虎嘗搭殺小旗
屢問不屈移季會問至即俛首伏罪曰周相公來我尚何詞
又十七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以曾有
人來買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存未食
人神其事可方已孝肅云其為政務崇大體敦尚風俗嘗語
父老教化之行本學校之興則尊禮儒士獎厲生徒脩葺校
宮得八都老儒汪德申府月致酒饌以優禮之應事後堂扁
曰正己以示端本尤重貞節邑民朱氏吳娶於三十餘年撫
子若生特表其志即得 旨旌其門閭而閩邑節婦知所勸
矣在任 年屢以勞累赴運憲書而耆民范績卿朱吳齊方

德茂等不難重研頭以家產保其無他適得 賜省還署者
民受其而歸後是本府媚其廉能証以他事因竊撫其奸弊
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以軍事錯違再取彭來會
耆民朱良弼等復詣 關舉留悉允所請不幸崇禎辛子客
邸是年三月 日也邑民間訃無不慟哭曰是父母乎我者
今已矣天胡不壽若人使得終惠吾民也邪街闔至為之罷
市則相與擇地葬之城南既葬邑民朱崑頤獻地以報侯
德更相率買田置宅為之代耕輸稅終養其妻子媳蘇氏子
一人名益清女二人長適曾某次尚幼享年五十有三嗚呼
何地不生賢何賢不世用何郡邑無良民以番陽海濱之地
而傑出德成其人出宰休寧為時麟鳳以廉能結主之知意
祥豈第得民之心在邑七年秉心一致惟秉心不貳故臨事
不惑子民如子鄰邑歛民有訴殺人者初檢訊勘平民當其
覆檢察得其人一訊即伏而平民之冤讎獲伸邑民吳姓者
任廣信知事賊盜巨萬徵之屬邑不足溫及本縣所仇不已
密緘以 聞抵罪本府而誣賴之志遂愈邑在萬山不通舟
楫往來使客必以輜民病之始至思革其弊謂同官置
轎在廳事使不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昇之聞者為之不
敢欺齒其恤民多類此民懷其德是故一有事赴進而奮身
往棟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至顯改入田產以贖

其罪蓋惟其心切乎民民亦心切乎官官民以心相感 朝
廷以心相應此其屢在官而屢獲復職是固見彼邑民之良
且其在任未去猶曰有所親望之為今也身改矣而尤懷惜
其妻子必使終得所養生者得遂其生死者得安其心而後
其民報德之誠舉無所憾休寧之民心至是可謂以心乎其
父母者心乎其父母之官矣抑民心之良不容泯固也恒情
于其民之德乎吾同官褊心狹量者率不能忘乎其媚忌之
私今以聲親德成為同寅不惟聽其民之為買田廬抑且代
為請文銘之金石足以見其能不拂乎民心之公而求為後
來作縣此邑者之勸是皆可書已為之銘曰

在官不求名去官而民懷思其休寧之何武也邪視民如
其子後身而民益親愛其休寧之召杜也邪是豈是組既
香火之妥靈有田有廬後妻子之得所我銘其所有目咸
睹其于激昂豈曰小補

東川侯胡公海墓誌石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食大都督府事
東川侯臣胡海世鳳陽定遠縣毛城村人當元之三季群推角
起侯念不能父手就戮始從士豪舉義知非其人去之陋大
軍拔鳳陽敗元將賈魯兵為十六甲午復泗州滁州為萬戶
乙未春復和州夏六月從 龍濟江得采石太平陳水陳陽

吳太平戰敗陳也先于北門丙申春攻元臺中丞亦子海星
水寨既破也先營于南寧年登城之東北隅臺軍潰而進友
鎮江援廣德臺州按察司取軍國敗謝重元帥兵遂得重
州還懷前光鋒署江陰臨湖州西南拉天門山寨鋒宜興致
發州臺諸營與敵偽鏖于龍江仍得克平復潛山擊安慶
攻江州得湖廣沈口得江西南昌得城山羅家寨悉與有功
其諫魏國公有事于荆常復衛潭叙寶慶守俘元帥唐隆就
守禦其地受 上吳王公旨陞寶慶衛指揮使增陞浚
煌兵民欣附以其力餘數年岳陽城壘習鎮焉 上即位之
洪武元年以本衛兵聽調平章楊璟進鎮湖南廣西自祁
陽永州全州湘以北諸郡縣或推或撫仁形義著既乘勝壓
桂林之分省城壁峭崎郡縣守未易攻下侯誼兵東江有
推萬戶皮彦高潛通扼水張榮元帥者翻城內應夏六月二
十三日四鼓大軍于北門八角亭梯墻而上軍令所臨全城
悉附議者謂侯功其旨直授昭勇大將軍仍寶慶指揮一年
有 旨右副總兵勦銅江上獲苗黃英傑并大勢如泰山之
壓鶴數名美傑等以之十萬山七洞口尾追之去其餘陣死
美賢就傳斬餘無安之三年春聰調江夏侯周德興取蜀然
伏隘至陰侯扼吭而吹之無不擊焉天門山亦負固旅拒夜
率敢死士緣崖而上無一得脫者四年春抵賈潭潯陽關不

避崖陡騰棚以入巢穴為空功聞授世襲指揮仍守潯陽是
年夏從江陰某調捕武岡雲飛山寨集其友者數人得生口
三百六十五斬年縣內石鶴金竹萬教等寨亦集其巢集
口八百或民或俘武岡以爭是秋再以江陰調捕靖州之賊
寧首得焉羊西鬼等六岩次得大水山峒諸寨或奔之或擒
之綏寧以平五年復以江陰調攻沅岳徑三衛兵即次攻下
五開潭溪大平山六山皮林崗燃塗山栗家峒曹涌如拘勝
浪林長保息等乃中崗或禽斬或撫諭靖之部內舉安身戰
瘡痍中又六年始有大都督擢 朝家為不負矣矣十四年
秋大將軍穎川侯今穎國公松其征雲南諸夷侯與郭英都
督今武定侯統兵率四川二萬之眾前水寧抵赤水為鎮公
聲援俾得致力于雲南功實相表裏焉明年春侯與武定籍
大理平建昌降其平章月魯帖木兒其自澄州到九溪度天
火嶺禽獲蠻酋夏三六古皮等既已獻誠還次永順士卒未
駐營悉出兵士修路俄蠻兵千餘驚而下侯與其子至即被
甲上馬迎敵主手射斃七人侯亦多所射殺蠻潰去會修路
之兵亦回腰背擊之無一獲免者散毛之後尤多所俘賊人
謂侯得士死力致然十七年夏以平雲南功封公爵食祿千
石子孫世襲金書鐵券載在盟府二十年春宋國公馮勝總
戎北征侯左恭將抵金山從六軍受元邊將納哈出降時其

部曲有中悔者侯身選囑之竟得其納款撫他虞二十三年
秋侯例受褒卹之典先錫鑑五萬錠建第其鄉邑繼資金帛
俾安且富復追封三代侯爵且廟墓次備物肖像樹碑羅揚
其先方期享福未艾而疽發于背止齋鑄鑑志在戰陣以死
中使問病未復命薨矣六月二十三日也輟朝遣祭卹典尤
加嗚呼侯當群雄並起能擇真主而事之最其攻戰侯同
君多黔南朔漠功亦不在諸將後侯際風雲之會依日月之
光乞于侯封三代子為附馬孫食世祿侯雖死而猶生乎公
生元之天潛已十月十日酉時壽六十有三曾祖考諱某
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某妣某氏以侯貴受

知府文集卷之下

三十四

封子男八人長斌龍虎衛指揮使征雲南卒次王次觀尚公
主次寶次才次玖次和尚次行者孫男三人曰炳者斌子食
其父之祿孫女三人以九月日莖所居一里許之鳳凰山
方侯館終謂諸室有從者否李氏恩賜者隨語之即就死衆
妾抹止之居一二日竟自縊矣不食前言亦難矣諸駙馬
等遣人致禮幣求誌其石因備書侯所履歷事以垂不朽
旌表李孝子誌石

李孝子得成北平保定府易州涿水縣興賢鄉莊潭里人也
父諱從儀卒年五十八母張氏年六十洪武元年里中避兵
得成時年十三隨母逃竄暮夜抵巨馬河去家里許追兵在

知府文集卷之下

三十五

後母前臨河崖度不能脫因自投河母子遂相失其後當清
明即痛父蚤世蒙莊昌罕離家三百余里母又以溺死無由
報其劬勞之恩誓曰街勒身有報為馬畜以報既拜揖先坐
歸父母無由見也泥塑其像而已與妻王皆為街勒首數次
朝夕立于母靈筵側若俟其出而乘之者十七年十二月初
五日母生日大慟哭夜夢母與語我在寒水之下欲出不得
得成覺而哭鄰家聞之謂曰此在愛河宜不得出得成愈益
悲慟會天大雪三日林木僵立河水凍合厚六七尺得成是
月八日即往冰上裸而卧心口惟念若卧而冰化水也母
有出時既卧氣騰騰而上不知雪之落但覺如衾之覆體妻
王亦脱拜卧所如是七日河面廣可十餘畝悉化為水里中
老人神其事相率拜河上請孝子歸則依浮圖教燃水燈以
懺謝之噫古之人如王祥亦以卧冰著稱者矣然祥以母冬
月思鯉卧冰而致雙鯉躍出之應今得成以憂母在河冰下
卧冰而致是河堅冰變化為水之祥得成用以十九年縣奉
孝廉為光祿司大官署丞二十四年改大常贊禮郎二十五
年冬十二月又有割肝報效之忠轉尚寶司丞二十八年秋
八月蒙

墓表

恩旌表孝子李得成之門以此通國稱之為孝子云

黃憲庵墓表

嗚呼天之于先達也使其負碩敏異常之資必當其達于科目學戰之餘使其負廣博異衆之學必昌其氣于壯遊四方之廣其所得于天者內也所不得於人者外也君子所貴內重外輕而已矣若憲庵黃先生之祿不逮學命與時左其得于天而不得於人者與先生承累世文獻之懿鍾吉文扶輿之秀貞元離析之運語其才學猶之河之原于昆侖不合衆流而北以入于海不止江之原於岷山其發猶迅下不合衆流而東以入于海不已汪洋浩漾一瀉千里而風之激之石之礪之其為湍為瀾為激為瀾為連漪鼓之為濤浪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資薄出沒不以齟齬曲折勢萬折而必東不底乎歸宿之地不見其涯涘何者有本故也密庵先生亦然本六籍而支以諸史自氏文董賈韓柳而理濂洛考亭以至天文地理律曆算數制度名物陰陽伎藝之無不博而有萬理一原萬殊一本之會于約原已深矣而日濬之本已固矣而日培之莫不淹貫胸次盤屈筆下開闢欽縱抑揚起伏委曲縝紆變化隱顯浩乎沛然迄竟能樂有江河奔流之勢而能一一操雪塵滓陵轢風濤非有本者能若是乎是故一時鄉先如鱗洲龍公申齋桂隱兩鉅公雖各年異地皆執筆者與夫時方建戎事之年也雖以其行省辦事之招

翰林國史院編脩張吾樂先生墓表

先生卒之年洪武二十九年其秋八月工科給事中奏公見于先生以道誼師生鄉曲親淵墮門來請曰先生子孫託父門人臨江府教授沈原壽謨次行實請銘于墓公學士三吾伏惟學亡篤念父存日與同秉衡禮闈同提衡翰林賜之一言以光貴泉高吾父雖死將不悼其不幸吾土中矣嗚呼予與先生雖不同時翰林而同臭味芝蘭同枝書共事之久時造其所尚想聞其謦欬則與夫子之致詞懷悅也忍銘之乎按狀先生諱九韶字美和世清江之鎮江鎮人祖諱禮號逸齋抱德暢和不仕鄉邦推重考諱中

號玉溪嘗學性耽山水樂新淦洋洲之清曠時徙而家焉先生自非角時即有成人志情閑強記從外祖心齋壽先生學日必日課其業年甫十三作詩屬文動合程度心齋見而異之曰汝學駿騁逼我吾不能教汝矣喜自勉之乃至元年庚辰徙師前進士余復卿于萊陽蓋得詩禮之傳至庚寅一試江而不偶即慨然曰學以為己也何必區區角勝盈于場屋哉乃隱居教授大肆其力于學問文章自經史百家禮樂制度古今名物天文地理志莫不博覽詳究參互考訂以知其說四方學者及門受業莫不隨其才力而造花之元未蓋賊四起雖流離顛沛中讀書受教如常

但語學者先須入前賢之格言以端其學術然後能為
邦說所惑手選前世大儒發明經傳中語自天也思得人
物性命雖以異端異聞輯為五類各為條目折衷以已意
去取詳明剖析至當卓庵先生孫熹使伯尚見之稱實且
為之叙曰理學類編

國朝洪武初

詔郡縣建學官弟子貢先生因郡官薦為清江縣學教諭
七年諸生學業行成貢上座大用者多其弟子十年

召至京賜

勅文一道衣一襲擢國子助教十三年陞翰林編修居
頃之

上憫其老賜

勅文一道親

製文

賜歸田里十七年

詔興科舉即考試江西二十年典文福建二十三年再考
試江西明年典文禮部二十六年又考試江西明手

召主文會試適有四川蜀藩傳教之

召不果行魚何淺有校書翰林之

命自晨迄暮校仇照竄雖絕頭細字先生手書不俟十月

而終不能伸其適往不諧之氣於是適吳而想過洞庭歷江
漢觀臺臺登大別凭高作賦以未足豁所聞見載北而轍迹
齊魯之虛返運之幽燕遊大學六館之士聞名願交者甚眾
復不果留益北而居庸吊古龍虎臺臺東見諸詩什又徙滌
何寄渡橋開平大安之閣以謂遊觀如此可已矣司馬山川
亦不是過矣則復道燕山圖南歸一見閭老揭文安公大石
異之察政許公可用尚書趙公伯器祭酒歐陽原功悉國士
見待而于文安公尤為忘年交詞藻之製一聞唯言使陪心
以相從而適往之氣竟不有館職之薦其未歸也前知罪涉
之期其既歸也竟副鄉邦之望遠近見聞交相幣聘竟為獨
膠所先思還故鄉郡學見留諸生方人知向方而矢難大作
奉親辟地蓋室無恙俄丁兩艱喪葬如禮 大明中天夢以
禮羅會當當年不見魏曉關一室先天大極揭之左右此其
玩心高明怡神物外蓋有得六宮之春安樂窩之趣宜其寒
暑為忘朝暮不勑有非時人所得知者矣恒謂環士習者進
取之學斯皆所以正人心端士習之言非造詣之深操履之
篤不知其言之有關係教也平素有養迄老不衰訪孫兵餘
無書可讀至青鈔論孟五經通書正蒙與讀後校奉本無一
字錯者人謂其胸中有全經於其生平大節學問其餘事雖
通神明變易其考一紀之壽死知其期易黃必于正歲之時

書成陸辭

恩賜衣被各一襲以善其歸家者沒究心是書考訂十數條屢書囑以所訂入梓予沒其書是他人且付以己陳之芻狗而先生一念忠厚如此惜其不久而奄然以逝也張其所著書理學類編八卷群書備考十二卷元史鄭妻十四卷並行于世先生生于元延祐甲寅十二月十六日亥時終于

皇明洪武丙子二月十五日辰時享壽八十三歲以其年十一月辛酉葬于郡城而院之下坑從治命也娶楓湖聶氏前先生卒子一人曰羽孫三人拱拱操操贊郡城陳氏

聖賢文集卷之下

三十八

孫女一人從適同邑周峻會男孫三人俱幼曾女孫五人長適郡城嚴大次許虛吉餘皆幼為銘曰

予聞之山尊于一邦是山乃一邦之香德儒尊于一鄉是儒乃一鄉之先竟人誰魚學先生獨深得聖賢之學人誰魚樂先生獨深得性天之樂語其德量海涵春育與物魚近錯原其志地鑑空衡平而仰不愧俯不忤學得于平日之請明英熟而益諒博文得于所學之緒餘益味而益禁咀嚙而院下坑治命所作我銘其阡先生所樂先生所澤樂于孫世世其永託

斯其平日問學之不可誣也要其著述之多生卒之歲月思女之婚嫁諸生金華行狀悉矣是為墓道表

元翰林修撰義國史編修國子博士王吾素先生墓表

自子隨官先兄存吾之令桂陽臨武也時以先有公石田之命政家傳伏生經治春秋道郡諸生之來從先兄者悉送所得吾素經義與括例暨所為志賦一帙恨生晚不得親臨夫蓋其貳尹平陽時道郡士子多從之受經先生之文之賦家傳人誦不見其燈窓所擬得其所試科斗文字歐陽公所謂蟾兔者以奇崛勝文字者以清麗勝可見平日製作之大槩矣嗚呼執謂秘微遺文時不及見先生而今白首玉堂乃見

聖賢文集卷之下

三十八

其孫孫綱振所為乞銘其墓碑之行述也耶狀所述先生姓王諱相字吾素號玉宇世吉水文昌鄉人曾大考諱學問達于史學人稱其博雅大考諱銘性孝友恒自誦曰祖宗而上皆父道仁其子孫即所以事祖宗聖賢而下皆師道事其德義即所以事聖賢識者謂為知言由孫貴封承事郎同知大和州事付家事其子慈意教諸孫老請所以子貴得封奉議大夫秘書監丞勛號蔚軒爵廣慶縣子先生弱冠從鄉先達朱啓慶授春秋淹貫六經諸史百子其所蓄惟博懷遠志長於賦鄉校試萬術九鼎賦獨以聖人制器尚象初無取於怪誕不經聞左氏浮誇之說校之者見之嘆賞不已擢魁多士

元延祐甲寅科目初興先生以三經教授一時登牒仕者多出其門又七年領庚申鄉薦明年辛酉擢進士第狀元朱本榜授桂陽平陽丞高倚郭名難治先生律身以廉吏民咸服痛轉上猶民負固山谷素習僥暴下車初報掠蘇枯董長猶奸久之人慎重犯法大父年九袞巡致就養公退勝祖自娛人欲讎之至順壬申行省禮聘較比多士得人為多秩滿丁大父憂服除以承旨宋公之薦為編修官館閣稱得人亡何改授寧之涇縣并俗器于訟化導以政教狂獄為空鄰縣豪民重賈賄大府憐其令府撤下職之訊鞫所由榜解聽楚客迫至視衣視之無完膚立為直其冤諸縣長竟得無他刑

湘陰縣志卷之十 三十九

湘陰早民飢列郡秘不以開抗疏請一切寬其逋租府檄覆數之則單騎晨出暮歸所到不煩供億民聞之流亡四歸承旨翰林歐公國子博士吳常取教餘閑相率論薦其言行身化足為師表不宜久擯于外詔使貢其兵園授國子助教六館人人欣得所師有翰林修撰國子博士之擢未幾以疾卒于官士論甚惜之初大父鏐屬縉紳以十事語其考所曰汝能行之吾死無憾矣然事皆務敦本抑末陸宗恤鄰比官滿上猶歸聞之謂吾當繼成祖志即上其三歲之祿為求近七百石首建社學里中為四齋二十二楹建孔子廟中殿廡門悉備買田百畝以供祀事廩師生創書樓講堂署如校官

之制又刻家乘于石且表先塋率里中八大姓出粟以紓催役之家斯皆所以紹先志也生平所著述不少兵焚後餘書蕞一卷春秋主意十卷行于時其生以延祐丙辰卒以至正辛卯妣鞠氏以子貴封縣君妣蕭氏亦封縣君子一人後先生卒孫男一人即綱振女孫三人嗚呼如公潛德碩行固科目中先輩之卓然者再其歷治三縣所蒞有冰蘗聲人懷去思咸勒石頌德斯皆不足為其重輕所可悼者一子不克壽其孫綱振距乃祖沒後又五十餘年方始究其遺緒收之殘編斷簡得之旁搜遠紹惟恐祖德之弗聞家聲之或墜尚幸承旨宋公所碑其父子之文猶足信今而傳後子讀其松甚悲之以先生之才學今其所程試之文如河圖洛書之策科斗文字之賦頌燈窓檢閱尚不能不挂一萬漏而長材滂沛如洪濤出峽奔放其氣神劍躍水變化不測惜也位不滿德致有齋志不幸之幸者子雖不壽孫克繼世不難江湖數千里之遠乞銘于數十年前私淑其遺文之大史氏以大江之西方之吾湖湘之間自前八科迄後八科將不千數百家而棄鳩氏之壘田成子之悲有能以麥飯酒其松楸不絕其先如青原白鷺文山宇水諸文獻大族者計亦繁不多見而吾王字之家尚有先後金石文章光育璣臺斯皆吾湖湘儒林官族所絕無而僅有者以此較彼先生所得乎斯文身後之

福非千百之什一也耶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宜有壬辰之
歲如詩家所紀已多歲天之未喪斯文也如王季之後猶
有嗣孫紹往事于無聞續遺編于墜墜者也我表其詳求錫
爾類爾後克昌孝永丕匱

浦江義門處士王大素墓誌表

自麟溪深溪而義門以行誼著聞 朝家以海內知高是兩
門與其義之使人不知所表異蓋若官之使天下咸知所風
厲乃徵召兩家之有年有德者為 東宮左右春坊庶子於
是麟溪鄭濟為左春坊庶子深溪王勲為右春坊庶子兩臣
職是東察日于 青宮前時說家法行誼以啟迪 淵衷時

卿齊文集卷之下

四十一

予亦備官翰林因有同朝文字之好一日王深溪介其從子
瀏持里儒陳禮所狀其世大父處士大素翁行述懇予表其
墓阡按狀處士諱士麟字祥之其先出烏傷之鳳林宋太祖
朝有以勲烈擢金吾上將軍封邵國贈中書令者其十六世
祖也穆陵朝有登進士第以言事不避權貴拜御史致仕大
常少卿謚忠惠者其六世祖也族于金華丞相准忠惠公之
從兄也忠惠之弟處崇諱孝者始徙今浦江之深溪六傳
而至源即翁之大父也翁之高祖諱域曾祖諱鑄皆以孝友
聞考諱澄字德輝號三淵處士善淵之弟汝無後命翁後之
汝卒表毀如其所自出性穎敏讀書一目通大義既長抱德

場和恬于仕進治田園以勤儉率先子姪兄弟協心創業
門導先命不異居元元統間有仇家以犯偽罪誣連其兄
翁奮然曰兄弟三人我雖承繼仲父恩能坐視乎率弟輩同
盡出所有借兄赴憲法曹抗辭慷慨司義之竟直其枉特
年二十歲者已前知其器識不凡族既大以看其貧寒不能
婚嫁者起者量所資資給之春夏之交鄉人缺食者以家粟
之餘資之秋冬抵斗值價不收其息不能償者已之入

國朝以田租之入該長糧石命從子應應其役嚴條約以身先
之人無逋租供武甲子春應雨 廷選為廣東布政司左叅
議再調河南仍前職所蒞有廉能聲人謂得諸家教為多子

卿齊文集卷之下

四十二

姪僅奴二千餘指分職任事咸獲其用內外斬然不威而肅
不諂以義難進之幼穉獲之賤亦誠實遇之所養之素可
見已人以出田見售者既入券必自備其私履之廣狹土壤
之沃瘠乃償其直量人負我無我負人也其宅心忠厚類
此家之冠昏喪祭一遵朱子之禮其祠堂祭祀必身親蒞之
如其制乃已歲延師家塾以教子弟則儆古人正家之事極
為家則一編俾口誦而服行之迄今鄉邦楷式焉已已秋得
心腹之疾子憲延醫侍藥晝夜不解帶髮為之白病既劇進
諸子姪前謂曰我家自祖宗積德至今有年矣頭于前者既
不之醫紹于後者且無泰故曹舟達吾屬續之言我其慎

目地下美言訖而逝生以元皇慶壬子八月九日卒以今歲
武己巳九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八先娶嚴氏生三子長曰
惠先卒以即惠女一人適同里周資嚴既卒繼嫁黃氏生一子
八年卒亦男二人得懷孫女一人適麟溪鄭果曾孫二人得
折以翁卒之明年二月十四日戊寅卜窆邑之靈泉埔家塢
其邦人族姓以翁有上古淳朴之風做唐賢門徒朋友私謚
例謚大素處士揆處士生手儀式家庭仁惠族里時已空其
傳匹至其雅性恬澹如狀所載視世以為富而不之富世以
為榮而不之榮惟奉養詩書禮義與弟為永世計迄也
董蒸醢郁有以釀成節義之風而兩門行誼與兩溪之水同
一流澤無有終窮時然後知詩書禮義之有益于人之家國
而

五言古詩

題王仲迪霜菊圖

愛竹愛霜菊交交感寒君子有雅操竹門諒斯難清氣之
所毓乃在伯仲間瓊臺多士林被化皆芝蘭學也有弟迪思
欲窮遐觀上光魚龍海閱寶瑤玉山文章增命簿外史方捕
患不難維揚遠重研來問安師友重會面魚水有餘歡舟師
不相待結別有餘言託以霜菊題約以同舟還玉堂感高誼

為賦碧琅玕

題周清遠香林小隱

汝南世多賢小隱在雲山活人知幾何歷上香樹間無心自
適散紙愛林中看舒卷雲錦片結實丹砂丸沃以上他水護
以紅藥關陰德大何如也上階下蘭積善定獲報如苑翁有
選諸即時讀書綠陰清蕭蕭不知董奉家有無此儒冠何當
抱琴來為君操考槃

寄題盧氏琴操軒

全雖有高士道迹居山山山中塵事少軒前他水清境園特
昔年燕坐但微吟賢子一兄家令孫亦喜琴以彼費下集脩
兩煩檣檣一彈松風操操操在松陰再彈楓巴曲時魚來聽
音遠令舉坐客皆為之憇心文成老翰元價重雙南金更款
調高山聞隱見遙吟

敬啟齋

朝家重師師進士為郎官為郎官歌地番縣山水間一為百里
竿上與列宿干楚上名馳後炳上方寸丹硬鐵爾春思積雪
爾肺肝臨他興所到滿口甘泉耳以爾操水藥寫我心歲寒
慙慙記縷妻負余須差無誤持已敬是尚詎敢自宴安及物恕
為本寧忍窮難鑄我師師素乏我文我次山擊持謝席草淺
刑思鳳為大夫存此心公若矢不刊懷哉唐兩賢為風範

攀

贈陽一初詩

阮禮有蘭並過化楚大夫遺芳故未泯所鍾皆實無所備有
孫子遭亂誼不污橋梓遠過郭仰企相府為也失所在橋
也項厥株梓獨脫荆棘遠來豐之隔零落善和書應召元戎
符誰將擅公策隨我廊廟護致令忠義士踰險狼虎區朝從
辰陽來春指瀟湘楚瀟湘小休四可玩亦可對人善離騷賦
家藏大極圖且謂伐木詩且賦空谷駒况與子雲好歲暮頭
無渝

文光聚奎壁人才盛湖湘古今科目士南北遙相望中經喪

亂來落

星夜

光華

知大

賢後

獨存

禮之

陽尊

重乃

相書

出

入瑜

襲藏

天胡

盡其

壽人

在書

乃亡

鬼物

忘呵

護回

採因

取

將予

家世

所班

亦復

各歸去教子繼書香

題朱紹介友竹詩

竹君多高韻友者宜知音七賢六逸輩千載徒豐歎茲實風
月交未知君此心此君秉直節不受纖塵侵林溪諸賢者以
德將不任我訝伐木篇我懷西北吟誰其同此君頌言與立
簪威美敦宿契雅操彈吾琴已罷亦何事一觴進孤斟
白石所枕枕脩竹座高趾灑灑又颯然風雨林

代衆錢王亮從軍出三首

從軍出金陵回首望故鄉
戎馬慈親在高堂豈不念其旨王事不敢
送鴻鴈行惟有朝來奏樂送西山涼安得
傍

從軍出江夏揚帆泝瀟湘
生聚一旦異興亡欲吊元次山烟水但微
林空青杏臨風立躊躇日落下牛羊何處

腸

從軍出衡陽還望桂城
巡守亦有孝寬賢力窮天不與前功為棄
石倫海隅人事有代謝何物能千平唯有

前

代衆贈楊進脩

璇宮積瓊瑰廣廈構群木
嘉會得士若素蓄荆州有賢才士林稱望
步秋蘭襲朝辭古郢道蒼蒼過秦淮曲依尤
南服氣凌八桂蒼筆掃三軍肅獨秀峯自
軍已誦詩魯城猶誦讀遂令諸賢意不滿
同林馬鹿山麓綠水波初荷紅紫雨新沐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又推宋王龍詞美

仲宣膺胸次足光風筆端有化育何以慰宦情慙前數竿竹

寄楊師績

昨者尚方便督師來衡湘諸道方響應有旨催歸忙子雲在
幕下聞之為欽裳再拜謝使者各自為行藏豈無以禮羅終
然懷高翔朝發瀟水東暮宿樵雲岡回首舊遊地皆為吊古
場急士快去就達人知存亡逃名亡我隨匪蘭亡有芳謂天
左其逢嘉會適五章謂天巧其逢始願在故鄉間雲既出岫
隨寓庸何傷桂林有故人日夕遙相望安得雲章來接之出
還荒

贈別小王長壽千方之荆州

風高日號寒駟見時隨霜游子既有母胡為志遠方聽子
別去其華方接接兒母倉皇間各不知存亡天幸獲再見悲
極喜巨量毋聞其復佳益用惜感傷孤嫠將一世辛苦實備
嘗養子以待老臨老不在傍不歸亦云已歸子使母傷往時
家用裕錢來樂未央今也壁四立聚散仍不常晚境奇如此
何以慰孤嫠幸子未入仕請告庸何妨陳情表有式免丁律
有章終戎況仁德所願必獲償故人李侯詩藥石其君忘去
去早圖歸倚閭望正長

鈞和賜八百僧版的

衆禪各有門德山門最陡一棒一叉來有口不容口云何富

屋者其作食兒走喚醒從前迷滿年一聲吼

松谷軒

種松在山谷上裏皆長松涼聲颯以至萬壑來天風小聲中
琴瑟大聲次魚龍幅巾生簪極豁然其心胸谷虛我所受德
量無不容我厲我所守歲寒將無同安得製為操寫之入絲
桐

題所安陳先生像贊

雲山何我上沐泉亦我上家世山水間相距一舍許姻契通
諧藉詩書代耕耕大乙藜杖青東行德星聚天馬已奮馳靈
臺復高峙兩上瀛洲仙磊磊青雲士嗟惟我與君立志踵前

軌力學春復秋寒膏夜繼晷

附五言律詩二首

哀頌子婦

昔聞赴江死今見犯鋒芒不受紅巾辱寧并白刃亡詔年遭
亂世女子負剛腸千載劉家婦難磨姓字香

題收邑蔡綱端雪松號

為愛雪松好隆冬挺秀姿一天皆白處萬壑獨青時老幹生
銀甲橫杖走碧驪願言君莫負永與雪松期

四言古詩

代衆贈楊進修五首

東南都會曰維荊州奇才劍客他方罕傳顯允君子士林之
流學書采遇學劍遠遊校策轅門希跡則脩時際會集侯
清秋但願時情不棄封侯君子之德蕙蘭之幽其一

材具清廟玉質尚方眷承賢哲用裨贊襄恭府之選人物之
良制鵬鵬展驥康莊潛爾康恩摘爾天章化筆之下物物
思光其二

維南有桂維桂有賢金湯之守磐石之堅三代謝離人興廢有
天碣石其悔滄海其田君子至上為之喟然焚香燕坐綠水
紅蓮其三

鶴鳴在皋希嘯于林物以類聚士以類聚溫仁恭人秩七德

音爰應旌招遂茲盛會爾較爾南是則是臨一見君子式慰
我心何以作詠惟南有金其四

公餘雅趣他有关容朝來聚氣門有秀峰冠雲霞上之士邑
七登高作賦人觀其蹤臨流詠詩水鑑其容我欲問字載酒
相從其五

詩

松雪翁所作春郊牧馬圖

天家子孫趙文敏翁本是人中之龍于時大飛選不到真諸
清高地位玉堂璫書中至元之間館閣諸老尚文墨吳興虞
士乃在篆籀之古染翰之工餘聞更有耽馬癖將軍諸朝弟

子韓韓二人者唐代之絕倡吳興與比陸渾佳之水硯沈通
沈筆一寫便與天間十二骨格同錦衣公子何從得此幅使
我一見即知為松雪之遺踪是時青郊雨初歇淑氣恒妍

春景融明珠穿草茸耳上綳教行水晴溶上坡坳高下葉黃
品駿尾滿稍胎蕩風三三五七任所往後以奚官前奚官焉
呼翰林之筆既以畫象絕品元代稱精神所駐骨寸朽爛心

難窮五惡其不變化于風雷之夕則飛入乎清冷之宮雪翁
九原如遇得定騎之朝

世皇于飛升之馬湖而再攀烏號之驄弓

嚴冬官御佛即馬圖

馬高八尺馬中龍來自佛即之國中風傳所歷七大海一到
金門九馬空留頭翰林揭學士有言元代庚申帝虎龍骨格
已歸西星斗文章尚名世轉題又到青叢翁大明日月行
蒼穹玉音曾宣有此畫生氣烟烟房星通冬官所得別一
幅使我見之豁心目一圖先後兩翰林永作君家希世三

題松石圖

高公山水近代無曾為眉山春曉圖中涵一段大行象識此
者誰唯其徒括蒼陳公寂後出臆指所到秋模糊雲根拔地
碧苔舞海蛟噴雨蒼髯鬚九不可作兩翁起知是張球是德
符張君得之衡岳麓使我一見思故都恍然坐我鳳鸞不教

去萬繁來筌等便當同出桂林去與子結髮雙樹隔手在東
頭我西屋日謂匪風以自娛功名萬事勿問我我已希夷希
夷吾

題征煥章平河傳

人言儒官工筆硯馬上方刀非所便據章征公獨能之請看
當年河傳辛勤捍禦五載餘談笑折衝千萬衆氣摩寇孽威
風高化諭居民恩澤通張網廣慶古井開墓遂潮湧今復見
功能土薦人共知恩賞未酬心不刺嗚呼世人爭奪任公
四海安得不同風為公三復詩下泉為公再拜歌影兮

題鄭仲新西蘭卷

其兄東梅記事懷素後西蘭用其舊稿來平池微官

南陽鄭氏四兄弟梅蘭竹石素所契家庭位置各適方根本
由來同一氣梅在東蘭開最先早已凋謝春風蘭此石
後所出亦復零落如雲烟西軒之蘭鎮長在茲有蘭香人共
愛豈無雨露長沾濡宜賴泉原頻催慨生香不斷梅根存蘭
藉其蔭花愈繁攜之一出即遇雨且復紛佩相衡門我生三
閨衆芳園日惟楚詩懷故楚西蘭倘共歲寒心願與芳州永
衡莊

類姪生日詩以壽之

汝今行年三十九嗟我胡為不衰老憶在長沙見汝生走何
難樓看時候其年大侵誰振飢先翁有暮為之首義感即

皆發崇人謂仁者必有後汝生適爾當其時頭王迫出群兒
石在翁仲子為長孫喜命出之親抱負阿婆脫歲愛所鍾坐
卧何曾暫離手愛之未足二老仙而父之京亦云久汝母謂
叔幸教之病革復煩煥而帚天倫本無爾汝分親則骨肉訕
師友嫂既即世兄除官不幸宜任罹寇醜而翁死節我幸存
叔姪難離事奔走爰因避地來桂林向賴祖宗澤仍舊我叨
薄官爾布衣力所不能願每辱今則萬事俱一空得者誰思
失誰咎爾方強仕宜進身我已受辟宜謹守萬一不免登官
航九有願毋忘老雙留耕方寸培養係富貴功名等閑有今
日之華堂開座有黃花樽有酒相期不用摩銅仙一脈書

香永為壽

為廷望來孫賦

倪氏致存堂
子居溪南我溪北竹樹陰陰一水隔兩家節序時相過諸老
皆坐後生立攸父筠翁好讀書師事吾兄勤立登鶴樓直上
迎天峯拄杖笑折疏明月一官邵洋甫還鄉痛地共父已流
血向來一里盡使虛所住人烟渺消息子之父母相繼亡何
處關山不為客十年辛苦幸有家二老幼勞難報德通家無
復前輩存往事悠悠誰為說三湘苦過表叔翁再拜念是古
親戚丁蘭刻木想親存王衷請詩為感倪氏書香永不斷
此堂此名永昭揭

七言律詩

欽和嘉禾詩七首

萬井連營萬砲烟至和妙幹目 皇天未至佳瑞年登兆人
得耕承地利便金縷分芒香舟上銀箱抽穗色鮮上宗藩所
在如燕晉水為 皇家鎮極邊 右一

九天日月麗 皇明一統山河壯帝京五韻連呈佳氣協隆
符瑞拱恭階手朝家鴻造如斯傳國運

龍興信有徵十數畫樓鳳城裏春風鎮日先結聲 右二

伍位尊臨四海雍一人慶衍萬方同國家重道宗休泗文成
興王自錫豐洽海深連恩澤被華嵩高與治功隆 聖心如

此尤謙抑真有唐虞大朴風 右三

嘉禾屢進目 宸恩讓抑惟歸厚載坤候應金縷先有兆時
調玉燭妙無言露華映作雙芒穗和氣融為一本根誕布

皇仁摘裏字一皆實意昔厘文 右四

彤庭微曙色蒼上藩府頻來奏吉祥露濕龍枝禾穗色雲騰
難舌御煙香萬官進賀趨丹陛當宇結朝在總章 天祐

三家賢士出人人善訪盡周昌 右五

聖德如天覆萬方就中視遠若皇唐聖和已見連年稔上瑞無
先五穀祥萬實告成人蟻聚連雲足食土厲揚微臣忠愛無

他顧但願年上上天降康 右六

四序均調玉燭和一首五德異常禾 天象雨露沾濡慶
帝堂山河表裏多豐是龍門皆沃壤總由鴻造航恩使微臣
鋪敘曾為賦上意惟宋在宋詞 右七

欽和賜八百僧啟的一首

命匠臨圖老衲還 聖恩榮幸後難攀心虔不憚來朝遠貌
古方知下筆艱錫杖影隨千澗月林花香度萬松山遙知八
百雲深處收拾為芳秣半間

御製賜僧清潛詩 欽和十三首

水滿溪橋雲滿房山中人景兩相當已從天界諸禪定不用
心齋得坐忘松過霜餘方辨上菊經秋後尚煌煌燼殘自有

煨來羊服食寧資萬日糧 右八

僧公覺義出微改住名山得最寬

聖主製詩臨離座內官傳

旨出彤扉當持燭象慶恭迓如對龍顏咫尺威珎重山門永為

鎮中間字字總天機 名山自得老宗云枯槁回為潤澤容松

頂露華宵擊鶴谷中雲氣日從龍開心已前應諸相清福宜

過祿萬鍾誰擬開春一相訪請公舉仙趙州

天風吹錫過名山在東頭紫翠間禪定清影到谷虛

音香鼓聲寒年華侶水長流去心境和雲一共閒送客回頭

能幾遠便分塵世與禪閑

會得山中境，總緣此處日。經由梅英溪，上馬
悠然心盡頭。八德水香茶晝夜，六朝碑疊鮮花秋。憑公領袖
諸清氣，清氣推公第一流。

草堂人去歷年多，天與詩僧此地過。每到清流新水噴，便思
在澗考槃歌。法門興起公為始。

聖代遭逢人幾何，莫學中峰吟思敏。道真舊病復來魔，
水秀山清性所便。皆實。

聖主福為田，架裝載展開。地龍象重新，說法建旌旛。荷全門相
致贈，更屋柄子與父祖。近來聞得蒲團力，靜坐唯應忘歲年。

路入品雲穿，群龍會心不覺為蹉跎。九秋明月清溪夜，
曲滄浪。瑞子歌送客，臨流俄過去。杏棹揮毫定，蓮蓬在山能

賦能文者，得以湯休甚不多。

龍蟠鍾阜最高巖，豈但遊人縱眼便。一統山河古來少，五雲
宮闕望中鮮。學宗儒教文章好，吟到唐音家數全。惟有清公

俱透徹，和詩宜在翰林先。

山中此榻不虛懸，人得叢林第一牌。錦繡幡幢臨講座，丹青
樓閣起中天。法筵曷致殷勤祝。

聖壽宜過億萬年，早起日華融澤腹。似冰冰釋世間愁。

尋詩偶過釣魚磯，魚水相忘得所依。秀氣鍾為萬花谷，巧思
鐵就五雲機。閒身盡是林泉樂，齊供春來筍蕨肥。安得過從

方丈室，為談名理扶幽微。

出門一笑得天遊，山色青。總佛頭祇好焚香，銷寶篆底須
繼。事青油音聞梵唄，群僧集講弄宮商。百鳥歌好是住山
屋。御製遂成典故播千秋。

一性能將萬法收，故應得與松清幽。欲參相子庭前意，豈在
蒲團座上求。梅嶺今無傳祖鉢，廬山舊有報首籌。奎光夜夜
臨奎翰，好是山川照耀秋。

題瀛洲十八學士

江江學海可通舟，中有唐家瀛海州。帝子英賢天日表，儒臣
詞氣風麟傳。仙家此地無雙勝，弱算何人第一籌。我亦叨官

在瑤署，却嫌不及少年遊。

一次盧廷綱奉祠前二首

八荒階範影歷移，玉堂學士午朝時。春光老去能相待，晚節
年來稍自持。暖日燠燠醉色晴，空再上頭遊綠眼前知已
無多少，會次頻繁別欲遲。

紫薇花底影初移，正是明光起。州特萬世皇，獻寶前擬一朝
大柄屬操持。生來自許心常赤，老去從教髮已絲。幾欲相過
聽餘論，金蓮燒燭夜歸遲。

之贈顧城陳迪吉兄弟之領南
爵秩臺石秀無倫，誰似伊家好弟兄。一氣至親鴻鴈序，同聲

相應鵲鴝原班行會共風雲會生集難忘雨露恩若過揚州
柳祠下放動為我為懷導

送汪給事中守制二首

道學諸儒產建寧禮科資爾肅儀刑 大廷引奏面

天聽南浦為家擅地靈 比屋書聲天外滿近人山色雨餘青

五雲東望無多遠佇候重來聚德星

母日倚閭兒未歸兒歸思着母時衣百年滿莫忘花壽一旦

俄驚殢露悲鶴髮已應歸繪畫兒就那得奉庭闈懸知上塚

傷心處落日春山叫子規

朱京尹番江送別圖二首

手彈焦尾目飛鴻別意難將畫意窮天關俄驚驚黃鶴下山房

隨塔白雲封晴吹簾蕭飄飄雪涼動美蓉端上風伯鶴山中

莫相怨平安日有使郵通

亭上秋水玉芙蓉天產英賢定不虛京尹正需材德上番易

先得老成儒九重天近神州地百里民安市井居制置為公

曾守郡至今忠義滿皇都

次周希茂見寄韻

公為郡守故人聞老去客氣堅不憚道一庭芳草地勸農

十里杏花村人誇幕府貧即署誰念備芳簪自宜還憶醉來

燒被否夢魂不到此時專

嚴冬官秋林歸權

人物為時瑞鳳麟青雲在得通律水邊未許回孤棹林下

終當見一人秋樹涼生淨颯已夜虹晴映水歛已上清樓閣

臨園處知隔仙凡第幾塵

義門王氏集卷詩二首

聖度優容天宇寬同時同去復同還田家一念而生意姬旦

申詞為急難嘉會喜連儒雅地高風響動世人寰詩文留得

宜珍重莫作尋常倡和看 右一

兩溪遙隔竹條難隔同心利斷金金石定交非泛泛鼓鍾

為樂設欽已當行祇在斯頃頃臨臨難寧客可否斟此夜埤埴

正相照不妨對月共高吟 右二

姑蘇王氏陸塘水檻詩

陸塘畔畔開軒檻相對祇如臨鑑湖上下烟波白鷗為伴

雲錦紅芙蓉三秋天入珠貝闕六月人在冰玉臺青翠老二

極想像安得載酒從嬉娛

贈國子助教同邑謝文選卿字明遠

鶴書遠過謝池塘香歲會魁翰墨場州木豈能同氣

元自異馨香討論直上 黃金殿制作選居白玉堂

人如見問為年七十髮如霜

中秋侍宴

天心月上擁金波雲霧都無似鏡磨五夜奎光臨

玉殿九重 御氣接銀河夜涼雲霧高懸意雨過秋聲在樹多

感荷 聖皇今有日但歌天休與元和

送于子仁還知昌樂縣

新官舊縣得重過祇為頻年惠政多鵝鴈樓間秋月滿牛羊
散滿夕陽坡日長吏讀書堂話雨後人披綠野羨早晚政成

行入 觀金鸞縣慶賜

送鈔齋林先生還湘陰

昨夜 君恩惜契暗功名志氣竟如何故園三徑秋光好明
月五湖歸興多待漏不聞金馬詔採芝重詠白雲歌吾生事

素難同調徒羨高蹤惡石難

次韻謝明遠

芳草池塘碧水春惠連詩思故清新方當禮樂來儀鳳未許
春秋止獲麟奎壁光回富寧運山河淨洗庚公塵為期樂育

菁莪效一七芳名達 帝宸

題鄒色汪大尹清溪園

冠州妙筆寫汪侯公暇清溪時一遊飲咏水邊霜羽鴈鳬猶
松下木蘭舟桃花又舞魚龍浪杜若初生鷗鷺洲莫為恩波

久番帶五雲天上早回頭

王大本唐觀詩

野鶴孤雲汗漫身能從叔父守清貧幾年作客來三楚終日
思親望七閩二老久為泉下客諸孫特得夢中親居官何似
還鄉好羨殺槐山小隱人

龍伯氏見招隱齋詩談兵荒以來舊事明日賦詩二者

天上歸來老繡紳從容共喜得閒身漁樵結社江濱交鴈鷺
忘機物外人會談談海軍疆頭細酌洞庭春北園若匪

知心交安得相依此卜鄰

憶昔風塵海內會便辭儒館過蘇門江湘兩地身如寄伯仲

三人翁獨存歎歲華緣餘米麥宗人常得仰饔飧可憐老母

城頭死殆血含冤到九原

題水新周大觀序後詩二首

三十年前事遠遊亂離兩地思悠悠非如溫嶠江東去自學

歐公穎上留有女可憐憑遠信達郎自為買歸舟還家說及

招魂事骨肉能無淚兩流

辛女祠前頻駐望附書有客念鄉情殊方賦就無家別仙里

緘來畫錦行驚憶故園春已謝鶴歸華表月空明去時年少

還家老羸得鄉中舊語

錢總兵楊平章

桂林石壘漫嵯峨直待元戎此地過趙壁已更新號令曾城

不改舊絃歌九重帝闕承恩重五嶺民生受賜多可念老

僑衰病後乞歸田里免奔波

錢周左丞

從戎江漢亦多年文領王師過極邊已展召公新土宇載開
馬援舊山川諸生祖豆陳兵後父老盡來拜馬前最是此僑
淹滯久乞將骸骨乞歸田

錢張參政

奉旨提兵廣方來孤城此日設雋鬼竇乃行令秋霜肅銅
柱題名瘴雨開勝算皆龍虎界捷書在達鳳凰臺老儒淹
滯南中久為乞鄉閔得早回

錢挺孫王充莊

憶別姑蘇事遠遊又從戎馬過遐陬詩成南浦美人地夢繞
西山爽氣樓為巷廬飛塵世換遠城鶴去海天秋感君知己
偏相愛為乞歸田正首丘

錢捏孫陳子忠

總戎奉旨來南服喜得陳琳與共行露下微風最草檄月
明為幕夜談兵助名行且標桐柱禮樂終能下魯城明日陽
關三疊後故人回首已極程

為允莊贈進脩童眉指揮司

指揮番鎮靜江府本為朝家建遠藩幕下正須三語掾關中
先得四知孫美集過兩香在水萊新堂秋華滿軒明日故人

湘北去何以留贈雙瓊現

錢孫吏寫洪子隆

元戎奉命來南國幕府掄材舊英花下捲簾晨草檄榕
陰立馬曉登城舊家未訪丹沙令凱奏先聞白玉京明日鳳
凰臺上去白雲同看玉關情

慶靜江知府俞子雋上任

五嶺雲開下使車西風木落洞庭初靜江舊是諸侯府上國
新膺五馬除寶氣秋騰雷煥綉虹光夜貫米家書公餘更有
親庭樂水竹園林奉版輿

慶通判斯克允名惟中

總戎平定桂林初大府元寮席總虛通判特承冊詔選天官
新捧紫泥書茶香滿院朝參罷草色侵階吏迹疎諸父風霜
遺烈在莫忘庭訓是箇翁

慶經歷陳子良

憶昔陪驄黃鶴樓祗應多難遠方遊廿年鄂漢烟埃眼幾度
峨眉三月秋桂子香中來使旆芙蓉幕下得名流此邦民物
多瘡痍有待諸賢為爾瘳

慶鮑知事

山東儒士舊王臣多在戎行受苦辛桂筦正須參贊客微垣
先得老成人濟城夜月還家猶憶澤秋風異國身卻憶舊時

如隔世上林車馬歎紅塵

代寄黃州李元舉

憶別歸皋將一載想君清致昔人流坐分庾亮南樓月賦就
坡僊赤壁秋黃鶴不來天淡白鷗長共水悠悠却憐徒有
從戎者何日追隨共勝遊

題汪仲贈胡季城同知卷

去年新沐聖恩褒晚節初辭簿領勞天上泥金歸初紙日
邊雲錦鹿宮袍帶面故國東陽遠簾捲青山臨賀高見說州
庠虛講席好將士類日薰陶

九日

西風白髮舊烏紗不用登臨賞物華彭澤有花誰送酒上林
無鴈客思家天高露下秋如洗木落山空日易斜若問老夫
閒裏趣讀書種菜是生涯

送靜江教授唐廷爵以老病歸雷陽

千仞岡頭一振衣人民城郭是邪非度江溫嶠方求進解印
淵明已賦歸柱頌風高鴻鵠去海門潮退鱖鰖肥來春倘遂
還鄉願我亦溪邊理釣磯

寄前海北元帥進士張舜臣

老子創傷卧病餘元戎海上獨安居屈原懷楚離騷賦陶令
休官甲子書近日親朋多物故舊時里巷半丘墟洗兵若得

天河水願丐餘波活鯢魚

聞故人李忠卿得為民還自荊州詩以寄之

憶從使旆荊州去幾度登臨望落暉屬士幸如梁震願故鄉
終見仲宣歸浦南兵散白鷗喜龍上人耕黃犢肥我亦來春
水出廣闊公有約願相依

老病得免起遣

金陵來取賢良士領表諸賢盡選掄多病幸陪諸老後寬恩
正恤二毛人管寧遂作遼城客陶令寧甘粟里貧若得乞骸
歸故里一竿溪上老漁翁

東場進脩

聖朝文憲卷之下

六古

六朝風月繁華地誰不金門願一登絳灌自嗟年已老馬卿
况復病相仍心同江上忘機叟身是人間有髮僧知已倘容
骸骨請即從仕路謝飛騰

桂子飄香滿桂城恍疑身世在蓬瀛仲宣賦就江山美謝朓
詩成風月清天近薇垣星北拱秋深彭蠡鴈南征家上兵後
驚霜早恐聽中宵構練聲

謝進脩

寬恩特許優年邁餘者皆令赴大廷老子無能齋畫白故人
有道眼長青暮中匪藉春秋筆江水幾為聚散流更乞家鄉
早歸去免令瘴地久飄零

故人李華叔死其子文煥乞詩哀而與之

終戎憶昔居西寨君以征羅過海濱一疾疴羸瀕死地幾篇
零落贈行詩某時方入薇垣暮換世俄興雍露悲況正薄雨
無限怨西風都些入哀詞

次韻瞿煥登岳陽樓二首

層臺百尺聳巍樓是楚東南一舉頭廣樂不聞天香七仙家
迴隔路悠上望迷烟水湘妃怨詩壯湖山杜甫遊敢是登臨
瀟灑處令人遐想鳳麟洲

飲氣光王軫翼寒濟時添快此忠肝愁來每誦無家別醉裏
長訝行路難終為赤心圖報國幾回怒髮欲衝冠將軍待士

知公少容我閒居學幼安

次韻瞿煥題蕭蕭堂

身在薇垣母北堂望中喬木故蒼蒼上蒼閣別後星霜久客夢
覺來山水長游子年七驅薄宦忘親念七在諸郎我家楚尾君
吳首安得滿江共買航

次韻朱德初見貽

文章老去念家山天上龍鱗不復攀陶令賦成彭澤後杜陵
詩在古蘆間九州形勝誇三楚五嶺山河限百蠻此地相逢
總澤水不虞晚景值艱難

次韻顏姪顯貴驄驤

憶昔盛時黃鶴口南樓直上總朱闌朝元帝子僊人服引翼
歌姬道士冠塵世忽來春草綠鳳鸞一去暮雲寒眼前興廢
誰能說都付哀鳴與急湍

次韻顏姪題陽朔鐘山寺

鐘山最有登臨勝門巷繁迴知幾重此日接頭瞻御墨何時
天上見飛龍開河痛隔魚書斷臣子遙申虎拜恭欲託離騷
寫愁思涉江何處采芙蓉

過重華書院有感

憂憂老子新為廟七始說求事變更無復乘駟朝帝所空遺
化鶴文遼城山河已換重華境巖洞猶聞九奏聲睹物思人

無限感相靈瑟罷轉清

過故府

昔年王謝堂前路兵一經過輒懷慄立馬尚疑聽號令聞鷄
無復會簪珥綠池滿載深閨恨烏巷香銷舊燕泥更有令人
愁聽處教成烏鳳為誰啼

登城感事

華表愁聞鶴語聲為翁自照目華明在秦本有閑山險故徒
其如坡下兵百戰山河唯骨在萬年壁壘為誰城誰來不致
閒登覽祇恐新亭感此生

小至日

今年至日愁中過那有閒情到酒尊太史觀雲古歲事老夫
玩易到天根青山有約尋巢許黃鶴端下新圖若得寸
終棄擲此生深荷 聖明恩

不寐賦落梅二首

先春開盡先春謝信與諸花迥不同畫角聲中三弄月金章
簪下幾番風香銷東閣詩壇在賞罷孤山酒筆空見說廟廊
須昂實調羹正待爾為功

梅花開謝正當門愁緒無緣致一尊木杳園林風掃地秋
庭院雪留痕仙妹已謝人間粉屢士難招月下魂我亦來年
未出廣不知花事為誰繁

與先後初判判二首

唐海人才上所聞遠煩使者致玄纁桐鄉已見徵朱邑河內
無由借寇君放棹回瞻猶領月題詩留與象其臺此行應還
皆儒士更願存心又典墳

左身瘞痺耳仍聾近被刀傷更怯風亦有將車轡杜甫豈無
高弟念王通聲靈極枉過朝使束帛終難強病翁欲涉湘江
永辭社美人遙隔暮雲中

送朝錫

主上思惟致太平八紘為網聚群英文章似唐三變極
終須曾兩生天上使華今兩至嶺南人物曉生明還期想見

春寒處柳色青已滿禁城

贈別前泰政普溪山三首

普溪山在柳州府安南縣生
給其貢客已而略還則州

昨者南征疏上聞亦圖江漢樹功勛庾樓正好看明月桂
無端隔瘴雲玉珮文章今柳子鐵心忠義古劉蕡利來
鰲溪水猶自悲鳴為送君

安節先生鐵作肝都緣有直忤時官最微垣又謝藩臣柄柳郡
新督道士冠陶令高情唯栗里子陵清夢祇嚴灘從渠親得
山翁似難為胸中一寸丹

八桂重來事已非山房高卧總忘機北溟天遠雙魚劍南嶠
風清一鶴歸楚澤大天蘭作佩清溪道士布為衣清宮烟雨
荒涼甚有待詩篇為發揮

過留永錫故居

鄧林輸木工斲巧大屢絕成國已危半夜倉黃旋蟻穴一門
生靈活魚池鳩來鵲去渾無定蜜就花成竟為誰祇有簪
舊時當年上此地消興衰

飲吳里元帥家喜雨

一堂文武會衣冠盡道入中有鳳鸞元帥持杯方勸客老
喜雨且聲柳山頭雲盡三台現石下江深五月寒水遠稻田
田遠屋間居得此勝為官

題湘山塔二首

萬里橋東地勢寬誰為瑤塔倚高寒雲根聳立三千丈天際
周圍十二闌銀漢遙聞金鐸語玉繩那掛書簪端自經相國
重修後永與皇圖共萬安

湘原有塔極巖峨坐閱人間歲月多招代已題元至正舊碑
猶紀宋宣和星辰上下疑轆轤日月東西相摩摩聞說張燈
更奇絕重上光燄燭山河

是月十日張燈再賦一首

銀燈張滿玉浮圖北境元宵亦所無十二樓臺環瑤綺九重
閭闔耀金鋪雲間鳳凰春移輦海上群龍夜戲珠清曉起來
餘燼在殘星數點半天隅

望溪文集卷之下

六十九

再用韻為寄元湘中紀行一首

詔使乘駟賦北征沅陽軍事更前行山連甯武尊衡岳江合
瀟湘為郡城流水帶花臨上下暖風行麥雉飛鳴不知南國
春深淺擲外黃鸝三四聲

寬條大布正新年妙契東皇化育權雄豪客懷傷杜宇鳳城
春事億歡難驚花無奈淋漓雨臨鷺都迷遠近川欲看火山
崖石頗想因榛莽不能前

山川行至永州窮比及南還二月中燕子沈香杜前雨兼藤
信到夜來風乘曉會攬恒羣鸞射虎能為李廣弓聖主渴
聞咨訪事好因前席策奇功

衡陽久不見官軍地遠都無好語問檀衣冠麟鳳數金為
荆棘虎狼群錦燕江上淒涼月四鴈峯頭慘澹雲若得王師
來郭漢急應磨石勒功勛

椰子祠前山幾重棘叢交處路全封幸餘鮮壁藤簷在亦載
椒漿桂酒從流水石梁迷故宇夕陽烟樹出疎鐘高山仰止
知何極三歎臨風起肅雍

久候舜元不至一首

北門車馬載駸駸尚憶分携酒滿斟去日江山春事淺歸來
風雨燕泥深故人相伴三秋意使者天涯寸草心傳語落花
姑少候桂林城上待登城

望溪文集卷之三

七十一

使者湖南一月留想應無處不追遊離騷賦三閭怨鼓瑟
詩成二女愁湘郡城頭兵權武故人亭下客登舟空堂相候
梅邊久日夜惟隨冷氣浮

寄閩省程伯宏提舉

毘陵赴召先生在盛德深為衆所尊兩漢文章新制作一程
家學舊淵源翰林諸老時通問省憲群公在門恨隔海天
難会面一詩緘寄候寒溫

寄閩省照磨余伯深

宜江亂後識先翁與共流離復送終永訣已成千載別客情
猶在五詩中久聞閩省余提舉亦似有山蘇長恨隔海天

萬餘里一詩緘寄當相逢

寄呈存吾兄同年

金元素右轄公二首為焉
先兄廢贈之文

兄到宣州終四月祇因抗節須高城文章坎圻生前遇簡冊
流傳身後名年使諸孤當日恨無慚同榜昔年盟相君如念
年家好丐一褒文達帝京

三十八年纔兩考暮年宜郡寂悲辛三湘幸脫干戈險一死
終為社稷臣前代忠貞取相望明時科第豈無人海天隔斷
鵲原路惟有臨風泪滿巾

寄別楊子中察掾二首

桂林憲府衣冠地歲一掄才貢諫垣幕下正需三語掾閑中
先得四知孫青驄自浙移閩署來鷗乘潮過海門恨我無
緣歸送別夕陽南浦重銷魂

幾年憲府共徘徊玉斧仙翁獨愛才五嶺聲華鵬鴞薦三
山文采鳳凰臺春隨駉馬江南去曉佩瓊珂院裏來若過
城詞死事先兄一子在天台

贊吏部尚書普公

中書入奏宣文閣吏部宜行廣海銓此斗正資喉舌寄內庭
喜得股肱賢善先動蛟龍海玉節苦寒軫異躔便好乘
行賞權召公江漢待旬宣

贊尚書張公

龍虎榜中科目彥鳳凰池上嘉賓賢朝廷特重高書選廣海
皆寶化筆餘龍賜尚方新劍履春回港鄉舊山川從今在野
無遺迹讀詩周詩早從籍

贈曾國章計事之京師

京華在望八千里有客乘槎五月初召相欲成南國事
須上漢廷書麟州半送仙槎路鳳闕双翔帝所居迴看秋
風鴈來至憑君毋久待公車

送龍天音歸省玉融

相臺使者開微幕下諸賢聚辟奎紅藥詩情滿水上白雲
一親舍玉融西傳家門巷烏衣怨故國江山杜宇啼若過州城
傳願事為重首昔年題

鞠齋記詩

都梁一別已多時桂嶺重違歡看詩相國書成張章聖文臺
賦就楚湘累葉花采上東籬與喬不蒼仁故國思家愛兩山
與相對一簾秋色暈朝暉

追挽余安慶名閥

六科進士余安慶教職入稱鐵作垣鄰境可傷無外援洪都
遂致失前門亦知有戰渡人力獨仗孤忠報主恩可是官寮
并子姪爭先赴死為皇元

追挽李江州

紅巾初起感群豪惟有得陽是要衝諸郡可憐蜀鳳騰九江
獨仗守臣忠有與入府麾立散朝服臨軒待命終一死名為
科目重後來誰不慕清風

哭仲九長吾上舍

宜江昨值紅巾亂兄以儒官與抗衡本為國家圖報致章緣
兒女深聲名一腔忠憤三閭地千載清風大學生更有老兄
同節操去年死事在宣城

謝牛脩撰作傳

先兄死事儒官日正值且江寇起初節義有光唐六館忠魂
相望楚三閭觀風幸遇 呈華使束筆能為大史書南國去

天萬餘里幾章何日貴玄虛

哭伯兄存吾推官二首

天曆庚午進士署高城門曰身應
下士同牛若與高城共死生

寸心忠厚古人流西髮風霜為國憂黃中題名前進士白頭
死難古宣州高城節符義弘紐故友應同李黼黻前弟自慚
無氣力未能申請達宸旒

舉義鄉閭多涉險之官宦國後遭兵高城誓死生前句信史
流芳身後名子克保家存微嗣妻能削髮救忠貞傷心感骨
江東地均斷鵲原淚兩傾

哭兄子碩

天性疏材志未酬妙年舉義氣陵秋病中不倚防身劍夜半

俄驚花髮再韓叔有文申遠祭趙家無後復先離更離而父
傷心屢哭望南雲天盡頭

哭從兄益吾教諭

多年大治之官去近日長音始得聞竭角祗緣爭戰久鴈原
遂有死生分可憐伯道終無後誰憶中郎所著文想見散花
洲消上至今猶自結愁雲

哭從兄與吾同知

鴈原相望久相踈儒服從戎十載餘桂嶺使還猶有信杉關
路斷竟無書生前有恨雲城死身後無家故國虛欲作招魂
渺何許秋雲暗結楚三閭

追軼高郵

憶昨高郵截到任孤城四面受攻圍勞軍展喜初無恙出使
貞鄉竟不歸一死義聲霜凜冽有年吾道日光輝狀元先後
能忠歿更有華宗李子威

追軼海清臣全子仁兩尚書一首

薨姑臺下戰多時變起蕭牆遂不支杞子方通北門管漢蒙
已後趙軍旗孤忠不遂尚書志一死惟期 聖主知想見江
東橋上路至今猶自血淋漓

百年養士得斯人一旦頻老遂殺身獨擅材名無與匹共據
忠義有同寅生為海內風流伯死作度中社稷臣二老英靈

俱未泯好為雙廟大江濱

追範忠襄王二首

相王檄下青齊地七十餘城一檄傳諸葛未亡將復漢空彭
邊苑豈非天蛟龍泣下三秋雨魏元悲連高竈烟先志克申
誰亦復誰如今子細覈賢

坐擁貔貅百萬軍城闔闔故實堪驚為愁連鉅野三軍哭痛夫

中天一柱擎化鶴不歸神亦在長鯨未掃恨難平他年圖像

麒麟閣必在元功第一名

吊鄧左丞四首 零陵忠臣

僞僞為城二水旁 佳詩 鄧左丞親獎三年士諸將

如齊文集卷之下

一七十五

皆成百鍊剛高容信為功第一孔明如在國寧亡上游緣此

無潘徽使使英雄信感傷

昔從躍帥守衡陽素以忠貞自激最官至省臣林所羨死同

廟食有餘光數龍一去雲霄杳鳴鴈不來山水長功業未終

天亦老可憐憐仁轉荒涼

中山昔為忠君忘左轄今推報國誠一死有光諸宰輔九京

無魏舊門生鴈聲悲過衡陽浦江瀨悲鳴二水城欲吊英雄

已無迹湘雲殘月夢清

左丞死去舊城隍 與地名 連帝宸院戰尚餘前度馬蟻行

不見昔年人 謂湘道 孤臣恨花水間開兩岸春更有何求

柳司馬荒祠寂寞大江濱

輓鑑右丞

二水多勞推將畧左丞因得伏孤忠玄齡本為資如晦世勳
何嫌白頭公坡下既歸誰與戰為江雖死恨無窮論功二老
應相埒他日蕭湘廟食同

哭憲僉帖君澤五首

不死清湘死桂城惟天可表此忠貞諸賢坐失同盟約一本
難支大厦傾臨難儒臣能盡節流芳國史定標名北門留得
模糊血歲七惟應勸學生

出身科第能戎馬早歷艱難到白頭為國捐軀心似鐵臨危

如齊文集卷之下

一七十六

伏劍氣橫秋材駭不展英雄惜創業無成志士憂安慶余公

九江李定應地下與同遊

清湘每魂看君恩八桂南來實踐言三相加諧肅蘭好孤城

可保許張存老天不遂遂惟志后主難埋忠義魂公論未由

祠未立何由冊薦薦芳尊

元精夜貫斗牛光城上猶疑慄慄然送死從誰過雖下盡忠

無地不睢陽全閩萬彥文章伯王府仙翁鐵石腸別後君無

知己交誰為北恨寫哀章

使君高誼動蒼髮見夢知心亦有神坡老吟成來杜甫廷堅

文就見三仁清湘尚想風霜伯黃甲無慚社稷巨翰苑他時

求野史願將鄙句達 楓宸

哭都事陳仲微三首

白首參謀久與聞臨危方見此忠肝國家有難生何用節義
無虧死亦安頸血衣侵山石冷劍光直射斗牛寒伏波門外
江流水都付哀鳴與急湍

佐幕藩垣久有芳聲危臣子定難逃亦知江上扁舟去不似
城頭一死高骨肉無依誰見閣朝廷有道必加褒故人別後
傷心處留得當年舊染毫

吊老掾史趙元隆三首

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尊此水何慚汨羅更哀屍
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家有弟昆推死甄疾
諸將吏皆能盡節報君恩

疾風勁草昔人言臨難知君有講論江相自投信州沼敬翔
肯入大梁門夕陽冷落前山路夜月淒涼故里魂後死文臺
再知已何由蕉荔薦芳尊

哭夏臺五首

共謂城亡不即亡寧知一死繫綱常文山不用留燕獄許遠
安能活維陽此日赤心天地白萬年青少姪名香桂林無限
思賢泪舉目皆為召伯棠

老子平生百鍊剛為俘豈下許睢陽屢朝感遇經三帝一死

忠貞白四方畫室皆從違留名永共憲臺芳卻憐極意
崇城壁世事無端遽淪系

桂城天塹本生成亦在人和與甲兵西夏謾勞子載計窮
豈有萬年城使閔忠在紅蓮沼老子神遊白玉京誰謂生祠
憐寂寞想應此地不忘情

桂林藩屏在清湘從事重論實可傷蘇蘭同心如結好蜀天
異地豈俱亡祇今此土更人世依舊高城列女牆亦重人和
亦為瑤域民原不在封疆

湘南皆居楚上流兩名位亦堪儒子聞音得擅公案白髮
能從許遠遊臣子報君須一死英雄遺恨付千秋憑高飲悶

興亡事忽聽漁歌起暮愁

湘南雜詠三首

大厦原非一木支諸賢失矣有為時不緣天上雲龍會誰
湖南靖難持聖祖夕陽鴻去遠游神筆未歸遲多如雁
忘機好依舊無心在水湄

遣使頻年赴帝京名為計事豈真情鄂渚僅有湘南地朝野
猶誇紙上兵諸鎮一如唐末歲祚思誰是李長城山河依舊
天如水愁聽寒鴉日暮聲

于閩幾載冰陽上臨難方圖藉寇六但說調應飢可食寧知
養虎患非輕漆室天墜三湘地風塵長驅入桂城常武不緝

天亦老琵琶又作過聲年

興城懷古

五年城裏一枰棋當局安危總不知吏部羨官膠柱瑟
改調豎降旗園林別有鶯花主江海都無螭蚌持
秋見藏王
草畔草春來依舊草離離

姑蘇即事

姑蘇自王亦豪雄藩屏東南一旦空便春為誰歸火底停因
何面見江東王封有媿非殊錫死去無碑可表忠梗稱祇今
誰阻過海門元與五岳通

定王臺

漢廷宰輔豈無人自是才華絕衆倫宣室不知明治術書生
空自費經綸斯文一去今何在遺限千年竟莫伸過客經行
一空吊古無由芳醕薦春樽

題倪氏致存堂

致愛存堂倚故林雙親不見淚盈襟白雲飛盡山猶碧玉樹
未林青戶有陰鄰氏桂香前代集王郎相慘此時心高風邈得
倪寬後夢憶烏啼夜月深

又題庭竹

十年種竹今始長一日非君無與交寒谷已隨龍化去而墀
再親鳳來巢酒闌月在黃金地琴罷風生翠玉稍我欲留題

賦清韻恐驚鶴怪相嘲

次蔡明端先生見揚升韻

詩句吟來蓋雅音素無人聽伯牙琴陶潛喜遠歸田志願
常懷隱世心揚柳波塘春淡上梨花門巷晚陰上多情賴有
諸生近節暇時過話古今

次蔡元禮過洞庭二首

翠瀾倒上共天寬過客登臨足解顏長後已非前殿閣中
仍是舊江山白雲隱映使光裏青蘋參差樹杪間欲向皇陵
懷帝子鶴鳴啼處雨斑斑

接字年保已不空向餘神物至今傳改清湖傍脉吹浪雲烟

接糊馬叫煙無後望車來帝子空餘廣樂奏鈞天夜保環珮

淒清處半是乘風懷苑仙

次前人岳陽樓韻

棟宇翬飛瞰碧流天留遺跡快登臨危闌西望君山遠逝水
東流暮澤深樓閣尚題前歲月與圖又見屬當今殷勤為
問城南樹還有飛仙耳朗吟

二堂

萬草誰知亦有靈化成燈耀向宵行坐庭深夜青燈度小院
無時冷燭明幾何佳入執扇撲螢為武子練裝盛為人自魂
無靈事有上營上只塵生

寄家

離別家山已數年故園桃李想依然東風客外歸心切落日
雲邊望眼穿龍虎衛前花夾道鳳凰臺水連天丁字為磯
溪邊石留取歸來繫釣紅

得告致仕過長沙

老夫今日到長沙風送歸舟日未斜兩岸青山如走馬一林
紅葉似飛霞買魚沽酒尋常事撫掌長歌喜到家八丁還鄉
能有幾當時畫錦亦堪誇

己未至攸邑暫謁王宗儒

昔年承命出丹宸五色天書絢錦紋百里令行多善政陸年
撫字有忠勤綠移庭石楓陰轉香度簾櫳花氣薰兒說公餘
稍閒暇惟應教子讀三墳

和前人自長沙面韻

霧氣籠雲畫未分登臨有客看殘文海流不盡思親恨今古
難忘孝養勤大尹詩成珠燦爛王孫去後草紛紛還知遊罷
歸來處一笛湘江起暮雲

次賀應學雪韻

滕家有意釀梅花飛屐常教倍歲華硯冷不知冰已合窓明
疑是月初斜刺溪興盡人空返霸嶂詩成景更賒此日固知
非吉兆惡癡凍阻未萌芽

次蔡朝端見鄭子恭大使韻

自入芹宮列士班先生名價重如山掛冠幸滿平生願
誰能此日閒花落硯池香几席兩餘松葉暗柴關傳又更有
賢郎備時復趨庭足解顏

次前人見中付使

茅蓬臨溪半是雲春深竹樹映柴門先生久絕功名念
猶懷教育恩牛卧綠楊芳草徑烏啼紅杏落花村閑居未許
東山隱恐有徵書下帝閭

次蔡元禮見贈

鱸膾堪來漢水秋客途得接足忘憂春風北渚時遊賞
南樓每唱酬宣室未承前席問桂葉且賦小山幽鳳城三月
花如錦好却明時展壯遊

寓攸邑贈鄧信器

扁舟繫處柳陰陰畫日黃鸝惱客心霜膾登盤紅玉細錦箋
題字綠雲深精神潤潔何如信詩思清新杜老吟咫尺江頭
渾似遠無由朝暮一相尋

寄謝履有孚二首

匆匆一別遽相違往事多君力護持遠信久疎黃耳寄
應有子規知題詩花裏香生筆洗硯片邊月在池尤記
深雪裏夜梅開處滿遲遲

龍耳山前盧氏居英七公子少年餘秋風飄飄時開射春雨
庭軒夜讀書坐處芹香侵硯席餘月也上塔除威居珠玉
臨行贈欲報瓊瑤恐不如

送鄧瓊仲使山東

襄陽三月草如烟北望青齊是重津
馬繫綠楊官路曉常帶紅樹驛庭春
衣冠派後多文彩珠玉題來總縉紳
嗟我與君同梓里何時夜兩話情親

陳所安迂居鐵關村

十年一見喜何如話及鄉邦淚與俱
辛苦賊中憐子美依棲江左賴夷吾
夕陽忍聽烏衣說寒食愁聞杜宇呼
幸有親朋足知己且將詩酒日嬉娛

贈鄉貢進士譚行簡教武昌府學詩

昔同鄂渚會衣冠席捲高題壁
看休嘆才高非大用也知官冷有餘閑
玉成籍湜群英上道契羲文萬古間
二月春風桃李盛箇中自覺宦情寬

七言四句詩

題西樵獻藝圖

大明日月震中天陸走山梯水走航
不用丹青誇日本臨風三嘆殊驚篇

題大白

醉墨淋漓宮錦袍胸襟海闊更天高
至今采石江心月猶想仙翁逸氣豪

題朱京尹晚松圖

京師民有春風面京尹家如臘月松
安得此圖滿懷宇九州四海被皇風

題前人春芥圖

神州在上菜栽滿京尹時上冰飽
諧自信此根能咬得定從堅苦得回甘

美人玩松

雲想衣裳花想容不看花葉只看松
上能傲盡閒花榮華事冰霜與尔同

墨行

奎章閣老天鴻字劉北山人霜後
枝想見被圖臨寫處猶難看罷落
花時題扇贈表從孫倪廷望

題扇贈表從孫倪廷望

赴雲別我求家傳為駕倪濤出處
詳回首玉堂霄漢上願言珍愛此
文章

屢訪龍伯野不遇戲柬二絕

幾度過從不見君滿懷心事與誰
論想應謫柳為文日亦似冷人秋
開

坐對梅花忽憶君，可人同調共誰論。早知顏色無由見，何似

王猷不過門。

題鄧貫道梅竹雙清圖

山林無分到，調羹謾說花。開冠衆英竹外，一枝彌酒意。箇圖且為賦雙清。

題唐馬

朱衣唐帽老奚官，車騎如何不及鞍。想見霜蹄舊來處，西經月窟北桑乾。

題角鷹

喜鵲林間石一拿，歛收羽翮仰看天。得飛飛起誰能及，萬里

坦齋文集卷之下

二十一

雲霄在目前。

題鄧邑文典史墨菊

淵明兩種東籬菊，白者如霜黃者金。誰寫模糊此秋色，恐非此老歲寒心。

讀陳氏譜有感

陳譚李孟著茶陵譜，系觀代有人。可嘆吾家忘世澤，壬辰戊午兩經焚。

讀昆塘譚氏譜有感

楚國家去遠，近聞壬辰戊午兩經焚。存吾去後三五在，汝汝傷心讀此文。

詩餘

永樂遇代祭贈楊進備

帶水簷山塔，烟蒨雨誰佳。句南郡山川，陽春淵數有客偏。能賦梅關度月，桂林消暑詩在荷香深處。楚歌裏旌旗顏色，惟有誦弦如故。登城吊古看山柱笏，尚想晉人風度。草就玄經書成，漢隸公暇何多。趣筆端春，謁日邊恩重。滿種碧桃千樹，便從今青雲輩武立登要路。

水調詞頭代贈蔡指揮

風露沈璇宇，星斗燦銀潢。金戈鐵馬南下，山海入梯航。看徹瀟湘烟雨，領取桂林風月。鶴去海天長，碧白滿城市。文武會黃堂，鎮江山安社。搜真金湯，庭泉萬果。聲動尚想秦清商。清掃煙烟千里，遙望紅雲二朶玉。立侍虛皇，事業宋余靖。家世漢中郎。

百字令代贈楊知事

關西夫子是山河，百二挺生賢哲。清白傳家，今幾世又到荆州。奕葉材思，陽春胸襟雲夢，人物冰壺。擊圍南得意，萬風高展鵬翼。好是參贊戎行，笑談幕府得此全城。壁獨秀峯頭天在上，朝暮寸心丹闕。滿腹琅玕，言經濟別有奇勛。紫微垣裏待君評品風月。

醉江月代贈蔡千戶

世家喬水記中郎輔漢功傳今昔天賦丰姿何皇華真箇是
雄無敵扁鵲奇才龍誦偉畧談笑折衝城邑幾回馬上萬人
叢裏如立赫赫師旅南來桂林城下眼底無全壁拔幟先登
憑氣樂重見山河開闢留輔華宗撫綏邊境民物資安集
昭勛業九重行有褒錫

木蘭花 傷代贈趙千六

羨漢廷元國有後裔振家聲正生際明良胸襟豁若座擁戎
兵時來龍泉出匣煥虹光徹夜斗牛橫霜月令嚴鼓角山河
影動旌旗指揮留鎮桂州城部曲盡家英便生意津上牛羊
敵野鴻鴈無驚幾年驅馳汗馬喜領南一到即功成事業奏
如齊文集卷下 八十七

木蘭花 傷代贈指揮司錄于義方

佛家聲燁上從漢代訖高門是種德功深流芳澤遠重見雲
孫青年滿懷經濟遇來霄漢即飛騰自是千將利器何愁
錯節盤根遠陪使節鎮南藩戎幕共談論有六策文章千軍
筆陣電走霆轟邊隅定因傳檄草都從心上起經綸成就清
疆事業行膺寵錫終恩

大江東去 為表三區諸公送趙仲威與安川府回

滿城桃李被風一夜催將春去錦片前程則見得流水花飛
無數柳色青上遊絲冉上畫出陽關路多情萬燕可憐更耐

留任試問琴鶴清風誰人知道咲指沙頭鷺石里棠陰春
樹上謝薇垣恩露載月紅迴梯雲天近此去多奇過江山回
看仰看鸞鳳軒翥

坦齋文集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劉三吾撰三吾字如孫自號坦坦翁茶陵人洪武中官翰林學士事迹具明史本傳案鄭曉雷禮王世貞並謂三吾於洪武三十年以罪誅死蔣一葵又謂三吾以作大誥漏言賜死明史則稱以考試不實戊邊建文初召還今集中有勅下御製大明一統賦實建文時所撰與史相合是曉等所載皆不確知其集在明代不甚傳故以曉等熟於掌故者亦未之見矣此本乃成化中桐江俞璽官茶陵時所刊萬厯戊寅茶陵知州韓城賈緣又重刊之三吾於洪武中典司文章頗被恩遇然其文鈞棘而淺近未能凌轢一時也

朱一齋先生文集前十卷後
五卷廣遊文集一卷

〔明〕朱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成化二十二年朱維
鑑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一齋集十
六卷《提要》

吾夫子有辭達而已之言唐李
漢以文為貫道之器蓋文之所
載者道也辭足達意而道在焉
此古人之為文不求工而自工
爾僕自蚤年與朱脩萬先生遊
浚西山南浦間已而訪予雷煥
掘劍池上時方重舉子業先生
於五經傳註誦之如出肺腑其
門者皆高科騰仕而先生率不
偶於有司殆天使之有所待耶
洪武拾年先生以郡邑薦至
京制作稱
百職居翰苑洪武十八年校文
禮闈先生實司文衡撤棘之餘
即授先生文淵閣大學士逾年
而先生以病告歸未幾而先生

本悲夫今先生令子集詩文若
千卷將銀諸梓而徵言於予予
觀先生之文本之以四書五經
之學充之以諸史百家之言浩
汗弘博汪洋浸漬如水之在地
匯而為湖流而為川析而為澗
溪渚而為沼池隨其小大莫不
澄澈暉映動人心目者何哉謂

其源深而流之不可已也故先
生為詩不事雕琢先生之文不
為血指汗顏自不可及有其氣
渾然之風焉惜夫不假以年而
廣造就夫後學之士也
賜同進士出身前
國子助教清江聶鉉叙

故秦議大夫

文淵閣大學士一齋先生朱公墓誌銘

學士朱公既歿之三年其子逢掖奉前進士戴先生竹可
所為狀來請銘泣且言曰吾父平生友獨先生在所以表
揚先德垂不朽者先生當任其責幸勿辭嗚呼吾忍為之
銘耶按邨在春秋為魯附庸國奔莒魯子孫以國為氏而
去其邑漢書稱魯朱家是也其後代有顯者今居豐城與
仁里者世為儒家先生曾大父三德大父應岳父隱老先
生諱善繼字倫萬別號一齋先生生於元之甲寅年九
月初六日丑時少聰穎不好美好讀書早歲作文通四五
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必為令
器壯年以經學授後鄉邦藩府大臣延至西塾子弟從高
科者相繼多出其門由是聲譽隆洽主衣衣發隱居鄉里
眷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統之傳為己任著
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至孝
道携至弟妹教育婚嫁如親弟妹至老待之不衰壬寅亂
劇扶母避風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為富州守強侯憲中
公訓導州學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天府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

京

廷試第一除授翰林脩撰署院事知制誥以家
屬不完調敷東公署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
未至遼城

恩賜還鄉語子逢掖白汝力耕以供賦役汝相若皇極

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廣東省城公司其文衡
未端

天子恩用老成驛使急公竟趨 朝見

上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閣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

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月進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遂接詔

關上訐蒙

賜告歸調治本年九月二十一日寅時卒臨終起坐加冠帶

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人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
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計之得十九日

享年七十有三娶陳氏繼娶劉氏男二人象環逢掖象羣

早逝次即逢掖其父業以詩經授徒郡辟爲南陽府學

據德齋訓導溫恭篤實文名益著公可謂不死矣文一人

鳳接適里人羅壽孫男二人與祖早卒法祖年未冠孫文

四人適符適熊二幼在室公之著述詩經解願詩經補注

史輯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公之學博貫群經公之任

聖君生也斯文以之爲宗道學以之而明歿也後學喪其師上

天墮厥星官至大學士善終于正寢可謂五福全備者矣子逢

掖以是年乙丑十一月十五日壬寅奉柩葬于本里雷坊

山祖隴之側禮也銘曰

早歲過庭 力攻群經 積學爲文 揚之有聲

正施之學 探其蘊奧 擴充其理 集精到

既修諸已 亦淑諸人 門生弟子 口誦手

晚際

聖明 遂登翰林 進陪顧問 受恩深 暫蹶復興

益承寵渥 官大學士 身登秘閣 彼蒼者天

不遺斯人 文星夜墜 是隕厥身 人雖云亡

而道固在 刻石墓門 名垂千載

賜同進士出身前
國子助教清江縣縣志之撰

朱二齋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辭

送劉繼述歸平今李驥山 武惠權歸歸送張仲圭

漢父還鄉辭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王國杞先嚴哀章

奉制題屈子九歌辭

卷之二

賦

若虛賦并序 樓樵野賦并序 黃岡思歸賦并序

滿鶴集賦并序

奉制題小山賦

卷之三

說

草樓說 省私堂說 司教事說并序

鐵柱樓說 王文昭學說 羅謫之特用字說

卷之四

序

鏡湖圖序 閑搗堂詩序 顯觀奕圖 樓船詩序

繩樞集序 劉裕古序 清溪書隱序 吳江玩月詩序

五陵真隱序 南塘漁隱序 怡雲詩集序 羅溪隱居圖序

蘇隄小隱序 蘇園序 蘇隄真隱序 延陵弄子詩序

送周子猷清江教諭序 送張君道赴京序 送翁君古廣州教授序

送周子猷清江教諭序 送崔師立慶州府教授序

送楚王府長史朱伯清還鄉詩序 鄭仲博摘阮詩序

送周子猷事熊利賓序 送羽林衛右門二司序

送南陽府王廷朝 高陽序 送翰林修撰張友奎還鄉序

送國子助教黃致昇升礼部主事序 送徐景南序

南陽太守許侯重建徐高主祠序 送劉相序還豐城序

送李布政朝京序 贈錫陽朱城則序 送羅府周官山縣丞序

送徐景南春後別國詩序 送饒仲恭博士度王之國序

金鼓錄序 鍾氏族譜序 進陳其壽後序 春秋釋疑序

卷之五

記

樓船軒記 筆研閣記 睡齋記 曾子衡樓亭記

送錫陽教本溪山讀書記 乙卯樓記 書梅堂記 清暉堂記

用拙齋記 熊氏子爵堂記 藝事樓別莊記 三友堂記

李氏春耕堂記 飲水軒記 如閑軒記 九疊山房記

陶淵軒記 杏陰隱記 順應堂記 石湖樓記 存心齋記

靜虛母室記 順應堂記 山南隱記 有斐軒記 峰隱記

史省堂記 憶林軒記

卷之六

傳

屋龍傳 伯類子中傳 余慈後傳

文書

弔余忠宣公文 李布政書 山南官相知書

卷之六

碑誌

故劉將軍墓碑 宋居士墓誌銘 熊安公氏墓碣

文集目錄終

子採父難朝往樵子山之上暮歸宿子而在下匪泉亭誰御匪

變文

日之將夕父子道阻無解凍流沙中。對其危余舟可滿一置也甚痛。余不棄。午後憐可。送余歸。余亦無所用之。豺狼在野。子水有蛟螭。子將以子。慎哉。歸。辱信。貽。余。子。毋倒行而逆施。吁。遠境之後。將余思。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僕賦性疎懶妻棄宦情況以義和之年兼迎鑾主運至敢微律以希榮
寵今年夏太守許侯蒞南郡當詣

原師果因學宮數月每良宵輒夜誦生經或使眾長和則影無
清孤金觀室別叙安穩變思念室家靡下爰偕同客使至遂與亭陞

而返時殘暑初退山路無塵朱簾勝清涼快讀白明歸去來每過
有契於余心者因續采水歌每歌一節即唱節和焉凡分三節歌三

終而文以成錄寄學宮諸表庶亦有以知予懷之所在去

歸去來兮室庶荒廢詎復得無侶胡顏然自非老耄而將及暮愛
及其難追嗟嗟憂之安貧愧懷喪之知非感蟬之在戶及九月而換衣
諫不住投簪泣妾戲賦詩微徵糖桐字焉暇齊魯槐夾道穿柳石頭
又阿凋謝癯如骸存收巾掛壁清涼地移檣菊內省其寡夜姑適忘而解頰

拓厥聲名自美屋偉廟而常覺有媚之而照臨風所上而度斷張經之
 在側時周覽以燭觀進諸生而春問共鄰吏而往環誠中心之听好又何
 必被麥而執耒歸耒求子詩無事乎官耕陌前脩之執轍忍違農而改
 求惟脩已故寡怨惟知命故不憂統歲久之文象衆萬其之範晴我獨
 居旣我虛舟渡將平大之和之域陟降乎至應之丘交竹咸打而遇或止吹
 而乘流惟安靜而不躁庶逸而目休已矣乎榮義種代無已時孰能肥
 仁宅而少留乎嗟乎今吾當此將安之給又有宿諾因父有佳期可朝往
 而泉返同春耕而夏耕事茂樹以舒懷情清池而詠詩阮自慰之有素矣
 必庶吾能決疑

王國祀先農祭章

求風靡練于上卷與上卷是正于厥物發生崇墉既建于先農是又躬秉
耒耜于上引物耕上卷通奉神其求乎上右迎神奏保清之白

學

帝乃虛國乎南萊夫耕子躬耕式導子其登確乎震子有神華來臨子
靈輿遊清醴子履祈麥季多稼
右初獻奉清之曲

我原手我門維黍手維稷既耕子既播資神功子允殖饒亞獻季蕭恭神
之馨享肥格

右亞獻奏崑崙之曲

禮有躬耕于昭孝誠以享以祀子供養感助我孝民于福我者神禮三
學神其悅忻
左終獻奏蕭清之曲

禮記集說卷之六十五

歌大有

右徽饌奏壽清之曲

神者乘于靈。神之歸于祐。自今以始。于豈穆和。昭昭屬石。于

杞桂畢子神阮歆廬鞋留子辛子幽舍有鼻發子有赫其臨錫也豐年

方其聲奏而清之曲

制藥廣成方歌辭

有美人兮 廣州移獨起兮山之豐劇臨兮靡其後顧兮靡何湘空兮
冷白石兮幽思乎弄琴不見折梅枝兮延時東皇兮不憐雪之君之
遷改司命兮極化之機胡憚哉兮逢敷之可河水兮酒相波兮森望
秋燕兮朝離雄鷄鳴兮戒曉山中兮被素縑心懷君兮靡他子荷衣子
帶君不他兮奈何坎上兮警鼓文巫雉兮紛發舞陳諸庸兮唱清醑
某方心恨若公惜之否兮久而乃通吁嗟先生之精誠兮格于白帝
之下兮乃既報載聖一時之屈兮萬世之隆頌者乎兮中心

陳齋先生文集卷之

朱一新先生文集卷之二

著盛財庫

天之所以大者以其虛也人之所以能容者以其虛也天之虛也而能容
行焉萬物生焉人之虛也而能容其焉者乃立焉虛之為義本矣夫
噫心之虛即天之虛也豈特人心肖天之虛雖物理亦然豈以虛
而泯火以虛而明然以虛而受矣虛而鳴谷以虛而應源以虛而
能不盈凡物之以虛致用者皆有得於天者也天之虛由有謂為氣
之主人之虛由有以為形之主氣聚清而上游故能成生育之功心
虛靈而善應故能成謙受之德古之聖賢未嘗不以虛為器以實為用
此所以德業廣植於世而能及也邇陳希仲實以老唐自號其殆有
見於此歟為之賦曰

太虛者不可得而名太虛之無不可得而測入而著虛與天為徒無思無慮無爲無為泊方自虛然子有持萬寶具可卷可舒用之而不見其不足之而不見其有餘故巧焉而差拙智焉而劣愚庸而能資足算而能卑雖運而若退雖有而若無夫廷謂之若盛誠空矣而囑囑神明之與焉且之從之在數物者氏之徒歟吾不得而知之也蓋謂者爲子而問諸

華桂軒

南昌邑薛氏之族子也。有杜里人也。以爲偏避山以避仇名其地宜桂。以
屋皆桂也。堂以薛桂題其額。著宋而爲軒。以薛桂爲之。扇則有河
江梁先生手教於范希穎諸子。成恭親皇帝壬午秋。持以不刊。且請子
序。予謂君而有序已。雖予不得而益之也。乃作數語。以誌其望曰。

情類彙考
山之輿報
主理
枝樹有美
一人
善狀
而好
脩朝斯
夕斯

山名雖微亦大君之善喻是知山之小大各隨其質德之小大必由乎
 積千里之方起於陸出九層之遠起於尋尺松柏崇天之勢生於萌蘖河
 海成天之源生於涓滴故臣因小山而陳詞以况

義士之被讎大族也族之大者必隆財必豐兄弟必以相尚而
有相濟尚猶然然猶如柳下惠坐一室去華材澹與貧無異曰至者
自命人之稱云耳草菴馬二書未與之游也蓋斯人必運其門深矣
昨日而食真若忘之備也及與之遊而即其望名草菴葉貝不草菴也
公獨延焉返而問誰其友甚笑然告曰子殆未知尚敬之志也子不見乎
僕人之居草菴者乎藝蔬以為食磨粟以為衣陶甕以為器君屢為中
配妻慈妾以為家餘米當有不乏之色若其於知有素也尚敬之心亦曰吾
何求哉草菴是以終其身則欲不必苛亦不必文銀器不必雕鏤出不
飾而用使金漆佛堂莊嚴然休悅耳目快我心吾見其節節儉
也春官者雖全而兄弟之怡朋友之悌飲食之行英語之嬉
之句遠至者如晤吾見其能安命也雖有良田不自封殖雖有廢屋不
修飾貧者施之期而有施之樂府人之親服人之死苟力之所能為者
不遺心而不責其難吾見其仁也慈世老婦里鄰而扶弱過正而迷邪
見人之善若已有之其不善者亦有悟心而莫敢肆焉三月其詩以有也
坦然而竹于上而趣於清之興鄉鄰避其之號居山麓而戈溪品而淡食其
力之所致故必富而不見其不足雖富而不見其有餘知神仙之不可學乎
而其神仙似自說羨家驛船如蓮華見其識遠之高遠也夫紫雲徐數
孝悌尚仁恕公好惡誠謙南藥而超中塵網之外斯其為好也卓矣哉
草菴為可乎予聞其名高之願納交信既而與其兄商不同處決泮相
有復以斯言曾之而友曰既出吾弟幾許無一語以遺之乎故我尚
友之時也為草菴談以慰焉

私意說出於傳論然在彼則文所以省諸人在此則有差所以省諸人私之爲閑居獨處其蕭閒而所以省之則有在在人之異聖人之省人所以驗吾時而花方君之省已將以驗吾克己之功時而文人也大而方君之爲己也打意固各有在也夫夫於我君獨處之時心恒不之於私私天聖恒不之以勝人欲奮成之志恒不之以廢事憂心之情之氣靈氣歸石耶坎之變猶長隄千仞而巖穴之激水得因之而奔其不至於潰決也者從希故爲學之道貴大乎莊子言其私猶成公之詩曰相在你室尚不慊於屋濶子思子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意也歷賓賓則莊慎獨矣莊慎獨引惠誠忘未能誠意則天理之深淵者無間斷焉本義矣金剛時日月之往來水之流而物之生俱成者而之斷斷也人

為天地之克者乎乎後於然復獨而後可以語天德亦必能隨物而後可以語
至道方至之有私其知聖人便獨之教也然雖然獨有省察之功也既知自
省其私矣夫必有克之功焉斯道也孔子嘗告堯舜之子矣嘗曰勿妄而
溺耳勿美而聽口勿多言身勿交而動如斯而已聖人告顏子之私而曰
亦是以致知者示以其放蕩私之際能遏吾之勿勿動而不妄故以克私美
之慨然則方至之省私庶幾獨而已有成嘗語子曰方君臨博學師而不
諱者故是是以賜之

吏部司勳主筆談君以筆書書舍本所

帝適張薨愛其書見之問浸德誰對曰臣部主事張壽也

帝因與書于子賜自吏之為計公從事愆尤無津然他所

帝之辭而爲說以藏于家以傳于後聖義經之曰夫物之貴於物人之異於人者皆奇謂之奇五采之芝草之奇也連理之柯木之奇也升穴之鳳爲之奇也麋鹿牛犀馬蹄而爲麟獸之奇也在物且然而況於人乎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四禮可以具衣食商可以通貨財工可以備器用未可謂之奇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君臣百姓是也路惡存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倍矣得不謂奇乎是故方其未用則爲士之奇及其既用則爲吏之奇

帝所請公於事法必當盡欲其以士之奇而成吏之奇也夫治天下之道
不過曰公曰當而已公以心言未有不居仁而能公者也當以事言未
不由義而能當者也心存乎公而事得其當施諸天下誰能及之故曰始
擇天下能不及乃曰奇噫奇於此可不朝夕銘之於心以期

聖訓乎

鐵柱雲笈永說

豫軍無能存敬以秋泉自號而請于魯之說子曰在易有之山下出泉
 蒙君子以果於勿施泰泉源始於山之下其勢亦微矣出也而戎靡之
 流也而戎梗之蓋若欲其難也惟其剛健之性萬於必東壅之而莫高梗
 之而莫禦然後滔上滔上以成川君子之果決其行若似之然泉之始
 發其性下流未施上施又秋乃泉微縮之時未至於盛大流行也及其渾
 蓄既久汪洋衍溢然後浩乎沛然君子之養育其德若似之君子觀山下
 出泉之象既以果決其行又以養育其德則體立用行無所施而不可矣
 人之生也幼而蒙至則已必有資於人其蒙以養長之時乎長而後政則人
 復有資於已其童蒙求我之旨乎存敬自少入宮簪父師之訓焉

天朝遠有道紀之命則又待其所以正己者正人矣孟子不云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泉之流而放乎海猶學之積而至子大成也然非果行育德者其何足以致之

王氏文斌字說

予昔典教南昌王氏文斌以良家子弟擇子周旋庠序間者數年貌恭而氣和才美而質茂余甚愛慕武甲子予以召拜翰林明年秋七月文斌以公事至京時余方以病清告寓在公館文斌來訪因得相與語時語舊故使予心洒然不覺病之去休也因乘間請曰昔于父師名于白有字乎曰文彬蓋取諸魯論雖粗通未能深詣其真願賜一言以為之說俾得終身服膺焉予曰五方之民其性一也然所居不同所養不同則習俗亦因之而異屈於山林者質朴雖有餘而文采或不足故恒之野屈於市朝者文采雖有餘而質朴或不及故恒失之史文斌生長市

朝處處厚其於禮也習矣父師命名之意非患其質勝於文最慮其文之勝於質也夫天下之物必先有質然後有文有金玉之質而後可以如璣璣有棟梁之質而後可施之丹雘有布帛之質而後可刺之文繡甘似為質而後可以受五味之私素以為質而後可以受五采之飾人必忠信也而後可以學禮然則忠信者其質也禮讓者其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質彬彬斯可以為君子矣記不云乎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忠信以立本於內其松栢有心之謂歟禮義以時措於外其竹箭有筠之謂歟文斌勉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早有譽於當時者也

羅器之時用字說

天下無不可用之器而恒患無可用之時既有其器矣而又有其時鮮有成功者矣野航終日橫於水濱非過其時則何以成其濟川之功木龍終歲眠於屋殿非過其時何以成其救旱之功建以為寶鼎之貴者也

非遇祭祀之時則亦陳設而不用飽以為常器是賤者也中流失舫其價重於千金器以而用人以時而成厥功其効固如此夫不特此也衣下裳衣以代羽翼食以代茹飲書契之文明以代結繩宮室之壯麗代穴居而野處聖人制器以為天下用亦惟其時而已矣惟人亦然時之未至則為咄咄之夫釣渭之吏時之既至則為阿衡為尚父堯舜其君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下此則蕭曹之厄於秦房杜之厄於隋豈得高祖太宗而事之饋餉征伐能謀善斷為漢唐建數百年不拔之業君之待時而用其効固如此哉在易解之上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而夫子釋之曰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處器於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秦魏時乎其君子之所待以成功者非乎卿有羅獲字時用從子周旋三十年後臣宦游四方不見者數載今年會於

羅師請于名復字時用於義無所取請有以易之予為改名曰器之

序

鏡湖圖序

江西書展趙子中出圖畫一軸予發而玩之廬舍依乎林薄蘋蓼間
 平林蒼翠垂陰而陸市叢收實為粗樸樸者而未赤鴉陣落雲錦
 誰歎小艇汎彼平湖前書一卷後酒一壺陶然自樂焉知其餘欲往
 役而莫得徒撫玩而躊躇趙侯曰此吾以五馬隨陸侯差文之鏡湖圖也荷
 歟陸氏世有先學先在唐則敬輿之相業在宋則農師之禮學志行忠誠
 文辭洽博信於本為明堂之棟於至為和氏之璞矣南渡而後厥有放翁
 逸而適氣充浩乎自得廟宇有容謂鍾鼎不足貴而寧擅一槌以自
 鳴謂車馬不足尚而寧專一艇以相從朝暮乎林下夕寒與草湖中春花
 島而柳淑秋桂月兮鶴風視人間之富貴若得雲衣無礙披於衣後

予曰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德以爵而爵以德而重德而皆保衡也則山
 空名之弊孰與於山山之使賢而皆棄許也則世學之蔽孰與於世學
 之棄此金馬玉堂雲山石室所以並高而爭蓋也鏡湖之樂侯既不得而享
 享之矣則為時而出高思所以展其德而施諸用乎故吾願侯之此行也敬謹
 以自勵兢兢業業以自持德必師於敬輿學必法於農師業愈積而愈崇行
 愈緝而愈密功成名遂身退乃天道之所宜然後即鏡湖之景和鏡湖之
 詩既歎盟於川石復責於山低回吾已艱吾祖遺華博士之職矣蓋血
 仍給我博士之俸月為酒半盡於是下中告于考文序文喜曰善哉
 子其為我識之他日予尚徵諸此圖

閱椿堂詩序

閱椿者祝親壽也祝親之壽則為以椿言之物之壽者莫椿若也椿

而以閱言之何居哉閱者閱有三義或以經歷言或以悅懌言或以容
 受言子之於親也於壽欲其經歷之多於福欲其容受之廣於情
 歡其悅懌之至三者之義兼備而子之道盡矣聞古有大椿者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合二而計之為萬有六千歲此其閱人多矣
 能閱人者世也而椿之壽又能閱世焉雖然此時之富貴耳萬有六
 千歲之椿非必有是物也亦非必有是數也而孝子之愛其親與愛人而
 而祝其親者每引之以為美喻蓋皆出於真情之不能已者此願其
 經歷之多也為人子者無不知愛其親愛之至故慕之深慕之深故凡
 可以娛其親者無所不用其極與溫之欲其適旨甘之欲其厚誠實
 必將之委曲以承之倉也而能使親不知其財之匱乏勞而能使親不知
 其力之疲雖在千里之遠而如在堂與之近此欲其悅懌之至也為人
 子者事親如事君君臣之祝君必曰何福不除無不置而可之於父亦
 欲其福如川之方至往者過而來者續也如松柏之茂後葉未凋而新葉
 已生也此願其容受之廣也知斯三者可與事親矣馮川鄉君啓宗嚴

親在堂而身為庶吏弗克朝夕待養養念無以悅其親也知閱椿者其
 斯堂也當章之花可以媚其椿也堂閣之秀可以娛其椿也丹桂之挺後可
 以嗣續其椿也椿中椿中椿中使不能全其衛生之術其經歷不亦多乎能寬
 洪以廣其受福之量其容受不亦廣乎為人子者復能先意承志以諭
 父母於道其悅懌不亦至乎他日樽俎常養升堂奉觴以祝親壽使
 邦人士皆曰鄉君有子如此豈非人間之至樂乎於是郡博士文學士之
 會於此者各賦詩以美之而善為之序

題閱椿堂圖序

余覽晉書觀奕和熹事好事者復盡意摹刻傳於世仁壽
 為大旦古此二天地而謂洞中別有天信乎亘古此一日而謂洞中別有

日月信乎神仙者流盜窺玄命之秘偃仰屈伸呼吸吞吐以增壽命
理或有之而欲移晷刻運輪以歲為日以為年有是理我余觀
邵子書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可平運四千三百二十
世猶之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十三百二十辰也吾將以一元為歲
則吾之月豈不尤遠於神仙家之日月然而以為有是理則可以為有
是事則必不可爛柯之說蓋亦好異者之寓言耳而昧者不知遠近而實
之祇見其察理之不精而聽言之不審也吾意創是說者特借弈棋
之勝負以喻一時之戰爭耳何以言之晉氏自武帝之後骨肉之殘賊胡羯
之踐蹂生民之焚剝極矣亦幸其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晉氏歷十四主百
有餘年正綱倫九法數大權旁落於篡臣之手坐視中原之傾覆而莫能
也猶為能平者乎邵子有言湯武征誅一局棋湯武之棋者之素定者也
故天下家其學晉氏之棋者而不知者也故天下家其學湯武之棋者而

失其學農失其耕工商失其業辭之權者之觀亦不憚於爛柯其柯比
其還家則身且無歸矣豈不憫之甚乎噫橘中之戲以喻秦項之戰
爭山中之奕以喻華夷之戰爭秦項之戰爭幸而遇高祖斯民猶有賴也
華夷之戰爭不幸而即遇平太宗斯民將何賴哉此居今思古者不能
不為之慨歎也然則不幸而遇斯時者將若之何亦曰士無急於學農
無急於耕工商賈各事其事而無荒其業明而動晦而休日夜寧一為
其所當為俟其天之自定是為善觀奕焉耳不然斧柯爛矣家無
所歸矣身無所托矣豈不重可哀耶謹題此以為觀奕者之勸

梅鈴詩序

南昌府吏朱孔昭家于西山之麓豁流繁煙峯出環緯溪傍植梅雅有
幽趣然以為吏之故不得久居梅鈴之上應林楊氏知其意尚清曠故為
梅鈴圖以慰之予惟時莫清於冬花莫清於梅水莫清於鈴而公是為

於秀士鈴與梅物之清也士之秀人之清也非物無以助其清物非人無
以成其清二者兩相值而交相與而又得大幽人雅士作為歌詩以頌詠之
斯其清也可以傳遠矣乎噫昔之夜嘗棹孤舟而梅花夾岸縹緲如積雪飄
彩而梅花夾岸縹緲如積雪飄彩而梅花夾岸縹緲如積雪飄彩而梅花夾岸
乃傳舟而視之但見夫影之浮於水也橫者斜者曲者上者踈者密者高
者下者背者向者俯者仰者若踈者莫不各極其態焉吾以花與水
為三歎其清清者未嘗不一也吾以水與月為一歎其竹大虛者未嘗
下二也吾以人與仙為有間歎取天風之冷然乘浩氣之渺然又安知我
之非仙而仙之非我也當斯之時水猶綃也影猶畫也月猶化工也使善
畫者觀此而悟入焉則其為梅寫真傳神必有不假人為而神妙奪天巧
者矣况又得夫幽人雅士徘徊詠歌乎其側其氣清也其神清也其志清也
清思發而為清聲其有不足以掄揚德美而感發斯人之善心也耶孔昭

繩樞集序

去年秋余以藩省之命出守江右胡氏直中出其著述之文曰繩樞
集者示予且請叙其端予諱之也今年冬宜中以公事至江西復携
是編以來余於是有所謂貴焉焉因且中言曰夫繩樞草舍僅救風雨此
實鄙人之居非君子之所宜處也而子以目子之文則亦自謙之辭耳
嘗試取是編而讀之其比物連類抽思屬辭約而不失之儉情而不失之
此何異拙匠之構葺村校聚土以成九層之臺萬間之厦而尋引之所度
斧斤之所施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直者中繩曲者中鈞大者為梁小者

為機變斷高為智謀能之而為節義其不亦遠其宜也惟其然廷
以其然高大有者其門之仇其然端田若若明堂之尊其然然深源
若若溫室之其然然清靜者其清靜之嚴其然然利形模現說可駭
可憐可悅可玩者其武庫之其然觀之者目擊游之者心醉信是為天下
之信觀也言謂統相其字而有是乎宜中言過之矣子之文不
足以及此雖然爾所以致此之由乎曰美哉若子可謂善其用大者矣
夫本之於仁義以和其基其基之於詩書以養其材其材之於禮樂以成其制
雕琢之於諸子有以華其飾人見其取之易也而不知其積之之難
也見其締構造就於極軒之頃而不知其參天之難排雲之柯所以為養
培和之者非一日也蓋必居天下之廣者出入乎藏路門舉天下之物
無是以動其心者而後可與語此詩與子共勉焉可乎宜中言曰美哉
已安於華門之臨其子之有文知靈臺廣廣之物不外乎此心也
敢不習而勉諸遠述斯語以為之叙

劉稽古序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甚於劉君劉君後
南昌弟子從之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後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
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來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
未足為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子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
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文乎抑稽古人之迹乎如稽古人
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愚想果其端
居深念而神領者為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
陽舜之歷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碑下及齊魯之會盟諸趙之
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先選觀而後聖
賢術述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守會朝之儼若推轂者歟子曰記既

英靈必有歎先遺無難難之者然而先生其夫子懼其不能偏歷也
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書而代七書亦其然也詩而堂大小戴之禮
公穀之書春秋而左傳莊子大序宋樓羅可謂閱以肆矣若乃蒼頡之
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庚之自漢伯之敬衛孔懷之鼎銘
岱山鄒嶠之嶧漢漢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恒碑彙器古文舊篆分隸
諸家之字書幽而窮其絕倫之隱海外而備其遺逸皆古今之奇
寶華夏之寶藏雖然然歐陽子心誠好之方又足以致之則亦未易遽集
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
吾請從其易者書而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
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拂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
無愧矣子曰斯言得之矣按劉君之行也謹述斯語以為贈

清給書隱序

予

十九

竊陽羅氏君與余同年學同業相近情相親也而其往來之密則
莫若今年在
京師時為甚其時余與君友年俱六十一矣而俱為有司防迫以表暮之
年板藝
首吏部之庭以試所業其其心之所樂哉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君友先
余亦將先余往乃出所謂清給書隱圖者以示余而命余識之于惟君
友讀書清漢之室其其消息益盛之理察之詳矣夫日月之有往來寒暑
之有代謝及蟻之有屈伸此固感應之常理非謂往者可以終往而不來屈
者可以終屈而不伸也嘗謂士君子之隱果可以終其隱哉時時乃可
時可顯惟義防在而固無必焉此君子之所為所為所為俗人所不能識也且君
友當隱居之時日與六七童冠詠歌於鉛水之上著川上音泠泠之趣觀
之者為飛躍老氏暨賢所以開示人者固已精研而默識矣美乎斯序

吳江玩月圖詩序

洪武建元之十五年

皇帝若曰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也必資羣賢以共濟今俊文在朝者雖
穉而布列而遠逸之在野者猶待價而未沽賢士大夫有肯與我共論治
道以安生民者有司則具禮幣招聘以采朕得量材而授職焉其元勳符
所至風竹草偃黜橫之朋拔茅而彙征而多主霸上共帝庭矣于時
刻中有許德言金典鼎王尚文王鼎臣暨鄭邑新昌丁正邦張友仁黃性
初朱希孟董崇楚楊仲才同時應聘共舟而往相與歷會稽過湖州浙
流而上抵於吳江適值秋半天宇高迥月色明朗水波不興清氣逼人
僊言乃買魚沽酒共坐艦船之上觥籌交錯痛飲浩歌雖衰去卒滿

頂出之爾後遊仙之赤樓其樓之東面有山曰夜輪嶺清光河東無
 窮賦詩以壯其事同會者康純亦賦詩不終出綠筆始品成高遂以分
 詩書其圖并以傳久遠示不亡說陞空
 一邱觀 清光後嗣我梅
 江面懸空其巖壁中色而美玩月而乃詩遂傳播於江西矣客有自臨
 潯來者以所供之詩讀詩與面示余校而問之詩既既健筆亦瀟灑恍若親至
 名聖與而賢相對不知爲今世之主乃喟然嘆曰國家之興衰有禎祥乂
 之發在天爲物垂象若生植物氣騰風輿能而甘不若鍾秀於之爲思也
 今觀此圖則知天之所佑我

不必種風之和而作詩之和即情韻之然非是意存乎心而語自二
當時應而和者十人後數年羣咏華蕙枝韻相和而相和爲詩以爲
感山十二詩順之和者載行于普昌黎序之至今以爲吳說之庚戌年之春

十餘年皆聚朝奏唐皇臣別主面與許昌特傳之江五將獲之天下

五陵壯觀

字太字君公名實字外人也陝西臨潼人其父名實字公諱員隱之名而異
之曰金之所諱隱也夫其假隱之名以希高世之譽言而外然其隱者幾何人
哉非特今之自隱者以難求之克亦未易多得也昔子為周柱下是棄
青牛度關之去吾侯者之子將隱夫誰為持若書為著者之言而竟
不者可以為自隱矣然若斯人者曠世而載乃入耳下則錄之掩福居之
司馬承禎宋之隱神圖的亦然哉王相福為南昌府學教授之將移去
不獲遽隱去不知所之永祐謂終南為甚巨之捷徑不肯度南高見遠
識知步之與異於五代之步故自太祖之後隱居華山風石不出而先天諸
仙石以度千載不傳之秘謂之自隱可無愧也師隱處南昌之匡廬而

服也此數君子者蓋亦於川上之旨有然矣者也今孔孟書授宋之
經非不蒙感而人誦之也果有能得而明之乎雖經之水與子之川
之於朱子之九曲同一是水之流於同一是理之呈露也同一是理之
呈露即同一是心之操存也其心同其理則其趣亦同也子母謂其而
遠而不可及非謂吾說而務學焉則第其理是實為上九內之始也

蘇東坡詩序

蘇東坡詩序二人於漢自徐孺子於宋自蘇東坡之詩也而陳仲舉
之雲卿之賢也而張衡遠勝焉然仲舉能為詩而不能為孺子之優其
詩也從遠勝勝雲卿而不能必雲卿之應其詩也三言者以是則雖事
其不可校以節則漢卒其不可屈以節則宋卒其不可合也世之相後人
石餘年而其出處之似者合符而孟子曰伯夷之風者頑人廉懦者有
立然則伯夷徐孺子之風者亦可為動者矣西晉之相後者

平邑人杜牧在東坡之上而與雲卿相相好者為雲卿也今陽國
且為詩以遺之而請今其詩雖遠人教人居必擇其後世學士居必置
鄭弘義里不必擇鄭弘義里不必置鄭弘義里不必置鄭弘義里不必置
為弘義者當知何弘義清即鄭弘義實得之無謂高之無九股云凡近
時高明庶幾無愧於弘義且無愧於孺子耳以君子是為國之望而美
可如湖之釣而鮮可食水之吸而酒可釀有烟霞之病而無煙霞之憂
水月之娛而無圭組之想讀詩書日與古人為友持斯志而求之安
知今者之不知古也

大經圖序

右之學有書必有圖何也不得其理則必求其書而古人之傳其可見
已不得其象則必求其圖而古人之制其可見此圖之與書所以可相和而
不可相無也大經有圖其來已久然其變之後者書存者千無一二況其圖

乎豫章李庸初家成六經圖其書多當得借是圖而觀之以天文則星
有辨日月之異同以地理則疆域有辨春夏秋冬之沿革以人文則禮儀有
辨尊卑制之有繁簡城郭宮室宗廟井田會同軍旅冠婚喪祭未嘗不覓
其源而窮其委是書也實為經之寶也凡文質之有損益以物理則草木昆蟲
獸魚之細微又詩為特詳然五經之圖可觀者象而善易則伏羲
先天四圖邵子終日言而不離乎是其為理也微矣文王後天六位卦與
先天同然先天純乎天理後天合以人事体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有功於
天下後世也易圖之外益之以揚子之太玄司馬之潛虛邵子之皇極經
世學者可以瞻先而得其大槩好學者可以舉而窮其微此六圖而並觀之則
千端萬緒可以通國但得通而人何學之不通哉用初將命主事為
是與同志張金刻梓以廣其傳其成其有功於學者多矣書曰

蘇軾與萬年紀錄類編序

若聖王德修於已而播被於民山川鬼神冬夏嚴密其教於民其
而神效物極其盛感伏匪其其無此聖人致中和之功四時所以有
非熱之氣也追夫農年南渡通商外攘強臣內叛三綱淪矣九法散矣
道不立生民無主耕墾為跡交乎中國則龍蛇之為妖孽亦其也當斯
時也旌陽令許旌本之以忠孝之心輔之以神異之術好學好義乃其
庶幾柱之立旌將千載而江西之民永無魚散之患其功大者其德大者
官祠之崇重所以益隆也朝廷之褒賜所以益尊也士大夫紀載之文
美辭之詞所以益富也然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多矣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
近以者既不可得而復存矣余之幸有而未泯者可不思所以保全之乎
乃類聚而編列之將書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多矣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
師左仙翁之志也意謂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多矣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
南平也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多矣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多矣旌之德澤流於後世者

教之不崇傳之不遠而志之不忘也乎因爲書此并卷端云

延陵季子詩序

延陵季子者新羅吳德之幼子伯儀也德茂家鏡於財有司黜先王
供什木庫校已而滿闕考校數年者俱以虧折坐罪論輸一京師者
人德茂與君一焉于時役重以煩民力不堪多死者孝子慨然曰
父役殺也其死與否則有命存焉義之所在命固不足論也吾知
而已已矣矣德茂遂往先以救歸父子俱免於難余曰此言誠之
之海者多作詩文以美之其師符先生元瑞吾友也以書求來余
吾許之而未服也歲甲子子留江西數月元瑞再申前請子字代
可勝也父母兄弟其勢而鄉鄰親戚無聞言可勝也通一邑之人無
識與不識舉稱之無貽詞不可勝也通一邑之人稱之無貽詞可
有頃至者子能不仰不愧者亦必果於誠哉不可不美矣延陵季
子使使師友舉爲之請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倦非其誠孝足以動人何
致此符先生之言曰是役也人知子之能代父等而已不知曠日持久而
無赦有必死之理是延陵之孝非後代父之勞乃甘以其身代父之死
而不辭以本之父子俱全其生是天與之也人與之也天與之人與之而
以爲不盡人情之至固王法之所恕神明之所祐也然則延陵季子其賢
矣乎

送陸理問赴京序

有唐名臣陸公敬輿孫孝文以武乙卯爲通判於江西分省歲明
年秋將還京師當佐趙侯于中丞學白麓文淵江人也其先世有舊址
傍山陰之鏡湖東踰禹南以會稽出接蘭亭北抵蓬萊山蒼文墨其
廬耕田讀書其中實有山水之勝昔觀之樂初無甚外之心也而漸省之
群臣至咸辛亥爲湖州刺史公明善攝政以學子儀非爲參政徐

公使初提控癸丑秋洪滿赴京除刑部主事乙卯春復授本職在職非
年推鞠傳情斷平允官更民無怨言其奉命奉使察其行其
其用心未嘗不心服其忠勤而明敏也今君捨此去矣願請一言以贈庶以
爲時共事之情乎子謂華君之道惟其誠無偽可以通神明實金石
內外而無間慶夷陰而不易其不然者反昔宣公之立朝也操履必本
於忠誠議論必根於仁義以節儉爲理財之法而不惜於措克以訓練爲
強兵之術而無害於民多故乎任賢去不肖之不可以不繼吸乎彰善
惡之不可以不審懲乎推誠納諫之不可以少緩言甘藥石九爲治病
之良方語雖卑卑然其難廉飢寒美味先儒謂陳華道以儉若於美野若
莫如孟子由孟子而後宣公之而已是以東坡集其奏議以獻于朝且謂
自宋以來論事似陳者惟歐陽子一人爲然他皆不及也然則忠信仁
若宣公其人者世豈易得乎噫嘻公不可得而見矣夫有孫如君文固亦

送前監察御史張君道赴京序

今日奇不也存忠誠之心以事聖明之主其於建功立事也何有若高
功吾祖也宣公之事業是有命焉焉若放翁放翁詩酒之間擅鏡
湖光則隱居獨善之事非子所取陳也
洪武建元之三年詔天下府縣各立學置師弟子翁仍詔守令各舉
經明行脩可爲師者禮遣校藝京師中式然後遣歸職職于時友人
張謙道以南昌校官往就試既中式權授監察御史是年冬道適自以
半力不堪乞退居里主上許之歸家十有四年矣朝廷復求明經
若成之士有司後舉以應明詔道亦自知以學以年不可得而辭也
慨然復裝分且有日語道曰今茲遠別可無一語以爲贈乎君子謂道
易學者也請與子論易之爲書爲卦六十有四爲爻三百八十有四教以
一言不過曰時而已時可以隱而隱則高尚其事而已時可以仕而仕則

國之光亦可也吾何寒心哉惟其時而已予前日之校官往也非有求於執
備俄而執法焉時也既已執法矣雖欲告歸朱可以必得也俄而得請焉
未時也今者明經老成之舉固亦為學校計也吾敢謂子茲行也校官可
必得乎使吾子 奏對之簡稱 上意有安知不至於大用乎其
為校官時也其或至大用亦時也時乎時乎雖聖人亦不能先時必有
不後時而不為也而況於學者乎安時而處順者焉是所以免於悔者
可不慎乎是道喜曰子之言然矣請遂書之以為贈

送紹興翁好古廣州教授序

學校之秩卑矣然樞密大府皆得其人則聖學由之而傳人才由之而盛治
世由之而興其職之所係亦重矣我洪武乙卯紹興翁君好古當待選
為在 朝公卿大夫自學士宋公參政陶公以下莫不有文與詩以贈
其行越明年丙辰適解豫章與余會於郡庠因獲為好古復微予言子

惟仲尼之道與王化相遠近故雖窮荒絕域僻壤遐陬其不有學者而有
弟子自必重其教以肆其業况番禺為嶺南一大都會賢士大夫之所過
化習俗與中州無異而可不擇賢師儒以任教育之責哉宜好古之為此
行也噫朝辭東夷之地也由漢子而為禮義之邦潮州南粵之域也由韓
子而為詩書之聖地建寧有學之區也常聚倡之而歐陽詹為焉至若事
朱子遂以身任斯道者重今必天理無此疆彼界之殊也審矣翁君此行
必將勸率其兄訓誨其年弟告以

聖天子造就之美意賢方伯樂方之誠心使鼓篋而游郡庠者皆然有
帝臣之顧然後示以鄉道方論以入德之門俾朝夕進脩焉而不倦
吾見嶺南之士彬彬出而明體適用之 雖以異於吳興也東人有王
荅舉者侯條士也今年秋以給事中得請還者必且數舉其鄉里好
古與之游試以予言驗之

送廣西學子憲法論詩序

聖治天下之具有教立之官治之則政也立之師以道其則教
也官有尊卑師無彼此則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道者君民大補也
可以為任之大小分輕重也故周禮時有公卿大夫士至有執事莫不
各稱其職當是時政教合而為一門一門有師則有長官有正卿有大
夫乃統帥有庠序有教諭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
廣西師也州縣者一州之師也鄉大夫者一鄉之師也五百家之師也後
世政教分為二縣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
學士莫不有師教亦至矣余嘗觀於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有司馬
第三卷父兄如親家奉養甚勤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
其教不如此則政令有司不行之也學校則不然教諭者一縣之師令
其教不如此則政令有司不行之也學校則不然教諭者一縣之師令

方伯大臣本官不致其禮何也師之所存國道之所存不可以職任之大小
而分輕重也昔余年二十七時以經學授江西南昌府學方從父所
觀此上諸學士東明之遂得交於歐陽子問今年春予以南昌府教諭
侯翰探數月歸江西周先生而未幾至相見則子歐也與之列主有
六年昔焉為弟子弟今也為賢父師而余髮已獲矣 國家方以學校
育英諸南粵大府也 朝廷允准意為已別有餘注而予歐乃以學校
清江論清江雖小邑固亦禮義之鄉也子歐得之以其便於家也於然而
往來告別大世級之崇厚甚為予歐通子猶憶清江之水之熱而失交
易也又惜子歐之來不足使南昌之學有欣欣然子歐之意也在南昌則
教之所及者廣清江則教之所及者狹廣與狹在手歐不足校也而南
昌之學者能無望之嘆乎雖然子歐清江以就其父兄之學其子弟則先
昌之師道守之吾又安知子憲之今聞其由此而往求學之安知也哉

數不有及於商昌乎其竹也姑述此以為別

送鄭新教授進師上序

大子正字推善長介其父進師立訪余於翰林曰師立昔以文學時明
州教授時以母喪去職今服除赴太官 朝議以其處學無異於
宜其令之廣外仍且有日子可無言以贈予曰教授九品官耳其於
若者未之及廣其志於而中不無舉 朝廷不輕授何也夫固以為
高第也夫廣元括蒼皆屬江太郡相距數百里之行備持旅若我
國有動而所通也廣元所統六縣皆屬之縣戶不下數十萬其
得其人則民安其地則民安而善舉傳人語人才由之而興三風
之而振師道由之而立夫固郡守之所專方伯運師之所教七將子
而而登者之所於武蓋有弟子四十員然其澤而已矣師立昔在
不其其志而素衣冠冠不御人子之道盡失矣又將其教授

而教授者之子弟亦不過教之明人倫而已吾聞其山水清風俗
雅自宋而渡以來水心諸人講論切磨彬九載故儒者之論有兩
之學焉師立之往也師其父兄教其子弟使由水心之學而之建寧
建寧之學而之伊洛又由伊洛之學而之洛陽而之西晉通海舟楫
具饌饌既充順流而下至不止而謂師道不存矣未之有也師道
是矣然而師守不加算方伯不加敬朝廷不陞推亦未之有也師
是心也而往見其道之大竹固不止我 郡而已也亦既重矣
述此以為贈

送蘇主府長史朱伯清還鄉詩序

洪武建元六年

皇帝若曰親王已受封若其以來年各執國政其幼子學也成之主為之
俸俸而朱伯清氏以翰林編修改授建王相府長史九年後臣為

禁林年入則執經講論有容沃之益出則辦事剖決無滯者上
主心下屬民望之若之威服服焉十年秋復隨王入朝

上教問至以國事凡利弊山川之險易民俗之變惡吏治之得失教之
教者必受其教者 上甚悅其言清轉導之功為多於是清已擢為
京師教者 上甚悅其言清轉導之功為多於是清已擢為
歸鄉里王察其言出於誠心之乃答言手吏知是部以於東官奏于
天子得才無誤日具朝服詣闕謝又舉日為別于懷友及在朝主
乃往來者咸出餞于國門外有弟子列者曰 朝廷又云老成矣夫儒者
之用世其行事若冠冕其以效若運籌然立心平恕持論正大不為可
極元之計而有教者焉其風且計之不足為計之有餘故國家建其
為為清所必先擇夫以儒為實諸左右使與三君出入則德業之
口雖月益有未及其於儒者矣夫伯清也 及是年而伯清已歸

不事可憐乎然伯清之歸也郡守而有御飲之 為之賓序序而有
賓之謂則為之師以成之德居賓師之位一言而善國人咸謂焉
一以而善國人咸謂焉師夫以之而實也時夫以之而教也則伯清之
教也教亦豈不補哉而教者後其去其水可釣可游為是以其伯清之
樂則不美哉是成師以別而余為之序

鄭仲博摘阮詩序

物生天地間有氣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聲之發也有清濁焉下疾徐
斷數之節而音出焉音之發由人心生思有善惡好惡之樂之不
而音有清濁焉易難易難易難易難易難易難易難易難易難易難易難
感鬼神豈直可以娛悅心志而已哉中書舍人宋仲博善琴白子太師
吳仲博善陽人也為教以琴反相師以琴相師以琴相師以琴相師以琴
相師以琴相師以琴相師以琴相師以琴相師以琴相師以琴相師以琴

為朱家儒作也而曰觀見仲容許之嘆仲容遂美矣蓋慕仲容於有世之下而知見仲容於許世之亦有乎志而已然乎聖人則見聖人矣孔子之技文主是也一其人則是南人又主陽之技文於是九言又發知仲持之摘阮不如觀見仲容技藝之上月之下才學蓋無如觀見然後之與語言樂感通之妙矣而固云方此觀見者言也予故仲持之阮大儒會時而觀見之也特因仲持之言而知之尔他日身處在斯間安知仲持遇仲容聽若寓松風焉且不誠一快事哉姑先述此以識之

前吏部主事龍澤廷 字序
友人熊氏利憲武望族 始與伯氏元夫俱受春水李先生升聞之
不獨與爭為同年友數年矣 本朝洪武庚戌之歲有 詔興學十
開村塾是時該明經為李校師利憲以明經中鄉試第一名明年
廷主事授吏部司勳主事在獄中羊口驛病賜告歸鄉里居歲日課子第

送羽林衛右門正千
皇上即位之十年崇恩宮室治
石司農更命新之費是年其奏王臣厥厥功實焉修其後雖方塘以與而
賞得之懷曉驛不結而若松院則以翁翁林金三樹而正殿及所廟自
羽林之所必更也于時以揮陳侯用整六細工力易雄曹莊樹其美而始
終成就之者則右門正千奇之功為多奇江西北人世家儒士父以忠
孝傳家寺司尤忠良憤懷廢事詳著公勤職解視官中猶家事凡度計
功必令堅良可永然後懷恨心執是正差差以嚴三則門元其為閱所
廢宮又延中驛公廟極極允憲廉昭昭然雖金燕沒然乃雅意其焚亦
可哉見明可以修善者迷幽可以待真者若乃若外若公若小靡不瞻舉士
奇之有功於輪材如此而士奇之心則曰此
皇上之命也指揮之功也予何力之有焉又可見其謙而不居大寺和朗

子性頗倫德分而開子之賢者後世交焉抑非特能秀
而已觀其不仕李氏不欲為其府則已治人之德備而德澤所覃足以
及久而不替矣夫奇父允中當元之季出家財募壯士厚城邑縣寇雖有
由義義士力盡萬戶族以族終去時年十三母熊氏延名師以教通
四書六經年雖幼卓然有成父志中更亂離時年十二母熊氏延名師以教通
有成而令父母俱不有美於外之嘆風水之感無悲乎故每與子言未
嘗不感然不覺涕下之沾頤也子謂奇哉父功以有成因母訓以有未
能愈不忘其忠孝兩得焉非大賢之後孰能若年士奇與子俱南吳
為同鄉俱為三官為同僚俱任重工之責為同事時翰林無學士于承
命長念主司之有功於翰林也故述斯文以贈而請屬官咸賦詩以美之
而并書其止後

送南昌守王侯朝覲歸任邑序

皇帝即位之十年冬詔大臣曰古者諸侯有朝正之禮因以考其功過而勸
懲黜陟之與竹馬為今天下幸安無事其以來年春三月令天下布政使與
郡守各率幕僚長一人來朝朕亦因以察其功罪而勸懲之庶績其日
而可凝乎於是今年三月上旬布政使與郡守畢集京師其有功無過者
止則御華蓋殿日賜御膳於殿後其有過則立之殿階之下而賜之食
折罪之中又分公私以輕重其賜焉防以獎勵勸之意而周悉美辭言
上則御奉天正殿凡內外臣僚悉賜坐榻樽之上以聽戒諭于寧夏臺不
復敷立言而其大旨不過欲守土之臣敬神恤民而已敬恭祭祀則可以
獲福於神公勤賑恤則可以錫福於民神民交與然而不能及保祿位者
未之有也語終之日卿等今歲成之頃之明年復相見出望再拜稽首
出時天下郡百餘人南昌守王侯為政尤良聲譽諸然在諸郡之有者
自江西來者語善言子固南昌人也王侯之歸子可無語論其善言

正庚之賢其殷鑒於父矣自其為縣今而欲神之舉則其朝有其居
刑部而恤刑之舉則其國自其為縣今而欲神之舉則其朝有其居
一言以贊美之歟 聖天子且日賜卿膳列坐大臣之次有褒美而無
詰諫者莫大焉又奚俟子言乎齊將欲一言以勸勉之歟敬神恤民訓
聖天子已詳言之矣善雖微有言豈能如事未成是哉雖然有於姓天之
所以為天者以其恒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者以其
純不已也子懷思也僕鳴其母以聖恩之優渥自甚而恒以
聖訓之丁寧自勵日夜兢兢惟恐敬神恤民以永無負
聖天子祝望之意則明年永朝無難進露之詩當為僕再賦之矣

送翰林典簿羅原奎歸鄉序

崇武十年春善與江西教官同赴召者十有二人而君翰林者唯善與羅
原奎劉氏仲質三人焉時學士宋公新以丞旨致仕歸鄉里其是皆以
脩撰與諸命原奎與仲質以典簿掌書冊先是內府掌書者多與
之九年之始命修置諸冊內直之署官在奉天門之左凡為書教者
典掌者欲速惟以名件數目相授受至於簡編散亂前後失次不暇恤也
羅氏慨然以為己任日相與比以而整綴之於是經史子集區區卷帙
可勝既畢事乃具奏自臣等點勘訖謹將書目實錄若干固不可掩盡
敬言手亦不敢傳會謹以美奏聞 上乃命官照錄果如所言乃交前官
以不謹論罪而二君獨蒙 王音優崇永與原奎之歲久而擢改也
請簡緝之數月乃畢而書帙為之一新復應書之以糊而致其用也
命臣為序為惟每權門以讓術之書以克完無咎
上每以心顧左右曰使朕書帙全美者三典籍之功也他人不與焉時國事平
無事以至至正元宵為三令節羣臣賜餼有差有旨令原奎各取家
屬以聚蓋以羣臣有賜者可以慈幼子者可以養親故令原奎者

選國學助教黃致吾陸禮邵聿華詩卷序

學

南豐太守許侯重建徐高士祠堂壽登序

生

送徐景南赴京序

友人徐君景南少河之明年以母憂去職又三年以服闋朝

京平時善以老病家居至南宮三百里故於居南之云非能於七十夫
人之義也弗能助執紼今及其將朝京也西沽京舍於郡肆因詢其在
來道途之所經政教之所及至南之遺跡賢聖之所事儒先之詞翰輿已
之亦作紀載於南宮教坊唱之竟自燕樓不啻樂之滿若南之淫若

三峽之倒流若三軍之赴敵若舟馬而西失之捨發此爲而西失之駭奔雖欲少自矜慎而莫可得也噫可謂長才也已是以是爲政者知其易也然也雖然天下之患不先於所長而集生於所易故車仆馬驚爲不在於大行之間而相失之於於途權權權權不在於三峽之險而恒失之於安流不謂應船錯節固無以別利權而輕視天下之事以爲不足爲者固應賢之所深戒也昔子賤之治單父也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自他人觀之子賤得大聖以爲之師焉顧弟冉問諸大賢以爲之友單父之小邑示人才雖多豈復有大於聖人者而重且父事之也豈復有過於顏曾冉問者而重且兄事之也然且是者亦以素聞聖人之教知義理之無窮而不敢以無人輕視小邑也故單父章以大治而子賤之名流傳千古然而不泯在小邑正然使傳大國而治之則其所事所友者又豈止於此而已哉噫豈特子賤而已良嘗深感老盛君子砥礪容貺者豈以大乎大聖而老聃之

戒書是汎他人乎以書家兩非曰之矣戒於其行也書以爲

逃創復序還聖城序

武乙卯春召還奏言旨明學校之制無欲內而
宮國都外而府衛川縣以及閭巷莫不皆學上而
皇屬國戚吹而
文臣武將以及庶民之子弟莫不皆學既以人心寡人倫慕教化而後
風俗也於是監國都衛指揮使宋公承一上忠告相韓鎮撫司廳堂是
廊廡間懸龍深宏敞足以爲諸集嚴簡游息之所乃令補書畫院畫
祭書散遣使召諸書畫院司料崇山以創集俗序爲之師既至宋公延入
樂能待以上賓命子履軒執弟子禮禮畢揖諸幾衛之倅貳僚佐及子有
史之子皆識爲劉侯亦慨然曰校進諸生立館下諭以

主上教育英才之意正廣所以教人念德之者視其集之辰幼齡其方

之山下循舊訪日月湖月塵諸生亦感激涕零去舊習遵守教條知乃
遂向司諱賓主之間兩盡其歡是歲年一月劉侯來書辭喘且漏告別於
素所懷若休者未暇示曰劉侯德惟海內解氣和平尤喜調詠與之談
如飲醇酎不覺心醉今具去也特自不復莊來之意然別泮水之井誰與
共陳傳講之枕誰與共折東湖夜月兩瞻春風誰共游觀而吾輩之凡
有疑義誰與共評論剖之乎予曰劉侯之去則誠不可留矣吾輩幸獨
不厭折梅花浮竹葉擇手汝輩少飲平日相與之情乎景南曰然於是率
卽之文人劉侯而索雪者各賦詩餞飲而善為之序

李栢政朝
京詩序

中奉大夫李公布政之江西南三年政修數洽而有成績
帝用嘉之乃命入朝將移轎往南昌隔學廣文同宰詔著日本公余入朝
大馬馬主之皆賦詩以紀公興學之績公寓已去思之情于吾教而冠諸

弟傳而人遺盡矣然則非祖家續累之尊祖至今日非子孫情省之勤無以承先世者深淵者固可謂賢矣後之子孫觀此詩者可不惕然思所以承繼之乎故為書以勸來者

送進士陳冰奔喪序

聞中陳漢武乙丑進士也從仕兩月間父喪治任將告歸其同年友請為文以贈其子曰子聞教問世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無肺水漿且不可而又何暇於文乎雖然此非漢之過乃朋友之近於厚發乎情而不能高以義者之過也予於諸進士有師友之分焉必不得已吾將告子以奔喪之礼乎禮經有言始聞親喪以哭祭使者哭止進使者而問故又哭盡哀明日遂行見星而出見星而會過國哭至境哭望鄉哭避市朝如有待則成服而後行至於家入門左升西階墻東面而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踊畢復降堂東面哭盡哀主人兄弟出門哭止

以告就以此初至時象楚死之哭也於明日括髮袒成踊拜賓送賓如初此象小歎為再哭也於明日又括髮袒成踊拜賓送賓如初此象大歎為三哭也於四日成服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若在遠地過期而始至則五哭而事畢其近地逾月而屆至則猶朝夕哭踊無數不可以五哭為畢事矣此外又有聞喪而不得奔喪之禮有奔喪而不及殯之礼有服既除而後歸之禮其節隨時更易皆不可以不素諳也其歸而及墓也如之何曰其往送也如慕其返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門不見上堂不見入室又不見也殯踊哭送終哀而已矣既葬而歸居於倚閭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為之宗廟以見享之與其神之復返也其期而小祥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更始焉故曰至親以期斷也再期而大祥何也曰加隆焉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之制喪礼也上取象於天取下取法於地中則取法於人三年

春秋釋疑序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其辭嚴其義精當時乃第著晦奧之徒尚不能贊辭况去聖既遠公穀左氏之有得失專門之學各異所聞而不能以相通中是乙非論如吸訟者若莫知適從非夫博雅君子卓然遠識者孰能會衆說而一之哉惟南宮守主僕廷當昔未仕之時潛心是書經傳傳靡不通貫乃取諸家之說反覆參究參互訂證為問答以釋羣疑法最或問出以示余伏而讀之若網之在綱然有條而不紊若珠之在貫若手相屬而無間可謂明白簡要矣侯因請予敘諸老端予惟昔被侍御法筆春秋既成而以序文為諸紳士之學不可不博矣而猶自視歉然願得先執經以傳所予然後重筆以叙而注其不敢苟也如此若香者孤墮疎雖當特請然於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法義善惡之微旨則陳乎其未有所聞也雖欲挂名卷端自托不朽得無犯不韙之罪歟然近年以來儒學衰者若無師承是編若出使諸生習而通之豈不足以漸發其開發聰明啟承侯之命不復難哉故特序是經者得而覽焉庶不致向取舍之正云

朱二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中洲子灌園於溝壑之上。雖樂子灌園於東湖之濱。各事其事。各適其道。鮮相接而竿相親也。他日中洲子藝糧之豫。董想孺子之清風慕雲卿之高節。問今世界有若人否乎。或以嘲樂子對。袁逢馬吐樂子方搥衣提篋。傲不顧客。豈苗弱而主驕。假若秋陽之暝。何子姑少安俟吾事之畢。乃可。取問晤語矣。中洲子却是而立側目而視。嘲樂子俯而吸仰而趨。僊僕以確注視其苗小者薈。以得青大者獵。以搖翠乃欣然自得。若庖丁之踴躍。四顧盡史之解水鑿磗而漸杓者。不知客之在傍也。事畢中洲子乃揖而言曰。曩吾灌園於溝壑之上。自爲適矣。今觀子之志專而力勤。猶知吾之自莽滅裂不足以及與子。並也。敢問子之所樂於畦者可得聞乎。畦樂子曰。吾何樂於畦哉。吾自有吾樂。姑以寓吾樂於畦耳。吾聞君子之道非此則廢。出則食人之力。廢則自食其力。吾自食其力則必用志專焉。

力勤而後可以有獲故伊尹之居莘也雖曰咄也而樂者堯舜之道而思
寓其樂於咄也太公之居渭也亦然今吾嘗遊於東湖之濱非樂於咄也不
咄固不足以充朝夕也苟芝實之以充朝夕則吾之樂雖不在於咄而亦不
能不寓於咄矣夫治咄有道其主欲淳其養欲饒其時欲早其禮之欲
時其取之欲儉而後可以有常有草土必隨猶菑之必務去也畜之必種
善之必務崇也疆而理之猶紀綱之布也叮而咄之猶法度之立也春華之
敷猶文彩之外揚也秋實之熟猶美於內充也甘苦並叙小大俱備猶國
家之無棄才也至於甘旨以奉賓客惡以饌常食而孝弟於其家其謹
第於國矣至帶露而汲對月而鉏此頃刻勤君之樂也若此其樂則公卿
於此畦間四時之樂也吾無軒冕之慕而亦無枵腹之辱則吾畦間之樂
僅有非他人可保並若夫又安能以彼而易此乎淵子歸而鉏有鉏有執
耒耜耨耨挽耜有紆緩之聲莖其土毛有菲食之憂脩其澆澆有澆有

大勸君子曰睦樂子之爲志中州之徒然不可能也遂爲記之曾子世
云 曾子衡梅亭記

梅也者江之佳植也得天地清淑之氣為多故士大夫之以清節自勵者必取之以爲德焉然有以梅名者矣有以梅號名者矣有以梅謗名者矣否則又有以極岩接澗海嶺松栢等類名者矣而頃昌曾君生衡乃獨以梅亭名焉法武乙郊冬七衡由中其據以公事至江西與余會某郡庠徵作懷亭記予曰古人之以愛梅稱若老何遜之在揚州林逋之居西湖夫人能道之乎可累也抑予嘗愛易而博觀梅之說矣天建子之月於卦爲復陽於是而始生梅亦於是而植梅是梅得陽氣之最先者也建丑之月於卦爲臨陽於是而已盛梅亦於是而成繁是梅得陽氣之純全者也建之初九賢令事也乾之大六聖人之事也後之初九之父辭曰不速復無祗悔元吉而孔子則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聖人哉嗚呼取蔡邕氏事蓋陽氣之復

觀之物理可見而惟極先得之天理之復觀之人心可見而惟顏子先得之則子之卒即傳說之卒也然傳說進而爲相其調和非常有求極之實顏子窮而在下其際居獨善有自然極之華極之華得從之時而顏子之不速復得復之理其氣象誠有相似者非觀物之君子其曷足以知之乎顏子不可見矣千載之下有能得顏子之爲學者耶子其庶幾爲傳說不可見矣千載之下有能爲傳說之相業者乎廣平其庶幾爲子衡庶幾爲之下出入起立亦見無非極者蓋以坤爻而非乾則其香影也以爲合而非從尚其文時也宜乎其樂學於萬世之中符俾發瑤琨珎參諸後先環列左右無往而不與之俱也相美參橫月落天字澄澈爲然舞花態索笑在彼則冰清而至誠在此則冰釋而春融不知花之即我乎我之即花乎殆與羅浮仙境無以異哉斯之特雖有邵子蓋世英邁能不與天根而一鼻孔雖有廣平鐵若之心腸能不爲之一吐軟媚語乎然則邵子

之心胸而發揮唐平之事業非去衡足而衡然曰吾武斯
言者子可謂能資善者矣請終身誦之以無忘相親之意

送錫陽張生本溪讀書山記

山之以南稱者隨所在而有之固不止於一處也南有縣水以美石苑南
山有靈以樂賢者南何有以美其君子信彼山以無忘聖人之德雖
所感不同而地與興於山非以南固陽明之地乃君子之所宜居歟
三有篇而後世之為時者其聲輕以浮其官短以急無復優游委曲之志
明日正大之休惟昌黎南山一詩其筆力雄健與南山爭高非郊為鑄鍊
華新能彷彿其萬一亦可謂近古之豪傑也已錫陽張生本溪世居南山
之下此篇之南山非岐周之南山也然吾聞其中亦多幽壑深林即其勝
處以為讀書之所且請予記之予謂山之巨麗莫如岐周之南山惟其真
如於昌黎昌黎之文固幽然南爭高矣張生讀書南山之下要當以古人
自期吾安知子之居之南山也日不因子而增事乎昌黎讀書者讀書
必自孟子始而孟子教人為學工夫以自存心始使人得其養無以匪我
山水之得其養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特如岐周之南山極極極
松竹箭金玉至丹崖峭壁不有天下之陸海蓋至若牛山之濯我張生
勉之毋謂昌黎為不可及孟子曰後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於哉苟以
是存心雖聖賢可企及況昌黎乎

乙晚校記

洪武乙卯秋南自通判持節撫按南寧言供滿將赴京予往候之侯侯客
為予言曰吾家世居松陽之東南子仁父也溫甫吾祖也在唐則以善
以仙術封越國在宋則以儒術致顯明王丞相也吾父隱居不仕
詩書自娛言談別室夢壇之上為樂山以為藏情之所而松軒以擬雅
樹於屋列於左右辰辰共耕茲推舉而樂山而居之近年以來復創

樓高三尋有半題曰一昨每晨展吉日宣成儀集眾斯樓也近觀則止之
環繞水之榮帶松竹之蕭清乘麻之氣氤民居之來是果是之橫斜曲直
為之飛鳴上下田園之綺錯基布可以一覽而盡遠近前緒雲之霞
仙都之雲氣鼎湖之龍飛青田之鶴鳴而越國遺跡如外山之丹泉西
之石刻大年之桐字可以一覽而周雖然此其在外者也若夫馬圖龜書
之精研周鼎之博考周諸般之討論國風雅頌之絢繹而琴者哭
者歌者詠者最縝而書者丹青而畫者隱几而卧者憑軒而嘯者非所
若既而暇若靈船遊五而燕者書樓中之所有又可以一覽而無遺焉
故吾雖佐政於此乃心無日而不在斯樓豈徒以登眺游觀為可樂哉亦以
吾親在是思欲朝夕侍其無間而不可得也今雖秩滿將請京師將歸
京觀省而後乃子為我記之庶得藉手以獻吾親亦以見吾思親之不
忘也子惟葉氏遠祖若法善以仙術顯則有優游自得之樂而侯之親手

乙晚校記

仁以之若愚得以儒術顯則有立功事之榮而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若始焉其樂於山林若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而增其慮故登黃鶴則可以臨江漢之朝宗而神禹之功不可忘也登
陽則可以覽洞庭之汗漫而希文之志不可少也登滕閣則可以覽東
山雨於朝暮之間而昌黎之文章章丹之政事滿之通學皆可講論以
得之也父以其優游自得之樂覽於丙子以其立事立功之志覽於外吾
見其動靜適宜出處無善而葉氏之世有人也法善為得能專美於
前哉

壽椿堂記

洪武丙辰九月壬申善以公事謁今憲憲李公於庭時公聽訟之暇方理
緝捕書因出壽椿堂文一卷以示且曰昔吾居具慶之下而以壽椿名吾
堂者志在長壽父也尊父則母在其中矣今吾父已不侍養而堂仍曰名

不易者志在乎思父也思吾父而不得見隨事有存焉之安散不計
之事父者事母又安散不以善之祝父者祝母母昔以善事初吾
父也志與願違已不能不抱解離之感矣今吾以善事祝母也其或
若隱憂前志之不遂而錫吾後福於方來乎子其為我述此意以却之
辭謝不敏退而嘆曰孝矣哉公之思其父乎仁矣公之愛其母也
之不易者其志之不易也其實之不易者其心之如一也即其外而
中可見公之仁孝矣何以言之天下之大倫五而尊親之義最重
敬之情俱備者惟子之事父則然猶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則所以祝
者未始不可移事君也猶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則所以祝父者未始
不可移事母也然則昔之以壽椿名堂非無愛也而志在於傳父之
坤之義也一本也尊無二上也所以為敬之至也今之以壽椿名堂而
若父而所養者母坤承乾之義也義有隆殺情無等差也又所以為愛之

至也愛之斯念之斯敬其常安而父存矣於是為以前日之祝父
者祝母而擬之於椿萱也哉我周詩曰永言孝思孝思則友公之思父見
之傳頌曰傳頌善言今茲壽母既多壽祉也公養母見之用是
知公為孝之大也用是為仁之至也故曰壽堂我其相維椿根
蟠后土葉發壽星 公根厚爾葉之茂壽星之輝 壽堂我其相維
君今泰德仁孝一心以壽斯椿 母壽之延子心乃安萬六千歲以周
歲千椿堂之下有椿有萱時為壽母多福椿堂之下有萱有蘭
茁芳吐秀樹我慈顏 侯有令德天享其報延壽慈顏難老 侯有
陰功天修其福乃春慈顏難老 侯有斯堂環佩錦之尔酒既醉尔
殷既將 侯升斯堂聖賢之尔殺既嘉尔酒既旨 本根之盛枝葉之
長尔椿之壽母之樂康 致福若人錫福若天椿之永年徵厥頌言

清隱堂記

番禺陽王有成世居番禺城東偏以其室之面東曰光巧於故君之
先君子以清隱為其堂焉其室之面東曰光巧於故君之
而漸之仍用清隱名不亦忘也哉武丙辰春有成以公事至江而請于其
且微予記之子謂曰之物出於必昭昭之常本無私也而君之清隱
獨以先睹為幸此其意慮厚而惠深遠其庸眾人可勝則哉吾嘗觀於大
化而知日月星之運於天日且必出於東方星亦出於東方未明之
時有是光昭明者又先日而出於東方者斯謂之旦星而與觀於日而清
之謂也又焉而清隱於月而清隱之謂也也觀於星而知清
之謂也也無往而不可樂者友之有月則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可使之
與天同運者也夫大賢多由教而入猶月之借日而明也也若夫而希
星之芒異色正亦人所敬而慕焉者也然則以士希星猶星之與月乎
以望而望其猶月之於日乎以望希天其猶月之二日一周而不及天一
度者乎夫天被而表者非星非天之下者非也無得而踰者孔子也此其
德輝所及與日月所照同一廣大而悠久幾乎不可及矣然聖人之
道者亦豈可自謂不能而不致其明之之功乎此王成之名堂所以有取
於清輝也歟噫君子之當稱以行札也禮也者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
起居之間甘旨之具可以隆父子之尊焉冠履之儀可以明人倫也故
外之辨貴賤尊卑之動可以重兄弟之情焉可以敬朋友之義焉
可以全族黨之好焉其札文之繁密者皆德輝之所照者也有成以斯道
也修之于一針一之乎家庭推而達之乎鄉黨鄰國則雖其清輝之
輝相照耀乎九疋戶牖之間光若于而有知也豈不欣乎清輝者人乎
故是有成雖然以喜曰某之有心先生知之美請述書之以為記也

趙文學臨陽社記

中國文學史卷五

以地名杜祁公詩以巢名萊翁蘇軾取其微薈牡丹之取其態御愛勝盆之取其色之正詩數之而為東陽之七十納言之而為石胡之三十六譜之以為圖詠之以為詩紀之以為記先生必情采而興有之矣而又與侯然子言之燠想夫季春之月大宇澄澈群動靜秀媚雲錦矣生幅巾藜杖逍遙乎其間高者如仰低者如俯縱者如躍澹者如醉動者如舞升立者如侯向者如恭皆者如侶先生於是朝飲其露晡降其芳散尼而步櫛絃而吟朋來而共酌賓退而陶然自得者不知老之將至入壤之閑果何樂可以代此乎予嘗求之古今看靈均之依陸茨兮然其可以差壽也胡廣之飲渾水壽矣而水可以為清也採菊東籬采桑南山壽之美而有之者惟淵明為然先生教澹而芳以厲其惡澆清場而引其年歸焉為陶淳其性清淵明可謂鬼矣

二友堂記

王者之間諫者何位也

今本集卷五

李氏存畊堂記

凡為前人者必思有善以遺其後此古今上下之所同也是以周公之新成王必曰詒厥孫謀以燕安子魯人之頌僖公亦曰君子有穀善詒孫子思有善善遺其後雖聖賢且然豈獨子思賢之過乎李君友文自柳陽

宋興教豐城數與子言創成先世以儒術立身以經學淑人所以遺子孫
者厚矣我是以能存今日然又念夫我之有今日者固前人之所遺也則
我安敢不自刀益其可研者以遺我後之人乎固以存明名吾堂亦以
厲吾志昭不忘也手奉我識之子謂存明二字其義甚博孟子曰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君子所存存天理也必能
存之而不忘乃能研之而不荒然農田之畔其畔有時心田之畔其畔無
時苟一時之不畔則茅草塞焉荆棘茂焉蟲蛇蟻鳥身且不免於餓而至
暇恤其後必也時時而畔之然後心如穀種生蔥油然生可惡可已惡可
已則留而秀焉而實矣惟存以惟吾身斯有格其後矣故吾謂人文能存
可畔之田以遺後則必併以其畔耕種之法而授之其法何曰修禮
以畔之則心致而為情者無不中節矣陳義以畔之則心之動而制者若
無不合宜矣講學以畔之則此心之過人而存天理猶農夫之務桑菜
而獲良苗也本仁以畔之則此心之會萬理歸于一猶農夫之餘百穀
而登之場也播樂以畔之則此心之飽仁義而優游自得猶農夫之食
嘉穀而克足廢飲也此先王以禮治人情之說也先王用之以治人君子
用之以遺後其功效一而已矣夫畔耕種之廢則秋成為可必然而曰畔
也雖在其中矣則亦有不可必者矣若君子之以畔遺其子孫者亦曰
存知善之當為惡之不可為耳非以是而干祿也然而曰學也祿也
焉祿之來亦有期而自至者焉是為善之極則天理之極
正也為子孫若果何畔而不畔前人善教友文極之末
學訓諸生出其朋者皆為有用之成材元季之
金其宗友文極教抑陽細調謹山而復
之心為心則其福未可

飲水軒記

江西布政司城姚壽南新益人也名其所居署曰飲水軒而祝廣文周君
宗性請記之周君之書曰予雖不識姚君所以命名之意然即其軒但
見夫簪屨高寒四壁蕭然無以異於蕭水之淒室也視其器用則毫髮
樽表裏潔淨價重於貯水之玉壺也閱其服飾則絳帳布金織塵不染色
逾於水蚤之繭水鼠之布也其體之玉其地位之清峻又無以異於冰
柱之不可斲水衡之不可倖而致也標未至於冰位未至於極水而志
已同乎飲冰淵乎微哉固非附勢者之所能測也善言喻子知其所以命
名之意矣斯人也其博明德以為警而不屑於肥甘之美歟將清心寡慾
以為務而不較於口體之奉歟將淡泊是守惟冰壺先生之與君若簡易
之儔歟將蟬蛻汙濁之中超然塵垢之外若正則之朋歟乃飲者惟水則
所飲者惟廉其清如是其善如是其簡樸之不遺何事之不咸而何憂患
疾疫之累其心哉彼熒水而焦火者心之無常也朝受命而夕飲水者志
之不持也惟君子則不然戰兢而如履薄冰者戒懼之存乎中也履霜而
知堅冰之至者備豫之有其素也若是則雖不飲水吾見其清也如冰之
始凝其和也如冰之始泮一清一和相為體用而君子之德成矣技以佐
政豈曰小補之哉予既重周君之請又嘉姚君之志標有異於人也故相
為記之蓋亦饒水之貴王巧者也雖然非素懷飲水之志厲飲水之操者
亦孰能知此味哉
虞開軒記
開非無事之謂乃君子未仕進德脩業之時也夫惟習業於閑暇之時是
以能施之於大用之日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處閑之有道也吾
何以知之古者四十而後仕五十而後服官政則未至於四十者皆官所
不及也苟處閑之無其道德何由其可崇業何由而可廣乎蓋方其八歲

而致之小學則於事親敬長兩端對已習而為其事於六藝之名物度數已習而知其說及其十有五年而進之於大學則所以攝已治人之方日誦月講而休察之驗之乎身心見之乎事為積以十年之久而大而枝益茂源深而流益廣雖未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而治平之具已素熟於胸中矣伊尹之耕莘也知賦畝之中由是以樂苑舜之相類淵之居陋巷也問為仁而聞克己復禮之目則大本立問為邦而四代之禮樂則大用全謂處闕之無其道可乎伊尹則已仕之類淵也類淵則未仕之伊尹也伊尹類淵其揆一也志伊尹之志學類淵之學則聖人之所望於後賢也江西按察僉事唐君君義紹興人也嘗尋未仕之時嘗闢一室名曰類淵之室日讀書其中考古人之行事求古人之用心由其討論精切休察至到是以一出而為給事於

內朝拜轉而為按察於各道志信明敏本乎天姓酬酢事變周流無滯

皆自處闕中得之宜此心懔於是不忘也予謂君若者之如閑乃今日治劇之本也今日之治劇乃昔日處闕之驗也其設施之異於人也宜哉抑又聞夫子之言曰仕而優則學優者何謂有餘力也仕有餘力又必不舊學而溫之則以所習其佳者益廣矣此勉之通古之君子所以利澤施於當時名聲流於後世用此道也善善當與君同朝別七年而後會於此故書此以致頌禱之善云

九疊山房記

九者陽數之極不可以有加也過九而為十則陰非陽矣聖人治天下四海之廣也而畫為九州其地之均也而界為九區律管之長也而止於九寸九鼎以象物九室以布政功以九兩叙樂以九而成音其法皆陽數則然也雖然此猶以人而合天者若山之峙水之流出於天造不假人為而自合乎數之九者豈不尤可貴乎阿耨有九道也吾於石見之矣江之有

九派五派洞處見之矣山之有九疑也水之有九曲也吾於蒼梧之野武夷之下見之矣今乃又聞與唐氏有所謂九疊山房焉唐君君義紹興人也其生必懷九峯之秀其居必擅九峯之勝其自用飲食必尊九峯之喻於養親而子道盡於以讀書而人文著其親亦壽老而親亦康強也雖然九峯其數也數之中有理焉吾以理察之九峯並列此以中峯為之主也者五也在九峯為最極在五峰則為主在一身則為心而在人之一家則又為父道也中峯屹然平時而巖峯何之猶大君泰然而有體之使令也猶嚴嚴威尊而子弟之順承也此正而曰五峰之道全在一身矣父道既立而全極之道行於一家矣誠如是也吾因知唐氏之福未艾凡與九峯同其不朽原隸有弟兄義公為江西按察司僉事請予為之記若不得而辭也於是乎書

陶軒記

江西按察僉事唐君君義紹興人也其生必懷九峯之秀其居必擅九峯之勝其自用飲食必尊九峯之喻於養親而子道盡於以讀書而人文著其親亦壽老而親亦康強也雖然九峯其數也數之中有理焉吾以理察之九峯並列此以中峯為之主也者五也在九峯為最極在五峰則為主在一身則為心而在人之一家則又為父道也中峯屹然平時而巖峯何之猶大君泰然而有體之使令也猶嚴嚴威尊而子弟之順承也此正而曰五峰之道全在一身矣父道既立而全極之道行於一家矣誠如是也吾因知唐氏之福未艾凡與九峯同其不朽原隸有弟兄義公為江西按察司僉事請予為之記若不得而辭也於是乎書

杏陰小隱記

卷五

論今古竟曰忘倦感展圖玩詩按靈鼓琴惟意所適坐文則散步芳
 之陰從而歌曰否陰之下可以徜徉醉弄其影醒燕其芳又歌曰否陰之
 下可以永日微烈其陰飢食其芳時氣象蕭然春溫曹不知有秋殺之
 慘也子辰而後歷甲午申辰甲寅而甲子且三十餘年善喜至江西則伯
 善棄世矣笑而仲善蒼顏白鬢歸然獨存諸弟前輩懷其感嘆仲美乃謂
 善曰吾兄雖即世有姪德又猶克紹前業闢一室曰否陰小隱讀書其
 中取前朝名公鉅卿名人賦七所作詩文以類編之凡百餘卷而搜遺
 遺忘猶未已此其可取者也某既自識之矣讀吾子母為記之子曰尚矣
 代德文之建斯名夫德仁政之及於民者有棠陰之喻思德之裕於後
 者有槐陰之比黃氏祖父積善而有今日今日之否陰亦何異昔日之槐
 陰乎否陰之繞屋又何憚於槐陰之盈庭乎卷雖西而人則賢也堂雖師
 而文則出也德文編之輯之誦之賓客至又提兩觴之缺之則昔之

順德縣志

人有順德者天之所祐人之所助也其為吉孰大焉雖然人之順未足為順之至也必失一人偶之一家致之若內之父母若長者勿不為順德之歸斯可謂順之至矣吾里劉氏漢佐有子克宏資質純朴有積善之心無循名之志歲餘余游三年予甚愛之一日請曰吾父辛勤數年築室兩窻此生幸甚臨之子謀其家之計為度而進焉門戶肅清井落潔察一室之上父無庸也子有憾容兄友年次第恭手足重雅教人脩種飭閭門之內寂無人聲而老酒醺至乃求必應曉斯其為順德之形也歟數年翁退

在莊後家請曰昔吾之遠祖自鵠之末餘里分居于此卅以順德名堂蓋深有望於後也今堂雖新構而欲仍舊扁示不忘也先生賜一言以勸之記則不惟祖德之傳不朽後之來者有所師法矣子曰自莊義民不興行有隱色於心之惜者子之希克順其父也世間墻蒿然荷高崇之德尾順其兄也或勸礪焉或友齊焉婦之希克順其姑也今吾觀子之父子兄弟有怡愉之色無怨疾之心有和平之氣無乖爭之習則古道從見於今日矣三子誠賢乎哉吾孔子吾魯哀公之間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誼雖難也詩而云父兄其順矣乎吾其贊為則曰天爵者順人所

爾若信順德之場夫塤人如與然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數也必也上必順德盛下以順德履庶幾可發福矣抑豈福之非世俗所謂福也記有之曰福者備也備者順之名也無乃不順之謂備者乎書於已而外順於道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親內則善於親如之之謂順和

山道者可與... 其子也斯記也... 始終言之

石洞雜記

自邑... 至江西生... 予而歎... 者非不能言也... 歲之更名也... 固其... 矣時未施...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抑亦勸子之...

咀華樵之... 其... 若... 之貴也

存存齋記

天台周君... 存之說而其意則即成湯銘器以自警之意也... 意則似兼造化言之何也蓋動極而靜極復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此造化之所以生不已也...

循環而不使吾心之大理少有一息之閒斷則亦生而不已矣... 山之木... 斧斤... 斧斤... 斧斤... 斧斤... 斧斤... 斧斤... 斧斤... 斧斤... 斧斤... 斧斤...

靜虛丹室記

靜虛丹室者方外士張孟初靜之室也孟初初居撫之臨川祥符觀以
選入京為樂舞生今居 京師南門外神樂觀日有康月有儀感有賜
衣服飲食皆 上所供 朝廷有大祭祀則相率而習樂舞至期素
之以樂神以充盛道遠無為而習靜之功乃為其室曰靜虛而請其記
馬子白昔有問於濂谿周子者曰聖可學乎曰可要學至有至問其要
之要在則不過靜虛動靜而已記曰人生而靜則靜固性之體也程子思
考本虛則虛固心之體也靜為體而動為用則其動也不離虛為體而實
為用則其感也遂通夫山以靜而安石以靜而堅人以靜而壽火以虛而
明谷以虛而受心以虛而感其理一而已矣靜專動直天之道也靜虛動
隨地之道也靜虛動直人之道也靜虛則明則通動直則公則溥明通
公溥三寸之義倫矣故學者以之希聖而聖可至方外之士以之學道而
丹可成及其為樂舞生也以此之如馬而天神降以之柱焉而地祇出坐而
馬而人鬼享大哉靜乎非靜無以制天下之動至哉虛乎非虛無以應天
下之來吾聞孟初之師以曾靜神養壽若之室至孟初而復曰靜虛其亦
可謂善繼善述者已故為書此以勉之

順德堂記

吉水蕭君用初尊賢尚友之主也與予會於 京師教與予言吾黨氏家
於吉水數世大富貴而來有堂一區不華不陋僅敝風雨先維朝夕聚於
斯族黨歲時會於斯賓友暇日宴於斯賓客自應德之堂斯堂也歐陽生
流寓歸然於其東胡澹庵公城此然於其西程國文公之文山橫其南
文為楊公之位而時其北而吾堂獨居其中請一言以記之庶有以傳信
于後按應德順德詩人以詠武王而考弟順德朱子復取程子之語以釋
有子孝弟章則順德之為考弟信矣雖然順者對違之辭順則和氣應

之而吉祥集焉取之而雷也達斯非氣應之而火猶集焉取之而雷也
也若推而言之孝者子之所為事父慈者父之所為愛子也父慈子孝則
無違順之本也恭者弟之所為事兄友者兄之所為親弟兄慈而後弟恭
則友固順之源也義者夫之所以帥人從者婦之所為事人也夫義而後
婦順則義固順之倡也此庭之內有父子焉有夫婦焉有兄弟焉有
一之不和夫是之謂順不者有一之或乖則非所以為順矣故夫子曰
子好合兄弟既翕之詩而釋之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後知和順順順之
組紐內者也父母其順之形於外者也必如此而後可以稱順德之名
矣仰人之於此親生則敬其慈嚴則敬其嚴養之而不虐不虐也在于
敬而已君子則然也必受其福非世俗之所謂福也記曰福者備也備者
有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謂之備謂之順德已而外順於道也臣以事其
君者子以事其父上則順於君而外則順於長如此之謂德故陽子之

山南小隱記

君子之道三惟此與處而已乃其處也雖微修業固所以為致用之本及
其出也致君澤民乃所以收進修之效出之與知非有二致也故伊尹隱
則為莘之耕出則堯舜其君臣天乃勗焉為之山川之勗也則焉揚乎
乎牧野矣傳說虞則為傅岩之築出則為霖雨乎天下矣不索朝而天下
清明矣周衰之末聖賢道不隆焉為其則不知有致身之義猶湯文人之
徒是已仕者為通則不為有潔身之節湯泰極份之僭在已斯二者皆
感也由漢唐而迄于宋士之出處不過兩端律之以聖人之道其非皆
失聖人可見矣漢靈十八年春子校學南宮取士四百十有一人唯川余
子林煥為廷試既畢子林來謁余觀其辭氣溫和不動而神氣必生

容頗以得人自獎時則翰林懷饒君仲恭在坐語予曰子幾知子恭之賢不知子恭之學得於其父之教也子恭父仲芳金穀世家也他無所好惟以延師教子為先務嘗聞三堂休鎮山之南名曰山南小隱向雲林三十六峯岩峯巖林皆窮究其有佳趣仲芳課諸子曰講詩其中涵通雅之光吟詩書之華金穀固多賢矣大夫仲芳父子日從之游一聞其至則倒屣出迎相與談笑香茶雅飲接連日曉東燭盡酒數行談話盡夜分不寐諸生環坐皆然若有有所得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山南小隱之趣歟予欲為之請記未有問也故因是為之請何如乎由多笑然予因父而知其子吾因子而知其父由有父隱而後有子之什父之隱於前者乃子之所以顯於後也因為記以遺之俾父之愛其子者皆知所以教子之欲顯其父者皆知所以學則他日山南小隱之名不特聞於江西又將聞於天下矣

有斐軒記

洪武十八年南宮試士畢天子復親策之於是賜建陽丁顯狀元及第蔡然居四百七十五人之首入翰林為修撰一時榮幸士論美之他日造予請曰建陽人也建陽居建安上流百二十里土地饒沃山川秀麗天下圖書萃於是邦登舟載輿多裹持散而之四方相屈於道城西三里者亭有祠繪洲有精舍皆微國文公朱夫子所居也先是文公讀書於紫雲庵先定讀書於西山劉文簡公讀書於平山之下而文公之先又有海定夫親居紫雲二程之而由此建陽遂為道德之鄉詩書之府顯首高曾以來世世儒業顯於父師之訓不敢失墜嘗請於父構一室於宅之東以讀書之所外綠竹萬竿森其如束於歲脩游息為受課江惟志為名其室曰有斐軒請一言以記之子曰斐者非他文章著見之類詩人蓋惜竹之文以興衛武公之

文也今夫時雨降而頭角露文之始也薰風至而枝葉全文之著也秋月明而陰影合文之盛也冬雪霽而勁節有文之結華而就實也其間受於天有如此者嶰谷之竹以為律文之過於樂也新州之竹以為簞文之寓於器也黃岡之竹以代陶瓦文之寓於樓閣也簞簞是奏其文著於廟朝符節之授其文達於邦國簞簞之修其文施於戶庭之間其見用於人有如此者將謂二仲之往來文之近乎質也七賢之嘯咏六逸之酣暢文之過於狂也蓋亦反而觀諸淇澳之詩乎昔者衛武公有文章又能听其親諫以禮自防故衛人作淇澳之詩以美之首章以綠竹始生之美盛顯其聖問自脩之進益二章以綠竹之堅固顯其服飾德容之相稱三章則又以綠竹之茂密與其濫葉之成就施張之則節也三章之中稱有斐者凡五見焉惟其實德之蘊於內是以文章著於外也始終調理之有序內外兼用之俱全謂之君子惟乎感德至善能懷新民之不忘美武公之得為

有斐軒記

聖賢此道學諸聖為百世之師者亦以此君子生於道德之鄉長而聞道學之教今又有斐名其讀書之室然則顧名思義可知所以自勉乎

有斐軒記

春陽文學王仲愚茅庵數間僅蔽風雨環堵蕭然怡然自樂且名其室曰有斐軒其門人進士彭汝器請為記以贈之子曰韓者廣大自得之意此王者之民也王者之民生必有所養而不知所以養之之功居必有所安而不所以安之之力死必有所歸而不知孰歸而孰德乎獨不觀之天乎方其重陰淫寒萬物之生屢遭寒暑及至陽氣一嘯風霆之所鼓舞雨露之所滋潤於是枯者秀腐者萌蠢者蠢物生天地之間者自形自色而不知所以形色者出於天自生自育者而不知所以生育者由天

帝此造物者之所以為大也聖人之化何獨不然君致治於上臣宣化於下

而後四海之民始信其無為以樂天樂井而飲耕田而耜自有以養吾生
且而豈知一飲一食皆出于君上之賜也豈知子茅宿尔安絢我自有以
安吾身耳豈知一出一處皆出于君上之力也故夫農勤于野歸勤于業
耕耘收穫實我倉箱紡績織紉進我衣裳甘旨漸醴以奉親長臣雖終
感以給公上祭化有時獲享有節死後相以忠難能如此當時之實也
非三代之民其何足以語此雖然時上者特 帝王之民耳猶有

帝王之士焉日宣三德日嚴德敬不德有虞之志也有焉有實有年有德
有疏附先後有谷望衡有周之士也有虞有商周之臣而後有虞有商
周之民仲思議難與事親被器多級其將為保己之民而已乎抑將
思為厚唐三代之士日孜孜於養親人之治升其必有明矣夫故明與仲
思其評之若乃堂之吸有則圖書經史之外簞席之飲醴酒之酒酌以相
樽盛以主賓面之尊歡白之綴約怡然自得樂不知老之將至嗚呼今有
云不成亡於貧賤不決又常貴為天子之民豈無懷氏之民歟其謂之
得也則宜

定海記

大學生廣東人海恩歸得請於 朝天子授其父從七葉福南請
子記其定省之禮持歸以為親孝白史書之禮孝之六節也然師舍
是無以為教子台是無以為其亦行遠自邇亦自昇之義也天下之
事未有不由粗而精由小而大者然事有精粗理無精粗事有大小理無
大小故恭親父力行以愈而完省一而獲而完之以至盡孝之全存存乎
其入耳事親之禮而而定焉定其亦省省焉而省焉而省焉也孝之禮
執惟謂此其金夏安其使吾親獲終身之安而吾心亦足以自安
夫是之謂定焉而記也市柳愛道親親之禮聞入而問焉吾親之
休得無有乃若無之者然得無有功親之禮焉得無有乃若無之

數者無焉然後心為之喜退其所欲而敬進之而最增之道事其父則
會而必史最而必省人子之事親將終身不敢離故親之側雖男子始
生而有四方之志壯而事親而任計其在家之日亦必矣然則人子之孝
其事固有大致史省者矣夫全生之求大學也上奉

天子之命內承父師之訓其志固將有時好而歸以為父母樂也今以病
請告因得以病其安省之禮是豈佳之本心而亦豈父母之所願哉若生
者哉今日之以病而歸時也他日病愈而後來之而德養情而事亦謹謹
行成名立以樂其身以顯其親無時也故曰人子之孝有大致史省者矣
惟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無所往而不可矣昔韓愈之教歐陽修謂修
在寂雖無離憂其父母不樂也修在京師雖有離憂其父母樂也夫父母
之心豈不欲其子之常在左右而顧以在京師為樂哉亦曰行不顯於當
時則名不傳於後世若年之心志其大且遠者則其行亦不必言也
豈獨有云云哉是為記

憶絲軒記

人子之於親固無所不用其誠惟連事而失其常斯可以見其孝矣
昔老萊子有著五色斑斕之衣戲其親則自是相傳以為美談然則戲線
者子事親之常也及夫行役于外憶之而不得遂其志則有不竭已焉
者矣欣是不竭已之中又有大不得已者焉知人事之變而能不失乎天
倫之常斯所以為孝也嶺南島嶼佳處家世著儒儒儒美而好學洪武
十四年有司以陪長方正舉詣 京師 朝廷察其年壯才敏籍之
經滿島方故授以行人之職由是東遊齊魯品入秦隴南遊吳越北抵燕
趙瞻太行之雲望西山之雪涉黃河之流瀾觸長江之巨浪暮歸嶺之秦
碑探會稽之禹穴相繼而往之遠風訪英相之故蹟亦可以快一時之遊觀
矣然則登高望遠之際能無思乎思其親之不得見懷絲之思而主而

歌詠之所由興也噫嘻之不得而至於懷之不已而至於歌其心固有不得已者矣然是不得已之中又有人不得已者焉可以見人之至情已生為竹之二年 朝廷方理軍務通達軍情為數名苟在官無可收者生之父為人所構司司弗察遂詣京師告之慨然曰事親孝然後身移家而為忠子為主而父為軍司乎遂請以刃伐上許之父母歸田田保以俟其老皆子之功也子謂生以厲學起於朝廷今雖置身行伍之中然上官不以介冑之主待之朋友不以介冑之士目之則年之孝以備於鄉鄰則於朝廷異日所至豈可量乎愚故表而出之使凡為人子者聞之皆將有怍感發而興起焉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五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傳

唐士龍傳

洪武十年九月庚辰唐士龍字子龍中余文昇侍從朝道經東夷勝車都統唐漢之忠勇其子有元唐西會事之孝且賢曰非是父下生是子非是子亦不能顯其父善曰其詳可得聞乎曰金事諸主龍字雲卿光州固始人若都統則名義字齊安之矣善曰名與字且遠而不傳夫孰能知其幼業之詳乎曰都統當宋開慶已未間屯安鄂城外以偏師往來漢口等州時北兵日益南兵多退如淮都統奮不顧身遇戰數以少擊衆至南平隆北縣界身舉九劍殺敵元將欲降之不可遂至馬上一行至捕州土門發憤八日不食卒惟其以戰功顯故鄂人稱之曰都統云其歿也子幼昆弟少侍養之四方名與字俱遠以此都統歿時士龍甫三歲是秋元兵破鄂州降其軍士龍被胡氏地使時童唐公從世祖總兵南征具知都統死節事歸告世祖且以士龍之見世祖唐公以此忠臣子改善養之忠誠視同己出恩義兼至居五年而母胡氏亦卒忠誠長子平童名士選故名都統子曰士龍以次之年十八侍忠誠騎射每戰必中忠誠喜曰都統有後矣然忠誠雖知龍慶而諸昆多不悅士以爲子目焉士龍既聞都統有後之語而未察及聞勇子之語乃海訴於忠誠而請其說忠誠初慰撫之後聽其懇誠而以實告士龍既知非重出即痛哭曰為人子而不知所自出非孝也為人而養而不知所以報非義也不孝固不可不義其計哉然則唐姓固不可以不復也唐恩不可以不報也他日幾獵潭池懇求復姓忠誠感其誠欲復其姓乎試為我投石水中石浮則承從矣士龍仰天泣以祝曰吾父有靈石當浮因以石投水沉而復浮者數四忠誠慨然曰天也遂許之忠誠死士龍服齊衰以報恩初唐士

其詩曰

其

其二

藝

其四

維公是托

其六

其

不可勝數

又非是也

四
五

皇王作執事

死可也

沙貨

天下之

平之方

坐之可

1

洪武己未八月曹守王伯恭學士宋景濂所撰合圖是儀既成寄以示善其閱再三以爲敘事頗已詳盡明年七月豐城志應其撰所輯江西遺事謂予中間載述此事比景濂傳又加詳焉予問之曰子之所載果而有徵乎客曰安慶以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陷三月辛巳廷心麾下士太湖張那海滿山薄楊賽因不花桐城簿李桑滿耐孫質問四人投身至江西言廷心之死如此爾時予寓居江西與朝廷所遣使臣翰林學士院編修官答祿與樞密院學士胡行簡實共聞之胡今尚志基可嘆也今始信之有徵固昭昭之以補宋傳之遺夫然河朔蓋遠矣至正辛卯明年壬辰始立淮西約中省于揚州改置宣慰司都元帥府于廬州開方以母憂居淮西遂起復爲淮西宣慰司使方在解嚴冬時安城於此危柵關到郡甫十日而寇兵已至城下自是年出戰去之即

有司與諸將議戰守之宜於是璚瑤立紫雲台令換耕種其年以給水食
而滿山八社取爲解沃收入恒倍他處聞悉以爲屯民心乃安明年癸三
大饑人相食嗣出倭爲屢害又遣弁以哨餉者桐城太湖失業之民數萬
悉招來而安集之移文中書稱劉岳等頗用兵餉民功少建明年甲午
夏四月滿臺中丞張學海等將水師巡歷下生卒惠撫等之鄉與民爲言
關命關免止之卒與走歸擊吏惡其不聽命遂殺之成大怨索之不與
曰吾知有法而已竟殺殺之是放天子爲萬民請滿臺之神旋獲甘肅民
大悅八月平竹塢湖寇令民取魚出課以給軍餉而中書省以糧七千石
求餉民茲以明年乙未春命懷寧尹陳東傳事與屯田夏大雨江水溢米
沒水者半一夕有物大如鰲覆城市關爲文以少牢祭大水遂息是秋永
寧得糧萬石今士卒環城隆深軌三重劉岳等引江水填險盡掘開
其八城上起戰樓每議兵督戰垣居城門左右城則止宿其上云

不辭幣帛分不銀率以為常九月陞都元帥時廣而元帥阿魯蘭奉詔帥
民五萬平淮寇自望江舍舟而陸直抵房州關移之中書二萬民不通
正化不可使窺中國將為後患中書以聞詔阿魯蘭還軍本番民有欲
暴者即收殺之境內乃安是月寇兵數萬夜移城下比曉關出城與戰却
之會天大雨寇乃散去明年丙申春陞淮南省參知政事三月建安慶新
官莫倫亦市鹽浙東商船數百俱往夏四月遣萬戶紀思政通江西招商
旅以鹽易糧未幾本朝兵渡江取集慶及太平寧國諸鎮力亦備池
州且以其衆來攻關與連戰三日敗之六月莫倫亦市鹽還蘇州
本朝遣兵邀之莫倫亦自稱安慶使者

今上聞之曰余公元朝名臣使當道皆若此人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毋
得侵掠以擾安寧乃遣之曰遂生余公善自為守且吾親在池州素無
仁心起故去不能免也吾以善取敗則以正其生若其善惡池州果
為所扼以善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趙贊奇得之怒為所掠而
艾倫亦遂得生遂於十二月稍後以其來攻關率士民連戰十八日敗
之懷寧監縣伯家奴戰死安慶商旅惟畏江西為市每商至關必置酒
勞之一日商舟數百遇賊于小孤山關聞之即設水軍往救無幾賊皆
之商人感泣明年丁酉春二月至于三月趙與德彰兩道來攻關又率士
民連戰二十五日皆敗走秋八月寇掠八社遣高戶紀德敬往援天破走
之是秋陞淮南左丞相義兵元帥胡顏以水軍屯小孤山關倚以為援
冬十月沔陽陳友諒將兵來攻戰繼救策士伯顏與戰西目大潰敗軍
走安慶十二月壬寅陳兵水陸並進屯于山口鎮距城十五里癸卯至城
下曰辰關率拔出東門大戰于觀音橋是月韓小祖寇來攻而關分六
路戰却之戊申陳與仇英攻東西二門關與諸將分兵拒戰至庚戌賊
環城植櫓起戰樓礮架攻愈急關亦分兵四面拒戰賊志萌挫戊戌

延壽至正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越四日祭郊趙攻東門連戰三日懷
尹陳東德進曰陳祝三寇困我兩月趙復至奈何關慨然曰盡力而已
東德曰力盡奈何曰盡忠而已丙午黎明趙攻東門陳祝奮門祝
攻南門擊寇四面並進西門亦急關分諸將當門而以勇當關後步
揮戈為卒先登山之不聽自旦至日中賊登城之中又起數十
人戰死關身中三矢披十餘鎗力盡引佩刀自刎死於城下
陳氏懸賞以求關尸三日得於積尸之下面貌如生陳氏喜曰忠臣也
宜以禮葬之即令洗沐具衣棺葬于西門之外長子德隆德隆亦尚幼
賊本而投之水妻妾皆殺并死陳氏遺書者三人安慶撫德隆德隆
敘建病已不能行賊不戰而死不得賊以門并不知何故時石姓壯
者軍登賊樓自指其標咸曰寧死於此不降賊也賊破果如其言其他死
者相望知姓名者二十人萬人守安慶守德隆德隆亦尚幼
思故陳氏富全三人戰死東門元帥府都事帖謀補化萬戶尉經歷王
章千戶火失不花幸理盧廷至吳都察馬姓立姓許姓三人失其義
有戶黃某安慶推官黃國林自經歷楊某知事余子正懷寧王陳德隆
遇害陳氏云此十八人皆涂額而識者徐又言余公之守安慶也連魯
亦阿思養善會食於法公召而廷詰之欲實其法明日擊衣赴官判官尚
其志子供給杖殺之百戶一人遠令斬以徇其公且嚴如此當病并疽數
日不視事百姓憂懼者視天乞以身代公聞即起上馬到城石姓大悅
寇每攻城未嘗不被甲持兵率眾與戰士卒擁而救之輒麾去曰汝亦有命
何恤我為其仁且勇如此軍殺之暇則從容注易嚴時期望諸生謁孔
子廟列坐諸說經傳立主卒門外使人知斯道之尊其崇儒術又如此
故人皆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嗚呼元末死事之臣如關者可謂不
負時學矣

予觀此耳而戰則知廷忠之守城也規畫措置具有條理故能
守六年力屈而後死非智勇俱全則外禦強寇此將不能
日居也人奚待六年之久哉為呼盡力盡忠兩語有識者當
之至於自刎交臂之際能臨其言者亦鮮矣若廷忠者非所謂
大節而不丁奪者歟抑吾於莫倫亦一事人有以見
主上寬仁大度能成人之美如是其成昆一六合之功也宜哉故併錄之
以補宋傳之所未備云

示二蘭先生文集卷之六

文書曰

弔余忠宣文

自古忠臣必有死乎惟處死之為難苟不沒害而就義乎俾後代共何觀
惟夫予之盡忠兮嗟自虜其已審棄大節之昭兮瞻遺像之凜昔李
唐之中否兮巡遼寧侍大睢陽卒救遷乎江淮兮資國運之再昌當時豈
無斗識兮咸蔽忠而抑良賴昌黎之諫論兮舊直聲以掄揚顧雙鹿之機
變兮至今千載猶光耿擊夫子之守是邦兮實江西之保障自夫子之云
亡兮吾江西其誰望彼列城之數千兮各食足而兵完胡不自奮扶忠義
兮廼竊比於賀蘭言懷祿以固位兮可免死而偷安誰知敵國之一休兮
國既破而家亦殘嗟夫子之死節兮視邈遠而無愧彼戰駭而鳥驚者曾
不如大蟲豸前朝之設料兮思得人以美濟胡百年之培塿兮臨危致命
乃僅得乎夫子恨余生之不蚤兮不得拜夫子於盛年登茲城以座覽兮
望祠宇而潸然欲具羞以致奠兮毋予告余以不聞竟默以登舟兮毋
一詞之莫宣中抑鬱而不可解兮聊托之乎茲文倘忠魂之有知兮亦少
校九原也

上李布政書

善孝謬命迷無所知而朝廷每下求賢之詔大輒加記錄至再至三惓惓不已自非為國薦賢之念出於衷誠何以有此善感荷如遇國需聞命即至豈容僕有展轉容善實以老病不堪任使兼私心有所未安者不敢不以陳于左右而素抱憂病心都意不能上達痛歎以書達惟高明幸加察焉善最者詔家

主上恭具微意具奏乞為臣家賜嵩期山川悠遠音信罕通孝養而
而不至是致聖主慈怒責令將家屬浮海還教遼東老妻殯葬
除刑猶華遠制之罰暫施手前賜還之詔即經于後則是
主上懷育生全之恩云深至厚微臣謹齒再拜敢忘君恩云云未嘗苟
濫哀食寄述主庶之家今者朝廷訪問經史成之主府懸客舉所知
而鈞和特加於念將奉以應明詔是使栢木朽株再露雨露澤德已
厚矣而善私心有所未安者誠以聖恩不可以俾木

與南昌胡知府書

近因與學者讀書見張茂言遇知叔向戚然有感於心然後知言之不可以已也尋淹留於此且兩月矣而遲遲未決幸遇明太守下車之初謙恭禮士可以言而不言是鄙志終不厭以上達也故敢畧陳愚衷惟高明察焉豈當書少壯之時頗負才名十八以經學訓諸生惟恐人不聞知中年逢時之亂深自晦隱耕以給衣食惟恐人或見知晚歲遭罹聖明開設學校招延鄉里雖不敢求知於人而衆且寡推之自然猶退避數年未敢輕出行年六十有過以當道之舉校藝京師司銓徵者憫其年老特令歸教本府在戢幸再召入京授職翰林侍講

東宮位雖不過六品而出入殿廷見者顧問亦甚榮矣日本臣領旨宣諭曰汝居翰林翰筆而家屬不至是不欲久居執事也其速

取以來香再拜受 聖訓光輝久而不忘七川悠遠音問渺渺
聖主臨問無辭以對是以有遠東之病身臨茲投棄世亦遂無從生家
之望而求逾兩月即有賜還之 詔

聖主恩若西掖雖有罪廢終年終時旋還時年六十有五而

聖主已憐老病欲全其生矧今竹年七十有一耳目昏聩愈甚於前時

筋力衰頹益甚舊日言履復有可出之理且右人五十始得衣帛則五

十以上皆老成人也今亦求明經老成之主待七十然後謂之老成哉

七十致仕禮經既有明訓六十以上筋力衰者亦許致仕

聖朝復有令典往年勅符四出徵南雖及七十以下未嘗及七十

以上也今聞江西所舉明經老成乃有七十以上者蓋無山林清苦遺

聖明亦欲及其精力未我而冰命以無負平生之志至若者既已過知

聖主亦當與沾福祿之榮特

旨放還將復何求再敢希冀若不顧是非貪昧一出則是廉恥道喪使

後進何所師法 國家亦安用此等人矣多學校以為後進之師也意自

正月至此已歷兩月老病日侵數月以來頭目昏眩心氣耗削四肢百節

靡不疼痛以天時向熱衣服垢弊屢屢在山村讀書以解其

推老之心以及他人之老俾得早出山望聖恩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碑誌

故劉將軍墓碑

洪武十年八月癸亥

聖帝御奉天門時有永平衛指揮劉廣祥將婦某其父

皇帝勅曰朕以武功克天下凡將士立功者必有褒賜之典以崇其先世

今劉廣祥父廣祥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銘道謹撰以進廣祥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縣者廣祥之族也廣祥其父廣祥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以矣難從君大安因家焉廣祥其父廣祥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臨事不避難以勤謹其信任廣祥其父廣祥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之克之移守大案大軍團營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雖有力焉後會大將軍劉國公徐達左副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右副將

軍宋國公馮勝下中原於是後茲都定濟南東昌揚州河之民扶

推而至四軍江梁隨右副將軍取濟南無息兵于沐七月遂大勝廣祥

取衛輝降鄭德月月至衛都元君北遁破永平大軍廣祥其父廣祥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風雨不數月間而山東西關內外悉定夫凱旋赫大將軍守通濟元相

也遠勝之再得開平王元上副指揮守侯守山西復舊國公率

文忠按大同元將勝等戰有功又戰征北西凱旋乃命守通濟

其漢武四年 聖天子以廣祥功累勞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其衛輝事在戰七年輟級建軍民安靖

上其嘉嘉五年春三月父應春以疾終于六歲計其廣祥其父廣祥其命詞臣撰碑銘以寵其忠之族以命臣善之拜手

衣衾復屬公衛為請于朝終歸葬永達 上聽而元將廣祥以兵

階永平界衛侯侯以告還報師至 上命賜諡曰忠勇公

上皇乃命之朝遂以六月其日至京師監餼者賜穀幣三石綱作兩
 監焉獲春耳年七十四以子廣封高武將軍指揮僉事東江安耳年四十
 五贈德人應春父驤奔湯氏耳年八十餘州鄉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
 遠克顯其光世豈偶然也哉廣和父每、俱葬張田今又將奉父柩自六
 安歸墓茆墓之側其亦可謂孝子也已謹奉初為之銘、以表之焉羅子
 之功永世無窮引、更維子芳求世無窮望之壽封爵之尊顯
 茲銘刻于以勸忠

洪武十年九月日輔明事郎惠南郭外金家驛既終父喪起程還京師且持其鄉士王子所還父行狀以來請曰某不幸先父沒於牕川將奉喪歸裝飛得先生銘且照以掩諸喪其妻某再歸先生葬蜀國摩侍清燕賒餽論需于幼後先生友史廣敬看延以請先生幸終計是則先生之德為富是不朽矣據宋氏譜序出自敘周周公既誅武庚封微子啓於宋其後遂國為宋國國時無治諡稱王哉簡賦其後弘以德器均以治政相繼紀於漢唐則唐平公為開元皇帝與宋相伯仲今居顧之寧都者即唐平之流沙也考之郡志有世族者登宋公顯三生進士第有陵之子大獻政和五年第其差同事之海濱機藝出臣居士相仲縱娶劉氏生弘弘詩書二經應舉或數至再登顯老不仕娶孫氏生居士諸泰字通可壬戌歲年十五歲後父相仲鞠之應情繼至繼而亦以疾終居士孤立乃能然騎驢隨捕自到歷官歷旬成人者其五者皆曰此

集 25—222

亦及至相繼出為二弟後及至長子各獲所立避難他所惟君與
達仁及慶祖子孫三人依甥克允之事舅母憂難危急秋不惟
惟爾周密不露形迹且日營辦以致口腹之奉又數人伺察動靜先事
為備故得免於難瑞卿喜曰吾甥能如是乎可以全吾生矣遂安居不及
他徙達仁病且歿生其父曰吾父子避難於此幸免人禍復不為天所弔
合病勢日增度不能起非敢愛吾身也顧此身不存無以養吾父復無
以繼吾祖德若之何君曰試以尔之意言之達仁曰今二弟已為二叔後
矣諸族疏遠中亦未見可立者况冠戎未退彼方各謀其生安暇恤我且
朱氏甥待母舅如此真異姓之骨肉也不若就彼五子之中擇一人立焉
則大人老身其亦將有所托君曰尔言正合我意脫有不幸此責在
無憂也語終而卒故感遂為達仁後明年冠雖年雖冠悉居故里曰昌
是舉也宜無異詞若他日君有疾名感感而歸葬於人後者春秋
立異姓者然以二子為一弟後義當然也然避難於此也以此甥之子
為姓度於時勢審諸事情俱有可接已况有人亦有行之者殆亦聖人
之所恕也汝懼不能善母懼為人所讒議苟若夫必謂我為武毅謂尔
為逆苟有憂憂不令則人言始有不勝其可畏者矣感念命惟謹君子
謂瑞卿為能安於義命故能處變為常以誠為非拘者陋者乃能及
也君生於前元之甲午四月歿於大明之甲寅二月享年八十有以其年
某月某日葬於松岡之原事感氏先君幸甚於家之兩男三人即前所
稱則亦賢也感陳氏生子慶早喪故立感為嗣二人長適諸維垣次適
羅五閭亦為婦後娶某氏生子昇有子名志禮順為瑞卿後娶某氏
無子女一人適朱濟盛娶某氏再娶楊氏再娶楊氏再娶楊氏再娶楊氏
間止生曾孫周氏諱氏特氏銘其祖德廣施善舉傳業不墮
弟恭兄友樂怡三子競爽家肥國不永年吁可悲有孫不傳故

之奇蹟也... 故順聖知縣胡君墓碣
聖天子以天下既定黎民新免兵革之厄思以禮讓化其舊俗乃詔州
縣舉其鄉飲酒禮傳民知尊卑長幼之序成孝弟忠信節義于時南昌守
許方慨然曰斯禮之廢久矣今欲卒繼於父曠之餘非博學宏成相與
講定其禮則後學無所折衷非得有儒碩主為實為不則後進無所瞻仰
於是以前抵豐城請善於一二遺老至則南昌胡君以直在焉許遂請
子數人者與郡庠諸文學講定其儀而行之焉瑞重簡默不語不元議
論正大善深所愛故遂定父於談論間且嘆其父之德也瑞卿已讀書
郡庠有文理可觀矣未幾善長教郡庠故相建議瑞卿年善以名入翰林
遂與錄別洪武甲子善再至江西敘舊在郡庠問君無恙則知君去廿八
年矣慨嘆久之君數日錄歸瑞卿持其兄錄所述父許安樂請瑞卿書
父學理而行實知之者莫我若也故直錄按狀無請主一字以重門人
稱為賢先生南昌之濠城沙溪里人曾大父諱永旺字懋大元初授
直隸營田司副使大父諱某字仲萬授南恩州陽春縣儒學教諭父諱時
與字元平母張氏君生而龍顏資性明敏立志早易好讀書且務學於
南十二歲已失怙怙賴伯父元德撫而教之學以不廢壯壯資發後師物
事廬陵劉中行繼進主李觀時陳陳先生瑛仲易以經學南北所宗
君復與同志詭明生何惺等十人為龍門文會後來求正博易之門曰在
易學精進元末兵起隱身不仕且耕且學歲去辰鄉里病瘵君取伯父舊
編秘方閱之先療家人並愈乃以方救瘵施及鄉鄰自近及遠無不痊專

金瓶梅

北

張氏孫德

少集米

林

其請銘于白攜人為文而事父母為孝而事君為忠而能教
順無為人母而教養有法可謂無不之矣是宜有銘曰既曉曉之
德之淑教慈朝夕歸道之功朝暮教訓之勤德容禮智之備
爾外奉親親睦九族教為善惟日不足者極之福
慶源天矣天之於善惡各以類報子願高其德教養有令
名譽子之孝業銘文以垂厥後

元曾美公墓誌銘

昔年廿八九時講學東湖識主其儼之子松父子相繼以詩經擢高
科補崇之本朝洪武庚戌秋予為江西郡文學議進言天伯宗明
年伯以書勉多主又七年予入翰林為修撰復與伯宗同朝吳氏世以
科第顯予知之久失十八年春予再入翰林主院事吳氏宗德持其門
天陳仲卿亦著父元曾之行狀來請予銘予感其先賢詩書

不可廢猶創若之求教業者之月布帛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世之學者
徒涉其藩籬難用之以教策決科猶不可得況望其得聖人心術之微
乎今吳氏嚴治以詩經授前伯宗復以書顯於後而氏之門之內
篤於文學敦於義理有若曾美者則其師承淵源清自來矣按
歐陽修字永叔其先世自廣信之峰陽三山獨竹遷徙撫之金谿砂岡
由谿岡遷之新田而族盛曾美父諱名揚宋進士及第與曾相文天
祥同榜後在官南即仕吉州永豐縣尉司事祖諱應隆父諱望慎以經
術教授鄉里其先世居自天性聰敏志行純謹事父母盡孝道樂義
之無間言兄弟三人若為嫡長父歿敬事母至孝三弟數難繼其志
意忠厚性極誠實家裕供養於鄉先生既清之兩處在擢科而
至期事舉及歲松父子相繼登第乃喟然嘆吾之時也命也然其家
既有人矣又何憾焉其時短順如此非有傳於聖人之學者能如是乎

壬辰之變邑人亦賴以先時南北道阻君遂無意北上下惟講學
得免閭里亦賴以先時南北道阻君遂無意北上下惟講學
奔馳焉君亦政訓迪隨其利為之自講月自優游厥德自充然若君
焉家居謹嚴動必以礼雖隆寒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聲必
容而不敢妄動客至手權師而教過庭之禮請戒飭如是諸子皆勤
學歲發五仲春語思忽起坐召其子曰吾雖學不達古人然豈不如人
而卒不能遂吾志而造之誠不能無望於汝汝其勉之翌日竟以疾終
君生於元至治之壬戌殁於大明洪武癸丑年五十有一娶金氏生
女一人適里儒其弟卒再娶王氏生女一人適里人周敬子男三人宗德
宗瞻宗明宗德今以明經舉除其州縣教訓孫男幾卒之明年
里之枕湖山由癸丑而乙丑先生殁十三年宗德請余銘聖人之遺德
載於經書道政事詩禮性情惟易春秋尚節共其斯微疏時日星

煥先生之學令及頃華父兄師友

煥先生之學令及頃華父兄師友然家道積手躬由博而約和
之令器師之先見四方學者自遠來歸以極其說以釋其疑先生之
教音不備學者之領雖愚必優而柔之厚而取之兩端落長
克御多進修在人付界在天既留其神以不永年天實命之為之亦
何順受而己其有他愛有令子克承克繼述斯銘即示後裔

建寧徵君陳公孔基誌銘

洪武十八年三月己卯建寧徵君陳公孔基卒于家其子其方舉進士
官後京師師至哭踊畢進使登而問故復更盡明日奏于
上上曰朝廷方有大禮設大祭今以未且出閣成服于此特時而動
再拜受命遂請歸杜松髮朝夕踊賓友來弔者哭而拜之越三日服成
粥飲水寢苦枕塊杜門不見賓客迎月其同年友翰林修撰于顯為詩于
翰林待詔沈元榮次次君之行迹特沈氏之狀求乞銘于曰凡人之所有

錄曰交譽而君子二為是有譽言交譽而君子不以為非其非非也
 得賢者一言而後受之受信人也乎知其言之不妄可才達而銘銘拔於
 君諱休演字宗孔字子建之政和宋結事其歿之後也其先光州固始人
 五代時其相靈汴南唐為殿中丞次子授兵駐務節固始為是為國者
 雖至宋而或為名宦而出益顯雖至第者代不乏人第雖出務伯有過
 判紹興則君之高祖也其穆同授將仕郎縣州吳佐縣主簿則君之大
 父主簿始自松鑄遷居政和而君生焉其志有如此者君知而慨歎其大
 夫其志重之鍾愛莫過於諸孫及長讀常史公載步獵史公載捕狐句父主
 莆田山長因游游擊數戰而痛知元政將衰遂無仕志意園裕如也雖
 而兵亂相繼守方面使宜陸官昇棄多者輕滑顯而自是為路君
 獨取之而稍為及其敗之難有能免禍惟君超然若無聞知其孫字有知
 此者天性孝友養父母甚謹淑父學欲以君為後君重去宋主睦不獲

先訓双養弟季數夜寂然無言色律自嚴得之與與人忠
處友信安守己不為浮靡之音自奉儉薄不擅異食不斥腥羶方
僕敝風雨惟憂寒餓惟然出絮絮然語夕不憚其行如此者先喪
許氏無子手聚同族有儀維海內勳池望子長歸然補苴其季也淑初
煙紫色座其盛貞執成勿明生以詩經甲秋薦為亞魁春闈落第前列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預詹曷稱一時榮耀君可少爾不幸以天年終
弗克受球養命也夫君之享年七十有四婦侍其年某月某日卒
于其山之原銘曰松欽始樹立其齡華繼之文德撫秋風為公之桂枝
猗蘭郁賡芳其令聞廣譽方西馳政和神廷公人父君復天之綱
祖武幼蒿詩書鼎阜性曉車一經讀靜知超然物外詠賦伍遠子不
用金蘭舉孤夜調香月焚香葉色在黃成物之端高舉群芳月只
金枝曉揭揚休名自右有生必有死况公今年七十時歟不父養終

已笑我作斯絕迹公卿之徒豈下以聞其下

臣惟古功臣墓塋有懿矣有碑礼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為之惟我

聖皇受夷虜屈區區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突而
勳一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令
其寵也

聖上以王體功偉績昭然本末並同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實慈追自右人元札報功臣未有美辭之盛者臣等不敢奉
得同時

經筵欽製
御製不勝感激涕泣
臣等稽首書手碑文之左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題詩

題蔣自外黃華老人墨迹

予暇日謁自外將公於省署公出示先賢墨迹其筆取俊出黃華帖
余曰昔吾於士人亦故紙中偶得此帖愛其詩句清新筆法老健因取
以歸時展而玩之亦近代名筆也予其為我表而出之予謂黃華金人也
素以詞翰擅名中州江左士大夫亦多稱述之者今觀此帖筆勢翻
寫翔鳳翥信如負外所評卷末有木庵跋語稱其賦性剛直可與東坡
赤壁山谷白山茶相上下則其襟懷灑落風度剛雅以比東晉名流誠不
為過方其混於故紙而人不知異也矣當如美玉之韞於石精金之淪於
沙礫一旦遭遇賞者則其光色之顯異於石而金之鑄鍊華而燭之
于將莫邪且其兩相值而撒慶也嗟近年以來歷代希世之珍物於兵燹
若何可繼數而此帖不惟賴公以存且得與我較諸帖相類者筆現凡
席之間向其幸也嗟嘆再三因書於卷末云

題陸氏族譜後

予昔讀漢史見大中大夫陸賈再使南越使漢兵不血刃而獲燭南數
千里之地其全生靈之功已足以補後裔及觀吳王書則陸抗之父手
機雲之昆弟勳業文章卓然為代之冠雖連至於唐後先相承前敬與
相於後其器識深沈忠義奮發照耀史冊復非他姓所及宋朝以文治大
下故人才之盛就其則世尤盛象山之道學與吳草朱子相頡頏而東
師之該博務觀之盛放亦足以顯身揚名是何陸氏之多賢也洪武丙辰
八月江西行省理問陸侯升父將歸吳出諸名賢命作陸氏譜余叙示余
伏而讀之乃知吳郡陸氏自漢大中之子伯元受封吳邑以來至于今歷
年千餘歷世六十有三其宗族之蕃列于圖譜者為四十九枝噫何其

盛也最矣夫陸氏之多賢而已豈知其自大中而後六十三
世又四十九枝之盛而皆其一脉之流傳也夫大中仕漢能以江表
中無陸氏不載一人而南越服其功誠足以傳其後況又益之以避抗機
雲家先散與子靜農師務觀各勳業文章才德道學相繼有為以昌大
其世邪而考文今日復以公勤才幹聞於江右則他日仍以繩其祖武者
幾又焉可量哉陸氏之先出自顧瑣蓋神明之裔其宗族蕃衍遍于天
而大中之子五人其散處他郡者亦未暇論今之所記獨詳於伯元之後
者以其為吳郡之始祖也歐陽子有言世族之有盛衰雖由功德薄亦
在其子孫觀斯譜者可以有感矣

題孔子像

太哉孔聖心濟斯民之疾痛舉切吾身在衛繫繫情故其聲彼而響
者孰知予心歸之之嘆乃歎予能觀其真雖亦云當有鳴呼嗚呼之不
行予亦知之憐此心憂則慮予豈若是果於忘哉予不君然各行不
忘千載之下遠像巍然仰瞻弗及中心忼忼

跋汪氏四友堂遺文續錄

陸氏十七年冬予以召再入翰林始識春坊司直汪先生仲魯於朝然自
是而退各返所寓情猶未相浹洽也十八年春 上賜翰林春坊朝房
各一區始得朝夕往來一日燕坐相與語先慨然謂聖道之衰無憐邪
說之害正出其乘乘年考亭朱子所為汪氏四友堂記示余三伏而讀
之則知先生遠祖歸德縣朱氏之世系為汪氏之子公澤公有於考亭
為內外兄弟孫次山亦娶朱氏則考亭之族妹也汪氏自公澤公曾師曰
廣而得聞程氏之遺旨考亭則由李延平而得傳二程之道故考亭為
汪氏作四友堂記拳拳以明善復初為說而其於次山也惟以熟讀正經
詳考註疏為事守希聖之梯航求道之準的也今之學者徒視此為

聖恩賜進士第... 茲山鍾神秀... 聖恩賜進士第... 茲山鍾神秀... 聖恩賜進士第... 茲山鍾神秀...

客省使溫田王西城人也... 溫侯載酒詞林聚... 君言我賦有金... 欲聘請若上馬...

戊午二月初四日從游後苑獲 制賦春望鍾山

三陽始開泰... 鍾山呵白雲... 望雲意親為...

望雲意親為... 鍾山呵白雲... 望雲意親為...

鍾山呵白雲... 望雲意親為... 鍾山呵白雲...

鍾山呵白雲... 望雲意親為... 鍾山呵白雲...

朱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詔語勅文

賜遼東守禦 詔

朕奉天皇帝... 朕奉天皇帝... 朕奉天皇帝... 朕奉天皇帝...

賜河州守禦 詔

惟河州本西戎之地... 惟河州本西戎之地... 惟河州本西戎之地...

國子博士錢謙益上書

朕昔歲定四方... 朕昔歲定四方... 朕昔歲定四方...

思南宣慰使由大惟謹文

朕君天下凡四方慕義士皆投匭言且傳其軀為維爾大雅爾相
甘居思南則朕敢無憂為朕其誠信後復獲戰報重賞
是雖水為得臣臣既已隨朕大復以不為臣大夫思當慰使朕
祖朕於歲年雖少所任匪輕其思繼祖之業世守爾土州寧亦以
保成功于不怠則朕亦惟德哉

四川普安府青女知府通貴誌文

朕君天下凡四方慕義者不特顯榮其引是有世襲之制焉惟爾適意
若爾親姑適亦以女官之傳聞朕教即於臣之貢已嘗人為臣官有知
府近以疾終家為嫡多婦寡則朕乃俾其其臣其事始之若為
報國之心也蓋乃心謹守法度以安疆土庶朕朕意

石阡長官司長官楊祥等勅文

朕竹遠方之生則其所在各按官以能事朕而備情事未勞而
功信也今以尔其為官官和軍政經靖以疆界安業朕深嘉

賜遼國詔

朕受天明命撫有華夏恩與眾方同臻致治惟爾遼國素稱海隅朕即位
之初當遣使持書慰諭爾奉表稱臣及爾哈囉爾國臣等亦遣類同
信使貢物且以地圖來獻其意甚恭中國之誠可知夫今年復到朕二
十有五年朕念爾王不棄遠物當令中書諭意凡海外諸國正今三
年一聘或一世一見不欲重勞遠人也惟爾象突王國所產蘇和天地
宗而社稷以為駕車之用於此不可缺焉遂令使相爾傳諭旨爾既聞
命應期象突王誠意可嘉尚足用遣使賞賜爾賜手詔永一蘇
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責問曹鼎詔

曹元政不結海內鼎沸下民塗炭聖恩深廣朕既時度難寧自已

通以朕朕之士不二心之臣援戈荷兵南征北討天下於難難幸
為中國臣民志所置郡縣多與西夷接壤不可無介之使以通其
故即仁之初遣使致書感使聞知爾國焉爾書務有奉致願爾爾
肅肅數年之間爾不絕朕以為君臣之際分義既重爾相與不
必多儀備物致謝使臣歸達朕意蓋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期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生疑阻乃後遣人除行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然念朕亦遣使果有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有不自己致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蓋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唐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帝所使書中問曹鼎自見朕不以待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德不永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尺土一民朕無私焉待他國如此豈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猜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安市初非絕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異其然後足以快朕志所以遠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痛者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忍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論使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易為無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朕豈汝受者則主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柱
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賜應泰客棧陳致勅文

朕聞古之聖君立賢無方苟利國於雖出自胡虜亦必舉而用之故秦拔公舉由余於西戎漢武舉金日磾於匈奴唐太宗亦知契丹之力忠時加委用朕有天下凡四夷慕義而來者雖不設疆域以我狄之人讀中國之書講聖賢之學吐辭為文者皆觀非與夫胡夫勁卒勇壯朕必射御者比故置侍從之列出則從進入侍燕閒明諭庶幾有補而乃年齒高邁筋力衰耗既問何往乃云頭目昏眩不能久立朕聞斯言惻然動心故特令卿致仕卿其務進飲食怡養精神以終餘年朕安老復還之意

賜御醫勅文

昔者聖人妙製理致一心為萬民起死回生之術開闢生靈之途夜之曉明是以手到病除為萬民之福朕亦願效之故特令卿致仕卿其務進飲食怡養精神以終餘年朕安老復還之意

勅賜冊使知縣胡孟通勅文

朕聞天道至公無私聖人法天之道亦至公無私夫國之大惟德實慶窮於賈無私賞必因人所共好而賞之窮無私罰必因人所共惡而罰之示至公也乃指內外百司互相朋黨賄賂公行民不聊生朕下及庶民被其毒害欲盡取而更之惟汝冊使父老諳曉情弊累置賢於不肖等朕聞之為大勝之衆生嗟為長考非必能及而悅之也今其相率而來必尔平日施為朕及父母財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其淵之中哉柱砥然疾風之聲動草不偃尔其有焉今特賜汝黃綬一

其懷德如無厭前朕則朕汝弗

祭國公文

維

洪武十八年歲次乙丑三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巳未

皇帝致祭于 紹國公大將軍熊平太子太傅徐達之靈曾惟時懷德朕矣夷群雄平定海內功及生民德垂後裔為一代元勳之首庶幾念悔軍既與朕同定天下當與朕同享太平之福頃因疾作朕深軫念期今年正月未旬以來將軍薄履惡疾朕始聞知痛在朕心痛在尔手上下神祇集獲平安其疾病亦重朕身計至勝云悼即用牲酒致祭致祭爾其有知朕至意 尚享

祭何都聖文

天眷聖運萬世無疆人倚聖何公均服朕之德朕亦願效之故特令卿致仕卿其務進飲食怡養精神以終餘年朕安老復還之意

祭何都聖文

本使紹興師旅如虎之捕如鷹之揚彼番厥初我其以鎮鎮南海鯨波遂息大貽黃金其來絡繹鎮彼朔方遼東遂清其毒其直臣平賊之功大富是紀朕公之名垂後裔公來自北朝于帝庭錫寶傳漢以答其勳曾未幾何一疾莫起胡不有年以厚其祉伊酒之清無殺之聲敬恭遂奠尚鑒其誠



朱子齊先生文集卷之十
成化丙午歲仲冬月蘇山朱翰村公孫朱維鑑重刊於家

蕭先生文集後集目錄

應海集

述神

跋李氏廣樂堂詩卷後 葛孝子後傳

跋山東按察司副使父

祭典劉氏文

題山東布政使司鳳翔右

題王侯伯恭坦齋小像贊

呂推官小像贊

題周氏述浦歸帆圖

跋

四明傳幼學字說

脩刻侯命說 舍命不渝說

靜庵齋說

文江五行中字說 古靈齋說 朱簡字說

序

巢雲主人詩卷序

四明表孟表文集序 送胡南用歸海

贈山東從事崔組序

紀行小集序 送王推官秩滿序

仇谿朱氏族譜序

松鎮朱氏族譜序

聯雪齋記

觀釣突永記 白雲齋記 晚翠軒記

歷下亭記

王侯坦齋記 尊五美記 竹隱記 鶴鳴齋記

一山圖記

梅泉亭記 竹隱記 鶴鳴齋記

詩

贈陳鼎詩四首古詩序

九月初一日慶年出龍江

辛未至瓜山

壬申至石伯 題高郵城 祭國恩寶應

晚過淮安

甲戌過桃源 丙申過邳州

夜過呂梁

丁丑望徐州 至徐州老妻病歿 戊寅至妻

徐州道中

已卯至沛縣 河水清 妻亡已三朝

沛縣道中

河水為患 庚辰過魯橋 晚至濟寧府

辛巳入安山湖 入北汶

壬午至柯城驛 祭朱劉祠

甲申再留柯城觀山東運

粮和北平奏差孫五恩見贈之詩

補瑞金縣令金近仁母崔氏

挽詩 題柯城驛丞趙仲仁望康詩

乙酉自柯城至濟南

丙戌入濟南城

布政使吳公與閣宋二蔡公留飲醉卧舟中有作

丁亥舟行小清河

戊子中行小清河由鄒平縣界入長山縣界

舟行書所見

由高苑至博興 望臨淄

河小舟及相和而過

乙丑至石辛舍舟而車二首

庚寅入壽光縣界二首

辛卯題柳田驛

題離縣頭孔融廟一首

古辰過昌邑縣 過新河驛

終已過萊州 甲午過諸橋驛

乙未黃山館遇雨

題黃山鋪 喜山樵事差犯到

丙申至黃縣

丁酉至蓬萊驛

二十九別刑部從事執事炳成

題沙門節下月二日

望鳴呼島 望三山島海上諸山

泊和島島 至金州驛和軍秀

崇景岩韻 又和景岩

金州早起 至福州驛

與金州張主三指揮同宿諸驛

長短句 至蓋州驛

贈海州曹千戶 詔許還鄉

將發遼東辭許定憲都衛港等三郡公署 題遼東公署

遼東雜詠上三首

贈刑部奉差梁伯輝

送金州衛令史鄭子叶

別金州衛王指揮

贈登州貳守宋景淵

寄掖縣丞席子威

寄謝博興縣官

寄謝歷城黃知縣

過汶河

出肥城望兗州有感

予自濟南過肥城近兗州過下邳近徐州過維揚近泰州近知

州學友也自口號三首寄之

自沛縣至徐州途中和安縣志詩三首

贈宿遷知縣周思咸三首 己未正月三日至太州贈聊城周官

贈遂寧知縣周思咸三首 過吳城山 題南陽太守李善伯墓馬圖

二月八日到家 題潘峯祠 和周勳史詩三首

上先人塚 答自省

朱齋先生文集後卷目錄終

廣遊集目錄

送廣州太守張嘉序

八月十四夜看雲集分韻賦詩序

金節婦詩卷後序

送廣東都憲指揮 王藤廷葵序

劉忠德東陽詩序

冰月軒記 雙松軒記 雙松亭記

舟行呈戴先生計可區子正郎中

過九牛驛 飲南康酒

贈子正郎中謝端

度夜願 題張曲莊廟 題張中

八月十四夜分韻得金字

十六夜分韻得夜字

五羊驛分韻得冠字

均法園詩為廣州大使熊汝作

題廣東按察副使蕭公詩

和孝先先生詩

題以畫詩卷

題石康知縣詩 廣東排記

過齊江 早起

九月初一日兩司官送別江蘇許升中廷而有

出泊陽下餘里有双峰如冷嶺嶺前峰若燭時其後石

山也又嶺南諸山惟石山竹小麓其山及會稽無草木也

因城山 九月六日清

為李兵馬開月篇

捕虎行 題清輝樓寄云南雄左知府

自黃埔赴漢江驛

渡江驛記事 同韻州主事廣文遊東廟

聞江信

朱齋先生廣遊文集目錄終

朱一齋先生文集後卷之一

夢神

述神

夢以家屬不完聚名詣御史臺奏違制之罪既畢相大夫入復命出
失命於司獄之庭未幾大夫出復命皇衣二人復振筆以入親相臺之東
偏指一室以授予俾得朝夕寢處其中而便醫藥焉先善受

東官命編春秋諸國本末已完未進而有是罰是日方中從者布席訖
方命醫進藥醫者請曰吾治瘡之法必先調水以傳而後用膏以貼其序
不可易也至於傳藥之際其瘡必伏其屬必平不致不側藥乃不傾而吾
藥力之行庶乎前後左右所至必均予初聞其言有難色焉未幾醫者抗
藥以進善方即席而寢若有神人執春秋卷以俟曰此子所編之書也
予受命與子對讀字有差訛即改正彼用藥自醫者事勿與知焉可

也善初聞之謂予其有臨也徐而讀之其其也少進焉續其有
紙也久而習焉寢乎左右有防也也乎若有防也也乎其若水
之沛然而不可禦也不知其為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邪
者幾幾而一卷之書異矣目而視之曰已矣矣予手而捫之藥之耳
以新藥易故藥字方寢而伏則神之執卷以俟猶前也復相與捧而讀之
如倡焉而必和如酌焉而必酌如一與一求而必得曾未幾何而一卷之
書復畢矣蓋一日之間閱之換藥者三神之機書者三凡歷四日而閱之
用藥以傳者改而用膏以貼善白矣不復有瘡之藥方而神之授書亦不
復至矣是夜將半予輾轉不寐慨然曰披其書我書者果何神也而胡
為乎苦我善是也既而悟曰斯神也蓋在吾心之中而荒攝乎四休者
其有功於吾也夕矣雲景知焉慈在其為智也夫人之有生也既晚

謂有神魄則有靈三者相附而不相離也方予幼時父物支困憊
膏血流注魄之為靈其甚矣猶幸魂之有神相與扶翼持危可以濟魄
之不及焉則凡所以接吾書而共讀之者非神神為之而誰邪且夫
而必伏而必父而欲其不動如朽木之無知非聖忍著不能也神將
以吾之所能輔君之明不能於是娘之以平日必讀書讀書

亦命以臨之天光以照之義理以悅其志文辭以暢其意始之以敬畏終
之以悅懌則四目之間有優游自得之趣無固執之思吾之病証
必矣至矣哉神之為乎以應變則守正則以終始不渝則夢如
患難疾吹之中而其氣之元如也其光之燦如也他日不幸而大變為
必能與我觀然而高舉修然而遠逝而幽隱焉足與之矣念神
之功有不可得而忘者故以之以示後之人

跋子氏家範詩書後

情諸已甘易於天者難備諸君者為其方未有不能至者也履諸
天者則有得不得存焉者之何而可以致致我今夫父母俱存人之所同
欲也然則子大賢而不能以養其母之子其聖而不得以養其父者亦
後代之子孫孫也乎予孤苦依祖母以為命夫為屬諸天雖聖聖猶
不可以必得也而況於他人乎竊觀芝為人之子者或父喪而母存或母
喪而父存求其父母俱存者亦罕矣矧父母之上有大父母焉且其
形骸相附其可廢可樂為何如邪昔者孝廉孫君之喪其父人也其大
父母年過八十既而母喪又母亦年六十而父亦年六十且其
書而致其致者卷卷必讀必讀為人之子者孫不惟有是憂而又有是
慶多憐故以慶樂而為其憂何天地中和之氣也孫君之孝其為之
世傳所以種族而後者固若披報本之必然也謹述全文為之
序焉孫君之孝其為之世傳所以種族而後者固若披報本之必然也謹述全文為之

朝命賜拜康慶不惟其妻其夫大父母之且使鄉人皆稱頌之曰孝
有子孫孫如此則天之於孝其報之之厚倍乎非他人所能及矣謹
述其孝其為之世傳所以種族而後者固若披報本之必然也謹述全文為之

萬孝子傳

保德萬師曾持家嚴劉松子而所傳萬孝子傳示子孝子守德字仲博
即師曾之父也按劉氏傳仲博幼失怙獨奉母居每感感疾不能自
水食仲博恒白扶掖為持帶藥已筋其母終其母夫母子夫屬之親
其疾痛奇癢左右扶持固自有不能已者然惟仁人君子元其良心若能
愈久而不變自未俗觀之父母有疾左右扶持勉強行之至一月之久
而不厭且倦者鮮矣知能終一歲而不棄乎一歲之久能不厭倦者鮮
矣知能終其身而不變乎若仲博之於母其勤而不懈食則進已勤侍
養有怡愉之色平居接侍而奉自必至老無懈非至誠出於天性

純篤然二者能若是乎是以鄉人稱之曰孝順子是化行於國俗也部使
若薦之應官二府教授是名義於朝廷也林樵山中飄風暴至家
遠不與寇兵相遇明日山神告于家人曰向者之風即我也以尔家孝子
故未加護是乃通於神明也示持此也劉氏傳又曰母歿而泣血三年未
嘗見齒是崇慕之孝也兄立血以母歿求新飲諫不遂終身自取善者
是經形之義也養兄之遺志而嫁其母也此孝之尤者而無嫌者
公其力以助宗族之不能繼者著其義也仲博之行如此其得
稱為孝子哉予高居官清慎不妄許可予固知其言之可信今仲博子
師曾為從事於御史臺又向以謹飭謙恭其父之名派及而不
傳頌之斯文以垂不朽故予感之復為推廣其說云

跋山東按察司訓導父

匹大作難而亡朝隨陳勝集而後未之聞者元之季里細解組匹夫

衡文一呼有司焉... 以有當國之難... 其以聞 主上嘉之... 今以御史出為山東按察使... 濟南布政使吳公... 之難其子與之同死... 非大夫之忠固無以成御史之諫...

祭妻劉氏文

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十月...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夫人劉氏之靈... 兄弟我仕于朝子居於家...

主上有命令我迎子同居... 竟不能至... 不寧藥物既缺病勢日增... 命也奈何今者幸承 恩命復得南還泊舟于此... 題山東布政司司官前鳳著石

之而不動... 志又知貞女烈婦... 女中前考敬之如大賓... 無憾浩然而無歉... 南昌守王侯...

呂推府小像

不競不練... 之清芬可以砥柱... 周氏遠浦端机圖

江西憲據周情... 古木連舍而孤舟... 也人生天地間... 雖人品高下不同... 既得矣不憚然... 然自昇淮淵明一人而已... 不早餘子... 之後又將朝... 致政而歸... 東塘披閱是圖...

臨川危氏名實字子定而居其靜者之室曰靜庵然其請于急之說夫定靜安慮此夫寧知止至能得中之功效次第也朱子既為之章句又為之說問其說詳且尽善雖歎有言豈能知吾來竹其然不得已則請為于陳主靜之說焉夫靜極必動極必靜動靜相移無端此天道也亦人道也易之上章坤乾曰天動靜也重其動也重其靜曰大坤其靜也含其動也闢乾曰為先靜而後動者專則不能直遂也坤曰為先靜而後動不為取則不能致故也是知陽以陰為振動故靜為基造化且熟而熟於人乎此聖人之文大也所以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也知主靜以為之細則知靜慮以為之自矣知靜慮為自則格致格物致知誠意忘之以明其明德固必循序而靜安慮之序而後可以得明德之正也海欲齊眾治國平天下以新其業必先致其生靜慮慮靜而後可以得新民之防止也知止能得學明德新民之間而主靜安慮格致和上能得之間必如夫而体以立必如是而用以行非主靜以為之細亦安能靜慮以詳其目哉夫知止而生且靜焉此非靜中之意乃動中之靜也靜矣而又慮焉則此所謂靜中之動動靜相移為此致其意也而靜而慮焉者察時也朱子致靜思不妄動格致曰致其意是亦主靜之意也子定孰讀朱子之說而又嘗以輔之則於致其意之道其精然笑而不可勉哉

文江無情事錄

廬陵文江氏內侍請事自某年雨十四而還其志不願離離他鄉父兄雖以疾終惟某與子侍從轉達闕下有三口力疾致書與某盡其割損因已極矣夜夢神人書數字於余曰只是學字而致諸學曰至是亦名是石坤有聲吾子也宜詠易之說而求諸及事困之九

二曰朱經方來。噫。縶有之義。焉。二有中之應焉。行有得。則。可。奇。乎。逢。誼。朋友。請。老。縶。而。字。乃。中。無。某。某。以。為。可。吾。子。以。為。何。地。子。曰。可。我。卦。以。困。名。以。剛。為。柔。而。掩。也。蓋。以。全。休。言。則。坎。剛。為。公。柔。而。掩。以。二。體。言。則。九。二。陽。為。上。下。二。陰。所。掩。西。五。二。陽。為。上。六。一。陰。所。掩。陽。之。掩。於。陰。君。子。之。掩。於。小。人。皆。困。之。義。也。然。三。五。剛。中。有。大。人。之。象。坎。陰。兌。說。聖。陰。而。能。說。又。有。耳。之。道。焉。縶。者。服。之。蔽。陳。也。君。臣。有。之。未。紱。方。求。上。應。之。也。九。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有。九。五。剛。中。之。君。志。同。道。合。必。求。永。九。二。者。俱。豐。誠。自。守。而。已。有。剛。中。之。德。而。又。能。至。誠。以。自。守。果。何。往。而。不。合。哉。以。一。事。君。必。為。君。所。任。以。一。事。神。必。有。神。所。攝。其。耳。宜。矣。故。當。身。不。終。困。極。必。亨。時。不。終。否。極。必。泰。身。苟。身。矣。則。困。之。九。二。即。乾。之。九。二。之。利。見。大。人。也。時。若。泰。矣。則。困。之。九。二。又。即。泰。九。二。之。得。尚。子。中。也。於。困。曰。利。用。亨。乾。乾。尚。利。見。大。人。於。泰。皆。得。尚。中。行。皆。時。中。之。謂。也。行。中。之。出。既。適。否。極。而。泰。之。時。而。君。得。大。臣。以。為。之。依。嶠。則。此。古。之。利。見。寧。木。自。此。而。始。既。以。及。乎。行。中。遂。述。而。為。之。說。以。清。之。

古雪齋說

綿州別駕。當。行。斯。以。古。雪。名。其。齋。或。者。疑。之。曰。雪。之。為。物。遇。雨。而。凝。隨。風。而。飄。見。賜。則。消。息。不。終。朝。雖。峨。峨。之。雪。不。可。以。朝。夕。計。然。亦。凝。於。冬。而。消。於。夏。則。已。化。而。為。寒。峽。之。水。矣。而。又。何。古。之。云。子。曰。君。子。之。言。蓋。亦。滯。於。一。隅。未。得。為。通。論。也。夫。非。今。之。謂。古。乎。以。今。日。為。今。則。昨。日。之。以。往。者。即。古。也。以。今。歲。為。今。則。去。歲。之。已。逝。者。即。古。也。以。今。世。為。今。則。前。世。之。已。遠。者。即。古。也。峨。峨。之。雪。自。冬。而。春。自。春。而。夏。歷。三。時。之。久。固。不。可。以。朝。夕。計。矣。况。嚴。嚴。幽。陰。之。凝。雪。未。及。而。新。雪。繼。之。陰。陽。陰。相。襲。一。而。又。安。知。其。無。大。古。之。雪。乎。雖。然。此。辯。以。形。迹。言。耳。若。以。理。言。之。則。雪。也。若。待。陰。氣。之。具。盛。者。故。於。西。北。高。寒。之。處。為。獨。厚。其。氣。之。清。其。降。之。貞。其。色。之。白。

今之論者無不以異於古之書也惟人亦然其性善其不善其好德之情必無不善也蓋教謂今之人不如古之人乎誠知今之人無以異於古之人則耳之於教目之於色其視听聞也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其嗜慾同也其獨於性而不然知人性之皆善則知天之賦予不為聰明如多不為愚人而加少而仁何以不如堯舜何以不如舜禹何以不如周公孔子此固有若於古人者防當勉也此古書之喻也以形論則古之書不必留其今以理論則今之書無以異於古惟知道者為之讀語此言是為其推官與子會於蓬萊驛嘗以是語予予嘉其善言遂為之記

朱濂公定字說

洪武己未四月春訪精簡川宗人自蜀時其義德名儒字公定者出拜而屬予以字說因思諸父有乎幼冠時善為今札都憲朱事及宣在為之

朱濂公定字說

馬幸得杜交濟祖父子孫三世之閒雖不讀猶有以易之矧其請勤耶朱氏自西江羽取易卦以名其子若孫至于公遵承不改則曰白史圖取諸既濟之卦也吾以先天卦位求之既濟離宮也而居於西離居於外則大明之生於東也坎居於西則月之生於西也離東坎西而陰陽之位史矣又以一卦六爻之位求之初三五皆陽位也而卦之三陽居焉二四皆陰位也而卦之三陰居焉陽爻居陽陰爻居陰而史之位史矣善孝易者休之乎身心之微察之乎事為之著用之以守正則初九之或其輪也用之以勝私則九三之伐鬼方也用之以存誠則九五之擒獫狁而受其福也言而前史則必不至於招辱方寸之間湛然虛明物莫之蔽欲莫之惑心之史也夜而安靜且而清明至大至剛養而無害氣之史也終日乾之夕惕惕若一息尚存不寐少懈志之史也父慈子孝尊卑之史也夫濂公之所而內之分史兄弟恭而長幼之分史濂公之所

身以之慎然以之齊而作卦之名我可以無愧矣抑又聞之君子之處世也時雖未濟而時雖有必濟之理時雖已濟而不戒懼無可久之道故聖人於既濟之象必有思慮豫防之戒焉詩云至道天未陰而微陰桑扈綰繩尸以思患防之說也必如是而後可以保既濟於悠久詩以是為終身之良規焉公史其勤哉

朱一齋先生文集後卷之二

朱一齋先生文集後卷之三

序

朱一齋先生文集後卷之三

著述咸與教誨西時則程氏士瑜為司徒南陽後三年著為論詩士瑜復以母憂服除調官京師遂為中書司獄相見如少水司征與微皆劇仕也而士瑜更之於此固吾之所敬而慕焉者他日士瑜請曰予先世江左程靈毓之裔也靈毓仕陳政為將軍爵為郡王諡為忠壯有功德於世至今廟食焉迨予先人京邑上距忠壯若子世先人性喜讀書為村野居宜城深邑之聚路里其山水清麗有終焉之志故自稱曰朱雲先人今予承祖父遺業登名仕籍雖先全志未遂不傳故知遇四方賢士必求詩與文以誅歌先人之德而贊美之庶幾賴以不朽予幸為我序之子早子亦知書之為樂乎夫此平無門平無地特靈靈也

贈山東從事崔恕序

夫天下山川之奇秀都邑之壯麗風俗之徵應有未若非欲徧觀而歷

命委秘書

帝

覽也然猶數百年其間不能必將略顯也惟奉命而與夫選讀之人
 陸歷險除不敢告勞然循舊而此而感而名亦固以不朽則天之所以王
 成則今日豈不有共善乎也紅而不出戶廉價讀書是朝夕可見者
 不過西山商浦清江碧嶺之秀氣耳集卷六十述詩詩過東嘉感王正
 招五老之仙其下華之文賦詩贈一商客之形勝秀天府之國器亦既
 與茲暇盡列七朝天然將憶不惟在已才不適格用此貳戊午九月以非
 調赴遼東則又渡大江渡長淮寄詩謝盛宣靖南府使吳公榮之題
 宋二公謫吾子今渡海亦良苦五峰選讀事主能若孫子廣伯庶有外
 乎惟是後事在樞思誠承命與善價行方其東平陸策馬及邊
 山之語吟詩遠來之驛亦未知其為勞也及去登沙門之島讀海神之詞
 則又天風助順怒氣不與日月為嫌喘曉露露片帆所指不終朝而至披
 其祥向其快哉於其大盟同步走山弄笛子遺跡登善之冠乎助戰

功均庸美之妙想太宗之聖臨亦一奇也然而自五州葉遠城臨千里
陟降丘坂出入溪澗朔風揚塵和祥舞其容浹浹飛霜瀟瀟虎嘯於山
彼羣於野戰情旌應望其滿日而數焉之勞又非素足富貴之時扶頽待
危非吾輩君其何能自樂困者誰憐之餘忍承恩命俾僕優游田里謂
然若陸公之逢春然若長夜之曉然若揭竿之遇其非微臣
恒幸而思厥亦取為之喜若其涉鯨波同嶠候余於濟南累月搜推乃多
勤之將於此乎別矣善乃與恩展握手言子與君之為此行也記所經
歷疾水則清之為洛濁之為河鯉之為鱸以山則世之為秦岱之為
海鳥又遠之為鸞無間於都邑則名城重郭蔚乎相望而陸東諸儒實也
東之卒敵也風俗則山東為齊魯又陸東為其子之國孔教乃漸遠
風猶有存者士人有言君子之文正其嚴者大者則其近者小者不足論
也然則知之何曰知水之必至於海山之必聚於嶽則知人之必希於
茲為子而不以雪聞自期非孝也為臣而不以皇極獲終有佳非忠也此
觀山觀海之喻也豈豈敢自謂不能而不以生孟子我繼此以往當與子
共勉焉可也是為序

紀行小葉序

洪武己未二月，歸自遼東，見太守王侯於公館，侯喜予，遂歸，延之從容。夢問因出，示紀行詩，卷蓋僕初任漳州，今再任，別別驚，睹紀其遺。檢所經之作，也。昔者聖人以封建治天下，王畿不過十里，大國不過百里。仕在其間者，無室家別離之苦，無山川跋涉之勞，其才德易見也。其膏澤易流也。今天下為家，南北混一，仕於此時者，遠調轉徙，數千里，到任居東，藟藟庶之，和仕西北，寒涼之境，而又適些衣革之餘，蕭蕭條條，無不可感。觸寒暑，冒霜露，閱數月而後至，而詩之歌詠者，曾無羈旅之嘆，非其心之所安，寧有大過人者，可能若是哉。讀國長君子以友一國之

送南昌府推官呂侯秩滿朝京詩序

南昌府推官呂侯某秩滿將朝京雲城令齊侯景明以書來告自五月

呂侯位政府斷決平允獄無冤滯不惟八縣之人咸受其賜而誠意孚
格仁聲彰著上官亦靡不信住布政司者曰官吏之違味者衆吾難有

理問之官必資於推以濟之也居都司者曰軍民之犯今若密吾雖新
之官必資於推以贊之也居憲司者又曰江西為詞訟之淵數十三府之
牒訴亦甚繁見笑吾雖有執法之吏安能於察其情偽尤必資於推以
補其闕也三司之委任也如是計侯之所設推不惟惠澤周徧于屬邑而
一道十三府之民陰受侯之賜者亦多矣今其執政京師未知天之終
惠此邦果依三考之說而俾侯之再來乎抑抑不能終惠此邦不依三考
之說而俾侯且自此而外也以某從游之久敬愛甚深故願一語以宣揚
盛德而直達鄙懷焉昔晉書典敘商昌嘗受知於呂侯竊觀侯之行事
而有以知侯之用心矣觀其推鞠之際罪人盈庭鞭撻箠笞未嘗寬施而
哀矜之念惻惻之意藹然見於言詞之表隱然寓於法律之內故抱屈者
得以舒其情懷茹苦者無所售其詐民有無知而犯死罪者必為之求可生
之道求所以生之而不可得然後不得已而寘之法故我之心無愧而彼

志亦無怨望於主者。蓋主之權并造物者。非有心於殺之也。物之無害於主而遭權者。若使主怨其造物者。則造物者之可以無愧於主矣。昔魯哀公水由推官而馴致於樞密。秦昭王由推官而馴致於宰相。呂侯之用。固安若水之簡。用心也。吾安知呂侯他日不為一水之簡之事業耶。為權臣則澤施於一府。為公輔則澤可被於天下。然則吾民其味雖有重來之願。而才悔聞望。如呂侯者。其不勝久稽於此矣。謹以是復。公廷。齊侯而遂書。以為餞行詩卷序。

抗戰朱內務部

余既勸杭知府朱公燾請於其長子燾之不可不明也天下族姓固
有之同而實異者蓋不察其源流何以傳信哉故今夫庶也而伊
燾公之殊崇厚也而履歷屢伸之異相若固相伯夷矣而有祖子夏
者而固相成湯矣而又有祖商者蓋商雖之有五也秦雖之有
吾公之祖燾公其地為石樓侯之胤三代之有五也燾之有二也
吾公之祖燾公其地為石樓侯之胤三代之有五也燾之有二也
趙靡不名同矣與彼而數多時有不可勝究者矣我朱之有出亦唯帶
之朱為春秋制子之後其餘若周煥燾氏子朱燾氏則其地燾而
係朱者也雖然知府為唐所吞唐後為宋所併則知之子孫必歸入
於楚今大江以南盡楚地也由是推之則燾之朱謂為楚之裔可無疑
矣自吾與自省游又知杭溪之朱一姓而分二族焉蓋杭之族皆以
二府君為始祖四傳而至江山雖瓊崖龍安諸郡為粵所佔應龍溪
自為曹姓之朱定山由孫氏而後於文達則為孫姓之朱定山則以文
學振厥聲嚴氏蓋江住實雖止大品而才識迥出朋輩特其體貌
然為曹威蓋蓋西江子大自強三任為曹創自其任為益場司令
必有如經學進主自任自陸亦皆然有之雖自溫軍後孫十有一人固

也子光受為老長而極孝通達其心敏讓於族老親亡其苦哀永而終今
 其存者七人而自子有半孫為之長焉傳子有四人光乎子公路為
 之長孫家之今器也孫今十有六人而孫之末受者播四人而孫之末
 與有增五人則其來者亦可量也夫固特孫心之子孫使以才器當其
 昌朱氏之世歟不然何在彼者愈弱而愈晦在此者愈強而愈著也今
 門四世長幼之登茲譜者四十八人而已斯著不與焉其初皆一人之身也
 皆孫氏之胤也皆祖念二而宗定山忠焉報譜以別之將何以傳信於後
 斯自省公路之志也然則後本姓可乎總定山之意既以為人後固不敢
 忘其所自立此以義斷者也既不復疑矣則曷為若定山之譜仍從孫姓
 於其下緣曲江之序雖已為人後猶不忍忘其仍有出此以恩斷者也或
 者又曰由公路而泝西江已出市史山而泝念一府君亦四世而總服之
 窮也股躬則親盡情義終難泯之族且自適而自跡其妻妻之朱何曰
 嫁之於孫而弗離史會之於念而弗殊也吉有慶而有慶與相調急難
 相恤疾病相扶持其昭穆之列雖有出而可見也且有世而相通也亦庶
 乎其可也斯道也惟存心忠厚而用意深遠者能知之然則朱氏之子孫

松江藩内族譜序

嶽園地蒼天族其君臨嶽松江有木蒼柯風不令音童疑時聞蘇氏有
 雙夫有幻方相繼以書雄傑居然亦書燒與誼誼語席周全之急有聲家
 族之風賢亡與元夫利賓弟弟則又知文子之主庶民亦世有其人焉
 謝武辛亥女留進士及第授吏部司勳承錢謙謝病兒婦邑大高之歲戊
 午予由嶽下讀熟遼東既而奉

言與鄉里與利與害與數與往與還與得與偏與熱與感與謂與無與氏與始與猶與奉與新與之
叩與奉與新與從與顛與諸與氏與其名與紳與氏與孝與冷與有與子與三與今與之與列與於與華

者中子元樞之後也其子元善季子元吉復次其傳山始相子利家
歷世十一利家亦有孫焉為十三世今其存者若利家為公行者七人為
兄弟者四十七人為子姪者六十六人而與孫為兄弟者十有二人共
自高曾以求師濟貢者二人領鄉薦者三人為路令坐者四人為山長者
一人則利家父長翁也而利家者後今朝進士克勤前美可謂盛矣斯
也利家嘗因舊而簡弃之正其訛而補其闕於是尊厚威帥矯然群目利
濱既自序之矣復請予叙其端予惟熊氏出自顯珥其先世有大功獲於
民歷歷妻問及至于周備於陳容有愧為若君師下迄春秋楚義猶假仁
義以圖霸國云其我也庶乃不據其忠憤之辭為後世詞賦之祖其所長
求達余全之居松嶺者以手耳目之所睹記觀之大抵於若君者力強才高
者意廣猶有霸者之遺風而利家兄弟猶遠繼以究終始其益明道正
義之說講之詳矣斯譜之作蓋欲使人知水亦不有之義而親尊時之

洪石熊氏族譜

熊爲豫章首姓其在荆楚者尤盛雖自秦漢之後而文公別散言城
邑鄉井之間各祖其祖各親其親各私其譜系不能相統一於其在石首於
吾里爲尤近遂知和元諱字尚實者爲然也祖松臺王世撫子俊爲蜀至先
相桐蔭先生諱諱子也後嗣子公博公曾公登父子爲家先生先立書行忠孝傳子產文
博公曾子先純文博弟演言相伯仲者也文達之子文範字古文海字本家於允
第子最良實歷役允第有五六人者從吾遊者爲子孟彰亦子子孟純早子
孟隆子世雲子子廷論敘氏之學內問之曰熊大造也而氏族志所載惟熊安生
以通五經仕齊爲國子博士熊執芳亦通九經仕唐爲右拾遺吳陽幾伏
閣論張延齡曰子迫于今熊之通經學者何家也予子未有對予

白雲祠記

無往不在。在何處。述之。謂其方。必在兩廣也。瞻望白雲。惟看雲多。不早而。所昇之雲。未始不與激涌之雲相接也。及其端激涌也。瞻望雲常痛見親之無目而鳳凰之雲。未始不臨於鳳凰之雲。相連也。人為其於登州則祖考之神。固當與和而俱往。四時登耳。寧為如在而。遂乘雲受享。其不與登祖考之雲。相連之下乎。詞之在激涌者。以文親之休。何何。其來者。又以迎親之神。親豈特遂來而已。他日刻於蒲。今有朝者。其之所往。則相考之神。無往而不與之俱。吾見誠白雲之祠者。不但今日而已也。於原其勉之哉。

晚報新記

昔者夫子嘗爲蘧然後知枯槁之慘痛也而淵明則曰是淵明之詩
今曉晏晚節即歲暮之謂晚矣卽後凋之謂淵明也蓋明夫子之爲
夫子之言於公儀屬卽淵明之詩則與之無異淵明者其憂樂與

臣命召還乃兩禽吳侯安達萊之驛侯因囑有記馬子綸惟其後洞人
所共矢而其所以後洞則人未必知也記札者蓋自如竹箭之有筠松栢
之有心心也者其松栢之所以後洞者乎存諸口而有是心是以形諸外
而有是色心之堅勁不以霜雪而變是以色之全翠不以霜雪而改其在
指人則內主乎忠信猶松之有是心也外飾以朴義猶松之有是翠也淵
明之詩所以是自況而夫子之言則深有所美夫天下後世之周于德也昔
周公重子之變而德衰哀乎哀孔子魯陳之配而銘故自適條侯當呂
氏之難而史安劉之策災遭武氏之殃及而為後唐之功周孔大聖也天
固不可得而企及矣若緣侯梁公之忠誠豈非為人臣者所當勉乎夫侯
三仕山東夷險致而襟懷灑落綽有淵明之風噫以淵明之襟懷為經

歷下亭記

名拾遺之文來雖匪後人所敢望然君子所以自期待者當當若此是而
已乎吾聞近城數里有閔子墓焉九京可作非斯人吾誰與歸昔范希文
之記岳陽也言外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必有九思之心胃
而後能與同庭同其廣大也亦君是邦者必能志閔子之志懷閔子之
懷斯可與歷下之亭大明之湖同其悠久矣謹以是復命信公而述一
書之以爲記

王俠記

南島守王侯以坦名齋而爲記于家之命名言取諸易履九二之文辭也謹按坦字之義說文云安也楚韻補三著也廣雅云平也明也夫非平不安非明不著廣雅所訓齊無義則其說爲臆說論之坦字之取其以而安也孔安國之坦然明白此取明而著也言義雖殊然苟平易矣本神明著者苟明著矣亦未有不平易者豈二者未始不相涵也諸

易之說所以平易明著釋其說易者復於古人直言以安靜正固釋之
 其意以為道雖平易而明著然非安靜而正固者固不能以信之也故凡
 以為必難斯數者而後其之為然始悟太極易道之大不難乎陰陽而易
 重卦又陽皆從乾陰皆從坤乾者天下之至健故以易而知六坤者天
 下之至順故以簡而作成物人中立乎天地之間能知乾之易則其心明
 白而人易知矣能知坤之簡則其事業約而人易從矣履道之平易而明
 著非有得於乾之易乎其安靜正固非有得於坤之簡乎惟易也故能
 知天下之陰惟簡也故能知天下之知天下之陰則必不陷於陰矣知
 天下之阻則必不困於阻矣不謂之坦而何哉雖然人知履道之坦而不
 知坦之坦然者太乎心之坦然也無坦然明白之心何以能履坦然平易
 之道無安靜正固之德又何以能久處於坦而不移也蓋身一身有履者
 焉非坦然者不能以久居也有正位焉非坦然者不居於正位也有正路
 焉非坦然者不能以久由也否必無偏辟好惡之生於心然後能通義
 通道而遵路尤必無偏常沒則之見於事然後能為平之而正直平也
 直也正直也此道之坦然者也無偏辟好惡也無偏常沒則也此心之
 坦然者也以坦然之心履坦然之道其主侯之謂乎昔吾與徒並仕于
 朝見其官者有守職事能斷確乎其不疑然然而自得及來江西二年端
 坐一堂之上而士庶莫不文聲洋溢問關賦政之中朝觀而靖而陳使
 民數事民懷陰受其賜非其坦然者有乎矣耶致
 主上之信從者此至是坦然之效著矣嗟予主侯者其真能体道哉一
 身而有志乎納斯民於懷者歟

梅泉亭記

洪武己未正月，奉旨自遼東謁帝，官三僕，拉去一僕，賂執滿殿，殿庭
子齊園，市楚香，啜名清話，竟日，顧視壁上新畫，輒山水清脫，因

雙笑記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卷之四

美名斯彰也... 仁得仁而王者之美在我矣因言于記後美以廣之云

竹隱記

予自東歸... 秋多矣無不宜也夫運所以為花君子以此中通而外也故於

之若竹之為君子則自古言而巳然豈不亦其中之之盛而然之五乎... 之所有則其雖老矣猶能武公之朝夕終成也而為焉

朱一齋先生書後卷五

詩

贈陳鼎甫

士行為... 帝京曉煌... 心相慶只見白子母安否何如之...

九月初一日庚午出龍江

清辰辭 鳳閣薄暮出龍江

雲渺渺、海茫茫、似曾身長從他鄉、即故鄉、

龍江初整棹、迤邐到瓜洲、本自宜羅、何堪與、願謀身、從天、
落心、向海邊、游千古、乘機、嘆令人、懷聖丘、

辛未至瓜州

瓜洲今日北兩岸、盡官舍、却憶東南富、來資百萬強、自天威、
混一、率土、物梯航、盛業今如此、何辭、數異鄉、

壬申至邵伯

古人有遺愛、召伯表芳名、似此留傳、速能無、傾慕情、虹橋橫、
水盡、船急、趨程今日、經行、知思、緊出、至誠、

過高郵城

昔日城池險、曾聞、鉄不如、廟謨、嚴守、禦民俗、樂、樵漁、野色、連、
碧、湖光、接、大、唐、秋風、正、蕭、瑟、變、舊、觀、蹟、

癸酉過寶應縣

行經寶應縣、風景尚蕭疎、岸路、連、長、陸、川、流、接、巨、湖、游、魚、依、
葦、飛、鳥、下、平、蕪、茅、屋、如、鱗、次、青、常、酒、可、酤、

晚過淮安

岸形如偃月、水勢似彎弓、人向、天、涯、去、舟、從、橋、下、通、馬、路、難、令、
達、院、猶、豈、途、窮、為、朝、朝、中、交、別、隨、道、日、東、

甲戌過排浦驛

迨與武陵異、偶然名字同、祇知、迎、驛、使、豈、識、問、漁、翁、脫、質、熱、難、
柳、浮、生、愧、揆、逢、何、由、訪、仙、境、不、與、世、人、通、

乙亥過宿遷二首

自教桃源驛、宵征向宿遷、客心、悲、遠、役、夜、月、近、初、弦、露、重、衣、
滋、風、清、帆、正、懸、東、行、方、此、始、何、日、試、言、旋、

家、茅、蕝、屋、憂、草、為、薪、財、事、雖、云、簡、民、風、亦、甚、淳、郵、亭、方、
送、客、驛、鼓、已、催、人、萬、里、遠、千、接、輾、寒、愧、此、身、

光緒庚子年抱病是夜發亡

萬里攜妻去、其如、老、病、侵、呻、吟、常、在、耳、痛、苦、自、傷、心、孤、死、休、先、曉、
禽、飛、返、故、林、只、愁、心、中、道、折、空、使、淚、霑、襟、

丙子過邳州

舟行江、穩、睡、醒、眼、見、邳、州、碧、嶺、當、秋、淨、黃、河、自、古、流、鷗、群、依、淺、
渚、牛、犢、卧、晴、洲、獨、有、孤、臣、苦、常、懷、去、國、憂、

夜過呂梁

驛程何太急、夜過、呂、梁、洪、關、愁、真、寧、蘇、通、海、聖、功、風、雲、運、為、
星、月、照、龍、昌、碣、石、知、何、處、出、然、然、海、中、

丁丑過徐州有作

客裏逢佳節、即因、思、戲、馬、臺、舊、樓、今、寂、寞、
將、東、坡、亦、間、才、英、嗚、呼、已、笑、過、者、為、心、長、

八日丁丑至徐州城下

笑翁卒治徐州、具、葬、畢、日、已、夜、神、淚、登、舟、而、去、
病、妻、道、道、隨、翁、卒、奈、渠、何、老、眼、淚、難、少、中、心、痛、已、多、排、漿、唯、自、
貨、難、賣、誰、歌、亦、作、他、鄉、鬼、孤、魂、寄、蘇、蘇、

九日戊寅哭妻

九日今朝是、孤、真、何、處、歸、無、心、同、落、帽、有、淚、且、看、落、衣、風、勁、水、聲、
急、天、清、露、氣、微、生、成、幾、回、有、使、風、心、遠、

徐州道中七首

徐州道中風景好、有、畫、美、工、自、不、堪、綠、水、青山、如、油、石、如、脂、似、似、
看、開、江、以、詩、畫、重、出、云、當、懷、樓、飲、此、酒、東、東、親、重、金、生、端、荷、

聖恩

已卯至沛縣

漢相遺卿日惟牛騶馬同扣盤餐思歸何極想歌風野岸秋花白
河洲曠日紅至今遺父老猶說歌風公

河水清

誰言河水濁佳似江清冰凍天河遠波瀾星月明洲頭承露臺
野菊支風輕萬里承權去飄蓬老此生

妻已三朝

一朝永訣萬里孤征不致高聲哭恐令同侶驚故衣猶在機
新機就為銘何日旅寄還招魂表孝誠

沛縣途中

此處送秋船帆高帶夕陽幾枝綠葉茂陰森森首長橋柳絮盈
官耕大粟土塲聽渠相指點何事老離鄉

河水為愁

自古河為患今秋一小文舟渡桑下過帆向東邊面連艇同居止
乘舟共往來古人歌柳子慷慨有餘哀

庚辰過魯橋

民舍茅為屋官亭石作堤遠山雲漠漠平野草萋萋危橋依中
澤牛羊散牧路生多遠志何日遂幽棲

晚至沛縣府二首

牽繩循河岸撐篙過石橋橋高幾集三沙津白魚跳水接淮汴
遠望連海岱遙老身無住著短髮任風飄

內水以外水長亭無短亭萊根出土白柳葉拂波青綠東來填
雲市桑麻滿近河登舟日已曠明眸不須停

辛丑入安山湖

湖水渺無際滿江新草華天風能送客川石不渡人雪浪排空
開雲山入抱如此生隨萬物何必獨傷神

入北河口

舟行入北口一道水渚茅屋東西列河流左右通馬嘶桑榆
下隄繫柳陰中遺棄後人打因知民俗豐

壬午至柯城驛

晨入柯城驛曉曉黃石祠一編神聖客千載帝王師河流秋浩
野雲樹曉參差去未幾延年枿亦松良可思

終未至柯城

望遠愁難遣臨風舒倚遙觀水無牽綱河魚酒至類同
飲文成終自書待舟之未至獨立步躊躇

甲申月留柯城觀山東運船

運運山東粟迢迢北平石般衝激過雙柳境風行共語軍情
急當令國賦均流無憂無警報里共惜聲

和北平奏張張孟良贈之詞上

會同來會到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仙
短髮蕭蕭為帽重等心烟白雲更休啼去就留物應思金行歲幾何天

補瑞金縣令全近仁母崔氏挽詩

桐城無多日那堪二豎侵雲山千里目桐樹石羊心刻石銘新
痛題詩續傳吟傳聞方墓處通孝為浩博

題柯城驛丞趙仲仁松雲詩卷

嚴現在故鄉白雲在空谷雲因念親老勞心目朝看離上飛暮看
巖中雲雲有往來期期無往來期天長路長重東郡河流縮兩地遙相

望裏風林木何日外
向雲林水廣醉人人生會有時骨肉自香
請君每爲我奏我功也

乙酉自河城赴濟南

金華里遠利盡海東
陽穀縣輸玉關山河壯
勁固濟南多士樓下有
名儒却憶陽陵今嘉言
協典談

丙戌入濟南城

濟南大港地七十二流
泉碧水滄海遺蹟猶在
田玉環園且濟金線
漸還遠出突九堤臨
流意灑然

布政使公與開宋二系政留飲醉舟中

高堂華宴設不旁飲
厭醉騰面紅爛帶任
黑甜丹心唯白信白髮
竟誰早被偏冠誤誇
夫未許清

丁亥山竹小清河

山東亦魯地二國
舊相以官有魚鹽賦
民多粟麥場小河滄
九曲茂林竹首獨
並更優者高歌送文陽

戊子舟小清河由鄒縣縣界入泰山縣界

多乎猶在耶忽後至
長山勢連千里曲曲
幾幾身同清河冰心
共白雲開關說遼東
使名高爽

舟中書所見二首

五牛牽一車四牛曳一犁
畊由不替力運物豈愁
遲正路冷草枯候天寒
稍熟晴農亦真快樂
父子共熙

清河五百里觸目興
悠忽客用驢馱物人
驅牛曳魚鮒楚按東
東熟不論錢券得移
家住教兒學種田

由高苑至博興

博興與高苑兩縣路
遠近綠柳堪爲管紅
藍可流不終深公窮
事

與綢繆蘇詩詩識儒書好居然能化夷

三臨淄

淄城俯淄水昔日稱
名都季子已懷印荀卿
空著書縱橫時尙仁
義古云迂唯有魯連
子人稱絕世無

河小舟多相輒而過

兩日清河道青州自
此通船多真礙港衣
薄不禁風岸曲野花
白山空木葉紅繁舟
今夜月佳與與誰同

已丑至石辛舍舟而車二首

舟行二十日始復聽
車音父子酒載詩篇
許共吟風塵雖睽目
波浪不驚心試問淄
灘水如今幾許深

幾輪登遠道數窮控
羅牛負重難堪取行
遲亦可憂方將浮碧
海且復陟青丘白頭
又西沒行人嗟未休

庚寅入壽光縣界二首

晨入壽光境秋深氣
候同麥生方出土葉
落正隨風野迥衣
裳薄天寒霜露濃
曉曉如有日甘作釣
魚翁

折風中黍蕭蕭露下
葉始落時物變轉
覺道途長報國心
常赤思家髮已蒼
故鄉頻入夢烟雨
暗濤塘

辛卯建稻田驛

陣風吹古道落月照
空山鴈過人開戶雞
鳴客度關愁多心緒
亂身先髮毛斑欲就
君平卜茲行幾日還

聞鴈

汝向江南去江南吾
故鄉雖無書達意却
有淚成行淡水海頭
藻良田足稻梁危鷗
堪作伴鷹鷂亦須防

過離縣題孔融廟二首

博興與高苑兩縣路
遠近綠柳堪爲管紅
藍可流不終深公窮
事

羣賢當漢水北海冠儒林蓋
英氣平生忠義心殘碑若
鐫鐵壁綠苔侵今日經祠
懷人寄短吟

未展生前志空留身後名
談傾四座正論懷秦情尚德推
此恨幾時平

壬辰過昌邑縣

近市慈如玉誰家翁似金
傳家寶鑑清音久客琴書
注月自長吟

過新河驛

夜過新河驛前途正嶮巖
霜降寒風月低時隔岸村春
急臨流車渡遲老身方困頓
道屬難希

癸巳過萊州

昔日萊夷地今為富庶州
連海氣岸柳陰河流有客空

彈缺何人共泛舟身衰心尚壯
此作踵前脩

甲午過諸橋驛

有山皆培塿有水亦污潏
秋沙白荒村木葉黃家澤
作戶更士為床試問江南客
如返故鄉

乙未黃山館過雨

七行將近飄零何處歸
涼風吹破帽凍雨濕征衣
碧樹此時變黃塵今日稀
故鄉消息斷惟有鴈南飛

題黃山鋪

十里每一置何憂道路長
黃塵不起白屋遠相望
東海管寧地南州徐稚鄉
兩賢同節操千載共輝光

喜山東從事崔卿到

別來歷幾日相見復開顏
把酒黃山鋪詩話海濱車中風

氣冷衣上雨痕明日為舟去乘槎早還

丙申至黃縣

黃縣近東夷昔聞今見之
去天應萬里到海不多時
隋卒征遼速秦民饋餉疲
絕今歸一統老幼樂熙熙

丁酉至蓬萊縣

兩年居樂苑一日至蓬萊
海上烟波隔人間歲月催
野鷗泛自泛仙鶴幾時回
唯有至喬為雙鳧數往來

廿九日戌戌刑部從事仇文炳

累月陪歡咲君歸我獨吟
幾時重會面此別最關情
匹馬回京遠扁舟過海輕
故人來問訊為道老夫名

題沙門島十月二日

泊沙門島相携謁廟庭
烟飄島嶼柳樓高芳馨

高僧自羣山入戶青神
聖報真僧使志寧

望三山島

五百四橫士齊心出至誠
寧為同日死不苟一時生
島有鳴呼歸人留慷慨名
至今觀信史遺恨幾時平

望三山島

辭家萬里遠過海一舟輕
去有南風送歸應北客
迎孤峯矗立筭雲峰
似連城安得飛仙輩向吹子晉笙

海上諸山

昨日南風送我去今日東風
送我佳我願神秀登客心
送我直上遼東路海中之島
盡入圓前沙後為呼田橫壯士
吁已矣徐公餘女今何如
缺山之石如削鐵石門之石
如鑿雙關門風塵不可到惟許
神若自怡

昨昨夢靈官對我言海山
豈止三神山黃金為臺銀為屋
只在縹緲

泊和黨島

至金剛驛本軍中秀才崇景岩韵

文和柴景岩韵

金州早起

至福馬

與朱荆張王二指揮同宿諸窩鋪

長短句

公騎驢兒牽車重荷擔追隨風折草莫阿星囊童首

至善至美

贈以中子

無疏通騎馬相印

詔許還鄉

將發遼東

山河搖遠無烽

跡禍所嬰卒

題遼東八景

遺廟不知何代建松樹遺懷古人載
開午夜風涼起疑

半天風雨來

右古廟松風

仙人已乘白雲去仙手猶擎
秋月寒好共洪崖同跨鶴更招
子晉共乘鸞

手山謠月

八月秋高湖水平湖邊夜雨共誰聽
就中還有江南客寓得

西湖夜雨

龍潭之水何紫迴曉霧濛濛
午未開應有蛟龍現神怪回空
靈氣泝樓臺

龍潭曉霧

太子之河好泛舟蘭棹桂母共
美摘河中美魚有鮒鱖河上
漁翁歌用詠

太河乘舟

露冷風清池水秋蓮衣落盡
絲絲未誰人正把任公釣有客
方眠太乙舟

蓮池蕭釣

古寺已經失火廢香岩掛秀尚
留名至今月冷風清夜初曉
猶聞鐘磬聲

香岩掛秀

冬南霏陳成雪千巖萬壑瑤瑤
此時惟許鶴上翁登至
峯頭有奇絕

千山積雪

遼東集詠十三首

遼東屯田天下無
蒼浪混一真良圖
春夏入屯種秋
粟黍入城還備胡

柳樹村邊楊子科
翰長三葉漢家
今冬開花已婀娜
明年結子豈嫌多

涉溪白石齒齒我
九驅車黃塵汗
我衣惟有青山如
舊識相迎相送不相違

月有清光霜有華
五更初曉路平沙
雄鷄鳴聲登路
遙建

前村五六家

遼東三寶土人說
府攝布衣未奇特
惟有一股鳥刺草
至今猶作軍中機

遼東三寶土人說
更有蛟龍冬積雪
四時泥濘不堪行
長使征夫淚血

州之路何迴
四面高山如赤城
霧氣濛濛疑雨濕
河流

十月遼東饒暖氣
聖明天子布陽和
使人昨夜傳邊信
水薄胡人不渡河

十月遼東饒暖氣
無風無雪無霜
懷寬若非天意憐
衰老衣弊多單熱寒

鳳凰山下古唐城
仁貴當年善用兵
六七百餘年遺跡
在至今

遼將想威名
海北海南同一天
日月照臨皆曾偏
無情惟有風和雪偏困

羈愁最可憐
雪滿空山霜滿嶺
五更上馬竟何如
回頭却羨張安府雙子

團圓擁地爐
寒驅狼帽向南征
雪片紛拂面輕應是
海神散教客故教

王女散花迎
贈刑部奏差梁伯益
七言
當君奉使遼東日
是我憂慮深
解信相違惟有酒
勸君速別無詩

誰憐老病開青眼
共看衰癯瘦白頭
明日還京信相問
為言今晨始結絲

送金州衛令史鄭子
惟吉
昔日相逢君送我
今茲相遇我何如

聖恩許還鄉里數年豈宜容送途樽酒共談思北海
興味想東吳明朝欲上蓬萊閣老病仍煩應所需

別金川衛指揮

我本江西人來作遼東客但願得依長安豈足期

天不許離離華師復言族千里輟跡我鳳凰山高城柳青
城中榮主將威名動塞外出門送我至歡喜見顏色我走同鄉憐我

生華我迎我坐中堂開分華宴設樽酒劇談笑珍羞餽羅列贈以軍
中雜物見此可憐此田春溫宜寒寒懷復為萬里別使我心如

割額斷知已遇惟有良相應期以保名祝以崇明德享祚流長
與國同休戚

贈登州武守宋景淵

我昔乘舟渡渤海、上奉軍中奉食生靈極軍聞我來築節鋪

遠相行我今奉恩還故鄉揚帆直渡黑洋蓬乘便君意我

驛路中斷我無神仙不可知十洲三島使人短奉皇漢武英雄

安何乃及為方主我今乃年六十六月風塵未為得宅年已帽且

道遠求成道安猶可續知曉還多同鄉正五還與神明通登山豈

必我對虎池水宜必愁蛟龍胡胡向江西去安在落境上佳推書

一束酒一盞開明引轉松風度此樂人間信有之何須更買他山酒題

詩寄謝蓬萊翁眼中之人五老笑

寄掖縣丞兩子奉
不見故人今五年南南相遇意懷素羨君正舞朝天為顧我方
登渡海船此日傷心處懷望何時手更流連

寺謝博興縣官

聖恩已許還鄉里過此能無寄友篇

晨發華氏在暮歸興縣、直載與我小美冠君若劍佩未相迎
笑見顏面而我默震新賦我青精我取方病風苦樂得取取我
望方苦寒布袍藉溫煖有非心所親安得情戀平明出城門祖
錢列芳宴客賢士七人並繼清河畔我舟既登君馬亦駐感
此真賞情百年能幾見報以長相思初以雲路遠數勤寄謝
用易徵完

寄謝歷城知縣

自入清河向歷城擬從子時聽琴散祇應鳳鳴惟新製遂使飛
失遠迎山東布政使司司各縣知事、人馬里還家難自定心
報國竟何成解鞍暫憩長法驛瀟灑筆題詩寄謝誠

題五道嶺

峻嶺俯臨肥子國脩途曲折此揚秦秦魯魯魯見昂昂雄雄

過汶河

汶河冬月水湯、閔子嘉言不可忘載姓名同志為祇緣同是在溪

出肥城望兗州有感

此去兗州無百里無緣得向孔林游驛大道遠同天地勢令隔心上求

州官予友也因作口號

寄語兗州盧太守、蓬萊東遠客已南歸故人相見不相見

寄語讀州張太守

蓬萊東遠客已南歸故人相見不相見

寄語泰州太守

蓬萊東遠客已南歸故人相見不相見

使君五馬白奇毛皎潔霜雪其護此神駕
從游禁苑中天廡乘復象臨中一四飛夜
白遶黃龍圖觀色同

唐宗老詞伯別久意殊致病障方歌袂長鬢忽扣門呼童烹
煎鯉對客酌清樽眼目能相顧新詩擬共論

芥一齋先生志狀序

序

送廣州太守張君序

洪武十七年八月二日丁卯...
之驛時廣東府學...
公知貢舉按察副使蕭公...
五元誠謂州...
太中張君...
落能感諸...
來果自有...
之款上司...
程式者...

八月十四夜苗山真集分韻賦詩序

洪武甲子八月...
公館我于...
受南雄...
劉公...
文良可...
耳林教...
聽者...
考公...

即指香山而言...
高聲...
獲美...
遊放...
相...
皆...
有材...
以為...
我因...

金節婦詩卷後序

是理流行天地之間...
此理之出也...
能不...
貞節...
以...
又...
難...
與...
若...
妻...
憾...
掩...
子...
子...

勅廣東布政使司轉知婦志也以其事學子且其妻之即婦
夏侯令女之即史傳婢乎不可及也然其妻之父母其初欲
奪而嫁之吾無取焉今婦之父母兄弟非惟不忍奪其志且其
以成其節而門之賈有如此前到婦之名何患不與其妻之
世哉是事也廣文翁對古既為之傳乎一時同校執事君子或
復各有著述其後故手操其大略而為之後序云

送廣東都衛指揮使王錄廷葬詩序

古人有言天下之大戒二事一曰積善之家必必壽考之至也臣
之於君不擇地而安之則以為忠之盛也臣之於君之責盡矣洪
武甲子秋遂校新廣東布政使司勅諭余曰都指揮王公重厚
簡默仁孝忠勇軍民稱頌有聞先往永平衛指揮使印安初養
洪武十四年調出衛受命即行年啻永平未幾而陳氏與疾而終年

廣東志

七十有九矣計至奔喪營葬子之職也而重務交急矣余為城之丞
經營政務雖微而不敢以私事請是知人臣之於君也豈易
山海衛公仍為明年調廣東和指揮使時領勅勅相燭為文公修
器械繕緝印旅踰越險阻扼其要害營務東勸勸勸令備具營務以安威
招徠以立信忠義數千里稱險固者靡不平安之用和編厥績焉
乃喟然嘆曰吾母在葬孤已四年矣而宅未下體魄未安吾惟無以
備吾母之哀而虞村之禮弗克成何以慰先人於地下乎乃謀之僚屬
具其事以申於府府以聞于朝

主上曰然者方以孝治天下可使子無一日之暇以養其母乎公既得
請乃以裝戒行如樞府永平而歸葬於漢陽布政使司公府內公廣
之碑而誌詩者各賦詩以美之而謂序之乎謂公守太原至若永
平山海諸山諸衛以攻則足以守則固以禦則城池高深而敵企莫敢

犯可謂不擇地而安矣今中府之文公既在廣武故其妻之即婦
服解而西海之民思其德而後葬其母得謂之
孝乎傳曰不忠臣必不孝子之而未有孝而不忠者也忠而不本於
孝者也世世能孝者臣子之道也而布政使公之孝可謂信而有
實矣敢不述其事而為之序

劉尚德東陽詩序

洪武甲子秋九月某校新廣東布政使司勅諭余曰陳君煥文升都
煥文為子言者及劉尚德言安之安也劉國之學也文學名
者國時弗靖聖家遠播而南依惠州三守彭亨存其妻之父也
故得相依以父今所有已歿尚德扶君南權郡守以禮聘為郡文學訓
生尚德相父乃在東陽是下乃自歸為東陽而終之海有在東陽
稱之一日召諸子語之曰昔者吾祖居東陽之君是生先夫

廣東志

長於是豈忍一日離然不夫若時也一遷而至今不能復若時也
抑吾雖不能復豈可使諸子無人先竭以奉先人之祀以先人之禮
田庠以歲時酒掃先人之墳墓為父遠計子諸子奉命為德之心如
此可謂厚矣敢請一言以序其德善聞之曰君子尚德乎是德禮
樂之本矣樂者樂其自生也禮者禮其自出也禮者禮其自出也
為難不知本原之不可忘非智也知之而弗能踐之非仁也智之以知之
仁之以守之惟達於禮樂之本者能之昔太公對子墨子比及五世猶
於周不忘本也鍾儀執節而南音莊周曰其為不忠也其為不孝也
自出則一子以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惟時者非勿喪其本尚德既東
陽自稱而弟以是稱之朋友以是稱之至其國父無不以是稱之是
東陽之名常播乎耳而先人之德常不忘乎心此其美善如也義也
豈有知而已德厚以之訓子而孫而一家之德無不歸於孝君知也

水月軒書已

雙魚軒記

凡物之變然特出者其受命於天必有異於常物甚矣言變難知也
栢之後凋各讀記札者之言又知松栢之後凋實有心也夫公西赤

維松亭記

天下之至貴者莫如松柏之所以貴者以能不失其性也。能不失其性，斯能永保其命矣。是皆其餘之直上倚乎重雲，其根之深下蟠乎厚土，可以時世計而非可旦歲月計者也。古人以松柏比君子之壽，有以也夫。廣東布政使司副金公饒之郵易人也，嘗送客_五，嘗言洪範五福，以壽為先。能壽而後可以身諸福。今年年七十，地尚得七月而喘喘然。居之亭樹之雙松，吾夫婦優遊其間，以食其子之歲，以諸借其之碩，是吾志也。子其為我記之。書曰：天下之物，其性短有數，非可以一律齊也。觀乎松之始出于土也，纖者為莖，不為牛、羊、豕踐履者，幾希矣。及夫大木拱把，橫受乎榛榛櫟櫟之中，能不為童豎所採樵者，又無幾矣。迨夫假之

以歲月小之中標標大之中標標則工師從而顧盼之能不為人而剪哉
若之無終其惟其出於洞壑之幽深乎崖谷之遠牛羊之呀不使人蹟之
所到然後乃得三馬亭乎物表矯乎雪外飄風鼓之若蓬蓬
迭素此倡而彼和凍雪加之若虬龍之峙立此低而彼昂百尺之絲千歲
之木轉相依附啼月之橫果雲鶴互為朋侶而父老過之者莫不瞻望
嗟嗟而起其愛敬之心若是者殆亦有數存焉非偶然而得之也人之生
也何獨不然始生而大折者牛羊之呀踐履也年少而仕宦者工師之呀
顧盼也蒼顏白髮老而耄耋 朝廷倚之以為重蒼生賴之以為安而
內助之賢亦得以共其耄耋之壽比者固天之所假以當今日方面
之寄甚不偶然也所宜竭忠貞之誠殫老成之慮先公而後私先國家
而後身謀侯夫治功告成 丹詔賜歸然後角巾私第樂春酒以介
眉壽永為晚也當此之時程子所謂未變其內助婦妻其刑家者不
在斯人數善與公俱江西人故樂為公記之他日聞公之婦又當棄世
扶藜杖涉歷湖山相送茲亭之下則斯言信而有徵矣

舟行呈戴先生行可區子正即

南浦遙橫浦舟行十日程衆星皆北拱二老獨南征野色茫無
際江流遠有聲心閒機事息鷗鷺不須驚

過九牛驛

中炊遠客因公暇夜擁單衾盡於絳山以輝牛牯載驛舟如絲鷗迅飛邊
縣崖巖臨風長嘯求黃茅茅帶露華猶有驛官粗解事刻木盈破酒壺危

飲南康酒

彼美南康酒昔聞今飲之龍揚非換字對酒且頭詩載今歌相
似區郎醉莫辭明朝過嶺去休違雨淋淋

贈區子正南歸

區即南海人負美於球球頗多主奉命求法於數方僧某得過
所請清晨解纜薄暮登道同介中何味有旨酒甘且柔我子能和我
酌子能酬我不繼我詩不調銀飯成子能書玉笥胡胡也孤鳳
鳴矯君龍遊此樂不可極涉險如夷流舍旅過煩勞乘興清愁
毋坐高堂常懷倚門憂望春甘旨報服羅珍羞子既得為母常
休詩以贈子歸用比明珠投

度庾嶺

昔人浪說庾嶺梅今自登臨亦快哉冰霜後北去使車來向南來
柳花開下惟青草水相和雨盡綠苔自春傷思賢太守相後公儒鄉公倚杯

題張曲江廟

先生有道傳伊呂天子無心逐李楊寶鼎重增嘆金鏡聖聖亡
紹胡華章堪信指婦便城下可傷官自福勞祭酌知忠貞久難忘

庾嶺道中

蔭覆過嶺餘星露涼風地祇心好樹連山綠翠色愈發近接溪陰
湖泉激石數鳴至山鳥娛人色深金鼓動來終繹道知滿堂空南嶽

八月十四夜分韻得登字

番禺高數仞累日此同登今夕復何夕有酒喜如瀉明月是吾友
清風乃吾朋清歌振庭樞舉觴愁不能

十六夜分韻得夜字

海月照空亭山風起良夜舉酒追情懷校文得餘暇壯志多紛紜
襟懷自滿酒此會豈偶然諸生賴陶治閑野得明珠珍重連城價

五羊驛公館得冠字

聖朝重輿輦藩閩榮冠冕披瀝貴得金板闕良獨難取彼白
屋王休之青雲端驛駒已載賦斗酒聊共惟

臨渡西山麓白雲何悠吾親舍其下均走懷耳落葉不可卷逝水
 不可返遊子悲故鄉別親日已遠雲飛可喻遠母在難辭家書無片言具
 索此道路昨日細親來老母幸無恙教讀南書大慰母倚望阿母望
 兒歸兒歸來有期頭發如髮條慰子長相思人言花信何如蓮鄉草他
 日乞身歸綠衣為母壽

題度叅政使呂山蕭公懋翁軒詩

兩簷長松軒外生公傲橫琴愜幽情思沾雨露千生並氣冷坤樞樣清
白鶴巢枝長伴青牛伏地可延齡何妨更相題霜柯獻晚安參差結盟

頤冰齋詩卷

烏臺御史直明人道是玉壺水事起如雲冷圓外豈為孤鶴移
有志憊高吟首無數絲不汙蒼蠅何為中朝絲學善揮博人未能

臨江府廬江縣法雲寺

人生天地間聚散如萍浮離合在俄頃孰知其由淫俗會禱士志懷所
軻仁儀自瞻擢出持憲蕃閩頭旋宰石康邑楊執捷南陽今年該多去復
作番禺遊悠數載間南北解仕暫何所水上萍踪落任去晉無報亦無
蒂索茲復美充我及諸父累月同唱酬歡會固可樂誰知離別愁分袂
從此始努力追前脩

廣東雜記

嶺南瘴癘地江城蕞草木我來倬煇爇炎熱不可觸焉得難已慮蕉葉黃亦
劫熟踐葉難然陳嫩竹間深綠望翠羅瓦筵要悲心所欲維恰幸垂青紫
角曠紅玉索爾益同卿作樽中舞對詩書故人予以記殊俗

過胥江

吐江波瀾綠嶺石嶸岩檣樹根垂地綿花枝連簷海屋翻耕野

草藥綱目卷之四
藥酒類
飲柳絮莫屢添

源翁今日何開朗水闊天高氣清爽
水嶂層峰中斷處忽看紅
野平如掌盡數似駛不堪聞但見驅牛自來往

九月初二日兩司官送別江樓醉卧舟中起而有作

公射水接天兩司餞別意惜主人上馬攜面顧去客登舟且
醉眠射席晝燕如李廣乘槎應得似張騫

聖皇山曰崇文治倚着英氣觀日連

也又嶺南山惟石山竹木蒼翠其土山反童故無草木蓋可怖也

充當物像作是誰欲非鬼神由造物我稱天子豈知壽不長物為盛
南竹皆從石上生有木亦從石中出海濱兩峙其間惟有香炉无突
癸五風十雨調四時民安耕鑿咸熙世間太平有樂萬景然香祝

天子 九月 亥 清 鑒 道 中

三歲今朝七十年。數家酣飲酒如泉。表容瘦骨同枯鶴。疑殺蒼蒼愧老仙。
辛有文書傳海內。況添甲子在人間。當時邑大信相權。使我中心為坦然。
為李二兵馬賊問月篇

李侯嗜酒最難謫世其快飲時亦似熟川待月不盡求我問月爲代
爲姬娥答聊使飲者薄月行有常度遲速皆在天既晦即爲朔既明即有

弦三五爰又缺三五缺弄圓還出非有徇早至非有偏一年十二度乘生
如攝攝治化由此成歲由此全至公無私照顯時時自然其尔有私
為尔斯几延白園狂斐尔狂乃其鶴詩以示至理智者宜察所

補丸行

源出虎雖食血肉其如。虎妻哭其夫母哭其夫其如。聲徹天翁怒。
 結陽三守才。武吏半咆哮。猛如虎張弓。快戟列網羅。獵者蒐山窮。討其如。

命匠陸家刊

〔明〕張適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王氏十萬卷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甘白集六
卷《提要》

[illegible]

甘白先生詩集序

甘白先生詩集凡六卷其孫大理評事祝承命子父

於翁之所刻也先生姑蘇人姓張氏名適字子宜自

幼穎悟年七歲即能賦詩彈琴九歲能誦五經十三

應江浙鄉試人以神童目之值元運將革遂不仕

國朝洪武初與渤海高李迪諸公同徵脩元史授

工部水部郎中無何乞歸鄉里日與周正道陳惟寅

及李迪輩更唱迭和而先生才思尤敏捷方其吟咏

直欲旋斡造化牢籠萬物使無一或有可遁者先生

將以此自老而復以明經薦授廣西理問歷瀕池魚

課及宣課二司大使遂終於官先生所作之詩甚多

遺稿若梁園南湖江行滇南諸集藏於家者迨數十

卷兩遭回祿今所刻者纔得什二三於煨燼之餘及

及士林傳誦者而已雖然昔人於詩有以一篇之佳

一句之美若崔灝之題黃鶴樓林和靖之暗香疎影

自足使名聞後世今先生之佳篇美句求之集中豈

少哉是亦不足輒於此也經曰詩言志蓋詩者志之

所發然則誦先生之詩者殆此可以識先生之志焉



先生之志有所未竟其將竟之於祝乎祝予同學友
而翁放又與予父友同觀是集故為序而書之
正統六年歲在辛酉仲冬初吉通議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同郡陳鑑有戒書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一

樂園集

琴操八首

南風操 虞舜作

嗚呼巍々乎天之大方其孰能則乎我德弗嗣言可
結乎罔敢弗協恐其不允塞乎我歌南風四海其永
謏乎

浚井操 虞舜在林琴時所作

日出東作方日入以休罔知其勞方子職當脩父母

之不我愛方我思何尤若井當浚方危不可投欲順
之弗傍出方恐親悔之無由嗚呼極天下之所欲方
何以解憂

歸魯操 孔子在陳時作

嗚呼厥初生民方道豈遠而天下無不可為方我豈
忘之衆人之嗤々方寧舍安而處危瞻彼魯邦方盍
歸乎來變然成章方小子何知歸與々々方裁之
在于方

箕子操 箕子諫紂不聽為奴時作



風烈々切我膚雲冥々我育眸攢室家將摧死當以
扶既去既亡曷宜同途晦明不息後或可圖彰惡悅
民豈忍為乎嗚呼嗟々我狂當奴

仰聖操 顏淵作

高方聖方或後或前方仰不可及方鑽不可入方恍
兮忽兮豈者冥而深默方日力行其有積方卓爾其
有所立方末之乎終當造其域方

思賢操 顏子死既卒哭夫子思之而作

嗚呼斯道不傳哲人其萎好學穎悟誰克似之終日

如愚退發於私心方孔仁三月不違簞瓢陋巷其樂
怡々仰鑽瞻忽竟領其微假之以年化日可期復之
宜慟非子其誰今也則亡嗚呼天寶喪予天寶喪予
去齊操 孟軻作

足汲々方豈予好遊樹口諄々方豈予好辭千里來
見方我將有為不遇故去方豈予所期今當出晝方
我心通々王庶幾改之方予日望之

春江操

春江之水方湯々其流我欲濟方不得其舟始上者

驚弓汎口手鷗與波下上弓與我同儕欲採瑤花兮
在彼中洲芳草萋萋兮道阻且脩懷哉佳人兮我心
悠々朱絃疏越兮聊寫我憂

來鶴辭有序

吳郡周公友實甫一日謂適曰余少時值母夫人初
度日列燕在堂穀核豐潔舉觴稱壽曲盡愉悅爰有
厚鶴橫空而來盤旋戶庭飛鳴逾時若有所祝贊然
衆皆驚異曰顧其堂曰來鶴迨今四十餘年未有紀
述今年王先生息菴為余記之而周先生拙逸又從

而詩之子不能無言焉適遂為賦來鶴辭書諸堂壁
俾其子若孫歌以壽公蓋欲其一德相傳愈久不替
也辭曰

鶴之來兮寥廓太清下覽慶門兮盤旋有情堂中之
人兮方祝母齡繫鶴之來兮母壽之徵鶴之飛兮消
好其羽與綠衣兮下上其舞堂上之母兮其樂嘖嘖
鶴之鳴兮冲天與燕樂兮和聲相聞滿堂之人兮樂
且有倫鶴之去兮徘徊不忍壽之徵兮以而足信孝
子之感格兮永法後人

南山有白鶴辭有序

鄱陽楊母夫人吳蚤失所天矢無二志或有諷他適
者則視如仇焉勤紡績以為衣食教育二子成材並
登顯仕而夫人年逾八袞安享榮養可不謂之貞且
壽乎前御史周公伯溫父榜其燕居之堂曰貞壽又
從而記之大夫士咸頌美之可謂盛矣嗚呼婦德不
出門自房中之歌廢戰國以婦之有卓行者方著於
外非婦人之幸也後世俗靡偷風靡清能守綱常之
正者千百中不一二見其一之見君子以為難必累

白之為千百之所勸此傳記歌咏之不可不作也余
久病文思荒落遇閨中晏倫風教者輒不能默焉一
日夫人之仲子宜持奏示余故為賦南山白鶴一解
使歌以壽母或足以為薄俗之勸也夫其辭曰
南山有白鶴兮長松之顛一巢生兩雛兮羽衣未全
嗟然失故雄兮哀哉其鳴可憐慎出入與止宿兮不
與同類而翩蹁朝啄青田之紫芝兮夕飲重淵之清
泉潔心身以自固兮不肯戴夫二天保二雛非一日
兮忽聯舞而共鸞飛鳴乎太清之家飲啄乎王母之

筵或取瀛洲之客或駕崑崙之仙將非凡間之事及時足乎母前歲復歲兮復年鶴之壽兮於百千母之貞兮子之賢松之居兮完且堅曰其居為貞壽兮孰謂之為非然

登高辭

石磻磯兮臨溪泉奔崩兮赴壑登高崗兮舒嘯望天涯兮綿邈時微雨兮歛塵忽輕颺兮飄髮鳥鳴春兮嚶兮花映曦兮灼灼感舊游兮凋零嗟賢哲兮不作望白雲兮巖中見松間之樓閣閒莫閒兮余生樂莫

樂兮余情視死生兮傳舍悟富貴兮雲輕俯川流兮不停感運化兮流行聊隨序兮自樂心坦兮何營

高節樓賦有序

高節樓者吳崑山袁節婦之所居也節婦陳姓適袁而蚤寡終身誓不易其操教養其子卓然成立其子構樓為親燕安之所顏其楣曰高節大夫士傳記而歌咏之前倡而後和余東海上而節婦歿幾年矣其外孫茅澤民氏邀余賦之余挹斯樓之清風感前人之高節乃作賦焉其辭曰

繫斯樓之微轂兮羌兀立兮海隅匪雕鏤與丹堊兮為吾親之安居親道遠以卒歲兮上不愧於屋漏俾樓錫此佳名兮得與人俱不朽初吾親之好脩兮亦何尤而早寡寡翩若孤鶩之下上兮有誰絃以曷能寫寡余秉此忠質兮舍一節其焉趨指九天以為正兮雖深世而不移昔拍舟之自誓兮謂之死而靡他或自剗或自剔兮其傷殘亦安施彼知節之為重兮肯載事夫二天將順義之當為兮豈計人之難行固知人之懿美兮寧有古而無今雖遇事各有殊兮貴

以心而感心何所獨無高樓而咄嚄詎若人之特立兮能振拔乎頽風樓雖圯於百年兮邈清風於無窮亂曰人有常兮不以變而忘兮足以敦薄氓兮傳記既張兮雖百世名不亡兮

夢綵堂詩為余士平賦

瞻彼中林有鳥返哺何恃怙何恃我心良苦我忍我親在天一涯音問久絕如之何弗哀心孔疚晝以繼夕夢寐勞兮忽在親側飄飄綵衣膝下以嬉匪膝下以嬉維夢見之綵衣飄飄膝下道遠夢與神交欲

奮翼以飛恐反傷其道搔首踟躕涕泗如揮音容既
邈道路曷通思不可即幸相見于夢夢不來心摧
我思願自今以往夢子頻來

瞻烏八章二四句

春草堂詩

維林之隈維水之浹有美斯堂匪華匪侈登堂云誰
燕豈之親下堂何有小草咸春之日暉春草離
周極曷報我心傷悲春日尚春草藟晉甘孔足我
心但慮日往復來草悴還榮親年常再靜思忽驚日

住新惻日來斯惜毋金玉足寶所寶維日豈維女之
室廬之崇豈維奉之口體之豐際地極天其曷能窮
百年斯衷鮮維物近幸雖有恃永哀失怙願今終身
不離膝下始終厥事靡不由度何辰云良但躋公堂
春酒斯饗以祿眉壽以祝其慶

林隈九章
六章四句 一章六句
一章八句 一章五句

耕稼詩為潘仲賦

燕民有生所天者食匪穡莫食匪耕莫穡先農立極
民植以粒萬方有憲咸食自力阡陌既易多遊以逸

亦靡弗食民今是習彼美潘仲本務耒抑有田有廬
躬勤且飭既疆既理南東翼之既種既藉迺事孔集
拒枉康邑隨土以宜錢鏹耒耜隨用以施耕耘孔時
茂菁既除每觀殿艾如京如砥賦輸如期陳林烹犧
以享田祖以及燕私兄弟湛之婦子怡之舉觴祿壽
何樂如之既勤以耕又勗以書梁只潘仲遐福是躋

民生十章二四句

而中對齋前楊柳賦楊之枝

楊之枝我不如子無知我心之憂曷其已釋然既

解隱然復來維其自脩罔知所為楊之花我不如子
無家我心之憂隱然無涯既穠我操勿貳我過我知
其脩罔知其他

楊之枝二章二八句

擬古八首

飛構臨通衢戶牖結瓊綺上有離思婦日昃停機杼
俄而發朱絃速響碧雲裏宛轉美古調不惜勞纖指
惜問此何音云為妾宮徵豈無往來客何人為側耳
掩抑周羅彈泣涕零如雨願買生黃金隨形鑄鍵子

又

食無子孫但見牛羊收冥冥不知旦暮之蔽寒木人生亦何為百年每局促浮沉水上鷗忽風中燭昆何所營富貴苦求足中道本坦夷聖賢有遺蹟且將垂暮年永常與食肉

又

妖々路傍花沈沈陂中水燦々誰家女臨窻自梳洗慙々含遠情浩歌露玉齒良人久違棄不知生與死白日盛妍粧終宵淚如雨

又

故人萬里客寄我孤筇枝憐我衰病多况復年差長節堅並且脩愛之宜離掌立以得自支行以不勞工扶持經歲年憂寐不忘仰

又

我馬既已秣我車亦已膏遊子志在行豈憚終夜勞海水自云深泰山自云高悲絲與急管恠々同其調去々涉遠道歲月疾如掃譬彼風中花衰謝不復好唯有恠々懷日夕不離抱願堅冰雪安含情以終老

又

寒候變原野生意偃以微慄烈風氣寒雪落何霏々堅澤鱗莫泳高林翼與休我友正行萬並出復同歸視我如參商各自東西揮方圓豈能周鸞鳥不群飛厄艱寧完軼涉深當濡衣浮名百年內飄忽如風揮

又

冉々出山雲悠々從龍飛相從既得所為澤當及時之子遠歸人雲龍相因依豈無百年期今已傷別離嗟我庭前竹憔悴東西枝終當抱堅節歲暮聊自持

又

川澤多蘭蕙花葉照中洲欲折芳潔姿聊以贈遠遊遠遊在萬里幽香久難留感時易消歇悵望心悠々

又與三首

幽齋夜來雨倚樹含餘清微花階下落好鳥枝上鳴永畫文墨暇逍遙散頰纓纖兒暫勞聽至聊自傾明當還復此夫逃哀世名

又

閒居非夙志偶此詎無由因得謝塵雜汲々非食謀詰朝得閒道夕逝何足憂百年瞬息事內顧懷慚羞

原缺

登山須兩屐涉水貴方舟
蒼居與飄飲卒歲聊優游

晨興

晨興有膏沐蓬首未能容
耿耿抱冲素踰迹混塵踪
何異出羣鶴羈栖在樊籠
謝喧旅江渚借榻當林松
所欲歲有成熙在吾農雖
卒自食力隣家有餘春

送翰北海任靈巖

靈巖古招提飛閣涵太空
我昔登其上題詩碧雲中
琴溫松蘿雨衣含澗蘭谷
風訪古思耿耿感時中心
冲於焉送吾子因之尋舊
踪境空亂天花林迴響

鳴鐘車行度石橋僧候衣
巖松喜子道門方應能依
禪宗

染絲上寒機

染絲上寒機新絲好顏色
沅黃蘇合香映日光相射
札札不停梭織成新樣花
映蝶戲春草鴛鴦浮碧沙
工勤知我年素不自裁剪
官輪悲鵲限蓬中宵淚交
滋

送友人之邵武推官

遯遊京國歲華侵一命南
還雨露深寒東尚存官事

葉牀頭已盡結交金晚雲
零落同官况秋水微茫亂
客心到郡總知懷故舊地
遙無雁寄新吟

有感

太魯非為騰辭楚豈因醴
脫冤何時較籍市遽真尔
幾微貴勇決用意一循理
先民此遺踪後世何足擬
紛挐挾長編尋尺昧行止
唯知要有終罔能慎厥始

漫興

葉落不上枝泉流不還山
迅波流景度安能復好顏
白首不聞道此生空自還
胡不為惜唇從一驅塵寰

坑金取忘險淵珠探匪艱
吾道非由外莫若弗已閑

梁園林館十首

何處是吾廬城西數畝餘
坊存前誓號屋貯古人書
已疾親栽藥供餐自種淮
蔬長年因謝俗戶外少東
車

又

園池雖市邑幽僻絕塵緣
水活元通港荷掃不礙
船竹陰連藥竈雨氣慢
琴絃試檢牀頭藥新來
益我

又
結屋渾依水為扉半是柴雨紅花落檻地碧鮮鋪
堦去住梁間燕公私水際蛙清道多感慨酒始開
懷

又
方池居圃右出隱足遊觀疊石花成岸塗丹曲作闌
鸞遊同腕法鶴舞按琴彈清事無時廢歌成擬考
樂

又
林巖深招鶴磴地僻見山岡羅舞春衣綠梅飄臘雪
香晚岑留日露歸翼帶雲藏吟客設詩散充然思不
忘

又
林密簾櫳暝門清樹石連舍香霽雨霽塵酒及花前
嗜古思先輩傷今話昔年何由清熱時抱春茗淪林
泉

又
本是林泉質功名分定慳文章新中蔡貧病暗偷顏

林鶴心同潔沙鷗跡比閒青登風雨夕無盡夕到橋
班

又
境勝惟棲遲殘碑晚更宜主人因苦詠庄客盡能將
令負盃來客聯雌句出奇夕陽在高樹醉首祇低
垂

又
庭前新種石恨未遇奇草薜荔藤蔭密密蕉叢過
長生常忘兩掃對久引壺觴歲晚誰為侶蕭蕭雨後

望

又
登高無俗物結納豈恒徒小幘藏雲樹昏屏過雨
湖書銘臨座鴈絃調寄啼鳥句樂無他志塵寶覽異
途

贈葉卿東游

吾聞金華之水東連五百滩分流湍瀨清溪渡金華
之峯崑崙而崑崙奇松古檜翠可攀佳佳士濟特
出乎其間王許名節超人寰瀛洲仙翁賦太極琅玕

披腹呈天閱葉生卜居山水清淨與佳友相往還文
采青珊瑚流光照朱顏一朝仗劍來吳下求家數樓
船載書畫更携東陽酒百壺為謁姑蘇舊臺榭姑蘇
臺榭今凋零烏啼花落春冥冥仲宣樓頭好看客痛
飲不數雙玉瓶袖中白玉梭織成五色雲飛不在
下直上瑤臺春欲作霖雨人不知歸來巖谷成幽棲
從容起作鸛鶴舞豪狂猶唱白銅鞮樹陰森綠窻
午季子寒風滿戶搖琴一曲撫雄豚座上有客皆
淒楚請停手中琴且酌盃中酒盡還再沽賓客也

稀有人生功名自有期豪傑從古多棲遲魯連個
終陷海賈傅憂國空歔歔會須飲美酒憂樂兩相違
只今告別東遊越吳下擊舟問明發風塵久而路漫
漫叫殺江南泥滑泥君不少留別我去明日孤舟渺
何處

送僧之鍾山

寶公蘭若半鍾山金碧樓臺澗谷間萬丈龍潭天闕
近千巖雲氣梵宮閒僧歸烟樹晚峯碧客步落花春
鮮班嗟我別來今已久送師何以解愁顏

題江村送別圖

幽居松桂林南山碧相對選客棹舟還久行溪邊待
嘉會勿勿舊游英人在

題濯足圖

滄浪秋水濯濯足看青山佛屋樹_林樹人家岸_水灣
泉分巖石下鶴逐洞雲還彷彿曾遊處乾苔收路
班

陳節婦詩

節婦早年要終身誓不移洗粧塵掩鏡_面服綢生_冠

淚積衰成血愁深髮交綠不從象下客為有膝前兒
無地尋屍_墓唯天諒已知道商心輒感見_船涕常_出
海盡情難極山摧志莫限青春令女泣白晝_故姜悲
謝洛陽鄰媼_倚儀慰子師_禮酬諸友_吊孝_答二親慈
給養唯_操行_棲身只_健惟_蕭條_數廿_載辛_苦歷_多時
所喜孤成立何憂獨老_疲馬_散朝_哺急_寫影_暮悲_離
充美允矣能敦俗終焉見東_吳春秋太史筆_為一
人_松

題趙希遠萬松金闕圖

天閣萬松中岩巖倚碧空星旋黃道內日出紫雲東
單合彤庭冥金鋪複閣雄風梢天上落雲翰雨餘虹
橋檻容栖鳥堤沙藉倦駢花明宮媛佩柳拂羽人弓
仙掌凝瓊露宸筵散麝風羣鳴能舞鶴汀渡可卽鴻
逸豫安群群庶流移念西宮斯固重展翫典感恩無
窮

月卽折楊柳歌

大鈞轉陽春芳物已改故衰顏不復新折楊柳安能
學長生歡還終可守

正月

又
群芳耀春暉翩々蜂蝶來各自成雙飛折楊柳春意
可憐人懷心自相負

二月

又
冶遊紫絲韁風從柳中來塵飄花香折楊柳王睢不
乘居昔歡與懷偶

三月

又
夢斷午鷄鳴初晴復欲雨襟亂闔中晴折楊柳芳花
雨中開雖好不能久

四月

又
溫暑試輕絳佇倚脩竹林胸中暗懷思折楊柳摘得
樹頭梅思歡美調手

五月

又
誰謂扇如月之圓有缺時此扇何嘗缺折楊柳懷揮
歡得涼何惜勞雙手

六月

又
汎舟採蓮房蔓刺傷指苦心暗藏折楊柳掉歌
驚鴛鴦雖起還成偶

七月

又
涼月照徘徊佇聞弄秦箏音響一何哀折楊柳夜滴
若過一刻腸迴九

八月

又
月落天未曙砧聲送回風鄰家正酣寐折楊柳授衣
禦寒冬針在懷手

九月

又
孟冬苦寒霜野荒百草悴青松在高崗折楊柳但願
歡作杯懷作杯中酒

十月

又
天風號枯桑感發日已寒中霜起徬徨折楊柳撥火
盡成灰屋上易白首
十一月

又
歲事已云徂沈憂未能釋歲年徒度一折楊柳人生
不滿首名在枕不朽
十二月

又
五年再別月寒暑順四時願世永無別折楊柳百年
苦句促日一頓飲酒
閏月

子夜歌

懷本良家妹學事無不通擇婿不肯嫁窈窕春夜紅
自從為歡妻行動不相失翻失梁間燕一歸復一出
長比青銅鏡與懷常對面豈意一別離青春無由見
和氣扇春花一歲一紅顏懷年似流水一去不復還
憶昔歡出門曙鐘出自東相思有時置無奈曉來鍾
人前強開顏胸中暗咽咽人飲黃蘗苦不能說歸
鴻與東燕南北不相及流水自東來夕陽亦西沒與
次日一塘芳年不滿百況今長別離憂心可能釋懷

心似貞石一定不可轉歡近似浮雲東西任風卷寒
露零衿衣寂寞秋江潯蓮房雖可憐中心自含苦昔
歡有古劍孰視不稱奇市鬻得庸劍佩使不曾離舊
愛既易忘新歡易成好倘歡有二心誰云可偕老朝
機既相憶暮折還處思辛勤已成匹懷心猶未知擘
衣出空閨移月正當戶月絃有時圓愁心向誰訴持
盃照昭明月明月入我懷情歡如可招一持夜一持
盃

獅子林精舍十二詠

獅子峯

勢雄欺百獸危坐學僧趺絰有山相應獼猴不敢
呼

含暉峯

特起雲成朵高明玉有輝奇峯映初旭霽色舞羅
衣

吐月峯

石勢巖嶮嶽苔花碧更深峯頭明月起清氣逼叢
林

禪窩

虛空本無所學道有棲場面壁知何事山雲共一
牀

小飛虹

飛石跨西東分明小斷虹竹間初過雨花落亂流
中

問梅閣

陽回知幾許同信臘花前月白無言答如叅不二
禪

玉鑑池

鑿池松竹裏不與野泉通風定遊魚息青天落鏡
中

冰壺井

銀牀梧影合玉甃薜花侵汲得水壺水相如渴正
深

雪立堂

堂上立多時堂前雪不知出門天地白一笑似春
熙

卧雲室

榻前輕冉、衣上濕冥、共作無心夢山禽喚不
醒

竹谷

萬箇竹條、風生滿谷秋自今防俗客節下刻曾
遊

指柏軒

亭、軒下柏與意解西來老衲應相示枯枝花盡
開

題高尚書山水障子

尚書潤園生沙漠天資超邁才聲落宦遊南北三十
年飽翫江南丘與壑畫堂退食心神怡天順生納為
合作意匠經營看境下筆爛熳非率略白雲綠樹
自參差千巖萬壑相綿絡何人深築洞遺居佛氏處
簾林間陶淵意掩書長日靜苔磴駐杖春烟薄群崖
多兩洞奔崩一鳥不鳴山寂寞著水石棧豈容船也
根長松可巢鶴彷彿淮南招隱處影團、石鑿、安
得致身從此徒休歲道遥共遊梁高侯高侯誰可倫

筆法何如特健藥常時真蹟不易致勢力逼之愈難
諾況今已自成前朝一綃未許千金博披閱慎勿草
州看筆外之意更求索

潤阿度夏

山中別業潤西頭長夏林廬只似秋雨瀉百泉雲滿
稍風生萬壑月當樓北窓午睡因禽破南澗朝行共
鹿遊塵世安敵雖載道山人還少市人稠

送表兄徐簡齋還江東

吾兄純孝士以客居江東豈不懷故鄉但絕懼兵凶

適茲道路通始得一相逢所驚鬢髮改却喜膽氣雄
固守遼大罷自足超群庸蕭條東吳城蒼蒼棘棘最
廿載離別愁盡付酒盃中親姻聚未足賓朋意方濃
云胡即思返告別遽如：答云父母邦故欲久從容
昨宵促我歸在宇悲寒蒼客却衣裳單况復路重：
終年力耕作及此收成功寒塘魚可筍霜塢柿亦紅
及時釀古酒燕樂共山翁冬者歲之餘課之勤書工
關心事有迹胡可滯行踪空江踏飛航去：追冥鴻
日暮望雲樹余懷渺無窮

登橫山故臺基

日落橫山霧氣收登臨不盡古今愁
吳艷骨終成計鞭楚殘心不自謀
古樹晚烟禽格：荒基春草鹿
呦：不如讓德高祠在歲：誰忘祭祀脩

池上

晨興步池上草木散幽妍
茂林來微颺澄波映蒼天
舟行落花岸鳥拂春空烟
俯視泳洲鱗仰睇鸞鳳鸞
群類各自適余志良油然
吟成不必書典盡還自旋
偶隨靜者輟得謝塵中緣

閏九月九日

閏年非閏世重喜值重陽未識黃楊厄終憐翠菊
香登高無倦屨燕飲豈辭觴
唯有悲秋思酬歌尚不忘

送友人還崑山

雨歇東風曙色微
菱江艇子送潮歸
花明祖席清樽酒
柳拂儒冠白苧衣
上水海魚堪斫鱸
近人沙鳥不知微
烟度滿眼且歸去
莫負春山採薇薇

西郊

東作方興候西郊獨步時有情花朵、無力柳絲、
水氣薰衣潤山光引杖遙欲尋詩若處舍舍寺更何
之

喜琦元璞見過

上人坐我茅屋下解后欣然樽酒同櫻桃雀來池柳
綠琥珀盃墮林花紅滿座書教破白日一簾竹色搖
清風更愛齋童知好客苦言離別莫教、

野步

微雨塵初歛芳郊獨杖行徑邊千柳暗川上雜花明

見雁傷歸思聞鶯驚感友生青袍非憐、白髮已蔓

丁未歲三月登西城望先人墓

寒山寺外古江村隱見先人墓上門遠郡風塵三月
隔滿墩松柏幾株存鳥啼花發仍春色雲斷烟消似
客覓寒食無由將麥飯側身西望淚如奔

送于仁實假館西山

二月閏河水拍天城西爭送鱗船柳搖宿雨霑離瑟
花壓平堤照別筵儒服入山林鳥怪玉琴臨水野童

情遙知絳帳依松挂一榻清風對簡編

三月四日聞舅氏訃音

慈母不存思見舅、今又歿更誰思十年遊見宦携
家去一日訃音今我悲何處和楸埋旅骨故鄉姻族
折歸期渭陽相送今馬得兩裡傷心涕泗垂

寒食在樂圃故居試筆

林館幽居生事微澹然心跡世相違一百五日看又
過四十九年渾是非花落暗隨山鳥下竊歸斜背夕
陽飛蕭條門巷交時絕竹裏焚香自掩扉

雨窓獨酌

意謂陽回必秌情而今抑鬱愈難平一春九十渾風
雨百歲須臾更苦戰爭曉鏡髮如花尽落午牕夢与雀
同成沈博獨酌出簾外挽留何妨更濯纓

寄倪雲林

亂離見說常為客、裡清幽近又聞夕宿只歸書畫
舫朝餐仍對鷺鷥群潔身穢跡緣時悔寫竹題詩任
夜不寂寞江郊君去後相思日暮望春雲

寄王思中思明

盡說王家好弟兄，隱居行義早垂名。未獨叔牙知管仲，恨無昌黎歌董生。桂林讀書江月冷，花樹酌酒松風清。便擬蒼江擊艇子，夜炮相與話幽情。

送宋天章還江西還葬

十載家山入夢思，風塵初息是歸時。臨江得棹乘潮渡，近郭逢餐惜屋炊。親骨肉未安應選地，墓銘已定銘碑嗟余惜。別尤增感不及松前酌一卮。

飲友人梅下

鮮樹亂橫溪，疏花照席低。寒香風遠近，瘦影水東西。

雨雪後明蟾下，烟中翠鳥啼。醉歸迂曲路，隨意踏春泥。

西郊遇王卿

青山非不深，長林非不密。遊子出山來，悠々倦行役。

春日登胥門城樓

城頭華構勢，聳飛西望吳山翠。落微春艸荒臺廢，鹿過夕陽古塞鴈。鴻歸關河萬里悲，興廢城郭千年感。是非唯有樓前太湖月，夜深依舊弄清輝。

雨後過海雲招提寄徐耕漁王耕雲

雨後穿窬萬相青，白雲粘樹濕冥冥。寺後栖鶴松邊露，泉向啼猿峽口聽。徐孺巖居過徑遠，王猷茅屋隔林扃。相與共借栖禪榻，夜粥燈前煮茯苓。

過王卿山居

巖深無過輟，屋僻少鄰家。坐石聽飛瀑，鉤簾看落花。雲松牽薜荔，山鳥啄枇杷。童子樵薪返，蘿房更命茶。

宿山中徐耕漁宅

舊業非忘世，新朝似隱倫。雲生蘿徑晚，花覆石房春。子失大憂無嗣書，多未足貧酣歌頻續燭。竟忘主和賓。

雜燕

數々飛來不離簷，隔簾猶學語喃喃。秋風各自東西去，毋爾新恩竟莫諳。

寄山中李德興

巖館別經年，風塵思惘然。煮泉懷夜茗，聽雨憶春眠。又句頻添蒿藥精，琴數彈移欲來同結屋。未就買山

錢

西窗聽雨

滿軒松影兼雲影萬壑泉聲雜雨聲
幽出沈何妨傷客抱只愁樹底鶯鶯傾

山齋度夏

塵襟抱煥底居城借榻山齋暑日清
衆樹風生琴掩抑千巖泉湧玉錦
鉞爽簪竹房鶯鶯曉牀移石上磯
雲行棲遯且此消長日梧葉新涼別
治生

送許村場司公

放棹出吳門之官到許村雨餘沙草
軟日落晚江渾野色供詩料離愁
托酒樽亭民正彫樊橋首望寬恩

題送別園錢友

江雨饒初收孤村水亂流岸明潮浴
日波白渚眠鷗柳絮粘離愁雲花上
客舟沙頭無酒市臨別詎忘愁

題宮人汲井園

燕子歸時風滿林碧梧月上思沉
一轆轤鼓轉銀牀清望斯君思似
井深

詠五月菊

常本昏秋發茲花獨夏芳葉迷萱草
綠色並對葵黃商顯疑私應爰精
幸弗傷菊金攢翠萼和麝拂幽香
已得沾梅雨何須傲晚霜紫枝明
葛袂高艷照蒲觴畫畫卧人驚
慨行吟客試嘗時現當五日蕭灑
比重陽

題山水小幀

亂離何處樂長年正好疎籬野水
邊著箇茅亭松樹裡不妨白日看
雲眠

題江山小景

悠々南山雲厖々西溪路花明石
房春烟冥林壑暮大江流我前遊
子不可渡

題使面次韻

春郊芳草遍夜雨落花深一蹇泥
塗滑空持萬里心題棠梨白頭鳥

離々春草館娃宮滿目河山夕照
中可怪棠梨枝上鳥白頭猶自怨
東風

訪道士張游澹不過蜀其所畫竹

山翁緣低底事日暮未還家手把青鸞尾巖前掃落花

送王道士還崇明

海中有洲隱者遊遊中有鷗犬相聞之人家下有萬頃洞天之洪流怒濤巨浪日夕不得休庵壘蛟龍潛藏隱伏山之漱松檜巖巖枝相緣青猿白鶴啼清幽海月夜墮腥風浮隱者所居白雲縹緲之飛樓水光山常避隙湘簾曉捲珊瑚鉤隱者頭戴華陽巾出入騎青牛或與八公徒王叢丹徑細誦或扶王子僂

吹笙載鶴來瀛洲或釣於水隄北山有事乎西疇安期寒熟飢不憂青門有瓜渴可求一朝來吳尋其傷西風蕭瑟江城秋烟塵哀不可以久留又欲歸去來高楓之井丘嗚呼何時脫塵謝俗汗漫夷猶訪子白雲樓中女子青海水頭回顧四溟如浮漣俛仰天地同虛舟

題王氏泛滄浪畫卷

家住清江浙出入滄浪舟放歌碧雲裡濯纓春水流琴響吞孤鶴帆卸狎閒鷗謂非天仙子誰能比清修

送崑山知州任嘉定

夕陽江上雨初殘楊柳搖金拂馬鞍白鳥笑余長送別青山留客更盤桓桃花水泛征帆穩燕子風生別席寒在路獨吟今夜月到卅州仍作舊時官民罹歎歲傷那廢君有長才定治安行見經綸膺重託却留遺愛極江干

題墨梅

姑射山人白玉姿素衣綈珮離々昔年記得相道成海月黃昏雪霽時

送友人赴京會試二首

南國有佳人芳顏勝桃李十年不出戶軋々弄機杼寒暑弗停梭織成合歡綺價高豈易售直欲獻明主願言拭塵蒙光輝世莫比

又

朱方苦爰日抱煥思清涼之子遠行邁相送在河梁千鳥向南飛一鶚獨北翔決志入霄漢不知道路長來年春花吐射策趨明光

賦魯宗公松雲詩松雲亭號也

亭、百尺松根托岱山陽白雲栖其上縹緲依復昂
相依歲月深共此千丈岡直欲作霖雨真堪為棟梁
濟物未及時松間且飄揚近石不相過飽歷山中霜
何如世上人屈、味行藏

宿金井瑞

舟行去郭三十里天向此中開畫閣屋上亂山爭接
漢門前一水曲通湖島迷嵐氣栖叢行竹鴈帶江雲
下綠蕪為謁百年清獻廟長松深處立斯須

賦得楓橋挑塢二詩送友

飛梁落折紅一水兮西東白雲山寺外紅樹江村中
客至成獨眺偶歸偶相同却恍過孤艇坐石憇老翁
泊舟明當發離懷渺無窮

又

桃塢城北隅栽花亂成蹊紫迴流水繞彷彿武陵溪
風薰衆芳歇篠簾密出禽啼翠陰迷路暝青子懸枝低
折芳以餞別離思倍淒

秋懷次韻

兩畝涼生亂客衣登臨每感昔人非烟塵故國河山

在塵鹿荒臺草樹稀露令蕪葭人契闊風高首當馬
駝肥嗟余旅泊江湖晚不及隨陽一雁飛

寫竹枝并詩贈貢本中

濕暑換輕幘坐此嘉樹林故人適遠至慰我久離心
從容問舊契放曠設新吟清風洒叢竹翠色搖孤琴
曉虛欣燕翹也僻勞幽尋因知會而難道遙延至今
朝發又當收悠、思難任

別離曲答友人

以別離長相思數年不一見人生能几面唯鵲上秋

天文鵲戲洲渚羽蔽國高卑各思遂所止安得皎如
明月光暫時流彩到君旁人生無欲無離別月亦光
輝長不歇

禾簇

禾簇、去年水潦今年熟隴頭穰極無西東田家歡
笑春盈屋去年典信食不敷坐憂將到子与擊彼蒼
今乃恤民命匪由穰菴誠相導尚恐豐登足衣食難
艱難不復如前日吁嗟浪用無積蓄歲、豐年憂不
足

送長洲主簿黃司稅

佐令勞才子秋深始到官
蕭蕭推暮雨蟋蟀泣初寒
候吏迎車近商民望稅寬
政教藩府重寵推擢諒非
難

送沈伯禧還雲間

訪難方在戶風氣早已寒
之子久行過客底衣裳單
況此用兵急旌旗徧江干
白髮在高堂望遲暮胡得
安
言歸定省旋車晚踟躕
月落古城曙去路雲漫漫
人不離鄉邑安知道路難
不勵高遠志烏能奮羽

翰歸常勉心志華高寔累可現
苟為世所棄丘園足盤桓

入門

入門復何如蕭然塵滿牀
室人逝已遠此情托未忘
雖以幻自適觸事還感傷
賓待十五載適適時弗康
余身未易售滯薄同僚嘗
半生忽永訣寧無淚滂沱
昔遊還思返笑談藹高堂
今出竟忘歸反切中腸衣
藥嬾發笥忍現舊所藏
昨持手抄書揮涕讀教行
處兒未知悲美維戲春陽
但畏我復出頻來牽我裳
嗟

余不如意豈獨此參商

戲題芥子室

一室只如此誰云法界寬
苟知吾性足芥子有餘安
吾師居是中纖微合妙現
何時發其蘊衆生當大歡

題折花士女圖

君思浚東海君心點明鏡
不照亦不流自緣妾薄命
折花忍傷指飲酒翻成病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一

甘白先生於子宜詩集卷之二

樂園集

余舊業在城西隅樂園朱先生之故基也樹

石秀麗池水迂迴儼有林泉幽趣余亂後多

郊居卒歲春復返舊業二首

園池春至凍金融玄館穿林路亦通窓響樓前含竹

兩座香簾外落花吹一簷我駐綠詩癖萬感都忘是

酒功清思不因貧索莫長時邀月美枯桐

又

新居巷陌是通衢流水林齋景自殊寄然每因人索
畫打門豈有吏催租風簾苔石昏詩料吟子琴僧盡
酒徒幾度綠牕臨帖罷醉眠花外聽啼鴉

送友人往武林

武林勝景只依然不到于今已十年老去每懷山水
郡秋來况送孝廉船錦城官巷垂簾畫舫西湖咽管
絃更問岳王墳上樹紅餘運復翠氛天

夏日過李士明山房

江城長夏似秋涼載酒尋君舊草堂坐對風軒穿石

樹吟常烟沼拂波篁繩頭細字鈔醫說鶴嘴長瓢作
飲鵬留我山房成一宿深林徹夜有丹光

題雲山使面

尺素山千頃雲多路更深人行單鶴磴寺接掛猿林
雨過朝添潤霞生晚靄護寒江南舊風景畫裡可追
尋

贈育者金松隱

松隱先生聲斐目海虞山前數椽屋入城不赴貴家
邀避俗只借僧房宿夏葛冬裘了輕暖蠶蔬孟飯薛

魚肉蕩薄何曾厭索居賤貧未見憂不足几年挾術
動江湖一旦遁迹巖麓我曾同友謁師寓師亦候屏
為我復我憂師來速無僕倒屣出迎握初沐及陌曰
階席為席更告余坐常門塾憑軒高論似懸河頃刻
千言不重複易經傳註浩如海一人口解皆純熟信
知盲者內必明默識不效常人讀更為演數推爻辭
自言所傳由鬼谷歷歷援經說理趣懇懇問人分禍
福青丘不獨遠知賢長安非唯李王卜舉世徒然眼
目明對師能免顏無惡嗟余本產巖壑婆娑讀書不

多愧空腹自知命分非公候豈敢尸素叨恩祿師言
奇中我竟聽我言安分師亦服出談未必炊已熟清
風冷之激修竹蒸藜一飽欲辭還更遣齋僮相師獨
賦得錦帆涇送人之陳上
春風吳王城秋風錦帆涇帆開涇花發帆落涇草生
美人向何處恨滿城頭路月明烏夜啼霜冷丹楓
樹涇水抱城流直通東海頭錦帆仍在好去陳川
遊

搢衣篇

朝砧敲處，烏啼風滿林幕砧促：露寒月在襟
朝夕不停敲毋乃力難任所思在遠戍何由知苦心
安得萬里風達此空中音

白馬篇

白馬玉勒黃金鸞牽來苑外風中嘶國人不能通馬
意搖耳垂頭銷銳氣却憶漢家正旦日萬國並將皆
玉質一鳴丹陛動天顏孰與驚駘共驅策亂後跋涉
萬里程五雲閣下何由行願將老氣振前履文騰天
閑快龍藏

賦得白雲泉送僧住天平寺

巖前有流水雲氣護冥冥作雨溪因急從龍瀉覺腥
醺來嵐濕秋汲去影隨瓶時得烹春茗山僧却罷經

題王明仲清隱園

公子隱居江上村有田有宅更書存潒波浴日光凝
座細柳巢鶯翠繞門出郭看山僧共咏倚樓聽雨客
同樽門前絕跡誰租稅時把道經課子孫

題畫竹

林籬颯爽水西邊習靜幽懷絕世緣五月叢篁瀉蒼

雪萬金不換北牕眠

林籬漫賦

林籬五月雨颯爽如清秋愛此牕几淨湛日為心目
幽澄快觀道妙逍遙與天游冥然物俱化莫辨蝶與
周敦云達士曠世難等侔

又用前韻

城闌氣尚煥池館颯已秋竹樹蔭前榮觸目清且幽
况有方外士致歌一束游吟然發鳴琴斷續意還周
窮年味道腴期與古人侔

次韻徐蘭齋

枕簟新涼動家山入夢中秋風忽驚破葉井邊桐

絕句數首次韻高啟

如住院僧期看梅花不果往二首

不是閒身不得閒
春風雨阻登山花開有意應吹落
留照哦詩想席間

又

猿鶴驚猜久不來
雪坡雲砌盡荒苔
此花須我論心事
不負春風一度開

雨中間卧三首

一月風橫雨亦斜
蕭條誰似野人家
青山莫笑歸來晚
閑落梅花更有花

又

卧吟風雨小齋空
但得詩工不問窮
更願酒資常不乏
生涯盡付醉吟中

又

林齋雨氣晝昏昏
一月春風不出門
市遠盤飧常不悒
城居何異到荒村

憶江山四首

舊業山邊興水邊
草堂一榻未嘗懸
門前看竹人方去
又有僧携問信船

又

釣絲曾記坐苔矶
楊柳人家水繞扉
料得負盟鷗鳥怪
矶頭水際不停飛

又

門前江水與江流
繞屋林樾只是家
長放孤舟載書畫
虹光夜照白鷗沙

又

春宵睡起午鳩鳴
柳外輕陰復始晴
飛夢不歸天上
去如何却伴野人耕

行城南一首

催花雨歇夕陽天
渚柳絲絲尚帶烟
偶步城南設舊柴
野農不解有秋年

晚送客登西橋隔城望諸山一首

不因送客過橋行
遥望西山夕照晴
見山便起還山興
行路非遥只隔城

題雪齋

香剎出塵表，寒簾夕含清。雨花空中來，樓閣幻瑤瓊。
道徒氛已退，談結無生一室虛。白四牕散微教，
故規野夜色改，猿窠空山鷲。飛凡吐沉韻，茗竈浮幽
馨。理悟衆妄滅，功積道心精。相從中此燕，淡然復何
營。

贈陳孝子

隱居祇在郡東偏，食力躬耕二頃田。孝行已孚鄉里，
敬姓名欲托咏歌傳。椿枝墮露書席棗，夢爭春照

舞筵暖我車居唯感慕，不堪為補白華篇。

對雨寄陳校書

葉落空齋，雀夢驚題詩難盡憶。君情江城風雨重，陽
近水國琴樽獨客清。雖菊土尚葩如待節，山禽頻語
似催晴。不知寂寞簾燈夕，彈到哀絃第幾聲。

送示上人

留衣山館夕，飛絮榮海城。秋跡逐初來，雁情親欲下。
鵬晚雲黃葉渡，斜日碧江流。正是懷師處，聽鐘獨倚
樓。

題山水小幀

秋林雨過雲猶濕，綠莎亭子小如笠。雲黃葉渡斜日，
碧江流玉漁。卸繫舟渾未定，隔堤驚起雙鸂鶒。

晚步西郊懷友

驚風吹落葉，秋思滿離亭。記得征人去，亭前柳正青。
鴻來無信息，涕泗暗交零。

晚過西墅

汀洲木葉下，斜日在遙岑。二逕無行客，出禽自在吟。

過穹窿山贈王卿

木落江南山，蒼露水枯溪。上石痕深誰辨，飄泊孤飛。
雁未脫悠，羅網心。

題翠岫樓臺圖

巖下樓臺，樓臺霞千重。佳樹蔭牕紗，曲闌干外東風。
急人隔珠簾，香落花。

題宮人圖

長門畫永思，綢繆落春歸怨。杜鵑三十六宮皆寂，
寔君王朝夕在徑延。

題萱州園

長日思親卧北堂蕭蕭風木轉堪傷
堦前總有忘憂草相對翻令憂未忘

題畫澗陸有恒

陸郎年少美丰姿由來愛畫并愛詩
裝得新圖邀我賦老我才薄將何為
酒酣欲詩重看畫彷彿坐我深林下
醉餘一榻北窓風吟罷孤琴西館夜
始知畫意甚蕭洒却恠詩情未出雅
夜深祖吏頻打門孰謂却居宜靜者

九月二日與吳陵諸友燕集

江郭值良燕文采粲珠倫
燈吐幽艷華座却喧塵
彈琴疊聲古奏送響妙入神
道遙懣冲抱咏歌絕奇新
知且慰意吳勞懷昔人列坐
貴由齒行觴豈辭頻詆諧雖
疊禮法還諄詠徒承夕秋願
為生平親

送毛卿還鄉

九月肅霜天氣清暉初旭上衣明
相逢共是他鄉客此去能存故國情
秋水一天人欲渡寒雲滿渚雁先鳴
因君亦動鱸魚思僞買扁舟次弟行

舟次毗陵

舟次毗陵道征途杳霽間月當今夕
望客在教時還風正帆船如馬潮迴
岸似山雲深凝佇久何處是鄉關

次韻答劉秀才

西風江上壽離離倦客登臨動遠思
沙港日斜潮落後水天雲斷雁來時
驚心世故同春夢避跡家山負以期
偶此逢君能慰抱旅寬剪燭夜哦詩

送李即官

客裡何堪復送行一盃倍增離別情
江皋征途雨三日天上仙居雲五城
山川曉瞻龍虎氣臺榭夜聽鳳凰鳴
君行我亦賦歸去恐負江南白鳥盟

寓西溪

久客西溪眺望拂壯懷易感昔人非
故基旅舍秋風破廢院僧居夕照微
原野草深孤穴匿江湖波冷鷺鷥飛
相道莫問興衰事起舞樽前一振衣

贈謝孝廉

太傅名家不乏賢而君文采足堪傳
出游自看登山

展供祭親耕負郭田看竹長時僧舍宿聽松清夜樂
齋眠怪余見^何、別歲暮江空歸思牽

贈別丘孝廉

旅次寒憐侶展轉故人思所思俄遠到得慰久睽離
相從來云幾言放忽有期自知良會艱如何心不悲
之子抱冲素素然無瑕疵飄零在遠道不為塵俗羈
吐辭比蘭韻酒翰如玉滋而我歲差長所長同一師
終宵連榻語道合意無違方此叙夙昔親之欲何
之江空歲云晚汀樹雲底差子歸我猶客索莫想容

儀

贈李節婦

阿婆逾八十抱節竟終身克盡生前事無慚地下人
一門同四代孤譽照千春咫尺觀旌表萱堂雨露新

寫竹枝并詩贈李生

君家阿婆抱節節恰似出望花歲寒北堂萱風生意
好新梢盡作碧琅玕

題樂間居士卷後

世徒競奔逐汨、誰能閒高人謝塵雜置身林壑間
逍遙無一事開軒對南山朝看溪雲馳暮觀林鳥還
留客一盃酒談笑怡朱顏

賦綵絲井

月明露濕銀牀冷碧梧蕭疎墮秋影烏啼啞、催曙
明蟾轉蟾光澁澁修綵女郎年少非凡倫不辭日夜綵
絲勤家貧行傭足甘吾親死蕭然後事無貸人黃金
將鬻已至孝誠足感人天伉儷若此非徒然二人合
得忠與孝溪上遺跡民爭傳治亂由來已千載邑廷

遷衡廢井不改至今井畔鳳昇梅夜、驚鷺空度雲

題竹贈謝松巖

廿年兵甲苦數、溪上歸來竹樹空某水某丘游釣
處獨留殘篠汲西風

題竹留別張使君

雪消江上動春波以客還家喜若何莫把離腸使傾
盡聽君唱出竹枝歌

謝太史送余郊居因詩以謝

相親值相別舟送過雲巖水澌頻提枕風橫半捲帆
暝烟孤鳥破落日遠岑岬嘶莫動睽離嘆終能數寄
絨

又送謝君還郡

昨日送余來今朝送子迴客中翻作主在外且持杯
儒服黃童訝離筵白鳥猶猜去留渾是寄別調不須
哀

郊居種竹

村墅雖遠喧觸目之佳致暫止豈求全獸俗乃恒志

澹素固所安幽僻永難置東鄰得竹本西齋向南蔭
幾几頓蕭洒迥與昨日異但恐翠成林旅泊復何處

贈詔官田竹枝并詩

風雨重陽日絃觴衆客時西牕聽清響疑坐楚江楫
酒

過顧使君新居

解印歸來雪滿顙草堂新構水西邊牕前更種蕭
竹聽雨清宵對鶴眠

除夕客中

歲事今宵盡悠悠動所思忽驚為客處失記離家時
葉累扶衰弱詩囊寓別離何成我能慰意斟酒盈
卮

上留田

人所重在東莢工留田爾獨何為不知工留田歲豐
弟獨號飢工留田寒深弟無完襦工留田骨肉其尚
若斯工留田其他孰不忍為工留田他人之誚亦當
感諸工留田

次韵答張游潛

憐君多通氣物外樂示融之慕而春林雨茶烟午榻
風詩傳韋柳後述寄老莊中冠服雖余異論文靡不
同

送周伯昂還義興

十年去國思悠悠風雨歸來一敝裘在路憶鄉還入
夢到家叙別却消愁老妻驚定收鴛珠淚稚子歡餘
訝白頭生理從無何足說一杯相慰復相酬

題葵軒

聚芳值樹春艷此獨夏花明豈唯色中正心向太陽

傾主人文墨暇細玩臨前楹物我心事同奚勞培其
崇客主共吟覽道遠下塔行南山通隱見佳氣鬱層
城登軒彈綠綺解慍南風清

留別立進士

相見即相別悠、勞我心春江三百丈不比別情深

送王宰還陝西

白門楊柳亂啼鴉游子晨興趣命車客路總還終有
恨異鄉雖好不如家江皋越度船撐騎山店傳裝騎
照花他夜廊州看明月豈無飛夢到京華

泊新河港

江渚曉風風高路漸分沙殺潮帶雨波影雁隨雲
汀樹烟中辨林鐘鐘日暮聞天涯未歸客離思正紛
份

次韵答王文學

乱餘棲跡向林泉無夢爭先祖邀兼泉帶林鼓清繞
榻雲麓峰影下浮川松花作餅晨餐美鯽膾陪樽晚
酌鮮邀我夜聽寒食雨煮茶燃燭尽新烟

贈周校書

老至時方春詩工家轉窮外無知己友內乏應門童
短髮因吟白衰顏得酒紅荒齋歸學子啜、自書空

送吳生還臨潯

君至春方始君歸又暮春叙情能几日工路在新晨
故翻里翻為客他鄉籍作民人生四方志何必動泥
中

次韵答周校書

美子是清修幽居逸俗流醉眠尋安石吟步陟崇丘
流月琴邊隨墮生雲席上浮相逐渾未久庭樹已經

杖

又

郭郊居雖近郭風雨暗歸途晚步莎汀樹秋鼓石甃
梧寄僧長寫倡對客數搥觚唯子城中第琴樽阻一
娛

題陳惟允所畫山水小幀

濟南那得似江南十頃溪山百頃嵐三月綠陰桑子
落村、而穀老吳蠶

送杜伯康之官惠州

一命赴南方長途意莫傷官卑職易移年少任難量
禦瘴加餐飯消愁強進觴老坡遺跡在尋訪慰中
腸

題耕樂草堂

草屋傍湖邊躬耕二頃田曉犁南隴雨午饁北林烟
酒熟留賓飲詩多課子編舉家無憾上終歲樂豐
年

雨夜宿故人館

疎、寒雨夜悄、故人寒裏彈三疊燈前落一花

聞雷驚節候感物惜年華欲乞君家地開畦學種
瓜

述懷

居僻遠喧塵蕭條又暮春短蓬隻白髮狎鷗一閑身
不語非同訥無家豈為貧頻年惟感限恨何以奉君
親

又

養病懶幽深神勞為若苦吟、成多在枕病起近同
鍼晒藥防禽啄藏書畏鼠侵息交門已久詩客獨相

尋

晚過王貢士村庄

暫離山中居稍陟村墅賈開門面廣塘設榻倚危堵
朝語接村農夕話交老圃所忻人事煩日有吟詩苦
措辭蕙蘭馨抱罷瑚璉古我來旋掃室呼豎取吟簿
吸茗開南牖歌聲出林莽夕陽送我返相別清溪澗
偶此一迂行豁然清肺腑

郊居二首

村墅亂荒烟齋居夕照遠門前長澗港屋後無久蕪

田鄰遠鷄聲香簾低草色連毋嫗藜藿薄避地敢求
全

又

門巷蒼苔堪羅跡林出咏歌靜中吟易就閒裏卷難
過斜日懸飛雨陰堦夾細莎掩書方燕息月已到簷
蘿

五禽言

力作力作不力作有溝塍田當耕井當鑿布在机金
蠶在箔不見吏怒指田家方是樂作樂在君庭樹頭

年々勿憂有想研

又

荒村天久旱黃塵没人脚春來雨三日盡叫泥滑
山禽尔何為苦啼深林春泥一晴便可步久滑不似
常人心

又

投壺盧鳴高樹昨日有酒即盡傾今日瓶之罄壘之
恥奈何尔不明朝索得賣文錢与尔酣歌百石底

又

脱破袴脱破襪農家女能得婦能布織成唯能了公
賦公賦僕當為家貨不足輸但得辛勤免鞭笞破袴
掩羞亦足矣

又

日高移過度篁影空林漠漠炊烟冷爨下無人婆餅
焦喚殺山禽不知者

題竹贈王隱君

貼池癡雀更來禽脫法圈成過雨林何必絹村將作
穢時堪揮灑慰同心

留題春草軒

海子崗頭數株柳出人作堂奉慈母春暉映戶春草
青日登堂祿壽酒慈烏哺急聲啞堂中起坐人
喧花繡衣翩酒酣舞下塔笑折宜男花

看眠松次韵為陳春草壽

清旭蘭舟外祥赬燕席前書觀春叶帖吟感白華
篇鵬老知多笑松生動百年一樽逢客裡談笑罄時
閒

七月十五日與高棖軒游獅子林

方罷文字事燕復來釋子居輕颺却暑後斜日下林
初非無明且游偶此清思餘適當解夏日羣公正安
舒或出囊中文或發函內書久論理昭析玄設趣冲
虛仰聽歸林翼俯察沉淵魚物性咸自適游心亦晏
如

代贈劉崇明

舊校舊儒流來為海上州化行淳薄俗學廣軼前修
商鼎魚鹽利農勤黍稷秋行春沙際馬退食水邊樓
州僻無此送官闌閑有唱酬相問未相識景暮思悠

悠

留別春草軒次韻張雲門

草堂梧竹翠如雲十日連牀夜論文林榻琴聲驚鷗
睡水軒筇影動鵝群前舊畫吟餘看異域名香酒後
焚此日別君母草末知何日更逢君

春草軒聽琴次韻張雲門

夜久幽館寂焚蘭映鳴琴枯恬恬絕塵想冲和寫芳
心竹葉風策馬啼月沉衆客起相賀因之滌煩
襟

祝徐孝廉

運養危時到治時胡為一疾竟難支姓名簡略依雲
旂歲月分明誌壙碑卻喜奉親家有弟不勞教子外
尋師可憐他郡相知友虞後猶來哭德惟

贈醫師僧蓮依

未幾歸儒已足祿况精藥力更多能朝簪國老求醫
客琴士慕僧校藝朋香園曉燃焚香火桂林夜露讀
書燈隱后難得離喧雅早晚飛書恐見徵

春日與王卿放舟出陳湖登大覺寺留宿別

舉上人禪室因賦長句

曉日滄江踏釣舟為來林下訪湯休松間老鶴同僧
立柳外閒蜂趁客游半屋雲花分夜榻一池月色落
春流上人方丈多清供琴罷香消吸茗甌

題宋復古晚烟歸舍圖

乱烟生夕林斜暉在這嶺澗底採芝還臨流見筇影
松宿已先歸蘿扉掩微暝

題枇杷青鳥

草堂只在水西邊兩點枇杷繞檻前青鳥飛來又飛

去隔簾衝斷茶烟

獨酌

獨酌誰相親北牕數竿竹琴心如膾炙一杯彈一曲
竹間風颭儀與琴相續心神怡酒易消觴盡何須
足

王耕雲有詩寄愚庵師折其句為四絕余
亦奉和

久約熊翁共結鄰青山如待早歸人屋有筒西茅亭
子飽聽松風起澗濱

又
捫蘿躡嶠久盤旋斜日鐘聲送遠天可笑家童無覓
處不來洞底只巖邊

又
讀書長晝課兒勤賦得詩成意更新一榻北牕風景
外羲皇工世只斯民

又
半榻松陰半榻雲苔花敗石路峰嶠家貧唯剩前朝
話猶喜相傳到後人

次韵愚庵有懷耕雲之什三首

雲歛三山境空獨立蒼茫處遙憶社中人夕陽在高
樹獨雀驚猜久幽人犹未歸離家梅尚藥今已見花
飛如何山中人久為塵外客日欲占歸家重勿鴛
鵲

夜酌

秉燭當良夜良夜當秉燭飲酒勿多言多言亂心
曲

贈故妓

曾近龍光藉教坊身閒猶帶舊薰香酒酣起向樽前
舞亂無詩人錦繡腸

又
飄飄仙骨欲凌波唱徹當年供奉歌不管老懷無恨
感酒酣猶自說天魔

春草軒晚坐

林風烟乍薄海月潮初上危翠落疎簾芳翠發幽響
澹然有餘情誰共此清賞

愛日堂為徐教諭賦

孝子有高堂端居思古道緬思父母恩罔極仰穹昊
百年苦日盛因之感懷抱日去還再來親老不復少
所以事親日愛惜勿草下堂具甘旨上堂適寒燠
娛樂貴及時寸陰良可寶椿影覆散堂前萱彩散堂
隕况子方妙齡丰姿繁文藻每當將灑殿扶冊事討
何時升君堂舉觴稱壽攷

為獅子林僧題雜畫

林下雨欲來竹樹風先起僧定寂寂無聞栖禽自鳴
語

又

風樹葉鳴榮，雨巖苔散斑，翻笑簷前雲影去來
不似僧閑

又

重山抱溪迴出館當巖迴花氣散春氛林陰生晝暝
琴罷雀長鳴雞聽白雲冷

又

雨歇山境清風微巖谷靜飛瀑落松梢流光瑩如鏡
道人起迴觀因而悟真性

又

路轉溪迴不轉^兒山蘿落蘚磴萬松間應門僮子巖前
去為送出人問字還

題獅子林園次韵高李迪

禪林香杳難覓行迹郡東城竹影建簾影松聲雜梵
聲玄談清世慮妙境愜詩情谷口無人到幽禽自在
鳴

代董惟明謝楊太醫

把酒累月不窺園舊雨來人絕過門行義高風唯伯

震濟人奇術似東垣椿堂錄服娛親饌香園清歌送
客樽報德何如論瓊玖題軒安可比名信

山館首夏

巖橋極幽險端居自安舒綠陰清晝寂松風滿吾廬
不知塵境喧擾，為何如偶此豈忘世遂忘非求奢
或從過澗樵或侶臨溪漁清歌漱林莽長嘯響空虛
歸來懶饋簞食自投巖前蔬既飽且無事能忘架中
書

題暝雲軒為施可堂賦

山人賣藥還係就山房寢白石作匡牀巖雲為席枕
於焉得偃休屢賞澄夕景落日映虛白輕颺渡微影
洒，毛髮清丹，衣裳冷無心同素舒澤物共馳騁
雀鳴驚夢回羅窓夜初永

除夕

歲事以宵盡吟情茲夕清椒觴敵寒氣坐來夜深更
梅花寂無言長歌詩成每感時序易自慙華髮盈春
回在咫尺漏樹和風生行廟所業斯垂後世名

題秋浦泊舟圖

蘋末生秋風江鄉正鱸美歸艇白雲過疎楓夕陽裏
停輿看青山把卷歌秋水沙鷗來共盪盟烟沒自千
里

與陸天游張南村諸公遊溪西華嚴庵

讀書只在松檜林不道春色孤村深鳩啼雲暝亂遊
思夜落水流驚客心過溪尋僧蘭若僻掃石坐我莎
蘿陰杖藜獨路遠悲涼日已下湖西岑

王耕雲謝仕歸山中讀書學一以忠孝為本
近盧金井塢先公墓傍觸事感傷賦律詩四

四十四韵情見乎辭其所以奉于丘壑子
孫之托託母一念之或忘可謂能子矣適于
王門老賓客也往來山中垂三十年索隱次
韵義不可殫辭但廁諸公之後愧未及尔

珍重王公子高風企敬思官情蹤跡義氣慕湘累
簪綬長憂陸心身每自治曾陳治策又賦考槃詩
手不離書冊愁多賴酒卮世家今莫比德業久難隳
習靜人驚鷺心爭慕輪誠孰忍欺一生忠与孝百世
本同文憂國猶歎髮驚心裏滿肌謝官歸別業教子

樹嚴規聯句如蓬敵揮毫似墨畫雖辭詳能發制志
理到足得疑繼述專心事道傳切已悲代多黃榜士
世有白眉兒賜第東面宅承恩元宋時累朝官紫禁
蹕跡步丹墀和氣徵儀鳳祥光應瑞芝俊髦蒙造就
豪傑屬旌麾公退營金井吟餘著按羅百司俱效順
萬福馨攸宜潦大流應衍衍根深翰未衰精靈歸厚
土功德見穹碑祠望如生像軒臨似月池退休忘物
役調息養神疲觸事唯思占安店只念危墳蔽凌雪
翰圃種傲霜枝從此天離俗終身願向斯墓廬鳥鵲

喜時祭子孫隨在世有為者于今何所之頃克稱蕩
蕩去魯效進之寫止知立側瓶居必并楫衙門聊適
意泌水足忘飢祠宇多荒落家資靡遺遺葬治惟自
勵忠悃有天知所冀神靈佑唯憂力氣痿已知因貴
顯未肯為貧移季耳能知止楊朱設泣岐脩齊須學
行紀述在文辭道可三年改功由一簣勵近交懷老
衲少習愛沙彌世俗徒趨利民生在東冀弗賢明有
矩堪欲浩無涯日尚由圭測天胡可管窺相送各相
勉天結暮年期

題凝輝軒為葉奉祠賦

朔漢露王化，山城得晏居。構軒花竹裏，燕客事功餘。
陽彩凝虛幌，神光結綺疏。相逢論衆義，戶外駐來車。

贈相士仲生

仲生通跡游辭統，兩目如電神猶王。鶴立長身山澤
癯，懸河辨口波濤漲。平生雅讀兩陵書，家學素承唐
舉相。直談不畏常人嗔，論理能令君子尚。隱居只在
吳市門，姓名已著江湖上。一朝拔棹橫山阿，手携故

舊書來訪滿堂坐。森相嚮居，禍福無多讓。譬如
治病秦越人，一見便能知五臟。生言鑒形須鑒心，此
語至要誠非妄。舉陶句殘同鳥喙，舜羽重瞳豈殊狀。
以貌安能得子羽，滌蕪要當知叔向。人生所貴先氣
象，氣象好時百事當。威儀棣，德所符，令色巧言心
已表。生也藝精其以此，休彼庸俗豈同行。暖我風塵
久，翫藤齒豁頭童越。少壯素無燕領食，熟肉姿工功
名富貴非所望。生設我相請姑置坐，對清山同一餉。
巖下尚餘霜，夜果楷頭已熟春。前讓長松為鄰，崔為

友唯酒無亂，不須量醉餘。出卷求贈言，我言毫腐生
當諒。

九月朔日，錫川諸友棹舟謁適先，登立隴復
登雲巖，訪古賦此以謝。

授衣月朔，天氣晴，故人邀我出郊行。接船載酒候城
外，況有同志俱賢英。散吏素林好游者，新裁白苧秋
揮明。解纜初離楊柳岸，掛帆已到旌旗城。川多商船
頻，疾舵所爭喧聲風。先正雋，暮秋景野色雅
稱遊人情。四郊穰，禾黍稌，遍渚策，孤蒲鳴船頭。

青山似客迎沙上，白鳥如尋盟江村。漸近古禪院，丘
隴忽到先人塋。諸公曳杖披草棘，再拜列饌傾壘罍。
更置肴俎登我席，謂以飲福祈攸寧。拜公殷勤致礼
敬，感我涕泗霑衣襟。衆謂雲巖在咫尺，更宜弔弔古
登崢嶸。沿迴傾刻泊其下，散策猶覺身俱輕。入門苔
綠護階碧，滿空樹石爭秋清。山靈笑我長登眺，野衲
避客畏遙迎。暝怪石似席，驅直恐辱土鴈。金精兩
巖夾池峻如削，萬巖巖壁高相繫。懸崖樹險勢欲墮，
依塔鶴立巢將傾。棲臺寂寞無僧磬，檻陞惟有山禽

爭漱泉且襟塵世慮與石莫辨前人名霸圖
鹿嘆山勢依舊東西形坡翁長詩孰可繼鬼仙短咏
何須評生公墓前坐層石萬籟四起吹竽笙拜竒不
如海岳老喝起未是黃初平且畫一樽澆磊塊醉餘
耳熱心神驚人生底用一杯土二十萬年徒經營何
如讓德開壘荆廟食不因時變更間僧相遇且默想
淨掃一榻設無生禪房花竹更幽媚巖前春茗勞煮
煎煮夕陽滿山棲鳥下但見烟霧鄰峰橫舟人倚篙
惟近棹農父載道歸想杭城郭已見天未暝山川在

望遙操心旌諸公序意何以報明日題詩遠寄呈

次韻王耕云山中唱和詩什

蚤年已結入山盟白髮秋風恨未能每憶鳳嶠無俗
執更懷雲麓有吟僧看花常念先人澤指柏因間最
工東慚愧東華塵土客驅馳何待日初昇

又

王侯世業久相傳而子還山又几年桂吐秋風懸萬
嶽滿夕露簇千鈿尋僧曳杖嵐迷嶠送客携舟月滿
川日暮思君空悵望江楓搖落水雲天

又

巖構秋高午榻涼石壇桂影拂羅裳天風吹下黃金
粟醞得樽前酒亦香

又

鳳崗不著俗車來丹桂聯芳對屋栽吟客琴僧共幽
賞年々不負此花開

又

露下巖花萬粟黃天香滿座異群芳豈惟惠遠能同
社也著陶潛帶一觴

又

涼風初動雁初來巖桂先秋亦異哉明月滿林香滿
座杖屨隨意踏蒼苔

又

桂樹叢生山之麓風露漚漚吐竒馥秋來宋玉不勝
悲天遣名花伴幽獨

題潘園墨竹次王中父張南村韻時為柳州倅

住年薛君授州倅獨立大廷曾策對董生落筆志不
群柳子到官山心豈昧半生萬卷已淹貫千金一軀

能自愛蛩烟瘴地得此人文來風流少其配為人豪
軼擬三蘓學礼浸淫窮二戴間人一善即服膺寄我
累篇常感佩江湖綿邈動遠思故舊凋零發長慨東
隣看竹憶曾同西崦曉松那可再按圖對此墨淋漓
顧影宛然金瑣碎几年美輪喜有成一行作吏應皆
廢更讀黃張絕妙辭遠勝郊島寒澁態去年黃迂亦
應徵有張跋今猶在但願二子早歸來酌以大斗歌
台背

醉贈劉石林

湖海分遣廿載餘兵塵飄泊信音疎戴逵豈為豪門
屈劉毅曾無僦石儲白髮秋風絃古調青燈夜雨寫
家書此生自恨長為客還憶中吳有故廬

別贈顧絳州

別子雖未久相去隔淮吳嗜古頗同志出處嗟異途
懷人正興感偶會吳^城隅不知貧病餘但驚非故吾傷
離念限阻執手野^如踟躕周旋訪故舊所至傾一壺
如何又思返令人心驚紆紆二歲方暮雨雪載江湖
願言畧令德歸以寧子馳行藏自有定努力加餐疏

白首頻會面終作耕耘夫

送江陰教諭省親歸維揚

分教維揚久思親入夢頻霜風歸路夜花落到家春
還念官難曠^展猶傷至志未伸何如就迎養定省及春
晨

送王生還宜興

清敞舊名家而孫比王溫胡然去御園燕尔為新婚
驪掉湖邊渚攀轅水北村故家文物在前代典儀存
行李多文藉吟囊有贈言山青迎綠板梅白映清樽

替我敘恩當繼持書義在論行二勤自勵樹業望諸
昆

題畫竹贈王生

山牕雨欲來竹樹雲先暝蕭條洒蘿簷淅瀝響松磴
巖壑秋已多奈此客中聽絃觴久乃忘翻啟文墨興
為寫林下枝更歌淇澳咏

宿王耕雲山庄期衍師不至就題竹上

山館絕塵交唯容謝公屐洗酌松下泉題詩潤遶石
吟吟僧期不來掩琴生叅寂貌此林外影雨餘正凝

碧

為周南老稱壽阻雨留宿因寫竹枝就賦

稱壽宴初罷風雨阻言旋主人敬客洗爵登重筵持
此有餘酒更祝無窮年蘭燈吐芳艷玉琴歌鳴弦因
寫林下影歲寒比貞堅

王聖閭將還華亭倪瓚作畫賦詩誌別過次
韻

樽前罷聽古梁州公子閒居感舊遊燕牕北征華燭
爛吳船東下水瀏瀏世傳簪笏笏今猶在身寄江湖

老更修誰寫畫圖同誌別倪寬辭翰最清道

題畫贈王生

歲暮天寒多雪霜草枯木落萬山荒唯餘餘寺前竹
筒吟風學鳳凰

燈夕雨齋偶賦

良夕何堪雨空齋坐寂寥家風感吹酒解霧氣蝕燈
銷檻竹凝珠葉梅庭綴玉條蟾輝還隱隱夜漏正迢迢

宿王耕雲山居

萬梅塢底行三日叢桂巖前宿西宵公子愛賓親作
饌隱翁送客自移橈花流澗水知春逝風度鐘聲覺
寺遙久擬買山潭未就幾迴清夢落漁樵

山中送周生還錫山

白雲泉下曾同宿丹鳳崗頭又並筇嶽路高寒隨鳥
下石林幽靜與僧遊梅花席暖難停筆松樹烟深忽
聽鐘正好清遊便思收梁溪北去水重

題惠麓小隱為孟叔敬賦

公家舊業九龍山解印歸來髮已班某水某丘遊釣

處一重一掩畫圖間落花風急鷓鴣聲亂番木雲深鶴
夢閒曾約春巖茶笋熟抱琴蘿徑候柴関

題晴川送客圖送劉文學

日出川氣消春深林景变化落風已暄柳眠露猶滋
停橈啟離歌緣岸列修宴山色照行裝松陰落吟春
官間惟病身文學遂初願去鄉路雖遠水陸行皆便
相愛在交深臨別尚留悲

題山水畫卷

青山厓樹重寺在雲深第幾峰比屋人家西崦

下夕陽長聽講時鐘

又

溪山迤邐翠相連綠樹人家到客船行佛春巖茶笋
盤落花風裡數聲鶯

梅里草堂為呂文學賦

志士素抱蘊韞數文運初而于退食暇雅好林泉居
卜構古村墅愛此醇風餘山水顧清淑竹樹蔭扶疎
卧牀有芳琴揮架多古書賓至是延清宴自擬園中
疏境出趣自逸識廣心似履行志有時還投老此歸

次

次韵答劉文學

官情羈思愧堪憐風雨秋來倍惓然功業自憐新白
髮暮櫻每憶舊清隲吳庠多士詩頻寄沛邑諸生學
有傳目浙閩河朔樹外思君無那看雲眠

賦得玉峯春霽

玉峰小朵芙蓉秀嵐氣晴分翠接人一葉啼殘蘿徑
曉萬花開徧石巖春洞雲已出從龍去海鳥仍來与
客觀此日登臨文學是酒酣離思欲淫中

九日偶成

九月肅霜風日清丹楓江上雁孤鳴人同節至尋更
菊客為涼來念弟兄旅愁離工嗟耳異鼓盆已久覺
身輕且將塵世無窮事盡付東籬酒一罍

王生自山中來復次前韵以贈之

風生庭樹午齋清杖上出禽自在鳴訓子學詩并學
礼羨君難弟又難兄吟窮賴剽孤琴在喝病思揮一
簞輕老去幸多朋友念時相過酒盈罍

又次前韵

月樹風篁委夕清欲吟已被鶴先鳴林泉經久忘塵
俗學業從前感父兄槐國夢回驚世短丹爐煉就覺
身輕蘿房日有茂玄客共換枯桐例玉罍

再次韻

滿屋琴書也自清詩成欲比孟郊鳴松篁繞榻脩絲
管桐梓臨池列弟兄避客沙鷗飛去疾學人清燕舞
來輕門前一柳近僧退林下行厨洗玉罍

題煉丹園

青山萬樹數千頃白雲滿地松風冷道人晏坐巖屋

深神光夜騰月明井松頭鵲驚猿亦啼五色霞明石
壁依丹成乞得換凡膏骨母使徒昇犬與鷄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三

江館集

江館漫賦二首

黃葉孤村徑路遙時來悠客伴蕭條一簾林影雲生
樹滿屋江聲送潮初子說因微往世鄰前觸事話前
潮朝此鄉喜得離喧雜自分從漁更學樵

又

鷄犬相聞自一村紅餘祀族几家存蕙葳清冷哀鴻
度禾黍場空凍雀喧三策徒勞懷董子一簪誰復念

王孫江天悲感年將暮雲樹離離欲斷魂

高槎軒送余郊居有詩留別遂次韻

我身如風舟沿洄不知處憐君意氣多送我江郊住
水邊茅屋楊柳低晨興讀書候雞啼討論無復城中
友南洲草色情淒淒解鞅數年甘寂寞不恥羸衣與
食惡只愁三日不見君目斷江天嘆搖落

晚過戴隱君草堂

臧棹垂楊日欲昏掃籬延客且清論園池繞屋無三
畝桑枯柘成林自一村學禮已能傳世業抱琴終不

過王門為將詩揭廳前讀銀燭飛花到酒樽

久雨

郊居一月無日晴門前釣磯渾欲平蝸牛深延涎畫
卷襤褸不解背農畊家僮聽鳩心輒怒客子聞蛙夢
屢驚南浦點慘愴暮色西齋蕭條多遠情

雨晴偶賦

雨餘江館坐來晚近水出簾閣獨憑沙鳥押人來似
約汀雲露樹起如蒸琴音理性非娛客獨語明心欲
寄生地僻久居情始慙棲遯無雙附鷗鷺

過戴居士新搆草庵

草庵新搆水西邊年少難君便學禪異域城石燈然
佛榻名山春茗供賓延手栽松子期高樹自裨木袂
望有年食力更堅求道志慚余未得謝塵緣

晚步西渚

江天日落雁來初林榻昏黃羅帳書新月掛西方孖
魄明星指北投車烟蒲隱映漁家屋雲樹深藏佛氏
廬村渚避喧驚歲晚水邊吟眺獨踟躕

對雨

住近南塘柳蓋扉涼風送雨薄綿衣簷花暗應鄰春
下沙鳥明隨客棹飛蝸篆登牀延筆格燕泥工壁污
琴徽蒼苔駁石林間路一月多陰客到梯

董山人來白田為寄高李迪詩賦以贈別

江榻雲花散復凝水禽爭與語即晨興正當送客南
塘路更徵酬詩北郭朋渚柳風生烟樓魚磯潮落
石層荒村此送還難免泯跡山深恨未能

立夏日晚過丁卿草堂

江上茅堂柳四垂又逢旅次過春時雨多苔蝕懸琴

壁水滿蛙生洗硯池風蒲蕭蕭帆過疾烟空漠漠鳥
來遲避喧心事何解窓下出簾許獨知

中秋

去年看月婁江上醉卧南城處士家今夕携書泚水
曲坐分北渚白鷗沙蘋花風冷頻溫酒桂子香清累
命茶物色鄉情隨處適浮生無意伏沅槎

九日寓白田

林下風生白苧袍繞居秋水隔喧囂晚梳短髮藏烏
帽午酌黃花神緒糕即至自情長是客歲豈農喜竟

忘勞楓林獨立斜陽外秋色南山氣勢高

題溪山曉程圖

野寒霜落曉啼烏游子驅車已在途對面雲山千萬
摺客愁比此更繁紆

野田有鳴鶴

野田有鳴鶴娟潔好羽儀長養非一朝維恐風埃細
野田有嘉穀野水有清漪飛鳴故未適豈憂渴與飢
翔翔一失所竟就樊籠籠鳥寂寥寒九皋夜清風發
悲思

初度日試筆

清時通跡見非才茅屋秋風坐草萊貧為無田心猶
慕哀因多病髮先催江郊白鳥留餘余狎家園黃花
待主開自記年來初度日常逢旅次故人盃

過西墅故人冢

澆水復穿林幽居石徑深風生花岫暖雲護竹房陰
塵酒常年計計地名助冰心琴樽終日燕蕭散豁冲
襟

憶菊

去年採菊動盈把餐英盡醉東籬下今年還憶此花
開誰是餐英去年者人花兩失心茫然風塵世態年
非年但得歲旦氏三食看花把酒方安跡

晚過西村

落日西村路疲農未罷耕車聲隨鼓急節影引身輕
雀銜雲度來眠鷗散秋檣鳴隔堤微火起回徑逐漁
行

寄戴二居士

水北塘南路靡除魚句不得到君家屋邊楊柳淡天

添影酒工芙蓉風著花齋佛時將香積飯疑賓自煮
火煎茶不因溫暑衣裳懶頻過清論到日斜

南塘步月

西榻初暄夜南塘獨立時月波金炯碎風葉翠參差
畦豈公私急綠隄徒黑白悲旅游多此遇還許廢裁
詩

寄山中王耕叟

隱居一別近如何茅屋春深長薜蘿松上鶴雛知已
大洞收芝本料應多每懷萬壑風秋坐更憶千峰雨

夜歌未得杖藜尋妙舊久屬塵埃恨莫託

寄跡

寄跡孤村僻哦詩旅館深每憂塵網絆不念歲華侵
林下僧同奕花邊客共吟所居無長物松竹鬱森森

燕巢果

燕巢果荒村之屋林塘功燕之巢此則來往一何勞
既啄田中泥復銜屋上茅一出復一入所營巢亦牢
不翅而料入豈無塵氣飄東西之屋華且穩何為巢

此茅庵之寂寥地僻人迹拂不到犬与猫唯有書聲
琅白日連良宵鏗鏘和比武与韶示自悲此不肯去
向人訴語旁叨之嗟余頻年嘆淪落有屋不住多蟪蛄
峭故舊凋零復棄去相知誰更論新交豈若尔巢穩
无固依、伴客如招邀感此作詩歌未竟東風激烈
來林梢

挽丁校書儼

識君正在壯年時一疾胡為竟莫文菴母已乾思子
淚如兒未切憶親悲江阜故友書哀吟天工高人製

墓碑松柏孤墳何處是橫山西畔石湖濱

村中相傳有虎跡故賦

林者飛禽水者鱗江鄉何處可容身不須咒詭并搬
穿太守新來是宋均

次韵高獲軒燕巢之作

江郊風景頗深幽此擊舟得再遊新草路迷唯辨
樹舊磯波暖共尋鷗學人渚燕頗來往似客汀雲任
去早留醉裡有懷空恨望悵望滄烟斜日滿青丘

雨晴晚步有門前流水曲通江句足成一首

贈戴守中

隱居只在青丘畔整畝躬耕似老龐莊上垂楊濃蓋
屋門前流水曲通江一家四代渾無恙萬落千村未
有雙留我西齋聽風雨酒酣清論聚心降

舟過蓮塘

木蘭為棹桂為舵搖蕩輕波雪貼妥風日晴酣西子
嬌賦肌紅玉鮫綃隨船隨席皆凝香碧簫頻送瑣
霞漿採蓮誰唱歌聲長隔洲驚起雙鴛鴦

春日寓江館

江畔已春深
憂情不易任
張琴臨竹色
酌酒坐花陰
去住春雲迹
貞堅古柏心
清風林下至
時得條涔煩

春暮書懷

紫底亂啼鵲
傷春思惘然
岸花空暮雨
江柳自風烟
客夢常千里
韶華有又一年
數杯澆磊落
白首老江邊

曉起二首

鳥啼清夢破
曙色散雲陰
即志全閑農
作年催厭客

心庭花氣露重
水竹雙烟深
人事空形役
終焉共陸沉

又

林烟散盡曙光微
竹榻晨興半啟扉
蛛網落紅風颭
鵲巢綠日暉
好春辜負情難置
壯志悲歌願已違
閑裏數迴頻自檢
豈須五十始作非

踏青

春山佳處
把酒共鳴珂
花影筵筵
影鴛歌
難妓歌
雲泉流曲
折風柳舞
婆娑石上
留琴酌
鐘聲日暮和

新柳

江堤新柳發萬條
弄春晴眼細歌姬
媚枝柔舞妓輕
未堪攀送客
詎可影隱啼鴛項
刺陰如雨應迷釣艇

春日村居

群芳成改故新派
亦盈川田峻催春
作鄰翁酥社錢
鳥啼疎柳外
舟度落梅邊
店僻無塵事
閑開牕對簡

編

雨牕偶賦

江皋佳將月風雨無日晴
春泥載壑岍咫尺不得行
空齋易成夕喜有吟哦聲
歌竟篝燈坐愁懷忽潛盈
審以理自遣胡為還復生
迎來六七載旅泊無所成
閑間有先業喧雜終難營
何用嘗寂寞情此頌名
近喜江上鷗許結終老盟

次韻荅丁孝廉

雨歇孤舟發烟花亂去塵
程青山如有待白馬故相
迎負友詩成債供親筆代耕
江郊有別業吟眺足行
情

次韻高太史見寄五首

與子扁舟共出城我留子返最關情
郊居愁絕多風雨相對須煩數寄聲

又

雨過磯頭沒舊痕
鷺鷥飛泊在孤村
別君咫尺無三日雲樹斜陽欲斷魂

又

一得時符共君別我
不尋常
如來今日別君
江渚注望君北郭隔風埃

又

輕塵猶在出城衣
兩日邪行子即歸
安得身騎天上鶴
一迴相見一迴飛

過斜塘一首

斜塘欲過雨鳴沙
上見鷺鷥落花還望青丘增別
憐鵲巢西去舊名家

雨齋懷高棅軒

渚雲汀樹出居百感潛生
晚飯餘自厭塵寰思避
地豈惟江館好
覩書青燈風雨憂兒廢
白晝琴樽恨

友味使假歸來休禊事
春山迢遞得同車

聽雨

嶺歷江湖髮已絲
舊遊凋謝少新知
愁來旅館籌燈夕
正直色蕉雨到時

漁父詞

家住湖西頭
生涯湖上舟
晴陰與風雪
出入何曾休
但知得魚心
只喜不識世
上公
与戾鳴榔鼓
把春復
秋愁海巨浪
無驚愛頻年
租重家不足
今年所喜租
全復日
換酒且因醉
歲生兒猶易育

樵父詞

巖下多樸樸
巖上多材木
樸樸樵為薪
美材知愛育
往來山中今
歲數
春蛇爬
幸不來傷身
不問看矣似
王質
豈頻遭責如
買臣
但願此山長
作主
及時雨
靈多生新

牧童詞

牧牛童日出放牛
荒村中
中能自飽
童自逸
却眠牛背
柳陰風柳堤南
來近官道
黃塵赤日人喝倒
牛方收飽
已斜暉
再吹一笛
風中歸

採蓮曲

泛舟湖南塘採蓮湖西浦荷稀湖水深採蓮心獨苦
心獨苦似蓮心暗藏人不見空歌誰解音

種石

何年割湖嶠龜額蹲獅象與見贈種之當庭辨
且使醉陶醒豈願奇章知此石久別世于焉致徑移
我有貞同街同悠幽石溪宜樹松与篁青二歲寒期

寄戴居士

坐曉西林曉叩鐘還知已託誦任前東鄰多少寄迷

者尚較錫鉢在夢中

春晚曲

鷓鴣陌上晨光動花底東風烏頻弄流蘇帳薄尚微
寒梨雲吹斷遊絲夢海棠露重燃脂融楊柳柔多不
耐風管住東家鳴鵲昨只恐花居春夢

春畫

新燕尋巢是客不勝春思畫苑一湖山翠色未吟得
正直花前獨捲簾

看走花

水邊竹外英枝春日暖風和笑逐人喚取青城花下
飲此身只許是朝晨

江村

讀書孤村草堂深忍見春色牽游心鶯花遠川風再
揚柳著地雪陰不放舟似尋武陵岧倚杖可望金
山岑法華指提留我憩題字欲比復南金

雅友人春遊

城南城北皆好山杖藜此時堪往來九十餘歲醉
道路從人良難多眼啼鳥思破幽徑寂落夜記點蒼

吾班人生及時須自樂莫待明日凋朱顏

送友人抄居堞上

羨子抄居在堞川海茅博屋兩三椽開畦種菜通花
徑斫竹燒茶煮石泉龍獻靈方來海工虎收秋穀過
林邊何時亦脫樊籠去已得還丹樂永年

一家村為趙善長長賦

村僻林深祇一家柴門遙對碧峯斜雨中有僧催
畫雪後長留客煮茶雞犬不聞鄰舍遠鷺鷥頻到水
隈年來戒飲因多病辜負春風滿檻花

送虞勝伯還疎工

相逢相別兩匆匆肯放花前酒暫空江渚落殘三月
而海潮吹上一帆風客中憶母情偏切貧裏頭待語
轉工日暮思君頻悵望水天迢遞送歸鴻

春日途中

逡行忽感春闌却喜飄零不屬官花發滿川雖可
愛終然不似在家春

途中宿江店

茅店傍江烟昏歸借榻眠燈前漁換酒座上客論錢

無寐宵難曙常竊寓易便自知非世用何日遂歸田

題唐明皇卧吹簫圖

春殿花明早罷朝胡塵不動蜀天遥
蕭條商褚慵拈著卧與寧王較短簫

送董惟明

窮交宜通日相逢祇舊人白頭春雨外綠樹晚江頭
未遇山濤薦誰憐鮑叔負一杯聊慰客明且又風塵

送道士歸山

此身江海似浮槎到處栖真只是家每約吟聽湖上

而忽聞歸卧洞中霞雲巖風落三花樹蘿徑泉涵五
色瓜未許獨拋塵外跡還期借榻共茶果

月夜

雨後池颼夜榻清東林月上漸輝明竹牕露氣螢光
冷石上聚聲鶴夢驚三匝每情烏鵲樹九霄空羨鳳
鸞空中宵起舞與悲感白髮江湖未立名

留別知己

此身飄泊似風舟亂後江湖少舊遊人世百年渾是
客相逢何樂別何愁

江上訪友

放舟江上雨晴初春水雲深數里餘楊柳滿堤花滿
浦江不知定曉到君居

僧舍閒坐

靜境與虛白玄改霽夕清門前塵鞅絕階下雨苔生
說偈明心法翻經作梵聲不因此出想安得欲忘中
情

種菊

階除閒置植性好如紫素少得與異常本種之當座

傍雨露感天和何憂花不芳家重笑冷語不如桃李
場詎知此即花風霜愈馨香餐英食其葉可使顏齡
康便期玉局仙和詩對清觴

曉發過雨

客舟常曉發江雨草淒迷烟氣籠帆重雲花塵樹低
漁翁半牽網渡田叟帶蓑犁湖海常為客空憐倦鳥
栖

初晴夜步

雨苔入石路入村縣桑柘陰森有幾家留警牧歸烟

徑憤鼓聲農踏水田車晚歸雞落惟聞犬春盡江皋
不見花終歲避郊野僻蕭條民物不堪嗟

謝友人惠詩

西齋林竹外每讀寄來詩章柳侵閑趣韓蘇汗漫詞
萬尚門龍文化舜日鳳來儀習城潭成癖毋嫌吝謝
過

送道士還茅山

向曲天山翠百尋道人下築深復隱居松前金杉落
浣火壇下雲花陰誰知劍氣干斗斗莫教丹光出夜
林化鶴歸來張外史好同石室酒酣吟

戴居士去甥詩以貽之

柳枝秋後眼偏青不似朝雲解橫往誰識林間老居
士心如泥絮獨醒

留別高桂軒

君在郊居我在城君來我復向郊行百年會合渾無
幾半日分違已有程燕子暖風偏惱客梨花寒夕更
牽情村荒終是離塵離鮮苟新茶過子息

宿西村

地僻絕荒涼相傳是白方農耕與主農客住沒官房

魚在銀人為宰師巫俗習常旅居渾未便矯首憶江
鄉

贈陳空明

仙人住空明自號空明子空明在何山委羽碧雲裏
青山盤洞巖仙人結屋于其間蒼松白雀晚蕭蕭
琴桃花流水春滿班王母靈旗畫常下鳳翎作笙鶴
作駕洞門不鎖山花開扶搖先生夢初醒夢迴碧落
空復明丹光出洞棟標鸞鳳書絕來呼不起安期老
悲甘如飴還來洞口烟霞間桑葉塵飛人亦去仙翁

只在空明中八極神游不知處

贈趙月溪

月溪道人復髮歸草堂卜築清江阿自言說呈得所
致天監度數皆收羅名公延至爭一問居、禍福無
差說端居兀坐如面壁對人辯論猶懸河江海處遊
三十載風雨宜烟中宜高人贈言大益勸文有序
說詩行歌我來江星司藝術君此言持相過空谷
此音誠可喜揮灑高唱和佳我幾食分定光
丹、從蹊蹊渾無遊心慕榮貴唯有道迹似蕭羅今

今君何為過優獎然世論此其能多請君姑置共默
愁春酒一酌朱顏酡詩、更求詩卷凡愧我才薄如
君何

西溪步歸

溪南山曲折含北水西東樵唱十峰雨漁歌五兩風
犬憎移竹更宿避掃花僮彷彿吾家近茅堂碧樹中

宿江皋

江皋數宿艤星槎波湧風橫枕雨後斜空憶飛簫遊
汗漫翻令阮籍淚天加烟浦一鷗輕隨波潮落群般

側卧沙慰意醉餘茅舍酒夜深無寐轉思家

題安晚堂

南山有長松蒼蒼倚青雲瑞已歷歲時深飽徑霜雪寒
百卉盡彫檄獨此晚節安宛若南州士文永青琅玕
早歲力修持事業聚可觀老去謝喧雜塵事無一干
晏然坐高堂援琴發清彈不求知者賞年歲聊盤桓

送垣雲軒任中峰寺

中峯香刹翠雲邊支遁昔日曾栖禪白馬十年不復
返青山萬頃只依然師行果雪歲云暮舟渡吳淞江

可憐名地由來在人勝好勤修業繼前賢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三

甘石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四

南湖集

初至陸涇

涇邊幽館客初過，
蕪思蕭蕭奈酒何。
此日西風風雨惡，
不堪楊柳繞涇多。

書反離騷後

忠臣宗國豈同常，
冠世文章日月光。
可笑法言說莽者，
如何投擲比投湘。

冬夜宿孫校書秋館次韻二首

幽館夜景寂，獨此竹蕭蕭。
緣寂疑超世，境虛欲凌霄。
未言絃古奏，敗金亮異烟。
飄拊抑有餘，意塵慮一何消。

又

東月起深更，西齋藹餘清。
素友偶茲會，新歡倍平風。
生風東月起，深王隔林弄。
霜禽向人鳴，神游竟忘寢。
逍遙步南楹。

旅次對風雨二首

風雨不出戶，羈愁難任離。
家料歸期豈意延至今。

嚴霜草木改寒氣，
襲我襟止行一委命。
道負初心，所以日夕悲。
卿將寫芳琴。

又

罷琴尚有得，油然賦新詩。
不知懷抱夏復從何所之。
仰睇江上雲悠悠，
空中馳者雲海獨酌，
卿且慰栖遲。余亦慕陶者，
樂天復吳疑。

喜晴

風生柳港雨晴初，
塵鞅何曾識吾廬。
吾廬疏落紅沾几，
席日移城綠上琴。
書傷春未許樽，
無醪留客尤憐。

餌有魚自覺歸田便，
野性不妨竟日帶鉤。

過西墅

川上日將沒，掩書方獨行。
漁還思換醉，農去暫休耕。
秋穀秧初出，春花果已盈。
先流光嗟易度，皓首愧無成。

元日

鷄鳴催曙色，又屬滿一番。
春天地祇如舊，郊原漸改新。
酒醺無厭醉，梅白可相親。
車馬康莊亂，祇爲展賀人。

題趙原臨高尚書山水小幀

有元畫山誰第一燕都獨數高尚書成名不在吳興
左米市用墨渾無殊江南趙原最晚出蓄得高罕留
真蹟行披坐覽無暫停音聲皆將飽胸臆欲此小幀
雲山園萬里不盡墨模糊綠樹人家春晝晚當門標
樹風烟湖嶺與前朝合作符何啻襖帖唐鈎模黃庭
畫贊雖小字位置森容大無異平原一变为穹碑任
筆挺橫亦適意趙卿得此变化筆知亦當公畫與敵
酒酣試倒金壺汁元氣淋漓鬼神泣趙卿趙卿誠莫

當我有古然久矣歲幾時邀君吸百觴為我乘興揮
豪芒使人復親尚書郎高堂素壁生輝光

題山水障子為蕭溪耕者賦

蕭溪先生樂山者結屋臨溪頗幽雅開軒見水不見
山却向園中看揮洒高齋素壁懸清風彷彿坐我林
崖下群峯奔馳勢如馬綠樹人家面平野層閣忽如
天際來飛泉逶迤自峯頭瀉半山雲氣千松白滿谷霞
生萬巖踳野橋日落行人稀幽徑花開知者寡蕭溪
湖居畫多暇坐對此園者不捨平生况復能食力春

作鋤犁躬自把短策朝耕隴工雲長藥夜落書邊地
有時歸來面盟鷗綠吸春醅知茲竿登高或者謝傳
履帶酒何妨遠小公社臨池也解學來禽對客猶知
論衆醉中選我賦長篇老我才疎不堪寫

湖上遇故人

十年游宦莫成絲偶過江村叙別離只恐須臾又分
首相遊迹是未逢時

十六夜對月

昨夕又復離人生會合幾佳問夢鎮浮似合宵

日漸損輝光到晦時

喜有友自京師歸

黃金臺上客何事只思歸
天路常留念京塵尚在衣飄零驚歲換出處與心違
江館相逢日酣歌對落暉

喜陶病翁見過

閒居多抱病忽放過湖船勿藥春三月哦詩日幾篇
辭杯知素却怯罷宴索高眠花影庭前靜求余教按

贈沈日章太醫

南湖放棹來東閩，為君開話出詩話。
囊盛盡藥，村濟人多感德。張宴獨辭，盃一榻塵甕遠，相逢勿
遽迴。

九日客中

江湖飄泊雪盈顛，風雨重陽又一年。
籬菊未開，飲榼霜楓初墮，薄吟壇心懸海上三珠樹。
夢繞城南尺五天，自笑致身猶繫俗吏，慚食力未歸田。

村居雜賦十首

偶爾適村墟，何須較議餘。
此身渾似寄，隨處且安居。
簷落旆溪頭，店門碑墓上。
虛行吟亦慢，意忘毀更忘譽。

又

石楠斜屋角，水竹亂門閭。
野客渾忘市，村童不識車。
飢鷹窺野匹，翠雀候漁溪。
視物多典感，偷生且晏如。

又

迂迴荒草岸，嶺澹夕陽橋。
田婦車猶得，村童牧更

熱夏出初，叫野秋穀始，垂苗食力慙。
余甚寧猶嘆，寂寥。

又

野路經竹處，危橋入徑迂。
牛身栖燕子，瓜瓞攬鷄雛。
水潤鱗鮮少，村荒好樹無。
斜暉山飲夕，渡口立斯須。

又

乳鳥巢何僻，莎雞語更悲。
歲舟慙水屋，關路隔蔬畦。
客至兒童喜，家貧犬鼠飢。
謀生嗟計拙，飄泊度

明時

又

靜處孰宜陪，詩囊與酒杯。
唯延長日過，不念暮年催。
自負相如志，終慙太傅才。
動違平昔願，醉咏轉堪哀。

又

偶行聊適意，初未為人選。
白鳥移暉遠，青山引路遙。
駐舟春市曾，下嶺夕陽樵。
歸坐烟霞室，歌聲破寂寥。

又
茅屋坐來晚蒸氣一飯餘僧歸雲起後農罷月生
初單處惟憂病窮居賴刺書田家忻雨足吾意始
安居

又
茅屋路西東窮山石徑通蟬聲斜照外人影花落
中水舍看留叟柴扉飯積重時來接語一笑亦
相同

為士愛溝壑從農力弗勝不才終困頓無夢欲奮
騰病愴度多竹哀懸杖一藤到門無雜客吟子與
琴僧

立春次韻

衙門春到且栖遲理運能推久拂藪地轉陽和梅
早得風回暖氣柳先知羅琴延客陶潛酒試筆酬
人杜甫詩亦有辛盤貯生菜獨無纖手送青絲

題荆南精舍

結屋近荆溪茅簷綠樹齊竹陰門內外草色路東

西山翠鉤簾入嵐濃掃榻此雨侵琴薦濕花覆筆床
低引澗滋瓜圃開渠灌藥畦蘿牽穿樹石鶴步落花
沉聽鳥停杯酌看雲倚杖藜柳深頻見燕村迥不聞
雞婦足飯千箔兒勤雨一竿著書藏篋笥寫偈寄招
提日落兵塵起烟橫戰馬嘶移家同燕逐擇木羨禽
栖繪景娛親意裝潢命客題即憲時辰玩歸思倍悽
悽

觀刈稻

場圃築已成刈禾向東菑盈、數滿車竭力自忘疲

去年潦莫收老稚常苦飢今年倍所入循致理或宜
歸來茅簷下糟床林好修為及時釀美酒報賽并燕
私

秋晴出遊歸偶賦

江雨夜來歇日出殘氣散掩書下帷行獨步徑邊岸
听竹波晴光涇流亂以燥清風吹澗、誰識水上漁
冷言正無聊偶過如此聚同與陳索周道遠遠尋玩
澄波浩如天青山捲若幔是時秋穀登巖霜綠條換
盈悲時節移未由脫憂難一身風塵鬪百年斯過半

何以自解顏林頭理文翰蛇頭數千言一、手自竄
常約謝公展每笑阮生銀共吟只傷蘭多言亦勞腕
有時或忘餐終朝更進冠親朋遊以饒爛酬宜須笑
醉中感今歲悲我發一明歸來卧林榻久矣成托阮
長歌扣牛角清夜何由旦誰識梓人工未解承福境
觀雲歲云晚短髮風中亂燕、辰偏遊勝沾然復與
嘆

詠雪

混沌乾坤飛未死且紫已散垂老張京會禦寒得

思

南塘泛舟

一百五日又清明江花冉冉鳥嚶嚶、拂水柳條千萬
條東風不碍酒船行

送趙博士欽仕還鄉

都門車馬晚駸、道路旁觀起暮心疏廣還鄉加賜
重桓榮稽古龍恩深鑑湖第宅家歸梓高穴林泉可
抱琴頭白風流鄉里歌何妨置酒盡餘金

頭竹枝贈友

草堂一簫南湖上翠竹蕭、暮雨垂自嘆風塵長作
客歲寒心事此君知

秋夜燕王卿別業

素交俱謝俗偶此良燕會蘭房凝夕清寶鼎吐祥霽
繁、水玉姿冷、水含琬笑談萬虎藻起坐絕塵態
華燈爛流輝芳樽綠相對境虛意適通合喜無奈
喪亂十年餘舊游數人在豈意江海隔得遠文彩華
亦難恨遊幕寧失整歡愛明復各東西因之役增永
慨

憶山中舊游贈垣師

中峯舊名剎每到竟忘還
泉湧巖千樹雲分屋半間
松枯知寺古田少覺僧閑
師去因懷古詩成未解顏

次韻孫校書見寄

每愛昌黎贈穎師文章奇絕世間知
嗚呼穎師不復見失意今看強讀詩

寄陳山人寅

草堂孤坐夕陽村每憶城南綠水園
晨霧尚需草背夜寒忽散春今來孤鴻寄興歸琴調香蟻忘憂到

酒樽寂寞楊雄甘老去百年名姓至今存

南塘曲

堤柳綠、烏吟、曲塘早深沙路狹
野港倦游賴尾魚蕪田欲闢青頭鴨
東風過陌飄塵香冶游年少就
孫韞花間不管羈人怨年、負春空樹腸

喜張校書見過

村荒居僻交游絕疎聽足音心即散
况逢故人山裡出持索詩藁竹邊看
歸雲林暝日將暮落花水沈春
復殘使欲過塘與艇子且言後會未為難

贈王立方

憶昔交君父子間草堂春酒幾開顏
已面高手江湖說又訪名師海嶼還
華圓而餘侯檻翠杏林風急點
苔班長時暖我閑談坐冰竹然香戶半闌

贈徐校書

素志從儒業已精江湖猶早得賢名
著書自許如張洽作傳誰能繼宋清
香發春林留好客芹香風館課
諸生暖余素有如痴一度芳君一感情

題麝香照馬圖

霧鬣風縈八尺驕渾身如染麝香毛
明朝欲代白奴去萬里龍沙豈足勞

題南湖堂外

諸雲汀樹濕暝、相對衙門畫不扁
遠浦客帆簾外看半湖漁唱酒邊聽
浪花滿低懸牀帳黛已溪山入
塵屏珍重何我能力學青燈風雨讀遺經

涇上晚步

風生沒樹覺秋深野色荒涼亂客心
烏陂暝烟千里暮帆分落日半湖陰
抱疴已久渾忘心飲澁難雖頻

淫居對兩

喜故人見過

避世遠塵喧
湮流曲對門
逢君應抱膝
席為開樽
白鳥使沙淨
幽禽集篠繁
留連非嗜飲
公作更隨誰

漫賦

野趣年來劇詩工。若有神江村終歲客。湖海半生貧。
茅屋秋風外。芳琴野水濱。交遊誰慰藉。賴有白鷗。

野田雀

咽，野田雀嗟尔生理亦有時西風未黍熟田畔群
相隨廣陌無人主家遠自以恣飽無災危不知群兒
利尔肥瘠微暗飛當四隅野田雀慎所之

孤坐

兵甲初消老壯心
草堂孤坐水雲深
忽因風木蕭蕭
起翻有英雄淚滿襟

訪友次韻

君家四面碧簷長
更種忘憂滿北堂
何處相逢便相別
歸時風雨夜浪浪

過朱卿宅二首

斜日疎林獨杖過。避人歸鳥拂烟蘿。居瀕東海知潮候。門對南湖解棹歌。島松樹紅霜落早。白頭花老雁來多。悲哉宋玉空愁絕。搔首秋風兩鬢皤。

又

鎖却東城燕子樓荒村靄泊幾春秋如今占斷汝閨
曲水風林總是愁

晚過陸公奉橘堂

霜降涇流尚繞門船來只繫竹籬根抗塵自厭城居
雜習俗從教稚子村寒塢荀生知護母風林鳥哺似
酬恩何如奉橘軒中客珍重隨時候清溫

棹舟與陸文齋朱偉翁過湖觀荷花賦此

湖西渺々多秋水桂楫蘭橈蕩洲沚嫩涼蘋末吹清

風一色荷花三十里湘妃綽約靚妍粧新製合歡雲
錦裳背人嬌羞倦無語粉肌膩玉流蕖香吳娃小艇
破萍綠隔浦高歌湖上曲惟覓蓮房入葉深不知下
有鴛鴦宿金堤落日映回船碧筒酒多渾欲眠凌波
山人不復見相思萬頃空雲烟

贈蕭溪耕者

吾友黃君字澤之家住蕭溪之水涓蕭溪之水分自
沙湖來東流入海北匯于溪盤旋繞屋如爭馳至已
年間時澤也始謝仕來居斯便似龐公鹿門去乃買

溪工數畝之禽畜澤也身著襖襟衣手把耒與犂日
出東作不自憚日入歸息渾安疲倦婦或餉食稚子
昏聩籽嗟哉澤也雖勞勩猶能不廢書與詩新涼
郊墟短檠火躬與兒輩皆孜孜嗟哉澤也又孝且慈
一家伏役心加怡西風未黍秋離、汚邪滿車不用
祈上足奉公賦下足了其私打門並無吏索米載酒
唯有人問奇澤也或冠華陽巾或着白接羅開口論
古今起坐皆禮儀臨流或作秋水操登岸乃賦歸來
諱不求縣官薦不願刺史知初非如定名之梅福又

非如潔身之長沮但欲不素餐多效伐檀之君子樂
夫天命復疑嗟哉澤也且如此蓋將終老于耕矣世
上碌碌嗟何為世上碌碌嗟何為

村居漫賦

抱病餘三月居貧寄一村日昏惟細字耳背喜高言
飄泊荒兒學鵲栖對僕樽城面空故宅自為歎煩喧

對月誦大蘇中秋冷坐詩冷語一首

不飲始知懣得茗終反清對以千古占月盈千古情
川流為墨滿未盡胸中掃傾掃揭且高卧洗耳松風

聲

哭戴七秀才

之子善人傳高堂奉白頭胡為一夕病竟作九泉遊
游哀經無兒者燕嘗有姪修過塘營別業翻是瘞身
謀

十月十八日與會稽何士高夜燕于陸汲水
而之草堂時風林葉、雨渚蕭、不勝有飄
泊共客之思同以紀此

曉下雨脚歇後下几士燈光明窗更銷隱移文懷北

海縣人高論比東垣涇沔繞全鵲常狎訂樹當門雀
自喧此夕江皋共淪落青衫司馬欲消魂

同傅樂耕病

誰道多才傅休矣渾如多病馬相如閉門蒙被尤哦
句罷藥歌賦不廢書野鶴瘦身唯賴杖秋蓬短髮每
慵梳清條喜有栖禪客日下登堂候起居

感春如秋

恹雨顛風夏欲徂金聲先應井邊枯舊閣虛地夏天
雪未信南荒著絕無

題奉橘軒

孝子有層軒當軒摘實繁霜餘摘百顆座上奉雙尊
霧氣噴香潤冰漿濟渴煩腹裡初微餽細嚼尚停樽
敬禮如弓立慈顏比玉溫九江雖舊跡一德見高門

次韻舟過瀟湘

瀟湘萬頃夕陽烟忽憶當年塢口船春水方生因退
敵景升安似仲謀賢

聽風

夜號江樹擁江沙節近清明欲返家瞬息舟行從順

通只愁零落後園花

書蒼山處士傳後

蒼山何處蒼泉水洲且清高人此中歿父子有遺名
自非見道何為較若生一死既得所山亦增崢嶸仁
者必有後宜其是嗣子榮千載挹清風足以敬薄祇
祇

寄題讀書堂

讀書本何為維以齊名氏性氏性胡不齊氣異欲復
併聖賢憂世深發言無餘德臣之後覺從孰可不究

竟匪徒誦以知要在敦薄行我聞唐此賢立志久已
定燕室山水間讀書名自命慎毋暮暮仍虛名舊規
聽勉焉肆寔力希賢復希聖他時造子室續當富吾
詠

寄道潛衍上人

京國微行喜早歸茅庵肩跡掩柴扉文章留世新編
葉錦捲棠名舊賜衣晨鼓憶分天界粥春風還採海
雲微相期共向林泉老已悟年來五十非

行香子二首次衍師韻

古院沉沉傍鵝邊林間琴書和竹交陰有山有水儘
好登臨且得怡神得怡怡得怡心塵緣俗慮無一能
便使謝交屏跡從今師公慕細推尋也不須又不
須偈不須吟

又

莫道吾名莫數吾朋更不勞到江城一庵幽沉心
跡俱清儘蓄些書蓄些徑庵前何有松檜杉桤笑塵
途來之紛爭此生不悟坎止流行死有誰情有誰慕
有誰稱

春但有感

芳時恒易但道景覺難度悵惜春歸悠一感年暮
身如風中舟漂泊多旅寓賦順國常遭阻厄亦屢遇
理遣能自安詎足傷心素所念德未崇沅光竟虎鷺
安能學長生壽如松柏固

題牧牛圖

江草青江雨足斜陽日滿堤牛尚牧童睡起
坐裡陰長笛一聲江水漲晨興自出暮自歸不愁風
雨短蓑衣半肥春作宜早務九月當足公家賦

傅子而生二子大子年十五稍能理家事忽

一朝而亡悲哀不能已爰作詩以解之

生別多戚死別元可傷生別有見期死別永相望
百年大化內豈能恒久長唯其遭天折所以迫中腸
人情固難割斯理則有常要當此惜會安處送順鄉
采氏傅氏子廿五身方強稍能理家事私業未可量
胡為舊病疾失脚休河梁路人見之悲親故何堪當
父母欲絕倒飲食渾相忘幼妻不停哀並整飯時裳
痴女最可憐尚索來栗嘗我呼傅君語尔親在尚堂

題山水障子

東老易感疾詎宜久傍徨頃以幼自適庶能保其康
子多困亦好子少庸何妨擬使多而駭胡若少而良
傅公既德水淚捐我傍欲裁為悼詩寶愛永以藏

近山爭如拔連山平似掌長松栽千尋小樹不盈丈
層樓兩崖間居人碧雲上結鄰獨神扉到門無俗
致巖花照吟鴈林翠落書幌風停萬壑寂雨過百泉
響雪店此願還披圖發遐想

題梅花道人所製竹枝鵲江月軒主者二首

蒼盡梅花曉帳空獨留影度東風不如江月軒中
客學鳳長吹十二箏簫

又

月工江靜夜未分驚坐遙度隔林聞工人更寄青瑤
塵明拂天壇五色雲

月下聽友人彈琴

林鴛生夕涼池月已東上坐來衆喧息芳琴發幽響
徘徊別鶴意窈窕出塵想或如羣騎來奔馳上長阪
又如孤飛隼一落雲十丈千鳥意外音何人共清賞

彈琴罷相對悲悲：千古仰

秋至

澹雲疎雨曉冥冥涼氣初生水工停楊柳千枝猶未
預梧桐一葉已先零雕闌日落殘棋局銀燭風生冷
畫屏便覺金聲來夜榻正宜課子讀遺經

新涼晚步溪上

颯爽新涼動衆樹已經秋閑行步溪上水路渺悠悠
永畫拘文墨晚來方暫休野情自爽曠駕言能寫憂
日落川上流風送雲中舟雨賜喜時若未黍綠盈畝

無人問此我唯有沙上鷗

夏日東吳老人携酒相遇賦此以贈

雨過竹房初涼生思有餘故人携酒饌稚子擬園蔬
自慙交情洽何嫌礼法疎詩成歌一竟索我醉中書

復夏紀事

夏徂江館涼生早晚至風林雨下初翠帷覆垣搖薜
荔紅衣映水落芙蓉山僧寄至設空榻湖吏供來入
銀魚唯有客懷難自遣梧同策：夜聽虛

池人讀書

賦：荆山璞見朗内含英不有雕琢工美麗何由成
人生有令質何物能比靈不學不知道勉焉知復行
聖賢垂遺簡至理日月明氣質苟不度禽獸乃永櫻
少壯豈長在老大空叩嚶

南龍現芸

散策過南龍：工多白雲：中有寂寥終日躬自芸
膝行泥濘內日炎休如熱人生百工伎誰可比勞動
秋成况乏食安得工所聞

解夏日過僧舍

江村雨過動涼颼，正值禪房解夏時。松竹繞軒因坐久，茶瓜留客故歸遲。佛前燈映翻經几，林下苔侵刻石詩。一榻涼深無暑氣，談空說偈掩相宜。

秋夜草堂與客露坐

高齋坐澄寂，素月光滿林。移牀倚庭樹，露氣濕衣襟。竹間風澌澌，石榻自鳴琴。神以境超曠，語因玄悟深。思嘯動低鶴，偶步驚栖禽。不知夕已久，但覺轉

秋涼野步

風高木落覺秋多，寂寂荒村獨杖過。犬怪人來鳴破

竇，鳥隨帆去渡。烟波斜陽明滅，青山外落霞浮沉古。樹坡秋色秋聲，湖渚山倦游。久客奈愁何。

秋興

座對湖山客對盃，滿前秋色畫圖開。峰頭雲氣無心出，沙上潮聲應候來。近榻鵬眠如雪白，隔汀鴈唳似人哀。時明老去歸田里，自嘆元非濟世才。

湖渚夜泊

湖境已含夕，舟行暝莫前。因就酒家火，繫纜垂楊邊。蒹葭秋蕭蕭，四望滄浪烟。霜露定原野，星河耿長天。

漁叟醉猶語，舟人已思眠。客行多值此，夕更淒涼然。

聞蛩

唧唧復唧唧，露下涼塔夕。昨鳴草野間，今入宇中泣。淒淒風滿戶，澹澀月當壁。豈唯羈感似，促閨中織絮。寒未有具思，家坐幽寂。

月宵琴罷有懷

風生却揮簷，月上代熱蘭。油然有餘清，起取鳴琴彈。噫，丹丘鳳翼，湘水鸞舌。音韻復遠，令人知者難。

羅手掩絃坐，反令不得歡。懷哉千載人，不覺淚沈瀾。

清秋放舟與客過湖訪友

賦懷故交遇，隔湖渚放舟。時幽尋况，扶同心侶。蕭颯過帝洲，清風已驅暑。幽居水雲邊，松竹異村墅。主人預知來，草堂出迎佇。握手話久離，照席發清語。家僮亦愛敬，異茗頗能煮。入入厨，具有校登堂列樽俎。居處絕塵囂，主賓無俗舉。危酒豈容辭，夕來更焚炬。

晚步西池

徑工舍夕暝道遶步西池殘霞映高壁清風發漪
鷗飛未泰地鴈下蘆葦城帳望秋已深悠、動羈思
何以消我懷默、自哦詩

秋館有懷

秋深氣已肅涼颼髮我襟出齋舍虛朗斜日在高林
悄、感秋思慘、傷世心本匪塵俗安淹留委浮沉
酣譔非嗜飲萬憂若苦耽吟欲招楚宋玉悲歌寄知
音

秋晴

川山烟消薄清旭落霞明林梢墮積露好鳥來上鳴
雨晴喜時若田疇未縱橫昔見東作興條條然已西
成客此四改歲素餐慚不耕惟有擊壤歌相與頌昇
平

中秋夜對月

碧天淨如洗月色非常宵中庭類白日風露涼蕭、
移席林梢階下酌酒更清謠鼻寢時一鳴林琴或一
調自非貧無慮何能此適遇出意適登景不知漏迢
迢

中秋舟中觀月

放舟即東門迤邐渡湖水偶值中秋夕碧天淨如洗
仰卧孤篷前涼月已東起但聞水聲多不知去如矢
金波長前恍朗散復聚風露被索野蕙葳蕤洲渚浩
歌激中流隣船皆側耳

寄山僧

山中一相別兩度秋風吹每懷雲松榻說偈更哦詩
送君惡泉響客來羅彈幕詎今久不到若為塵俗題
空江扁暮秋遠樹雲離、仰聊將五字吟用寄迢、

思

秋日山行

秋氣度林谷木落風蕭、筇行聊直上豈辭巖路遙
窈窕石磴危遠迤嵐氣飄過澗衣袂薄憩石足倦消
雨後水奔壑響餘葉辭條鍾未知有寺徑寂唯進想
素有五壑趣盤礴寧知勞安能此營構構永得離塵
囂

暮秋對雨即事

丹、江渚雲蕭、林下路落葉滿空階掩扉卻塵俗

看雲每獨酌，勝與俗客語。未離下花坐，對成賓主。
醉餘歌考槃，清風激林莽。

九月遇雨

重陽風雨畫，晝沉靜。掩衙門，水竹深濁，酒共誰酬。
酩酊青山空，自憶登臨。離花如戰，悲秋淚雲樹應連。
去國心落葉，聽階虫唧唧，清愁盡付醉中吟。

登樓

丹楓臨水，臨樓湖景迤邐。萬里秋日落雲霞，生海
嶼雨餘未泰。熟田疇，渚漲通流，鷺漁板橋，泛依蘆葦。

客舟不是仲宣悲，去國自緣宋玉多愁。

客齋雨夕獨坐

客齋夕方永，疎雨洒空林。懷歸正獨坐，慘思難任。
葉墮風響，悲蛩類人吟。不意寓此里，蕭條延至今。止
行匪由夕，立聞每闕心。終當理逐，掃茅致山岑。

菊邊與故人飲

秋花有佳色，新醕有佳味。對花且延酌，況有同心契。
擬英香滿袖，薦蘊葉盈罷。唱和放陶吟，留連已成醉。
風蕭蕭，斜日在高樹。

雨寇期友人賞菊不至

疎雨鳴落葉，幽花覆前榮。欲持一盃酒，泛此黃金英。
故人期不來，誰與共怡情。羅牕坐來暝，獨鶴空自鳴。
聊寫招隱辭，清風流塵纓。

暮秋久雨

積雨秋景徂，空齋坐未暮。葉鳴風中零，雁唳雲深度。
濁醪慰幽面，接幽吟。寫情素，開軒對綠竹，澹然自成趣。
老鶴忽長鳴，羅牕掩微霧。

喜友人過草堂

江空水雲暮，林堂坐蕭然。衆葉零寒風，唯有松竹妍。
友道日凋喪，唯子能周旋。吐辭芝蘭馥，立志金石堅。
倏來還復往，白髮今滿顛。放曠陶一觴，飄零吟累篇。
雖無軒冕念，幸謝塵中緣。明發明使欲，往已備滄浪。
船

入城

久謝塵京跡，復為俗務嬰。晨榜發湖上，傾頃刻望江。
城風帆駛如日，但聞水激聲。寒候度郊野，木杳歲收成。
地工川氣清，風生蘆葉鳴。白鷗力驚猜，暮歸還濯。

題

對雨燕集

稍下階下雨振堂上賓談驚林鶴灑翰泣鬼神汲
潤淋漓窮網池薦芳鱗山果霜已熟家釀秋始新既
列文物雅益盛情意真但開樽前歌含意有未伸誰
能寓此辭無乃林下人置身顏崇德蹤從展芳衣

晚過蕭溪

旦工日欲落閑行紫菜菜孤節川雲微夕暝霜樹零
淒風田疇刈已尽烟渚晚飛哀鴻偶見群牧還忽與歸

熱遶疎林出漁火遠暨聞僧鐘歸來猶舊迹涼月起
林東

贈何山人

君從山中來衣帶松蘿雨過謁我湖邊居聯牀夜來
語藥囊掛石壁酒壺列芳几杯餘歌青天絃中寫秋
水既慙立聲怀尤能慰羈旅明發言當別飄更何
許

題春溪垂釣圖

溪山雲外青溪泉雨餘急花落風渚多鳥啼羅徑寂

釣艇橫溪酒水清魚不食鼓鼙歸來渡巖扉飲微夕

寒齋雨直

烟雨暗村墅寒風激疎林空齋坐寂寞寒氣襲我襟
既阻常燕反復傷久羈心積有盈觴酒自酌還自斟
老鴻詞人舞幽望翳翳陰盈餘意未適聊將寫芳琴

送衍師道遊浙東

釋子無常居隨方可修業點今何之江邊理輕楫
欲遊山水郡偏與名僧接一月無長物唯有文盈篋
浙水東諸川巖壑多名刹相道或見尚為言髮如雪

寄陸振文

我居湖渚子居城相去渾無數里程何事不來常會
面此時相憶若為情溪南宅隣人鎖水北荒田別主
耕目斷湖天雲樹晚不堪更聽雁孤鳴

登湖上樓

閒居思不憚因登湖上樓小春日澄霽水波自安流
滿汀有鳴雁葭渚多飛鷗互答聽漁未往覩客舟凡
物各自適嗟余獨淹留所喜歲有成春稷盈田疇讀
書既閒適安分將何求

冬齋積雨感懷

積雨冬已深寒雲晚猶密空齋沈無人何以遣愁寂
輕風度長林落葉滿苔石因乖常燕友自驚久遊客
僮子頗情親功我加餐食醪至不辭斟紫屏掩初夕

贈寶靜庵孤雲師

避喧湖渚僻對雨鷺歲徂釋子忽見過解我心鬱紆
林館無纖塵竹榻相對臥胸中抱滯礙抵掌設空無
了與塵世忘飄然似雲孤夜深更秉燭噴歌驚鷺雛

為僧賦白雲深處

上人結屋最高峰丹嶺巖雲萬頃中飛霜高拓獅子
座散花扎處梵王宮雀歸松頂難分白楓落霜餘易
辨紅我亦無心飄泊士常時求此話虛空

秋興次韻

閑園城工望吳山水落秋風夕照閑萬里黃雲江漢
路數聲白鷗海門閑近疎庵世心常懼老病歸田夢
亦閒耕鑿時能散帶力更無一事涉塵寰

苦寒

狂風朔方至寒氣日以深寒向不可禦墜戶亦難任

陽鳥凍莫出同雲結重陰孤葉雖云厚慄烈氣遂侵
世多無相者歲晏何為心

對寒雨

忽驚歲徂蕭林下雨聲動林木雲氣暗村墅
捲卷坐幽齋畏寒人低語僮子頗慰抱開樽列芳几
醉立看梅花幽禽自驚起

寒夜留客

飄零值歲晏方袍減心故友忽見過更叙別情深
稍西拋葉蕭風激林梢齋夕照榻暖時思難任

盈鵬有旨酒酬酢且慰吟

雪晴閑望

快雪崇朝霽色開微陽澹日照復空花尚壓林頭竹
玉氣初開渡口梅簷溜風凝冰似筋柳塘凍解水如
首一盃助送江身目盡裏漁翁獨棹來

欲雪

一色寒雲四境垂江齋坐待雪來時蕭蕭急霰聲地
危慘陰風氣切肌竹隱深栖寒雀徐梅開獨立翠
禽枝散花時送雪中物摧花牀頭自詠詩

此過未偉翁宅

水竹近茅堂，烟消映夕陽。
酒壺荷氣晚，幕句柳風涼。
隔岸懸漁網，當門繫客航。
交氣渾不及，垂老弄樵樵。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五

江行集

贈崆峒外史

崆峒高世士，冰玉照朱顏。
有酒身先健，無官夢亦閒。
文章傳聖代，名姓列仙班。
海工期相候，風天聽珮環。

贈別崆峒外史

人間何處是崆峒，臨館仙壇綠徑通。
常弄雲簫騎一鶴，每携書畫貫長虹。
文章留世新刊藁，醫藥回生夙

著功京國相逢處，相別之官有限故教。

留別故舊

萬帽風塵西髮疎，宦情萬思堪堪悲。
之官恐候來春限，別子能忘後夜思。
千里瘴烟無僕去，一身衰病賴兄隨。
但知竭力酬恩澤，不計遠還猶分卑。

藏人蜀秀才送余至

京師及之官又送

至大勝驛值大風雪感其高誼臨別賦詩以

贈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四

君不見昌黎公藍闕馬蹄風雪中，又不見玉句翁黃

州路遠如阮窮我生今年五十七讀書吳山畏人識
昔年曾作水曹郎 聖恩早賜歸蓬華邇來又越
十六年老病囊無批藥錢去年府州忽交薦豈謂聰
明不及前茅茨驚憂病增劇展轉歲餘千恩集今年
始及赴裝行兒女牽衣憐我泣抱疴報苦至 京師
工赴天官陳願歷 聖恩浩大不加罪命向廣西
佐方伯青衫白髮老從事自愧才疎難稱職臘月出
皇都白門啼亂鳥乾坤忽變色風雪方載塗塞驢凍
屢仆瘦僕飢且痛俄至大勝驛面凝盡散已叮嚀僕

莫慎勞役挽第一下車就家願見喜暖酒溫我指挹
酒為懷杯盡情相疑語乃知平生交勿薄屠沽子避
逅遇一官同之稱孝廉共買金陵酒同上廣西船廣
西在何許浩渺烟江水舟師數驛程四十三百里大
寒馳大江之流急涼之沙頭暫停棹飛浪覆蓬艤况
乃塗路迂老年俄此惟薪情正愁他忍送葛翁歸葛
翁之向我別胸中有言不及說我今竭力報
皇恩翁亦還家保名節我家亦好涼子前光耀家
悲寄語到官急道汝歸男長讀書女針指

大勝驛舟中作

江府不容知沙汀泊一宵歲徂官限逼塗遠客魂消
餘濕風掀浪離聲兩送潮所是身老病有負 聖明
朝

宿采石驛

采石江頭亂夕烟參差檣櫓泊沙船鄰閭吳語詢御
政所有垂歌惱客眠酒薄易醒千恩集路難進寸心
慙 聖恩罔極何由報老病惟憂不假年

大通驛

暮投大通驛泊船夜未穩波濤洶湧來况乃風力緊
翻浪入蓬牕浸潤余輿枕病兒驚起坐予亦不安寢
頃更雨復作懷其此時景老同祖歲遺依然相受領
行止一委天預憂空自損

過九江

大江流水日如之萬摺青山落鏡中路過九江天闕
遠地連百越海波通歌謠早麓周王化園繪麒麟漢
代功功遠小成臣雷雨露愧無雅韻贊 皇風

舟中偶成

日行六十里何時到桂林楚天風浪闊垂嶺瘴烟深
舟遲常遣限金艱獨伏心蕭々猿髮短何以稱朝簪

又

遠郡之官去長江過一舟誰能抑易搖自訝蝶為周
才薄宜微祿身病懼遠遊殊方知識少相近獨沙鷗

過小孤山

江行已十日始至小孤山東下方千里西來第一閑
穿巖祠廟險蹲石鶴鵲閒賴有人成市萬翁酒得酒
還

湖口驛

歲但風雨正江行却喜新正又復晴千里楚山波上
碧數聲蜀鳥水邊鳴竹枝歌意偏憐客鷄舌垂音最
惱情強把一杯同父子中宵無寐旅魂驚

舟中夕

江風吹散沙頭雨山靄籠殘水際暉一歲只從今夕
盡几時得自異鄉歸鷗鴻分集知非類父子同行覺
有依獨愧從前何恨悵豈唯伯玉自知非

元日

東風拂曙水微波二上青山點紫端千里客舟驚水
歲改萬紫底顧時和強將椒頌今晨獻忽聽竹枝何
處歌渚泊素無軒冕志茲行疑是一南柯

發蕪陽

蕪陽驛外晚烟開城郭依山亦壯哉一遭淮甸千里
去二儀晴色九江來到官散擲班超筆作賦慙無賈
誼才欲買一樽虎茹瑰客中病骨不勝杯

過武昌

武昌西上水潯一遠羨飛鴻向北還遠浦殘陽外似

葉白沙黃葦岸如山鴉將暮色投烟盡鷗轉春聲泛
渚間我本石湖垂釣者却隨鷗鷺振朝班

立春日次韻包長司見贈

羈情正無那得遇故鄉人未見新年屠儀驚此日春
菜綠青屢送酒蟻綠頻親且汲君家潤儒櫻濯路
塵

舟中聞吳歌

清咽夜駐木蘭花曉月落霜天雁唳還忽聽吳歌驚
夢斯此身只諫訝泊楓梅

雨中聞猿

何事最牽情猿聲雜雨聲
楚江千里路巫峽幾宵程
家破猶存業身衰不久生
所思私期後嗣沒世保先
登

聞歸燕

落日湘川飲跡夕飛羅
燕滿渚鵲飛舟行正值
衡陽路人自南征鴈北歸

舟中燈夕憶舊歲與王行張琦飲許氏讀書樓

去年今夕讓王城讀書樓前燈爛明
醉觀投筆張顛字坐聽背寫王喬望
今年江行四千里短篷浩渺烟波水
父子局促如樊籠一燈夜泊蘆汀渚
鴻鳴滿汀風雨蘆花坐對月歌鳴
山川奇觀飽胸臆却疑平生看畫圖
此時思親與懷友百感驚心坐來久
何時乞得此身歸看燈更醉書樓酒

初至長沙

自入長沙路深林似浙西
水清皆石子沙暖遍桃蹊
想徑高人伐征遠倦客逢春
來將二月官限限已相

楷

過湘口

一官還郡及暮年客裏難堪病未痊
尖艤曉行嵐夾坐破篷夜蓋月窺牀
沉湘每灑忠魂淚易播因懷義士賢
我亦丹心徒耿耿振衣興感白鷗前

過長沙

長沙城中多美醕太傅宅畔多蒿萊
一盃兩盃復自愛古人今人俱可哀
竹屋人家晚猶市窮達商舶夜運周
江天振衣一長嘯沙岸漠漠飛黃埃

登郴州城樓

落日江城烟霧深宦遊每感歲華侵
山川殊助助登臨興雨露常存惡闕心
一鳥遶啼沿水樹衆峰齊露出雲岑
衰年抱病天涯外同新柳閱思莫任

瞻雲軒為慶慶連鄭同知賦

瞻彼白雲在天一涯雲飛之處吾親所居
白雲蒼在天一方雲飛之下吾親之舍
孰父不克壽我獨少失怙孰母不獲養
我獨離膝下母孀我思斯勤斯定有久
曠如之何不悲雲本無知人自有心我
思古

人實契我心人亦有言居孝出忠無有二致克盡在躬既出以忠是猶行孝忠孝既并臣子之道今當何如此就榮養登軒祿壽黃耆是享

官廨偶賦二首

曉雲八章、四句

大藩鎮西廣重邦事維繁工賴治劇才與議祇能官優游政刑允俗化誠可觀百職俱效順所屬賴以安退食公館靜榕陰生查寒擬鄙祇微秋亦得承情款風雲偶遇合人生良獨難

又

置身素儒流偶膺理刑選所患律未諳自知力當勉重俗多梗化吐辭卓莫辨職卑領諸曹憂患亮難免病休得稍延茲政日因浚公庭馬簷下吏散夕容歛閒欲理瑤瑤但傷知者鮮

登象臺驛樓

而餘六月似深秋榕樹陰森風滿樓山境博雲成白象江波浴日金野思家迢迢五千里奉使迂迴數十州王事有程心正切相如多病不勝愁

九日即州作

風露淒淒、夜物華忽驚九日在天涯故人對菊能酬即何處尋山可命車白髮無顏將意藪青衫有淚聽琵琶一杯迴首孤城暮水濶雲深去國賒

秋間提調貢舉官命賦詩以紀其事

門鑰黉宮已浹旬簾分內外盡儒紳三年貢舉賢材或一代文章制作新賢畫有條勞宰輔駟馳無補愧微臣鹿鳴錫燕恩澤願作鏡歌拜紫宸

立春日試筆

邊郡微官老病身蕭條白髮又逢春也知羊祜能孚眾誰信曾參不殺人千里河山鄉夢遠萬方民物歲華新平盞且盡杯中醪旅此翻同奴僕親

初月十日與友人燕集

舊歲得春今廿日張燈又復近元宵山桃初折兩三藥官柳已眠千萬條萎葉桺飢亦瘵茶膏橄攪醉能消日間重語愁難辨時得君來慰寂寥

送周理問

朔風吹雪載征蓬三載期當覲帝都大冊新裝行

事業細書近刻紀功圖
皇廷載拜聞
天語海宇千年仰
聖謨遠郡小臣唯頌
德願祈
雨露遍沾濡

蘇韓都使宅次韻林秀才

梨花院落覺春饒
更愛松聲響海潮
座上論文誇李
漢幕中投筆羨班超
轉技急管流鶯巧
伏櫪浮龍汗
馬驕且盡擲前無
限酒儘教花影弄妖嬈

祭社稷宿齋宮

銀燭吹殘數度花
方壇標榜似仙家
石雷甘露凝珠

穎香約靈風散彩霞
三獻禮成樽屢把
百官拜罷鼓
頻過豐年有花農
天慶食祿慚余兩鬢華

聞有鄉人至出城問信途中偶賦六言

萬金望斷家信一飯恩酬
主恩下馬夕陽長坂落花
流水孤村

又

江春官柳已眠林
暝歸鴉將盡竹間有路通行
野老
編籬蒹葭

次韻二首答蘇二吏官見寄

作吏應疎酒與琴
蕭條何以豁冲襟
絕交宜折山公
簡排悶能忘杜甫吟
公館樹陰啼鴉亂
江村雨過落花深
出門撥、皆塵雜徒抱
悠、靜者心

又

二蘇才氣冠常倫
一日名驚海內人
雨霑濡身各健
燕鴻飄泊跡難親
山遙水隔將期月
花落鶯啼又一
春
我亦做官久羈旅
願將交誼比雷陳

祀山川懇報恩奇

桂林城外梵王家
樓閣參差擁翠霞
小塔屋前藏舍

利古榕庭下掛梁
梁僧敲茶臼臨修竹
客叩禪扉踏
落花不是山川來
與祭安能半日此
踟躕

述懷一首次韻答陳都司

請君暫側耳聽我陳
東由通昔童蒙日讀書
即聖立
稍長只有四方志
海內賢俊咸從游
其姿未足比麟
鳳其氣直欲凌斗牛
挾書將擬獻

明主有策豈肯干
諸侯風塵滿日世不偶
聖賢有道
吾當求還歸林泉
更修業松栢為侶
康鹿游有時長
歌激林莽俯仰上下
何慚羞棲壑耕雲
三十載白髮

髮忽來侵我頭老年老身心益自勵安肆豈效効常
人偷

大清龍飛掃妖孽坐運六合無遺善鬼賢野外罔不
及適也誤列明經傳歛然羅致授以職靡祿無報常
深憂只今王化大無外羌夷遠巡咸懷柔白頭乞身
未遂願室羨暮鳥林間投

贈別沈中

慘々去親故悠々浙江湖征迹動百郵况當歲云徂
辛苦得生還到家自忘劬嗟予萬里身乞歸安可固

分手在茲晨且復延斯須長歌既慟哭短辭寄嗟吁
雖當終興酌暫焉亦無娛江寒百岳黃汀樹雲糝糊
子歸理舊業珍重為身謀還當動子收勿作常人徒

卧病空廨

九月肅霜當授衣病餘瘦骨不勝絺風鳴乾葉涼侵
榻露下空庭氣入扉秋水蒼茫柳夢遠脫雲零落官
情微南來不及隨陽雁准擬三春又北歸

秋殘偶賦用韻

从官尚著舊儒衣廣右秋殘未易歸身老才疎慚薄

祿公餘吏散閣重扉脫巾髮露千絲白燕鼎
微紙帳中宵頻有夢幾迴幸得故山歸

次韻蘇景明見寄三首

前々風露度山城尚有松陰翠覆庭亢弁亦堪延晚
節病餘未許事遐齡一官形役頭全白多子交遊眼
獨青老至無由歸舊隱天邊空候假少微星

又

修禊正當三月三每因節至憶江南沅陽石上山拋
翠蕩漿湖中水破藍花氣已消啼蜀魄泉陰漸薄老

吳蚕只今別去唯多夢奪筆誰憐一老淹

又

嶺南多暑瘴一雨便成秋濁水如強急尖峰似笋稠
嶼寒無定候搖撼豈同流老至來為客如身如海上
舟

奉和友人夏夜之作

支離病骨瘦難勝強欲如餐尚未能青草瘴時神似
奪黃梅雨後氣如蒸吟懷海上尋仙侶偈寄山中結
夏僧田野豈無人喝死何時得落凌陰水

次韻絕句二首答蘇景明

蕪髯醉未能，曠天適也可。憐無一錢紛，世有鷄鳴。
客豈獨珠履，徒三千。

又

窮民由古首憐鰥，嶺南地暖冬號寒。司馬文章繼麟
常世誰能竟一看。

元日試筆

鼓角初通聚百僚，西階拜舞祝神堯。金花壓帽公
堂宴，共樂春風第一朝。

題林下彈琴圖

樹陰漸薄秋來早，鶴夢方酣月上遲。一曲清琴四山
應，如今不似在家時。

題畫

雨餘澗壑泉爭赴，月上林皋鶴未眠。且詠涼天嘉樹
下，更將幽意寫芳絃。

寄江叔諱

貴官西畔是君家，我隔東街路靡賒。同受春風不同
賞，齊前開遍碧桃花。

題挾群人馬圖

馳騎閒行不用鞭，綠陰原上草芊芊。是誰催促春歸
去，却把金丸打杜鵑。

題畫贈顏府推

我憶君家溪上亭，長時雲氣樹冥冥。主翁歸去頭應
白，却羨溪山只舊青。

建題畫贈友二首

建溪山下是君家，別後長松幾度花。他日乞身歸去
路，扁舟獨棹白鷗沙。

又

我有草亭南澗阿，琴僧吟子日相過。別來猿鶴驚猜
久，石壁春風長薜蘿。

題畫竹枝

年昔但說滿湘竹，今日舟行挹翠雲。帝子不歸春已
盡，滿江烟雨自紛紛。

題白描人物四幀

出本為韓仇，翻能盡漢謀。功名身已遂，宜作赤松遊。

又

莘野有處士素梁堯舜書惘然為民出四海歌唐虞

又范蠡

吳破越初安扁舟賦考梁鑄金雖肖似未若畫園看

又飛鸞

偶尔之枯槎直抵霄漢上名姓著月氏茲遊亦云壯

歲暮次韻

嶺南臘盡氣先和催老年華迅若梭鮑叔每能知管仲
馬周終豈困常何青衫歲暮啼痕積白首江空客思多
吾憶故山春酒熟樽前長聽雪兒歌

初月十日燕劉大恭宅

除夕得春今十日几極古礎列芳筵簪纓座未陪設
筵文字樽前卻管絃柳眼暗窺春酒綠梅花明耀錦
袍鮮醉歌大化和風內韻梁神堯億萬年

南洲有一鶴

南洲有一鶴病在樊籠羈局促林臯下愛惜好羽儀
但思青田芝不飲濁水泥素抱冲霄漢志豈顧渴興
飢仙人王子喬久負蓬瀛期倏然林雨至毛翮風塵
縹鶴壽不知紀觀化恐在茲乃擬玄黃樊吹當南山

陸千載一來歸不獨丁今威

賦得菊泉贈黃中

幽徑遠喧雜結廬在東偏編籬樹佳菊開渠引清泉
斟泉滋菊本枝葉爭出妍花開何來之水流亦消
美人能謝俗時來坐其邊或剪酒一盞或挾書一編
笑傲每永日而無慮慮牽舉頭見南山胸次自悠然
汲清漱餘酣餐落延暮年何當遂閒情共讀書歸來
篇

留別廣西諸友二首

微官廣右兩經年久謂才疎事必然屬吏候行來雨
外故人叙別及燈前座臨江渚頻溫酒歌向春風暫
駐船咫尺五雲天關近及時雨露濟顏連

又

南薰亭下駐行舟頭白何堪作楚囚春草春雲連客
路江花江水送羈愁虞廷幸際垂衣日漢代欣
逢制礼秋歸拜

聖恩天廣大病身已得返林立

別張訓導

近識張夫子情深似故知何須鷄未約已有鹿門期
此別五千里今論三百詩舟行在明發雲樹渺予想
思

余素好山水自官廣西若所謂七星巖南薰
亭者皆不得載酒一遊樂以事赴京臨行遠
睇不能忘情作此為別使山靈有知亦必鑒
我無從遊廢事也

廣西環城多好山我來不得窮攀春光九日有教
醉公事萬千難一閑白雲高飛此日別黃鶴東舉何

時遂到關還瞻楚天隔相思唯指郡園間

官廨除夕

倏尔歲事徂傷哉官情薄林蕙耿深夜空廨坐離索
朔吹號枯梢林虛氣侵懷隸夫向我言疊酌有餘杓
守茲長漏圓敵寒宜酌酌不知日孰瘁節換少愉
樂雲名實取累塵跡自惟惡疎彼義皇人中焉豈無
作

暮徂

歲事已如此化工將何奈何烟林啼決鴉亂溪水落

紅多客迹歸鴻返漁隨白鳥過嶺南一來往頭髮已
全皓

過白石灘

春雨孤舟過工灘之流激石訖潑之劇前仇度來時
路轉手雲生別後山去客應隨歸雁遠此身惟愧狎
鷗閒沿途多有鄉人遇盡嘆衰余兩鬢斑

宿全州河下

烟霞路晚冥之孤舟繫淺汀野花目藥顯枯樹借藤
青桂嶺雲猶見湘川雨猶聽雲名翻寶累投老此飄

零

過湘潭

鼓柁清湘曲烟生日欲哺吳歌商舶更楚語水祠亞
中背棲鸛鶴林腰喚鷓鴣沙汀舟已泊以照落平蕪

過涪溪

涪溪巖下日和煦紫纓行歌拂石雲千載題名曾過
客西朝頃德中興文山建吳楚青無盡水接湘灘有
漸分忍遽登臨情莫極不勞慨古思邈

曉發營田驛

宮田驛下曉揚舠初旭蒼涼路杳冥水涵洞度州清
出烟消磊石栢松清馮夷擊鼓乘鰲背巫女吹笙製
鳳翎老去遊遊心獨壯為文準擬弔湘靈

洞庭風雨

洞庭沙上留三日飽玩湖中烟雨秋一氣渾淪無六
合成儀度恍類孤舟風濤怒觸蒼龍窟產役身慚白
鷺洲明發難晴舟停候浮沉名未就此生愁

城頭觀阻雨晚晴眺望

磯頭獨立望君山天水相連露翠鬟夜雨累留商舶

聽夕陽長送釣舟遠民居臨水他鄉籍公癖依崗此
鎮園我亦阻風三日在天邊早晚近龍顏

泊青草梅望石鼓書院

蒸湘二水流來合楚越群山接去青書院殿庭連霧
縈城鐘鼓隔江聽紫陽作記今存古青草名橋舊有
亭盡說此邦魚米地商舟來往不曾停

過岳陽樓

岳陽樓下水如天兩度行經泊舠樓勢聳飛霄漢上
水光雪捲鷺鷥還雲山北去連吳楚驛路南來別廣

川邊客騷人多此會慶先樂後獨和賢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五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卷之六

洪池集

初至雲南

行盡艱危萬里程，碧鷄金馬拱孤城。
青山到處添詩債，白髮生來減宦情。
為市威張中土物，編軍盡屬異鄉人。
微官豈料來茲郡，虛解清宵夢亦驚。

獨坐

公館深巷僻，永晝坐無譚。
鳥雀厭好音，葵榴耀朱葩。
常雨阻燕友，獨吟還獨茶。
玉琴長在案，孰能謝諠哇。

益中抱冲素陶然對流霞，欲松招松閒崔騎歸太清家。

偶過同通招提

依岩漱禪扉，搜樹隔塵境。
石砌雨苔滋，山房俗跡屏。
崔樊去雲徐，隨風來樹先。
領跌僧起迎，客病予思暖。
若久司樊籠，鷄偶此如醒醒。
返且遲留松間落，金杯。

對雨懷張昆山

虛廊坐來雨涼飈，颯庭槐吏歸。
素牘靜鳥雀下空階，推枕度暑畫夷方氣何乖。
微官莫已伸旅思，無日佳。

佳話朝得遇子道，合語頗諧何時永。
夕設琴酌聊用懷。

晨興

鷄鳴風雨至，晨起謁上官。
瘦瘠未充然，松待更開門。
洪泥尊策燈安能，棘人方氣何卒長。
夏纔猶軍敢辭，泉莫任所憂。
在素食天閣香，誰即何由報肺肝。

肝

病中

微官事粗簡，長老自難勝。
況歷萬里途，素病日益增。

應物強自勵，對食還不能。
呻吟少安寢，未曙又當興。
枕衾苦嚙齋，座席猶多泥。
所懷濟物性，未試誰足徵。
羨彼還山崔，寧憂微興僧。

晚坐

罷浴晚拂坐，輕風吹鬢孫。
恍然惜流景，久負蓬瀛期。
皓天起華月，照我囊中詩。
留詩竟何用，徒令後人嗤。
不如飲醇醪，採玉芝腹服。
食朝太清不計犬，與鷄。

獨栢軒為章教授賦

層軒古栢樹，如幢蔽晚孤。
撐衆木，降凌雪真姿。
誰可。

並拂雲修影更無雙蒼龍鼓浪風生座翠雨翻林月
下窗同輩有冠皆遠隔烏啼驚夢對銀缸

詩而有感呈車判府

滇陽五月雨愆期公為蒼生懇禱之梵語山僧持貝
葉教人音御老執楊枝天瓢還倒銀河水人世世歌
早魃祥自是丹心能對說誰云昭格在多儀

贈儒士程卿

程卿淦水士放浪荆襄間荆襄富文彦傾蓋相往還
素抱岐黃學起疴如劉管刀圭入口王銍開金闕名

擊動方伯贈言錦爛斑如何來滇陽萬里涉險艱
人及夷郡求藥窮名山旅次偶一觀冰玉照朱顏
觀學道侶高風邀雞攀持卷求贈言老我才力慙酬
命如續貂便鄙須當州

題趙仲模山水卷予

太令聲名與父齊平生八法自家雞鵲波亭上釣巖
履貌偏蒼溪與雲溪

滄海白雲圖者吳孝子六公弘道以志思親而作也

滄海白雲圖者吳孝子六公弘道以志思親而作也

弘道居吳東海之濱謫宦南治去地萬里離親數年
每瞻瀕海雲生則思其親舍于其下傍皇蹕蹕而不
置懷命工畫者繪于圖以見其情為吳郡張道為賦
滄海白雲辭六解俾善音者歌以壽公或足以慰其
感慕之情也夫

白雲生海上盤礴垂太清雲飛本無心孝子自有情
情孝子情何長瞻雲心獨苦孰知雲飛處吾親舍其
下遠宦與志違思親與日積茲我育我息昊天胡能
杜置身萬里外違親數年餘定省曠晨夕如何心不

悲雲遠心亦遠海深情更深望風不可捕涕泗下沾
襟知親必以孝知君必以忠孝哉美君子令譽應無
窮

賦九我堂

九我歌殘對夕暉羈愁萬里在慈闈乾坤蕩浩思難
報水華離志已違食糧空添新捧檄淚痕偏橫舊
衣衰我且廢堂中誦頌及青春衣錦歸

送王指揮調馬都尉之子

碧鷄山下暫停車偶得相逢話故家

帝館舊恩露重焚方新命去天賒柱屨影截雲霄
鷄鼓角聲驚保堞鴉駐蹕且傾離席酒松風金狝惡
玳花

送張布政

孤赫皇明萬方正域際海內外物阜民謐泰東南漢
武功既定乃擇宰臣以布文政曄々賢僕侯令德今
儀古訓是施政無不宜總彼夷方德被化及百爾所
司大小効職三載政績侯俄去只夷民何幸命復燕
只在昔夷方民多梗化自侯蒞只俗如華夏在昔夷

方民罔知書自侯蒞只里有伊吾夷民有飢我飽穀
之夷民有寒我能煖之僉謂賢侯召父杜母感戴曷
報願言遐壽今聞解組咨嗟涕洟但禱蒼旻願侯復
來

皇明十一章二四句

賦金馬山石虎二首

山骨狔如虎耽々亦有威昔年盜名字應悔骨衰
微

又

金馬本非真石虎亦為偽如何逢宋君莫能渡河
去

題戴遠破琴圖

雅琴非俗樂遠士豈伶官得遇王無訝高風作畫
者

題伯牙子期鼓琴圖

古調誰能學佳音世罕知若人兩相遇撫聽竟忘
疲

送人金齒視弟

萬水與千山征塵覺厚顏但知情義重不計道途
艱別以言堆盤居貧嬰易斑庭憐慈母望他日喜
生還

送杜知印之京

使府已辭懸肘印天都亟赴考功科滿頭白髮簪
纓舊一路看山賦咏多蜀道驅車登峻嶺楚江捩
舵破澄波到京有同夷方事為報民安歲亦和

題脫香亭

梅亭清川上種菊疎籬下天寒衆芳歇花開獨滿

酒樓連歲云晚香飄愈幽雅高居亭中人契合世誠
寡唯花晚節同相對時常捨餐落延暮年採薇動盈
把耕登棧可醲釣魚可鉅難豚不失時嘉辰會鄰社
松風蒼行歌山色照持竿涉園自成趣蒼然慕陶者
一別來隕陽悠々隔夷夏豈此若大夢浮生總成假
何以寄旅懷詩成聊自寫

萬松軒為楊徑厓賦

蒼松巨長林層軒闕深阜秀色列萬章翠陰連百畝
朝彩泛簾櫳夕青含牖水雪凌林堅而露滋滋厚已

成梁棟姿宜比金石壽天風生夜林冷然仙樂奏委
蛇進食餘吟琴咏坐未久拾子動盈斛劇奈大如斗
更擬金粉花陳成十名酒服飲終歲年日與喬松喬
友

賦得梅暮吟清送陳士常

大藩鎮南夷幕府閩東閣梅開曉前楹香飄座先納
典比何揚州吟賓况情幽合幽意月在梢歌聲風盈
榻筆停已凝水詩就未殘鴈白鶴卧如陪翠禽鳴相
相春海覺眾慮消靜無纖塵雜明發送遠行離情正

十捐

史隱詩贈陳伯武

我愛陳伯武風高似郭欽蟻陂營別業鷗鷺載朝簪
天闊風雲會王門雨露深山公難比譽曼倩評論心
廣石由來舊滇南仕自今大藩勞贊畫公解足誦吟
工相成優待高賢每遠尋跡雖拘崇牘報只在山林
蘿月光穿屋松風韻答琴不留三已愠曾却四知金
吾思因詩逼越天陽轉酒斟斟功名豈終悔鶴摧聽
佳音

賦得居次韻趙中子

結廬山不深偶自愛閒靜風聲來松聲月簷聲蘿影
既悟心易役吳倚日終有醺醺性靡嗜時暇一杯茗
永嘉遠塵喧桑麻自成境

又次

結林春已第興至自斟酌陋室如憲食簞瓢解回樂
月琴閑依松雨鋤力耕壑酒酒俗若有營處心素無
昨一刻倘失善終身以為患歲暮益自持滄海官情
薄

寄賦于吳山精舍次韵

吾家西崦碧巖遠求隱幽居僅數椽巢窟長松當後
牽羅奇石正門前有田竟日耕雲霧興并終年飲潤
泉別去如今空悵望山花山鳥自年年

賦蒼蠅

利箭細微形營：實可憎酒壚忘亡命集食葉作群
登韓子詩曾銷歇公賦足微直須寒節至凍樊莫能
興

古鏡詠

香臺曉拂青鸞影秋水菱花露華冷金銅何代留仙
踪坦城不敢爭澄景殊矜暗蝕翡翠紅妍虫皆在光
明宮寄語東家効顰婦慎勿近前慚醜容

山居二首次韻

白雲變林景松風生畫寒軒前鶴興與雲長伴幽人閒
塵雜幸無及心身賴粗安山光適幽趣酒力助顏顏
詩畫各求索更無他事手干澗：澗底松歲寒獨相
看

又

山深景更幽石磴滑非工春但衆芳歇而過百泉響
松頭度笙鶴仙語令人想境靜神自靈欲暮心遂養
惟葉多道書過門無俗軟日暮切揖歸僧松間抱琴
往

聽雨次韵張知縣

風頭漠南夕蕭條身已過無眠嫌漏永長病覺涼多
王池上蛙鳴樹簷前雀隱羅夷方家信絕萬里奈愁
何

池上對雨

池上急雨至波間走圓珠虛廊生岑寂鳥鳴自喧呼
既阻恒燕友賴有文墨娛瓶罍亦恥清齋馨菊避
掩卷又飲夕沈默味通腴不日就瘁但聞如雀癯本
非獨處者仗：長一吁

登太華山二首

滇海西來萬摺峰青天秀出翠芙蓉金銀佛寺雲千
朵鷄犬人家樹几重雍工露地巢雀登澗迎烟鎖掛
猿松清游正有無窮興忽聽西巖日暮鐘

又

再登太華最高峯石路蒼苔伏一筇西掩霞明東掩
壁上方鼓應下方鐘雲歸似約胎仙宿猶近傲鷲木
客逢下視滇池波浩渺晚烟汀渚樹重

賦松滋山房

松滋山僻石房深竹樹周遭挹翠陰花落不驚林下
雀風來自響壁間琴捫蘿春磴同僧眺刻燭寒窓對
客吟只有洞雲閒似我又隨龍出作甘霖

題行春圖

塵香陌上正春濃竹樹花潭細路通日射繡衣雲五

色風生駭馬電雙瞳海棠燕顰顰脂雨楊柳鶯翻弱
翠風自是高人有真趣偷閑閒豈與少年同

題其慶堂

華堂白髮喜交尊其慶應臻積善門椿影日高烏返
哺萱風暖蝶爭翻身冠歲載傳甘旨綉服低垂候清
溫忠孝古今唯一致豈無嘉政答

望恩

清貞軒為王駙馬賦

貴戚自殊姿風神較蕭爽帝館禮遇優洛陽中自

卷華構洞松第清貞揭楣榜清以明不污貞以示無
妄端居此進修詎有塵雜想爲室理自融應事捷如
響賢聖咸可希晉士何足仰名實期相孚麟閣終當
上

山行晚歸張布政有詩曰飛蓋追隨携酒去
狂童嬉笑折花歸令遠續之僅成四韵

山頭萬樹亂斜暉岩下人家已掩扉飛蓋追隨携酒
去狂童嬉笑折花歸謝公未脫登山屐韓子曾留贈
別衣明日還城又塵役不勝桑下思依依

送二使君還京

讞刑事方畢使節即還京澤雨夜未霽蜚烟晨起清
連轡出南郭蕭然行李輕征途萬里還後御俱不驚
山鳥自好語山花亦春明洗心懷靡及王事知有程
還朝拜明主寵擢崇令名

送車通判任滿之京

解組去大府治裝赴神京蒞官歲三易治政喜有成
素蘊稽古學一一措諸行華風變夷俗威德播邊氓
所責落無欲觸物自明善御謗造父能解如庖丁退

退食公館靜高吟發新聲指辭芝蘭競運思冰玉清
相逢恨連暮不久被薰蒸君行蒞天官考績膺寵榮
所嗟去限迫匆、別賢經北風歲方晏雨雪載連城
一蹇萬里程念之神亦警驚明日山水隔索莫想儀
刑

題玄通寺壁次韵憲用明

寺在岩阿與澗隈幽深門逕遠風埃豈容俗子留
茶座只着閑僧問字來嶂雨曉隨龍過洞雲晚帶
雀銜迴溟池過史何多事石壁題詩直待催

題秋林百禽圖二首

露氣凝林景山光通禽情飛栖既得所飲啄無猜驚
曉彼天涯客局促難為生

又

渚烟衰草林塘晚古木疎篁水墨秋百鳥飛栖便地
僻此身應脫網羅憂

題永申軒

有行孝當先送死事尤大親喪久未定孝子情何奈
戚、莫能申况當遠行邁中為眾慮并情事無此最

遙望孤雲飛心摧萬里外不葺從屋漏不甘忘食糲
此志孰可移與言惟永慨誦言還見仲否往然當春
求忠須孝門事祿應未艾何須蔡會稽雲風雲有長
會

贈張筠軒

筠軒先生馨雙目雲津橋邊幾橡屋當門不種先生
柳繞屋只栽君子竹月簾翠影下群鸞風檻清音弄
寒玉先生兀坐方晏如古鼎焚香散幽韻少時酷喜
麻衣書年未更學君平卜萬里飄零在遠道竟挾此

術家應足上堂慈母得優游下堂妻子不感、旨甘
自足了晨昏裘葛猶能禦寒暄家居架上書多蓄談
博不效諸生讀但聞傍人一誦餘絳能背記理能燭
信知目盲心不盲明者見子顏當忍口設忠孝衆所
尊事決吉凶人亦服君曾謂我老漁舍却引了繫相
行獨及階云階席調席某在于斯更須告公餘我亦
君復邀坐出軒對層綠先生高翰正懸河但見來者
俱振栗翻然謝客呼醺醺便欲求余賦溟澳為抱琵琶
撥四絃更橫鐵笛吹一曲渾作昭君胡塞聲可繼

王子緹山獨世人徒然明兩目何異斐腫綴朽木別
後題詩欲贈君却慙竟日趨塵俗

賦雲山耕隱贈黃谷用

君不問谷口鄭子真隱居行義起群倫又不問龐德
公以安易危高世風近識會稽王谷用儀羽飄：似
孤鳳力耕負郭二頃田可與鄭龐相伯仲家居越山
雲樹深貴功名豈能動離塵迹絕喧囂種學橫文
異 裝盤蔬孟飯了晨昏夏葛冬裘絮炎凍春來雨
足土已膏處：布種穀惟人種自携耒耜問東菑耘

饒更喜妻兒共耕：百穀秋滿場：佳醞春盈甕
咏歌自有考槃詩素餐不愧伐檀諷肥腠及時鄰社
會精餐每年官府貢書可讀琴可絃有子堪訓孫
堪美一朝事坐雷遠成萬里南征身倥傯仍知力稼
曉羈旅應解處世如幻夢雲山每憶賀家湖水田可
比江東對渙池水寬手能漁金馬雲深日堪謀謀生
已脫萬冗餘置身宜保千金重畫諺幽隱聊可娛孰
識長歌過于他慙他日得賦歸來辭我亦更寫無字
項

我亦更寫無字項

章長司贈被扇并紙口占以謝

盡託朝暉不可驅敗文僞述語非虛感君被扇還相
贈不待涼風已掃除

又

誰謂溟陽似洛陽絕無佳紙壽文章卅番感子還相
寄臨筆知余思不忘

送地長司赴京

我馬既已秣我車亦已膏去矣赴京國豈憚終夜勞

驅車向明發馬鳴風蕭騷行邁將何為考績蒞銓曹
九年藩府幕才德重時髦積畫推素蘊上官幸相遭
風雲既會合政績人共褒君罷本大用小惠試牛刀
茲行雖云艱寵擢當崇高所憐屬司士思君但惻惻
切更嗟焚方坻念君亦嘷：雲雲被征遠瘴雨陷客
袍洵思隔山岳且盡樽中醪

賦得金馬晴嵐送長司

巖下起氣直群峯漸莫分羣巖無定迹映旭若微暉
谷口嘖長氣松腰掛練裙漫山唯嶺路迷寺獨鐘聞

鐘聞遠度鴉分點，飛雀天群霏微，疑帶霧盤礴，數
韻停雲征馬速，銀鬣官袍濕，錦紋晴熏，因閃，暮過
更縕，客路昏難辨，離懷鬱若愁，今朝君此別，他日
此近君

出却次韵答張昆明

瘴病經年竟莫瘳，春山西望阻清游，落花滿徑春將
盡，啼鳥一聲山更幽，對客暫時能遣疾，思家何日得
忘愁，太華有寺僧維俗，可著衣休官在上頭

游太華寺二首

寺在松巖第幾層，候門相見有吟僧，白雲繞屋長連
日，翠樹當門半掛藤，千楬共分鍾後飯，夜林對話佛
前燈，清遊勝景唯憂暮，石壁題詩恨未能

又

何事住住山深應便養，道心只自幽景奪，翻覺俗塵
侵金壁，塗井壘烟霞，護翠峯我來非佞佛，聊得解煩
襟

宿印涼師房

禪室清如此，塵踪肯見容，輕飈酒叢竹，斜日映高松

松簾影青山落，茶烟翠鳥樹，我來留信宿，若話意何
濃

雙傑翁歌贈楊士達

雙傑翁，垂七袞，少時銳志攻醫術，傳得仙人海藏方，
精製草木與金石，活人既多功行深，天与康強老無
疾，昨從楚雄來，兩袖山嵐濕，滇陽城中謁故舊，爭羨
飄飄，異常質，挑開兩頰如童顏，鶴立一身有仙格，囊
中養得九還丹，豆欲与人換，凡骨雙傑翁，暮年氣量
更英特，不受常人稍輕忽，既不從洪崖遊，又不隨王

喬，駕鶴來邊方，占軍籍，愈世故，愈堅白，譬彼蒼松
與貞石，冰雪風霜豈能厄，雙傑翁，曾聞馬伏波，老來
能制敵，被甲上馬如飛翼，終向垂溪著奇績，君常輸
忠報

王國捍禦邊，民俾寧，謠藥術，更令躋壽域，功業在世
應無數

賦味菜軒

出館味書生，忽索味菜詩，味菜苦何益，食肉還自滋，
如何厭腥羶，甘此滷泊為，我知高人志，無求与世遺

謀道每汲：葵藿聊无所嗜不在彼其樂常在茲允
矣君子心貧賤胡能移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六終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一

補遺

寄徐山人

青山留隱迹白髮老開心雲屋松杉裏岩田澗壑
深自漁還自耨能画更能吟安得拋塵事相尋必
抱琴

山中春盡

蘿磴松岩百摺斜名瓢窈窕有人家樹深風送還
山雀石上泉流出洞花就竹偏籬防蠶笋當窗出

出火焙新茶門前過洞崎崕路安得能來車長者
車

次韻徐潤齋

枕簟新涼動家山入夢中秋風忽驚破棠：井邊
桐

觀雪

江郊一夕雪鷺羣物愛天寒野無樹百里連隱見
溪雲散初薄朔吹尚如箭川原舊坂陀遙：不可
辨清朝此處睇嶺然變目眩矇彼歲云晚旅泊遊

子儂扁舟明當還嘉澤恩在饒

補遺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二

祝張道士

道人現化去寥廓太清間尸解如憚悅神遊共霍
還書惟吟藁在竹榻矣桴同海上如相候天風曉
珮環

歲除有感

歲事此宵除蕭條故里間檢餘新歲曆閱羅古人
書白髮年華暮青燈夜榻虛掛花一杯酒隨寓且

安居

新燕

江花自糞柳依依江燕初來作畔飛多少玉樓空
寂寞舊巢惟在主人非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一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三

補遺

題陸氏笠澤隱居

隱居何處所笠澤水西邊
瞻族田千畝容身屋數椽
桂陰侵屋薄柳色映窗妍
新叢花前露亭分竹裡
泉洞深忽見日林茂欲無天
石壁琴常潤書床研已穿
俯池崖若覆登樹蔭相牽
龍貯滋花水簾通煮茗烟
蓄書千卷足課子一經傳
字罷臨流想盈餘選石祗病多
活藥性耐久積詩篇矣客爭饒

子琴僧工新絃尋山穿雨屐
看竹掉孤船烟波遠時時棲
連任性便感思懷耿耿欲俗
思願選我頻相救過佳章夜
共聯

又

門巷深沈隱者居千章佳樹
蔭茅廬工衣山色雲收後入
座溪聲雨過初看竹僧束同
煮茗敲茶客暫收書打門更
喜無租吏盡有春醪饌有魚

賦東復堂

去鄉不遠復歸來好比陽從
地底迴寒盡林頭餘

碩果春生江上有孤梅刻丈
重葺先人墓溝易頻傾故友
杯珍重大書堂工扁一時賦
詠聲高寸

詠佳人手

酥白筍芽尖鹿沉物不粘
罷拉朝抵鏡停撈十鉤
簾揮明知弱聞竿暗覺纖
深成紅滿甲可愛暖牙藏

晚過雲巖

高閣函室映日斜牛羊牧
飽各還家老僧依樹條
歸雀山客閉門端落花香
迤長松含晚照扉扉霞

壁度殘霞傷心故國千年事
愁聽巖前噪暮鴉訪知佳院
僧不遇

扣羅頭高巖入院分禪席
松風來洞阿烟霞護石壁
白雀向人鳴向雲同客集
文為塵穢羈悵此出境寂
道人不知還面庵已念夕

題溪亭送別圖二首

日出日川氣洲林和鳥聲
夜念客久睽離琴尊此亭
燕罷索贈詩青山照吟卷

又

歲晏早農功置酒會鄰社豚肥酒力薄盡醉茅簷
下青山照我前松風正瀟灑

洞上者雲

觸石氣直起洞隈無心由我共徘徊
去松頂應能伴崔嵬立處不知衣袂濕有時渾是
西園開卷舒偶與閒情合倚杖斜陽尚未回

題蟬蝶游蜂圖

鳴條悲佳樹蜂蝶棲芳草偶共薰風前羣飛適相
好同心長離居悠々感懷抱

題宣和御製花鳥圖

絳霄樓下寫春風
鑿賞應知蔡與童
誰謂韓州霜
露夕荒橋滿地泣寒蟲

甘白先生張子宜詩集卷之三終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一

序

送兩淮鹽運使張侯之官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泰州知州事張侯榮父拜兩淮鹽運
使命下之日其州之豪屬咸咨嗟涕泣主渴張邊曰侯
自上元知縣來為是州值天兵初定淮東之日秦之城
郭田野鞠為榛荆瓦毀秦之人民悉流散亡侯下車既相
其址基度廢具與民居如雲集商賈始流行春作農人俶
載南畝各盡其事歲時社祭歡聲淵々僊乎有承平之時



吾屬邊後至其所以教諭臻至一皆以愛民為本事之巨
細稽粗一裁理之中夫矩範吾儕敢不竭志竭力以率職
厥職方皆歡欣鼓舞自度其得父母也一旦以茲去其能
無動於中耶子曷為又以道顧留不可得之情以通於侯
乎某曰諸君所以咨嗟涕泣顧留不得者私情也抑孰知
上之人所以公天地之心乎國賦莫重於鹽產莫盛
於淮之司綿亘繁夥必擇廉能健達悉心究理務使賦
治有道停民無損去奸斥貪國賦既盈侯之材素著於外
非侯其誰托之耶侯往淮有日一切鹽務盡之有墊況去

有司之紛擾而究心於一必懷、乎其有餘力矣其可以私情留乎雖然侯行矣喜不公夫泰諸君從事不離膝下事有所可否情有所未宣上請於侯其教諭言必無惜焉若告也尚何咨嗟涕洟之足云乎但恐驛務既理上下有定揆廟堂掄侯馮籍賴翼以襄、至治使中外蒼生咸被其麗澤又不久於耀司淹君復以為如何衆皆釋然遂書以為送

贈張泰州詩序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故功

懋、而民澤流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而治教不相紊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而禮政不相亂至若司寇之掌邦刑司空之掌邦事而刑與事又各有職官府六屬、各六十皆終其身而不易其事歲終則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大計群吏之治夫然後可以責其成也若漢仕官猶倣古二千石長吏皆安官樂職而無苟且之習如張釋之十年不更任何武為刺史五年黃霸八年豐功巨績著在史冊赫、若前日事是非掌之專任之久者之倣乎

國朝以神武定區夏任官惟賢蒞事惟能其不守領尤慎

選擇故大江左右善政之聲相聞又必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廬江張侯榮父為泰之三年秩滿當調官朝廷以泰方政通而民和不宜掇代侯以失民望遂復任侯於泰乃洪武元年冬十月也猗歟盛哉是之所以任官也凡泰之大夫士莫不踴躍欣忭咸為聲詩以壽公得詩若干首時吳縣張某偶來洛來歌於泰之州庠聞政聲之異觀咏歌之盛屬某為序於詩首某謂古之良二千石非德粹才洽豈弟慈輝暢達治體為足以標厥職昔漢宣帝嘗曰燕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嘆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

此者唯良二千石乎矧泰之自兵興數十年罹禍為慘人民流亡田野不治城郭鞠為荒榛茂莽只祠廟揭梁倉庫街衢都舍之屬無一之或存侯以上元知縣來知是州始下車即宣布

上意招集流亡不踰年戶口增一萬一千一百有奇首建孔子廟修文理社教以重祀典凡城郭橋梁倉庫街衢都舍之屬無一不治刑罰幾置而後賦甚均民戴仰之若慈父母三載政聲洋溢中外復之以任又當何如耶泰之民不其幸歟昔司馮君實嘗論人之寸性各有所宜官之職

分各有所守，無為至治之効者，久不可不察也。苟使職分方修而中代民澤方流而輟止，亦烏足以成治効也哉！其因喜上之人能以久任責成功，候能以升德著功業，明君良臣際遇之盛，非偶侯尚德之教之使豐功巨績著在天下，垂之竹帛，毋使釋之何武黃霸之往，專美於前，是所望於侯也。其不敏尚能拭目以俟。

贈良醫葛彥修序

擇大木以成大廈者，必求工之良，不求其良將斲而小之，安在其能成廈也。欲講學以授業者，必求師之良，焉則傳

道以解惑，卒成其業，不求其良將寡聞淺識，安在其能成業也。疾之為醫，尤不然。非醫師之良，安能知厥疾所在，致炳湯劑而濟人於天札也哉！然則工弗良可復擇而用焉，師弗良可復易而他焉，求弗良之醫以治疾，則喪其身而已。尚何復焉？是則業醫者弗可以弗慎，抱疾者弗可以弗擇也。今季春予友戴長卿氏，內人病血氣周身疼痛，絕凡專於帶下醫者多，與長卿善，弗他反而獨造葛君彥修之廬而求治焉。彥修切脈望色了然，知厥疾所在，乃曰：人身所賴以存者血氣也，血陰而氣陽，血氣不調則陰陽不和，

榮衛不行，五藏百骸皆不能流通而一身病矣。奈何其不疼且亟也？作湯劑飲之，疼即止。未幾而復故。若雲行雨施，物沾其澤，沛然而興也。若河決而壅塞東注也。彥修其慎，附為醫師之良者，欲予知其活人一事如此，他如起人之疾，不以且目瘥痺小兒帶下之科為分投，藥無不愈者，故士大夫贈言章々，無他，由彥修之祖信齋以醫顯於時，其嚴君仲正繼之又大其家，彥修具慶下人，若此其德於若父，講議之餘，深矣。他日顯大又詎止此耶？豈若世之庸醫以未試之學，唯貨棄射利，殺人而不悔者，紛々然之所為哉！嗚呼！人有五藏百骸之形，著濕風寒飲食嗜好，惟能自慎者，未免於無病在陰陽得其陽病在陽，論得其陰是非盡得其書，深研其理，雖明膚過人者，亦未免于弗悟也。予故喜彥修之能慎其術，冀君之能擇夫醫也。於是手書今為至正癸卯暮春也。

贈醫師周伯高序

某世居吳生，雖晚及遊昌先生可久之門，屬先生以斯文獎進，先生於學無不究，醫特其世業耳。聞希某論古人於醫精巧，而今人之不逮，常厥教托脫以為之，醫豈可以易言耶？必博其書，求其道，盡其術，斯可受人死

生之寄尤恐於疑似之際如室、虛、者矣豈非誠所謂
醫殺之手古人立言假黃帝岐伯以爲說其爲書也該其
論道也精而未嘗制方至於作湯劑則隨其所感而療之
初非執方以對證也近世若劉守真張子和氏以汗下吐
三法張潔古李明之氏則論脾胃以施治雖各有所執而
一時賴以全活後世資以指南沾溉多矣今之爲醫類以
二法爲異途而不能通殊不知古人用心未嘗不以氣稟
異亦未嘗不以歲候殊劉張當金人用兵之日民強氣剛
證多上炎治用宣洩張李承兵餘飢饉民窮氣餒證多不

有法以取奇中即粉所和劑調付紙上俟乾然其烟入烟
每一舉則痰出如湧泉如是者三嗽即止喘即息復作湯
劑飲之病脫然不復作矣伯高之治大率類此子能文巧
一言以張之某謂伯高之用法如此豈尋常執方以某證
對某藥者可同日語耶宜乎里人以伯高爲醫之良而某
亦信其爲醫之良使葛先生不歿亦必以伯高爲良於醫
也惜乎某病居荒野見聞日隘不能悉伯高活人之績章
在人者累于篇以徇他日傳方伎者採焉姑重成師之
請而不能辭也故撫舊所聞以爲贈

足常補益以其氣候不同故治法亦異濟人利物之心精
且謫矣是豈膠柱以合夫律耶先生之歿久矣吳之良於
醫者多矣莫不皆以先生之說爲然近又得周伯高氏讀
黃帝岐伯之論而能講效古人爲治之法而不拘故吳里
中疾而歸高伯者門轡常滿隨其証而用劉李之法若老
吏執筆以按徒無不得其情也若良將練卒以除寇無不
殄滅之也一日方外友成師覺元與某言舊得疾氣疾嘗
謂醫求治已而復作未能拔其根今年病勢復危不可支
喘嗽不能就寢席者協旬亟邀伯高伯高曰病若此治當

贈醫士徐仲清序

天下之術不一而足雖大小不同習有難易求其一術之
精表暴于世者必其素能自慎使擇焉而精審習焉而專
工斯可以過人而卓立於世苟爲弗慎術不勝人世不見
重不自引咎怨天尤人造言而嫉忌吾見斯世之多若人
也然而百家衆術之不慎而人即之不過欺人於一時故
一遇夫慎之者正之則欺自辨矣若醫家者流不自能慎
妄以治疾藥下罔不可以復返人誤死不可以復生其非
他術之可比者較然也惟毗陵徐仲清之爲醫則不然君

業乎是不知其幾世矣至若乃博其書精其道致、弗少
怠疾而歸之者無弗愈以故大夫士之迎致者車日踵其
門其所以益大先世之業見重於時者謂非素能慎術擇
之而精審習之而專工其能是也今幸夏子友王孫劉氏
來請曰老母以耄年抱氣疾晝夜疼不可杖教易醫弗底
于効亟欲絕遂延致徐君診視曰斯久鬱結所致也治稍
緩將為上閨下隔非下之百行不可人皆許焉以為疲弱
曷勝君曰是詎以難懼人以易忽人耶治法當如是不然
予弗能為若起也授以劑飲之下幾百行病即脫去君見

之、明斷之、決其亦猶且專者能致是也願子一言以
張之予方嘆今之百家衆術不能自慎而徒以嫉忌獨議
仲清之為醫翹然特出於衆也及聞王君之請益信仲清
翹然特出於衆也吁向使有民社之寄者皆如仲清之治
病何患民社之不安耶將兵者皆如仲清之明決何患寇
之不平耶吾徒之為學者人皆如仲清之精專又何患理
之不明學之不傳耶予故羨仲清之醫重王公之情乃嘆
天下之術鮮克自慎因之而自勵焉今幸為至正丙午夏
四月吉日也

贈醫師陳谷叙序

夫人不可以不慎夫疾而術不可以不慎夫醫且有五藏
百骸之形暑濕風寒之或感飲食嗜之弗節則疾生焉而
夫過繁焉醫者必為之辨經絡分陰陽審虛實表裏而濟
之毫釐有差則置人於死亡是故疾弗可弗慎而醫尤弗
可弗慎也然而疾弗慎不過殺吾身而矣醫弗慎則今日
殺一人明日殺一人其有紀極乎是又重於慎疾者焉業
於斯者其可以弗戒之哉予幼時親炙可久葛先生每言
及此未嘗不為之興嘆屈指里中能慎乎此者不四三人

獨稱曷菴陳君為最君讀黃帝岐伯書而明其道窮氣運
淫俗而造其機和孝東垣張長沙劉河間以施夫治故疾
而歸之者無弗愈予惜弗能接君以聽其論議獨羨夫若
人者可謂能慎其術矣君沒得其二子谷序谷序為二子
又能慎其術益先先世之業一日友人言通甫氏清於予
曰去冬余女弗慎而致疾數易醫弗底于効幾致危殆
晚得陳君谷序始診曰易為爾用藥不數服病即脫去如
以水濟火甘雨之澤物也其學其識非衆人可及者感其
德而莫報子能文願假一言以為贈予曰谷序能紹其家

學者欲能慎其術者坎世之業乎是者書弗熟通弗精實、虛損不足益有餘者衆也今乃書熟道精能起衆人之所不起是樂道之者予又何辭焉嘗觀史稱良時能活千人子孫當封予於良醫亦云各序今日活一人明日活一人豈特千人而已將見其子若孫慎其術益大先世之業其澤未有艾也各序其尚慎之哉予故曰各序之能慎夫醫以勸業乎是者不可以不自慎亦戒夫人不可以不慎疾是為序

五月菊詩序

甲辰歲夏五月吳郡王君明仲以其子從予游邀予於搖城江北之別業去城四十里而近水澤周匝山勢盤旋喬林佳樹幽花異卉鬱乎蒼翠嫣然佳麗得土之沃潤焉默蟲魚高者卑者群然自樂得地之幽靜誠隱者之可居也予甚喜之翌日期二三朋往置酒林下時則微雨乍晴綠陰覆席籬落黃花離、爛吐或高或下或昂或覆或婆娑團團秀色襟袵芬馥焉謂予曰異乎哉花之類乎菊者歟抑造化私於幽人逸士故先秋而怡其翫遊乎否則雖為九月之節乎何其秋花在目涼颼襲衣予曰物囿天地

間得氣運各有時榮悴非時則氣失運矣此花於夏秋凡兩吐時也譬猶幽人逸士稟中正之質如花之色出處有時如花之吐老健晚成又如花之晚節獨秀誠若同然者是以古山林之士多所好也今明仲靖獻公之孫也生長閭閻禮學精文曾投選縣丞時不樂仕進隱居獨善其所好如此是有在也昔晉陶靖節恐三逕之荒夫松菊也遂解綬賦歸去其清風高潔照耀後世明仲蓋聞其風而興起者歟是可尚也矣衆以為然遂舉觴相屬勸酬樂劇挹清香食落英恍然如秋色之在目也既醉各賦五月菊詩

一首一時好事者亦歌而和之得詩若干篇屬予叙其首予喜仲辭志在幽逸而其子又從予游故不辭而序之

送胡谷寧序

余幼時習詩經為舉子業與同經之士商確弗怠時可久曹先生過朔望必以文會友會則各以所業文字示而論議之而胡君谷寧在焉觀其人通濟而有為考其文春容而有法余嘆曰他日必不擯斥於良有司也後數年干戈日尋科舉雖得不廢上之人則不以此為得人會太尉開府吳下辟君以薄書從事君以親老家貧故授公府典史

未幾授海沙鹽場典史予得不惘然於懷而失始期於君也耶雖然士以知而學及壯而仕所以行其學者也仕進之途不一而足職有大小事有難易有天下之通才用之於小固易按其任大則亦有可觀者苟使患及於吾民不曠官不靡祿自小而歷至於大亦可以行其所學矣今典史小職也胡君通才也可任大者也以通才可任大之資而處小職也何有況今遴選才能分布中外苟以能聞者不拘其資級即優擢之胡君必有聞也有聞必優擢也何患仕之弗達學之弗行乎君行矣予老於執紼竊思嗣非

以往尚惟考學而問業焉君之出又非予素所期其能無動於中乎予友劉君德讓以書來徵予文以送之故序夫與君非一日之好而真其功業由出而立也書以誌別

送葉伯印北游詩序

洞庭西山去吳郡不百里而近此然於太湖茫洋中得林泉之秀友人葉君伯印居之始予因京兆宇文先生子貞嘗主於其家遂與伯印為斯文友尚不數年伯印領已亥鄉薦以通授弗克之京師浙省丞相以便宜授平江和靖書院山長蓋與予為莫逆交每相與討論自朝至於日中吳

鹽、忘倦或時酒酣談古人理亂之跡擊筑發浩嘆耳熟聲鳴、伯印之蒞予多矣解組未幾飄然具書冊備行李告於所常往來將航海北上乃至正丙午秋八月也吾儕之士咸壯之酌酒賦詩為別屬余為序詩之首余曰吁男子之生以乘孤蓬矢射四方其孰無志於四方也抑豈知士之生於世有幸不幸存焉世之泰也濟其書明其道始而見於一身一家之所行及其登仕版任顯耀往來數千里如履乎平地吉國理民如處乎家庭功可著於今名可垂於後此士之幸也及世之否道不同於時行不合乎俗

跬步千里輶光晦跡甘於丘壑以自終焉者豈士之幸哉予嘗目是而有感焉少以奇童舉於時夙有志於四方而丁內外之艱歷憂患之故每戒行而中止是以足跡不能遠去鬱之懷久而弗釋可謂幸乎今伯印涉萬里之險途觀光乎上國行余之所素欲豈無所主於其中耶江海之波濤山川之形勢天下甲兵之壯麗人物之豪傑飽饜而盡交益壯夫胸中之奇蘊一有所遇盡吐出其前吾知其必有合也可謂不幸乎雖然使伯印當此而默當默而或吐聽之者或強為而已耳而伯印出焉以從之終於無

所成也是猶不若不幸之為愈伯叩其尚慎之我使南來
必有以復我

贈醫學正科鄧以忠序

昔適至京師未踰月尋有廣西之命常所往來者咸謂
予曰吾不忍子之宏路撥涉數千里地多瘴子老病孱弱
宜裹藥餌以往可也適曰臣子之於君親唯其所在則致
死焉未嘗溺於所履之安也且眇然之身得與天地泰者
必有其道也不以其道而病瘴者多矣貌之不恭色之不
莊立之不德氣之不肅動止無儀則步履不安拜此身之

瘴也心之於腔出入無時要知其鄉孰主孰服衆欲賦我
此心之瘴也臨民不莊處事不審假公以營私適已以自
便枉民情而弗推懷私離而欲報唯嗜好自適唯貨利是
求此居官之瘴也言行兩違喜被文過見人之善忌之聞
人之過揚之附勢迤矣莫知責善此交友之瘴也是教瘴
者皆足以殞吾之身滅吾之性吾將憂身之瘴之不暇而
暇憂地之瘴也哉及來廣西山陰水暴寒燠無常以屏老
之身感不時之氣幾何而不至於疾耶戊辰夏得寒熱病
忽焉如抱冰稍為如坐甌病且革氣羸欲絕予知醫學

正科鄧以忠之世其業也往邀致之以忠見一疹視曰子
之疾積之而至非瞑眩之劑則莫能起也其上下論議皆
出入黃帝岐伯書卷之以張長沙劉河間李東垣之說疊
、有源委乃謂嶺南氣候之殊治法與中國異及和湯劑
與予飲之數服即愈不啻如桴鼓影響予嘗觀蘇文忠公
在海南嘗集方書附子天雄每用之竊以此書不可用
於世及來此地往見用而輒驗信乎古人製藥用各不
同張長沙當兵興之日病多炎上每用寒涼李東垣當飢
饉之餘病多不足每理胃氣故當時之患者無不蒙其活

古人精巧如是非庸學淺見膠柱而調瑟者可同日語也
今以忠讀諸家之書而能審炎方氣候之不同隨宜製劑
宜平一方之人蒙其惠者多矣余始惟憂心身之瘴不能
自治朝夕惕勵以為地之瘴雖疾而斃亦所不憾得此失
彼必有能辨之者及致感疾幾致不救而以忠又為予起
之予之德以忠當如何報耶古語曰贈人以軒不若贈人
以言予方欲一言以為以忠贈而予鄉友今桂林府推官
顏公新民亦以所嘗感於以忠奇驗之說來告求予文以
為贈余故序之有言詳於余之情而畧於顏公之說者慎

勿以為知言也

贈劉廷震序

廣右右都烟瘴地柳賓象勝諸州為甚中州大夫士官游於所者鮮克無患予承乏來為布政司屬官未踰月即以事奉檄往諸州而桂林右衛指揮李公亦以都司命往為糧事予始患喘嗽後病燭發症莫能止泊還氣淹、欲絕迄今存亡未可知也李公一日來告曰比自使諸州歸得熱病晝夜若置癘獸中憔悴甚亟吾屬官百戶劉廷震者世業醫讀黃帝岐伯書博而領其要疾而歸之者一診

視之了然知其所由來作湯劑飲之雖危無不愈者吾亟邀之厥而後曰是未可尋常理不用瞑眩未能起也炮附子和以他品作散服曰盡劑即已後果如其說何為奇中如是子能文巧一言以張之于臂淪古人之良於醫者若張長沙劉河間若李東垣皆近世之尤者也然而為治未嘗不審風土之厚薄稟氣之弱強天時之溫寒人情之悲樂有正治有反治有從治故法無不中肯綮者豈若後世用劉張者以東垣為効援用東垣者以劉張為法峻疎不知當劉張之世中原用兵人多火病曰之而用汗下吐三

法無不宜者東垣之時則兵餘凋劫飢饉屢臻因之而理胃氣無不驗者古人之機巧若是何後人之弗逮也今觀廷震之為醫是能以風土氣稟天時人情之是審故其用藥得古人之機巧也哉惜乎余老且卑不足信乎世不能為廷震張其藝姑同李公之請而撫其用藥之驗如此尚冀廷震宜過予一診視以延予之殘喘者予能然則當大書特書以俟他日傳方伎者或採擇焉

春江送別詩後序

春江送別詩者吳郡顏公新民為新安知縣之三年丁外

艱服闋將之天官而吳中常所往來者追憶於春江之畔不忍分道僧為首為詩文以道其懷、之情焉者也當是時予承乏冬官謝往得歸復有

命赴銓衡曉調不得投諸公後為新民餞別也未幾予有廣西之命而新民尋亦調桂林推官暇日出所謂春江送別詩文一卷求予言以系於後予謂昔之送別不得預也無乃託之空言歟新民曰獨無一言以教束皙之補亡耶予謂詩文之作皆吾平昔所與遊之作不勝有春樹暮雲之思因謂新民曰滿學會友未有不曾友以成者其在鄉

里朝夕相與講習不知聚首之足樂也及其各以事他適則不能無憂思之情視向之所樂始歎其有不可得而復者此人情之常也譬如人之悲樂有出乎聚散之外者幼而學壯而行政君澤民之心未嘗忘也豈徒守一丘卧一壑遠游燕享鄉里自老而已苟能出而推所溢發於事業思澤加於民政聲溢于世則凡所素遊者雖有離間而心未嘗不樂其志之行也若乃共處鄉閭拍肩相嬉握手吐肺腑及其少有利害則反目不相顧是則雖無離間而心亦何樂之有哉新民以為然遂次第書其說於卷末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二

送趙仲敬萬里歸田序

竊嘗讀詩至秦國風喜康公渭陽送別有乘馬瓊瑰之贈序詩者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康公之送舅非目送之心也心送之也目送之則見一舅氏耳心送之則若母之見焉其情為何如哉古今人雖未必同然其情之發則未始不同也吾友括蒼趙仲敬氏以其舅翁某自甯監生出為雲南府知事不憚萬里來視其安否而知事公亦嘗以慈聞遠隔定省久曠憾不少置懷得與舅氏會若母之見

為其情可知矣居歲餘仲敬忽思田園荒蕪治裝東歸知事公憐之不能忘其情命工畫者繪為面求善詩者賦成卷屬予叙於卷之端予謂昔卓衣順萬里走海南為蘇長公作書郵公欲厚勞之衣順但欲書歸來辭一篇他無所顧也千古以為高詎今知事公無瓊瑰之贈而有渭陽之見仲敬之所好不過衣順而已予故不以言辭也雖然萬里歸田此自食力忘乎世者之所能為也仲敬幸當強仕負才氣甘適茲土居山水之勝享田園之奉必曰某場某疆余昔所負耒耜也某水某溪余昔所垂竿也將終身焉

但恐束帛箋、貢于立國不得久於其所也。若果能然，余亦老且病，家有山田，非去歲可以無飢，必將歸老於鄉計。吳郡去括蒼不數郵，放舟過錢塘，尋公於括蒼山水間，登臯軒，嘯臨流賦詩，以延桑榆之餘光，不知果遂其願否耶？於其行書以為敘。

送諸子安歸沔陽序

國家運神武，定西南夷，雖遐荒之服，自古羈縻，弗難治者，靡不嚮化。與中國無異，武臣文職，分布諸方，初以沔陽潘公素有將材，為雲南右衛指揮撫鎮，有略軍民咸賴之。洪

武二十三年，其猶子子安自其鄉中來省，侍焉。入謂予曰：子安將家子，讀書明理，俊其才而豐於詩，凡日月風雨雪雷烟霞霧霜雪之變，山川林壑泉石澗谷巖壑之奇，與大草木花實昆蟲鳥獸之自適，可喜可愕一形之於咏歌。有古作者之風，予得為斯文友，尚一日出所為，天將集示余，諷讀再過，其思親懷友，忠國愛民，屢見乎辭，春容乎短章，優游乎長篇，惟焉而麗清坦焉而氣平，令人有所興起，非但一時擬拾於見聞，留連光景之所為而已。因往來費舍，相與講明正學，子安益于多矣。嘗謂予曰：某三歲而孤，

無所授教，吾將省於父而歸，盡吾母養，脫有不諱，廬於墓側，以續遺書卒業而已。未幾忽有以其母喪之訃來告子安，那恻欲絕，告所往來，即日治裝東歸，吾儕之士，吊贈於悵，謂子安曰：此天將降大任於子也。所以行拂亂其所為者，正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時也。嘗聞之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今子幸富力強，婦必盡其禮制，積學有待，以聖賢是希聖賢之道具於吾心，聖賢之言布諸方冊，愈窮而理愈精，愈讀而義愈見，子姑湛於詩而淵於學，他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束帛箋、貢于立國，但恐

不得久於其廬矣。於其行序而送之。洪武二十五年五月朔日，吳郡張某書于滇南學廨。

寒江送別圖詩序

寒江送別圖者，雲南諸士為其友臨濠吳彦禮氏東歸而作也。雲南即古中慶。

國朝內附，最後迄今數年，文恬武嬉，夷俗嚮化，中國之士來任是府州者，咸然。騷人才子，故家右族，以至於後輩，術教之流靡不臻，集彥禮以其伯父任金齒衛指揮來省，而因商焉，得交於雲南諸士間，無乾銀失德之愆，而有清

學輔仁之益未幾治裝東歸日所往來者祖餞於金馬山之陽又不忍別去懷、有春樹暮雲之思命工畫者繪為圖以寓其情焉善賦詩者咸咏歌以誌之而屬予文以弁其端予謂人之所以講學而輔仁非友德無以助其於離別懷、有不忍之情非親愛無以生友之所以致親愛者非徒在於賓器車服之贈予絳觴椒核之燕饗逸游笑談之追逐也其必有所王於其中者焉苟無所主則雖賓器車服之曰至絳觴椒核之無厭逸遊笑談之不憚一旦臨小利害如毫髮許則反目不相顧掉臂不相引者此、然

皆是也今聞房禮與人交一以義謙恭遜讓敬不少衰是皆有所主於其中者也苟有所主則非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皆可得而友也眾將與房禮有懷懷不忍別之情也獨雲南我詩曰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則朋友之好篤神亦降之以和平之福也獨人情義又聞房禮居鄉里為與龍之所復其家者若干人則房禮之蒙上恩修矣禮往來江湖交遊必眾更加擇其所交損益如聖人之言以勵其所主於中者將見德益修業益崇求

上恩之侈者有日矣予雖老且病尚能拭目以俟滇池老漁張其序

送章教授東歸序

天下之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學校也有民社之寄者熟不以土地甲兵賦稅民籍之屬為今所當先殊不知結人心固邦本明彝倫厚風教育人材立萬世太平之基學校之所自出其不緩且輕者甚較然矣

聖朝惟新雲南內附最後首以學校之不可緩也即以前御史金華章履善先生為雲南府學教授於斯時也夷俗

未化教道以施先生初蒞學登生徒數十員皆夷服方言詎知率教先生又得其里中故官有學者為之訓導因俗以善導之用夏以變化之日有就月有將漸磨薰蒸九載於斯學益日廣稍知愛其氣質養其德性發於文詞聚然可觀肅貢於太學者十人皆可與中國之徒並驅明年春先生將考績天官忽外報之訃牒先生驚悼即解組綬哀毀踰禮告於所常往來即日治裝東歸雲南公卿士無不潔牲築盛饌禮為其先尊奠且勸以節哀保軀萬里之途時多瘴癘宜且復留先生泣曰吾親老不能奉甘旨病不

能進湯剗歿不能臨其尸歛不能手其衾祭不能重其棺
豈不能築其墳抱終天之憾天地一罪人耳府閭之親今
亦八襲設有不諱罪當何加吾又冀暇顧瘞塗耶即以撲
馬布裹腰帶戒道將行吾儕之士皆饒於金馬山之陽又
祖奠且為先生解曰智使先生歸鄉里不離膝下朝夕具
甘旨不廢溫清先尊或有所不樂今子在萬里以平昔稽
古之學教化夷方使人知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不負朝
廷以學校為重且急之羹意先尊計至吊且奠者以千計
俾先尊之德譽揚於西南則先尊於冥冥其喜有勝於鄉

里者矣他日服闋朝京必將大用以顯其親又不止譽
於西南也吾儕之士咸為咏歌詩以解先生之職命次第
其說以弁于篇端洪武二十四年歲在辛未十月朔日滇
池老漁張某序

三友軒詩序

大理為雲南大郡景侯某自戒州生以才能出為郡同知
三年政平訟理夷民嚮化乃闢軒於私第為燕修之所植
梅竹松於前楹曰韻其楹曰三友大夫士歌詩盈卷俾予
一言以弁於端蓋以世之三友名其齋居者何多耶未有

以復於景侯也及侯來署布政司理問官時得接論餘於
幕下知侯乃閩於德者也非泛泛玩物通惜以自名者而
已孟軻氏有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其
同類而親同氣而求非苟相娛好而已夫以松之抱貞固
之村竹之負勁直之節梅之潔白之姿三者在人誠難
得也非同于德者其能然刻今景侯才氣充足無淺露之
習若無異於眾者至其臨利害遇事變則其蘊于內者恪
焉不可移措諸外者毅焉不可奪譬諸三物居三時與萬

萬草木無以殊者及其隆冬盛寒冰雪交沍然後翹然而
獨秀皎然而獨立潔然而獨舒豈若凡卉凋落者可同語
耶孰曰侯之不可與交歟孰曰大夫士之歌詠為溢美歟
雖然自徂徠之松新甫之柏見之於頌而後世之取村者
不復有也自保竹澗之墓門有梅見之於風而後世之美
刺者不復得也夫詩豈徒留連光景嘲弄風月而已哉其
有關於風教可與可觀感發懲創作他教之可及也今侯
功業未艾歌詠未已脫採詩者貢又於上列之樂官將表
裸于世矣故不辭而為之序云

送王子安詩序

嘗讀韋應物詩云別雖後何生乃在親愛中此道人情甚難予在京師獲交王公子安子安聞聞名家善士也循雅飭讀書明理今尉馬都尉公乃其從兄弟子安聞母之喪自淮而抵京師曲盡禮制京師之善士無不與子安友者遇予傾蓋如平生歡往來未幾起發多矣一日忽告別歸淮素與友者不能無應物之情是蓋子安乃天下善士故能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善為未足又頌詩讀書以尚友乎於其行吾儕其能忘情乎惟其交情於離別為

尤切不賴咏歌以發之則又安能盡其懷、不忘之情乎發乎情止乎理義亦古風人之遺意也遂於燕集之頃以涼風起天未君子意何如平聲字為韻各賦五言律詩一首以道其情焉高期為後會一也洎池老漁張某序

書退逸居士傳後

退逸居士傳者吳郡金君德儒為其友顧仲昭氏之所著也仲昭隱居行義於埭川之上晚年家業既成子孫蕃衍婚娶既畢所奉成具乃知止知足欲為退處以就安逸日率其子若孫奉其高年之母曲盡孝敬歲時慶賀拜起進

止無不合度餽衣襪和燕喜盈堂其退處安逸可謂適矣因自詠曰退逸居士夫進退行之常也進勞退逸勢必至也所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非行義之君子其孰能之進退一於義則其或勞或逸無不宜也今仲昭少而進老而退安乎其居樂乎其業以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謂之非義可乎雖然君子所行無逸未嘗不以懈怠荒蕪為戒勸勵不息自強仲昭之逸得矣必能戒飭其子若孫虔恭祇懼孜孜為善使家慶綿衍於無窮則其逸也亦有待矣至若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必不在顧門也德儒

發明退逸之義為詳故不復贅姑書此於卷末而歸之吳郡張運識

書東吳幼生傳後

東吳幼生予友金君德進所自號也東吳幼生傳亦德進所自著也德進名政世居蘇自少穎悟克志于學在鄉校較藝每揭曉必居諸生右成歌畏之期曰他日遇良有司必中首選尋與數十年科舉雖得不廢在上之人則不以此為得人德進故不屑為也後為長洲縣庠前里書院而學校訓導遂益渾礪於學世變退而隱居教授闢一軒

非所居之側曰葵軒非帛裘問疾憂患故無時刻亦是軒
每省定奉滯隨暇必披卷搜籍牘、與諸生講求聖賢之
道毋少怠有所得於中則欣然浩歌迨不知寒暑之易候
飢寒之切身也其為歌詩則風韻如唐為辭賦則清新如
騷為古文則馳騁如漢投之所向輒有可觀其志可謂動
矣故獨恆德進益久學益富名益彰而貧亦益甚不知
天果何如耶尚使德進稍降其心志言合于俗行同於眾
朝焉而奔趨暮焉而承伺則亦必顯用其貧不至於如今
若是也然世之麗其冠衣美其饌食華車而徐步廣廈而

安居生無益死無聞者何限也今德進之志在此而不在
彼也果孰得而孰失哉予與德進其里同其藝同其志又
同其貧亦無以異故伏讀其所為傳不能不有感也蓋人
定勝天豈能終困德進哉孟軻氏不云乎天之將降大任
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
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德進其尚勉
之哉三復其傳不能無一言以復於德進也故題其後而
歸之

南湖草堂燕集詩引

去城二十里而近名陸涇、之東陸伯祥氏居焉有堂曰
南湖草堂適客於堂得遠喧而澄慮勵所願學為洪武丙
辰春二月大梁杜君伯康婁東孫君惟學來謁適於堂會
陸君振文傳君子而同在名燕時風日媚麗樹木敷華林
禽奕聲沙鳥未狎乃相與舉群經諸史有精疑者論而通
之諸君之所近著而商之鹽、忘勞所啓多矣伯祥遂命
觴促席有序有儀辯益雅而能和飲雖多而不亂不覺日
之夕矣繼以焚膏啜茗彈琴冲襟洒然各有睽離之意元
然若有得也乃誦老杜心清焚妙香之句因以為韻各賦

詩一首詩成夜已久矣陸漸供茗張收焚香嗚呼適久屏
弱抱病觸事易感每靜而思故交同志相次物故其所存
者多疏離旅寓無異晨星莫不凄然扼腕久而不能自已
燕履草堂或聞客至所謂空谷足音豈然而喜者也而况
二三友者皆遠所敬畏而顧見者乎同謂二三友者得安
然於田里而又不廢文墨如此又不可不知造物者之所
就也苟荒居而遠遊肆志而怠身則將自廢其所就已自
取其所禍已也自今已往凡有論著願相與訂正以卒焉
諸君曰然遂書於燕集詩之端以為序云

書志樂軒記後

孝友良知良能性分之固有非外鍊也人唯不能性其性又不能性其習則於固有者若強使之然一有不能盡之者人皆以為難必暴白之以為天下勸此忠臣孝子傳記之盡於世者不可少也今觀吾友金君德儒為其友顧君記其所謂樂志軒者蓋美其養親能樂其心不違其志也其所以厚人倫敦薄俗豈溢辭哉予亦嘗聞顧君居陳川之上兄弟三人曰景仁景德景道者曲盡孝友不唯養親盡口體之奉必被養親之志為庶幾焉可謂能事其親矣

然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窮已唯事親之情有不可紀極焉者詩曰報之德昊天罔極哉孝如賢更底豫而天下後知窮之大健志述事而後知武王周公之達若曾參可謂能養其志矣而孟軻氏不過曰可也豈以曾子之養為有餘哉昔呂希哲有言曰仁不如克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未免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三子者能因其言而感發焉亦足以深具無記極之情也夫洪武辛酉十月朔吳郡張遵誠

書送姚徑歷詩卷後

嘗讀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論者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竊讀而疑之則是聖王之治不足以一視同仁焉近舉遠也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變化之俗今夷狄果禽獸之形狀抑亦如人之耳鼻口心知百體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之人欣果如人則是之於三綱五常凡為人之道未嘗無知也特以稟於愚濁狃於習俗故有所昧於常耳豈必一皆下愚不可移之人哉謂之治化有淺深遲速如七年

即我必世後仁之不同則可謂之治有所不及養有所不賄如四海之廣不能使少者皆衣帛食肉則可謂之不可以中國之治之則有所未聞也故曰用夏變夷又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何哉王者之治必可行於夷狄彼亦知王者之善治欲去暴而趨仁也然則君子之處夷狄當如之何蓋亦曰素夷狄行乎夷狄謂其見在夷狄之中而必以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行之而弗失也今觀吳興姚公靜齋甫之為雲南布政司經歷適渭北張公自泰政西陲而為左布政使公乃月山先生之嗣先生擢巍科登顯要其

學者乎北南平居澹如躬行實踐日以五經私淑後進薰其德業者皆為當世名士故學之淵源有所自二公之蒞司存當國朝內附之初夷民罔知維新之政斯之難能也二公皆本於平昔明體達用之學措之政事一以承宣之功一以贊畫之能不急以刑不貸以法明王者之政以治之明王者之道以教之繩糾百司各勵乃職正所謂伯氏吹簫仲氏吹篴同心協律以輔成治通九年之間夷民咸知為子死孝為臣死忠赴功而樂於嚮化茲非治化可行之驗歟徑歷公今特考績

天官必登重任以其所能大其勲業顯諸竹帛也不難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徑歷公有為雲南大丈夫士咸為歌詩以饒公裝潢成卷吳郡張遵書其卷尾如此云

書棠竹並慶圖卷尾

右棠竹並慶圖一卷古渝州郭公文載所藏也文載家植棠而枝生連理植竹自四節以上分為兩竿又九節併為一時人皆以為禎祥之徵工畫者繪為圖大夫士咸為詩文以紀咏之並慶之所以名也余觀古禎祥之應非偶然也必有可徵之實斯足以為慶矣苟人事之不脩無以致

天地之和是無其實也而異物之生則不謂之祥矣昔孟祖之於蜀李煜之南唐其地若鳳凰嘉禾瑞麥時或出之必不能圖存若是者亦果謂之祥乎故曰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今觀文載當

國朝太平之日車書混同海外咸貢而能以孝友行於家仁愛及於物擣學益修貨棄濟世其種德非一日矣天其以是表其禎祥者殆將有寶也又聞文載家遭其隣有鬱攸之難至其家則反風滅火天之所佑率多類此今天載年已八袞餘矣子孫試讀書以變氣質貨棄以為生業

則並慶為足徵也畫圖亦非也大丈夫士之紀咏非虛語也余來渝州文載邀余至其家出此卷以求言辭弗獲故書此於卷末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雪航記

蘇有沙湖去城不三十里而近湖之北匯流而清凡數涇迤邐與揚城湖會唯蕭涇紫紆而入勢若蜿蜒常款曲之西里人張公築室居焉公素饒於貲而罹兵燹曰求宇大年者族之佳子弟也生而秀朗不事華靡種學猶文喜從儒先君子遊平居中中未嘗釋卷因取所居之水榭闢屋三楹為進修之所高不踰丈廣如之長則通三楹若一不

加雕飾朽以丹至三面流水其前則鳧鴈鷺鷥鸕鶿鴻雁之屬翬飛而共浴左右則菡萏芙蓉蒲葦蘋蓼之葉或榮而或粹風春露秋烟朝月夕調、馬刀、馬各自為聲而飛者鳴者亦各自適焉登乎是者曠乎憑虛恍乎空明儼乎如過山陰泛剡溪而不知清氣之襲體幽境之奪眸大年奉親之暇書于斯曰顏其楹曰雪航彭城錢公泊行為書以揭之而屬余為記久之未有以復於大年也歲辛云暮快雪時晴大年宴余於航酒半開窓牖遠因謂大年曰彼從流而下者舟師冒嚴寒故冰霰手胼而足胝勞筋

而銛膚風水相爭則搖傾舵推又艱且暮不得挾所止彼非不知其艱且勞也而往來無時或息非迫於事役則急壅斷而登者是其所謂雪航其危我哉而子方偃息乎弄軒咏歌乎詞章厭飲乎散觴上以事親旨甘之無違下以妻子衣食之甚給無行役之勞羈旅之感曷亦知夫造物者之所就上之人治澤之所侈耶 聖佑語

棟鄂軒記

余友練公升伯性篤孝友買田築室於吳東門對水之南曰尹山與弟叔厚躬勤稼穡以父章甫翁安享榮養燕處

有堂讀書有軒平居怡、手不釋卷昆季間辨若嚴師友人咸稱二難焉不意喪故叔厚早世升伯哀不自已若失手足歛埋喪祭老遵祀制且延碩師以訓其息日登讀書之軒習焉若見弟於簡牘之次食焉若見弟於几席之間游焉息焉若見弟徜徉而咏嘯也曰名其軒曰棟鄂蓋讀詩有感志不忘也屬余為記未有以復竊謂升伯篤學兄弟交愛異倫分內外事爾沒久之存殊一志彌篤爾遭變而不失常叔世之士所難能者則宜暴白之非過也謹也余嘗謂讀詩至宗棟而友愛之心不泯然而取者殆無

兄弟心者也何哉蓋周公遭管蔡之後其作詩志切而情哀委曲漸次說盡人情始以常棣之華鄂然而外見豈不難乎以興凡今之人豈有如兄弟乎其死喪急難關關之事唯兄弟相求而相救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至於有飲食燕享妻子之樂使兄弟不具而不合亦安能自享而久樂讀之則兄弟之愛有不期然而然者末復曰是究是圖望其然乎吾哉斯言誠能知其常然而實從事如此庶乎足以盡其道非特名之而已也今升伯既全友愛於平時又追思於既歿易忘之日誨育其息日漸成

立是能不死其弟非究而苗之知其當然能若是乎詩之教足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非升伯嗜為善學其能然乎舉世以妻子外人之惑而薄其分形連氣之親與少年誦、吟語游戲征逐而移其手足同體之愛一聞言之行異好之亦視兄弟如仇敵者衆也若升伯真足以敦薄俗而厚倫教哉余可斷於言乎最余得納交於章甫翁奉嚴府君定省溫清生事死葬競、自盡嘗命二子從東陽沈先生伯熙學詩經先生於聖賢之事業天理民彝之懿詩書制度之詳不倦為諸生發則升伯內有過度之訓外得

之道若是其真切也哉然則侯名其齋朝夕自勵可謂得大賢之學矣今侯自庠序入太學累登樞要遂奉議廣西布政司凡所履歷皆推誠篤自治之學見之事業遽以猥鄙從事幕下以遽所見而知之微之侯自省其身足以見其希賢之學非人所易及者廣西為大藩翰民多梗化庶政甚夥侯剴繁治劇克盡已力事無不常恢、手有餘力若庖丁之解以中肯綮若造父之御以乾馳驅至於同僚之相承上下之酬應人民之哀屬吏之卑屈機所發一以自信退食之暇登省身齋几望徑賢傳圖史百家之學以

至古今之律無不披閱研討以習其所舊聞以益其所新得非忠信傳習得於大賢之學者能如是耶歷觀大臣事君未有不先自治而能事君者聖人嘗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傳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然則侯之省身得為政之要所以待方面理大藩可以並立於天地而為三才者無愧矣至於功業勳績勇義書諸竹帛又皆分內事耳侯名濟字汝揖世為華州蒲城人吳郡張適記

師友之嚴其德器之成厥有自哉更期升伯訓子若姪屏其一切浮靡之習責其踐履篤實之效非徒誦說而已則他日常祿益輝、而光明而軒蓋輩、而崇高家業久而益盛子孫久而益昌矣余與升伯同出東陽先生之門故不辭而記之升伯以余言為然則書置軒之壁或足以為薄俗之勸或足以勵其子若姪也夫洪武十一年十二月望日張甘白記

省身齋記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者也身之所以可並為三才者莫不有自治之功也而所以自治其身者不以聖賢之學誠切自勵安能窮理盡性正己正人措天下之事立天下之功而可以與天地參也哉此康侯之所以慕乎子曾子吾曰三省吾身之戒而取以名其齋居者也侯嘗命遠數其說通何足以知之然有不可得而辭者豈終無復於侯已乎夫曾子之學誠篤而用心於內故動必求之於身觀其述聖人之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則格致誠正者皆修身之功舉而措之國家天下皆修身之效非其平日忠信傳習省察不息積久之功安能得聖人

蘇人程萬里氏僑居於重慶城外當川江之上屋覆以茅不尚丹堊不愧朴陋聚書數千卷遇儒先君子不憚講習曰邇其堂曰川上草堂洪武庠午歲余過川上抵重慶藏舟沙上萬里邀余過草堂留信宿出書數卷余不厭其問之勤而未嘗答之敢畧也間謂余曰先生能無一言以詆堂俾朝夕不忘耶余辭弗獲同謂萬里曰子僑居川上屋無華靡而長幼以安攝食而無餒粗衣而無寒子知其所以自乎方今奄有四海百靈效順

聖上宵衣旰食一日二日萬機無非無海內外一視同仁

思澤溥被無匹夫匹婦之不及子之衣鄉里僑居此邦凡居處

上德之修也其可忘耶子當慎若心勵若行安若業凡役於其上者勤事而赴功以樂

上德之修可也君子之所責者有大中至正之道則無遠而不可履乎世故曰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謂其見在貧賤患難之中而能守中正之道而不失也君子之自履如斯而已矣子以余言為何如萬里曰子之言不煩以規益者也願書堂壁以自警

獨柏軒記

金華章履善先生由御史出為雲南府學教授學宮東偏為教授廳事昔植嘉木甚夥兵燹餘無孑遺獨一柏端然特秀先生闢軒與柏相向進修於其所額其楹曰獨柏一時名公鉅筆多所記述先生復命適為之辭適久無以擬於先生一日燕先生之軒因謂先生曰凡物以罕則貴產之得其所則壽得人而表章之則顯遠來雲南行萬山中松柏之植何啻千萬億計以其郊於通達也而氏以求之斧斤以伐之旦旦以斲之昏暮以度之無虛日也或振焉

或捕焉或薪焉或梁棟焉間有奇特考拔端然獨存者又無人以表章之則其為凡植也宜矣今是柏也孤立於庠序之宮蔓延於禮義之地朝有詩書之音夕有揖遜之習而氏所不尋斧斤所不加又取之以顯其軒則貴也壽也而且顯也視彼千萬億計雖多亦奚以為也今先生出自御史一時同簪象冠者皆有他故獨先生膺選典教雲南郡庠當內附之初夷俗罔知嚮化先生用夏變夷務以教道結人心懷為諸生教陳聖人之道而聖人之道莫不有當然不易之理不可須臾離者故先生居是軒曰戒慎

恐懼其不睹不聞知其微之顯隱之見功夫切於慎獨士子來遊來歌於泮宮者試為服先生之教隨時事莫不持守省察以慎其獨而求至於聖人之道獻貢太學者出色於四方然則先生之教行乎夷方也不特此邦人里士過先生之廬指其軒曰是先生進修之所曰獨柏者真不起敬哉謂先生貴為壽焉而且顯焉先生一柏也柏一先生也若然則可謂二柏矣今而曰獨柏何哉於是命酒大噲相顧甚樂先生命書其辭于壁以為記洪武庚午歲九月朔日吳郡張適書于滇池漁舍

雲松軒記

物之有濟於世者君子嘗取以喻夫人是故礪之於金舟楫於川霖雨於旱以至潤必於麴糵羹必於鹽梅取喻之而不已焉以其舍乎此則不能以濟乎彼也已渝陳德昭氏年少嗜學喜從儒先君子遊闢一軒為進修之所君子顏之曰雲松夫雲山澤之氣也起於膚寸漸而尋尺盤礴乎澗壑棲遲乎林莽及其龍之興也奮然相從油然而變化為霖為雨潤乎焦枯遍乎八紘有不難者矣松山澤之材也自根株之萌芽蕪之微培以土地潤以雨露歲月以養

之水霜以堅之凌乎霄漢吟乎天風匠石一顧是斷是遷
焉棟焉梁登乎廟堂以成大廈有必不捨也今德昭以才
幹為布政司丞是將考滿以赴

天官是蓋庸寸而積之以至於霖澤萌蘗而養之以至於
梁棟在手積累其功業而已然功之積也非潔白一心道
遜物表涵養有素貞固節操者不能也德昭必勉之庶不
負君子之期名軒之義雲兮松兮在子而不在物也洪武
二十六年四月十日滇池老漁張達記

異瓜記

凡物必得天地之氣以生其產之或異於類者必鍾主和
之氣而和氣之合非人事之修則不能致其感而鍾于
物也歷觀自古人事之修而合二氣之和者君子必書之
若麒麟之出鳳凰之見木生九穗黍秀兩岐不一書之足
以見有國家者至治之氣大平之象有足徵焉者斯可謂
之祥矣其有不待人事之修而致然者則不謂之祥也故
曰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余友陸公謹
慎言人也為余言余少氏之為馬龍州吏目署僻夷方氏
罕芻化兵燹之餘百廢未興公克慎乃職以佐用治教年

間政平民和上下安分自公退食委蛇自如不待學圃而
躬自樹植家人做役毋敢憚勞故嘉蔬盈畦生意滿目今
年植瓜數十百畝而所產皆兩寶同蒂累、可觀人皆以
為祥多詠歌以美之者顧子一言以旌之遼寧續史至李
煜之於南唐孟昶之於蜀以蕞爾之地而當南北紛爭嘉
禎奇瑞不一而足不能盡存何哉瑞物之生必有可應
之寶斯足為祥也不然鮮有不有為妖者矣今余公當大
明維新瀕海內外罔不臣妾雖百蠻之地古多羈縻者莫
不嚮化而余公之佐州以一心之和以致生民之咸和是

有其寶也異瓜之產於家其亦一家和氣之應也故在易
家人風自火內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德業之著
於外由乎言之謹於內也余公之理家治民如此則其
心身之學從可知矣異物之表於家亦宜矣他日寄大佳
而樹大勲非公其誰歟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說

說將謂鄭醫士

予友李公某為桂林右衛指揮嘗得於其醫士鄭景川者
起其危篤之疾丐予言以為贈余以公為將官因謂之曰
若知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者乎將者繫天下之安危者
也將不良不足以用兵兵不善用不足以制敵故善用兵
者得敵之情者勝得地之利者勝得廟算之多者勝得士
卒之心者勝知彼知己者勝攻守適宜者勝使愚使貪使

智使勇者勝行列之整紀律之嚴者勝然兵尤不貴運巧
也拙速為上尤不尚窮蹙也勝敵則已知此則為將之良
者也若為醫則入身之存亡寄焉醫不良不善用藥、不
善用不足以起疾果能知風寒暑濕陰陽虛實如得敵之
情知其臟之疾用其臟之劑如得地之利博求岐黃倉扁
之論以治疾如得廟算之多知藥性之寒溫而善用之如
得士卒之心知病由來知藥之必勝如知彼知己或補或
瀉如攻守之適宜或正治或逆治或從治之各有其法如
使愚使貪使智使勇者君臣佐使之分明炮炙炮蒸之法倘

如行列之整紀律之嚴用藥酌之劑而不在稽疑如不尚
運巧貴乎拙速中病則已不宜盡劑藥以驅之食以補之
如不尚窮蹙若是則豈非醫之良也哉余來廣右嘗聞景
川世業醫讀難素之書而能明其道往來鄉里活人之功
為多故造謁者戶屢常滿更當用藥如用兵如此則其活
人又不可勝計也史稱活千人者子孫當封陰德之報如
格鼓影嚮景川其尚勉之

梅夢說

吳有士曰沈士敬雅嗜古退食自公優游清事頗寢齋為

梅花清夢來求說於余、曰子之夢誠然耶將假辭以顏
齋耶誠然則梅果何自而見耶亦果何所形耶子果何自
而往耶子果何所來耶不知梅之夢於子耶子之夢于梅
耶且幽冥之間俄頃之際而不知彼彼不知此此可以梅
為真梅也亦未可以我為真我也為真梅是未知忘物也
為真我是未知忘我也梅我既忘覺夢俱幻有何所謂名
齋又何以說為哉士敬曰不然華胥之能遊巖穴之惟肖
彼同有所應也余好梅凡存空谷遠岫窮溪絕壑水涯林
際冰風雪雨樂觀之弗倦或得騰置庭下酌酒啜茗焚香

賦詩相對自樂其樂也心誠愛之則神之帝交於夢爾余曰噫吁嘻子之樂大梅而夢之因也抑亦知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乎故覺夢之事有殊而樂悲之情有別焉知乎子之夢不異於旦之樂而樂有足悲乎苟悟此則視世間是非得失富貴貧賤成敗生死皆不足動於中吾將與子朝與天遊暮與神馳逍遙卒歲其樂無涯

說舟贈陸振文

余友陸振文以鳳陽府倉官丁外艱歸吳服闋起復將之

京其嘗所往來祖內觴酒借送於湖之婦艤舟於所行酒於亭三爵振文謂余曰能無一言以識別余久病且哀不能與振文周旋於鄉於其行可斷於言耶因指艤舟之舟曰若知是之濟於世乎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必其材之良工之精斯可為矣虛其中無所不容堅緻乎外無浸淫乎內斯為美矣然而職於舟者隨取而用不可一不完也欲行而伏以力欲止而賴以技能無篙乎水風相遭逆艱於前能無櫓乎順流正風瞬息千里能無帆乎轉捩由通塞不順宜能無舵

乎起錨驚濤進止俱危能無鉸乎當止而艤漂泊無向能無纜乎凡若是者皆舟所不能無而賴以為用者也一不備其能濟不通以利天下乎哉振文方歷仕途其素所培植淬礪學業嘗明體而達用矣必也其中虛然萬善皆容恭謹乎外毋變乎內類乎舟之材良而工精以義為篤止行遠宜也以智為樞常艱易進也以材能為帆千里一瞬也以律為舵委曲順道也以權變為鉸易危以安也以恬靜為纜知有所進止也是其中之所有又類其器之完則振文豈不天下之能官耶今將解纜乎湖塘渡乎川汴乎

江暎乎上國有未知其復何所適也然而職于舟者無一不備則其長江大川瞿塘灩澦南溟北洋鯨波鈺流可惟可怖將濟之如坦陸飄乎乎適乎莫之能禦矣昔商之賢君託物以喻望臣紂誨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抑有見於斯故振文行矣余雖病且東尚能拭目以俟若下方衆皆由然遂書以贈其行洪武十年十二月七日句吳張適在南湖草堂書

思貽齋說

雲南布政司經歷金華張公一日謂適曰予失怙恃自處

不敢後於常人嘗於家山之私第東偏開齋為進修之所
取內則之言頗其摺曰思貽朝夕惕勵惟恐善之弗為惡
之弗去也子能言蓋為我敷其說適曰人之品君子小人
而已君子小人之分善不善而已是故為善為君子為不
善為小人雖大舜盜跖之徒不過此焉今而已鷄鳴而起
孽、為善與不善者其所以用心只在義與利之間也真
知義之當為而誠欲為之乃所以為善真知利之當趨而
必欲趨之乃所以為不善其好之必誠其行之必果非心
有所主能若是乎當其為善也吾心存一念之誠思我之

親亦得一善名焉當其為不善也思我之親亦恥辱焉則
為善去不善之心決矣真誠之發孰有過於其親哉非孝
子仁人其孰能與於此今經歷公以儒業起家為雲南布
政司幕官當大藩府直贊承宣章、匪輕屬於司者府凡
十六州若干縣若干內附數年異取異言之入民習俗既
久未悉儒化公長案牘日與物接千緒萬端非心一於至
公無私安能好惡之得其當果於為善而忘惡耶今乃其
心惕然嘗自警省以父母為心則為善去惡必誠必果而
於為政也何有嗣亦以往功業有記極雖大舜之徒不過

若此其過人遠矣竊嘗觀古孝子仁人之用心未嘗頃刻
而忘父母是故一舉足而不敢行怠所以道而不徑舟而
不游一出言而不敢弗謹所以思言不出諸口忿言不反
諸身古之人若樂正子者余獨於經歷公傲之孟子嘗稱
之曰好善蓋以好善優於天下而况為魯國余是以知公
之思貽則必日聞善言日行善事豈止優於政司一幕官
而已他日居廟堂為天下之事業其在於公也故敷其說
以復於公如此云

鳳鳴論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凡有知覺運動藝植甲析飛躍潛
泳無非物唯人則為萬物之靈其皆必有出乎其類拔乎
其萃者存乎其間本者吾知有楓楠焉則檣櫟之材不足
取也麟者吾知其有龍焉則鍾鮪之屬何足論也毛者吾
知其有麟焉則虎豹之族何足數也人者吾知其有君子
焉則斗筭小人何足美也豈特羽族之有鳳與鸞哉鳳為
神鳥而鸞為鸞禽其不可同日而語者也且羽族三百六
十而鳳為長羽儀之不凡鳴音之不類其出之時又不同
所謂出乎類而拔乎萃者也是故非至治也世不見非文

明之時不出蕭韶九成則鳳凰未儀蓋其五色絢爛覽德輝而下嘒々時々以鳴太平至治之盛豈若林々總々諸凡羽族然若鸞則似鴻而小鸞物也雖當於魚躍之對蓋一時之所見偶合於造化自然之機而詠於詩耳非特美其為物也其為羽也借風而能高其為食也攘攬而能飽張目奮爪窺人不避則竊取之飲而無厭鮮有不疾而欲殺之者也然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栖故常飢而無依見之者未有不以為凡鳥碧鷄也豈若鸞之鸞而常飽哉愚是以益知君子小人之所辨也扼腕龍麟之異類也雖

然凡物周天地之間皆得陰陽之氣以生天不以鳳而不生鸞猶人不以君子而不生小人然鸞之與小人嘗多難至盛之世不能使之無也在易有之陰數三十而陽數二十有五其多寡而不可無者亦理之然歟或曰予以鸞方小人小人之生亦如鸞之一定而不可移曰非然也人靈於萬物小人習與性成其知覺運動若與鸞無異也至於五性之粹然豈物之可方哉其遷善改過則亦君子之歸矣愚獨謂鳳之出處類乎君子鸞之鸞類乎小人作鳳鸞論

戒耽

吳有饒於貨者積於家無計不足容乃易以貨若犀象珠玉大貝之屬既盈庫復叙歷代先民奇跡若合作亦不以賞較有以唐李成山水而且小慎謂曰昔成所製不多而製必精絕成將卒人構已之跡皆付之火故世為最罕米南宮嘗作無字論此蓋其僅有者其遺皆不世之士其直皆不貲之貨吳之有賞者不較易之表以牙籤韜以錦綺燕樂賓客過風日明豁展對誇美語人曰若山非他積墨可擬也若水非他運筆可比也若樹若雲又豈他人所可

彷彿哉人然則喜而常與燕玩不然則終身弗與見也或時晦明兩暑雖強以勢力亦不肯出或已有不豫出一展既則怡然自忘嘗戒其子曰此世之珍也他若象犀珠玉大貝之屬皆世所嘗有者此豈可常哉寧廢其所嘗有而不可廢吾之所不常有也寶之戒之及卒其子頗好儒典湖海士游一日有鑒書畫博士謁門博士嘗仕文宗朝凡古今名筆覽博而辨精亦聞其義所謂成畫求覽焉其子初觀之終止有不留意物之留故出之博士曰顧也奚為人斯欺也欺之一時者有矣亦有欺之其久且信也示之曰

若斯成非斯也若彼行非彼也觀者莫不皆訝其子信之而其辨未廣他日求售於他饒貴者復得其原直君子曰嗚呼世之人以魚目為夜明以砥夫為瓊瑤寶之終身而不悟若其所藏成筆者及其沒他人又求而寶重之則世若人者何少哉故著其說為貺者戒焉

題張長史草書春草帖

昔人評張長史草書雖奇恠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書不該規矩者今觀陳彦庶氏所藏春草帖信然彦庶嘗作堂奉其母節婦莊甚孝願其堂曰春草遂得此帖於他方

與名堂之義相符豈曰孝感而致是耶抑物各有遇而偶然耶他日有子若孫丹斯帖也而思與帖符名則油然而與夫孝思自不能不以此帖為寶藏也

題趙文敏公千字文

趙文敏公書法之妙天下稱頌之蓋其質稟特異故所事精到其文若詩皆追邁前古與虞揭范楊不知孰先而孰後也而且精於音律當時也有在朝廷不得使公正雅樂之嘆世徒稱其善書豈非譽其小而掩其大者歟因觀陳序原氏所藏其行書千字文偶書

留別圓珠語

古人取友之道要必有所主不但玉帛杯酒宴遊之勤而已也何謂主敬是也故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苟無敬以主之而徒在於玉帛杯酒宴遊之勤則於富貴貧賤患難利害之際鮮有不變其所為者矣今觀廷幹與景文定交始而廷幹居官而景文未仕後景文在官而廷幹適戍或叙或離數十年間散如一日及其別也又命善畫者圖之以識離絕之情焉其必有所主於其中歟苟有所主則雖百年猶一日也况數十年也哉若二公者亦可以為薄俗

之勸也夫

跋山水小頓

右山水平遠小頓傳者以為日本僧惠中所畫云言近體一首則先

靖江王為三山陳伯武氏題識其上伯武少讀書自寸氣初以文學擢

靖江府為伴讀官能直言骨鯁不避權貴在府多所匡贊後改潯州學正以事連坐謫雲南為吏適王移鎮大理召見伯武故詩首以故人稱之而中以古人待之伯武雖在

卑賤遇事報諫

王怒欲坐以法

先黔寧王為侯總兵時入曰得直臣如此可賀宜宥王色解伯武所為大率類此是以上下無不知伯武為直諫之士云嗚呼士君子抱負才氣其學明體適用不得已而輟晦耳苟與時遇必將直輔馮翼以成其主之德豈肯詘己壞道患得患失阿諛苟從於人哉若伯武者其人也嚮使伯武稍抑其氣節其語言以徇於人必不至於擯非如今困窮也雖然伯武處困窮氣益壯忠益勵其進未易量也

他日居要位有直言顯者非伯武其誰歟伯武聞之三山人今自辨為吏隱云須他老漁張達談

贈國照山中庭講主傳衣講經偈引

夫經載道之器也過非經不傳經非講不明有經而能講則能明其道以覺後覺是經不可以不講也是故語言文字種種講說善總持者不必如是然其所以總持又非語言文字種種講說不足以發之是誠不可以偏廢也周鼎山中心庭講師得黃梅正宗結大休家業方便門問老婆心切暮春吉日傳衣講經種種為人論說何故唇槍舌劍

繁、叨、費力如是孟軻氏不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諸大善衆聞此演說淨深妙義闡然喻悟日造乎總持之地功德不可思議國通沙門聞此善因歡喜讚歎各為偈言以贈之特屬甘白居士張適引於眉之端洪武二十六年歲癸酉二月十八日書於浪池漁舍

跋諸遂良小楷蘭亭

褚河南所書小楷竊得法其位置結束形如大字然此帖又以右軍之法變小之愈見其妙如月映杯中雖大小不同而筆意具在習小楷者宜寶藏也張適識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五

銘有叙

永思堂銘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康侯嘗作堂於私第之東偏顏其櫺曰永思蓋志不忘其親之謂也前國子助教清江聶鉉嘗為之記矣侯復命適亦敷其義適當讀詩至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嘶恤入則靡。至則人子於親沒之後其出也中心銜憂入也若無所歸抱終天之感者何如其心也今侯自少而孤母夫人鞠有至於成立又二

十五年而夫人亦卒及得厚祿欲養其親而親弗逮則侯之心又當何如耶安得而不致其思思安有時而可忘乎而况順德在鄆本乎天性加以誠篤自治躬行實踐之學宜乎登斯堂也履霜露之降其心悽愴雨露之濡其心怵惕嘗若見於居處聞其笑語得其所樂所嗜儼然如親之在焉精誠之積昭鑒交通吁侯之所思若是可謂無愧于名堂之義矣抑嘗論之人子於親昊天罔極欲報而無有窮也有一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雖聖門諸子或失於敬者有之或少溫潤之色者有之至若養志亦云難矣

而孟軻氏止曰可也必如五十而慕而後知聖人之所以為大賢侯今以聖賢之學自希慕其必慎終如始勿少替懈將終身焉斯為至矣若夫措之功業傳之今古又皆本於順德而措之耳有不難能者是不特言也侯名濟字汝揖遵序其事復為之銘曰

維子有孝有行所先匪自外燥天理自然人少慕親壯慕則分色則少艾仕則慕君惟孝之大慕焉終身五十而慕此舜之聖養志之難僅可未盡有雖直義或少溫潤其有能養或失於敬微芥之微為終身病行孝之難惟曰可鑒

孝哉康侯聖賢是希克勵親孝我競自持生則能養沒則以思念孝不及其心孔悲風木蕭々寧有已時霜降兩端悽愴怵惕居處笑語儼生之日躬饗交通誠思之猶忠以事君推是順德昭茲名堂薄俗可易誰為作銘小生張璽

敬思堂銘有序

洪武二十五年冬西平侯沐公受命嗣鎮西南方文武僚屬暨軍士黎庶遐邇異族踊躍忻忭咸以先王恩威所及靡或有間夷方安然十又餘載
聖天子復以疏侯為我損屏吾其永享侯餘恩數月侯薨

自惕勵精庶政克紹先烈燕居則披經閱史講古今政治得失壹志急願其堂曰敬思每朔望登僚佐諭所當行我銘勸勉傳：慨至又若曰昔我自先王祇受

皇上明命帥師振旅定茲夷上兢業：恐弗克副重寄屏厥心營厥慮慎乃敬德用康保民美：方率寧暇則講大極而西銘以勵聖賢之學民咸感化粗知禮義予弗克肖無以酬先德故不作敬所以求似先人惟人厥心萬理所合酬酢萬事而靡有遺失以其有當然之則思則得之不思弗得尚惟厥心主一無違懋敬紬繹庶得其理之當而

事為違宜是故日與物接莫切於視聽言動知其然必有所當然如視必思明聽必思聰言必思忠動必思恭非心主一能得其當然乎古先聖周公思兼王三施其四事有所不得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得旦其敬思至行若是况非聖乎曷其奈何弗懋敬厥思尚賴羣佐或勵敬德以進我善道永保

皇上之休命吳郡張達預聞其說敬數敬服遂述其意作敬思掌銘：曰

人身宰心心官司思酬酢萬變執綱執維惟心合理理必

有則惟理制事事靡或失局以燭理局以致思主一無違正其冠不專其瞻視潛心精思理無不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理燭力行事詎弗濟惟我賢侯世德作求既顯位久攢前休爰作敬所毋敢或怠惺、警擻天君恒泰真積以思理諸其極指諸庶政夷方咸識朝斯夕斯休惕戰兢如度短長如衡重輕常諭其屬咸慎敬德凡百在位各勵廼職始終弗渝德功日懋竹帛鼎彝書銘不朽

謹飭齊銘有序

扶風馬侯某漢伏波將軍之裔也生美質甫弱冠襲父產

為昭信校尉虎首衛百戶從大軍征雲南著奇績尋陞武略將軍錦衣衛千戶既主武功復修文德聞一室於京師之第東櫛為進修之所願其櫛曰謹飭蓋取遠祖伏波訓諸子之辭也退食之暇讀書儻學於是而不息焉且求儒先君子為文以發其義嗚呼侯方在妙齡乃奉、於祖訓如此則其積德累功無登尔祖前後輝赫照曜史冊也不難矣吳郡張達嘉其志而為之銘、曰

人有生三寸一賢與愚並斯立性相近遠乃習眇爾軀欲紛集投若間抵乃疎頑微肆而隨襲日放曠就偷逸身靡

修心弗格君子靡小人入維賢侯秉英特伏波商世清白
尚問學變氣質前弱冠應父職著武功進崇秩退食暇益
修德遵祖訓謹而饒名齊居廟朝夕行有常戒毋惑謹能
畏飭能一畏斯敬一母婢內戒懼小心翼外端莊成儀抑
克已私若勝敵理復明天麗日進不已造賢域龍伯高未
難及與爾祖同輝赫勒鼎彝垂史冊我為銘矢無斁

樂育齋銘有序

河東張公士深僑溟陽城南隅以稽古之學淑諸後進取
孟軻氏之語願其齋居曰樂育吳郡張達為製銘曰

達方師道久不立善人罕遇俗靡易出所拘氣與習旦
夕競趨唯貨租網理既昧歎乃跡誰其先覺乃超出張子
城南草堂僻開門投徒似雲集中有俊秀與英特以善及
之殊有益絳帳中居樂何及揭石齋揭矢無斁張生作銘
隸諸壁洪武壬申初月七

孝思齋銘有序

坊陽劉君椿年績學篤行不求炫於人謫居夷方交子甚
謹暇日閱故篋得先人手澤一紙欲泣莫能請因寶藏之
時瞻對若親之面焉願其所居之齋曰孝思志不忘親

也吳郡張達為製銘曰

仁之實順之德惟民彝乃子職行所先為當力天罔極日
不及唯君子誠自執生既盡歿猶一終靡忽速無歎而露
濡心焉惕霜露零中猶惻見乎位聞其息是若思誠可則
惟劉君古是式在夙昔多孝績滴夷方受謹飭閱古篋得
手澤莫能讀淚盈臆敬若神寶如璧時瞻視若親惻惟劉
君入罕識扁孝思書齋壁誰為銘張生達

謝履士墓誌銘

昔在洪武癸丑友人謝微卒余哭之累日迄今雖遠然或

見其詩文或人及之則惻然扼腕食時不能餐讀時則廢
卷今年春微弟卷然以其嚴父履士公之訃來告余驚悼
而慟相對莫能仰視卷具狀履士之行以乞銘嗚呼余不
能視一日之偉於而親以老人之老又無力恤其孤以幼
人之幼愧吾亡友於地下多矣何敢復辭執筆以誌其墓
也哉按履士諱某字某世為吳人大父某宗提刑司憲檢
父某有隱德母陳氏子女七人履士其第五生而穎敏讀
書不泥章句盡涉獵其大義性篤於孝友樂于為善事親
從兄曲盡其道治心修身周至其功平居雖貧則不為富

貴動人有患難則急於赴賑以道訓學者則循之善訪具巧於為藝尤工畫人物初與儒林秀栗氏為女擇配而難其人得處士以賓友待林父子皆早世幸賴處士經紀其家於妻母生事死葬咸造其宜人多稱之生子三人女一人長微博學有長文以詩經領鄉薦大明維新辟修元史書成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有

旨兼教功臣弟子員趙二年擢吏部郎中辭蒙

錫賚以歸尋辟國子學助教卒次曰祐曰恭皆循之雅飾稱為傷家子而恭詩文尤俊展徵娶周祐娶朱恭娶尤女

連張祥孫男女四人皆幼處士生於至元戊申十月廿又七日享年七十洪武丁巳十月十八日以疾卒明年月日卜葬於吳縣靈巖鄉耕耘場之原嗚呼處士生不得見設施於世而能盡之於心身施之於家政所積者厚宜享後人之祿養又復若此豈非命也夫豈非命也夫或者復期其昌在餘子與孫矣而處士不及見也哀哉銘曰

天爵之修祿不報才藝之美貧所召積之已久後必耀榮而大孰不悼天道之邈胡可料吳山之陽有宅兆我銘貞石來者告

宋廷用壙誌銘

遼反陸振文一日以其妻兄宋君廷用之計求告曰廷用客死于鳳陽其子鐔亟其骨還矣墓有日廷用托交于子今老矣願一言以銘其壙嗚呼遼哀病尚忍執筆銘吾廷用之壙也哉然辭弗獲遂序而銘之按廷用諱圭姓宋氏世為吳人曾大父齡大父天澤父原英皆隱德父以醫鳴於時讀書礼士嘗訓其子曰吾家世鄭國常山景文郡公之裔雖隱顯有時汝當力學擢高第立功業效先世毋碌碌為庸衆也廷會稽趙先生本初授廷用以詩經學既成

值大明維新設科取士廷用登庚戌進士第拜承事郎監察御史改知漢州綿竹縣事丁外艱服除授太原府祁縣知縣以公誤黜未幾承

恩調授陳州府水縣典史復因事當工役竟以疾卒嗚呼廷用為御史期不負所學臨事無懼知不却言劾充翰林承旨危素等為不忠苟祿由是素等放居和州巡按江西山西常郡尤稱厥職及為綿竹撫綏凋瘵民夷懷服祁俗尚訟滋政之始道以礼義民和而不爭鑿山渠以利灌溉田穀歲登民今賴之然多則方忤物故或仕或黜而卒至於

斯可哀也矣可哀也矣建用生於元癸酉年正月十有三日卒於洪武十六年六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一母張氏娶楊氏繼陳氏子男二人長鐸次鑑女一人善才卜以是年八月十九日葬吳縣楊宋鄉從先人之兆銘曰

嗚呼予圭生有美姿學以成之文足以施又達以時竟止於斯嗚呼予圭

戴守中墓誌銘

戴某字守中一日得暴疾卒於家其兄敏中哀其生不得於年歿無聞於後乞銘於吳郡張達達字達豈能以有聞

乎然與守中有一日雅則有不容辭者遂叙而銘之按守中先世居河南後宋南渡曰家於吳高曾以下皆隱德弗釋其大父某躬勸稼穡家業益饒生子三人其仲子某即守中之父大父母曰躬率諸子耘耰隴上畢即課以書不使有一日怠以故其子能涉獵經史全於陰陽農圃方伎六皆研究嘗遊適過其家其母在堂時節度賀兄弟三人率子若孫若于人森然列拜進觴稱壽馳其和肅其敬可謂善族矣守中生而聰敏恭儉能敬承祖父之志朝耕而夜讀知治心修身當以飲食男女為要故切於此而

敘其禮焉孝悌行於家慈愛及於衆亦可謂善人矣方構

一室於所居之北以為進修之所而奄忽以卒乃洪武丙

寅八月日也可哀也矣可哀也矣守中生於甲寅歲月日

享年三十有三母某氏娶某氏無子以兄敏中之子某為

後卒之明年卜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嗚呼乎守中是為子之幽官藏之百世而不可以終窮嗚

呼乎守中

王耕雲庶母陳氏墳誌銘

代作

庶母諱景貞字觀軒姓陳氏世為越之上虞人先妣太原

郡夫人之妹也生而聰慧涉慎甫并從先妣來歸我顯考閩國清獻公得接見以禦家事至若主中饋敝食衣服皆能代先妣之勞顯考仕先朝履歷中外吾兄弟三人曰晄曰晔曰晔蒙庶母慈育之恩居多及顯考棄我諸孤先妣居吳之賜弟庶母奉先妣如事母甘脆之享晨昏定省無不得先妣之歡心至於罹兵燹避地入閩登涉險阻以昭先妣憂遘奄忽捐棄庶母哀臨弗少懈奉柩跋涉還吳以葬思慕至於終身烏可謂賢矣吾兄晔弟晔皆以物故既幸得奉庶母歲時祭祀燕享登堂搢壽子女列拜堂下亦

如先妣之存焉但恨晚矣餘處艱難備嘗不得恣慈育之
報於萬一豈勝愧哉洪武十八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享
年八十有五初庶母生女一人曰錦奴蚤卒庶母不勝其
哀願考嘗指眦而喻之曰母憂也此即汝之子也眦感顯
考之命哀庶母之逝其情何時忘耶其情何時忘耶卜以
是年七月一日葬吳縣長洲鄉金井塢六原特葬眦為之
銘曰
金井之原先妣是墳葬從於斯生死是依雖云無後貞珉
不朽

故陳惟寅墓誌銘

廬士諱汝秩字惟寅姓陳氏其先本蜀人遠祖蒙嘗登宋
宣和進士第歷中至左朝散大夫曾大父洽宋鄉貢進士
大父全父微皆有隱德父嘗從草廬吳先生學既卒業乃
北上燕趙適交當時名公鉅卿論天下事已而南還遂於
吳卜居焉母紅氏宋丞相古心之孫女也廬士生而警敏
別介才氣過人早失怙龍力貧以篤學上於詩文有古作
者之風且嗜古凡前代名畫法書與今之合作心誠好之
雖傾貲賻得弗惜也與人論古今人物賢否治道與衰自

夜至於曙弗息也奉母夫人曲盡歡心與人交懇之而有
情

大明惟新以人材聘至

京將大用辭以母老得歸田里正畝菽水以盡親餘年竟
以疾卒豈不哀哉豈不哀哉廬士生於天曆己巳十一月
初四日卒於洪武乙丑四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娶袁氏
生男一人純女四人咸未娶嫁卜以是月六日丁酉葬吳
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從先人地次友人張遵叙而銘之銘
曰嗚呼乎惟寅豐其寸而莫伸工其辭而益貧竟潛晦

以終身者將以發乎後昆也耶

李德興墓誌銘

洪武十五年三月廿四日李公德興客死于
京師其子鑽函其骨歸蘇將葬于吳縣長山鄉有日友人
金謂德興嘗托交于遠也以書致其子病不能跪以清願
一言以銘其墓遂辭弗獲遂叙而銘之公諱敬字德興世
為吳縣安山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茂皆有隱德母陳
氏德興生而穎悟過人嗜學不息明詩經習舉子業及從
東陽沈先生伯熙番陽趙先生弘道遊益求為己日講元

人性命之理明體適用之學以躬行實踐為務學益充志益篤嘗恨失怙奉母曲盡其孝族里咸歌之初父為陳贊壻其外祖愛德興之力學也養為己子遂姓陳後德興知義不可惜然歸李宗時人益重之吳縣令曾公禮延為師校師未幾有以文學薦之吏部者召至

京授承事郎肇慶府四合縣知縣廣民素稱難治列官一以愛物為本剔奸去蠹三月民心翕然適隨邑寇起民多奔亡公毅然禁止招輯寇尋拜民賴以安時有

旨有司沒終

朝京以民數上四會籍成而燬午寇反來

京以忤

旨問罪病時疾卒享年四十有八娶蔣氏子三人續續續續娶蔣卜以四月六日美吳縣長山鄉之原嗚呼德興篤行人也在四會時嘗以書諭其子曰吾在家死孝出仕死忠吾祿僅足於官弗克歸養朝夕念母迫切衷情吾素無積止有書數種可盡求售以供甘旨起居之間盡親忘可也聞者無不感泣豈意至此而竟不得終養耶

可哀也矣可哀也矣銘曰
嗚呼德興其止於斯耶人就無死而死為可悲耶有子紹祀百世必不尔墮耶

薛君珙墓誌銘

君珙諱珪姓薛氏世為蘇人其先居吳縣之薛村暨大父應祥徙居吳江縣之倚川至父谷謨以族益大業益饒君珙其季子也生九歲而孤有令曾知嚮學事其母與所生母一以孝敬與人交謙和而有禮故卓然成立克紹先業晚年闢居倚川上為進修之所曰冰壺秋月人多以冰壺

稱之居遠湖山時扁舟往來登臨嘯傲竟日忘返心昭豁然歲癸亥嬰疾端疾越明年因事在

京獲譴併坐其家遷置和州而君珙拘留潤之金山久之事竟又當併家謫雲南遇

恩釋還故君珙在領覆流離中而疾革矣洪武十七年歲甲子七月二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娶殷氏克相君珙成家先君珙二十三日卒子一人儀先君珙卒于和州娶李氏三月而儀卒女四人長德貞贊李鼎次德婉通却真小奴始十歲後君珙十二日以京毀成疾卒善如尚幼卜

以是年九月十八日夫婦合葬于縣吳山先人地次而婦
儀之骨附焉初產珠遺雲南時同行者多以疫癘死產珠
而僕亦染疾瀕氣方熾而產珠親自扶持調藥者數晝夜
不忽及先復與棺歛函其骨婦人皆以義產珠無不惜產
珠罹禍患之屢者不知福善禍淫天之報施果如何耶果
如何耶雖然在顛沛中不得其元於異鄉者衆也產珠夫
婦得歸而卒禮葬於先人地次亦可以無憾矣其兄琰與
其婿鼎以狀來乞銘：曰

薛為著姓籍吳邑以善流慶久靡忘公生小孤志成立繼

學恭養行母失晚年進修益以力致情立望類遠達於亥
之冬偶嬰疾值以顛覆疾因革歲次甲子月在七朔後一
日乃易養賢既暨子先公卒後復有女先氣瘠甚門胡為
惻斯極天道報施速難必吳山之陽先兆側前次後豐治
玄宅藏百子載保終吉誰其銘之張子連

故汪谷瑞妻陸氏壙誌銘

孺人姓陸氏諱妙清考諱福祚益齋世為姑蘇華胄之裔
孺人自幼性端莊而柔婉勤于女紅長達宋進士汪遇龍
之孫諱祥字谷瑞孺人克相夫子孝于舅姑宗族咸稱之

谷瑞既卒孺人教子有成立家門不墜可謂賢矣生子男
二人長曰都次曰郁女一人淑貞適劉寶孫男五人曰振
宗顯宗傑宗承宗紹宗孫女四人曰惠寧適全得惠靖適
陳敬惠安適周鴻惠貞尚幼曾孫男一人福童勝童俱幼
曾孫女一人淨貞孺人享年七十有四生於元之天曆戊
辰四月初八日卒於大明歲在辛巳正月初六日卜是月
壬午奉柩葬於長洲縣習義鄉上雅瀆之原郁以狀來乞
銘遂為之銘曰

母儀備兮婦道崇昌家道亨厥胤隆玄堂既闋兮享祀無

窮

亡妻吳興沈氏壙誌銘

亡妻諱妙惠姓沈氏前江潮官醫提舉諱德輝之女提舉
公世以醫鳴吳自其祖父起人之疾而不責其報吳人之
蒙其惠者居多至提舉公業益精蒙其惠者益多人皆期
其原於積必昌於後娶楊氏生夫人為第四女自幼及笄
淑慧過人提舉公擇姆師以訓之讀書解義又博記古方
之驗者事父母克孝婦張遠不及事其姑事舅如事父禮
夫黨唯謹遠業儒不妄進取而夫人見富貴不羨而慕處

貧藏不厭而城也至中饋奉烝嘗舅殺書哀祭能助遠無
內顧憂得卒儒業以養其志者夫人之力也妯娌宗族咸
稱其克婦乙未歲兵圍城積憂成疾卒乃七月十三日也
及城內附遠先隴為盜所毀遂又以儒士起至

京授奉議大夫工部水部郎中未幾以不材放歸田里欲
則營地以葬未遂洪武十八年歲乙丑仍卜先隴地次得
食墨遂以梁月十三日癸酉葬徙於先妣墓在長洲縣武
丘鄉九都夫人生于乙亥六月十三日享年三十有三子
男一人收娶韓氏女一人奴一孫男一人生皆恭孝孫

女一人金一特葬遠銘其壙曰

汝姑葬於斯汝藏後之亦永宜今汝之藏既永且宜後復
幾年我當同居

楊子善壙誌銘

楊善字子善天台人

國朝洪武初以明經授

應天府治中尋擢沅州府同知遷廣西平樂府知事坐事
謫戍雲南乃洪武歲丁卯也居六年壬申六月四日疾卒
于客邸友人為營後事從茶毗法權瘞骨于城東門外三

里許廬家園復銘其壙曰

生江南卒雲南其然其天耶

西平侯追

封黔寧王諡昭靖沐公壙誌

洪武壬申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公薨于雲南訃聞

天子震悼輟視朝自為文遣使往祭命其長子春往迎公

柩冬十月戊午春奉公之喪至自雲南

詔追封公為黔寧王諡昭靖

初儀曹護喪事所以為優恤者甚至越十二日庚午

賜葬于

京師東南觀音山之原以夫人馮氏

附將葬公子春具行實遣人求叙次以刻石謹按公

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八歲而孤時元末大亂今

天子倡義淮泗見公憐之養以為子比治復公姓以奉宗

祀由帳前都尉累官至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封西平侯

賜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

碩授以鉄券俾子孫世襲其守鎮江調廣信節制既

閩巡撫閩陝皆有德於民氏到今歌思之舞征西將

軍兩征吐番拓地數千里成俘獲無算已而為右副將軍征雲南平之留鎮其地雲南去

夷叛復不常公宣布威德撫叙悉有生遂皆輸貢賦如兩郡

朝廷賴焉在鎮十有一年而薨之日無老幼皆泣及柩還哭送者復數萬人諸酋長咸攀轡不忍去嗚呼此豈可以偽而致哉初公之受侯封也

訓詞有曰朕昔以你為子子以吾無異於尔父尔當思幸適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恩觀此則公之受

國恩其輕重可知矣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公初娶馬氏先公二十九年卒繼家耿氏子男六人曰春曰湯氏出也今食後軍都督府事曰晟耿氏出也曰昂曰累曰旻皆側室之子文五人沐氏之盛蓋未可量也公之功業赫然在人耳目於國史有傳神道有碑今不暇悉書特別其大者與卒葬月日使刻于石云故處士沈君行狀

處士諱敬明字伯熙姓沈氏世為吳人宋有元諱宗禮字某處士之曾大父宋登仕郎諱文質字其處士之大父宗

上舍諱性然字自得處士之父也初上舍名德娶丘氏時江南初內附獨胞然不欲改時衣冠毅然不肯屈膝見時上官乃構山房看道士服易諱杜門不與時書交以終其志上舍無子以長女之子李氏為後乃處士也處士生有異質甫三歲喜看字弗捨去每以松枝炭畫窓壁盡黑六歲知讀書十歲能屬文於書皆讀必究極其理而後止取精研於詩經遂以應進士舉中江潮辛巳備榜後累為有司屈處士畧不得失為心為人沉靜端謹動止語默悉中礼法親朋貴賤內外大小悉處之合宜不偏俗以干

譽不屈身以從人隱居素行畧無外慕有士君子之風一時士輩敬服而器重之其為文章擅斤問元雅密齊整春容波瀾奕々有風度人爭仰羨詩文若干卷藏于家至正二十七年兵圍吳城處士憂卧病既久且草九月八日城陷處士已憤々不復知人事不能粒食越五日卒處士生於皇慶二年五月二日享年五十有五娶鍾氏生子輒天有女二人名某某皆適士人妻乃卜葬於某鄉某原某有期其李氏弟寧痛惟處士寸足以登顯位德足以躋上用而天不見報以卒將丐當世立言鉅筆銘諸墓以垂不朽

遂命張某為之狀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經進依式表策

聖節表

上言伏以

九秋

聖生萬邦

天定

際茲嘉會

海宇騰歡欽惟

皇帝陛下

聖德日懋

聖敬日濟

作之君

作之師唯助乎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上帝

得其名

得其壽

日靖乎四方

大

統文明之治未有今日之盛也臣某等職居邊徼心
仰

天廷趨

賀莫能惟祝

萬年之壽

又

清秋九月

聖主誕生

天子萬年

神人交賀欽惟

皇帝陛下

劉健統正合乎天

高明着偏同乎日

武功以定區宇 文教以寧萬方 開天以來
未有盛於 今日也臣某等職守邊方莫能趨
賀遙瞻 雲表惟深 頌禱之情

又

伏以九月

聖生萬民命立

以武平定

以文治安欣惟

皇帝陛下

運統一之至誠

居中正之大德所以

華夷咸順普率均寧開天以來未有盛於今日也臣
某等職守邊郡心在天庭遙仰

萬年之福

謝表

伏以

天子萬壽人臣頌之以祝

聖躬以昭

景福欽惟

皇帝陛下

聖學一貫

天地同心

大誥三編臣民造福是宜

廣文明之運而開萬

載之

洪基也臣某職守邊藩欣逢

聖旦莫違

賜序遙伸 葵向之誠

同前

上言伏以

聖德如天萬方咸復

皇恩被物

一視同需欽惟

皇帝陛下

光舜理民

文武基業

法軌則之

純一

休陽德之照臨文明之治未有今日之盛

也臣某等獲

宥舊愆復叨顯位敢竭篤力用答

寵恩

賀冊表

上言伏以

天生

聖主以取人民必眷

儲君以安

宗社欽惟

皇帝陛下

居中正之大德

運統一之至誠

恩被華夷

仁及草木所以

建大統之

洪基愈久而愈盛者也臣某等職守邊方欣聞

盛典遙瞻

丹宸惟存

葵向之誠

又

伏以

璿源敏慶

寶冊建

儲大本既安

萬邦咸謐欽惟

皇帝陛下 稟聖文神武之姿 膺天命人心之眷

衍基業於永固 保宗社於莫安 大有為之

君亦有盛於 今曰者也臣某等遇茲 嘉會

莫適 朝班惟存 葵向之誠敬效 封人

之祝

賀冬表

上言伏以 泰運天開 新陽地復 履長

之慶四海一心欽惟

皇帝陛下 大德同天 大明如日 武功定乎

葵向之心敬效 封人之祝

又

上言伏以 陽回玉琯律應黃鐘

聖人法天 永昌泰運欽惟

皇帝陛下 德同健順 仁偏華夷 時和而泰

階平 治定而璣衡正 晉率有生之類是宜

尊親者也臣某等職守邊方欣逢 昌節更能趨

賀惟存 頌敬之誠

又

區宇 文政洽乎萬方 一統洪基於有大於

今日也臣某等職居邊郡際此昌辰趨 賀莫能

惟有 萬年之祝

又

伏以 一陽初復庶物咸亨 茂對令辰益昌

泰運欽惟

皇帝陛下 稟陽剛中正之德 運軌健統一之誠

治定功成民安物阜 大一統之業未有盛於

今日也臣某等職守邊徼阻賀 鵬班惟存

皇帝陛下 天地同心 日月同照 萬蒸而天

下治 修己而百姓安 建洪基而昌泰運未

有盛於 今曰也臣某等遇茲 嘉會職寄遠

藩趨

賀莫能唯致

萬年之祝

千秋 策

上言伏以律應黃鐘 福臻 一丹闢萬生

守成之主永紹 大統之基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天縱 聖姿日遵 祖訓 贊

萬機而弗倦 總庶政而益勤是宜 宗社尊

安華夷蒙 福也臣某等身居邊郡心仰 青

宮倍萬恒情望 前星而致祝

又

伏以 地復新陽 天開泰運萬生 儲嗣

允紹 皇圖敬惟

皇太子殿下

問學緝熙 夙夜宥密遵

祖訓以正百度溥 仁恩以綏萬邦是宜

爰正文華永安 宗社也臣某等值茲

昌會踴躍歡欣趨 賀莫能惟有 千秋之祝

賀冊 箋

天佑 創業之君必生 守成之主

皇圖永固 宗社尊安敬惟

皇太子殿下 中正溫恭 緝熙宥密 夙遵

祖訓日贊 皇機 令德令聞萬方心悅而嚮

仰者也臣某等臨茲 盛會莫違

賀班惟仰 青宮以祈 景福

賀冊 箋

伏以 宮為天下之本 儲為萬福之基基本

既安華夷蒙 福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天姿中正 聖學緝熙 總百揆而贊萬機

明三綱而享五福是宜紹 文明之至治享

泰運之洪禧者也臣某等欣聞 盛典喜倍

恒情遙望 前星惟有 千齡之祝

謝 箋

伏以 天開泰運 福集青宮 海宇澄清

人民寧謐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夙稟聖質 日贊皇猷

德聞播于華夷 仁恩及于草木所以

永承宗社 垂萬世文明之治者也臣某等得擢

戎伍復顯官修省終身以圖 報効

甘白先生自作墓銘

遑嘗卧病自今處世必不久遂預銘其墓曰

張適子宜世居蘇少知劬學志在儒感激衆以童

譽壯歷去故迂且愚託以明經道

天衢命居人官下大夫俄得放歸故山隔久矣臥疾竟捐

軀藏之先塋永無虞

俞立菴先生畫像讚

溫乎其質也粹乎其德也窮易於尔但所發而有得也學
礼於而翁所勵而有立也有起錯愕坡玉堂之夢而未離

乎罕邑也有清泉白石之志而未謝乎塵迹也唯見其辭
益工學益力隨遇而安自達其達而不知其歲之積也其
亦從容乎君子之域者歟

孝思堂贊有序

孝思堂者古潞李公某築室於先人之墓揭其楹以識不
忘親之謂也夫孝出於天性之本然有非外饒我也有非
勉強為也真情之發自不能已者何待有所思而為之也
然居永感之下人易得而忘者孝子則欲見而不得接乎
日欲聞而不得接乎耳不能不致思焉者此孝思之堂所

以作也是猶萬鍾之慕風木之感者之所為也李公嘗命
予為之說予嘗讀詩蓂莢之詩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則入子之於孝有不可得而盡者必若終身之慕斯為大
矣故曰仁不如克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免於半途
而廢士之志於學者當如是而已不然則其學皆常人之
事耳今李公讀聖賢之書克行孝於親存之日思欲孝於
親歿之後至於雨露之既濡霜露之既降悽愴怵惕以為
吾親嘗居處於是也嘗咲語於是也必思其居處笑語而
若有見聞焉以是吾親嘗嗜乎此也嘗樂乎此也必思其

所嗜所樂而若得其志意焉吁李公之所思若是可謂得
為孝矣今以儒業起家為廣西布政司經歷方當強仕之
年移孝於忠也不難矣去先塋之既遠致孝思而不忘一
時大夫士咸咏歌以美之吳郡張遠既進以聖賢之說復
作贊曰

嗟、李公維德之役知本以孝克勉在躬白髮高堂是敬
是將人無間言子曰是常奄忽捐棄典禮斯備既速益思
思即泣涕欲養弗逮於焉蟲、精誠所積賄饗交通雨露
之濡霜露之變悽愴怵惕若聞若見永忠於孝捨子其誰

既登仕版矣忘所思知君以忠知親以孝彼君子兮可則可也

思雲辭有序

昔唐梁公望太行之雲而念吾親舍於其下後世之思親者多因雲而興起其孝思今天台金公某為雲南者指揮司都事去鄉萬里嘗念親歿而藏於天台山之下時思之登臨眺遠欲與天台之雲一遇於萬里之外有不可得因願其所寓之軒楹曰思雲嗚呼梁公望雲於親在之日金公思雲於親沒之後追遠之情猶人所難不得子親得

見乎雲猶可因雲而想像其親藏之所今雲亦不得見也可勝思哉吳郡張達為製思雲辭使歆以壽公或足以慰其所思之情也夫辭曰

雲飛乎天兮常目見之我思我親兮何雲之思天台雲下兮親藏於斯萬里不見兮心胡不悲因親思雲兮無有已時天台之雲兮親藏其下望之不見兮我心獨苦十年遠隔兮山川悠阻猿鶴哀鳴兮孰弔其所歲時雖醴兮誰洗其土悠我心兮涕泗如雨

晏東周玄素寫甘白生陋貌生日贊其上曰

貌庸而英心夷而貞生乎今而慕古履乎濁而能清讀書不多已變氣質彈琴不工聊悅性情以為窮經而不致乎用以為韻詩而不善乎鳴恒飢則玩泓水以遣其興久困則赴小山以全其生其仁愛而不通積而無成者歟

修栖霞玄館疏

栖霞玄館者吾友李志學修真之所也志學避亂池之而玄館多推圮上兩旁風將不能蔽欲干吾儕與志學同者助其力脩葺焉告以疏曰

伏以玄館栖霞幸得鄰朱光祿之舊圖推梁棟而不無望王祿事之高風孟陋室雖無愧於君子之居然脩屋亦有待於先生之反幾載廢荒於亂後一朝葺治於貧中非願力為何由事濟居處於是聊可攸寧歌笑於斯何煩善禱蒲龕草榻其中坐徹玄關霽月光風是處尋著樂地震凌可蔽感激有歸謹疏

王耕雲差役疏

伏以二頃荒山十九處祖宗榮英一生古道三十年妻子居貧年愈邁而志愈堅負益加而病益至挈家廬先人之墓期盡餘生教子讀古聖之書庶綿世裔豈意京倉之斗

級亦及山澤之窮祇費用匪輕于繫犬重莫能措手每用
驚心千斯倉萬斯箱之家尚具難處一不少百不足之輩
誠不易為冬暖而寒年登而飢尋常賴人相濟儋石無儲
早雖無地萬一之力可當每念先業微似懸然若當重役
危如累石豈特有破家之患其實有殺身之憂諸賢岳側
隨之心不嫌薄助小子存啣環之報尚俟後焉

村中小木橋疏

伏以公孫雋之設乘輿使惠人而非改蘇長公之題玉趾
俾作者不垂名况此江鄉無非水路故出門而病涉須作

棧以通行維茲一水流乎東西乃以獨木跨大南北雖名
略約難比徒杠低不足以過舟狹不可以濟弱今苗革改
實是慮危脚頭上脫得艱難心他裏全無掛礙既欲千人
俱渡須資衆力相携回家店家工價家遠莫誰家布施米
的釘的錢物的不疎甚的將來南往北來永免深則勵淺
則揭東鄰西舍必獲千斯倉萬斯箱謹疏

日若鉄蕭屋疏

伏以瞽矇廢疾之人衆所共憫鬱攸回祿之禍尋亦相遭
談空渾似禪門論數還歸日者古雖稱相吾子今實可哀

吾生竊念某背井離鄉不敢周為此子事該星卜易相逢
長是箇中人自謂目盲而心不盲豈料家廢而學亦廢雖
賴相師之有道還許誦詩之可令亦欲振拾於煨燼之餘
庶使拯濟於裁青之後願就一屋以自容膝何須大厦使
衆歡顏如得長者揮金便命工師求木爰舟之惠尚且過
范老夫草堂之資必不嗔王錄事謹疏

祭童氏安人文

維年月日友生

新逝安人童氏之靈而言曰人之有生孰云無死是猶旦

晝之必然也然生或有貧若之累或有孤寡之憂死或有
兵禍之慘或有夭折之傷無是數者而得生安死榮斯亦
全矣今安人稟茲淑質肅雍端慎敬以事上儉以處家內
外上下咸稱其賢自有家有子衣食豐饒則無貧苦之累
內相夫子七十餘裸若子若孫既衆且賢則無孤寡之憂
享耄耄之幸則無夭折之傷以身正而斃則無兵禍之慘
所謂安養榮葬者也所可憾者若子若孫不得再奉菽水
宗族上下不得再奉色笑日指其生室曰安人常飲食於
斯也常笑語於斯也常行止臥寢於斯也得不痛切於中

乎茲而靈輿在堂安厝有期爰潔葛祀以告淑靈嗚呼痛哉尚享

祭戴親家文

維年月日致祭于信中親家之靈而言曰嗚呼信中何為而遽至於斯耶人皆曰福善禍淫理不我欺今惡者多福善者禍罹果可推乎果不可推乎以信中之懿美之德溫粹之姿奉親以孝恤細以慈接昆弟以謙恭待明黨以禮儀處家事則從容善盡應官事則小心自持人皆以爲多福之宜集上壽之可期孰謂其遽至于斯耶吁其可悲信

乎其有命也理之變不可推也人之力不可為也吾又其咎於誰耶余於信中偶獲乎而之友愛遂若乎生之相知許結以爲姻媿竟忘余之賤卑正期犬子有成室家是宜歲時奉舅優游燕私不意變此嗚呼莫追今想容儀於香逸拜虛位於深帷吁其又可悲雖然死者固似乎決潰生者亦似乎涉危余以徭役奔馳弗寧頃時喪不能臨棺以一慟莫不能執紼以相隨唯懷思之忱恍然涕泗之漣而今秋陽之依微更風露之沾濡感時節之易邁愧我祀之久遠聊潔牲以一奠跪函哀而致辭尚饗

子祭父

維年月日孝子某謹以潔牲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顯考府君之靈曰嗚呼某自我父棄捐以來世代麥草家道多難流離避禍屢遷邸寓惟祖宗丘壟之寄時刻不忘兄弟子姪雖多或存或亡或處遠鄉爲樵人牧豎所侵盜者多矣近兩年來某以瑞芝亭畧增裝飾移累輩一房廬守朝夕香火神像之前儼如生對庶幾少紓哀慕丘宇得以保固但其粗守清白一動不取罔自作爲貧困備嘗至口食不能自給所種禾麻蒜麥略無收成所栽竹樹亦不

滋茂不得少助閑守退而自省唯恐敬親弟長不能曲盡其情歎思義不能徒述先志故保守先業不能表裏如一欣歎以繼日未嘗不惕然自警唯恐一毫自戾玷辱先世自今以後唯冀我父福我佐我庇我護我使種蔭有獲以資保守之力子孫卓立不廢先世之業苟唯誕日謹潔一奠泣血敢言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年月日孝子某

嗚呼痛哉人孰無父未若吾父之賢人孰不爲子未若吾

為子之可憐當處艱難之日吾親喜懼之年菽水之奉不能以盡嗜好起居之敬不能以盡周旋生我撫我教我誨我提我昊天胡為容處遠鄉一旦棄捐不能出入代勞安居榮養更誰之慰嗚呼痛哉生不能盡其養死不能臨其棺於不能違其時序莫不能歸於故所得不使我崩裂五內痛徹九泉也于今克歸故鄉家業依然敬陳礼奠敬告靈延溪亦不可得而盡言亦不可得而宣嗚呼痛哉尚享

祭山神文

維年月日孝子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昭告于

后土氏之神曰某以為聰明正直者為神人之為善為惡神必知之善者神必以福惡者神必以禍此聰明正直者之為也人之為善無出於忠孝信義人之為惡無出不忠不孝不信不義某自世代變革家道多故廢守先人之墓曰忠曰孝曰信曰義雖不敢自以為盡然亦不敢不兢兢業業於心惟恐四若有失獲戾于先世清白之傳但自廢守先隴所賴種植以資養其力連年未麻菽麥略無收成竹樹亦不榮茂茲以庶羞清酌昭告于神伏冀以善惡惡為心福我庇我使口時種蒔咸獲其利得以不廢神之

祀惟神有靈鑒之念之尚享

兄祭弟

維年月日兄瑛謹以潔牲庶羞之奠致祭于賢弟彦珙之靈曰嗚呼吾家本非貴族華胄然一畧相傳已累世矣吾祖自吳縣之薛村墾徙居吳江之綺川至吾先君始弘大其貲業鄉里推重吾先生賢弟二年吾與賢弟雖異母同弟視吾無異於親生吾視賢弟無異於同胞自幼友愛同案而食傳服而衣連業而學怡如也不幸先君早棄吾一孤當是之時吾方年十一賢弟方九歲尚不知無怙之

為悲賴吾母與賢弟所生母鞠之育之保愛如一然吾二人立志亦不敢自後於常人幸而至於成立僅守先世之業吾母在堂尔生母已早世吾子女幾人賢弟子女幾人正相與優游田里朝晡夜讀歲時祭祀燕饗上以報吾母罔極之德下以教兒輩母陞先業終吾生以徜徉而已前年之冬吾弟得疾嗽疾吾意以為為飲酒食熱物過多調良醫而求善藥療之必痊豈意去歲之夏以賦役造籍連生赴京吾意以為為無事之及不久必歸也豈意其併家選置和州而賢弟拘留潤之金山猶意其事畢亦有可歸之

理又豈意其併家適置雲南耶其顛沛流離難備常非筆可盡幸而

聖恩曠蕩行至蕪湖得釋免而歸人皆曰此天之佑也祖宗之宏也舉家有更生之死也吾家有再造之兆也豈意得至于家閨門咸病在和州時吾姪儀已病亡歸家賢弟又病婦卒賢弟久病之軀歷跋涉之勞遭憂患之屢雖有越人倉公之術亦莫能起賢弟之膏肓可哀也矣賢弟卒後吾姪女小奴人以哀毀致疾而死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天何為降禍於善門若是之酷耶所謂福善禍淫者可必

耶不可必耶其果命之在天有不可移耶抑亦人事偶然而至是耶蘇子嘗謂盜跖之壽孔顏之厄天之未定者其信然歟韓子所謂天地人由來不相聞者其不然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吾不可得而推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吾不可得而違也吾所恨者不能前聞往金山以望吾賢弟不得往和州以照料其老幼徒日日復日癡望其歸及其歸也又復若是得不使我心焉如割乎得不使汝母老淚不能乾乎得不使吾妻兒輩哀感不能已乎吁已矣不可得而追咎矣所不憾者賢弟幸而得

歸卒於正寢招鄰舍夫婦合葬於先人兆次又併儀之骨小奴之柩咸附焉賢弟之家業已有賢壻李昂校給必不至於落後賢弟一於女必俟其笄擇良配以嫁之庶幾可以少慰賢弟於冥也嗚呼言有盡而淚不可盡淚可盡而情不可盡賢弟其知耶其不知耶尚享

祭親家

維年月日恭奉鉅虎英文是致祭于親家翁提舉朱公之靈而言曰嗚呼人之有生則必有死是猶晷刻之必然也然人之生也或荒然孤立或子然窮居或終身痛滯或竟

世流移及其歿也或惟凶短折或註鋒鏑傷或斃於囚辟或斃於異鄉生而不能遂其養歿而不能善其藏當今之若人何可計量耶離公之生盛族名門子孫振振則非荒然而孤立矣有田有廬好禮愉愉則非子然而窮居矣白髮在堂者而益強則終身未嘗痛滯也逍遙鄉里日厭甘旨則竟世未嘗流移也七十之幸福衍慶綿猷尔一疾遽成棄捐豈若世之凶短之罹而鋒鏑之傷耶易寶而諸手足居落正寢之遽至于歸全豈若世之身冒囚辟而竟飄異鄉耶若公者生而享多福死而考終命亦可以無憾矣

亦可以無憾矣。所可憾者，吾之私情，有不能自己自度。多幸得締姻，逮已期，桑榆歲晚，共謝塵緣。萬中拔屨，咲傲林泉。歲時燕喜，鵲髮聯翩，以樂太平之世。以歌大有之章。不意公之永訣，而在我之先得。不使我老淚不可遏，老情莫能宣者乎？今而宅也，既下良吉，既消聊陳一奠，寄情于篇。嗚呼哀哉尚享。

父祭子

維年月日，父陸伯祥，以潔莊柔毛，庶羞清酌，致祭于亡長男英之靈。曰：人之有生，則必有死。猶晝夜之必然也。福善

禍淫，六理之當然也。今愚者僅存，而善者罹禍，不知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耶？嗚呼哀哉！吾始冠而娶，而得汝自謂有子之蚤，吾必得汝之力，豈意今日終情執筆，更致祭于汝耶？天乎！天乎！何為致此之卒辰也？始汝生二年，而汝母早世，使汝依之，失恃鞠養於吾之母。繼而吾母亦早世，汝復依之，然汝之命亦可哀也。矣。然汝漸長，頗俊秀，讀書雖未穎悟，吾以為亦可因魯而得之，故為之擇師以教之。冀汝成立，以弘吾之家，以開吾之祀，豈意一疾而致此耶？抑天耶？非天耶？初汝之得疾也，吾意為小，病疾人皆或

之有亦醫之可療者，故為之求瘍醫之專業者，診理之。豈期疾漸延蔓，形神羸敗，期月又半，復病滯下，榮衛枯槁，之休罹暴癘，方來之勢如何，其可枝也？抑亦命耶？非命耶？嗚呼哀哉！今已矣。吾之家，汝不能弘矣。吾之祀，汝不能開矣。亦惟吾之獲戾於天，而致此之不祥矣。尚何言哉？尚祈言我今暫卜吉於妙月，招提以權厝汝，繼當擇地於城西山，另遷汝母骸骨，使汝附葬焉。庶幾吾情亦可少紓也。矣。吾忍泣含涕，以告汝，知耶？其不知耶？尚享。

馬千戶祭父

嗚呼人之有生，則必有死。猶旦晝之必然也。然而福善禍淫，捷於影響，不知天何為奪吾父之速耶？吾父積善非人子之可枚舉者，乃不得躋上壽，享貴位，禍福之報，偶然耶？果有命耶？抑造物之未定耶？吾父之生止三十有九年初，以功授昭信校尉，廣西衛百戶。凡四年，竟以征泗城之徭賦而殁。彼時余方十歲，尚未知父歿，抱終天之為痛也。吾弟方四歲，但呱呱而已，更莫知其所以然。獨吾母哭，然而廢晝，曉夜苦左提右挈，紡績為養，育我，誨我，至於成立。某雖不肖，弗克紹先業，然心亦向善，自處不敢後於常人。

每念昊天罔極痛入骨髓嘗讀聖人之言曰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成仁所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則
吾父之歿又有無足憾焉者矣

聖天子優念前烈思及遺孤俾必登仕版不肯賴以餘
慶累陞千戶不知造物之所以佑吾家者至此而定耶抑
有命耶果偶然耶先儒嘗謂顏子之夭盜蹠之壽此以未
定者觀天也然天之定不在其身必在子孫果然即其不
然即吾之云父十有六年吾之痛父猶如一日去年秋以
使事來廣而念吾父鎮守此疆土我族此屬川遙望泗城

心膽俱裂今以事畢還京不勝哀慕聊陳禮真情見乎
辭、可盡而淚不可盡淚可盡而情不可盡實其知耶其
不知耶尚饗

祭章教授父文

維年月日友生張集致祭于仲遠先生章公之靈而言曰
惟先生之高風素行昔嘗聞於大夫士之口唯恨其雅論
不得接於耳丰度不得接於目企慕於下風者有年矣及
來雲南得與先生之令子教授公遊而教授公之高才碩
德造就雲南之郡學後進升之於太學者皆為美材遊於

廊庑者皆為俊秀則先生之才之德未爆於義方之教者
幾可見矣夫復可言哉令而訃音遠來不勝悲悼爰陳醴
奠情某子辭尚享

祭雲南布政司參議戴母某氏文

維年月日某等致祭于戴母某氏之靈嗚呼夫人之逝遙
隔山川末人之德久矣遠博徽柔正固泝慎貞專婦德既
備母儀全萬生令子材而且賢闔庭之訓益母之遠來
守大藩秉心塞淵敷政優、不倚不偏母教是守服膺奉
奉嗟、賢母玉潤金堅正直祿養以享高年家山綿邈奄

忽章捐吾儕早屬閭閻遽然爰潔牲醴告于靈寔尚享

祭西平侯沐公

維年月日雲南府滇池漁課司大使張某致祭于

天生賢將以佐

明時蓋世功勳照耀今古邊郡服其武威蠻夷感其恩義
垂髫赤服梯山航海無不心悅而來歸其所謂國之頑
屏蔽者也夫何天不假年罹此去禍若軍若民如喪考妣
適等無任悲哀謹潔牲醴臨風一奠涕泗如揮尚饗

又

維年月日

襲封縣亭王西平侯沐公之靈而言曰嗚呼自公之計首及人也西南之隅將帥率其僚屬相與哭於閭士卒相與哭於營方牧率其僚屬相與哭於庭父老相與哭於市遠夷無不梯山航海挈其族類相與哭於公之第吾儕無不廢業輟誦聚其技相與哭於學之舍然而無不哭之致其哀者誰有和於公也蓋以朝廷失股肱親信之元老邊鎮失屏蔽棟樑之重寄萬民撥失怙恃撫字之仁恩學校失作養造就之宗主是蓋德之感於人者深澤之及於人

者溥見之於情發之於事非勉強而然者至於

朝廷驚悼遣使致祭命公之賢嗣奉觀還京可謂生榮死哀功成名遂著之竹帛銘之鼎彝大丈夫之事業無餘憾矣今而重輶載途山川悠邈清醴一奠神魂飄忽不知所云尚饗

又

維年月日

維公稟洪龐重厚之氣抱魁梧卓犖之姿讀書讀律有綱有維久居法司從容能為是在我之權度精切故嚴官之

理事適宜胡為一疾不知奄忽棄遺吾儕聞訃局勝傷悲潔牲載組清醴在危聊陳一奠情見乎辭尚享

又

維公稟英特之姿抱智謀之勇早建義師二難並立乃知天命歸附

清朝兄猷登世公獨寵榮南征北討多建奇功累爵陞官遂登貴位年未耳順風疾嬰身奄忽棄捐孰不哀悼今而輿柩遠歸故鄉萬里征途令人於挹誼潔牲醴致祭于靈嗚呼哀哉尚享

又

維侯恩威以定遠郡信義以服蠻夷克寬克仁乃文乃武古之大將不足過也功業正耀於

當代將星忽墮於中壘若軍若民無不號天悲慟吾儕之士不勝驚悼屢蒙教令何日能忘謹潔牲醴冀候來假尚享

祭友人楊子善文

維年月日友人某致祭于

嗚呼子善而至於斯耶人孰不死而子為可悲耶江南之

產雲南之鬼雖有生以來未嘗得此夢思耶平生讀書篤信聖學福善禍淫若此幸違耶七十之老双親在堂何例行而逆施耶萬里一身諸子在鄉何獨於是遭罹耶孰不顛沛善處善遣何獨固執而拙於為耶孰不空匱乃經乃紀何獨甘凍且飢耶人多見念周之恤之何義然而峻辭耶獨於斯文蔬食水飲何所契而嬉耶不利居官而羨繁折何獨能此處卑耶風簷月多或吟或文何獨於此孜孜耶今而已矣不可復作矣何令人涕泗之不時吾儕小子義當一奠靈其知耶其不知耶尚享

晦也不肖子收終心亦泰然矣為子孫者可不思所繼承乎

正統歲丁卯暮春朔日不肖子收時年八十六矣謹識

甘白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先君平日所作詩文甚多嘗命收手錄以遺後昆不幸自棄背以來四十餘年哀門多故欲刊未就然其全集屢目回祿散佚狼藉所存者十中之七八耳收止生二子長致毅授于鄉里次祝於宣德間以明經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而先業稍復迺命長孫綱編錄先君詩文分為十二卷遂以所耕之資俸祿之積命工壽梓六年始成吁豈易為耶先君在世既遠展卷誦讀追思著作之時日與諸君子笑談宴享廣和酬酢宛然先君之在目也嗚呼痛哉先君之志發於文辭者庶幾顯著而不



甘白集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張適撰適字子宣蘇州人明初以儒士徵授水部郎中旋放歸見集中所作其妻沈氏壙志而其祭西平侯文則自署雲南滇池漁課司大使是洪武末又嘗官雲南故集中每自稱滇池老漁也集爲正統丁卯其子收所編文體修潔而未造深厚如在嘉隆以後則爲雅音在元明之間則未能與諸家壁壘相當也

重刻秫坡先生文集八卷首

一卷

〔明〕黎貞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元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秫坡詩稿

七卷附錄一卷》提要



恭繕

欽定四

秣坡詩稿七卷附錄壹卷浙
江孫仰曾家藏本明黎貞撰
貞字彥晦秣坡其自號也廣
東新會人洪武初舉邑訓導
不就坐事戍遼東尋放歸明
史文苑傳附見孫蕢傳中是

集刻於嘉靖庚戌歲久散佚
國朝康熙丙寅其後人摭輯重刊
凡詩詞賦三卷雜文四卷卷
八附以贈言貞少從孫蕢學
詩蕢集即其所編次雖所學
未深而風格尚為道上惜此
本掇拾殘缺之餘其菁華已
不概見矣

秣坡黎先生文集序

古密自昔有文獻子未暇詳
言之也由前取其尤得一人焉
曰秣坡黎公由後取其尤得
一人焉曰白沙陳公二公之名
播於海內而黎公作於

序一

國初已一百七十八年於茲矣哲
人云逝遐哉邈乎不可見已予
少猶接見白沙先生道學風
采傾倒士類一時豪雋不
遠千里皆隨附景從以趨我
占密天下之人莫不目古密

為鄒魯然白沙先生雖獨步
當世未嘗不推尊秣坡先生
嘗言吾邑以文行教後進百
餘年來秣坡先生一人而已
秣坡先生與予連里第予生
也後不及侍其門則其憐之

序二

私淵之心可知也論者謂白
沙先生之蜚英騰茂亦秣
坡先生有以倡之愚則謂白
沙先生振揚於道化周洽
之時秣坡先生則崛起於文
治革創之日譬之太陽林

坡先生當晨光之初八極蒼
涼白沙先生則處正中之候
四表光被景乞雖殊其為
太陽則一也然則秣坡先生
倡道學於前白沙先生踵道
學於後二公其可少乎哉今

序三

閱二公之文均為後世所當
誦法茲所傳播者惟白沙
先生文集耳秣坡先生著
述雖富日久拓落已失錄
梓予少時嘗錄其論作二
帙適自棄官歸卧西屏山

中搜破麓之舊編得公遺撰
不啻歐陽子之寤寐昌黎
也歎表揚之惜散逸之餘百
不存一延佇昔賢重為于愧
尋因公之裔孫善積訪求收
錄復得公詩文若干首携

序四

以謁予予大喜曰事之顯晦只
時存焉公為吾邑名鄉賢
文為吾邑名著述珠玉沈于
泥塗久當自見今其時矣
汎掃塵埃為公表之連城
之價後當有售之者胡待

予言然予之所序其文也若
公之行誼卓異鄉邑志誨
言之矣何庸贅於管臆

皆

明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

秋九月吉日

序五

賜進士太中大夫江西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左叅政邑後學
西屏山人區越頓首拜撰



裔孫區澄清敬述書

跋

士君子之生於世出則為
龍為雲以霖雨蒼生而行
道濟時勲猷垂於竹帛處
則為豹為霧以善金一身

跋一

而著書立說作述藏於名
山雖仕隱不同顯晦殊致而
其功在當時澤及後世均
世道人心所嘉賴也予先祖
秣坡翁少抱大志負奇氣

懷遠略卓犖不羣好論

古今成敗得失人物臧否瞭
然若指諸掌為學識大體見
本源直以古聖賢自期不屑
為章句之儒其為文汪洋灝

跋二

瀚而有奇志之氣所論說多
根極理要粹然一軌於正其
為詩雄渾浩博滔々不窮如
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嘗遊於西
庵孫先生之門淵源蓋有所

自矣自是聲譽日隆弟子
從之遊者日益衆洪武初以
明經薦至京師辭不赴考賦
詩出郭而歸部使者以其
有學行署為新會訓導志不

跋三

樂仕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
自比子陵後以事為訟者所誣
發戍遼陽十三年比脫伍還聞
望益著四方學者踵至翁因
材而篤有鑑有造一時英俊

之出其門者多恂恂篤實之
士敦倫常重廉恥駁有三代
之風是大功於名教也真儒陳
白沙嘗言吾邑稱先達以文行
海後進百餘年間林坡一人而

跋四

已豈虛語哉白沙少許可獨於
翁深致景仰慕效之誠甚題
行樂詩云散髮松根坐盤石葫
蘆無酒對先生又云賴有當
年親點筆一聲孤鶴在秋

雲其過初臺詩云去年蒼外訪
遺踪親拜先生舊德容人物偉然
流俗表一竿臺上釣秋風又云却
憶子陵臺上月至今千古共流光
其謁鄉賢祠詩云儒術聲名

跋五

舊戎衣日月長酌酒下眼
孔得遼陽其讀林坡集詩云筆
端寫出自溫之人物當為一世豪欲
識胃懷真富有長江萬里湧
波濤其景仰慕效之誠形於歌

咏者如此豈其阿所好乎翁生
平著述甚富日久每多散佚同
里名鄉賢區西屏先生曾為編
輯授梓序而傳之及後屢變滄
桑數罹兵燹所存者多殘缺失

跋六

次觀者有玉碑珠沉之嘆今幸
聖天子右文訪求遺書正斯文蔚興之
時也凡故老傳聞皆得而著
矧嘉言懿行之有裨風教者
其可聽之汶之乎翼之忝屬

後昆表章前人義不容辭
謹搜輯遺帙重付剞劂使
教百年之遐徽久無沒於荒
烟野蔓中者一旦剔垢磨
光典時偕顯揭日月而並行

跋七

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敬
附言於編末以誌不忘云

康熙丙寅仲秋裔孫翼之恭跋



跋

今年春辰以事會江門黎君瑞石
捧其

從祖秣坡先生像見示粹然有道
之容也被羊裘垂竿坐盤陀上殆
以子陵自況乎羊裘不釣世間名

跋

一

考蹟桐江更考情白沙先生題詩
其上亦以子陵況之也案明史孫
黃傳黃成遼東復坐藍玉黨論
死門生黎貞亦成遼東黃尸乃
得收通志則謂黃死貞抱持其
尸以衣裹之葬於安山之陽典衣

營其事為文祭之讀者墮淚蓋先生之遭戍則以解鄉人之門中蜚語被誣故迹其前後所為近於義俠丈夫之舉而頽慨桐廬若無意人世間事者何歟辰嘗攷東漢之季矣士大夫扶義而

二

起急人之難重交遊之誼遭僇辱蹈大死不返顧說者謂赤伏中興子陵特秉高義有以揚清流之波以逮於末季夫子陵以草澤之夫抗萬乘之貴其氣直欲藐鋒鏑而薄霄漢而

不為艱貞之行則時有不同而身之所遭有異也

先生之自況子陵未必不取其剛大之概而但高其恬退之風白沙先生所謂考蹟考情豈不以考其蹟則易知而考其情固有深遠

三

而難測者也子陵韜踪大澤扶一代氣運之正以迄其哀辰則謂先生伏處海濱當開代之隆實有以振有明中晚東林諸君子硤之皦之行夫天造草昧元黃始真必誕生數奇偉卓犖之人

以默定一朝之士之軌而屈伸其躬顯晦其跡卒之必使其大有所表著於時

先生顧竟以一竿老也當時館閣諸公欲以國家禮文相屬卒不遇而以文行訓後進然使

四

先生以遇不遇櫻其心亦未必神遊於富春山間也

先生所撰有古今一覽家禮舉要漢元史斷皇明傳信錄言行錄文翰彙選大成嶺南聲詩鼓吹諸書散佚久不得見詩文集

計七卷板燬於咸豐甲寅之亂瑞石摻羅補綴謀重鋟之而屬序於辰辰何足以知

先生惟取其書而讀之浩然之氣起我頑懦山高水長殆又神往於都會間也

都會鄉先生故里

瑞石崇尚名教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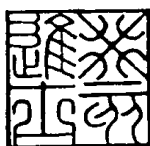
檢誦清芬而私淑艾即此舉也敬恭桑梓纂懿流先其亦無玷

先生之風也

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孟夏之月

賜同進士出身內部郎中邑後

學李辰輝頓首拜撰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邑後

學陳華聚頓首拜書



重刻秋坡先生文集總目

卷首

區序

黎跋

李跋

李傳

黃傳

黃傳

卷之一

古詩

卷之二

絕句

卷之三

秋坡先生文集

總目

七

律詩

卷之四

詞

謠

賦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說

辯

傳

行狀

銘 贊 跋

卷之八

附錄 序 詩 聯

卷末

後跋 後序

秣坡先生文集總目終

秣坡先生文集

總目

二

秣坡先生傳

嘉魚李承箕撰

黎貞字彥晦都會里人性坦蕩不羈樂以詩酒自豪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秣坡學者稱之曰秣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于塘弟溺塘井中雙指猶漾漾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捉其足登淺處鄉閭異之五羊孫賁狂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就亦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遊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爲詩文滔滔自胸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于己意而多自得之見洪武初補郡庠生八年以明經薦辟至京師時例由薦辟者俱赴吏部考試乃授職貞獨不往賦詩出郭而歸部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爲本邑訓導志不樂仕退築釣臺于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三年艱危困厄之中學愈博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

秣坡先生傳

卷首

一

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云云年五十
九卒所著有秣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傳於世

傳

郡人泰泉黃

佐少詹事前國子祭
酒翰林作講學士

國朝黎貞字彥晦都會里人性曠逸不羈從郡孫
黃學博涉經史非一時流輩所及詩文酒消自胸
中流出無斧鑿痕好論古今治亂興廢世道得失
人物賢否多自得之見著古今一覽全書初補郡
庠生洪武八年以明經薦至京師時例由薦辟者
俱吏部赴考乃授職貞獨不往賦詩出郭而歸部

秣坡先生傳

卷首

二

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爲新會訓導志不樂仕築釣
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
發戍遼東十三年艱危困厄之中學愈博而識趣
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闊帥賓禮之比脫伍歸
聲聞益著四方學者畢至貞循循善誘每俯而就
之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平素篤於道義在遼時
孫養以事歿於遼貞抱屍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
柩葬于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祭之讀者莫
不墮淚响次脫落順逆不計遼歸時適薄暮明月

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臺吟嘯久之乃扣門
還家焉其爲人類如此同里陳獻章後貞出者素
不輕許可獨稱貞曰吾邑以文行誨後進百餘年
來秣坡一人而已秣坡蓋貞之別號也所著有秣
坡集家禮舉要古今一覽等書行於世

傳見邑志

邑後學黃 淳謨

秣坡先生黎氏名貞字彥晦都會里人生元季少
從父學正公學於外既聞西菴黃即往從之銳然
鞭策于古之人當路以學行舉署新會訓導辭不

秣坡先生傳

卷首

三

就築釣臺於所居前日徜徉其間澹如也適救鄉
之鬪忤不直者中飛語戍遼臨行告祖曰貞習聖
賢之行讀聖賢之書徒切救人反辱已軀雖在縲
絏非貞之罪居遼一十三年艱危困厄而學逾博
識趣逾高氣逾充議論逾正闊帥禮之如賓西菴
黃以事歿於遼抱屍哭解衣裹之殯殮如禮復典
衣營葬于安山爲文以祭聞者莫不墮淚洪武丁
丑赦歸抵家方夜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釣臺
賦詩久之乃扣戶入四方學者踵至悉依孝弟忠

信隨所得而爲之誘成才稱最白沙先生曰吾邑以文行誨後進百餘年來秣坡先生一人而已乙卯由薦辟至京見館閣諸公一以禮相抗議論侃侃不屈諸公相顧謂曰國家禮文章創彥晦積學未可遽令遠去迺留商酌禮文兩越月始歸諸公歎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如彥晦者可易得哉相率餞於都門外語見翰林掌院事豐城朱善備序中嗟夫先生學識甚大故胸次灑落順逆不校至履仁蹈義則又確乎不可搖撼如陳氏沆弟江成秣坡先生傳

卷首

四

遼沆選妓佐宴召不赴作詩荅之沆得詩沆罷宴從師蕢使高麗不畏險難收蕢歟不畏罪及所謂欲行天下獨者非耶詩文一出自胸中讀者知其所抱論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人物臧否多自得之見所著有古今一覽全書家禮舉要秣坡集等書評曰黃雲紫水間代不乏賢塵銖之視以其內有重也白沙先生最著秣坡釣臺曰維先風云論世者顧疑于俎豆甚弗攷矣故補茲以俟後之君子

重刻秣坡先生詩集卷之一目次

四言古詩

鵲鴿圖并序

五言古詩

登高感興二首

訪白鹿洞書院

養拙軒

學益軒

龍溪清隱圖爲趙小菴題

玄譚觀

其二

新淦縣觀陶母墓陶侃讀書臺

秣坡先生詩集

卷之一 目次

別卷

春日途中自壽

白頭鷹

過穀山河

莊子觀泉圖

林大尹愛日堂卷

酬萬吏目

病中憶東明圓明空上人

淵明歸莊圖

墨梅

雲山採藥圖

墨菊 二首

寓五仙觀懷孝先

中秋約友不至

後生用韻

自君之出矣

寄謝野雲道士

七言古詩

舜井歌

送梁彬充貢

聞笛

沙門渡海吟

冬至詠雪

聽鶯曲

贈王子敬凱旋

恤狗

雞翼鴨子歌

樵隱歌

澄溪清隱圖

哭弟彥器七歌

其一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目次

二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有所思

賀新居

昭君詞

行路難

衡窩吟

薄命嘆

旗山梅贈古起之

贈王教諭

送監生黃希成

梅開行

鷓鴣吟

宿小姑山下賦

摸魚吟

歸省

盤阿歌

望嶽

林坡先生詩集卷之一目次終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目次

三

重刻林坡先生詩集卷之一

明 徵士古岡黎 貞彥晦菴著

新會縣知縣後學袁 奎編次

新會縣儒學 教諭蕭端升 堪 全校

六世裔孫善積一富甫訂鐫

清 後學支孫翼之鵬客甫重訂

裔孫 元振 三錫 耀錫 文超 全校
元甲 上錫 嵩錫 學文

廿一世姪孫華玉瑞石重訂鐫

廿三世裔孫應春 和宜全校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四言古 一

四言古詩

寧陽伍睿志奕慎甫校正

鵲鴿圖并序 爲大巷伍克和題

嘗見詩人賦鵲鴿多舉常棣之三章兄弟

急難爲辭乃周公處兄弟之變其言切其

情哀其志蓋不得已也不若小宛之四章

兄弟相勉各務修德無遺父母羞其意尤

懇至矣伍克和氏篤於孝友屬予詠鵲鴿

圖予擇二詩貽之復繼以詩云

相彼鵲鴿載飛載鳴念我兄弟有惻斯情斯情維

何賦形同氣因性合情莫遠具邇

鵲鴿載飛搖搖其尾有子和樂媚我兄弟兄弟孔

良願願昂昂無有急難第祿爾常

鵲鴿載鳴啾啾其響兄弟具在莫我遐想我酒既

馨我般既旨斑衣絲裳悅我父母

右鵲鴿三章章八句

五言古詩

登高感興 見李大厓舊志

天地有終始人心無津涯浩蕩八極中妍媸相推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二

排周孔既云遠綱常日已垂擾擾聲利者吞噬如

狼豺似彼採芝老清風就能偕登高一翹首潛然

傷我懷

涇渭久不分清濁混同流百戰誅李廣一言侯子

秋所以曠達者視此如蟬蛸有酒且云樂焉知身

後謀登高一翹首汎然消我憂

訪白鹿洞書院

朱文公守南庚時建故址猶存滿目蓁莽

有感而賦

古賢去已遠千載無真儒滔滔聲利者立教各以殊蜂蠆異端起頽風動堪輿急功數惟缺亂德首翟朱炎劉貴黃老典午尚清虛正道旣已屈斯文那能舒所以蠹孽起中原生虫蛆五湖迭興替黃屋爲窮廬干戈日流血腥膻穢區沙門虛無教大興南朝都唐相重其道梁武舍其軀遂使天下士靡然從所趨炫爛盡心目薰陶入肌膚或世旣已遠孰能究其餘韓公昌黎伯不避斧鉞誅一鳴通其志爭恨羽翼孤更益熾其燄胡能塞其塗祇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三

令學禮者俛首空嗟吁堂堂炎宋興治化中古無周程應時出吾道其來蘇示以四勿箴啓以太極圖至哉考亭老博約誰能如大振濂洛學上續洙泗徒鑄鐘出東序叩之震江湖潤澤若時雨甌陶似烘爐王者惟有鑒學者惟有謨坐令風俗改駸駸追唐虞出守南康軍乘風之舞雩于以安所適于以卜所居摩空五老下峩然建庭除白鹿顏其扁五車儲其書時趨物亦改廢興與之俱頽垣卧雲煙敝礎迷蕞蕪狐兔自出沒鷹鴟競相呼我來

重歎息三顧仍躊躇聖朝貴文教重才別賢愚相將見此屋突兀廬山隅

養拙軒 爲伍補廣作

鴻濛世已遠澆俗喪天真東家喜奔競西鄰悅華芬斗坡有良子宛如義皇人鞭心入太朴懷寶韜其文舉世尚智巧子以拙自珍舉世重才伎子以訥自存從衡舌如劍畢竟殞厥身謹厚本强者千載稱名臣夫君抱德隱俯仰和光塵一菴僅容膝盎然天地春至寶貴不琢至樂貴不聞忘形爾汝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四

交陶陶如飲醇卜鄰永樂居共作葛天民

學益軒 見嶺南聲詩鼓吹

學益如學績績之以盈筐進進日不已機軸隨斯張經緯合厥度丈尺日已長涅槃就五彩色裁成雲錦裳又如學種粟苗畲得其良播耘各以時勿握更勿忘有秋遂大穫穰穰盈倉箱郭侯將門子勇健七尺強啞啞若虎吼擊刺如鷹揚瞿然恥小勇匹夫徒自狂構軒讀經史咀嚼其腴芳于以學尚父六韜耿餘光于以學孔明八陣尤彰彰韓范皆

大儒西賊心膽降願公希其才與之相頡頏他年
作大厦會看需棟梁

龍溪清隱圖爲趙小菴題

長笑宇宙間寓形復何時賈傳空太息宋玉徒傷
悲彭澤潔身者清風百代師淮陰功蓋世不免三
族夷得失既如此斯人竟何爲小菴樂天老晦迹
龍溪涯溪邊花木秀溪上魚蝦肥釣魚酌春酒惜
花臨清池登高意更遠吟柯顏自怡論心來鮑叔
聽琴有鍾期不學屠龍術不學歌採薇從容處斯
秣坡先生文集 卷一 五言古 五

玄譯觀其一

舟過白沙驛地轉玄譯灣神仙境內境烟霞山外
山星壇白日靜石室松風寒鳴蜩號復止老鶴去
又還憶昔旌陽令威靈動塵寰神劍斬蛟鰲至今
鎖玄關我有山水趣視之自怡顏停舟泊崖下聊
以一蹻攀

其二

日落山水靜千里碧如掌故將野遊興臨軒衆清
賞浮雲生衣裳飛鳥投林莽對此兩相忘如何尚
塵鞅須臾澗壑寒瑟瑟松風響道士何處歸騎鶴
清霄上

新淦縣觀陶母墓陶侃讀書臺

孝慈古所重母子天倫親人孰不有母陶母賢且
貧酒殺豈易得剪髮延嘉賓人孰不有子陶子才
絕倫功名豈易就談笑取元勳母旣善教子子復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六

能致君教子成大器致君多令聞所以東晉世喬
水忠孝門 荒塚在千載不泯淪我行新淦邑
見之淚滿巾有 似陶母未報劬勞恩一朝萬里
別此意何由申嚙指仰視月撫膺行望雲觸類自
相感何時復慇懃會當五絲服嬉戲萱堂春運甕
事已遠讀書臺尚存江山千古意風物數家村功
業當時盛聲名後世尊至今幾興廢登眺已忘言

別卷

生遇文明日盛治際陶唐文德敷何廣聲教浹南

邦仁風盪六合化雨周八荒郁郁儒者流冠蓋爛
相望致君登三五措國踰周商遂令瘴海涯美如
中州鄉絃歌歡閭里比星翰墨芳挺挺雲巖子獨
步隋岡陽種學心汲汲積文思皇皇攜書不憚遠
跋涉經潮瀧結我金蘭契義比古范張爲啓暗室
戶昭以道德光鳶魚熟涵泳墳典精考詳短檠燭
風雨深夜思琅琅猿鶴馴且樂魍魎走復偃嗜義
若膾炙去惡猶揆湯質土山戕戕汲井泉汪汪西
活源頭盡東注流派長一夜霜風急歸心動南窓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七

河梁悲握手繫馬無長楊一閱梅花調幾酌琥珀
觴人是南陽葛韜韞北海姜嶺巖養頭角暫向南
山旁澤霧虎豹變蔚若文日章青雲在平地千里
來飛黃去去三徑裏陶令菊正香摘花把尊酒一
洗別離傷還思切惻處落月滿屋梁

春日途中自壽

千山騰雪消大地春風起遊子家嶺南修程在萬
里行行逼歲除誕日隨春至江山感舊遊花柳迎
新喜朋儕管鮑知欸欸交情備豈不慰我懷蓼莪

感同氣幸此同極恩向風淚如緒

白頭鷹

不入鶯燕羣霄霄足壽舉江南春色佳羅綺叢中
語一旦秋風高吹入塞雲去間關徒好音窮途竟
誰訴何不賦歸來雌雄樂相哺白頭共遲棲守此
歲寒暮

過鞍山河

月落四山靜驅馳涉沙河長天夜景寂露冷秋氣
多翹首瞻瑤閣萬象俱森羅流水落幽澗涼颺起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八

松羅狐兔自出沒促織調機梭行行不復止直過
鞍山河

莊子觀泉圖

漆園曠達士千載思不羣才堪跨箕尾志欲凌風
雲騰程同浩蕩蝶夢何續紛紛洽洽山下泉難洗戰
國塵不如躡屣許甘作箕山民

林大尹愛日堂卷

奇花麗容色好鳥和清聲花鳥無情物愛之心自
誠自誠非勉強好惡乃其情其情尚可愛况復恩

義并愛親出天性恒與理俱生流汗心卽動嘴指
神還驚孝慈古有傳千載嘉其名金華禮義俗里
間播德馨一門五馬貴絳綬舊簪纓夫君尹和邑
訟理政自平愛親如愛日耿耿心不寧憶彼陶長
沙惜陰得英稱惜陰猶愛日愛日尤可矜但願日
如歲我親長妙齡鄭侯筆如椽古篆書以旌願將
遺子孫永鎮芝蘭庭

酬萬吏目

豫章有高士來宦炎海隅捧檄出左腋承恩下玉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一 五言古

九

除丹心存審誇白髮已蕭疎文章燦星斗抱蘊愈
謙虛參謀貴才畧不寶照乘珠遠慕祭征虜雅歌
自投壺會須報明主更獻無逸圖

病中憶東明圓明空上人

老師久病腳賤子長病心兩地各伏枕何時得相
尋扶筇猶躑躅捧腹常呻吟葛藤誰共話竹葉誰
共斟緬思少壯日汗漫何可禁其如忽哀謝百事
轉交侵沈綿在牀褥親朋若商參有如籠中鳥不
得棲上林何當復強健清歡盡餘音爲公歌此曲

感古仍慨今

淵明歸田圖

富貴不苟得貧賤亦自榮俯仰羣化中澹泊乃其
情生理隨分足去就一毛輕結廬虎谿側南山當
前楹承承東籬菊燦燦黃金英折之旣盈把有酒
一時傾陶然太古意妙契夷齊清焉知塵世上奔
競日營營

墨梅

燦燦江上梅漏泄元化精鐵石作其腸瓊瑤吸其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十

英高人酷愛之移植當前楹歲寒恒與遊永結詩
社盟毛骨亦凜凜吟懷總含清復有好事者執筆
貌其形願言契貞白期爾同令名

雲山採藥圖

羅浮古名山孤高插天昊層峯翠若螺百藥多於
草有客山澤癯於焉事幽討旣隨鮑覲覓復探葛
洪竈行行採參苓採之旣盈抱歸來煉作丹名曰
濟世寶雲籠穗石濃春到杏花早寄語沈疴翁從
茲期壽考

墨菊

虎溪靖節翁芥視千鍾粟彭澤歸來時東籬燦霜菊悠悠對南山俛仰情自足

丞相清獻公菊坡宋元老帥蜀歸來時寒香秋更好壯齡功已完晚節更自保

寓五仙觀懷孝先

石室松風來層樓暮鍾絕獨坐懷故人開窓問明月清風萬里同相看幾圓缺

中秋約友不至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士

四時皆有月中秋更可人涼露洗天骨萬里無纖塵好友期不至獨酌無相親辜負清夜景何人共論文

夜坐用韻

夜涼不成寐攬衣坐北隅月光勝白日明鏡當前除竹風弄金碧微波漾驪珠毛骨亦凜凜翩疑在蓬壺持以贈良友作詩成一圖

白君之出矣

見李大厓舊志

自君之出矣無復理容粧思君如畫燭不敢近朝

陽

自君之出矣憔悴怕黃昏思君如杜宇無夜不啼痕

寄謝野雲道士

憶昔遊上清長風吹羽被仙人九節筇扶我蓮花側太空借韶濩羣動聲相嚇石髓一時天瓢此物巖惜醉倚洗頭盤月華擬欲滴獨鶴驚夜半回首秋雲碧十年萬里遊此事墮今昔愧謝山中人默光運闔闢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三

七言古詩

舜井歌

彭澤因陶令清風播千古渾沌得美名中興濟光武况復大聖鑒此泉手澤出自唐虞前太山可頽海可竭此泉萬古猶依然想當浚鑿時頑嚚共驅遣天倫至親豈敢違怡怡奉命容尤婉象弟兇強世所稀殺兄自謂權謀奇干戈琴紙不可得鬱陶思君猶忸怩謳歌訟秩歸有德鑒井耕田遵帝則蠢爾傲象胡不思隻手安能獨行逆嗚呼重華一

去寧復來前人已矣今人衰今人飲其泉力其田
相生相育何綿綿當知父母慈今子盡職免使怨
慕號旻天歷山我我濟水綠幾處桑田變陵谷爲
諸邦人思大舜飲此甘泉比珠玉

送梁彬充貢

進不爲釣名退不爲潔身隨處安所適秉彝見天
眞梁生楚楚冠出泮水游歌富文術只今奉檄
詣成均射策君門期第一青衫搖曳登官舟岸花
飛送情燕留他日歸來如問我白蘋紅蓼滄江頭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三

聞笛

江水澄清江月白夜橈扁舟南浦驛誰家年少不
解愁頻向船頭苦吹笛笛聲飄飄高入雲離人更
愁不忍聞南聲嘹唳羽聲急梅花落盡江南春梅
花已歇復三弄離人聽之愁入夢聽之涕淚誰最
多嶺南狂客成滄沱

沙門渡海吟

東溟極目幾千里北望遼陽限南水南州壯士莫
吝嗟登州海船如星裏海船來自帝王州十重巨

檣三重樓東征將軍猛於虎拔劍欲斬蛟龍頭蛟
龍既滅妖被息海不揚波湛澄碧汪洋萬頃若鏡
光直接蓬萊天一色蓬萊宮在蓬萊山十洲三島
如連環紫霧紅塵出世外瓊樓玉宇非人間我歌
紫芝曲欲訪安期仙倒騎黃鶴賦歸去翩翩飛上
羅浮巔

冬至詠雪

朔風吹雪如雲堆飄飄飛繞從天來粧成世界似
銀海舉目萬里無纖埃我家在南粵窮冬不見雪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古

離明淑氣地所鍾萬類欣欣總和悅去年辭家來
帝京扁舟暫泊潯陽城匡廬插天幾千仞瓊樓玉
宇渾蓬瀛萬樹梅花同一色但聞清香不復識蹇
驢細步上雲屏照眼寒光燦巖隙五老峯頭望故
鄉南雲漠漠江天長悲歌慷慨下山去雪風凜凜
吹征裳今年東征赴遼海驛路奔馳將半載漫天
復見雪花飛人事亦隨天意改嚴威砭骨寒入神
車摧牛死何紛紛朔方幽都成肅殺爭似南國長
如春嗚呼南國親舍天萬里早晚乘風賦歸去不

用雪霜寒逼人四時長在春風裏

聽鶯曲

彭澤縣前烟裊裊五柳庄上多鶯鳥金衣何處遠
飛來睨睨一聲江岸曉我有春愁似海深攬衣搔
首倚蓬吟去年故鄉聽鶯早今日聽鶯涉遠道鶯
聲還與故鄉同客况何如故鄉好故鄉有親老在
堂星星兩鬢飛秋霜故鄉有弟多如簇竹馬紅顏
美如玉一度聽鶯一度悲但願年年無別離

贈王子敬凱旋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五

君家郡城東我家象城北相望百餘里烟樹澹晴
碧憶昔元季雲擾時龍爭虎鬪交相馳君將才畧
動邊帥伏軾六出陳平奇五羊年少務遊俠走馬
彎弓立勲業萬斛樓船夜渡江千丈雲旗秋射獵
君時勇健正黑頭朝歌暮宴娼家樓買笑追歡不
論直爭妍妬寵多明眸君輕富貴好才藝出入侯
門裾長曳學劍長懷楚項梁擲蒲不讓晉劉毅千
金買戰馬百金得吳鉤取虞滅虢在呼吸飄飄逸
氣凌高秋春花秋月年年度用盡黃金教歌舞天

旋地轉慨興亡往事浮雲如塵土大明麗天開鴻
濛草木爭秀含春風 聖明天子大一統九州臣

妾俱來同君時出應風雲起拄杖藤袍見天子白
玉階前錫宴回五色雲中聽宣旨緋衣烏帽別金
鑾旌旗出鎮青齊間柳營月冷兵威肅虎帳塵清
將畧閒中原平定干戈息時清猶上安邊策六韜
三略素講論又向遼陽樹勲績君今兩鬢已成霜
據鞍顧盼猶鷹揚矍鑠可同伏波老慷慨不減漢
中郎今年誓師將征北獨請長纓擒冒頓馬鳴蕭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六

蕭朔風高塵起漠漠塞雲黑元戎智勇比衛青鐵
騎直上白雲城出塞豈論五千里漢南從此無王
庭西風八月長城路奏凱班師賦歸去千乘萬騎
西南行赤手收功在斯舉獨憐遊子感慨多年過
三十猶蹉跎龍泉未出豐城嶽白壁倒臥荆山阿
每憶少年十六七蚤向番山學文術同門多讓先
着鞭射策穿楊期第一與豪擊節聲飄飄健嗣幾
欲摩青霄不圖書劍半零落曩志今已成蕭條謫
竄東甌泣寒地遙望天南限雲水高堂痛別白髮

親絲服斑斑向誰戲黃雲紫水塵外居高槐細柳
環吾廬客懷落落已三載乘風何日賦歸歟君今
獻捷龍顏喜衣錦南歸見鄉里宦成名立何所求
表表聲名在人耳青山斜明夕照前木葉蕭瑟塞
驢喧強將卮酒爲君別吞聲躑躅淚如泉

恤狗

看家狗憐爾苦照管主人門與戶朝朝暮暮防盜
來賊聞狗聲走無路護得主人金與銀護得主人
命與身一朝狗病主不恤卻將賣與屠宰人狗身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七

被賣與屠宰叫噉主人全不采被賣出門尚回頭
悠悠戀主心長在獸形人心人不識人面獸心安
可測堪嘆平生結交友人心不似狗心久人見人
貧情自疎狗見人貧長相守有錢莫結無義人無
錢莫賣看家狗慙慙奉勸世間人路逢無義須回
首

雞翼鴨子歌

鴨有卵兮雞翼之翼成鴨兮雞不知食其毛兮飲
其血愛其兒兮恐其饑一旦長成生羽翼啾呼唧

唧復唧唧整毛飲翼去悠悠自成羣隊向波流鴨
在水中雞在岸呼不回頭呼又喚呼不回兮喚不
回眼欲穿兮腸欲斷勸君莫養他人子長大依然
亦如此勸君莫聽奴婢言雖則親兮心不顧

樵隱歌

氣相求兮聲相同君樵沙堤我圭峯樵兮歌兮此
山下壯年不覺成老翁仰觀雲漢搔白首長嘯林
壑生清風山花爲作錦繡室冰簾爲挂琉璃宮鳥
啼三弄崑山笛蟬噪一曲嶧陽桐吾知其樂既如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六

此世人那能躡其踪堪笑當時會稽老五十富貴
何足道

澄溪清隱圖

昔年少小耽嬉遊家君攜我遊岡州岡州風景最
奇勝使我因之成久留潯洋風高高百丈羣英拉
我緣蘿上澄溪宛在金山陽幾欲尋幽不成往歸
來城市惟夢思寸心長挂金山涯髫年之好別來
久至今鬱鬱嗟睽違當時故舊多如雨最愛澄溪
李夫子論交於我獨忘年况與家君素知已聞君

清隱澄溪頭虛簷曲檻臨清流富門一鏡湛虛碧
清波不動長悠悠與來俯視真奇絕雲影天光共
浮沒人間萬類莫逃形波底魚龍見活潑東風二
月春正晴遠堤碧柳啼金鸞閑同詩客覓佳句更
與漁人歌濯纓濯纓歌聲齊欸乃萬里乾坤一顧
盼甕裏香醪不用沽溪頭鮮鯉何須買臨溪鱸鮮
鯉好友頻相畱百年自得箇中樂一生不識人間
憂予愛李翁賢復愛澄溪好人生此樂真難逢何
須更覓蓬萊島譚君重姻義索作澄溪詩幾回揮
牀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十九

翰不敢賦我才寒劣將何爲共期泛扁舟直抵金
山曲煩報澄溪清隱翁早爲開軒掃書屋

哭弟彥器七歌

十月初四得音知彥器戊辰
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南寧作

七歌
哀之

其一

有弟有弟純且良賦命一生惟多殃生孩六月母
辭世呱呱苦啼秋夜長乳我老嫗見之歎鞠育吐
哺不離牀嗚呼一歌兮歌始發愁雲淒淒風颯颯

其二

紅顏竹馬年少時讀書聰慧人稱奇絲衣弄雛日
爲樂慈父愛爾過羣兒豈期中道父告歿誨育之
責吾豈辭嗚呼二歌兮歌興動往事淒涼總如夢

其三

南寧萬里關山隔地角天涯杳南北勁雪顛風向
幾何昨日訃音報消息窮眸空逐暮雲凝飛淚暗
隨秋雨滴嗚呼三歌兮歌轉傷魂招不來到遼陽

其四

汝兄汝兄徒自切萬斛愁懷向誰說雁行相分終
冰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三

有期豈意今爲生歟別南望關山未得歸夢入南
寧淚成血嗚呼四歌兮不忍聽太空失色雲冥冥

其五

朔風吹雪愁雲凝憶爾輾轉遼陽城音容悄悄恍
如夢書空咄咄神魂驚眼枯淚盡竟何益彼蒼默
默終無情嗚呼五歌兮歌轉急孤雁哀鳴若相失

其六

自嘆小生生別離萬里獨見炎雲飛紅顏弱弟負
離別遊魂杳杳將安之逝水東流不復返此恨綿

綿無盡期嗚呼六歌兮歌感激鵲助我聲唧唧

其七

老嫗老嫗懷抱惡賦命一生蟬翼薄大郎從軍小
郎卒日薄西山更誰託蕭蕭白髮空倚閭幾向斜
陽歎離索嗚呼七歌兮歌已終草木爲我吟悲風
有所思

野興幽獨不自適步履隨我過南陌痛飲不惜杖
頭錢俯仰放歌天地窄作詩豪登風月臺築室幽
插雲霞堆香杭准擬十月熟黃菊商量九月開馴
琳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三

賀新居

圭峯高擁隋岡山良金皂幕青迴環儲精孕秀無
今古英才疊疊生其間劉君固是沛中族種德功
高人似玉衣冠南渡遠遺芳振振子姓多如簇芝
蘭玉樹森玲瓏渠渠華屋平岡東闌干十二青雲
外書聲裊裊摩蒼穹滿堂奇秀不易得昂昂獨步

岡州北平平王道接商巖禮是垣墉仁是宅恣前

花草四時春興來寶馬馳香輪飛鞚不知日月近

擡頭步步凌青雲格典憲章初入仕雙鳧來振王

香履大持政教佐琴堂令聞便覺浹人耳士民鼓

腹樂有年謳歌載道喜得賢政閒卻作歸田計裡

梧啓闢平岡前輪奐輦飛斗星落鐵石材梁功簡

朴詩書世業善源溪繁祉誕膺天所作嗟君偉譽

何其盛百里間閭咸傾聽此心恢恢造物游俗迹

淳龐賴餘慶王前指日與贊謀等閒畫諾文席頭

琳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三

致君堯舜有良術坐看熙皞遍遐陬

昭君詞

妾命薄自歎死生懷抱惡謀臣猛士食千鍾使我

飄零嫁沙漠烏紗帳底愁別離東望長安隔山岳

種裘百襲徒自溫乳酒千鍾強自樂淚晴高鼻筋

骨拳白髮絲絲猶疊鑠回頭仰看轉心酸涕淚滂

沲懷抱惡涕淚沲沲懷抱惡

行路難

見邑志

君不見天上浮雲任舒卷白衣蒼狗須臾變又不

見瞿塘嘈嘈水倒流奔湍激石能復舟人情有時
亦如此紛紛輕薄何足比平常意氣同歎生急難
何堪託終始嶺南狂客孤且貧常將青眼待時人
豈知此道不足貴翻使臯鶴儔雞羣不如託身與
鷓鴣蓬蒿之下同逍遙

衡蒿吟

金臺烜赫凌烟崖幾瞻望孔邇道阻且頗螭蟠歟
泥沙鳳棲歟丘阿玉非下氏豈殊土苴驥無伯樂
誰與增價得意歟公衎失意歟衡蒿是故長途走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三

遍喬木返下把油幢設棹神圖休罷歸舊清嘉慰
了波踏但存吾道尤在盈科修其天爵萬事從他
朱門繡戶設繁華不似幽棲雅向此太平爭些閒
暇任教藏舍學取東山謝卜居細閱考槃頻課興
滿長原曠野樂天安土何慮憂作箇人間無事者
彈冠拂袖荷旂攜家移來西蜀子雲居借得太安
坪一所剗除荆棘著屠蘇編竹爲屏磚爲座數椽
如丹堊不勝朽木糞墻堪朽也惟我獨相宜眾人
處之皆不可塵羈罷脫樊籠撞破散誕無牽挂誼

譁絕去風波全趨向畚嵐笑傲任世事蹉跎澹茶
澹飯澹交游無是無非無嗔唾不道淵明五柳庄
不羨堯夫安樂窩半壁青燈伴細吟一竿紅日容
高臥草廬諸葛也曾居苦磯太公也曾坐傅說逃
名版築虞舜起身犂鋤自古達人所樂不憚卑污
苟且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彼昏不知徒
自奢一家榮華百家嗟石崇金谷今何如顏回陋
巷名猶播江邊鷗鷺得優游簷間啜雀甚驚怕今
古知機能幾人試把前賢從頭數一楊陳搏兩袖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三四

拖五湖范蠡扁舟駕漂漂風聲千載高何必華構
與巨厦一區容膝天地寬明月清風皆在家醒時
詩酒醉時歌興來幾句漁樵話都俞吁咈總徒勞
不如抱道隨緣過遠風雲高鼎鑪樂溪山友魚蝦
藜藿含糗偏滋味炮鳳烹龍未足誇斷名疆和利
鎖對石澗與泥波衣冠落魄歲月消磨不羨鴻衢
通一任鵬程挫不蹶平地之坑塹不張遙天之網
羅管甚傀儡棚頭鬧管甚豺狼當道呵耕春雨釣
秋波持鞭笠懸斧柯或吹簫簫或駕鹿車或歌白

石或誦南華或彈琴擊壤或乘桴泛槎或鉏雲種
玉或引水灌蔬或攜筐採藥或掃葉烹茶或尋梅
訪竹或賞雪觀花或簪萸飲菊或沉李浮瓜或開
籠放白鶴或洗耳聽鳴蛙或溪邊弄明月或洞口
撥丹霞或尋肘後經或煉鼎內砂儘天高日遠拚
酒病詩魔屋破每憑黃葉補籬疎長賴白雲遮座
中富貴有琴書門外往來無車馬交庭綠草鋪褥
褥對戶青山列圖畫鶯花主宰泉石豪霸第一愛
松與愛菊第二黍稷及桑蔬第三案上數卷書畱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三

與添丁作生涯

薄命歎

軍中有夫婦未期欲南適已抵新婚
嫁未及會而婿卒余因賦此以記之

妾比陌上花狂風吹落天之涯花開猶得一時好
妾顏空逐青春老妾比江上流望東去去不回頭
水流猶得歸大海妾身已逐風塵改憶昔紅顏當
太平兒家正住洛陽城花街柳陌炫晴日鳴鳩語
燕調春聲薄緣枉嫁遊俠婿好向公門事權勢風
波堆裏寄浮生歡樂幾何憂患繼一朝飄泊如轉
蓬洞房衾冷駕帷空江山萬里限南北音書隔絕

懸西東客處雖然多寂寞比翼齊飛可同樂草衣
木食食亦甘何事青春遽零落自憐塵世多苦辛
百年恩愛屬何人幾歎形影自相吊舉目四顧誰
爲親夜長人靜念如鉄此意默默那堪說寒燈挑
盡未成眠感慨幾回聲斷絕翻思蔡琰能屬文御
肯將身墮虜塵賤妾誓能持大節肯隨花柳逐時
新自欲孤飛託鴻雁誰料佳期等虛幻壁月將圓
雲復遮瑤琴未舉絃先斷西風吹冷巫山秋陽臺
雲雨空悠悠舊愛新憐一場夢鶯花從此倦追求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五

薄命歎妾今見人徒汗顏古往今來每如此始信

人生行路難

旗山梅贈古起之

羅浮秀氣鍾南粵勢接旗山麓清絕旗山有梅不
記年百卉叢中獨英傑盤根錯節迷蒿林綠衣翠
羽時歌吟天生奇物不易得一旦披雲出荆棘詩
人珍愛比黃金置汝高軒若佳客旗山梅花花中
魁雪風吹動參差開皎如玉露出仙掌香伴姑射
薰瓊臺竊比名賢勵清節獨向歲寒保貞潔樂廣

冰清人雪中四皓龐眉隱巖穴旗山梅花花中仙
鐵幹挺挺橫窓前精神脫殊俗骨格猶天然乃知
此種別自羅浮出更嶺犀浦安敢同爭先詩人既
愛梅梅花總英特他年雲路憶梅花應契冰霜共
清白

送王教諭

海珠寺前潮水平歸舟一葉歸囊輕故人戀戀不
忍別卮酒欲舉難爲情故人家在臨川側雲水茫
茫杳南北一別親庭七載餘長憶恩情豈終極自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五

謂雙親俱白頭百年強健仍優游莊樹故爲淹歲
月老幹倏爾摧林丘東風千里傳消息比堂悲號
撫臆臆濃愁暗結暮雲青歸思已逐春江碧故人
使我感激歌離羣士子空執經孰與共論文黔黎
空歎息孰與爲明倫我有一斗酒此後何處覓佳
友我有一張琴此後何處覓知音興言至此公莫
哀人生會別去復來三年釋服謁天子聲名先到
黃金臺

送監生黃希成

朔風吹征裘送子江上舟舟去不可挽直向金陵
遊金陵自古帝王州黃金作城銀作樓龍蟠虎踞
何壯麗王氣曉作神光浮只今宇宙極四表泰運
文明古來少大將投戈虎帳閉百官待漏龍樓曉
子在成均俊逸才省親幾度賦歸來此行何異登
天府遠器終期廊廟材我昔從龍侍君側每向金
吾聽夜直別來倏爾幾春秋北望神州天咫尺茲
晨送子獨馳情白愧無才答

聖明只圖保障獻忠赤海波不動邊塵清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五言古

五

梅關行

梅關高層崖疊嶂多巖嶮怪石撐空臨絕頂古松
當路翻翠濤梅關長山礫石徑雲蒼蒼行人往來
幾千古炎州賓貢來簞簞我昔聞其名今朝睹其
實興懷卻憶曲江公建此千秋萬祀之奇蹟想當
鑿石通道時風雲慶會人神依遂使文明播南海
椎髻桀鰲餘風改賢才絡繹赴中州神樂衣冠一
都會曲江公在何許萬古聲名遍寰宇五羊書客
拜荒祠曠世感公淚如雨誰知不在賓興遊空對

梅開歎楚囚禪林深夜寄行跡月明千里心悠悠
曲江公在何許我今披雲上天去若問回首在何
時笑指梅花是歸路

鷓鴣吟 宿小姑山下賦

小姑山上日落時鷓鴣爭繞荒樹枝蜂屯蟻聚棲
不定又復隨風四散飛散飛不暫離子母聲依依
朝從何處去暮從何處歸千山萬壑汝不棲獨向
小姑竟何爲小姑山下小姑仙英靈廟食來千年
汝來依此非偶然人皆畏汝如神兵不敢砍汝樹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无

摸魚吟

五羊年少遊俠兒圓舫載書東南馳扁舟一葉渡
江去宛似范蠡歸湖時匡廬去天不盈尺瀟湘洞
庭同一色大孤小孤落其前縈帶左右迷風烟我
歌江南行復歌江南曲江南遊子不忍聽自歌自
和無人續推蓬遙望海門關白鷗漁父相對閒沂
流鼓棹直入彭澤去五極庄前溪處潯江天雲靜
月如晝晴川流水聲潯潯我有一斗酒安得松江

鱸赤壁之樂東坡蘇千載之後世豈無羊裘陶陶
翁簑笠翫鬻者欣然率其徒舉網隨流下大魚潯
喇初上灘小魚弄影江水寒衝波截岸八吾網槎
頭縮項齊奔翻得魚卽沽酒其樂何陶陶仰天大
叫招李白把酒問月西江臯鳴呼摸魚雖云樂不
如早還家連鰲大手終有待江湖小樂奚足誇拂
衣便欲賦歸去春風澹澹吹烏紗

歸省

風松露竹寒瀟瀟眼前百物俱零凋青衫遊子感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一 七言古 三

時變思親言歸心搖搖豈無知已同笑傲豈無尊
鱸稱情好獨憐不見倚門親淚灑西風憶萱草

望嶽

岱宗獨立摩青霄疊嶽東來如拱朝星辰隱映出
林表雷電擊搏行山腰我素好遊重懷古對此躊
躇幾疑顧會須直到丈人峯一覽山河遍寰宇

盤阿歌

此盤阿記中之歌也其記已亡聊存
歌於此

考盤 在阿碩人卜築安樂富園有嘉蔬沼有
荷松杉繞屋麥繞坡父子兄弟樂且和童顏欣欣

白髮隣鄉叟野老時相 對酒起舞還高歌平生
不識干戈百年歲月從消磨富貴於我將如何

林坡先生詩集卷之一終

林坡先生詩集卷之一終

三

重刻林坡先生詩集卷之二目次

五言絕句

寫意

題四

書屋

書湯英潤羅扇

大庾嶺寄馮梅窓表弟

成婦

墨梅

淵明歸莊圖

夏揮使龍虎圖

六言絕句

茅屋清隱圖

二首

送戴大使

林坡先生詩集

卷二目次

一

風雨老嫩竹爲邑宰黃昭題

四首

七言絕句

送李生麟會試

辭岡泮教職呈潮宗汪先生

觀獵西苑呈西菴孫先生

從西菴孫先生出使高麗

東瓊南王仲迪

譚節婦了髻潭

謝釋道明惠貓

訪陳原道

閨詞八首

送春

應徵北道經清溪驛

金川謾書

過丁家橋見梅

歸宗寺經義之洗硯池

至南華寺觀衣鉢錫杖雙履六祖金鎖骨金

闌袈裟貝葉經等物暮泊溪口

贛州訪江東廟二首 舟次儲潭廟

訪山家還遇雪

遊醉石觀

宿太平觀

大曠湖聞瀑布

謁三閭祠二首

謁趙文節公祠

秣陵先生詩集

卷二 目次

二

到揚州

洞陵縣訪謫仙讀書臺

訪李謫仙所登城看亭

思家 二首

竹枝歌 二首

戍婦詞 二首

從戎別母

胥江驛東鄉中親友

宿藥塘村

宿鎮陽峽

鎮陽峽二歌

英德縣

泊五侯書所見

濛裏驛

七夕

宿定公港 二首

至淮安彌旬抱病

望山海訪孟姜女望夫臺遺址

寄澄洲張州判

遼陽贈使者南還

宿衙門

寄諸弟 二首

憶幼子

喜得家書

寄家 二首 客中元旦首

絕句 五首

登臺 二首

對鏡

楊妃菊爲朱閭帥題

送客 二首

醉後縱筆 四首

絕句 二首

秣陵先生詩集

卷二 目次

三

寄家 三首

重過小孤山

望廬山

午夜還鄉呼酒先登釣臺書二絕於壁 二首

送客還遼東東謝諸藩帥

陳宗沆妓筵賽神召不及赴書一絕荅之時

宗沆之弟江執戍遼陽故云

畫梅紅白香實圖爲古州李生泰題 三首

麥玄中竹梅二圖

古賢圖爲譚生廷訓題 四首

桃梨榴荔四果圖爲邵生士齊題 四首

春前一日書 淞江釣者

京回口號 題雲林書屋圖 二首

漫興 賀陳指揮壽 二首

題圖 與張澄淵覓桃栽

宴樂圖 爲夏揮使題 題士女觀書圖

題趙文貴圖 四首 畫梅

揚州

題雙門謝生佐山水圖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目次 四

竹圖 爲董生匡題

過大庾嶺寄馮梅窓表兄

醉後縱筆

聽鳥

思歸

洪武丁丑免戍南歸 自乙丑戍還至是益十三年也

賀王揮使生日

紅梅圖

秋坡先生詩集卷之二目次終

重刻秋坡先生詩集卷之二

五言絕句

寫意

京國初歸日江門晚渡時幽懷寫不盡魚鳥自忘

機

題畫

秋巖有高士掃石松下坐忽憶圭峯樵抱琴欲相

過

書屋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一

長松倚碧山高人讀書處搔首出門來月明天未

曙

書湯英潤羅扇

扁舟何處來浩浩剡溪曲不是雪夜期松杉滿庭

綠

大庾嶺寄馮梅窓表弟

自出梅關外江山非故鄉夢魂不怕遠夜夜到隋

岡

戍婦

路遠無書寄天空有雁過金錢聊遠卜何日罷干

戈

墨梅

歲寒雪月交夜永龍蛇動真將鐵筴吹驚破孤山
夢

淵明歸庄圖

宋室方興日先生歸去時柴門五株柳風動綠絲
絲

夏揮使龍虎圖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五言絕句

二

文明見在田塌巖養頭角與雲飛上天普濟蒼生
樂

倚樹一嘯風百獸俱踉蹌苟無如是威何以鎮邊
疆

六言絕句

茅屋清隱圖

流水河溪幾曲斜陽古樹三丫養浩鶯鷺佳景茅
亭清隱詩家

綠樹低連老屋斷橋斜蘸清波恍惚杜陵章曲幾

時載酒相過

送戴大使

官滿南州海表風清北上京華人在江門分袂客
從庾嶺還家

風雨老嫩竹爲邑宰黃昭題

篁簾溪邊夜泊蕭蕭亂耳清音堪慨子猷歸去使
君誰與同心

花落黃陵廟裏獨見萬箇琅玕風雨連陰三月歌

殘白苧猶寒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六言絕句

三

老節誰與君守貞心孰與君同奄李春風過眼歲
寒祇有梅松

稚子錦綳纔解初篁碧玉成叢堪笑渭川太守扶
疎千畝胸中

七言絕句

送李生麟會試

聖朝養士重賢才白首惟予說草萊他日歸來如
訪問蘆花明月釣魚臺

辭岡泮教職呈潮宗汪先生

生平半落一儒衣
虛譽應慚長者知
主掌人文何事業
重煩青眼顧衰遲

觀獵西苑呈西菴孫先生

屬車先報獵前山
雲擁旌旗萬馬屯
獨有相如能進諫
聲華不愧漢衣冠

從西菴孫先生出使高麗

遠逐星輶出海門
扶桑東望尚漫漫
不遊八極無垠外
那識乾坤只恁寬

東瓊南王仲迪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四

欲奏南薰嘉樹陰
堪輿無缺少知音
金蘭只有南天士
鴻雁不來歲月深

譚節婦丁髻潭

見邑志

鐵石肝腸死即休
實家姊妹可爲儔
知心惟有潭中水
萬古清清只自流

謝釋道明惠貓

桶架牙籤怨武兒
偶從蕭寺得蕭妃
子今已戢玄華業
弗記當年骨醉時

訪陳原道

良金山下憶重遊
松桂森森曲徑幽
歌徹采蕭人未遇
一聲猿鶴碧天秋

閨詞八首

愁心都不管年華
每到春來恨轉賒
綠柳成陰花結子
玉人天外未還家

幾度悲秋懶下堂
翠翹金鳳爲誰忘
重門盡日無人跡
只有堦前草自芳

書說還家不到家
門前修竹綠交加
竹枝亦似離人淚
夜夜無風滴露華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五

晝長無賴倚窓兒
門外秋溪色漸稀
鄰婦不知人世苦
亦憐秋老歎愆期

滿庭桃李鬪春華
戲蝶遊蜂度午花
只見雙雙來又去
可憐人世似搏沙

西風吹雁落平沙
蘆葦秋黃稻始花
轉眼不時秋又到
只愁邊地早霜華

別來顏色已非前
懶向粧臺整翠鈿
愁絕不禁秋夜永
自歎寒枕聽更眠

聞君鞍馬踏秋回
吹老西風尚未來
夜雨孤燈羈

客枕不知誰薦洗愁杯

送春

春來江岸雨霏霏
春去園林綠未稀
春去春來成底事
東風原自不曾知

應徵北上道經清溪驛

蒲帆破曉到清溪
溪上人家曙色迷
獨有幽禽知我意
野花叢裏盡情啼

金川謾書

鳳凰山下雪初消
衰草寒烟共寂寥
何處玉人樓

秣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六

獨倚月明溪夜聽吹簫

過丁家橋見梅

與君疎懶十年情
夢入羅浮路幾程
今日客途重相見
歲寒風味一般清

歸宗寺經義之洗硯池

藜杖輕輕白苧衣
金輪峯上立斜暉
行從洗硯池邊過
帶得餘光滿袖歸

至南華寺觀衣鉢錫杖雙履六祖金鎖骨金

關袈裟貝葉經等物暮泊溪口

閒隨飛錫訪招提
直躡雲根足不迷
花雨弄晴天欲曙
滿船明月出曹溪

贛州訪江東廟

紫翠重重一逕開
虎頭城外訪天台
五仙排闥呈休徵
怕有仙人騎鶴來

路入仙源萬綠堆
重重樓閣倚山開
神仙與我如相約
報道仙槎八月回

舟次儲潭廟

十八灘前古廟頭
金鷄薦爽正颼颼
洞門雲散暮

秣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七

天濶千里月明山更幽

訪山家還遇雪

披雲衝雨訪山家
獨立匡廬領物華
風雪漫天歸路晚
一襟清氣似梅花

遊醉石觀

淵明歸庄年醉以此石因名之

靖節先生歸去來
好懷長向此中開
文承風流今已矣
還畱醉石伴蒼苔

宿太平觀

有唐玄宗御製碑

直入仙源路已荒
四山松竹鬱蒼蒼
斷碑遺跡烟

霞老猶帶開元雨露香

大曠湖聞瀑布

半天風雨瀉雲屏
笑臥蘆花被底清
豈有文章追
永叔倚篷溪夜聽秋聲

謁三閭祠

幾家茅屋楚江臯
遺廟丹青俯碧濤
惆悵獨醒人已遠
空餘哀怨寄離騷

春日潛行楚水隅
浩歌彈鋏訪三閭
客懷落落知
多少欲擬先生問卜居

秣陵先生詩集

卷二十七 言絕句 八

謁趙文節公祠

池州守趙昂發城將陷告其妻以死節妻曰卿爲忠臣妾不能爲忠臣妾耶遂俱縊伯顏入城泣葬之

婦節夫忠古所難
使君此舉義全安
高風不獨傳
千古解使聲名動伯顏

到揚州

落日江都半是霞
野人猶說帝王家
長堤一道青
如染還有垂楊集暮鴉

洞陵縣訪謫仙讀書臺

太白騎鯨天上遊
空餘臺榭倚山丘
開元風月詩

千首萬丈豪光射斗牛

訪李謫仙所登蛾眉亭

牛渚江邊泊綠舟
蛾眉亭上聳吟眸
眼前風景俱
奇絕李白題詩在上頭

思家

孤村一曲抱清江
別後長懷父母邦
南北相看天
萬里夢魂長遠讀書窓

紫水橋東是我家
別來三載量無他
高槐細柳參
差綠三徑猶存晚節花

秣陵先生詩集

卷二十七 言絕句 九

竹枝歌二首

湘江女兒單紵衣
娥皇廟前歌竹枝
春聲只會聞
相惱不管人間有別離

瞿塘猿聲天上哀
白帝城下水如雷
百櫓漩渦人
鮮甕莫着郎船八月來

戊婦詞

坐看星斗落秋霄
豈有神官役鵲橋
一帶銀河中
隔斷女牛空見夜迢迢

欲掃鸞箋寄彩雲
敢將心事怨夫君
蜀山花竹湘

潭水望帝春聲獨不聞

從戎別母

拜別慈顏強荷戈肅將

君命敢蹉跎倚門莫念邊城事 聖代于今雨露

多

胥江驛東鄉中親友

自從分袂各西東一路雲山紫翠重回首親庭應

未遠白雲飛處是圭峯

宿藥塘村

秣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十

綠樹柴門一抹村鷗鵲啼處又黃昏落花流水皆

離思行客悽然欲斷魂

宿鎮陽峽

鎮陽峽裏逢端午萬疊雲山酒一壺莫笑客懷常

寂寞攏船燒筍當菖蒲

鎮陽峽歌

平生見說鎮陽峽今日親從峽裏遊離聲嘈嘈水

流急今古行人盡白頭

一路好山圖畫開舴艋飛入雲霞堆女郎唱歌齊

拍手道是阿儂天上來

英德縣

英德縣前江水流綠楊陰下繫行舟開篷沽酒動

長嘯洗盡萬斛之窮愁

泊五侯書所見

溪頭昨夜水沒磯細雨漠漠暗斜暉了鬢三五隔

溪女唱歌撩亂摸魚歸

濠裏驛

濠裏維舟日已西不堪幽思正淒淒長松夾道青

秣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十一

如染更有子規溪夜啼

七夕

蔣陵山下泊行舟客裏驚逢七夕秋銀漢縱橫涼

似水倚篷溪夜看牽牛

宿定公港

四月江南烟樹濃吳山楚水寄行踪南風吹起鱗

魚美到處山林啼郭公

風雨瀟瀟蘆荻秋人家多住碧溪頭流螢萬點光

如燭不照行人一段愁

至淮安彌旬抱病

滿目陰雲暗未開，秋風抱病強登臺。
淮陰漂母無尋處，誰識王孫濟世才。

望山海訪孟姜女望夫臺遺址

長城遺跡已塵埃，猶說秦人此地開。
姜女茫茫千載後，海邊還有望夫臺。

寄澄淵張州判

自向渾河問濯纓，問雲野鶴共幽盟。
因風寄語洪都客，何日扁舟訪子陵。

秣陵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七

遼陽贈使者南還

遼陽三月朔風高，使者南歸衣錦袍。
持節直從三島過，紫雲深處宴蟠桃。

宿蘄門

胡烟漠漠晝雲垂，萬里邊臺客到稀。
直上籌邊樓上望，蘄門秋雨濕旌旗。

寄諸弟

幾年書劍笑從軍，多少征鴻入塞雲。
惟有故園音信杳，別來時復念離羣。

自憐汨沒在天涯，幾度春風閱歲華。
最念田園真苦相，失月明空對紫荊花。

憶幼子

別後寒梅幾度開，前時驥子尚嬰孩。
願言他日相逢處，莫問客從何處來。

喜得家書

少年意氣欲橫秋，此日閒看東逝流。
道路干戈憐阻絕，封書還慰客邊愁。

寄家

秣陵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七

蘄雲朔雪映征衣，夜夜故園入夢思。
書劍飄零渾未定，今年猶見雁南飛。

絕句

寶篆香消夢乍回，好懷聊爲晚涼開。
珠簾半捲春如海，無數青山入座來。

誰憐客裏病厭厭，自覺鄉思日日添。
從此無心愛良夜，任教花影過疎簾。

十二朱樓多麗人，紅顏綠鬢頗生春。
閒情不惹巫山夢，明月清風作兩鄰。

調柳河邊夜雨過詩懷偏少客懷多東鄰輕薄諸
年少爭唱高陽出塞歌

朔雪霏霏擁被眠柳營偏近戍樓邊石牀驚覺還
家夢梅角一聲霜滿天

登臺

幾回送目上層臺強把幽懷借酒開歸路茫茫杳
南北晚烟連樹接蓬萊

謾學縱橫季子遊弊裘落落笑羈畱客懷何處堪
消遣時上籌邊第一樓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西

對鏡

蕭蕭朔雪灑征衫身在遼陽憶嶺南青鏡頻看悲
素髮秋風渾欲不勝簪

楊妃菊爲朱閭帥題

一自鬼坡別駕時英魂飛上傲霜枝于今冷落東
籬下腸斷君王知不知

送客

綠楊陰下紫騮嘶忍向江頭送客歸滿目離情秋
色老幾行征雁向南飛

幾年爲客歷風霜每見南人問故鄉料得江門烟
景在青山如染映斜陽

醉後縱筆

碧油幢下侍元戎出塞期收破虜功勒石燕然猶
未遂幾回橫劍倚崆峒

客裏風波幾度驚每因愁處寓閒情江南行盡未
歸去直上遼陽訪管寧

遼陽天氣異中華春盡園林未見花那似故園風
景好綺羅叢裏駕香車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五

絕句無人獨自敲閒情雲月上花梢夜長無處消
幽恨謾學楊雄賦解嘲

絕句

故鄉南望隔風烟客裏爲家過十年用盡黃金歸
未得五陵豪氣尚依然

白雁南來萬里餘平安寄汝一封書離情別恨多
如雨寫入春山作畫圖

寄家二首 答中元且一首

羨歎人生得意遲菊殘猶有傲霜枝玉容不必添

憔悴畱取香風晚節吹

自拋逢掖着征衣書劍飄零與願違兩地相思歸
未得今年猶見雁南飛

東風先我過梅關爲報今年海外還萬里歸裝何
所有浩吟詩思滿江山

重過小孤山

昔年曾過海門關一別江山十載間今日扁舟賦
歸去蒲帆又過小孤山

望廬山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六

長江千里送歸舟重過名山憶舊遊風景蒼蒼只
如昨烟波離思滿汀洲

午夜還鄉呼酒先登釣臺書二絕於壁

十年戎馬不離鞍沙漠長城萬里寒今日歸來渾
未老青山還許白頭看

憶昔邊城夜未歸臂懸弓劍越鵬肥殺心今覺消
磨盡鷗鷺從教自在飛

送客還遼東東謝諸藩師

越南燕北旆縱橫十載承恩歸舊邦喜有釣臺風

景在一竿便得老秋江

陳宗沆妓筵賽神召不及赴書一絕荅之時
宗沆之弟江執戎遼陽故云

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自是有鍾期獨憐孤雁長
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

畫梅紅白香實圖爲古州李生泰題

昔向溪宮伴壽陽冰肌雪貌白霓裳而今寂寞東
軒外只學山家澹澹粧

昨上羅浮訪葛洪丹砂換卻舊時容時人不識風

秋坡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七

流態爭道芳顏帶酒紅
冰魂綽約帶輕烟萬斛寒香雪霽天吟到孤山詩
更好欲憑孤鶴訪逋僊

麥玄中竹梅二畫

僊風吹下蓬萊島彩鳳蒼龍一齊老波濤颭筆
底生頓覺新涼滿幽抱

昔日孤山夜泛船醉歌明月訪逋仙白頭又上羅
浮路一色瑤池淡水邊

古賢圖爲譚生廷訓題

黃閣朱扉是業緣折腰懶向督郵前抱琴倒挂茅

亭下翠柳黃花自在天

潔明歸庄

剡曲溪頭近若何扁舟風雪夜相過象城亦有知

音者幾度停雲與更多

王獻訪戴

綠柳青池護碧亭無端風月暢幽情觀鵝到處堪

消遣豈獨山陰寫道經

羲之觀鵝

杜曲探春春可憐落花流水夕陽天蹇驢扶醉歸

來晚林外數聲響杜鵑

杜甫遊春

桃梨橘荔四果圖爲鄧生士齊題

林坡先生詩集

下卷二 七言絕句 十八

世傳方朔負仙才虛道三偷不復回我欲乘風訪

王母遠擎仙輦下瑤臺

御宿樊川百果宗笑含曾薦茂陵宮古今嘉賞多

如雨只有潘郎賦最工

漢使西遊爾始東何人移植到南中星房滿貯丹

砂粒好向羅浮訪葛洪

南國何堪產異才年年筐篚入蓬萊千金難買蛾

眉笑一騎紅塵萬里來

春前一日書

剡盡羣芳獨見梅看花徐步踏莓苔明朝又報春

風到寫盡花前得意杯

淞江釣者

山中博奕閒王質谷口耕鋤老子真那似淞江風

景好一竿長釣水粼粼

京回口號

白雲滿壁隱松杉無數峯巒碧似藍京國歸來詩

滿軸西風吹帽鬢毵毵

題雲山書屋圖

林坡先生詩集

下卷二 七言絕句 十九

黃雲山下白雲居家有瑤琴架有書今日客遊驚

見画扁舟遙欲賦歸歎

金陵南渡大江西到處名山屬品題一曲倚闌千

古意浩歌歸去訪龍溪

漫興

達官於我既無分亦學淵明歸去來香秣準備十

月熟黃菊商量九月開

賀陳指揮壽

塞上涼風似水流人問佳氣屬初秋長庚耿耿光

如月偏照轅門萬戶侯

笑領三軍開草萊柳營移向白雲堆驂驢花外嘶
春雨知是巡行麥壠回

題畫

松檜如烟夾徑開宦情羈思共徘徊柴門寂寂秋
無際都似淵明歸去來

與張澄淵覓桃栽

幽居渾似武陵溪兩岸飛花徑欲迷爲愛碧桃無
處覓種桃仙客在城西

秣陵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三

宴樂圖

爲夏揮使題

籌邊將畧鎮諸蕃甲帳風清戰馬閒宴爾畫樓春
似海玉人扶醉倚闌干

題士女觀書圖

宮院沉沉日似年水晶簾捲理遺編勸君只看班
姬傳莫續胡笳十八篇

題趙文貴圖

四首

雅愛結廬芳樹林閒雲野鶴一生心醉眠不覺春
歸去門外落紅成綠陰

屋頭松檜與山齊屋外飛泉落小溪野老相逢多
欵曲杖藜時過石橋西

幾年辜負釣魚竿從此江山老眼看欹枕滄溟香
夢遠西風吹不到長安

曾記當年奏凱還斷灘衝雪過榆關如今萬里看
圖畫十載江山夢寐間

畫梅

寒驢會上庾關頭萬樹瓊瑤雪夜遊一自別來經
十載扁舟又欲訪羅浮

秣陵先生詩集

卷二 七言絕句

三

揚州

環城處處繞清波甲第連雲十萬多見說少年全
盛日臥吹簫管上淮河

題雙門謝生佐山水圖

原非太華與終南路八雙門滴翠嵐京國歸來親
未老石橋流水徑三三

竹圖

爲董生匡題

百尺蒼龍亦逸溪春陰日日宿雲低無端峽裏英
皇廟更有鷓鴣溪處啼

過大庾嶺寄馮梅窓表兄

眼看庾嶺梅花發，忽憶東窓月夜時。
風景蒼蒼與南北，那堪心事轉淒其。

醉後縱筆

琴劍相隨汗漫遊，萍踪梗跡遍中州。
六韜三畧知何用，空咲平生學武侯。

聽鳥

青山疊疊水泠泠，隻影堪憐萬里行。
鶯燕不知懷別恨，隔林調古送春聲。

林坡先生詩集

七言絕句
卷二

一五

思歸

萬里長城十載寒，歸心日夜憶鄉關。
何時歸到文溪上，自坐魚臺弄釣竿。

洪武丁丑免戍南歸

自乙丑戍邊至是蓋十三年也

太平不用戍邊關，六合塵清戰馬閒。
聖代儒冠應有用，獨騎款段出青山。

賀王揮使生日

九天仙鶴下瑤臺，知是蟠桃昨夜開。
五色祥雲光爛灼，柳營佳氣似蓬萊。

紅梅圖

最愛西湖萬樹霞，綺羅叢裏嬋韶華。
東風恰似河陽縣，誰道孤山處士家。

重刻秋坡先生詩集卷之三目次

五言律

水東村

見李大厓舊志

慧力寺

見邑志釋子號牛園

寄古起之

清遠縣

夢中與景文朱君夜坐作四句覺後續之

遊黃巖寺登雙劍峯石塔觀尾泉

遊棲賢寺入萬松關過三峽橋

宿五老峯下山家

遊東林寺登遠禪師講經臺覽冰壺蓮社之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日次

一

地

謁孟子廟

題戴侍御望雲思親圖

至郡伯驛見新月

吉安河下夜雨

過五婆灘幾覆舟

和韻東隱聶表雷州見寄

歸夢

客懷

寄諸弟

和方同知木棉花

東軒圖

五言排律

分題得石門返照送王仲迪回瓊

見文翁大成

遼陽寓懷一百韻

五言律

越山秋興

見嶺南聲詩鼓吹

其二

謝潮宗汪叅政惠筆

餞何子海先生北上

釣臺

胡秋厓方伯顧釣臺

金郡守解宦北歸

贈張彥昭赴闕

承召寄弟彥昭宣化主簿

東鄧士齊士均兄弟

京師曉望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目次

二

出郭二律

送張郎牧廉州

贈閻舍人芝閣

送潛憲副蒞廣東

除夕寄李明府文康

張守忠新軒成走柬荅之

又贈樵隱

別王別駕往潮陽

弟彥昭入覲

岳陽樓晚眺

和秋崖九日感興

贈曾確之官交趾

李宜自殿院歸 闕拜禮部郎

送郭糧儲考轉遷嶺南

雨夜司馬連翊之榻 單千兵還荊州

五仙觀和趙推府 從戎渡龍江潭

秋興 遼東春日 四首

呈武千兵 無題 二首

河老

哭西菴孫先生前翰林典籍吏科給事

遊冲淪觀 訪遇真觀趙尊師

送表弟湯應璧北上

峽山寺次西菴孫先生韻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目次

三

峽江龍母廟

寄太山吳道人

陳節婦 海晏人

永樂里閒居叟

寄鄉中親友

遼東春日

後院縱步

兵後送人還鄉

寒食遇雪

白鶴觀望仙臺

蓬萊閣

桑墟曉行

夜宿南津

客中春暮

登滕王閣

寄岡州訓導吳南枝

遊東湖黃處士園

東斗峒伍汝梅

輓龍訓導 二首

別履祥兼柬曾主事劉給事 三首

贈黃主簿昭

七言排律

客路書懷

別羅復謙陳楚良熊隆祖

秋坡先生詩集卷之三目次終

卷三 目次

三 目次

四

重刻秣坡先生詩集卷之三

五言律

水東村 見李大匡舊志

翠竹三了路清流一帶村林間隱蒨屋溪處自挑
源秋風熟禾黍旭日散雞豚醉裏忘爲客生涯卽
故園

慧力寺

見邑志
釋子號半閒

寺住最幽處半閒雲外家綠搖風動竹紅落雨飄
花倦客頻登閣山僧屢獻茶相逢如舊識歷歷問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律

一

南華

寄古起之

別後已三月高懷近若何絕憐過雁少因負寄書
多夜夢驚梁月春愁動劍歌相思幾惆悵雲樹鬱

山河

清遠縣

湍水急如箭峽山高入雲久聞搖獠俗何異犬羊
羣遠樹含春色孤城靄夕曛獨憐名利客來往自
紛紛

夢中與景文朱君夜坐作四句覺後續之

此景不長好其如良夜何襟懷三月別尊酒二更
多往事隨春夢新愁發浩歌覺來家萬里魚雁杳
山河

遊黃巖寺登雙劍峰石塔觀尾泉

行到山溪處禪林迤邐開雲從雙劍起泉自半空
來境別浮屠塔真空明鏡臺捫蘿登絕頂臨眺重
徘徊

遊棲賢寺八萬松開過三峽橋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律

二

傳者不足信攜琴直到山虹橫三峽水雲鎖萬松
開景到箇中極心從靜處閒湛菴大顛老晚得共
躋攀

宿五老峯下山家

南來萬里客此地偶經過雞犬人家少烟霞古跡
多青山堪隱逸白髮老耕鋤每說當年事春風滿
薜蘿

遊東林寺登遠禪師講經臺覽冰壺蓮社之

地

蓮社千年會冰壺一鑑開達公初入定總老又重
來烏向金輪去雲從石塔回登臨無限意更上講
經臺

謁孟子廟

青衫倦遊客過此聖賢居戰國山河在成周禮樂
殊三遷憶慈母百世重真儒稽首崇瞻仰清風滿
座隅

題戴侍御望雲思親圖

老親康健日愛子宦遊時目斷青原下心馳紫水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律

三

涯江雲春漠漠庭樹影離離達器公期負歸來鬢
未絲

至郡伯驛見新月

暗魄光微露長空影暫流蟾睂初二夜蟾窟一痕
秋客路驚時序親庭動別愁遙憐小兒女日日望
歸舟

吉安河下夜雨

江土思歸客扁舟愧遠行鄉關幾千里風雨二三
更灝氣催寒至狂波入夢驚誰家砧杵急更惱阿

僕情

過五婆灘幾覆舟

怪石如伏虎崩湍若建瓴風波幾重險軀命一毛
輕否泰從今日乾坤付此生斜陽幸無事啼鳥送
春聲

和韻東隱聶表雷州見寄

絕域淹行役書空不自休謾持蘇武節倦倚仲宣
樓鄰媼能知己吟翁豈重愁窮通隨所遇天地一
虛舟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律

四

歸夢

客處獨幽甚風霜驚歲華慈顏長在憶歸夢每還
家後圓橋垂彈東軒梅欲花覺來月在屋樵枕重
谷嗟

客懷

親庭曠足省况復歲華臨明月故鄉思白雲遊子
心詩憐未超俗琴恨少知音何事東鄰婦當當急
暮砧

寄諸弟

自憐苦相失漂泊在天涯萬里長爲客三年不到
家初春逢驛使知汝上京華此後長相憶愁來眼
欲花

幾載音書絕鄉關夢寐多愁來悲骨肉老去事干
戈路杳紅塵暗天長白雁過無由問慈母康健近
如何

平生經濟學半世苦爲儒弧矢懷初志山河隱舊
居塵埃淹歲月風雪老鬣鬚安得歸來好相攜讀
父書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律

五

和方同知木棉花

南州有嘉樹綠萼壓枝低小草難爲伍甘棠可與
齊丹心承雨露黃葉淨塵泥節操宜堅守羣鳥得
所棲

東軒圖

高士愛居震闢軒恒在東曉天纔杲杲旭日已曛
瞳庭草自交翠檻花相映紅焚香讀周易幽意託
泰農

五言排律

分題得石門返照送王仲迪回瓊南

是文翁大成

北接梅關道南連穗石城潮隨滄海落山與白雲
平遠岫呈秋色斜陽弄晚晴僅離三舍影遙見半
輪明綠樹樓霞錦金波漾翠瓊澹烟籠脉谷薄暮
暗長汀過鳥紛紛去寒蟬處處鳴牛羊來草聖烟
火起柴局歸客心千里修途驛幾程羣英羅偉饒
尊酒叙離情風起征帆急潮平去棹輕陽飛檣近
白山過目留青對景圖堪寫搜詩句易成瓊臺入
烟霧儋耳限蓬瀛仰德初推簡論交始識荆丰儀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排律

六

今得睹肝膽卽相傾邂逅成膠漆懽娛比弟兄陳
雷難擅美管鮑已忘形惜別思投轄銘心若斷纓
爲公歌此曲感激涕縱橫

遼陽寓懷一百韻

絕域玄菟北雄藩渤海邊并營連塞漠幽薊異風
烟駐驛澄州界湯池析木壩路從熊岳散山到白
狼連古鎮長城外遼濱夕照前戰場雲漠漠叢塚
草芊芊開國俱英傑安邦悉俊賢封疆環百濟聲
教被朝鮮美俗殷箕後清風肅慎先祭侯誠志勇

偏帥亦通權創霸才稱度圖王業止淵將雄司馬
晉功盛慕客燕秦漢威名大隋唐戰伐專控弦兵
百萬開拓宇三千煬帝終歸亂文皇亦負愆輿輪
功未廣心腹禍相煎強弱慎淪沒桑田幾變遷遼
金迭興替胡貊已綿延接踵源流盛相承正朔偏
穹廬分部落左袵播腥膻兒女同川浴尊卑并榻
眠羣居成偃蹇一室稱周旋將校冬前閱兵車雪
後敵挺姿多驚悍用武自輕便銀甲高低葉珣弓
左右鍵臂同蒼鶻立花下紫駟銜白鹿裘過膝青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排律 七

貂帽覆肩比鄰無老少天屬各姻婭玉貌誇盤餐
容華貼翠鈿半腰裁合袖匝地舞鞦韆瓦缶羅兒
酒鐸錫酪乳體雞豚隨日足藜藿四時妍會客厨
邊度祈神炕上筵弄歌聲窈窕狄舞影隨躑雨過
平房濕冰凝兀刺穿繁絃希鳳管朽屑富龍涎地
亦因人異風從習俗傳恒居猶可歎况復事相牽
賤子罹多難羈孤喘未痊去家過萬里爲客已三
年桑梓江南夢塵沙塞外天別離驚歲月跋涉遍
山川憶昔兒童日溪承父母憐歲荒猶飫肉冬暖

尚裝綿寫字階前立珥衣膝下聯趨庭初問禮騎
竹學吹塤蕭蕭越樽俎雍雍設豆籩已請懷橘表
時上頌椒篇弱冠親師友閉窓理簡編朝陽出滄
海秋旻映清連雪案迎晨潤蘭膏繼晷然禮文勤
博約物理細窮研庠序瞻依久菁莪樂育全柳搖
芹泮碧苔染杏壇磚師說尊韓愈儒宗有鄭虔聲
名推獨步雅況蕩孤騫道誼全蘭契交情鐵石堅
小心恒翼翼憂道日惓惓角藝窮優劣相規各勉
旃瑤琴揮玉軫錦瑟按朱絃作賦追王粲狂吟擬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排律 八

謫仙龍蛇騰彩筆珠玉滿花箋聖代需賢急綸
音美化宣求言誠惻惻東帛屢裁夜雨江淹夢
秋風祖述鞭平生經濟學此日孝廉船抱璞懷多
蹇梯雲未有緣潛鱗初出躍倦鳥復回還尚志期
嘉遜韜光養亢乾蕭曹心寂寂巢許意翩翩卜築
依泉石棲遲遠市塵地先盤谷勝景冠杜陵立黃
卷書千帙青山屋數椽雲石片片通竹漚涓涓
過鳥天邊落飛流屋後懸疑眸觀紫翠洗耳弄潺
湲負郭桑麻地環坵稻糯田遲朝驚白髮散野牧

烏鳶出戶通樵智開簾放遠巔補籬添種菊鑿沼
臘裁蓮梅萼衝寒放榕陰當午圓詩成偏愛酒景
好喜聞蟬果獻東坡荔枝煎達磨泉坐間無俗客
談笑有高禪自謂田家樂寧知憲網纏物情遠蕭
索生理竟迤邐浪迹如蓬轉憂心似火輝荆林嗟
失雁蕙帳情分驚驛路慵看西江船怯聽鵲林芳
紅馥馥山月白娟娟長嘯空彈劍悲歌獨扣舷興
隨秋後燕淚應嶺頭猿骨肉人何在泥塗病正癲
志荒疎筆硯力憊逞戈鋌落日心猶壯秋風目已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五言排律 九

聯薰蕕羞共器駕驥恥同耕技拙惟詩債囊空乏
酒錢蕭蕭新白髮落落舊青氈日月行中國風雲
灑八埏蓋棺事未已猶欲問燕然

五言律

越山秋興 見嶺南聲詩鼓吹

太平風物盛南州遠水長天分外幽南船盡從滄
海至野樵多向白雲遊題詩富有邊經笥寫景還
誇鎮虎頭更喜四彝歸大統邊城無復再防秋

其二

喜見車書混九州山林隨分樂清幽烟霞遠屋長
爲侶猿鶴忘機日共遊筆底詩成堪適興甕邊酒
熟任扶頭更於松下圍碁局白髮鄰翁似奕秋

謝潮宗汪叅政惠筆

幾回清夜夢分明千里神交在管城笑指樹雲憐
鮑叔坐驚風雨威毛生囊中不道千金滿篋裏長
懷一束精得意待瞻黃榜墨封侯應未讓青萍

餞何子海先生北上

折柳溪橋日正長百年吾道任行藏水邊樓閣眠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十

鷗鷺天上亭臺集鳳凰別盞暖斟松柏葉仙風清
灑菱荷裳明朝只有樓堪倚十二闌干海樹蒼

釣臺

雲根幾尺枕清流水色山光物物幽堂上倦歸同
海燕堦前分食與沙鷗春潮風動濤翻雪夜浦波
澄月在釣自有江湖烟景在執鞭富貴亦何求

胡秋厓方伯顧釣臺

雨過臺堦長綠衣行人駐馬扣柴扉清風結綠畱
鶯語白日鈎簾許燕歸眼底桑田隨處變人間滄

海任塵飛京華知已如相問便道垂竿老釣磯

金郡守解官北歸

公名武石燕山人也國初官儀表者惟公治廣清

介冠諸郡來時行李去時同公自咏句也

幾載承恩牧海邦黃堂解組未須忙南來車轍隨春雨北去琴書照曉霜一路福星歸汗竹萬年恩愛在甘棠清風三徑松和菊應喜年來未就荒

贈張彥昭赴闕

聖主精勤勵治年廟廊霖雨渴思賢 綸音直下

三千里喬壤如瞻咫尺天經濟無謀憐我拙治安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七

長策仗君言青雲圖報趁年少莫向春山聽杜鵑

承召寄弟彥昭宣化主簿

龍泉拂拭暗頻看暮倚危樓十二欄鐘鼎可人投

筆易文章有用濟時難望中雲樹鴻音杳夢裏池

塘草色寒昨夜使星見南極鶚書愧到子陵灘

東鄧士齊士均兄弟

安樂窩中風正清卜居三徑近孤城六經家學千

篇在萬古心源一念惺聲名虛慚揚郡邑夢魂飛

不到公卿如何當道需賢哲錯把明經起伏生

京師曉望

景陽初罷五更鐘步遶蓬萊第一宮光射金莖仙掌露聲飄玉佩鳳池風九天樂奏蕭韶合八極塵清宇宙空雲路等閒燈火客欲憑詞賦頌 重瞳

出郭二律

洪武乙卯天下士由薦辟至者數百人例赴部考予病不赴使者促之曰若以老成明經薦得非恥與後進校未藝耶予笑而不荅出郭賦此呈館閣諸公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七

東風吹雨灑蓬蒿白漲秦淮息怒濤萬國時清來玉帛三邊塵靜返旌旄上林春暖迴青鳥合殿香飄識袞袍疎病豈堪供筆札蓬萊宮闕入雲高撤去桐江舊釣沙遠承 明詔拜京華氣逼重幄官雲潤影轉孤稜苑日斜雉尾新頒仙館扇錦袍紅映杏林霞瘳霄補袞諸公在客我狂塗天一涯

送張郎牧廉州

圓鶴亭亭綠柳灣錦袍遙下五雲間六經初試平生學閭郡歡迎五馬官瑞應兩岐春麥秀光生滄

海夜珠還從知此後相思處十二樓高月色閒

贈閤舍人赴閣

折桂曾聞到郗林十年燈火惜分陰未將舟楫江湖用儘沐鈞天雨露淡鴛鴦筵玳瑁作珮謀謨協贊鐵爲心只今四海文同軌笑我無能雪滿簪

送潛憲副蒞廣東任

清曉乘曉出

帝闕黃花永承照征鞍九天雨露看鵬翼一道威儀屬勇冠日上山城榕樹綠雨晴官舍荔枝丹嶺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三

南解道炎蒸地能使飛霜六月寒

除夕寄李明府文康

杜陵歲晚不歸去絕域相知有鄭虔送窮但喜富有酒爲客莫笑寒無龜惡兒閒愁倚哀曲長歌短咏盈花箋幾時相約月露下大醉起舞東風前

張守忠新軒成走柬荅之

喬木陰陰結構深雷侯百代轉于今階前鶴啄碧苔色籬下犬眠紅杏陰半生不陳賈誼策一醉愛撫陶潛琴惟問山靈產何物今朝報我雙南金

又贈樵隱

高隱謾驚塵世遠門溪花竹倚牕開東風流水橋南去落日放歌山下回釣渭已忘成大業築巖終見老遺才蕭蕭白髮身長健莫負山翁濁酒杯

別王別駕往潮陽

大江東去水悠悠岸柳無條繫客舟千里關山雲外目滿江煙兩客邊愁尊前行色黃花酒篷底離聲白雪謳今夜月明空壞闌寂寥王粲獨登樓

弟彥昭入覲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四

烏帽昂昂紫綺裘宦情羈兀一天秋馬從庾嶺梅邊過人向金陵輦下遊毛遂才高終脫穎仲宣賦好莫登樓倘應前席茶生問百粵塵清瘴厲收

岳陽樓晚眺

斜著烏紗袖半籠江樓閒倚夕陽中翠浮鰲背山翻浪柔拂金絲柳舞風回雁峯高雲路香吹簫人去鳳臺空衡陽回首天空濶萬里寒烟過斷鴻

和秋崖九日感興

重陽抱病強登高萬壑松風湧翠濤竹葉一盃聊

復爾菊花兩簪漫蕭瑟晴光隱隱開塵眼涼氣森森襲縵袍自笑年來轉疎懶厭聞車馬競喧囂

贈曾確之官交趾

將軍馬上凱歌還絕域塵清宇宙寬銅柱山河皆郡縣雕題人物盡衣冠均施雨露回枯槁廣植桑田慰餒寒聞說

九重溪有意盡將此責付郎官

石渠小假出沙堤堤路新晴多馬蹄道是羣賢辭上國便從五嶺入蠻溪交情欲話心如織別酒初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五

斟醉已迷遙想旅途相憶處黃茅滿地鷓鴣啼

李宜自毀院歸 闕拜禮部郎

十年窓下不辭勞三峽詞源倒海濤龍虎榜中高入第鳳凰池上憤揮毫青雲路濶輪蹄穩紫駭風清劍佩高四海只今鯨浪靜經邦奚憚試牛刀

送郭糧儲考轉遷嶺南

會計功優考已成又攜書劍轉南溟謫仙詩興元無敵孫武才猷是夙明十載風波頭已白半生湖海眼猶青東南財力今多竭風雨從星賴此行

雨夜司馬連翊之榻

簷溜瀟瀟未放晴客牕分詠慰交情麗筵風急漏聲細孤枕雨涼秋氣清萬里家山成遠夢十年踪跡寄浮萍謀身每笑儒冠拙白首蹉跎愧此生

單千兵還荊州

昔挂絲帆來嶺海今佩紫綬還荊州閭中諸將俱青眼堂上雙親未白頭武畧文韜三世業長鎗大劍平生謀應使常何老賓客海天雲樹思悠悠

五仙觀和趙推府

秣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六

煙霞堆裏訪仙家樓觀崔嵬歷歲華芝草綠荒壇下路碧桃香老洞中花天連緱嶺從騎鶴水接銀河好泛槎客况晚涼成久坐鐘聲幾杵散棲鴉

從戎渡龍江潭

長江渺渺駕征虓入夜輕風積雨消浦口翠連江樹合蔣陵南接楚天遙半篷夕照家千里萬疊愁心酒一瓢擊楫中流豪氣發欲將長組繫天驕

秋興

八月秋高風氣清俯臨邊塞限長城雲連海樹無

邊白山接藩籬不斷青絕域車書同制度中原人物盡簪纓誰知茅屋秋風裏愁殺長安老杜陵

遼東春日四首

習習東風到海濱乾坤萬彙總知春東遼風物催人老南國江山入夢頻惡況已隨塵土去好懷應共歲華新酴醾一石詩千首醉倒淵明漉酒巾
遠戍玄都萬里遊客懷牽笑羈畱江南烟雨勞歸夢塞上風雲動別愁抱璞無因朝

聖主曳裾詎肯謁王侯防身賴有龍泉劍萬丈豪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七

光射斗牛

空濛草色滿江皋猶帶餘香入戰袍笳鼓聲喧花市近旌旗光拂戍樓高半生塵土憐多病兩鬢霜風感二毛南望親庭獨愁絕只將清淚答劬勞
寒雲萬里遠從龍喜見山河絕域通禮樂綱維三代盛車書文軌萬方同題橋空負相如志投筆長懷定遠功凱奏南還應有日五羊風月待歸篷

呈武千兵

嶺南狂客久辭家復向渾河理釣槎窮達於人俱

分定漁樵到處可生涯青毡雪下懷蘇武破帽風前笑孟嘉歎歎不忘君義重幾回南向望 京華

無題二律

簾幙低垂爽氣浮寒蛩唧唧枕邊秋眼穿別騎三千里腸斷西風十二樓箋上幾行濃澹墨機中一片短長愁夢魂不怕江山遠夜夜逢君瀚海頭
日日高樓望遠歸淚痕和雨濕羅衣香消寶鴨煙光澹塵暗菱花月色微 京國夢回雲樹杳江湖愁極雁書稀黃鸝殊不知人意時向窓前作對飛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六

河中老

千載東門有故侯柳陰今見一孤舟龍韜奪得三軍帥蜃氣駕成五鳳樓梁棟久藏廊廟器江湖遠抱主君憂莫將潦倒悲遲暮海表來時雪滿頭
興西菴孫先生前翰林典籍吏科給事
嶺南佳氣屬英髦霽月光風品格高籍籍才名臺閣器斑斑文彩鳳凰毛青年登第心何壯白首從戎氣尚豪垂老天涯零落盡空餘遺恨滿江皋

遊冲湫觀

碧山雨過草如苔
路入冲涼絕點埃
絳節幾時依
貝闕紅雲四合擁
琉璃臺鳳簫聒耳鶯
初轉霞曉當
簾花正開長嘯一聲
天地濶白雲流水送
歸來

訪遇真觀趙尊師

撥破烟霞扣竹扉
玉簫何處咽聲微
青牛放野春
遊罷白鶴傳書暮
燕歸水漲野橋溪
路暗柳深門
巷雪花飛紫芝滿地
無人管一任狂吟送
落暉

送表弟湯應璧北上

年年送客上瀛洲
今復送君賦遠遊
賈誼洛陽初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尤

入觀管寧遼海始
歸舟青雲冠蓋皆
當道白髮山
林獨首丘一別未
期何日會典衣那
惜醉江樓

峽山寺次西菴孫先生韻

兩岸湍聲萬壑雷
梵王樓閣此中開
茶烟初起曉
鐘罷梅雨半晴春
水來綠樹低環禪
坐石白雲長
護釣魚臺扁舟穩
繫垂楊下一笑登
臨亦

峽江龍母廟

松檜如烟夾道涼
輝輝樓閣倚穹蒼
江山今古景
長在南北去來人
自忙一樹秋聲驚
客夢幾腔漁

笛弄斜陽幽懷到此堪消遣
笑指他鄉是故鄉

寄泰山吳道人

當年浪跡遍中垓
曾到神仙洞裏來
種藥巖前瑤
草發朝真壇下碧
桃開邀看伏火黃
金鼎共酌流
霞白玉盃今日相
思重相望泰山雲
氣碧崔嵬

陳節婦海晏人

生歿榮枯謾自裁
此身端不受塵埃
非緣白髮催
殘景翻怨紅顏起
禍胎管取聲名歸
直筆聊將金
石比靈臺芳魂應
化春啼鳥一度韶
光一度哀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干

永樂里閒居叟

烟蘿影裏敞幽居
石徑崎嶇客到疎
滿地鶯花三
月酒一榮風雨五
更書雲溪蓮社詩
壇靜月朗梅
窓紙帳虛老我剛
尋泉石興萬花林
外一牛車

寄鄉中親友

別後頻驚歲月過
故園松竹近如何
客途迢遞風
烟老親隴荒涼夢
寐多天遠豈堪頻
眺望興來時
有一高歌黃雲紫
水幽棲地辜負漁
竿萬頃波

遼東春日

東風吹散雪模糊萬里山河入帝圖刀劍已銷新
節制衣冠猶帶舊規模心從曠達詩仍好興到疎
狂酒再沽歲月如流老將至著書無計學潛夫

後院縱步

碁局聲高晝夢闌人間何處更商顏風薰四壁鳥
聲碎花落中庭蝶影閒玉剪差池簾幙燕翠屏濃
澹畫圖山詩成一笑乾坤老萬事無心自掩關

兵後送人還鄉

烽息山城乍戰休斷魂江上送歸舟鄉關寥落風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三

塵晚澤國荒涼草樹秋舊業半隨烟燼滅故江猶
帶夕陽流淒然間里悲相見滿目鶯花總是愁

寒食遇雪

三月邊城雪未乾瓊瑤飛舞海天寬榆烟寂寂千
家曉柳絮紛紛萬里寒歌管聲中銀作屋轍輶影
裏玉爲竿半生踪跡遍南北知是明年何處看

白鶴觀望仙臺

仙子已乘仙鶴去山中空有望仙臺啼殘幽鳥日
將暮落盡好花春未回入迴峯巒流水外倚空樓

觀白雲堆嶺南狂客經遊處幾度題詩掃綠苔

蓬萊閣

蓬萊閣上望蓬萊萬丈瀛洲縹渺開雲鳥烟光巢
翡翠海門屢氣結樓臺安期丹竈今何在徐福樓
船去未回老我一襟懷古意倚闌登眺重徘徊

桑墟曉行

玉宇蒼涼曙色分楚歌四起杳相聞桑林短短平
依路茆屋低低半是雲舊日琴書成遠夢倚空刀
劍謾從軍謀身莫笑儒生拙投筆于今可立勳

秋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三

夜宿南津

夾岸叢芳湧翠痕寒江烟火數家村雲連野色生
離思風激湍聲入夢魂時把香醪消永日愁聞戍
鼓報黃昏絲知老母遙相望華髮蕭蕭獨倚門

客中春暮

鐵硯磨穿筆正投管絃聲裏月如流白雲桑梓家
千里烏帽輪蹄驛九州匣露青萍浮瑞彩杯傾竹
葉散羈愁苦吟只恐春歸去夜夜南園秉燭遊

登滕王閣

物換星移幾百年，毀垣頽址尚依然。地連南浦臨江驛，門泊東吳賈客船。芷汀蘭青冉冉落霞孤鶩影，廟廟豪華去後人何在。滿目青山夕照前。

寄閩州訓導吳南枝

草草相逢又別離，論交猶未愜襟期。常思盃酒論文日，未復連牀對雨時。紫水暮天烟樹杳，白雲瘴閣海帆遲。天涯日晚逢來使，聊折梅花第一枝。

遊東湖黃處士園

拂拭枯桐五柳東，故人遙在白雲中。數椽茅屋蘿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三

將令一線松門路，暗通白雪調高泉。漱石蒼龍影瘦竹，搖風怡情更有鈎。詩酒慣許東湖處士同。

東斗峒伍汝梅

幾年辜負釣魚竿，萬里歸來馬離鞍。黃菊有期佳節賞，青山畱得白頭看。塵埃冉冉皆春夢，猿鶴蕭蕭共歲寒。垂老論交情更古，新題莫惜問平安。

輓龍訓導

書劍飄零庾嶺東，邑庠三載振儒風。子虛賦就心猶壯，雄露歌殘夢已空。杳杳家山雲樹外，峩峩形

影月明中可憐埋玉岡。城路猶有文光貫夜虹，雲氣從龍接九天。奎文遠隔紫微躔，衣冠牢落三千路。詩禮從容五十年，蘋藻有心嚴俎豆。箕裘得意富韋編，傷心迢遞招魂賦。處處青山有杜鵑。

別履祥兼柬曾主事劉給事

楚楚丰儀觀國賓，東曹三載擅精神。一經學問出先世，三語風流冠昔人。彩鷁兼葭香浦月，倉庚楊柳鳳城春。青年事業應能致，獨有忠勤善立身。相知長憶今先人，三世通家復有君。灑翰墨花翻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律

五

彩鷁彈冠行色照青雲，文園不但才情豔。洛下應增紙價新，石壁關山分手處。綠波春草澹晴曛，戶部端嚴秉至公。黃門言論氣如虹，早年郡邑聲名重。一旦風雲步武同，環珮清班聯玉笋。簫韶大饗錫彤弓，君行捧刺通名處。爲報滄洲屬老翁。

贈黃主簿昭

黃侯才氣重如山，佐治琴堂政不繁。三載簿書淹矮屋，一朝鳴珮遶朝班。孤舟載月離熊海，匹馬西風度庾關。此去定應承顧問，好將經濟答龍顏。

七言排律

客路書懷

半生塵土一儒衣兩鬢蕭蕭白接離賈傳憂時徒
自切侯生際遇獨何遲吳山楚水淹行役象嶺羊
城惱別思去路人家烟縷縷臨溪官驛柳絲絲花
籠越女迎仙館風颭吳娃賣酒旗詩興淒涼憐杜
甫琴音岑寂惜鍾期船頭吹笛斜陽外篷底聞砧
夜月時歸夢已隨飛雁去羈情不逐彩雲移江門
渡口蓴鱸美塵外亭前橘柚肥撫景莫嗟家萬里
林坡先生詩集

卷三 七言排律 五

天書已下鳳凰池

別羅復謙陳楚良熊隆祖

蕭蕭戎馬客襄平歲晚相逢始識荆愧我蹉蛇如
子立憐君邂逅若平生琴書夜月青氍帳詩酒春
風細柳營貧賤十年知世態歎生今日見交情專
鱸興動思張翰雞黍期寒笑巨卿霜落雁羣離朔
漠天高鵬運轉南溟匡廬風物牽情遠庾嶺江山
入夢清攜手河梁忍分袂幾時重與話寒盟
林坡先生詩集卷之三終

重刻林坡先生詩集卷之四目次

詞

八月十八日遍遊鳳凰城 醉太平

寄東海 折桂令 閨詞 風入松

朱二尹朝覲 臨江仙

至清溪走筆和劉河泊 清江引

又

謠

清河謠 鹿步謠

林坡先生詩集

卷四 目次

外海謠 平康謠

賦

梅友賦 問月軒賦 贈羽士 吹陽子

放龜賦 并序

林坡先生詩集卷之四目次終

重刻秋坡先生詞集卷之四

詞

八月十八日遍遊鳳凰城 醉太平

驚花砌錦城龍虎壯瑤京文明禮樂播新聲賽周
成治平英雄氣壓邊疆靖賢良策奏人材盛陰陽
順氣鬼神寧與陶唐並稱

寄東海 折桂令

老頑老頑酒詩蕭條別後相思高興迢迢隻影梵
笑孤燈寂寂兩鬢蕭蕭不平恨何時是了這離愁

秋坡先生詞集

卷四 詞

一

對景難消地遠天遙何日歸來快活了暮暮朝朝

閨詞 風入松

鳳孤鸞隻怎生熬鍊守困蓬蒿薄情鶯燕偏相惱
傷懷處漫倚庭臯比翼雙飛何日同翻碧海波濤

朱二尹朝觀 臨江仙

綠映園林三月暮江南處處啼鶯文章幕宰上瑤
京袴襦歌載道琴鶴送行旌大吏嶺頭回首處寒
梅應放瓊英兒童竹馬笑相迎風雲重際會雨露
到岡城

至清溪走筆和劉河泊 清江引

清溪柳庄官舍小不許閑人到心懷雪月清筆掃
雲烟落這風流想君多占了

又

草堂簾捲花月小歸夢常時到黃金榜色新紅雨
飛花落這山庄幾時歸去了

謠

清河謠

河清縮髻春意闌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奇

秋坡先生詞集

卷四 詩

二

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渚

鹿步謠

細帽茜裙赴墟市飛駃紛紛如雲起二月十五大
王齋闕歌都道娘來裏

外海謠

裹肚爲裙紗作髻蒲濬日長取菰米潮平洲渚卻
歸來齊唱一聲水盪弟

平康謠

幼小婚姻在鄉里絡布爲裙蕉布被唱歌互甚多

比情相逢便道娘十幾

李承箕云此古竹枝歌之遺音也

賦

梅友賦

惟二氣之順布兮品彙咸亨匪物物刻而彫兮萬殊其形雖草木之微兮咸遂其生或茂而歿或壽而靈或秀而不實或朴而堅貞紛紛不齊乃物之情惟梅之生今得元氣之清負陽抱陰今含芳孕馨超類拔萃兮百卉之英斯處士之所愛盡朋林坡先生賦集

卷四 賦

三

簪而結幽盟方隆冬之嚴正積陰而寒結水不流而堅冰雨飛散而成雪枯枝號寒喬幹欲折喜孤根之獨回啓生意於萌孽觀夫陽復地中葭灰初動撓玄冥之權專東君之寵瓊葩輝映玉骨破凍明月挂稍兮疎影橫斜微風拂檻兮暗香遠送冲澹兮孤山之操縹緲兮羅浮之夢蘭兮菊兮幽芳可共松兮栢兮差可伯仲彼漫山麓俗兮桃李芳菲望秋先零兮蒲柳之姿匪材兮樗櫟芒刺兮蒺藜是宜處士之所棄安敢擬梅之清奇也若夫

六花飛揚兩間虛白寒光交映瓊瑤一色於斯時也處士縞衣玄裳紙帳方牀撫猗蘭之雅操蕪蘭之異香挹逋仙之風味搜浩然之枯腸固有寵辱兩忘其喜洋洋者矣皓月流空人影在地疎枝交錯奇香撲鼻於斯時也處士冠華陽巾策葛陂杖開軒牕以延覽踏龍蛇以相訪誦廣平之麗賦樂東坡之幽賞萬慮不興放襟懷於雲夢之上矣噫嘻姚黃魏紫固世俗之所美薰蕕同器尤君子之所恥羌託物以自適不惟慎乎取與故濡筆以

秋坡先生賦集

卷四 賦

四

敬辭表夫君之高致

問月軒賦 贈羽士歐陽子

若有客兮出入紫闥徜徉清都蛻蜉蝣於天地寄歲月於蓬壺跨黃鶴而南下乃息駕于祝融之墟旣而宴蟠桃之嘉會乘長風而招予予乃載馳載驅徑造衡廬相揖而坐談笑自如天舒圖畫籟奏笙竽老蟾吐開其妖氛玉兔捧出其驪珠廓人世之宣朗散神光于太虛客乃飲酒放歌振珮揚鈴霞衣睍煜金鐵鏘鏘與予振騰霄之翮扣廣寒之

扁問嫦娥之侶造太乙之庭果何物兮有氣有形
運不息兮西墜東昇何遇晦兮夙魄既翼日兮生
明何望夕兮一鑑圓既越望兮又虧盈何玉兔搗
藥而長生何吳剛斫樹而不傾噫豈非陰陽之玄
妙誠莫測而難名者耶於是嫦娥歛衽太乙持誠
拱而對曰子盡識乎清虛之境週知造化之靈又
胡爲諄諄而問屑屑而評子蓋悲乎世之人羈塵
鞅之營營于以弗能遂其性于以弗能陶其情惟
吾託身於月府參幻化之玄冥子能從我而遊乎

秣坡先生賦集

卷四 賦

五

我將賦子以遐齡訥子乃正色而復之曰吾知神
仙之虛詭匪可學而能唯樂天知命養素保貞不
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利榮我今問子於有形非
謂求之於無聲言既已與客翩翩而去週八極而
方還不知賜谷之將曙

放龜賦

并序

歲乙丑懶雲軒聶秀軒偕黎陶陶生貞馬惺惺子
紹陳囂囂者剛暨南海採薇生劉氏粹之者從番
禺度庾嶺拿舟自南安歷吉贛順流而下所之名

山秀地卽停舟沿岸訪古懷賢觸景賦詩何可勝
紀秋季之九日攏船于豐城木胡村懶雲公曰人
生寓形天地間六合之內皆吾家也豈可以遠遊
之故而廢令節不講哉於是沽酒市穀登高嘯詠
盡日而罷向夜而還沿河步月偶遇一龜夾於枯
槎之上於是俯取而謂陶陶生曰龜神物也今困
於此豈非靈於人而非靈於己之驗耶生曰物之
否泰固有其數不惟於物爲然而人亦猶是也管
仲以九合一匡之才初與鮑叔謀事而大困厄豈

秣坡先生賦集

卷四 賦

六

其智之不及哉時有利不利也由此觀之物與人
一體也否與泰相因也盈虛消長理固非苟然者
安得以一時之厄而終廢其終身之神哉懶雲公
曰子之言當矣我今放之於江返其故居俾遂其
平生之樂以盡其未盡之遐齡不亦可乎子其賦
之生遂賦其辭曰

若有客兮非獵非漁臨居塵世泛舟江湖訪風景
於廬岳陟龍光之故墟隨適所樂從意自如乃植
杖披羊裘涉峻坂臨清流月光朗以舒景木漸瀝

而驚秋於是沿河賦詩徐步綢繆忽睹一物誤羈
 槎頭進退不得宛如拘囚俯而提攜是乃靈龜客
 日噫嘻神物胡爲而困於斯哉蓋物有四靈龜居
 其一體用異常方圓備質其爲體也外堅內順不
 華不飾擇幽壑以潛形與羣動而異迹吸元氣以
 鍾生保遐齡於千億漁獵不能以餌誘鮫鱓不敢
 以吞食其爲用也含陰陽之至精備三才之妙化
 闡洛書之九疇昭河圖之八卦孕神機於先靈布
 洪範於諸夏故甲虫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也何
 林坡先生文集 卷四 賦 七

不自神履其危津傾身一跌遂屈不伸每惶惶於
 俯仰復棲棲於江濱曾魚驚之不若差可配乎鳳
 麟嗚呼或譏爾神而困於厄閨之天是不知盈虛
 消長乃數之自然也故用放爾于江返爾故鄉俾
 爾養性靈于宴安之所息塵念于風波之場寓運
 化以自樂侶蝦蟇以徜徉敦木訥以示朴衍福壽
 于無疆爾故因人而喜有所遇人亦因爾而感否
 泰之無常

重刻秣坡先生文集卷之五目次

序

西疇耕叟序

見邑志

李氏家譜序

伍氏家譜序

趙氏宗譜序

琴書壯遊圖序

送思恩知縣鄧彥良考績序

五羊八景序

居屯錄序

五羊敘別送邑博黃士頤

東亭惜別序

厓門送別序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目次

一

送余監生還辟雍序

送鄧士齊之敘貴縣序

贈劉吳二生入赴春闈序

送韓明府入覲序

代送戴大使報政序

贈戴履常考績序

見通志

番山羣玉序

贈望高巡檢金玉川序

贈黃主簿榮滿序

美陳參軍獎勸諸生序

漁隱序

谷泉序

蘭谷序

贈盧先生序

贈湯祖蔭南歸序

贈劉武畧榮陞序

江門送別圖

代朱尹作

送黃欽差回京序

宋丞相崔清獻公言行錄序

見通志

冠義序

秋坡先生文集卷之五目次終

秋坡先生文集卷之五目次

里刻秋坡先生文集卷之五

明 徵士古岡黎 貞彥晦甫著

新會縣知縣後學袁 奎編次

新會縣儒學 牧諭蕭端升 訓導馬 堪 仝校

六世裔孫善積一富甫訂鐫

清 後學支孫翼之鵬客甫重訂

裔孫 元振 三錫 耀錫 文超 元川 上錫 嵩錫 學文 仝校

廿一世姪孫華玉瑞石重訂鐫

廿三世裔孫應春 和宣仝校

秋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序

西疇耕叟序 見邑志

南海之南濱新會界有墟落曰白藤壤地多膏腴居民不尚浮靡惟農務是急處士胡景溫世其業自號曰西疇耕叟志適也命其甥李善聰走鄰壤徵記於秋坡翁翁曰予種秫於圭峯有年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乃分之宜每見閭里有富淫自侈者雖錦衣玉食未足以飽其慾有奔競起訟者雖屢勝快情未足以息其鋒當其勢之始奮也吐氣

成虹震威奔電回視草萊耕叟衝烟沐雨寄衣食
於耒耜者何霄壤之不侔哉天道循環惡盈好謙
未幾侈者轉而爲餓孍矣訟者轉而爲俘囚矣而
吾林已熟酒已香比鄰相呼白首紅顏參錯左右
迭起獻酬陶陶醉歌亦回視向之侈者訟者又何
霄壤之不侔哉今子之西嚮卽吾之圭峯故以吾
之所得所見者告之願終其業無爲他歧所奪可
也或曰士當尚志孔子以樊遲爲小人者以其志
於稼也子何屑屑是務豈誨人遠大之意乎予曰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二

君子當善修其所爲而已遇與不遇命也莘野南
陽賢冑自得豈有富貴之念哉

李氏家譜序

夫譜之爲言布也所以布一門之世系也又曰補
也有所缺者從而補之也大都使觀者知孝敬篤
恩愛爲本若獨岡逕頭古州之李氏其庶幾哉夫
天下之族惟李爲盛初皆本於臯陶爲虞廷大理
明刑弼教用法平允民不犯於有司舜嘉其功因
其生賜姓爲偃子孫氏於官爲理氏商末理徵執

法不阿忤紂而夙其妻契和氏攜幼子利貞逋難
伊侯之墟理李同音轉爲李氏周有李乾生耳字
伯陽又名聃爲柱下史著書稱老子歷春秋戰國
皆有名入其最著則漢之李曇生二子崇璣崇之
子孫居隴西璣子孫居趙郡分爲二族崇之後有
廣初爲成紀令善用兵號飛將軍後遂稱爲隴西
成紀人晉之後有西涼爲國君歷五世唐有天下
歷二十世是皆出成紀令之後天下之李遂咸宗
隴西不復稱趙郡其子孫散處寰宇隨在有之嶺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南之李惟南雄始興爲盛宋季有侃侑伯兄弟奉
母榻氏由南雄珠璣巷遷廣郡之高第街侃侑分
居南海香山伯奉榻氏至新會初居邑西筴竹坑
榻氏壽終葬得行里子孫復散處石步園背冲澄
蓮塘鹿崗瀧水及南恩新興等處老幼千餘人居
石步者分軍民二籍有應庚應奎應璧應辰應箕
應昂諸兄弟徙居縣坊龍興寺前之中步巷內外
輯睦富於財多田產母劉氏故遍託堪輿家求美
地安厝之乃於良金山之最高處市一地名石欄

花背兌面震河流九曲迎於前秀峯矗矗環衛左右塋前地寬平如半月可容子孫數百人擇至正元年季冬二十九日安葬洪武元年冬爲強黨侵佔訟於官得直抵強黨者重罪時應辰應璧已故惟應奎率二子與應璧之子君俸卽平林應辰之子君燧君明爲守墓計遷於近墓鄉境各就產分居應奎爲逕頭里余氏壻因妻家居之君俸居赤坭岡其後徙獨岡君燧居沙岡天河里洪武辛亥市白土官地徙古州由是分爲三處每歲時伏臘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四

三處子孫會拜劉氏墓行奠獻儀咸莘莘循禮法平居務耕讀充邑庠生者數人皆能拔出倫類不隕先人衣冠聲平林之子成秀君燧之子存德存道姪泰皆從吾遊手錄世次求予譜之余曰國之史家之譜其所係之重均也李族近世多顯人另有全譜布之茲不再述余惟取守墓之派補爲私譜首諸世系次譜行實三譜居處山墳末以著述記銘終焉一振玩間可以考昭穆可以備勸戒使其子若孫因先世守墓之心推之向學則孝敬之

悅恩愛之念油然而興雖以之仁民以之愛物以之贊化育參天地不外此心得之矣是修譜之志也若以門地自矜而不務學焉用譜

伍氏家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是故載治亂紀善惡別華彝正名分作史之大綱也考枝餘敘尊卑不媚富貴不遺疎賤修譜之至公也紀世系者雖遙遙華胄非謹嚴之法然不考自古姓氏將使後人不知所本吾嘗稽伍氏出自顓帝高陽氏其後曰重黎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五

爲帝學火正其弟吳回繼之是謂祝融生陸終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出六人焉其最少者曰季連是爲芊姓其裔曰鬻熊爲周文王師成王舉其功封曾孫熊澤於丹陽國號荆至熊達始強盛立爲武王開濮地而有之武王卒子文王繼立於郢改國號曰楚傳四十五世其子姓有伍參爲大夫後爲伍氏伍舉伍奢伍員伍子胥皆其裔也秦漢時有伍逢伍被伍宏伍瓊伍孚伍宕伍襲唐有伍延晉有伍朝代有英哲若斗岡伍

氏其先汴人初祖諱正仕宋翰林典章扈蹕南渡
由汴梁徙居凌江生備遷岡州文章里生朝用二
世不仕朝用生起鵬起龍買腴田得粟四百石起
龍悉以讓兄仕元授正議大夫高州路總管生廷
鳳文鳳儀鳳增業萬石廷鳳仕歷瀆陽簿政翁源
尉生元德二任巡檢陞陽江簿生彥通仕至奉議
大夫廣州路總管生二子長曰騏季曰騏騏戎遼
卒于軍騏生淳由起龍至淳視起鵬子孫爲六世
視文鳳儀鳳子孫爲五世猶袒免之親也騏構孝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六

於厥躬則撫世酬物無所往而不可豈獨行之於
家而已哉是故修譜所以示子孫子孫當以身敘
之俾永爲家規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伍氏子
孫其尚念之

趙氏宗譜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書易大經
也聖人格言至理也至理寓於格言載於大經爲
萬世龜鑑豈欺我哉是故有國有家者善惡之積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七

慶殃之報稽諸信史可見矣古岡趙氏實出於有
宋之裔然宋家一代威武不如秦隋疆宇不如唐
漢而忠厚仁恕之化興自閭門刑于四海比德於
二南納民於皇極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故易世
之後子孫播遷於天下而吳越閩廣尤盛或由登
科取美官者或奮武功享高爵者無代無之或買
腴田致巨富者或守山林志道德者無處無之較
於商周子孫其麗不億奚異哉此無他實三百年
忠厚仁恕培養斯民之報也視彼秦隋六朝五季

子孫無遺類者爲何如於此可見書易所載格言至理果不我欺也或疑趙氏華胄遙遙難辨真偽予曰劉玄德祖中山靖王於十三代司馬君實祖河內王孚於八百年古今無非之者矧趙氏出自宋太宗曾孫信王宗治至仲方十二世世次聯屬昭如日星復奚疑哉又太宗名下以十二字爲諸序曰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絡繹循環子孫世守故自宗治至崇灝七世始入廣又五世至仲方纔十二世耳八世以前王公使相封爵謚號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八

已備載於家譜四世以後詩禮相承隱居不仕接見聞於閭里廬陵習尚鏞之序詳矣貞祖母侍郎嫡孫與仲方爲再表兄弟故知之詳貞因仲方請重爲之讚云偉矣信王帝室之胄德修於前慶垂於後何以修德曰仁與厚何以垂慶曰悠曰久子孫永賴箕裘世守仲湊繼世士儼承之以蔭以襲爰及不緇三世節度公侯開基善竦朝靖汝琿使相二世高科文采昭亮崇灝知郡圖南入廣必持侍郎經營古岡實曰始遷建宅市田子孫聯絡瓜

礎綿綿良衛良軾侍郎之嫡衛適穗城友符始生軾守故林傳及友箴友符友箴恥子名元并書九字二世遺安恥爲元官符號耕叟宗達其後達生仲瑀再遷碧江塢子有三士志最良箴子宗道小菴其號肇遷涪頭基業弘造涵泳詩書雅志味道風月幽懷山林清操卒於洪武明哲是實宗道子四已亡其兩仲方仲适肯堂肯像方子士勉适子士琰士勉未冠士琰始重信美趙氏孰可倫比子孫繁星照耀南紀克儉克勤以修厥身毋怠毋荒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九

繼遠流芳森森喬木故家右族黎貞作贊永膺嘉福

琴書壯遊圖序

有九霄之翮方可以圖南有千里之足方可以致遠有卓犖之才方可以壯遊是皆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豈鴝鵒駑駘庸人孺子可得而知也哉古岡湯有容聰明特達卓犖之才也弱冠遊邑庠學舉子業學既通登丙子秋闈徹棘後歸鄉里適遭寒疾弗克趨會試間謁予予勗之曰此天欲老子之

學而遠子之識耶茂子之齒而偉子之器耶不可不進成此志也有容曰謹奉教於是屏流俗構靜室措六籍諸史諸子百家之書於案上朝斯夕斯究討精義舍彼取此辨之於友質之於兄越三載如一日其志可謂不凡今戒行庚辰春聞邑大夫士繪琴書壯遊圖歌詩以壯其志余聞而異之曰古之壯遊者莫如司馬子長北越涿鹿南遊江淮東履泰岱西跨崆峒山川勝槩風俗淳漓靡不周知足以廓耳目而宏心志故大肆厥辭後學宗之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十

雄渾瞻富惟子長之文爲然純質雅興亦惟子長爲然子長之文固因壯遊而顯也較之有容幾乎又壯焉茲遊也膺

皇帝嗣大曆服之初臨大廷策多士以求經濟維新之治有容必能發平昔所蘊如賈董歐蘇諸賢良因時制宜酌當今之寬猛建萬代之治安匡國致君之術裕民澤物之方條陳而縷言之以對揚於丹陛下

天子且信行之光於前垂於後斯則壯矣若夫效

尋常書生庸言腐語喋喋應故事豈壯遊之志耶余素知有容才器明年有聲舉曄曄交馳海內者必斯人也若夫此果不負壯遊而庸人儒子企末照而望餘光猶鳴鸚鵡仰大鵬之扶搖駑駘望德驥之奔驟相去何啻霄壤哉此壯遊不可不表而出之也矧有容居古岡之上游世以儒傳家祖仲基典教海豐祖伯仲和學正廣洋祖叔仲欽應鄉舉雖不獲舉弘才不失爲岡邑巨儒先子子羽洪武初司訓邑庠幾十春秋諸生有文行者多出其門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士

兄有宗偶儻不羈獵涉經史尤善談論每遇角巾縉袍笑傲山水中竟夕達旦噫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人者鮮矣今有容承奕葉之儒風沐

聖朝之休光當文明大有爲之日壯遊宜矣故倂及之

送思思知縣鄧彥良考績序

夫物之出類者可於幼穉見之松栢之始生也餘格秀勁復得地如崇岡峻嶺斤斧不到牛羊弗踐

見鬱鬱蒼蒼生意日盛可冀其挺千尺狀龍姿具棟梁器必矣騏驥出於槽櫪匹練其形竹牝其耳龍髯鳳臆汗血霜蹄使日豐蕝荳節以澣習可知其舉千里立功沙漠信矣其於人也亦然童穉之時妙齡秀發敏悟清徹持身若捧盈視學如饑渴尤可期其步青雲居臺閣決矣彥良少與余學邑庠能以禮自克凝重不遷於物同時諸友類多輕薄蚤暮孜孜以謀利予竊喜之曰諸輕薄友咸誕言詭行日汲汲走市里聲色喧闐之樂獨彥良日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士

汲汲游心於六籍諸史百家之府也彥良蚤暮孜孜以從道猶輕薄友蚤暮孜孜以謀利也卓哉彥良所謂成大器者非斯人也耶于時典教廬陵劉先生道高識博評論時輩未嘗多許可亦以予言爲是嗚呼昔裴行儉謂王楊盧駱浮躁淺露非享福祿之器獨楊子清慎必得令終已而果然人以行儉有知人之鑒今諸友或仕而斃或愚而黜或秉耒耜或執戈矛散逸零落殆無一人知名者惟彥良尹思恩聲譽赫赫予戍遼聞之復喜曰藻鑑

其不在茲乎信乎劉先生之評審矣余近以老懦返桑梓彥良入臨

先帝道經山廬握手敘平生風度才識大非曩日阿蒙議論有根據識治體餘子輩聽之皆縮項吐舌歎宿昔所未聞余又大喜曰彥良之志卽吾志也彥良之行卽吾行也居無何友人湯有容以彥良考績入 觀持卷軸索序余曰彥良之政持公行恕寬猛得宜藩府大臣暨觀風諸賢已薦聞于朝天子行將大用矣余雖有言非譽彥良正所以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士

勸彥良也世有受若直怠若事復從而使其貨一夷一跖猶有智跖而愚夷跖自謂得計而夷淹於下位者固不少矣可勝歎哉今 朝廷清明彥良固不慮此而能益加檢勵勿俾政怠於官成則美之中益有美焉顯聞日益彰矣彥良勉之哉幸無以予言爲迂

五羊八景序

東廣藩帥印峯馮君好江海遊使四方遍覽名山大川歸而言曰吾郡八景雄奇清絕復何他求其

友劉貴請繪爲圖屬予序予曰八景起於瀟湘而綿延於天下若長安若洛陽若錢塘若燕山歷歷有之以其山川融結鍾靈孕秀故俊傑由是出焉五羊爲嶺南都會青山聳拔走數十里大江潮汐滙於前西樵抱奇諸峯聯絡蟠踞鎖東西門自春秋傳爲百粵地尉佗僭霸遂雄南國吳大帝開廣州廣得名自茲始歷代建大藩持節秉鉞者多名卿鉅公而人才亦彬彬輩出如崔曄公李忠簡公暨進士題名數百人皆八景靈秀之所致也是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古

故詩人宦客於此登眺覽奇選勝撫景騁懷抵扶胥拱浴日居江湖外傾葵藿誠則思君之念油然而生矣登白雲巔俯臨闌闌江村墟落漁艇烟波雜然前陳則思撫字使物物得其所矣憩景泰招提釋子挂衲衣攀石磴履巖巖錫屨絡繹帶夕陽歸矣陟蒲澗訪安期企懸崖飛瀑如銀河落空冷然水晶宮矣秋月揚輝世界若瓊瑤登粵王臺舉盃酌太白萬里一色其喜洋洋矣烟雨餘旬春陰鎖江岸咫尺不辨扁舟過大通客懷羈思淒淒然

興矣落日啣山遠近曰減步履遊石門酌食泉慕隱之清風覺冰懷湛然矣波光如練樓閣隱映輕舸泊靈州訪古剝坡仙詩興搜攬風景無窮矣嗟乎景物富則山川麗山川麗則人才盛所謂地靈人傑信矣馮君好古博雅吾重其人而樂書之君尚以古賢自期待俾不負山川之靈秀毋徒羨其景之勝云

居屯錄序

居屯錄何爲而作也黎貞厄運間之年而作也謂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五

之居屯者何觀象而取法于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雲上雷下相繫而未成雲雨有屯難之象若雷上雲下陰陽和則解矣予自巳丑夏與聶元秀馬宗善陳宗毅暨南海劉梓有事于京師而數子磊落豁達皆能齊窮通一順逆寬豁然忘形骸於霄壤之間置榮辱於塵世之外每遇名山異水遨遊遍覽舉酒放歌陶情寫興曾不知其身之所處爲何地也或者歎曰臨事而懼聖人之所戒今二三子罹此重禍當臥薪嘗膽以濟厥艱庶乎其可矣

奈何流連光景意外之變恬不知戒懼於未然之前一朝之患遽爾忘情於已然之後焉得爲宜乎應之曰二三子命之有定修身以俟之耳故其於禍之將來未嘗不兢兢自守於禍之既成未嘗不怡怡自樂可謂善處窮矣易曰險以悅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斯爲君子乎彼孜孜戚戚乞憐容悅者鄙夫之常態也惡足道哉曰子感物而動形於詩歌樂則樂矣而以居屯自處然則何時而泰乎曰君子安常達變素位而行吾知修身俟命而已至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序

六

若屯極遇解傾否復泰此非區區所能逆睹也問者領而退予遂錄前後諸作述因筆其言於卷端云

五羊敘別送邑博黃士顥

岡泮先生黃士顥憂計比歸靜適生曹偕成均生希成陶陶生貞泉石生湘如愚生驥追至五羊海珠之比而謂之曰先生何異我之遽也先生衰絰披髮跣足泣告於諸生曰叩不穀禍延先考采薪之初弗克侍湯藥易簣之際不能聽遺言終天之

恨可勝惜哉衆皆感泣序別成禮而退靜適生復謂陶陶生曰古岡邑於廣之南爲富庶最山川秀異士子俊拔然苟非先覺啓沃培植之功曷能冀其成耶國初設學以來任斯文之寄者不知幾人而廣施絳帳大鳴教鐸專且久者先生一人而已如謝生禘受湯生有容李生宣鄧生士齊等數十輩或中危科或貢壁水昂霄振鬣長鳴而出是豈負先生明倫之學耶是豈負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序

七

作苟且而已先生殫思竭慮寢食幾廢底於成績今觀殿宇廊廡暈飛傑出宰牲神厨輝映左右明倫有堂肄業有齋會食有所儲粟有廩泮池射圃櫺星周垣巍然煥然一新偉觀是豈負先生報本崇又之心耶是豈負

聖朝作新學校之意耶今旣言歸不可無片辭以紀其實子其序之庶不負先王之良規亦不愧吾輩夙要之義也陶陶生奮袂而起曰子之言良是然子能知先生之學而亦知先生之學有所本乎

先生臨川人臨川佳山秀水代不之人自羅文恭公黜以前姑置不論近代如吳文正公章廬虞文靖公伯生揭文安公曼石俱學貫天人才負經綸人或一識其面則終身爲榮矧先生生於其鄉聞而知之者乎其格言餘矩矱之深而得之博故來岡泮八載有奇而功效乃若是噫盛哉先生歸而終服異日登朝以岡泮之文學施諸政事致無窮之譽豈區區筆札所能盡獨惜乎屋梁落月春樹暮雲南北相思不能不爲之增慨云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序

七

東亭惜別序

古岡之南五里許有亭翼然爲餉貴之所邑庠黃生裳等羅餞禮別岡泮先生於斯先生衰立東序諸生升自阼階揖而言曰某等荷 朝廷教養德至渥也然非先生居講席專且久亦安冀成立耶今讀易者知潔淨精微之理讀書者知疏通知遠之義讀詩者知溫柔敦厚之教讀禮者知恭儉莊敬之節讀春秋者知屬辭比事之方進進不已將底於有成是則先生樂育之功不愧乎胡安定也

顧諸生何以報一旦聞訃告歸赤子驟失慈母其惜爲何如古人於賢守令去輦轅臥轍留戀而不忍舍矧師道之隆恩義兼盡者乎然所繫大事既不可留願卒教之先生曰噫嘻子來前昌黎有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二三子與其從事八載有奇切磋琢磨某未嘗隱於二三子起予啓予二三子亦嘗有裨於某所謂相須而成者也雖然爲學之道節目條理有萬殊求其大且要者忠孝而已矣二三子藏器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序

九

待價將有職於王事當以平日講明聖賢正大真實之學曰某事可以正心某事可以修身某事可以致君某事可以澤民無干譽以炫俗無文過以遂非有益於時無譏於後則忠孝全矣是非某之所以望二三子也哉或者尸祿以肥已張威以殘民竊學校之名襲市井之志某雖不獲鳴鼓而攻之實非所願於二三子二三子其勉之諸生復拜謝曰敢不祇佩先生之訓爲書紳之戒

厓門送別序

廣東陳參軍秩再滿詣天官考績廬陵戴履常載酒一壺裹雞一隻追至於厓門之滸惓惓敘別離意或謂履常曰人生寓形天地間抱弧矢四方之志負經濟有爲之才苟能以畏天命悲人窮爲心雖胡越萬里視之爲跬步許離別奚足惜哉履常曰子言壯則壯矣然非人之至情也人之情有親疎之等有厚薄之施是皆本乎誠非沽矯勉強之謂也昌黎韓子攘斥異端不少假借猶與大顛師臨別情戀戀不忍舍矧予與公意氣相求親愛過

秣陵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骨肉公姑蘇人去吾郡三千餘里南來廣海與經峒又僅二十里每樽酒相過必雅歌投壺援琴作倚蘭操會數而禮勤意厚而情篤越六載如一日昔司馬君實與范景仁契好甚篤常曰吾與景仁如兄弟也但異姓爾每誓曰生同志以同傳當時以二公爲師法後世以二公爲美談今予不揆卑陋託契於公感公之知仰公之德出於肺腑如魚水膠漆本於至誠今當遠別雖不戚戚作兒女態而悵快之忱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乃人之至情也

予笑予謂或者曰予鄙人也知其一不知其三遂服而退履常乃以竹擊石指山海而歌曰厓山蒼蒼兮插天峩峩公之高節巍巍兮千古不磨我之惜別兮如別何厓海浩浩兮際天罔極公之清量汪汪兮撓之不濁我醉且歌兮歌不足歌已竹石俱碎予援筆書之納諸行李

送余監生還辟雍序

唐陽城爲國子博士告諸生以忠孝世偉其言予因是推其說夫忠顯於君非止於事君孝顯於親

秣陵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非止於事親故凡修身治人撫世酬物取與交際能盡已之誠施已之愛皆忠孝之推也世謂忠孝無兩全者殆非蓋未有忠而不孝孝而不忠忠與孝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致身委質事君之忠也忠能顯其親庸非孝乎服勞奉養事親之孝也孝能移於君庸非忠乎君子立身大節誠一言盡之矣此所以見譽於後世也後之學者舍本逐末賤質貴文其立教也或雜於異端其宅心也或混於權術吁亦異乎陽城之學者古岡余君原善

其質潔然如玉也弱冠拔俊秀遊邑庠嶄然露頭
角識者已知其爲瑚璉器暨貢入成均師鉅儒
友四方英傑悠然如巨魚縱大壑其可謂善學矣
三載以例歸省入堂拜慈母既而遍造間里或執
經史問難疊疊雄詞若輕車走長阪勢駁駁不可
止鄉先生嘖嘖嗟莫及噫其學之有源如是哉雖
然原善之學固美矣然操其要而堅守之者惟忠
與孝吾之所欲原善者亦惟忠與孝而已若夫高
爵厚祿崇高富貴是圖則焉用予言是爲序

秣陵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送鄧士齊之教貴縣序

予歸自襄平未期月岡洋生湯應璧劉源拿舟抵
穗城袖手卷造吾廬揖而言曰丙子秋闈凡取士
若干吾邑鄧士齊氏第居前列今年赴春官領廣
西貴縣教促裝就職敢請先生一言以贈之予感
然曰貞也居塞外手不方冊目不俎豆十載餘古
人有言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有負於初心貞之
謂也今二子遊上庠師巨儒種學積文非復吳下
阿蒙廣文黃先生學與德崇爲東南冠子不之請

而謀及區區者何耶二生曰黃先生已序於前先
生鄉之先進應璧等不遠數十里求一言不可得
乎予既辭不獲乃謂曰昔冠準社稷器弱冠及第
未幾位宰輔識者惜其太早故進銳退速晚發有
成理勢然也今

皇上深知育才之方凡進士釋褐年少質美者咸
試以教職挫其飛揚勇銳之氣培其昂霄聳壑之
才爲異日棟梁具斯意豈淺淺哉如鄧子士齊年
甚富志甚銳剴繁治劇非不能也發奸摘伏非不
敏也攬轡澄清非無其志也撫字宣化非乏其才
也然舍此就彼得無意乎惟當欽體

聖意以圖盡其道則庶乎可也惟沈潛以蓄其德

惟敦學以富其業植剛起懦以強其才去奢節欲
以固其志則異日居大任決大事體立用行明乎
道義無所疑配乎道義無所懼矣若夫出函丈垂
絳帳立諸生執經問難設俎豆陳鐘鼓教諸生演
儀習禮孜孜於修文游藝灑掃應對之節此則士

之祿矣奚容予贅子歸請以予言

秣陵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負諸廣文先生以爲何如

贈劉吳二生入赴春闈序

進士科盛於唐而尤莫盛於宋其來尚矣廣郡爲嶺南都會百粵鄒魯其詩書文物竝肩中州在唐姑未暇論宋自端拱至咸淳題名黃甲者百二十人其間如張鎮孫之狀元李昉英之探花溫若春之廷對第一崔菊坡之出將入相馬希驥之異政如神又出類拔萃之尤者也我

朝龍興四十年人才輩出遠邁唐宋鄉貢不下百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五

餘廷試登第亦不下數十往者已顯於時來者愈馳於後噫盛哉永樂乙酉大比新會邑庠生劉源以詩魁吳鐸以書進徹棘後邑令趙使君以捷報榜於門首鄉閭耆耄嘖嘖歎曰吾二子生於斯學於斯成名於斯矣士友踴躍而喜曰學豈易得哉名豈易成哉吾見二子汲汲於學猶農夫汲汲於畊畬所謂有志者事竟成豈虛語哉田翁市叟則又舉俗識相慶曰吾岡州草尾連矣二舉子其應之矣予聞之喜而不寐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二

送韓明府入覲序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五

予之所以允協輿情者豈不以爲榮鄉閭利邦家之器也二子當思有以稱其情塞其願無辜其望可也茲行較春闈復制策必得美官當推平生所蘊鳴斯道濟斯世無忝聖賢明體適用之學乃所願也若徒騁雄文取高位以炫耳目之榮豈衆所望哉予壯齡時頗有志於是今老矣不足畏也二子居可畏之年躬可爲之資操可久之術行可大之道孰能禦之果能如是予將拭目於雲林下

縣邑之長曰尹曰宰曰令曰大夫漢以民之師帥承流宣化於守令又以郎官上應列宿常慎其選唐制以道揚風化撫字黎民敦四民業崇五王利爲職掌是則縣令之重其來尚矣或以州縣職如居矮屋使人擡頭不起吁豈其然耶天下之才有昏明強弱或相倍蓰什伯千萬不同彼此心覩覩么麼輩誠不足與語理亂獨不可求宰槐里尹洛陽治江陵爲密令者與之論治乎廷辱大臣欲試斬馬劍格殺公主奴威震豪貴中立不倚者何其

壯也反風止火蝗不入境鬼神破膽大人感恩又
何其神也是數子雖臥元龍百尺樓下其光燄耿
耿猶吐出千仞表況居矮屋乎吾見於今者當陽
韓公其人也辛巳秋由曹監來尹廣之新會邑居
郡東南周境踰千里犴獐雜處戶五萬有奇糧賦
稱是俗尚告訐強逆弗友過半亦劇邑也公以沈
毅正直之資加以明敏果斷之才蒞政期月吏卒
惴惴不敢出氣士民欣喜色服役因敢後越半
載案牘冗者清獄訟疑者決宮宇廢者修田野荒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者聞又越一紀民樂教化易告諸爲禮儀俗化犛
爲衣冠現弦歌之聲洋洋乎盈耳德政之頌藹
藹乎交作耒耜于野者歌于斯貿易於市廛者歌
于斯歌於江湖者漁蛋焉歌於山林者樵獵焉歌
於康衢者童孺焉嗚呼公之化民成俗已不愧於
劉昆卓茂俾居輦轂下抑強扶弱又豈少朱雲董
宣之烈哉予忝居是邑德公之厚目公之政心悅
誠服因公入覲特書其實以爲贈至於期大器遠
到則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陞擢之典自簡在

帝心予何足以知之既序復贈之以詩曰堂堂新
會邑僻在東南隅山川固奇勝土壤尤膏腴岡州
自隋建沿革異代殊義寧與天臺二邑元始除境
內過千里四民樂其居

聖朝大一統九州同車書來尹斯邑者籍籍皆明
儒韓侯金閨彥耿耿賢大夫華胄出當陽衡嶽秀
氣儲瓊樹倚蘭桂清冰置玉壺下車睹風采冠蓋
來於于小試經濟術文德已誕敷百廢盡修舉眾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務隨卷舒鰥寡既所得所疲癯亦昭蘇撫字未一載
風俗齊魯俱兒童奔走卒頌聲滿康衢洋洋盈耳
歌遐邇播芳譽茲晨應大朝去謁承明廬特進金
鑑錄更獻無逸圖愛君比堯舜古語良不虛圭峯
有樵者謀身疎且迂瞋行以言贈珍重千金軀

代送戴大使報政序

古今美才困於下位者恆不少而能堅守其操不
枉道沽譽不降志媚幸唯居易侯命如蕭望之高
尤者亦寥邈曠絕矣然二公淹迹郎署四十餘年

不得調終太白於天下何哉誠以功名富貴非汲汲者之可求乃薦舉者之自得也廬陵戴履常舉茂才同槎由廣之雒峒惟予亦尋至恭衛廣海戎幕與履常相去僅二十餘里會數禮勤予鑒其風采聽其議論知其美材已而會計課最若不措意而衆務畢舉士庶咸曰戴使君之才之美若此豈久淹於鹵海之陬必居輦轂下職清擢要庶可展其驥足及茲三載報政入覲新會儒士湯有宗寫江門別意圖率士友歌詩以壯其行未幾代官李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天

至曰戴公已遷秩矣居無何履常又復至衆駭問故履常笑曰吾不枉道以從人也不沽譽以冒進也不降志以求售也不媚俗而容悅也故復來又三紀詣天官考績值予秩再滿復職執履常手曰子之美才困於下位將不少於望之高允否之極必奉今其時矣彼二公遇漢魏昏暴之朝尚能奮其功烈流芳千載矧今聖明在位無幽不燭無微不錄誠大有爲之秋抱美材如吾子豈終居人下者哉蛟龍得雲雨必自

茲始吾姑書此以俟

贈戴履常考績序 見近志

管子理魚鹽齊國富強吳王養海利賦財甲天下鹽之利亦大矣吳爲揚州地廣乃揚之南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上錯田最下而賦不薄者人工修也尉佗劉隱資之以霸國是則廣亦富強地非獨齊與吳也然利而以義則害不作利而非義則害必生若此者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以義而利乃王政之先舍義言利如桑弘羊孔僅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天

之徒取民盡錙銖其爲害亦大矣古以俗吏稱之不誣也惟劉晏陳恕天性明敏賦經濟之才故能足國裕民馳譽後世又豈俗吏之所能爲哉廬陵戴履常世以儒爲業服膺過庭之訓義利之判講之非一日矣暨來蒞政于雒峒已二歷天官考課最履常蓋能正身率下會計有方勸懲有道故國課賴以聚民用賴以足非苛虐取民計較毫釐以致之也予居新會邑去雒峒僅百里與履常會再四思士多器其材民多頌其德予竊自喜曰古今

理財者鮮有得令譽而斯人任囂風官居叢爾地
聲名藉藉若此使總天下財必能足國裕民如劉
晏陳恕可知矣是可嘉也予又聞事有得失民有
利病國家計言之士皆可言新會虛徵糧千有奇
溪山窮谷有畧網之課此皆弊政之大履常思與
民解倒懸嘗欲言之今

聖明嗣大寶愛民之仁厚民之生屢形 詔敕履
常入覲正其時也宜悉敷陳

皇上聽之信之舉而行之是子以大義利國家不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手
以小利傷大體異日所就其可量乎無俾新會民
稱曰俗吏予日望之子其勉之

番山羣玉序

番山羣玉何爲而編也寶安劉彥和雅志之所尚
者也謂羣玉者何以爲貴且多也曰番山者何嶺
南文章之武庫也然則新學書生志於此其可乎
已是不然必有所取也蓋自洪武三年開學校其
碩德老儒如有山羅先生君彝何先生桂秋謝先
生皆英俊時彥如仲衍孫公宗毅林公又士林之

最著者九年又得教授翁先生亦士林所揖讓者
諸先生之詩渾厚不迂清麗不浮猶杜少陵謂李
太白之無敵韓昌黎之謂孟東野之善鳴者也一
振觀之間譬入崑山立圃光輝奪目故名之曰羣
玉雖然玉以溫潤爲貴若清麗而不渾厚亦豈得
爲稱情哉是選也彥和之用心密矣其必有得乎
此者至於諸友所作亦附於編末于以見郡庠作
興彬彬文物之懿不偶然也異日出而和其聲以
鳴 國家之盛贊風化之美居然可待然則予之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圭
屬望豈淺淺哉

贈望高巡檢金玉川序

新會廣屬邑前代設戎寨六潯州其一也
聖朝因之而易曰巡檢司洪武二十七年開廣海
衛而以潯州移望頭新其額曰望高東南濱大海
倭寇出沒無常漁獵其民民罔寧居較與五巡司
其責任爲尤難玉川金子之來宰是司也當洪武
丁丑今已歷再考海濱晏然若履坦途春日池塘
秋風禾黍民物熙熙樂其樂而利其利則公之才

與政可知矣茲以績滿入觀邑博黃公嘉其爲人
命圭峯樵者黎貞爲之序繼之詩曰匡山蒼蒼厓
海清諸蕃遙接通南溟倭寇草竊歲屢至設官分
理皆 聖情金君少年猛如狼文質彬彬等策長
南來作尉越兩考諸蕃幾度俱來王山不瘴分海
無波四民樂業春風和較功角藝俱課最天然雨
露感滂沱厓山蒼蒼厓海碧此日海濱送行色座
中賓客誇其才黃公擊節聲如雷

贈黃王簿榮滿序

秣陵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古稱豪傑者惟能謙恭約已而士歸之夫士天民
之秀由義居仁通常達變可以紀綱治道可以尊
主安民彼豪傑隨左右而容之無所施而不可所
以見譽於後世也若王導渡江禮布衣之顧榮桓
溫入秦謁捫虱之王猛徐孺一處士也而陳蕃盡
下榻之誠劉易一書生也狄青甘折節之辱彼謂
不如是不足以得士之心得士之心而士歸之則
下民之從如水之赴壑也是故元臣宿將而士猶
與之抗禮況其下者乎後世始得一命若蟻虱臣

者則所挾如趙孟之貴自視其巍巍此士所以日
遠且卑而居下位者無豪傑之稱也吾不意謙恭
約已乃於友菊黃公見之黃公贛士也育才成均
有年矣一旦蒞新會坐席未溫輒詢耆秀曰年高
有德好古博雅儀範鄉閭表後進者吾敬之尊之
有侔儻奇才識達治道不迂不佞篤志好學者吾
愛之重之訪得其人或師友而請益焉旣而執事
者類舉其人以白公旣挾經史遍造其廬講論不
輟貴賤兩忘若無所挾嗚呼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操

秣陵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美陳參軍獎勸諸生序

文武一科也自兵農分始界爲二途故以文主教
武主兵溺於文者習於迂懦不察奇正成敗之方
專於武者長於健闘不知剛柔韜畧之本是以勇
力相勝徂詐相高豈復知有仁義之兵哉今

皇上嗣大寶之明年詔天下開武學與儒學竝立
俾文武相濟一新士習旣而學校統一文武無二
致選武職胄子與民間俊秀共學相資講明文武
竝顯真盛舉也廣海參軍陳克讓氏以

朝廷大典白其師藉一衛將校子弟幾二十員告
以爲學之益咸踴躍奮發俛仰聽訓戒於是命員
笈躬率航海至新會邑庠拜先聖廡下聞絃歌之
聲俎豆之儀諸生心悅誠服如風虎雲龍之相從
是何其神化之速也噫公之此舉雖承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天子之嘉命然提撕警覺冀其有成熟有如公之
用心者況學校之設所以養育人才將用之以應
天下之務而人才又豈偏於文專於武哉文武不
可畧爲二途明矣古者征伐獻馘皆告於學宮以
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今諸生皆簪纓之胄若少習
臺閣儀加之學校涵養之功以聖人六經明其體
以孫吳韜畧適其用使異日立於朝當天下無事
而右文效皐陶稷契房杜姚宋之忠有事而用兵
法孔明目預韓琦仲淹之畧則所謂兼資文武仁

義之勇也其爲家邦之利大矣彼處忍無賴無翎
疾視匹夫之勇者惡足道哉諸生勉之莫負公獎
勸作成之意則美矣余忝居新邑親朋盛事故樂
書之一以爲公嘉一以爲諸生勸

漁隱序

士未遇取適於山水之樂山水之樂莫過於漁樵
耕牧故太公子陵適於漁買臣王質適於樵孔明
龐公適於耕百里奚甯戚適於牧是皆曠世之俊
傑也方其未遇皆寓迹於四者無亦天於數子晦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其迹養其明而堅其志將降大任於異時也世之
人見寓迹於四者目之曰野人士復從而賤之視
之如僮僕然嗚呼彼誠賤人也不猶愈於奔競之
士乎彼奔競之士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利欲在前
苟得間而謀之雖父母兄弟弗顧也野人質朴肯
如是乎况取適於此而志不在此所謂晦其迹而
養其明堅其志而大其任如前數子之謂也古岡
梁彥明氏世儒業隱居天臺山之陽天臺佳山水
尊富春勝槩乃慕子陵清風自號漁隱尚志也時

或操竹竿坐釣臺觀錦鱗遊狎鷗鷺忘機怡怡自得而物我無間矣或乘舟放中流明月在天水光一色舉酒高歌其樂洋洋而寵辱俱忘矣嗟乎彥明之樂其樂取適於山水之樂山水之樂固隱者之所尚非憂天下者之所安也憂天下者可以仕可以止得聖人之出處者非姜子牙之徒其誰與願彥明其希之

谷泉序

上得天子而道大行澤被生民功加社稷者君子

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之所欲也然有命焉不可以智力致也其或耕莘釣渭與夫隱鹿門棲石室者古人非好爲是僻也乃君子之不得已也我友梁君天資粹美魁偉冠倫博聞強識研極古今當可壯行之秋際遇元季兵革相尋道與時乖雖欲有爲不可得也方今聖神繼運天下文明正宜一出以堯舜其君民雍熙其國俗而簪力既愆任重道遠厥惟艱哉於是飄輕裾曳長袖爲山林遠隱計夫豈其情之得已哉廬於那廬廬之上有山山有谷谷有泉車馬不

到勢利不聞于以涵泳于以歌遊可耕可釣可牧可樵逍遙塵物之外鼎鼎然不知錦繡之爲文膏粱之爲味簪組之爲榮而金玉之爲富也乃併谷與泉以寓其高永樂壬辰余因遊鐸邂逅識荆如平昔遂定爲忘年交歲暮當別張筵爲餞酒半酣洗盞更酌囑予序之愚不敏竊惟泉乃物之通者也其爲用不小以其在谷而不及遠故德不甚彰而施不博正猶我友退老巖穴隱而莫見故力任輕而功效淺也雖然道固不能大行以及天下而秣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三

以其清通之德律身律家律其宗族里閭垂芳聲流厚實足以砥廉隅勵薄俗餘潤所漸昭及後世其用豈小小哉

蘭谷序

博營容立政性冲澹幽雅不尚浮靡好芳蘭合德揭以爲號丁亥春攜二子舒莊謁予良金山下俾就學半載明年戊子負笈重來勉勉循循日進于有成歲晏歸覲告予曰舒以父命屬先生序蘭谷願先生成其美當終身佩之而不敢忘予以水陸

花爲君子所愛莫若蘭尼父以其爲王者香今乃
與衆草伍嗟傷之而賦猗蘭操屈原以之初佩而
擷其芳於楚辭謝安石以之產庭而播其聲於晉
史王摩詰養之以綺石太白樂天形之以詩章是
皆愛之重之紛紛若是之多者何也誠以其孕秀
含芳於山中之幽谷不枝蔓而植不容色而於綺
綺焉曄曄焉有君子之德焉今而父所好若是亦
與昔賢同趣也非惟愛之重之比德於一身又將
以遺子孫使知所尚不獨如王摩詰之養太白樂
天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序

三

天之吟咏屈原之初佩當如產玉樹於謝庭勿伍
衆草而爲王者瑞播香風於聖代與時俱化豈
獨芳於博營幽谷之阿而已哉歸語而父比德於
物者當如是而勉之

贈盧先生序

皇帝嗣寶曆之元年西泐胡存潤由監生科第來
蒞廣之新會司訓邑庠談經折論若決江河而注
於海邑之大夫士咸景慕焉越明年孟兄遵南走
五千里踰四月始至昆仲相見悲喜慰勞如平生

尋示以舅氏盧先生書存潤讀之不覺潸然下淚
旣而曰吾舅其諄諄誨我乎當序以誌示不忘也
於是清漳阮先生廣西李先生暨岡泮諸俊彥或
爲文或歌詩播揚讚詠間以示余余閱之嘉其議
論之正乃歎曰常人之情離鄉土而背骨肉致書
相慰問不過戚戚敘兒女戀其能以正義拂意逆
志懇懇相規者千百無一二也余雖未獲識盧先
生觀其文如此整整有法度暨存潤剛毅自立則
知平日舅甥相與講明非草草者復聞先生近自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序

三

遼左回余亦學稼渾河去藩陽僅五十里與先生
爲鄰壤恨不一面共沐

天恩返桑梓未審先生出鞍山泛海過蓬萊由膠
泗而歸乎抑由醫無閭抵長城下循河濟而返也
噫司馬子長遊遍朔南擴其心胸故大肆厥辭爲
漢儒臣先生勝覽汀湖不減於子長則其爲文何
如第不得其全集一觀而望先生之廬矧可窺其
閨奧乎今甥與予爲莫逆交他日捧檄趨庭親朋
畢集道及茲事恐貽先生一笑

贈湯祖蔭南歸序

新會湯祖蔭採山獲異石走萬里獻

闕下

九重嘉之恩賚優渥里人龔瞬應時待銓天官欲得余言張其美乃偕祖蔭來語余石之所以異者玄白爲資溫潤如玉趾平頂銳羣峯矗矗高不踰咫捧之盈掬中盪明珠光瑩奪目余曰石誠異矣然

朝廷之賞祖蔭非以是也嘉其心之誠焉耳矣方

秋坡先生文集

卷五序

四

今萬國執玉九彝貢琛奇珍上瑞駢臻畢集吾謂聖人所寶惟賢是寶何貴拳石之異者顧念祖蔭海隅一氓生際昇平耕食鑿飲以遂其生仰事俯育以順其情良心發見思圖報德久矣所恨無以將誠一旦遇茲異石於寂寞之野自以爲天造地闕待時呈露爲國家之美瑞真足以將此誠矣與昔人負脂而適欲以獻於君者同一報本之心日月無私洞照情惻此天澤之所以下霈也祖蔭歸鄉里刲羊釀酒召族人故舊相與榮

君賜必有豔慕祖蔭之爲而恨無祖蔭之獲者爲我語之心苟誠焉無庸物也賢者進言愚者效力皆足以報德而受賜祖蔭俱之伊誰和之厥美而張余有巨筆旣爲大書特書又當不一書之

贈劉武畧榮陞序

古登仕版者咸三載考績三考課殿最而黜陟焉故人知所勸而止於善唐虞之盛成周之隆用此道也自兵農旣分天下以文武爲二途亦必文以文事修武以武功舉然後稱職今

秋坡先生文集

卷五序

聖

皇上御大統設百官考古酌今文武並用而尤重武功往往起卒伍至通侯豈非天下之事莫重於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乎劉公以俊傑之資當羣雄角逐之際提三尺劍佐天戈渡江則知所從矣已而居麾下未有知者而其忠勇能謀議論多大節所在摧鋒陷敵身先行伍者非一日大將獎其功聞諸朝而官之洪武甲子出戍遼左常從征沙漠能守紀律御士卒恩威兼濟故每戰輒勝未嘗少挫金山迤北數千里胡馬絕跡邊塵不驚公

與有力焉於是 宸衷悅懌大閱安邊將帥公之
功尤多尋陞武畧將軍定遼左衛千戶嗚呼酬功
報德有國之大典也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無微不錄雖唐虞考績成周
報德不過此則爲之臣子者仰承天寵孰不知所
勸而止於善哉傳不云乎人主執要人臣執職執
職効勞固臣子分內事也又豈以職之大小祿之
厚薄而二用其心哉劉公偉器也行見大用故以
是告之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聖

江門送別圖代朱二尹作

廣州左衛千戶趙侯鳳宋模懿王十二世孫也珪
組聯絡代不乏芳聲逮我

太祖高皇帝創大業乃祖乃父以文武翼贊景運
爲大郡名太守爲元戎幕賓爲千夫長百夫長勤
勞邦家厥績懋焉侯以嫡胤嗣先業克繼克承可
謂將門有將矣永樂初元

皇上御大寶 詔羣臣以遵祖訓成憲爲首務新
會守土臣張覃二公咸以例去所司以曠官白都

帥乃誕集羣將佐而謂之曰新會居廣郡南濱大
海倭彝出入島嶼間蕩析民居無常濱海之氓無
辜籲天憂憂乎靡寧非得才智有威望者蒞茲土
罔克攸濟諸君盍協乃心各舉爾所知俾得人莫
安一境非惟余汝嘉亦汝臣職所當爲也僉以侯
應無間然都帥乃勞之曰噫嘻往哉惟汝諧侯亦
以功名自許卽領節鉞至邸三號一令罔敢弗肅
嗚呼知人之明薦賢之美專歸都帥固宜然侯之
卓卓諸將佐無間然者果何以致於斯是侯之賢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聖

亦彰彰矣或以侯承父兄業坐享富貴未嘗親冒
矢石制勝設奇恐非所長余則不然嘗怪近世論
將以戰不以守此皆一己之偏論非天下之公言
也漢高祖稱三傑雖以韓信善戰必以子房善謀
蕭何善守韓彭孰可繼則知善戰固難善守尤難
也今侯勇而能謀沉毅果斷鎮靜不譁籌邊之畧
得矣脫遇大敵焉知共不能焚舟滅寇囊沙背水
奮揚威武如古人也耶予與侯最相知邇侯瓜期
及戍相與分袂江門天台仇守顏爲江門送別圖

酌卮酒爲壽春帆欲張波光如練輕烟護晴明霞
貼水行邊景色輝映可愛圖而序之所以寓別情
并寄無窮之意於後會云

送黃欽差回京序

永樂紀元之明年萬方嚮風輿情悅懌

皇上猶以四海之廣田野未闢民乃艱食乃集廷
臣播告之曰朕有天下誕作民主惟上下勤恤用
閔于天越民一夫不獲其所惻於朕心爾羣臣擇
使之良者偕有司巡行草萊未闢者闢之俾吾民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四

悉歸南畝無游惰者則惟爾嘉羣臣咸稽首頓首
覬言曰敢不奉揚休命於是妙擇才幹明敏練達
治道者使四方若古筠黃公亦其一焉公出蒞嶺
海夙夜寅畏采吾邑某等躬履丘壠謬出荒田若
干邑耆老暨穉孺咸舉手加額而相告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而使臣宣布仁澤德至渥也
暨公同朝戍卒擁馬首擊節而歌曰山不瘴兮海
無波如虎如貔兮將若何賣刀買犢兮罷凱歌樂
趨南畝兮投干戈使君之德兮千古不磨歌已民

復歌曰分之常今朝作夕息無立錫今罔施厥力
與我土兮草萊是闢粒我饑兮莫匪爾極樂此生
今順帝之則嗟夫觀里巷之歌謠則知政教之得
失今公能敷達

聖明盛心使遐陬之人擊壤鼓腹感歎興起形於
歌謠若然信其無愧于皇華矣余目盛事遂紀其
實以爲序

送王希成還京序

士之偶於時者古今爲難尼父孟軻挺聖賢之資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聖

而生於春秋戰國之季王通韓愈負王佐之才而
遇於暴秦衰唐之末雖汲汲以畏天命悲人窮爲
心而時君視之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是故有浮海
之歎有臧倉之沮有退居河汾而終身不齒有降
謫潮陽而幾至極刑棲棲然纍纍然且不能安一
身於

朝廷之上况望其能澤被天下哉三代以降君臣
相遇如孔明之輔先主王猛之遇苻堅陸宣公之
輔德宗趙韓王之相太祖一時際會魚水相歡孰

謂偶然而或偏安小國不足有爲或君臣相負有始無終求明良相逢於一時如唐文皇魏鄭公者千載一遇而已當今

聖神在位雖昆虫草木之微戴乾履坤向陽明而被輝光者咸囿於壽康之域况抱器懷才之士獲遇於時者乎孟子有云君子之欲仕猶男子之願室女子之願家但惡不由其道耳今既有其器矣有其才矣而又偶於時矣不爲文明一出色而

祿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一

足以酬其弧矢之志哉予每念壯齡時頗有志於此奈命與時違陸沉塵土至於老病髮蒼蒼而視茫茫涓埃無補於時嘗自歎安得明古識今通時達變之士與之語且勉之仕而告之可以有爲之時予雖陶陶然終老巖谷無憾也適值王希成以父憂釋服回朝來告別請序希成可謂明古識今通常達變之士也遂疏古之聖賢不遇於時與今幸遇於時者以復之且告之曰

天子當春秋鼎盛大有爲之志過唐文皇遠甚希

成能以魏鄭公自期則古今同一揆也希成勿自慊有爲者亦若是

宋丞相崔清獻公言行錄序 見通志

易稱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軻氏以爲百世師范景仁跬步宰相不屑就司馬以爲天下勇雖未至於聖亦曠古之獨行間世之偉人也夫功名權利爲衆所趨雖郎署之微斗升之粟垂歟猶戀戀而不忍舍矧位至將相祿至萬鍾得爲而不爲一斷之

祿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一

以義非冠天下之勇百世之師者能如是乎有宋丞相崔清獻公其人也功成身退棄相位如脫蓍輕富貴如浮雲真二公之等儔亦清風於千載之上矣余嘗稽古今仕宦而至將相者非難惟善行其道者爲難其始進功顯名赫者非難其終退從谷以義者爲尤難今觀公出處進以道退以義可謂善始善終信夫天不虛生斯人也始由大學一出尹新城倅邕州循良之政慈惠之教已洽乎民心矣及憲廣右師淮蜀侍讀春宮經畧嶺南嘉謨

謫論奇功偉績素播於遠邇矣舉賢薦能若游侶
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三十餘輩各以道
德功名表表於世大體立而規模遠矣桑梓英俊
若李鼎英楊汪中吳純臣溫若春出自門下因公
獎拔皆至顯宦體國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賢矣逮
自蜀致政歸老五羊上眷禮愈隆虛相位以召公
蒲輪几杖中使絡繹而公竟不一動豈無謂與七
十致仕公踰年八十血氣已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深得進退存亡之義也或曰姜子牙八十應文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哭

王之遇而起郭子儀八十赴德宗之命而不違人
臣之義从生以之豈以衰憊而忽於事君哉余曰
君子觀時而動商季之時紂之惡浮於桀民若虐
如塗炭文武切於救民太公出而輔之一戎衣而
天下定唐祚中衰逆胡扇禍四海分崩令公以英
才重望繫天下安危未嘗一日去位安得以清獻
公爲比哉公遇理宗上無失政朝多俊傑然比鄧
有南渡以來虎視江左百年強敵其間宰相才識
如李綱張浚將帥忠勇如張韓劉岳猶不挫其一

毫之銳况下於數公者乎其盤根錯節雖有賁育
之勇良平之智亦付之無可奈何公鼓舞四十餘
年智勇竭盡晚年辭位道之常也若復勉強應命
隨時浮沈不過胡廣馮道輩貪祿固寵之態耳何
有補於事功哉端平己未冬郎官蔡節奏對上曰
崔某辭免已到未知何時可來節奏崔某年高地
遠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來蓋當時舊臣奏對若
此則公之忠誠可見矣此余所謂公得進退存亡
之義者豈不信然嗚呼公之德業可謂至矣典冊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哭

書之天下誦之子孫保之非私也公也非幸也宜
也故天愛公壽以八十餘而不衰君愛公勤以七
詔而不倦士愛公西山輩薦於朝咨夔輩讚於傳
民愛公祠於蜀之仙遊廟於廣之蒲澗是豈智力
之所能爲哉故公盡天之理以事天則天必盡天
之理以報公也天與理其可必而可信乎公之子
孫聯絡簪纓二百餘年至今猶繩繩緝緝如螽斯
之盛是天固可必而理固可信也爲子孫者尤當
慎守家規翼翼以誠身兢兢以保業進修不已善

慶擴充必有出類拔萃繼承先世復秉鈞軸於今日矣公有文集值兵火不存公之五世孫子燧僅得一二用附于錄因出斯錄示古同黎生貞生人也盥手恭讀再四感慨嗟歎良久遂紀其實摘而書于卷末云

冠義序

洞高士伍弘道將冠其長子淳益永樂五年秋月甲子既得吉前期三日書來迂余作賓余以薄辭之再既而疊至余弗得辭焉遂宿親睦堂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手

弘道盛服迎至正寢立淳於前余告之曰冠禮之大者古之人既冠乃責成人之禮近代頽風淪歟侈靡成習冠禮既廢其來遠矣爾父賢而好古念簪纓之裔由禮義所出以爾年既可冠通論語孝經大義欲擴爾志責爾成人擇吉月令月加爾巾服自今以後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毋自大爾能而守以謙毋自飾爾非而固以誠毋自過爾剛而濟以寬毋自順爾柔而斷以果克踐嘉猷允終厥德若此非唯承父之志復能紹迂先世之烈

則余於汝亦與有榮矣汝勉之哉勉之哉

辭曰

物始太素盎然天真義理恒性含靈胚渾情實袁啓道本彛倫度德取利名汝曰淳克和其字義之兼存忠信果毅敬恕存仁卷之爲體以檢諸身舒之爲用以施諸人慶因善積祿以福臻毋忝厥祖作範後昆勉之懋之敬佩訓言

林坡先生文集

卷五 序

五三

重刻秣坡先生文集卷之六目次

記

賓風亭記

見舊邑志

無名軒記

見舊邑志

巢雲亭記

見舊邑志

秀林記

見舊邑志

穀食祠記

見舊邑志

溪隱記

見舊邑志

平川記

見舊邑志

靜適軒記

孝思堂記

西巖記

思訓齋記

素窓道人隆興觀寫真圖記

秣坡先生文集

卷六 目次

一

素菴記

皆春亭記

宜休亭記

貞德亭記

厚德亭記

秣坡先生文集卷之六目次終

重刻秣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明 徵士古岡黎 貞彥晦甫著

新會縣知縣後學袁奎編次

新會縣儒學教諭蕭端升訓導馬堪全校

六世裔孫善積一富甫訂鐫

清 後學支孫翼之鵬客甫重訂

裔孫元振 三錫 耀錫 文超全校

廿一世姪孫華玉瑞石重訂鐫

廿三世裔孫應春和宣全校

秣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一

記

賓風亭記

見舊邑志

古岡馬宗善卜居龍溪因江山之勝額其亭曰賓風鄉邑未有表而出之者乙丑夏宗善與予有江漢游途中道其所以命名之意曰吾有隱居之癖不喜俗交日午開簾博山焚香或彈琴或讀書而清風四集予披襟當之氣爽神怡宛然如佳賓故人不期而至故託物適興取以名亭亦寅賓出日之意與予日子之所謂得其緒餘耳固未契其妙

也蓋風之爲物噫氣也動靜無常去來無迹時乎
春夏則爲融和之氣而於生物爲仁時乎秋冬則
爲肅殺之氣而於收物爲義故一氣之周流而天
地之功用著矣今子處一亭之中歷四時之變觀
其生物之時而賓之則已愛物之心油然而觸類而
長而仁不可勝用矣觀其收物之際而賓之則已
成物之心介然不期而應而義不可勝用矣仁義
足於中清風揚於外子之賓風不亦大乎嚮子所
謂者得其小而遺其大也子歸而求予言則知所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二

學矣

無名軒記 見舊邑志

予昔居番山時欲往羅浮戒命已定而未行是夕
雷雨大作夢一道士羽衣颺颺行若御風口若懸
河往告予曰羅浮者有形非形而假之以形有名
非名而假之以名子未深造其妙者雖往不取也
盍觀天地之始乎予曰盈於兩間者皆謂之物故
有物則有形有形則有名子之所謂何謂也道士
日子能見於有形而不能見於無形聞其有名而

不能聞其無名故屑巒蒼翠巍巍倚空者羅浮之
形也葛洪丹竈鮑靚飛鳥神仙勝地者羅浮之名
也而不知其孕天地之秀鍾天地之靈所以然者
非有形可見有名可聞也且夫天下至理常隱於
無聲無臭而不在於昭著顯達天下大事常萌於
荒忽茫渺而不在於強威盛烈此聖人之道貴於
無迹而難名也子撻掖者曷不求集理於無極之
前則天下之事無不包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豈不
然耶若事已著迹已顯形已具而名已成則庸人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三

孺子皆可得而見聞矣又將焉用儒者哉予欣然
欲與之遊問其姓名不告而去予追至扶胥之口
遂痛因嗟嘆自喜至今欲求如夢中所見訪以善
道竟未遂所願丙寅春子遊廬山寓太平宮道士
鄭心古示以無名軒記軸屬予爲文予曰子之軒
卽吾夢中之意也因以夢中語爲語

巢雲亭記

見舊邑志

環仙巖數峯皆龍溪山也一峯戟立翁居後也有
飛甍隱映于翠微者巢雲亭也作於永樂庚寅翁

經始也曰巢曰雲尙隱以示朴也林芳野卉盛衰
於四時彤霞翠靄開合於朝暮山中之景物也晝
宜賓風宵宜翫月或讀書或彈琴倦而憇醉而謳
亭中之游適也鳥以鳴猿以嘯樵以歌牧以唱泉
琴松籟縱縱錚錚交錯於左右者山中之聲樂也
山穀野蔌雜然前陳主賓獻酬頽然而酣者亭中
之宴會也蒼顏白髮引子抱孫日戲于前楹者翁
樂也樂無窮而衍慶亦無窮也嗟乎博榮之勝莫
盛於龍溪而尤莫盛於山萃於亭翁獨取於雲何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四

秀林記 見舊邑志

古岡地盡南溟沿海有山數百而紫羅峯最高且
秀山下有村曰秀林陳氏自提督公世居之元至
正間有諱孟甫者鳴教鐸于本邑庠子弟誦誥益
以文譽顯孟甫生和卿處士處士有五子長文實
次文諒文達宗善文廣俱篤實樂善而文達尤慷

慨不羣永樂庚寅春攜其子儒顯至博榮受學於
子秋暮復來手疏其宗譜及其所居秀林請記予
曰山川鍾秀所關甚大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則知英傑所稟本乎山川之清氣也又王制曰凡
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則知
民生異俗也聖王皆因天地所宜裁成輔相左右
之也予曩航海來泊紫羅山而推蓬四盼或指示
諸峯若比商嶺若鹿尖山如拱如朝鴉洲禾倉洲
如伏極目海天萬里一色信哉天造地設而未易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五

多見也宜子之世有達人豈非山川秀拔而致然
耶尙當偕景信蘇君訪秀林一日風景以實吾所
書繼之詩曰林之垌俯南溟萬里一色如天平林
之麓密幄如煙四時綠懿哉碩人兮詒厥子孫考
榮嘉樂兮永矢弗諼

穀食祠記 見舊邑志

南海廣之沃壤唯鼎安沿流西江自三峽悍柯暨
鬱林三江並匯于梧合流經封康出高要峽踰西
樵山入海湍瀨衝激漲阡陌圯濱江民廬舍歲相

望不絕民束手屏未報罔攸措前代雖有隄防爭起尋伏不過踵白圭之餘法耳洪武季年九江陳博文乃相原隄謂夏滂之湧勢莫雄於倒流港塞之必殺其流于是度以尋尺約以規矩簡易如指諸掌乃入京師稽顙 玉堦下悉縷陳其便宜

太祖高皇帝嘉之曰噫下民昏墊汝能任其責時乃功卽敕有司呼子來之民率疏附之衆屬博文董其役由甘竹灘築隄越天河抵橫岡絡繹亘數十里經始於丙子秋告成於丁丑夏是歲大稔民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六

皆舉手加額相慶曰

帝德如天粒我烝民萬世利也然非陳氏子勇於有爲則下民疾苦

上何由而知乎今餒者有餘粟寒者有餘衣父子以樂室家以和無流離饑殍者伊誰之力也不有報德何以勸善乃相率鳩材建堂三間額曰穀食爲遊息之所里人 某 走鄰壤新會請記於子子惟洪範八政以食貨爲首管子五事以溝瀆爲先蓋溝瀆遂則食貨由是而出此王政之要農務之

急司牧者之責也今博文無是責而能施政可不謂賢乎設使居其位任其責必能大有爲不失民望矣夫酬功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二三子拳拳若此子不可不成人之美遂記其事而繼之以頌曰天生烝民稼穡是依疇昔洪水黎民阻饑禹稷既興萬世農師財成其道輔相其宜水患既平百穀既生乃粒乃食乃安乃康後世有作孰繼其良堯佐于滑子瞻于杭彼美博文頌頌前人才堪撫衆志存濟民挾策獻納前席講論功加當時澤被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七

後昆桑田滄海坐見遷改以耕以牧以勞以來畝畝呈祥鯨鱉遠害建祠報德流芳千載

溪隱記 見舊邑志

梁氏之先世居邑南二里許面接大江潮汐往來雲烟竹樹舒卷開合日千萬狀誠勝槩也值元季擾攘亭館與人俱入於無何有之鄉矣洪武初嗣孫某以舊居密邇城市猶雜塵囂遂買地於天臺山之西自熊海汪洋入小水裊裊走五六里環繞縈帶不絕平壤如掌多腴田宜稻宜林遂卜居焉

鑿池引流以畜魚植修竹以來幽鳥築場圃以散
雞豚命子弟以耕以學或率僮僕拿舟釣天臺山
下得魚以歸則引壺觴召比鄰飲性好絲竹酒半
酣捻紫鸞簫三弄沙鷗野鷺翔舞上下樂甚復執
竹如意斫地作歌曰子陵去兮已千秋江湖漁樂
兮誰與儔富貴顯達兮將焉求溪歌野舞兮聊以
忘憂歌罷復舉觴劇飲頽然乃已其大率類此永
樂庚寅二老遐算七十有三而康寧無恙子孫環
列左右長子道佑謂予曰吾翁好溪居因號溪隱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八

求子一言以適其志予曰士生世不臺閣則山林
溪野而憂其君憂其民則亦未嘗有二道也翁有
隱德鄰里化之有爭訟曲直者咸取平於翁視管
幼安王彥方何異彼世之貪祿竊位以取富貴者
固不足道而田夫野叟營營自私自大耄而嗟亦非
翁之儔也然則翁豈易得哉若夫溪居佳致俯仰
獨樂乃翁之常事子焉用喋喋

平川記 見舊邑志

君子託物以體道莫川水者故逝者如斯盈科云

進孔孟示人溪切旨哉微矣何者川之爲水晝夜
汨汨亘古今無間斷有本者如是若涸則枯滿則
溢皆非其常必底於平周流無滯乃得其常君子
體道高則亢卑則屈皆非其常必適於中無時不
然乃得其常是故川之平道之中也古岡陳永寬
假以自號其器識過人亦遠矣予常於此近揆諸
身遠稽諸古盈謙皆倚一偏似非中道故周廟有
欽器以示戒漢宮置水衡以取平平則中中乃道
之極致世之白首業儒目五經笥者或未足以造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九

此孰謂永寬有見于斯乎是可尚也是可尚也雖
然平固無以加而盈謙則有損益矣書曰滿招損
謙受益是乃天道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
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
盈乃君子所當戒而謙乃君子之所當自牧也永
寬有志於學予故進而勉之由謙而建於中源源
而來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其出無窮矣永寬善繪
事予友吳汝振之官日南念雙親高齡欲待養不
可得作素練圖二幅肖像以代日省永寬援筆一

揮妙奪天工汝振酬以重價承寬笑曰焉有君子
可以貨取必得黎彥晦平川記乃已予聞之喜其
好文獨惜無韓昌黎大手告之若贈文暢師者庶
足以闡揚其蘊耳記成或曰承寬繪事固其所長
於道或未有聞子何推衍極天人之蹟恐有踰獵
之誚予曰君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能改廢繩
墨以徇世俗哉且岑文本善繪而爲中書令王摩
詰善繪而爲尚書丞彼二公皆唐之名臣游藝亦
士者之一端道固無所不在又何有不可或曰唯
祿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十

靜適軒記

歲丁丑孟夏初吉予歸自樂浪溪憩羊城東隅邑
生湯有宗氏首過慰行役契好甚篤生曰吾家有
讀書軒願以靜適子其記之予曰子之居是室也
寒灰其心枯木其形之謂乎抑熊經鳥伸偃仰呼
吸之謂乎何名爲靜適也生曰否予世學孔孟異
端之書不接乎目世俗之談不入乎耳取適于靜
異乎紛拏奔競離羣絕俗之意也予曰子知此可

與適道矣請語子靜適之義夫陰陽有動靜而體
用立人性有動靜而內外應是動靜不可相無而
可相資也肅肅晨興未與物接雲影天光湛然無
迹此適於內靜之靜也物欲交錯浩浩穢穢操之
有要守之有常此適於外動之靜也是故樂天知
命適其性也讀書養浩適其志也修文游藝適其
情也愛蓮賞菊適其興也是則居斯軒無適而非
道也無適而非道無適而非樂也樂乎動而存乎
靜至哉適乎適於義而不適於利也適於天而不

祿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十一

適於人也是則靜適之說也若夫面壁坐定以適
其形清淨虛無以適其心出幽入冥以適其玄道
遙寂滅以適其樂此異端之適也峻宇雕牆以適
其居錦綺玉帛以適其體明眸皓齒以適其目鄭
聲俗樂以適其耳此世俗之適也世俗之適衆人
之所欲也異端之適佛老之所尚也吾子之適君
子之所樂也予當卜鄰與生共樂君子之適可乎
生曰諾請書爲靜適軒記

孝思堂記

古者庶人祭于寢命士大夫祭於廟至朱文公先生以士庶人之賤者不得爲總名曰祠堂通上下之制也而規模豐殺昭穆正附置祭田具祭器晨謁時烝禮文度數之類皆有定式而不可紊亦不可一日而不修者考於家禮可見矣但汨於流俗其來已久今士大夫談洙泗濂洛者尙不能精考制規爲後進式矧蚩蚩之流俗乎是可歎也是可歎也惟弘道以禮治家常率族人曰報本追遠禮之大者於此或有缺餘善矣觀乃手錄其家譜源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主

派贊謁子曰弘道於居之隅建堂一區奉先世神主額曰孝思敢請公記之子按伍氏自翰林典章由南雄從宋季遷於廣遂家岡州文章里二世三世不仕始市田得粟四百石生男四季乃弘道高祖開植元基起家創業富冠岡州先世市田悉讓長房循循以詩禮自適仕至正議大夫高州路總管兼勸農事爲不遷之祖曾大父福德業炳炳各書墓亭子孫世守嗟乎祖有功宗有德實有家名分所當先生能孝歟能思尤子職彝倫所當盡也

其人子之於親苟非強弗友之徒能順其親止於終身者亦鮮矣又推其孝思其親於身歿者尤鮮焉又推其孝於開業傳世之祖至百世而不遷者百無一二此伍氏所以邁乎流俗也予嘗按江洲陳氏自南朝梁陳間歷世同居七百餘年至元季兵燬乃靡近代鄭冲素已歷世十四子孫共爨幾五六百人爲當今禮義大族嗚呼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聖人繫易之至言也子能信慕而篤行之則陳氏豈獨光於前而鄭氏豈能專美於今也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主

西巖記

由郡城東十里許曰蒲澗有滴水巖由奇石西南八十里曰西樵有錦巖烏利巖古岡二百里曰靈湖有烏石巖七十里曰良金山有西巖皆廣中奇絕勝槩之所西巖石崙夷曠花果雜植其旁異木修篁輟轡水石冬夏常蔚然如少室盤谷之異友人譚庭訓居之庭訓遊予門茲間濶十載洪武戊寅九月初訪予草廬因道其所以然且曰訓居是巖可樵可漁巖之麓闢爲圃而美可茹巖之泉引

爲沼而鮮可食日奉吾親盤桓其中板輿木榻常
徙于茂樹之下若子若孫若甥若姪或執杖履或
奉卮竿鶴髮垂髯參列左右怡怡欸欸不知夕陽
之在山也獨未有記其事屬之子矣予曰山水之
奇固罕遇而奉親之樂爲尤難人孰無親或襁褓
而孤或終身離別或困於貧病或煩於多務汲汲
不暇雖有終南泰華之奇瀟湘洞庭之美亦奚暇
樂哉今子居是巖與野人雜處耕牧漁樵隨適所
安登高舒嘯盼柯怡顏無往非樂子無是巖固不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記

古

足以娛親巖非吾子亦豈能表其佳絕哉是巖與
子亦千載一遇也昔說築傳巖帝夢一協爰立作
相古今稱之子之是巖與傳巖等也第恐協帝夢
如說則舟楫霖雨之用當自茲始矣子其勉之庭
訓作而對曰是非予所能逮也願資此巖以老烟
霞焉耳因援筆次其言爲西巖記

思訓齋記

穗石趙懷柔先生作思訓齋佩父所戒格言誌不
忘也郡城碩士賦詩美其賢獻瓊吐玉鑒鑒炫先

彩不什百而止矣獨欠山谷遜夫一陳語哉雖然
予不欲矯流俗之好尙不若是不足以重吾道然
則今之大夫士暨泉石清修隱者每字其亭當
或齋或軒不出風雲月露花卉竹石之狀夫玩物
喪志古有明訓君子育德果行不求切於世教益
於身心者以自勵而乃以身外浮靡之物爲好尙
則其志不淺淺哉此懷柔先生名齋子所以肅然
敬悠然思而無斁者也於戲人孰無思思訓思之
善者人孰無訓父訓訓之切者夫人盍簪會晤於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記

圭

邂逅之頃得一善言尤拳拳服膺惟恐失之矧天
屬之尊之訓其可置之而弗思思之所以久其訓
也訓可久則業可大子孫雲仍永有依歸衍慶垂
裕庸有既乎或者侮所訓又復無聞反道敗德自
殄亂緒則其賢不肖爲何如故子於思訓之義安
得不爲之擊節三歎云

素窓道人隆興觀寫真圖記

余嘗閱輿地廣誌暨列仙百家博見所謂三島十
洲蓬萊方丈諸洞天之勝未嘗不掩卷歎息欲盡

棄人間事一出塵劫聚風雲歷四表以與安期黃
石輩駕鶴聯鸞遊明月官觸金母池睹霓裳舞聞
廣庭樂受長生訣餌不老丹中心怏怏竟莫一遂
惟斷簡殘篇日與衿袂徒激洙泗滌濂洛學顏孟
希程朱適吾所天乃歲乙未孟秋之望友人某氏
自邑回持水墨丹青造邸徵文余眙目展視乃久
要素憲道人所居隆興觀寫真圖也山川奇偉益
鍾天地之秀靈擅岡城之勝槩樓閣岩嶢棧題飛
革旌幢縹渺龍虎壯嚴玉芝瑤草冉冉芬怪石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六

古松嶺巖偃蹇烟霞杳靄潤谷潺湲恍然而環珮
崢嶸翩然而鸞鳳翔舞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乃
改席徙几坐入壺天豁然而粗穢除爽然而清風
發夙昔鬱思爲之釋然三島十洲復何外求余愧
非能言者然於素憲有筆硯之舊義不得辭於是
竊原作觀之由庶來者有所參考焉夫觀始趙宋
皇祐年間道人李之先於邑之北建置壇場爲朝
斗之所已而尸解鄉人感而立祠其舊名李之先
朝斗壇後扁隆興觀額洪武十八年以藩垣故徙

治西里許永樂元年素憲道人重創一新殿宇門
廊周而且固不奢不儉誠創述之良規也復從而
筆之圖圖者非徒娛諸目也實將有以廣其傳也
茲謹誌之使之觀斯圖者尚當無忘其所自云

素卷記

閩之連江阮仲衍氏由胄監生倅連郡歷再考政
行民化百廢具舉於東署之東偏構一室揭號素
菴其友梁文靖走古岡千三百里致辭於圭峯樵
曰阮使君志尚儉素處一菴臥榻外僅容膝晏如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七

裕如唯蓄琴書餘無有也屬子記之圭峯樵曰混
沌太素之初穴居野處自若中古聖人取諸大壯
易之以宮室奠民居立人極也後世玉宇瓊樓素
朴日散而淫侈日盛曷不反觀於始乎卽樵者巖
野爲家固分之宜使君朱紫之貴亦能脫穎流俗
素其所居亦賢矣哉雖然素之義大矣子知居之
素而不知行之素之爲愈乎知行之素而不知心
之素爲尤愈乎不聖不彫惟拙惟朴居之素也不
華不靡惟廉惟儉行之素也無如無慾惟澹泊惟

安靜心之素也心之蘊於內而見諸行行之著於外而本諸內內外一致斯爲美矣噫何獨居也使君有民社之寄推是心行是素使一郡之民安其居樂其業皞皞熙熙反乎太古混沌則素之義施之博矣連雖壤地遐荒而昌黎韓子過化之地未有不變之俗使君而有景慕私淑之意必能行是并及之用進使君於道云

皆春亭記

盈於兩間皆萬物萬物散殊而資於二氣二氣迭

秋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六

消長而貫於一元是知元也春也一氣也生意之總也元氣不息而生意不絕不息不絕則四序謂之皆春可也嗟夫一陽生而爲復馴至三陽春氣始暢而爲泰歷大壯夬而極於乾是爲純陽萬物大亨謂之皆春也固宜一陰生而爲姤盛於剝而盡於坤是謂純陰天地之氣閉塞而生生之理幾息謂之春不可也然四時流行梅吐其萼菊呈其英百草茁茁肇萌蘗於雪霜之中其生意固自若不謂之春可乎是故元包三德春統四時信矣其

於人也亦然自一心達於天下皆春也天下之志一心之春也可使天下皆春况一家一國乎家國且爾况一亭乎噫韓生之志亦大矣寓於亭不在於亭也人徒見花水盈盈可悅目矣旭日杲杲可怡神矣溫風徐徐可適興矣而謂之春豈不在茲乎嗚呼是乃知春之瑣瑣者烏足爲韓子道哉茲欲偕其友挈舟過南山峽造斯亭與與論心德之春重賦詩以狀其妙或庶幾乎可也韓生字宗器其友黃宗瓚俱番禺人

秋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九

宜休亭記

番禺黃禹璣常造予曰吾友古某起之姪也冲澹高雅有士君子風新構宜休亭聞子與其季父三十年舊好願祈一言以釋子幸無辭予曰名亭之義可得聞乎曰昔司空圖畫官隱中條山中時以禮文相尚累徵不起名亭曰三宜休以見志綱目書其全節尹起莘發明又極稱道之夫司空圖畫唐季四海濁亂正天地閉塞賢人隱之時故託述林野以避禍謂之宜休得矣今

八子仁聖求賢如渴徵車絡繹道路蒐羅嚴穴罔有遺賢古子文采晬然鄉邑交譽其能終休於斯乎恐徒有慕圖之志終弗能踵圖之迹也嗚呼豈其然耶古子心無適莫用舍窮達一付於天其宜休於是者非果於遁世之休乃宴息之休耳聞所居有江山之勝雜植花果參錯左右東望虎期門一碧千里客帆漁艇雲烟雪月日變化千萬狀古子與羣從暨羣賓友徜徉其中或經史問難可否古今倦而休焉或投壺雅歌一觴一咏醉而休焉

秋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干

焉或撫綠綺琴作越裳操調高絃絕興盡而休焉是故樂其樂固不減於仲長統樂心之樂其亦豈愧於司馬公獨樂之樂耶名亭之義意在茲乎予歸質諸古子以爲何如

貞德亭記

伍弘道屬余記貞德亭曰三世祖妣黃氏太夫人墓亭也夫人生高祖秀峯山邑庠授正議大夫高州路總管自後簪纓聯絡代不乏芳聲皆夫人與三世府君積德所致府君德源亭記已筆於番禺

梁太安甫惟闕茲敢辱手教于子尋示以泰安所撰文余味之再善其釋德源義致戒謹嚴而箴言不苟作也獨以弘道因難貞始原祖考垂裕肇創祠構亭以報德恐考祥不其旋似非確論蓋伍氏之有亭舊矣弘道惟繼志述事乃肯堂弗埒丕基非創始也夫人子事親思不得爲苟得爲而不爲與爲之而不盡其誠皆非所謂孝若以先澤厚我福我然後盡愛敬是計利以事親也豈訓也哉奉安子友也責善朋友之道故余不得不盡其辭子

秋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圭

以爲何如弘道曰姑舍是願聞貞德說余曰貞者貞而固也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易有悔吝占而得貞則無不利德有吉凶能守其貞則無不吉故文言以貞爲衆事之幹謹法以貞爲清白守節是知貞者善之會美之歸也然居常則曰貞德遇變則曰貞烈雖所處不同豈有二道哉太夫人生有淑質徵柔懿茂端明惠和克配君子誕生賢嗣皆由善積於躬慶流於後謂之貞不亦宜乎雖然記亭以彰德不可徒爲美觀蓋誕告而子孫暨

子孫婦曰若曹將爲善惟太夫人是式將不爲善惟太夫人是辱常慄慄祗懼無嘻嘻悔吝則能繩其祖武而永守家規矣否則誇侈欺世取譏于時豈惟吾子之吝抑亦記者之差

厚德記

天下之理一言而盡性情之妙曰仁仁乃心之全德而主愛德至愛親無以加矣然愛之施有內外深淺之殊由內以及外是推愛親之餘以澤物也舉淺以見深是以澤物之仁本於愛親也一念惻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圭

隱雖草芥之微方長則不折禽蟲之賤啓蟄則不殺秦越之疎遠路人之無情猶一視同仁况天屬之至親者乎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伍弘道幼失怙恃每一念嗚咽不自勝其愛親之誠雖徐節孝無以過非勉強容悅者可能也戊寅春余歸自樂浪造廬泣告曰弘道少遊邑庠辱先生教多矣別去十四載今萬里來歸復覩威儀非獨先生之幸也亦弘道之幸也敢有請我考總管府君終於元季殯於淺土近遷於豪冲下村山墓側建祠以

祭掃額曰厚德亭或謂予曰古禮無墓祭至漢明帝立原廟於光武陵以廣孝思先儒論之詳矣且葬以大夫祭以士先府君於禮得矣而子以布衣之賤恐未盡其宜奈何吁子不必過慮也家禮祠堂之制通上下而言士庶皆得而用之墓祭亦朱子所不棄禮義由賢者出士復有賢於朱子者乎古今異宜不必執一論也且子以厚德名亭德至愛親極矣俾後之子孫復愛之鄉人化之愛吾親以及人之親則德豈不厚耶將使斗岡之坡風淳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六 記

圭

俗美如關里何慮其他哉弘道又泣告曰某之心也請書於亭府君諱士達字彥通生於至順元年庚午正月二十日卒於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十月初三日仕至奉議大夫廣州路總管娶妣高氏李氏黃氏生男二人長曰騏次曰驥即弘道也余既與弘道作墓亭記四祠堂暨敦禮善俗序各一或者難之曰記一而已焉用多爲子孫徒視喋喋之喙無乃煩於辭耶余曰齊桓五霸之盛死之日五公子爭立尸虫出於尸骨肉且不得入土矧肯作

亭堂以寓其孝思乎禮固以適中爲貴然過於愛過於厚亦君子所嘉也余嘉之甚故重之以辭

重刻秋坡先生文集卷之七目次

說

三友號說

見舊邑志

龍淵說

廉說

靜菴說

辯

先生辯

剛辯

廬陵羣公辯

因果辯

訥翁辯

傳

純素子傳

賢母傳

秋坡先生文集

卷七 目次

趙氏二節婦傳

敦素子傳

行狀

臨清先生行狀

銘

後晉朝請大夫行錄記銘

厚本堂銘

贊

總管伍秀峯像贊

元縣尉伍梅邊像贊

陳冕冠字贊

跋

南越山翁後跋

終

林坡先生文集卷之七

說

三友號說 見舊邑志

士有順其性適其情者故悅陶淵明號五柳先生歐陽永叔號醉翁非以此沽名以自誣誇世以自高將以順其性適其情而已古岡黎彥晦嗜酒號陶陶生馬宗善倚放號惺惺子陳宗毅勇決號鷲鷲者亦淵明永叔之意歟且嗜放勇世之所謂凶德非雅士所宜號二三子何取焉陶陶者樂樂則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說

一

仁也惺惺者敬敬則禮也鷲鷲者剛剛則勇也非仁無以守非禮無以立非勇無以行是三達德人徒知黎子嗜酒故謂之陶陶而不知陶陶者不在酒也而在於物我相忘徒知馬子雋放故謂之惺惺而不知惺惺者不在放也而在於主敬存誠徒知陳子勇決故謂之鷲鷲而不知鷲鷲者不在勇也而在於尊德樂義二三子亦順其性適其情而已非飾名誇世之謂也

龍淵說

天下之物神妙不測者莫先於龍功利及物莫大於龍觀其乘元氣以御天慶風雷以應候雲行雨施參贊化育有生之物莫不聳發然回枯槁於須臾者皆龍之能事也自非盛德之士居相位執大政調玉燭於四時施利澤於天下比迹於伊周而不愧者安能比德於龍哉永豐王惠中方且躬耕於歐村之陽不求聞達怡然自得若將終身其於澤物質化無所施其用也何有取於龍嗚呼龍之未用也必潛潛固龍之不取也不猶愈於亢乎其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適其時也苟動不以時悔吝隨至孰若潛之爲愈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惠中其庶幾焉

廉說

廉美德也有出於性之自然者雖不曰廉而人曰廉有矯飾外貌以沽名者雖強名曰廉而人不曰廉無他誠僞而已矣苟誠心於愛民吐露肝膈無所虛妄發政施仁無所乖戾我以民之心爲心區區小康何足計哉不思其本以一飲一食之微拒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說

二

人而於千鈞百鎰未嘗忘於內將以爲欺人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以爲欺天則昭昭臨覆尤不可欺徒自見其迷眩顛倒有不勝之弊也是故民有遺米肉亭長卓茂以爲禮順人情誠以此心不昧於隱微之中質之於天地鬼神而不愧耳何必矯情干譽以自欺哉

靜菴說

靜動君子立身之樞機也而宗善獨尚於靜何與宗善動之疎者也故以靜自守克其性之偏者而

秣坡先生文集

卷七 說

三

已矣故凡天下之事一動一靜可相須而不可相無動而時中吉莫大焉動不以節則悔吝隨至君子所以貴乎靜也是故恬澹寡慾謹言慎行操心之靜也寬仁多恕物我無競處事之靜也世之所以汨汨擾擾者由其操心之不靜故有多慾之累處事之不靜故有凶咎之非宗善有見於此則其過人亦遠矣或曰佛老之學以無思無爲形如稿木心如死灰亦靜之意與曰佛老之靜靜於虛空歸於無爲也君子之靜靜以豫動養於有爲也故

動而天下歸仁者皆自靜中持養夫豈虛寂無用之學哉故因或者之言遂併及之

辯

先生辯

圭峯樵築精舍讀書西巖下古岡學者鄧士均與出遊以齒尊之稱曰先生圭峯樵慊然不敢當有一客驟然而笑曰子何高乎先生之稱哉今聞謂先生不以爲羞而反高其名何也圭峯樵曰子

秣坡先生文集

卷七 辯

四

知夫人與山海乎夫參三才經緯古今者謂之人而不辨菽麥者可不謂之人乎巍峩千仞突然倚空者謂之山而陵阜僅露許者可不謂之山乎汪洋萬里渺然際空者謂之海而港汊僅相望者可不謂之海乎是故人者仁也貴乎萬善謂之仁不能克乎仁雖名爲人實則禽獸也山者產也能產萬物者謂之山不能產萬物雖名爲山實則陵阜也海者納也能納百川謂之海不能納百川雖名爲海實則港汊也巫覡卜祝陰陽之流稱先生亦

猶是焉彼雖有大小尊卑之等猶類也今之巫覡卜祝陰陽之流純以左道惑衆罔利者非類也先王設教以左道亂政者殺無赦然不能操刑賞進退之柄者奈何惟當別其類正其名異其術以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故作先生辯

剛辯

奸吏以辨急殘忍爲剛世俗不察見其行事果決庶務夙成皆曰剛吏也吾獨以爲不然夫剛美德也剛則無慾不挫其志不屈於物雖褐寬博而不

稊坡先生文集

卷七

五

喘千萬八而吾在剛之體段如此若辨急殘忍尚得謂之剛乎外則刻剝以張其威內則貪肆以遂其好其可謂之無慾乎善事上官惟命是從可謂之不挫其志不屈於物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行健天之剛也自強不息君子之剛也天人一理知天之剛則知人之剛不外是矣故氣餒則志不克質弱則行不篤心怯則守不固是皆無剛以王之如公孫弘張禹孔光胡廣之徒是也若夫臨威武之際刀鋸在前鈇鉞在後抱理不屈

然生不易節如汲黯蘇武朱雲段秀實之流蓋誠其人也今區區之徒役其小智以苛刻爲明以辨事爲能卽孔子所謂民賊柳公綽所謂奸吏舞文溫舒所謂刻木不對而今皆以剛稱之何哉雖然世俗不識剛之爲剛而以暴爲剛此其所以失人也故不可不辯

廬陵群公辯

予旣與王惠中序歐里子惠中可之袖其文而去明日復抵舟中告曰子說廬陵爲禮義之邦得之

稊坡先生文集

卷七

六

矣而獨以歐陽公冠於群公之上而丞相文信公亦不與之並吾疑焉夫自唐宋以下吾郡稱爲多士固矣如周益公必大楊忠襄公誠齋胡忠簡公銓皆聲名藉藉始置之不論獨文信公狀元及第歷居清要所在政績有古人風及姦臣賣國四海分崩文信公以夙自誓起兵赴援百戰而氣不衰臨歿而愈不屈其平生大節豈在歐陽公下乎子置之不取若有優劣之分焉抑別有說也予曰文公忠義固可嘉尚亦人之所當爲也夫食祿必難

君子之常事君子而不爲此則大節虧矣故名爲
君子者大節其可斯須虧乎孟子曰事親若曾子
可也夫以曾子之孝至矣而謂之可者亦未嘗以
爲奇事文公之忠曾子之孝皆臣子所當爲也使
歐陽公易地而居此亦歐之餘事耳曰文公忠節
旣聞命矣而劣於歐公者何與曰三公皆出處關
世道之盛衰也蓋歐公仕於慶曆之間君子滿朝
天下無事居諫官則盡其職任執政則稱其位從
容謨謀坐安國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其偶於時
秋坡先生文集

卷七

七

者如此以古文倡天下而風俗爲之大變著書立
言春容大雅皇皇於仁義儼然聖賢與刑當時或
識其面則終身爲榮其見重於當時有功於後世
又如此其爲廬陵羣公之冠豈不然耶文公生於
亂世天下動勦雖有冠鄴之才無所施其力巡遠
之志無所成其功遂與國家俱滅時使然也嗟乎
二公大節見於史冊如此蓋文公遇時之否而處
其變歐公遇時之泰而安其常歐公之幸文公之
不幸也故吾於子之請不得不詳說焉

因果辯

或有舉佛氏之語問予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
是欲因後世因今生作者是何謂也予應之曰此
卽大易所謂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說也父祖
子孫同氣作於前則遺於後受於後則本於前是
故商周修德昌後子孫累數十世而不忘秦隋縱
暴短世遂至二世而無遺類善惡之報捷於影響
此之謂也曰子之說前世後世異於佛氏之因果
也佛氏以爲人必精神旣滅隨復受形前世所爲

秋坡先生文集

卷七

八

之善惡則後世所報之貴賤前世後世卽其神自
相循環耳非父母子孫之謂也曰佛氏固有是說
以理察之誠爲虛誕夫造化以一氣生物終始未
嘗間斷一屈一伸理之常也如川之流前者已過
後者續之後者之去非前者之復回也如草木之
華今日開落者甲也明日開落者乙也甲不能爲
乙變形於先乙不能爲甲續形於後也則知人之
始終亦猶是而已陰陽五行之氣聚則成形謂之
生散則滅形謂之歿方其氣之聚也如川之來如

花之開及其氣之散也如川之去如花之落飄飄忽忽不知所之豈既去之水復回既落之花復開而既散之氣復聚哉是則佛氏之言其妄也亦明矣雖然所以懼愚俗懲奸惡亦勸世之權術但格物君子不論也曰如子之說則世相傳羊祜爲李氏之子東坡爲德雲後身彼皆妄歟曰吾儒之論本於常理有君臣父子之道禮樂刑政之教而無荒唐廣漠外倫悖理之說如所謂天地之高深鬼神之幽顯死之有生晝之有夜皆常理也故人易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辯

九

知而能明易信而能行也豈同窮幽入立求之於荒忽渺茫者耶若果有循環之實則亘古今之人同是也豈獨二公哉且以子之身觀之前世何人也後世固不可知嗚呼既不知而強求其說此君子所以名之爲異端也

訥翁辯 爲伍禱廣作

惟口起羞興戎出好則知言之不足尚時然後言言必有中則知言之不可廢言也者吉凶之樞機也言得時中則無過舉矣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

不必有德德者言之庫言者德之器君子庫其德而器其言則表裏一致而文質彬彬矣今不措其德之有無而惟言是禁是猶知刃之殺人而不知其爲利器之用可乎哉故舉其近且切者而言父之訓子君之命臣與夫兄弟朋友暨百工相師而相告詔者苟默默不致一語及語焉不詳失其倫次不得要領者悉使其神會心領而無齟齬之患雖聖人有所不能焉是故言語四科之一而居政事文學之先則言之不可廢可知矣弘道淳樸似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辯

十

不工於言者復加以訥吾懼其失於野非時中之道也故矯其說以勉之亦佩弦之意云

傳

敦素子傳

敦素子姓伍字如道新會斗峒人其先出宋翰林典章諱止由汴南遷四世至高州路總管起龍勲德

赫奕厥族誕昌門地甲一邑而名聞有加焉曾太父儀鳳太祖祐鄉能繼志述事克踐芳猷鄉黨無間言先子彥章尤側黨不群隱居未嘗謁權貴嘗覺養浩自若敦素子承累世富有之業以謙光自牧未嘗有一芥忤於物以剛毅自持未嘗有一毫挫於人日與弟希道從兄弘道暨昭穆百十輩萃於親睦堂怡怡愉愉至夕而罷率以爲常邑人目伍氏爲簪纓族有詩禮風云贊曰道散於天下而人得之以厚其生者理氣而已不明理則無以知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傳

又十

言不養氣則無以行義是知理也者天之降衷純粹至善者也君子以理明善則善之應變無時而窮以理帥氣則氣之體段無時而餒此萬物之備於我而爲吾心之素者也如道揭以爲號則其所養可知矣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如道有焉

純素子傳

純素子姓鄧名彛士齊其字也鄧氏出殷周曼姓之國曰鄧以國爲氏後支派蕃播於南北代有英

傑世襲美譽其來尚矣純素子曾大父某攝教古岡書院以文學顯大父某遭元季擾攘隱居不仕父彥昇穎悟不羣與伯氏彥弘叔氏彥昌彥良暨士齊兄弟士均教學於家塾文懿日彰爲問里楷式古岡稱詩禮家者十餘姓鄧氏其一焉彥良由大學簽仕丞淮東之清河廣石之思恩籍籍有廉能聲三載考績課最採訪使者暨藩憲大臣薦疏連上遂陞本邑令純素子由邑庠貢舉子業典潯貴縣教芳齡纔二十一耳辛巳夏以書屬嘉遜生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傳

士

黎貞作純素子傳且曰某自十七歲慈恃見背明年父又繼違孤苦哀痛之極李令伯徐孝節無以過也竊取記傳之義以識其終天抱恨之忱恐貞不得其實而過於文故率奉是囑貞捧書泣日降衷秉彝人孰無是心然世人每汨溺於情慾服斬衰啜飯粥故食稻衣錦以宰我之賢遊聖人之門猶有是問則流俗又何如也今純素子宅心忠厚若此可不謂孝乎哉或曰年富學強始釋褐於一命華裾錦綬有不得而辭奚素之有貞曰不然是

非爾所知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柳下惠與處女同室不易其介是身人欲而心天理也蘇子卿持漢節沙漠十九年不挫其志是身彝狄而心中國也純素子早失怙恃佩德終身痛罔極無以報華裾錦綬服君命不得辭是身衣錦而心純素也天下之理豈有外於是吾心既純則參三才酬萬化皆從茲出豈區區外物能較其輕重哉此純素子之志也或者唯而退貞遂述是語爲純素子傳

賢母傳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傳

又士

番禺有蔦灣黎氏世以禮自律而姻婭尤嚴曰諱英瑱者當妙齡室穗城徐氏徐達宦之後翼翼守家規有素內外宗黨長幼咸宜之越五載值湛萊寇亂適夫旅於外有二女皆幼穉徐持竄山谷間晝夜冒險跋涉走百餘里濱成者數遂入郡與夫會脫虎口於危亡之際既而生子庶又越二載夫以病卒時洪武十八年也徐年二十九而孀居庶呱呱啼在襁褓中期功之親無一人獨養所自出母何氏時年八十餘賦役連年如蠅集毛冗徐左

提右挈運乃心力了若無事惟幣良師訓子爲急務卒使黎氏聲光不墜今庶已成立而恂恂讀書好禮長女適南海李蕢頌然一偉丈夫郡名士咸重其人鄉閭識與不識盛稱徐爲賢母得佳婿而教子有義方云

贊曰昔孟軻氏幼孤而母勤三遷之教卒成眞儒後世以軻繼道統傳聖學之宗者母之功也然軻母從容撫育於無事之時庶母保全於顛沛危亡之際則其所處之難尤可嘉矣嘗讀宋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傳

士

景濂二賢母傳謂林氏具五美無愧舜倫予謂徐氏亦然冒險逃難不陷虎口而能全節義一也蚤作未亡人不二乃心而能訓子齊家底於有成二也無切近之親而能獨運心力芟艾冗役保障舊業三也克勤克儉允稱母儀四也識鑑不凡能擇佳婿五也是故遠邇稱爲賢母宜哉嗚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使夫人有母若此則子必孝家必齊睦族和鄰必得名道馴至雍熙太和之治不難矣是有大功於名

教也故特筆之於書以爲世勸

趙氏二節婦傳

二節婦俱姓羅穗城趙氏姑婦也姑南海擢桂鄉羅副使女適趙嗣奇生一子古禮作三十四未亡人今一百越二歲婦南海巴由都羅寶女適古禮生二子幼亡一女適陳某四十一恣所天今六十有八二母俱生於元盛時羅氏皆廣之右族閨門嚴肅女子自八歲以上不許出中門總笄櫛縱婉婉聽從工績紵纂酒醬主中饋威儀整整遵家規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傳

三

及適趙氏簪纓華胄乃宋祖之裔時稱故家二氏既孀姑婦相依以順天命修已守約杜門不出擇立姪孫名學文爲古禮嗣俾讀書保業不失令名閭里咸稱賢目之曰趙省元家贊曰乾坤奠位惟夫婦之儀越萬世歷萬變而不紊者分定故也然廉恥道喪汨於流俗其來遠矣世有夫歿肉未及寒卽粉白黛綠取憐新婿犬豕之行不若亦獨何心哉二母俱守姑婦之分同萃一門如聯雙璧姑作範於前婦遵範於後妙齡終天處人道之變而

能守貞慕潔睦族慈幼不失天理之常是大有補於世教也予故爲傳使任風化之責者知所采擇焉

行狀

臨清先生行狀

先生諱介字伯貞宋秦悼惠王廷美十九世孫也考諱可仕元歷朝列大夫臨江路治中妣黎氏以至元甲申十一月十七日生先生自幼知孝敬日嘻嘻親側與閭閻羣兒異八歲入社學知讀書日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行狀

古

記數百言覺進進不已十三四善作詩與五羊羣彥相頡頏弱冠從黃士文遊授詩書易三經至子史百家靡不櫛其芳而咀其腴迨長寬厚寡言喜怒不形於色與黃庸之孫仲衍李夷白黃楚金王彥舉趙汪中明中李仲秀諸公結南國詩社極一時之英傑也後值元季釋驥時治中府君自江右回而藩憲大臣檄爲招安官俾招諭各壘而先生主理家事時大父本泉府君猶康健先生侍奉克盡孝道至正癸卯春三山寇酋屠城酷甚適治中

府君將命龍潭慰撫爲賊所畱本泉府君以疾卒于時賊寇甚急先生遂棺歛太公喪畢卽匿而避之僅可得免而治中亦無恙旣而母黎氏亦卒於行間先生卽竭力營歛畢旋乃挈家潛就龍潭求治中養焉而黃士文爲賊執至欲加害焉先生卽往贖之遂得免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大兵南下嶺海平定始奉治中歸廣凡間關跋涉僅七年明年奉本泉柩葬于景泰陂頭山與安人許氏同穴五年壬子秋治中領薦入覲道卒于臨江先生聞

秋坡先生文集

卷七 行狀

五

計卽往迎柩歸六年冬十二月之吉與妣黎氏安人同葬焉撫育諸妹皆配名族嘗謂讀書當以明理爲先察理不明則信道不篤如是則是非交錯於前不知所擇如異端似是而非蠱入心志爲害大矣一切屏絕人或非之則曰吾存吾理吾順吾性而已矣奚恤人言有司常以明經舉又以秀才舉皆辭不就藩憲大臣遂其志俾終隱焉先生處世澹薄而無所好惟嗜於詩以陶寫性情號臨清有臨清集藏於家晚年構軒爲遊息之所植二松

於前又號二松山軒東闢一室集諸子諸生誨其讀書作詩勉其成立訓語具載集內二十二年己巳秋里有異學憤先生外其道反以其所惡者誣之遂有京行旣而得白南還舟次南昌得疾作遺命戒諸子曰今世之人凡居喪禮不以哀戚爲本專尚虛文而惑於異端吾自幼讀書於知命樂天之道存心養性之學鬼神幽明之迹原始反終之理無不究心是以察理頗明不爲惑也汝曹當繼吾志守此一道不得效倣世人所爲惟尊信吾

秋坡先生文集

卷七 行狀

六

儒高明正大之學惟勤惟儉克忠克孝則吾含笑於地下爲有子矣書訖而終是年十一月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假子義永扶柩歸先生始娶李氏先卒繼娶蒙氏皆番禺詩禮大家子四人長潔李出也次綯繹純一女蒙出也蒙善撫育諸子復命諸子學遺純入郡庠領永樂戊子科鄉貢以示樂十年葬先生於景泰鄉橫坑山之原綯以狀請于古岡黎貞貞視先生丈人行也且知先生之詳故敢撫先生之實行爲狀焉

銘

後晉朝請大夫行錄記銘

公諱昌姓張氏其先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也始祖諱輟生子興七世同居唐敬宗寶曆元年朝聞其孝義賜興珠璣條環以旌之避敬宗廟諡因改所居爲珠璣巷興配田氏三子迪原盛迪配曾氏一子昶昶配李氏三子庭澤庭範庭彥庭澤配趙氏子譽年十三失怙恃鞠於庭範庭範由孝廉起爲御營使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欽差嶺南開辦常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銘

七

平司掌辦平糴之事攜譽而行適梁太祖篡位庭範義不再仕遂居古岡州金紫廂之韓屋橋譽配知州崔昱長女生公暨伯兄榮仲兄華後唐同光元年州民高嵩充糧長運米州民賦若干石有奇令赴納南雄廣積倉時民窘無入徵者庭範令譽往就祖居分先貲盡代嵩等完輸之嵩等感其惠各計已業以償得荒熟田租若干庭範譽均分之廷範無嗣卒其妻朱氏將所得分業於後晉天福二年告送歸官作常平司官田惟譽承舊業又貿

羊城趙景原新興靜得里之業新舊共租若干石

與公兄弟遂定居之伯兄配高氏卽嵩女居韓屋橋其子孫今爲縣廓瀧水等派仲兄就產贅配新興陸屋橋陸萬庄女其子孫今爲張橋派公就產贅配本州永樂里何伯川女其子孫今爲沙岡派公與一兄俱於後晉齊王開運三年因祖叔彥澤有功本宗子孫皆得封官爵公封朝請大夫伯兄封朝列大夫仲兄封朝議大夫公之再遷良金山下時居民鮮少草木繁植公刊木以奠民民多歸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銘

太

之後又自良金山下徙半里許擇沃土以居之名曰沙岡民亦從之公乃率民廣拓疆畝復作義廩以入歲所徵稻麥每遇凶年輒發而賑貸之民多德公及公考終民乃相謀曰我輩無公罔以至今日乃塑公像祠之公生後梁均王貞明五年癸卯五月初八日夜卒於宋太宗五年某月日春秋若干葬得行里三圭山某向之原妣後公卒葬本里雙峰寺後山某向之原宋季諸牒燬于兵火自公後子孫名氏莫得其詳僅知世數而已公子二人

長某次某分東西房東房子孫散居橫村土陟古岡等處十世至少一公通七公西房子孫散居冲尾高田塘浪等處至有六公有九公東房自少一通七以下復有續修譜牒至于今又百家有奇其子孫着年勝冠髻總祿祿者以四五百計昭穆自十四世至十八九世者有之至二十二二十三世者有之公之祠歲久將圯兩房子孫謀共新之始工於永樂八年十月初吉明年端陽之吉告訖子孫咸集乃相謂曰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有史則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銘

九

知君臣交代時運隆替綱紀屬然明白有譜則知祖宗開業傳家昭穆世數秩然可考若祖宗無其善而誌之是誣之也有其善而弗誌是自棄也惟我先公豐勛偉績聞於當時隆恩厚德浹於民心所以立祠像神以事之者卽與古之遺愛如同一轍故祀典凡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矧爲子孫其可忽乎東房二十三世孫冕謨輩盟手書公行錄謁予正之予辭弗獲乃爲銘之銘曰

偉矣公德翹秀拔萃奕世簪纓仕干五季遭時

多艱屢易天位疾視元凶心腸如沸時不可爲奉身退伏爰居爰處良金山麓芄芄草萊蒼蒼雲水交之剔之亟其成屋莫居三載民和族睦徙于沙岡土壤腴饒廣植桑麻田疇連阡乃積乃倉以賑凶年噓仁種義民賴以全民日報公惟祠與像戢戢廟食沙岡之上享祀不忒薰蒿悽愴歲時追慕益彰遐想明明我公一代之英其神陟降山川之靈和風甘雨慶雲景星亘古不泯永福雲仍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銘

十

厚本堂銘

象治南五十餘里有山曰皂幕隆然秀拔橫截海岸爲諸山宗比界新興其南衍環延袤五十七里鼎食大家比屋連甍畎畝腴沃衣冠顯士項背相望其西隅一境尤勝背圭峯面良金山蹲伏虎川走降龍及人鄧某世家囊腹間若某者又魁偉出羣少登仕版典邑刑曹政清詞簡民咸悅之考績間念二親早世無以伸罔極之忱擇地於室東隅建祠三間工簡價廉不華不朴臺龕楨座蓋韜凡

桌與夫豆籩之客無不悉備以展晨昏追繼之誠
歲時灌獻之敬壬辰春落成初問名於予予不敏
竊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惟君子存之厚也
衆人忘之薄也聖人所以立爲宗廟以寧其神禴
祀蒸嘗以時其祭祭者教之報本反始厚其思愛
不忘初也此我友立祠之大志也其意豈惟行之
於身已哉俾後人升是堂視其楹題執其豆籩必
思其身思其親思其祖由近以及遠沿流而求源
洞洞屬屬如將親見焉則厚之至教之遠本之隆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銘

主

枝之裕有不可勝言者矣題曰厚本其庶幾乎某
方展青雲驥足依日月光華推此以化邦興治其
民有不善其俗有不成者乎曾子曰慎終追遠民
德歸厚矣某有之是爲之記而繫以銘云

聖神立極萬方雲從山岳效靈天地儲衷篤生
英賢昭此南邦我皇幕上摩蒼穹浩浩烏江
萬里流東乃有碩人特出其中天資粹美昂昂
颯颯礧溪之虎南陽之龍版築元說廊廟恭恭
一永言維則思貽無疆楹題奕奕南山與同豆籩

墨爵有嚴其容昊天罔極涓埃用崇源深流遠
本固枝隆繩繩振振麟趾斯鑫餘裕綽然易俗
移風地久天長福祿來降

贊

總管伍秀峯像贊

虎嘯風烈龍興雲從 皇元啓運明良相逢首膺
超擢伍氏秀峯有民有社克勤克忠開業垂裕後
胤永宗噫公雖遇時之可爲實冠古岡之英雄

元縣尉伍梅邊像贊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贊

主

當有元盛時富室子弟駢以奢淫自樂其於修己
治人之道蔑如也公能繩祖武續丕緒不失芳聲
俾子孫紹無疆之休遺像永存不亦宜乎

陳冕冠字贊

龍溪徽士陳宗沆以其長子冕將冠責以成人之
禮速子爲賓子謂冕貴器也自天子至於公侯伯
子男尊卑之制詳矣乃命之字而贊之曰大哉冕
子昌稽厥始始于軒轅至周大備爲物雖小加于
衆體文而得中華不過侈加于衆體貴莫與比字

爾尚之顧名思義既冠以禮童習是棄弘爾高識
擴爾遠志無忝厥祖簪纓之裔

跋

南越山翁後跋

南越界五嶺外非古九州域或謂禹貢揚州西北
抵淮東南盡海非古域而何漢武滅建德置九郡
周數千里皆稱南越名山如羅浮西樵諸峯計不
千百里而止翁所居果何山耶吁是不然昔子房
從赤松子遊世之學神仙者以子房真辟穀棄富

林坡先生文集

卷七 跋

三

貴事綱目特書留侯張良卒明其寓志高逸棄富
貴如脫屣初非爲求仙計也今翁瞠然杖于鄉有
良田園稼穡雜樹桑麻瓜棗以供衣食或樵于山
或漁于河足以暢笑咏歲時伏臘子孫列堂下款
款致敬暨里巷相慕悅會數禮勤捧卮酒而歌可
謂善處樂矣鄉人以德稱之目爲南越山翁予獨
志云爾惡知其所謂山者哉郡博士朱敬鄉先生
仲璧偕諸俊彥或序或歌咸以功名期翁予獨諷
誦歸去來辭以見翁志云

贈林坡先生集卷之八目次

附錄

金陵贈別序送彥晦先生南歸

金陵贈別詩送彥晦先生南歸

六首

像贊

十二首

釣臺詩

八首

謁鄉賢祠詩

讀林坡集詩

四首

題鄉賢祠聯

贈林坡先生集卷之八目次終

贈林坡先生集

卷八 目次

一

卷末

跋

後序

家禮舉要四卷

副刻

古今一覽二卷

秣陵先生文集卷之八

附錄

金陵贈別序送彥晦先生南歸

黎徵士彥晦生嶺海之古岡以經學著名其鄉先達如孫李諸公嘗爲延譽隱然名動縉紳洪武乙卯由薦辟至金陵拜謁臺館諸公以禮相抗議論侃侃未嘗少屈諸公相顧謂曰斯人可樂受職居人下者乎旣而部使促令考試果託疾不往遂浩然整裝賦詩出郭諸公復相謂曰國初禮文草秣陵先生文集 卷八 附錄 一

創所當講求彥晦積學待問未可遽令遠歸也乃相與畱居京邸商酌禮文者兩越月而後歸臺閣諸先生歎曰堯舜之世下有巢由高蹈遠引如彥晦其聖世之巢由乎吾輩正當禮貌之以勵風俗乃相與餞送都門之外一時就中式如梁子异王子綱十餘輩皆彥晦鄉人也亦歎曰彼實遠榮吾固靳顯能無愧乎然皆敬慕彥晦學行素與交遊臨歧戀戀若不忍舍亦相與餞別之而彥晦之自謂則

曰士君子生世間出以行道處以珍身固各有志不必盡同要惟自信不使失已而已言畢相與酌酒燕胥僉爲繪金陵話別圖人賦一詩贈之欲爲之序以重斯典予曰館閣諸司有作養人才之職者也使諸公優禮四方之士咸如今日都門禮貌時趨利逐名新進効用之憂也使諸士自茲以往行已有恥咸如都門含愧時斥遠虛名務求實行高尚之美節也使彥晦旣歸益加養素自重咸如今日金陵抗禮不屈時則上不驕其位以失士下

秣陵先生文集

卷八 附錄

二

不汨於利以失身由是人才可興士習可敦風節可厲是大有裨於治化矣然則斯別也其可少哉謹序 告

大明洪武八年歲次乙卯季冬之朔由薦辟入

廷試

賜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掌院事

敕修國史

經筵講官江西豐城朱善備萬甫書

金陵贈別詩送彥晦先生南歸

番禺雪蓬黃 哲 翰林典義

幾人廊廟幾蓬蒿視滴憐君驪海濤

黼辰天開傳

詔檄都門人喜詠千旄金陵月色侵詩夢庾嶺梅

花照使袍

聖主恩霑均出處頓令閑客遂清高

河東聽雨王 佐 黃門給事

玉帛交戈賁野蒿

天恩浩蕩比雄濤休誇樗散航泉石且竭葵忠荅

秣陵先生文集

卷八 附錄

三

旆旄驂席共畱青玉案山人先制綠何袍鳳臺別

後堪回首五雲雲中日月高

永嘉陳亢宗 兵部員外郎

日上潮生水拍沙攜琴扶送出 京華北來皂蓋

風雲壯南去青山驛路斜四海夢龍皆玉佩千年

箕穎亦烟霞冥鴻池鳳遙相憶悵望黃雲紫水涯

姑蘇金誠之 刑部主事

南盡交彝北朔沙衣冠萬里拜

勳華苑梅噴雪香方滿官柳橋春影半斜正好璠

霄依日月遠從雲空戀烟霞興頑立懦當時事雅
俗期君倡海涯

南海李 晟 戶科都給事中

潮長寒江日射沙每因分別賞韶華半生薄宦縉

塵老故園驚心白雁斜共據桐梧聽夜雨莫辭春

醅醉流霞明朝擬向天南去笑指仙舟碧海涯

連州唐應奎 兵部員外郎

粵客操南音蕭蕭雪點琴既多懷實意肯受俗塵

侵望外寒江驛燈前故國心開尊莫辭醉明發又

秣陵先生文集

卷八 附錄

四

分襟

俛諸

廬陵劉

履 廣西都指揮使司
經歷歷戶部主事

蚤遊庠序遠歷江湖肆禮學樂誦詩讀書士人雅

望今古通儒曷爲列伍荷戈執及晚歸故里載經

田廬弟昆已矣笑然瘠軀譬彼孤鶴期翔天衢俯

視下士疇能與俱其心休休其樂自如不爲形役

不以物拘軒轅練達若隘八區人慕其志我愛其

愚確乎不拔君子人歟於戲仲尼之徒貴職道之

隆污可以卷可以舒惟先生有是夫

南海王

綱字子倫薦授候補
丞歷雲南巡按

容其溫性其純妙齡嗜學強記博聞故積於心胸
者原原焉有素而發爲文辭也浩浩乎無垠土類
蒙其獎訓悉以顯達至於其身也豈固自湮惟浮
雲夫不由其義之富貴乃甘心焉不以其道之賤
貧旣遠戍乎遼海復歸老子江濱人徒見其閒情
野服每自列於韋布而不知其高風勁節嘗頡頏
千縉紳噫所謂遐世無悶之君子庸非斯人庸非
秣坡先生文集

卷八附錄

五

斯人也歟

門人番禺董

筐貴州監
察御史

江湖歸隱鬢星星白水青山遠世情尊酒可能長
日醉釣絲低傍晚風清看雲自足成幽况垂老應
知不用名溪愧當年座上客倉皇何事日勞形

門人湯有容

興安教諭

尤仁由義矩度如如雖困於坭塗而確乎不渝博
文約禮實啓吾徒然禮以師儒則遜乎不居書贊
有常吉士易稱勞謙君子非斯人其誰歟

門人鄧士齊

貴州教諭歷
吏部主事

浮雲萬變青山如舊澗舟過眼蒼松獨秀先生之
德松貞山壽

邑人陳 湘號泉石

秣坡白頭嘉遯叟囊括江山秀酒葫蘆挂樹頭打
魚船纜渡口這風流世間何處有

永嘉陳亢宗 兵部員外郎

古岡英豪惟公最著游藝依仁安於所遇投跡釣
臺世無知音白雲青山悠悠此心

秣坡先生文集

卷八附錄

六

自贊

匡廬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沉浮惟酒是
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
樂夫天命歟即休

白沙陳獻章

羊裘不釣世間名考蹟桐江更考情散髮松根坐
磐石葫蘆無酒對先生

無詩無影不留真描畫先生到幾分賴有當年親
點筆一聲孤鶴在秋雲

吳天賦

號石泉邑教諭
龍巖人

海濱釣叟舊知名尺素空留物外情只有丹衷描
不就高風勁節尚生生

化工全賦昔年眞画筆曾傳得幾分我爲先生圖
景像潭心秋月隴頭雲

釣臺

陳白沙

去年塵外訪遺踪親拜先生舊德客人物偉然流
俗表一竿臺上釣秋風

先生有塵外亭
與釣臺並稱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八 附錄

七

少年朝暮釣池旁嬉戲哦吟送夕陽卻憶子陵臺
上月至今千古共流光

陳白沙張象山原與先生
同里故稱都會一里三賢

吳天賦

歸來何處寄芳踪偃蹇滄洲覺自容枕石夢攜東
海月一竿長拂富春風

磯石磷磷結水旁濯纓江上暮秋陽人間好借希
文筆特爲先生發耿光

區元晉

字惟康號見泉
福建興化同知

漁磯寂寂隱仙踪路轉鶯花更幾重十里水雲飛

不斷空教人憶釣絲風

李發

字長卿號崙山

人去臺空山水深四時風雨尚龍吟追遊月夜歌
吟處荻露江雲灑素襟

嘉會樓前鼓柁過釣臺臺下問漁簑巍巍兩柱撐
天地也障東流不盡波

鄭相

號過齋

釣臺百尺老烟霞都會村南有故家莫道風清人
去遠幾回吹簫數梅花

林坡先生文集

卷八 附錄

八

謁鄉賢祠

陳白沙

儒術聲名舊戎衣日月長醺然尊酒下眼孔得遷
陽

讀休翁集四首

陳白沙

曾從父老問前因說到才情迫絕倫今日偶然文
字外分明氣象一般春

直上遼陽訪管寧至今此語聳人聽當時英邁知

何似肯向坭塗險處行

筆端寫出自滔滔人物當爲一世豪欲識胸懷真

富有長江萬里湧波濤

塵外亭南我舊居自從卅角慕補如他年倘有東

阿肯敬爲先生特筆書

題鄉賢祠

蘇廷魁 號廣堂

塵外挹高風天許遼陽歸戍客

江邊弄明月人傳都會啟儒宗

宋史文三

附錄

九

秣坡詩稿七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黎貞撰貞字彥晦秣坡其自號也新會人洪武

初舉邑訓導不就坐事戍遼東尋放歸明史文苑

傳附見孫蕡傳中是集初刻於嘉靖庚戌歲久散

佚

國朝康熙丙寅其後人搜輯重刊凡詩詞賦三卷雜

文四卷卷八附以贈言貞少從孫蕡學詩蕡集卽

其所編次雖所造未深而風格尙爲道上借此本

掇拾於殘缺之餘其菁華已不槩見矣

竹居集一卷

〔明〕王珙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六年王氏十萬卷樓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竹居集一

卷》提要

竹居集序

竹居集序
海虞嚴士王公之所作也公為人博雅莊
志生值元季知時之不可為乃閉戶讀書
好與高人逸士遊山水間於登高望遠覽物適情之
際發於歌詩以自遣無雕琢浮靡之習有渾厚淳雅
之氣當時名公無不慕之惜乎稿有所不存其嗣子
惠言深慨之每聞鄉之人傳誦輒手錄之間於舊篋
得其一二遂彙編成集名曰竹居詩集命予友義孚
張君微予言題其端予惟元盛時若虞楊范揭諸公
以宏才碩學居製作之任其文章功業咸著于時由
其所遇也至庶夫楊公季迪高公輩其文章功業
亦足以施于時者也然韜光晦跡屏居于吳淞江上
噴傲煙月以詩自豪陵轅古今磅礪宇宙不以廊廟
為榮江湖為戚由其不得所遇也予知竹居道者其
文章功業雖不得與虞公輩見諸于用而詩文之著
幸得其賢嗣搜輯所遺彙編成帙為家藏之珍深足
以傳之悠久又豈有憾哉公諱珙字丘珪竹居道者
乃珙也遂為序

宣德元年春二月吉旦翰林院侍講吳郡王進書

竹居詩集序

詩未易言也因其詩之美惡可以知其心之邪正因其心之邪正可以知其政之得失此周之盛時所以有采之詩官以觀民風以知治道也後之言詩者反是不原其性情而論其工拙是求芳華于無根之樹責層闌于無源之水奚得哉海虞王處士廷珪生于勝國之季有厭亂思治之心鬱于中久矣一旦遭值聖明治生富贍構幽居于深竹之中詠謂其情思凡為詩若干首題為竹居詩集率皆和平之語治世之音豈效騷人墨客抑鬱悲凄以自吐其不平者哉故詩以忠厚和平為主工苦乃其餘事耳可與知道竹居詩集

者言未易以口舌爭也嘗讀周南采芣之詩殊無意味聖人列為正風者豈以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苢而樂不效鄭之溱洧男女相譌采芣藥以為贈耶由此觀之詩豈易言哉詩豈易言哉予以詩文為職業至於老而後得之故因竹居詩序洞發以告觀者毋忽宣德元年六月之望

序

行在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同修國史邑人張洪

字宗海常熟人洪嘉初名入翰林官修撰行人司行人奉使諭綏甸

竹居詩集序

古人評詩以氣別之者有四曰臺閣曰山林曰脂粉曰蔬筍臺閣者肥濃之氣也山林者清爽之氣也脂粉者艷麗之氣也蔬筍者淡泊之氣也如唐人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分赤羽旗此臺閣氣也山花兩相蕪落溪水溪雲一樣閒此山林氣也舞回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此脂粉氣也竹筍乍生黃犢南蕨芽初長小兒拳此蔬筍氣也有臺閣氣者便覺其馳騁富貴之間有騷泰狀有山林氣者便知其樂土安天不以富貴累其心有操守狀有脂粉氣者便知其依紅倚綠華飾治容有風月狀有蔬筍氣者

竹居詩集

三

便知其不貪脂膏有隨分狀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為之豈理也哉竹居先生則不然先生賦性曠達閒居靜處之時情覽群書會古今于一息集物于一理不馳騁于要路不韜光于幽僻不邊幅以癖艷麗不味肥濃以遠澹泊觀其所作如送鈕大參省親詩云拜闕擬承新雨露入官應振舊文章此非胸中有臺閣氣者不能也題陶行之菊軒云清標不作繁華態幽色甘陪隱逸情此非胸中有山林氣者不能也如花下醉扶明月夜樽前歌唱美入樓此非胸中有脂粉氣者不能也又如香糯旋炊因釀酒新蔬謔摘為煨薑此非有蔬筍氣者不能也噫有諸中者必形諸

外先生器不欲顯而聲自顯矣夫詩者心之聲志者
心之所之也聲存于心發于心聲成文謂之音之響
清麗在于言歌咏之間足以見先生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襟度之大情性之正從是而見之意
可不敬乎 宣德二年季春之吉
賜進士前監察御史豫章范敬先序

重刊竹居詩集序

竹居詩一帙五七言律七言絕繼若干首海虞處士
王君廷珪所作也君當元季騷擾弗寧厥居迨
國朝平定海宇民物康阜迺卜居于虞山直北之蕭
溪植竹萬竿日容與其中興之所至輒形吟咏悠然
自適泊然無營而子惠吉能幹父業家業益昌故君
以自益得超然物外與世相忘心安而性靜神閒而
氣舒故其詩和平典雅質不近于但談不流于枯木
嘗追琢其全藻繪其飾以求驚世駭俗而山林隱逸
之趣田野遊觀之樂隱然見寓于摹寫間嗚呼是可
以觀世之變矣古之陳詩者于以驗風俗之盛衰考

政治之得失竹居詩作于洪武永樂間謂非涵泳太
平至治之澤而能發于言如是乎詩大序云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吾于是有以知世道之泰矣廷珪
之曾孫仲申登進士第官工部主事得君遺稿將鐫
梓以圖不泯微言并諸端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不
仁也予故為序而傳之 正德六年歲次辛未仲夏
望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前翰林院學士
南京國子監祭酒吏部尚書 經筵講官 兼
東宮講讀官 國史會典副總裁同邑李傑序

竹居詩集

國子助教郡人張 信校正

登維摩寺

不辭山路遠暇日訪僧家石徑難通馬春林未見花
飛泉風外響近照嶺頭斜寺僻無兼味近宿只煮茶

秋日田家

涼生景物幽禾稼喜登秋雨順田疇足民間未暇休
飯香人共樂母飽子無憂野老朝來問林頭酒可籌

秋夜

雲淨天如洗夜涼秋氣清書堂燈可近客舍夢難成
竹居詩集

月下誰家杵樓頭何處望井梧層葉底絲線有新聲

喜晴

萬里暮雲收長空總是秋風聲斜透戶山色半侵樓
白雁啼寒切黃花泥露幽曉來乘興出詩思豁吟眸

寄伯初原上人

閑道山居好山居果避喧鳥啼春在樹竹潤雨臨軒
籬下眠黃犬窓前听白猿耳清塵不到何必問桃源

次張助教山行韻

東眼遊山寺崎嶇馬不前叢林多勝地絕頂少人烟
花發岩前樹風迴石磴泉杯餘盤薄久落日暮雲遙

贈月丹明上人

雲字天心白良宵與真同舟橫無際海人在廣寒宮

夜靜龍蹄鉢秋清月滿蓬真樵西渡遠努力一篙功

夏日書懷

一室從吾懶蕭然白晝閑買書曾入市訪友時登山
留賢心無欲炎涼事不關可憐湖海客白頭未知還

次計蒙正春山韻

春山久不到芳艸自芊芊幽徑苔苔合長松薜蘿纏
好花無點客積雨有流泉舊日登臨處回頭一悵然

暮晴

連宵梅雨足雲淡午風涼溪暖魚苗出泥融燕子忙
陰雨視帳窗濕透簾簾長池館延清晝閒焚陌子香
竹居詩集

次靖姪韻

紛々任化生長日遶空庭四翼生綃薄双睛碧玉明
點波齊上下驚雨亂縱橫只恐秋風起淒涼不見形

對雨

長日倦行後修然獨愛眠閉門情默々憂懷意倦々
對景無新興吟詩欠好聯雨多加濕嗽頻服化瘕圓

雜燕

小燕初離乳梁間試學飛一身無穩兩翼有參差
習語聲猶在衡風力尚微不知王謝宅難認舊巢歸

和遣懷

破曉簾纖雨涼生一枕風讀書無倦客憂稼有疲農

坐飲陳佳菓行吟對好峰枕琴渾不寐月色滿蒼穹

夜雨

三月今宵盡光陰若箭催送春今夕雨立夏數聲雷
斷夢應難續愁懷不易開空階多點滴俱入枕邊來

和蒙菴韓公望登山韻

秋日登山晚松林起紫烟重來未有日一見不知年
荒寺惟存蹟懸崖尚拂泉老僧茶話久靜坐樂心田

晚步

信步東郊外扶筇度夕陽遠溪分燕尾小路曲羊腸
山寺茶烟淡田家麥餌香暮林無過客黃犬臥籬傍

久雨

竹居詩集

梅天夕雨飛山塢笋芽肥溪漲魚翻尺芹香燕濕衣
綠多千樹暗紅少百花稀何得風晴日藍輿上翠微

新竹

雨後初翻簾晴梢葉漸稠清陰分藥圃翠色近書樓
月似淇園夜風如渭水秋悠然相對處清興勝王猷

水漲

觸處水悠悠間登江上樓瀟湘遠漢浩蕩混群流
南北渾無路東西不碍舟一聲漁笛起吹徹楚天秋

初夏即事

疾嗽莫能痊先陰荷自延齒疎嫌肉脯興減瀨詩篇
終日稀行樂從春半起眠不知門外景艸色已芊芊

題舅曹叔銘烏撒歸卷

自別隨營幾度愁天南地北兩悠悠江山去國一萬
里夫婦還鄉十七秋幸喜到家詩滿軸相看驚我雪
盈頭從今莫作蠻夷夢共守佳城土一丘

送原上人之蘇州

柳橋分手獨登舟水色山光入舵樓後夜姑蘇城下
泊疎鐘漁火兩悠悠

懷用潛上人

桃李東風爛熳開軒不見故人來春江酒熟畦蔬
嫩日思君共此醅

繪屏

竹居詩集

亭々雙檜植前楹屈幹蟠枝巧作屏雲後幸留孤竹
畔歲寒時節共青々

讀書圖

灑落塵情宦業疎却來林下結幽居一生不識長安
道日々釣簾只看書

聞絳緯

籬落涼生夜未分綠風緯月為誰動幾番破江南
夢愁無家萬里人

寒食

寒食人家春正濃湘簾盡未燕吟風門前柳色含烟
綠溪上桃花映水紅

暮春

落盡殘紅綠滿枝可憐春色不多時等閒尚欲尋芳
去恹恹空山叫子規

感廢宅

短棹隨潮過遠沙斷橋疎柳兩三家長蒿深匝門前
路野菊無人秋自花

睡起

寂寥終日為春愁綠樹南風竹外樓午睡起來溪上
步扶筇閑看落花流

雨中落花

東風如箭雨如麻絲見開花又落花流去亂紅春不
住

竹居詩集
十
管誤教漁父覓仙家

溪橋晚步

連日陰昏思寂寥偶因晴步過溪橋不知門外春多
少柳上一聲婆餅焦

雪景便面

孤舟冒雨長川水冷無魚欲棄荃誤却釣簾凝望
客幾回錯認剡溪船

漁笛

罷釣歸來月正明倚蓬三弄海雲清西風兩岫蘆花
渚驚起鷗眠過別汀

樵笛

息薪樹底夕陽紅巧按宮商弄晚風一向未終山石
裂擔頭新月已朦朧

牧笛

破曉衝煙上草坡牧聲嘹唳出松蘿夕陽遠逕歸來
晚扣角多吹長短歌

東郊晚步

閑訪漁樵過小谿烟邨處外廬低疎籬門巷多相
似綠樹殘陽亂鳥啼

偶傍田翁草舍過鳥啼門巷綠陰多老農不識人間
事只向桑間自結蓑

客過值雨

客邊無奈雨漫漫喚酒澆愁量不寬賴有小齋基局
在不分勝負且盤桓

山林讀書圖

日窮經坐小齋山間誰識棟梁材一朝闕下文星
現會看徵書馬上來

和鄭庶使贈林剛伯紙帳韻

雲疑半帳白漫一榻無塵眼界寬雲月四簷天似
水道人熟睡不知寒

寄致仕林先生

解印歸來速與濃我剋博帶任從容消閑獨對黃花
逕一首新詩酒數鍾

探菊

杖藜徐步過東籬分付紫：菊蕊知明日重陽當勝
賞花須開早莫令遲

竹林獨坐

數竿瀟灑一襟風獨坐從他兩鬢擊隔水紅花人不
識行人傳說是烏樛

訪友

閑來訪友踏春晴兩岸東風柳眼青無數好山看不
盡喚人啼鳥更多情

林提點携琴訪

外史携琴訪舊知愧予無德效鍾期夜深一曲拘幽

竹居詩集

十一

探不似文王姜里時

竹林偶成

曉來一雨滌煩襟白踞胡床坐綠陰隔岸稻花香噴
雪隨風飛到竹林深

讀書燈

短：韓檠二尺餘通宵隨分伴詩書此生却咲清貧
客映雪囊螢用志殊

問菊

知君曾不負秋芳何事已金衣吐香若是白衣人未
至也須賒酒過重陽

贈道士

儒冠脫却戴黃冠蹟遠紅塵氣宇寬金馬玉堂難入
夢青松白鶴任盤桓

和計叢正

雨餘庭院日初長白苧風輕襲嫩涼偏稱讀書窓下
客沉：清畫木香香

和計元虧

白首何曾識翰林茅茨拙守已年深何時得造幃屏
下沈耳來聽醉後吟

秋日喜晴

一天如洗碧無痕無限秋光滿海門詩思盪自推不
去橫拖藜杖過前邨

竹居詩集

十三

曉來極日倚晴樓點檢江山事：幽最喜吟邊清絕
處雁行寫出楚天秋

次春晴韻

東風澹蕩景和明處：樓臺列管笙香徑迷紅雙蛺
蝶晴林啼綠兩鴝鷄出城駿馬嘶金勒當戶奇峰列
翠屏春色魚邊題不盡間將一二寄吟情

寄倪子銘

故人憶別數年間白髮相催各鬢斑風雨幾番吟不
就湖山兩隔會多難愁來路遠人應遠老去身閒心
未閒何日草堂同一醉高歌細酌共怡顏

山居寫懷

流光催我髮垂斑
喜際明時老此山
有客顏陪花徑
去無官懶得草堂閑
三杯綠酒書窗下一枕清風翠竹間
遠屋腰田麻麥遍
香無榮辱雨相關

春日郊行

傍柳隨花過小川
風光滄蕩嫩晴天
停鞭問路誰家馬
載酒出城何處船
山對色開分野景
鳥聲相喚說春妍
偷閑信步東郊外
不是尋芳學少年

迷懷

倏忽光陰六十秋
芳情猶憶少年遊
爭馳綠駟誇月便
賽青梅決蜜桑花下
醉扶明月夜
樽前歌唱美人樓
當時行樂成春夢
贏得蕭蕭雲滿頭

竹溪詩集

五

次不寐韻

長夜迢迢睡不寧
幾番家夢做難成
接頭眼角吹霜夜
庭下清砧搗月明
詩思遣懷無好句
蛩聲到耳有離情
十年多少心間事
化作秋霜髮際生

次顯上人韻

一湖半浸淨無瑕
鏡屋閑鷗睡暖沙
群牧騎晴歸蓼岸
扁舟唱晚入漁家
老郎換酒經霜蟹
大婦披蓑帶子蝦
水色山光觀不盡
隔江誰唱後庭花

湖光山色軒

智士無仁樂有餘
臨流卜築傍山居
翠屏映戶春光媚
素練當軒月色虛
半夜歌聲來枕簟
一林嵐氣潤

琴書佳來那得紅塵客
長伴漁樵意自如

咏晴晚眺

宿雨終收景物佳
滿眸晴色際天涯
上方樓閣中霄見
大地山河一帶餘
栽樹早霜紅橘柚
半汀殘照老蒹葭
我來獨愛楓林晚
寫付兒童謾引車

田家樂

山郭烟邨遠市朝
樂農耕鐵喜無徭
提壺買酒後新店
騎犢謳詞過野橋
檣梗濕披村外雨
桔槔聲響晚禾潮
喜將租賦輸官足
邀共林翁醉一瓢

邨田即事

數家茅屋傍湖濱
蒲柳環堤水護村
潮漲有風穿繫

竹溪詩集

十五

艇日長無客自扁門
漁歌隔岸聲相和
蛙鼓連天耳厭聞
薄暮烹鮮供晚酌
陶然醉卧月黄昏

晴望

宿雨終收春便佳
碧天如洗淨無瑕
狂詩香徑尋芳客
高揭帘看酒家
燭耀金梭驚擲柳
聯翩玉拍蝶尋花
江山入詠堪圖畫
倚遍南樓望眼賒

客中苦雨

昏霾連日雨如麻
然南行路更賒
萬里雲山秋滿眼
一聲寒雁客思家
壘塘水急難拖練
界首泥深莫駕車
別館淒涼不成寐
寒窗幾夜卜燈花

遊興福寺有感

不到叢林二十年路迷石塔草芊芊殘碑剝落前朝
火古墓荒涼後伐田山鳥有情猶喚客澗橋無水莫
通船穿雲匄歸來晚城下人家起暮烟

和山僧幽居韻

鑿石編茅境自偏不隨流俗處喧闐惟嫌噪晚棲林
鳥可愛攀蘿獻菓猿禮佛焚修心入定拈花打坐月
長圓何時借得禪房剪燭西窓語昔緣

夏日山居

山房六月不知炎繞屋長松蔭翠簾萬玉節風嵐竹
密半山分兩碧峯共汲泉爽若虛心淨掃石眠雲午
夢恬自笑紛紛名利客驅馳頭白尚無厭

竹居詩集

十六

秋夜

暑往寒來歲月流澄江玉宇淡雲收一天金氣渾如
水萬壑松聲總是秋烟書窓連夜燭悠漁火隔
江舟誰家又把銀箏弄十二欄杆月滿樓

晚眺

感時遙憶仲宣樓一事無成空白頭月缺月圓天似
舊潮生潮落水長流人生富貴無多日鐘送晨昏有
萬秋獨立溪望南北江山疊古今愁

望虞山有感

南山佳景自依然幾度陰晴色更妍簾映水晶前澗
雨屏開翡翠後峰煙神翁井竭丹何在齊女坡荒州

正連勝事品題多感慨夕陽依舊下平原

和原上人喜雨

火雲作陣墨成堆倏尔穹窿起迅雷龍挾雨從山下
過馬嘶風向海邊來沛然天地祐苗潤樂矣疲農咲
口開一洗塵煩清似水南樓快我且啣杯

春日苦雨

萬家烟柳雨兼風辜負東君造化工濕透梅腮傷白
玉潤滋苔髮布晴絨鶯花未發陰森際簾幙深籠嶠
峭中九十先陰春有百花何日展愁容

春日暴風不止

東君何事逞嚴威零落群芳總不宜顛倒花枝紅上
竹居詩集

十七

下縱橫柳線綠參差無思澤物將何用有興尋芳未
可期鶯蝶不聞香散盡一年春色半成非

寄丁德卿

喜聞函丈樂桑榆飽食優游得自如新繻旋炊雙
酒鮮羹慣繪四腮魚菊籬晚步還扶杖竹戶秋眠只
看書他日扁舟肯來此西山好幽居

和石屋山居韻

幽窓睡足三竿日不要人間唱曉雞香篝旋炊因釀
酒新蔬謾摘為煨薑連籤帶套書盈案適興忘憂花
滿蹊簷外長松高百尺春來借與野禽棲

和納涼韻

笑：酷暑勢如焚為愛新涼坐綠陰秋水一泓平竹
簾清風兩腋洗煩襟日長消睡濃煎茗客至閒談且
罷琴林下不知三伏熱晚來清興自詠吟

秋興

極目蒼江秋正濃蓼花汀畔白蘋風一朝雨過青樓
香萬里雲開玉宇空雁落新聲霜月白楓含晴色晚
霞紅老懷欲寫南樓興多在入錦瑟中

中秋不見月

八月正逢三五夜嫦娥何事掩輕紗
照未許清光出海來筆吟翁情寂寞擎杯驛客意徘徊
何何時趁得雲槎便直扣廣寒宮殿開

雁

遠離朔漠到中州萬里悠：集侶傳帶月影沉湘水
夜呼雲聲斷楚天秋菰田米熟堪充飽蘆渚花深得
自由最是客邊愁絕處哀：飛過夕陽樓

秋夜客中

當年宋玉悲秋為客方知易白頭寂寞不成千里
夢淒涼歷數五更籌搗殘明月誰家杵吹徹清簫何
處樓更有寒蛩吟到曉耳邊那著許多愁

笛

裁筒分竅作鸞鳴俄見柯亭竹有聲月夜喚回山館
夢霜天吹斷玉關情風飄律呂新腔滑曲度梅花越

調清莫向江城弄三弄
鮫人垂泣老龍驚

次漁家韻

烟波萬頃一孤舟到處無家只自有早起買魚來市
上暮歸收網宿江頭但知沽酒同妻醉何暇經心為
世愁識破人間榮辱事杳無飛夢入歌樓

寄張知縣

故教相違二十年幾番勞我夢懸：瑞溪潮水應如
舊後巷人家可侶前冠帶早辭千駟祿聲名遠與二
疏賢何時細倒平生話秉燭連床夜不眠

中秋懷友

去年此夕月當筵今夜月圓人不圓憶有句嗟千里
竹居詩集

別論交多欠一生綠清光照我秋無際白髮催人節
易還客醉眠何處酒肯將孤影對燭娟

和計蒙正

老樓山北草堂幽病起蕭：雲滿頭三載尚存蒸藥
灶一年不上讀書樓閑窓對月婁京景老圃觀花冷
淡秋遙憶故人多感慨菊枝縱插共誰謳

春送

九十春光一夕歸上林芳事總成非池塘水暖魚苗
出薰懷風晴熒子飛醉裡情濃猶喚酒吟邊興淺不
留詩綠陰庭院鶯鶯無語獨有空山叫子規

賀人遷居

獨搆西村一舫堂悠然榮辱兩相忘
墻陰有地多栽竹屋後無隣悉種桑
春甕浮香新酒熟晴窗變排翠如
山長朝來睡足三竿日形迹蕭蕭似老龐

又和前韻

結茅投老樂山鄉浮利虛名各一旦
忘遠圖遍分金盞菊臨淵多植紫條
桑譚對綠醕塵情遠高臥清風午
夢長地僻不知城府事行藏無異鹿門龐

贈學稼翁陳宗信

不習工商不事官桑麻繞屋自盤桓
田開百畝春前耕秧稼三時雨後攤
午甕有香炊玉粒夜牀無夢到金盞
晚來閑訪漁樵處笑傲松林坐釣磯

竹居詩集

又病中見寄

山窓獨守草堂幽體海、嘆白頭日治有方多藥物
夜眠無寐近更籌玉樓飲酒三年別金勒觀花一旦
休珍重故人愁岑寂新詩頌穉滿懷愁

又贈

不整書編獨羨農就田結屋樂年豐甕炊白雪秋
熟糟滴珍珠臘醞濃時有閑情歌野調晚無驚夢聽
朝鐘南陽豈許留諸葛只恐微書下九重

寄林道會

衰年多病苦相侵短髮蕭、雪色深一步不離扶老
杖三餐須用剔牙針漁竿樵斧忘榮辱越水吳山憶

古今塵事紛、良可嘆欲尋清士對鳴琴

遊山

拉友登高暫得閒春光牽輿不知還共乘小輜十餘
里坐看青松無數山遠寺日明花燦、高崖風拂水
潺、酒闌人散歸來晚幾點昏鴉夕照間

春寒多雨

一天風雨作春愁迷閣生寒儼若秋隴上有田皆漲
水柳前無港不通舟花空那見飛胡蝶柳暗空聞叫
鷓鴣何事青陽行此令浴沂時節輕裘

新涼

半軒秋雨送微涼枕簟無塵夢寐長紅映晚山楓著
竹居詩集

色翠侵書幌竹生香籬頭絲緯催閨織砌下莎雞惱
客腸浴罷披襟坐明月賡歌一曲賀新郎

次遊春

東風二月春如海水綠山青色正堪出谷鳥啼香徑
裏放舟人唱盡橋南少年得際逢時樂載酒何妨盡
日酣有約賓來須賞勝緩行花下莫停驂

登維摩寺

間遊山寺不辭高石磴崎嶇僕馬勞數朵奇峯分路
曲一聲清磬出山坳菊擎曉色開金盞風入松陰響
翠濤方丈款留茶話久半輪新月上林梢

耕樂堂

春耕夏耨樂秋豐逸屋桑麻雨露濃舍後鑿池魚自
養雞邊種藥鶴常籠翻雲甌上妻常饒過與沐頭酒
不空幾度醉眠紅日曉那知馬背聽朝鐘

送主事金伯熙起復之京

解纜奔憂歲月遠茲晨服闋上京數三杯行色辭琴
水一鷗橫空向玉墀閭里令名傳後輩廟廊清要待
多時老子臥病虞山麓不得城南折柳枝

輓繆伯偉

伯偉詩行于世

別來何事總成空不復留題百咏中精魄倘歸人化
鶴仙魂無返杖成龍一壺春老花前月三逐秋荒菊
畔松此後音容何處覩為彈清淚落西風

竹居詩集

廿二

和啟函上人見王達善梅花百詠韻

玉堂學士筆如神寫出西河月下真憶昔暗香先得
意到今百咏更無人玲瓏素質常欺雪瀟灑冰肌不
染塵却笑東風紅與紫誰能先占百花春

約友遊山

早年風月已蹉跎晚景常嗟兩鬢皤欲得良朋追往
事共登佳處醉清歌杜門自覺芳情少出逕那堪病
日多莫負晨花下約籃輿同上碧山阿

送鈕公裕省親回監

奉命歸來壽觴又携行李別吳邦膝隨甘旨離情遠
馬首關山去與長拜闕擬承新雨露入官應振舊

文章預期遷擢居台輔早作甘露洗八荒

贈四川布政司經歷陸仲敷奔喪歸

青年美譽冠群倫歷任西川已二春解職忽丁慈母
孝出身沐醒朝思邊陲禮樂名聲著苦覘衰麻淚
點新只恐奪情明詔下為移孝子作忠臣

寄陳克正

拙字山村不計年故人寥落總蕭然柴門未得緣君
掃塵榻多因為客懸自愧無才甘白髮喜聞有道擁
青氈買舟何日携訪一曲烏鵲月滿天

送黃蒙吉科舉

行李蕭蕭上九關此時文彩動天顏三場名冠人多
竹居詩集

廿三

許八月秋高挂自攀獻策擬沾新雨露承恩猶憶舊
家山南沙老樺盈街市刮目相看畫錦還

陶行之菊軒

小：幽軒畫不扁黃花采：繞簷極清標不作繁華
態幽色甘陪隱逸情和藥曉分枝上露傾杯時摘雨
前英如今不用諸方劑病者聞香體自輕

贈李道會禱雨

蕭：白髮老翁道德精神合上穹昔日祈晴常借
鶴今朝禱雨又鞭龍燈壇隨步風云起轉首分甘稼
穡豐四野淳狀生意好黎民歡躍感神功

送客歸湖上

清風兩岸送行舟，興發不可留。野渡蘼香秋入夢，龍樓山色晚侵眸。衣冠自得烟霞趣，畝畝渾無稼穡憂。更喜近來魚價賤，不妨多買荐新莠。

寄用潛上人

飛錫澄江近月餘，征鴻歸盡杳無書。芭蕉葉展思新偈，蔭翳花香憶舊廬。君為有才隨處重，我因多病故人疎。明朝正過蘭盆會，歸興應期早上輿。

喜晴

曉來靈鷲窠庭槐，日上闌干物候佳。百里云關山有色，五湖潮漲水無涯。可人幽鳥啼清晝，打景新詩出老懷。策杖東風觀藥圃，呼童分菊繞籬栽。

竹居詩集

五

題竹居詩後

右竹居詩集一卷，凡選律絕句若干首，乃廷珪王先生所作也。先生：于元季世家儒業，博洽群書，放爵襁褓，靡掉首不顧，奮然食力于畝，畝間所得餘資，即周貧賤，死不以財利動其心。早有幹蠱主器能廣大其規，凡公私事先生悉付與之，自以籃輿挂棹茶灶，筆牀優悠于山澤間，性愛吟咏，每得佳作輒為好事者取去，稿多不存。今得者家藏之什一也。永樂宣德間予與教其塾，嗣子世竹襲命予繕寫成帙，復恐散失遺忘，遂錄諸梓，以藏祠室，用垂不朽焉。嗚呼！先生之作富麗清奇，如春風秋月，起人景仰，非泛泛者所能及也。予生也晚，不得侍于講教之餘，今觀先生之作，見先生之志足以興起而有以于進高明遠大矣。敬書其後而歸之。皆宣德二年龍集丁未，蕤賓月滿節日，海虞後學徐謙以恭書。

竹居詩集

五

嗚呼是編乃卡

六世祖竹居公所著也舊板散失

先君水部公慨後無傳來 大宗伯李先序文

將重刻弗果而歿嗚呼痛哉卡生不肖凡于

祖宗所志可事不敢不勉謹命工錢梓用成

先君之志因以識歲月詔子孫保諸永久云

正德九年九月九日六世孫卡百拜謹識

嘉慶辛酉七月晦日假美山鄒氏書館奉命工錢

仍覆校一過

竹居集

竹居集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王珙撰珙字廷珪常熟人是集爲其曾孫仲申
所輯其六世孫古始刊板朱彝尊明詩綜不載其
名蓋偶未見也其詩多用洪武正韻蓋當時功令
使然大致出入於月泉吟社一派亦時有秀句而
邊幅單窘象未深數首以後語意畧同觀卷中
絕無古體其根柢可知矣

海叟集三卷

〔明〕袁凱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袁海

叟詩集四卷》提要

海叟集序

海叟集雲間袁凱氏所著海叟
自號也會稽楊廉夫嘗作白燕詩及
覽叟作驚嘆以為不及叟師法子美
雖時有出入而氣格韻致不在揚下其
耿々於叟者要非一日矣按集中燕詩
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雲間如吳
地叟亦不與四傑列皆不可曉者夫毀
譽可盡信哉洪武間叟為御史
上將殿一人太子固諫而止
上以問叟對曰
陛下創業之義東朝守成之仁
上意遂解未幾以病免歸翰林
士子淵叟同郡人間道前事令人然

生氣夫斯亦足以傳矣而況於詩乎叟
名行既晦集亦罕存子淵購得刻本
於京師士人家褚墨焦爛蠹涅者殆
半乃刪定為今集仍舊名者著叟志
也夫韓退之唐之閒人也其文至宗歐
陽公始暴於世然則如叟者尚奚尤哉
子淵謂

海叟詩序

二

國初詩人叟為冠故其表揚甚力君
子以為知言

正德元年秋八月八日北地李夢陽序

海叟集目錄

卷上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

江南

鷄鳴

紫駟馬

從軍行

獨渡篇

雨雪

步樹

估客樂

雀妓

楊白花

遊子吟

五言古詩

新治園成

過揚州

自揚子舍舟步入學熱縣

海叟詩目錄一

書北山精舍壁

送吳本立歸吳門

久旱雨後行園

擬曹丕芙蓉池作

淮安道中

借友人早出郊

詠池上樵花

題東齋壁

懷吳善卿

茅宇

鄉友携酒至舍

詠池上芭蕉

置酒

耕田

早出田所

與倪元錦飲得江上雨

古意二十首

出西郭

賦得綠珠

遊西墅

復出西郊

新除御史時賈誼別業

懷朱郎中

察院夜坐

下直憶北山隱者

答禮部江主事

京師歸別業

新得溪上茅屋

鄒園十詠

七言古詩

賦朱煥章所畜鵝鵝鳥

王叔明畫雲山圖歌

觀朱澤民所画山水圖有感

徐子簡畫山水歌

病阿速

夜經胥浦鄉新被寇

老夫五首

卷中

五言近體

送李高士歸荊州

馬氏西園宴別吳進士

客中除夜

采石春望

泗洲書懷

自京師歸別墅

思歸

宴王主簿宅

懷王道士

王山人遠過

送張七西上

夜泊鎮鄒城

送任李二高士歸越

速客

飲馬氏東園

書寓所壁

賦陶與權雲所

懷王生

春園

登浦上閣

題西山璉法師壁

村居懷京下一二友生

書懷

贈張鳴善

寄何孝明

遊會稽山

泗上書懷

早寒

京師歸別墅

江上有懷野人錢家

江上書懷

聞笛

過金秀才隱居二首

江上分韻送高起夫

江上早秋

望南村

次楊廉夫韻

北山雨望

喜洪恕復至

亂後溪上貽一二同志

池上書懷

謝張叔溫携酒至泖濱

大雨書寓所壁

歸至丹陽逢侯生大醉

歸來

郭外寄王錄事

賦黃漁村

懷曾彥魯

過黃耳墓

詠溪上所栽桃

兵後醉陶與權宅

秋日海上書懷

舟次上海縣

海上書懷

寓所

寄題馬氏草堂

蘇城友人惠櫻桃

久雨後寓所

寄馬叟

春日溪上書懷

過楊右丞墓

登慈忠閣

書寓所西齋

登虎溪閣

白燕

春日溪上讀書

卷下

五言絕句

京師得家書

寄家書

龍江夜行

江上二首

新鷺

新柳

新鰈

絕句四首

寄王九秀才

詠馬二首

六言絕句

江上二首

淮安道中

郊居三首

醉歸

七言絕句

淮東逢張十二

遊天屏二首

竹枝歌十一首

揚州逢李十二

送鄧生

夜至瓜州

寄王六秀才

調鄭老

送鄭老歸襄陽

南京口號五首

即事

觀沙鷗

江上寄嚴八

江上寄書

醉書壁

淮西夜坐

題龍江酒家二首

客中夜坐

憶南湖

浦口竹枝

寄歌齋

海叟集卷上

雲間袁凱景子著

樂府十二首

門有車馬客行

主人堂上坐門前車馬來車馬一何廣遠近生塵埃

好客不厭多惡客胡為乎寄言主人道結客何草草

江南

江南好派水中有鯉魚與鴈鳬汝出取魚與鴈鳬

我堂上姑姑今年老鳴聲鳴良可哀生而不能養

死當何時回死而不回鳴鳴良可哀

鷄鳴

鷄鳴雙戶間行人出門開出門一何易入門一何難

君今行遠地妾欲致微意燕趙尚豪俠殺人為意氣

齊魯多儒生彬彬守經義臨岐不感古稱為明送子

遠游聽我鷄鳴

紫驕馬

君騎紫驕馬遠上燕山去老母倚門啼淚涇門前路

泪亦何時乾馬去無回步前月附書還致身在郎署

月賜既已多要得尚書女身榮自可樂母死無人顧

多謝隣里人將錢治墳墓

從軍行

烽火塞上來發卒備戎虜翩翩長安兒力未勝

幸蒙車騎舍出入在幕府風烟一朝息歸來

番笑李將軍血戰自辛苦

獨寐篇

仰天天無窮俯地地無垠天地自無盡誰為一年人
百年之中人復能幾汝不成人憂我父母

雨雪

雨雪雨雪淒風如刀我行中野而無緼袍我寒我飢
誰復我知四無人聲但聞熊羆羅欲攫我熊復奪我
我身就榮進退不可進固難矣退亦可止還望舊鄉
遠隔江海江波湯湯海波洋洋我思我鄉死也可忘

芳樹

芳樹生後園棘生芳對傍虫來嚙樹根終也被棘傷
棘傷虫即死樹葉自芬芳忠賢在君側四夷敢陸梁
不獨君與臣亦有弟與兄兄弟宜相近不宜遠相忘

海東詩上卷二

相忘亦何難外侮不可當君看芳樹辭辭短義則長

估客樂

大船我我來小舡蔽江下借問是何誰云是襄陽估
襲輕貨走四方衣美錦食稻粱可憐江南農無老與
少終歲力耕不得一飽

銅雀妓

流塵拂還集振振猶儼然陳歌吹自朝暮君王寧復聞
松柏有時摧妻非百年人願為陵上土歲久得相親

楊白花

楊白花飛入深宮裏宛轉房櫳間誰能復禁爾
高飛渡江水江水在天涯楊花去不歸安得楊花作
楊樹種向深宮飛不去

遊子吟

遊子行萬里母心亦如之陸行有虎豹水行有蛟螭
盜賊凌寡弱霧露乘寒飢誰云高堂安中有憂危
寄言千里子親在勿違離

五言古詩

新治圃成

隙壤所自治剪荆去龍草幸無焚穢雜況此清泉涌
灌滋竟朝夕勾萌各森聳青蒲已彌澤黃瓜方卧隴
春菁向堪把秋梨日應重自余通官籍職事勞紛冗
祿食雖云美私心恒自恐歸來得蕭菲米糲聊自奉
且遂立園樂永謝承明寵

適揚州

海東詩上卷三

淮海表茲郡東南誠要津近代亦雄藩親王蒞斯民
荆吳自茲入燕趙亦來臻舟車無停運尊貨若丘墳
冠蓋充鄧里歌吹咽城闔美酒既如澠梁肉夾道陳
休養近百年富庶難具論大道無恒處禁悴每相因
風烟一披拂奄忽同埃塵空屋嘯鵲鳴崩垣走驚麋
崔蒲交四野駝駝儼若新貴賤不復知賢愚安能分
予有山陽謫經過屬秋辰憑高肆遐覽落日無行人
欲繼燕城作薄劣愧參軍

自揚子舍舟步入常熟縣

水行已燕旬舟揖苦馳逐晨昏侶蛟鱷出入罔
黑風無終竟白浪仍反覆鏗鉤絕天樞備群地軸
旋淵屢頃陸利石時拖觸輪喪固非遠哀顧寧辭驥

皇天實陰陽，茲辰遂平陸。神魂息滯，蕩乎足數。積木
徒侶紛來慶，酒載及奴僕。况茲春氣和，百草回新綠。
山桃亦多花，委蛇自相屬。粉榆已在邇，曠隔無千宿。
從茲謝奔走，且飯東臯粟。

書北山精舍壁

夙昔慕幽曠，中年值奔走。及茲始知返，顧已成皓首。
茲為山水選，風氣固深厚。萃偉皆巖壑，綿邈盡林藪。
清泉瀉幽磴，白雪被層阜。既多縑素流，况有耕釣叟。
初心已云協，雅言得無受。始來踈梅墮，復此山櫻剖。
庶幾去日遲，誰謂行當久。揮手謝朋侶，吾將寄衰朽。

送吳本立歸吳門

九月氣已肅，鰱鱖入林下。雖離南來鴈，寂歷江上雨。

海東詩上卷四

傷哉遠歸人，斯時不遑處。豈惟懷鄉里，坐城久慕弄。
蘇無可禁真，謁曠時序長。年抱憂感憤，鬱將誰語。
茲行遂初志，况復念動苦。勾吳不可見，迢迢望烟渚。

久旱雨後行園

旱雲不可沮，立園生意窮。旨蓄已無遺，何以御吾冬。
昊天無終極，玄化沛神功。密雲興四郊，飛雨蔽遙空。
涸池既堪蕩，長溝復淙淙。衆苑漸回紫，梨亦高垂紅。
堤柳更薄陰，汀花還短叢。荒隴愛登陟，平林望青蔥。
即此已愉悅，固知慰疲農。愧無詩人德，何由歌屢豐。

賦得擬曹丕芙蓉池作

葱龍佳木陰，蕩漾綠水池。月出麗高城，派光曜前墀。
芳草生路傍，頽郁隨風吹。臨軒酌醴醑，秉翰賦新詩。

雖非賢主人，列坐皆瑰奇。而况同一心，相愛不復疑。
君看隨陽鳥，洲渚亦相依。四海皆兄弟，斯言豈為非。
願敦夙昔好，黃髮不可違。

淮安道中

花明野館靜，對暗流鶯語。行雲千里來，凌亂傷心緒。
傷心復何事，家在江南渚。日暮莫回頭，脉脉江南雨。

偕友人早出郊

離羣寡游豫，得朋殊縵縵。相將度春水，散漫入芳甸。
班荆烟乍餘，摘花露猶沾。林鶯坐未出，沙鳥飛還見。
遙山浮空翠，晴雲曳輕練。一瞻野人言，復起滄洲顚。

詠池上雜花

猗那臨池沼，的皪異萬蓮。丹鳳已軒舉，牽牛亦蒙尊。

海東詩上卷五

大蓮破輕碧，春羅敷淺紅。泥露方卧隴，因風更依窓。
離立各為妍，纏綿復成叢。乃知生物心，非藉雕琢功。
淋瀝元氣間，洪纖係其達。悠悠念吾始，默默思何窮。

池上

秋池行樂去，池樹色已暝。露下夕衣涼，月上風簾靜。
飢禽墮疎竹，鳴蛩出深井。夜久人事息，蕭然諸念屏。

席上憶吳善卿

荒城下餘照，高樹留殘雨。林靜微花落，梁空孤燕語。
美人事征討，日夕嚴虎旅。接袂竟何由，持杯望湘渚。

題東齋壁

林廬寄幽曠，墟落但煙霏。澤葵依廢井，秋瓜生故籬。
左右皆鹿場，水鳥終夜飛。我來歲云久，似與世相違。

讀書不聞道聊復自娛嬉濁酒雖不多酌之亦忘饑
仲父雖云仁樹塞猶見非小人固有分偷陋乃其宜
原思坐鳴琴允也百世師

鄉友携酒至舍下

野老何所持春醪及園蔬遙遙通我舍相與為歡娛
上談羲皇際下逮唐虞秦漢無足論且復話樵漁
樵漁雖微賤頗似淳古初戒之勿易言相顧但嗟吁
且盡一日樂焉能念其餘

茅宇

立中有茅宇賤子所自治東西貯筐釜中堂誦書詩
雞豚各有家蒲荷亦有池農器更相貸種樹及時為
朝出在田中日暮還此歸隣里相往來春醪亦共揮
老夫年既邁筋力固當衰厚祿非所慕好爵不願縻
但願衡門下長無寒與飢

置酒

今日非昨日置酒衡門前林花發光彩飛鳥亦翩翩
弱女時往來小兒誦詩篇細君亦不惡中饋能周旋
春蓀前後至烹鱉味亦鮮自我來此居倏爾已三年
終歲不能安憂患相繼牽乃今得此樂豈復為偶然
壺盡汝當沽醉來我自眠

詠池上芭蕉

亭亭虛心植冉冉繁陰布既掩猗蘭砌還覆葦之路
卷舒今自知衰榮隨所寓默契方在茲臨軒挹清醕
早出田所

愧無經濟術徒有茂異名行游三十年不見有所成
歸來得荒地僦倪始學耕方春多雲氣甘雨亦時行
大澤含澄瀾滿冷皆滿盈清晨出門云路與烟雲并
庶幾望秋實敢懷勤苦情日午有濁醪揮汗且復傾

耕田

麻薄非令器客受固不宜六籍云誦於道竟何知
晚途棄未學農圃以為師方春治田望南畝秉鋤基
出入田水間露濕豈暇辭但願秋熟成童稚有粥糜
沮溺自辭世小人安敢期

古意二十首

八紘何茫茫千里復萬里六馬方驕悍蹀躞終未已
東臨碣石岬西流沙水炎州氣輝赫幽谷水迤邐
白日隨崦嵫蒼惶將何止王良本賤工善御徒云爾
焉能繫其足伏櫪歎葛藟

其二

翩翩為學士冠帶自成羣朝去莫來歸終歲常辛勤
盈盈發春葩燁燁競芳辰飄風倏然來零落成埃塵
黃鸝游四海日暮集崕崕願言息爾駕還居守蓬門

其三

團團明月珠墮此濁水中光彩雖未泯淪沒豈有窮
拔山固神力舉鼎亦無雙徒有千尋綆挽之竟何從
願生不遠復斯為蓋世雄

其四

楚人好魚目越人薦明珠一日三至門主人行徐徐

相見終一言薄送下前除洛陽蘇老于黃金勒後車
鄒軻端光發白首走道途

其五

尋食出門去慘慘嚴霜問子將何之千里赴洛陽
洛陽有劇孟任俠世稱強我願從之游氣勢相頡頏
路逢二三子被服儒衣裳少長各有禮講誦靡廢場
中心忽愛慕與彼遂相忘

其六

中夜治舟楫越海遠遊遨將何為萬寶聚嚴坳
珊瑚七尺餘珠樹羅蓬蒿持之向中國可以金張豪
出門忽不樂欲進心恒慄但恐蛟龍怒骨肉淪波濤
人生亦有命賢聖莫能逃總尚可拾言歸卧外華

其七

秦師困邯鄲趙氏旦夕危魯連山中來排患在重圍
折衝不復言辭金忽焉歸清風映東夏千載以為奇
我思鄒孟氏處世一何宜被髮雖可赦閉戶終可為
斯言足明訓賢獨未之思

其八

茫茫古人中我愛原子思食粟豈云飽衣裘豈應時
慷慨衙門下彈琴唱逸詩大夫適何來驅馬行駢駢
入門即長嘆念子病何危貧病固不同發言忽若斯
誰為同門生白首不見知

其九

莊同善著書王洋不可禁時時詆仙尼而况與參

其十

李斯遊洛陽名遂身亦危一人具五刑於古豈可之
呼兒語黃犬相顧涕交頤斯時夏黃公商山方採芝

其十一

段生方輸垣泄柳方閉門二子豈獨善盡亦避世喧
種粟在南野種葵在東園日夕飯一盤萬鍾何加焉
周孔有遺書學士有遺言吟詠荒園裏聊以終歲年

其十二

朝生高堂上白飯鯉魚羹暮歸高堂上華燭送清觥
况有四海人相愛如弟兄彈琴折疑義歡樂各有情
以茲度一世聊重不為輕不學狂圖子空山望長生

其十三

登高望八荒未見不死人徒看後來塚累累傷我神
伯儁與安期於今亦不存如何學仙侶服食正紛紛
獨羨顏氏子陋巷以為仁

其十四

陶潛不願仕既仕亦為貧遙遙去鄉曲當時已酸辛
衣冠對俗吏自卯直至申終日惟一殮濁醪豈當唇
歸來復園裏此志乃復伸清風坐北窓鷄黍會四隣
茫茫宇宙中我思見其人

其十五

白日生東海倏忽墮崦嵫皓月方滿盈斯須亦已虧
淮陰有奇功赫赫在一時焉知東漢去還為兒女歎

天道每如此人事安足悲獨美鴟夷子輕舟去江湄

其十六

迢迢青雲上自昔為亨衢亨衢豈無極下視乃泥塗
商君變法時寧知裂其軀貴賤更迭來榮辱在須臾
願為雙黃鵠游戲江與湖

其十七

關中論功業相國稱發蹤一朝清苑地廷尉忽相逢
免冠且徒跣局促如兒童陸生雖豎儒進退頗從容

其十八

文皇好直言容受無留停鄭公在當時頗得諫諍名
一稱田舍翁十載傷我情嬰麟固為難回天亦非輕
先人有薄田歸與長沮耕

其十九

幽谷有貧士白髮被兩眉人事既乖互年運亦迤邐
故屢久不縫短褐風已穿讀書雖聞道好酒况無錢
常遭富人笑豈有貴人憐我聞齊景公千駟亦徒然
夷齊餓西山後世稱聖賢

其二十

十五志為學四海訪鉅儒轉回梁宋郊浩蕩齊魯區
庶從父老問得親交游徒惜我戎馬起中道乃越趨
歸來卧荒園白首成下愚

與倪元鎮飲得江上雨

霖霖飄飄無際凭闌千里陰芳田露泥清波望沉沉
楚客帆已重吳宮樹轉深歸鴻無肅羽別渚有哀吟

君知此時意寧識故園心

賦得綠珠

於越山水秀自古有名娃綠珠雖後來聲名天下誇
明珠動萬斛輕綃亦論車衆人不能得獨向石崇家
名園臨紫陌高樓隱丹霞文犀飾窓檻白玉綴簷牙
為樂未及終前徂忽來加厚意何可忘微命何足多
委身泥沙際終今後世嗟夏女曾滅國同懷亦亂華
古人已如此今人將奈何猶勝中郎女清泪濕悲茄

出西郭

谷陽門西路澗汨澗清川舟楫相縈帶蒲葦亦芊綿
依依望江渚漠漠貯湖田湖田今有秋老稚飯紅蓮
此實父母邦亂離乃棄捐垂老幸一歸不識陌與阡

卜築自茲始逍遙終百年

復出西郭

步出城西門春岍多派水嚙嚙沙鷹去茂茂江雲起
居民亦何事南畝將耘耔提携汀沙際吳語烟霧裡
自予離兵燹廿載勞轉徙歸來展遊眺泠然懷我里
餘年幸有待桂管終可理

遊西墅

吳王墜歡地士衡聞鶴亭古人不可見荒原今獨行
遺堵儼若存阡陌復縱橫依稀望極浦迢遞眺春城
江樹晚靄靄原花復晶熒長煙覆漁屋白水亂鳬汀
山川豈云異人事有消停即三傷往時聊復樂其生
寄言後來士此理可自明

懷廣西省朱郎中熙

洞庭秋色晏蒼梧雲氣凌夫君萬里去山光迫沉沉
竟日凌浩渺連天迷峯峯龜鼉遊近渚猿猴戲遠林
荏苒杜若香蕭條楓樹陰

皇朝重茲土遠氓方致琛而我將何念歲莫獨離心
離心一何極日夕遲徵音衡陽鴈不到搔首更沉吟

新除監察御史緯貫涇別業

側席念賢俊旁求逮凡鄙謬當南宮薦重此栢臺委
命嚴孰敢後中夜去田里隣友贈言運切切語未已
妻孥獨無言揮淚但相視于時十月交悲風日夜起
輕舟泝極浦琴瑟慙枯筆驚鳧亂沙曲孤歌噪荒市
回首望舊廬烟霧空迢迢撫膺獨長歎胡為乃至此
顧予久縱誕遠迹隨庸豕及茲年已邁精氣固銷毀
趨予淡為難速疾將在是
皇恩倘嘉惠還歸卧江水

察院夜坐

吏散車馬寧月色東城上欽衣高堂坐重門靜無響
文奏屏在篋朱墨委虛幌影動參差霜影孤鴻渡
耳目幸無役心意多遐想園廬日應弊蘿薜春還長
况茲凋圯地王事方鞅掌安得春江棹東原歸偃仰
下直懷北山隱者

載筆侍雲陛向夕始餘閒撫被清冷觴慰此憂戚頗
出軒月綈皓臨街露已繁廣庭行且止脩檻去復攀
幽樹藹深翠餘花發微肢俯仰不知久星漢已西還

歸來空房卧嚴城漏欲殘鴉鳴九井動劔珌示瑞
將隨夔龍後祗肅謁重闈緬懷息心侶遺世在雲山
焉能從之去逍遙巖桂間

答禮部江主事漸

谷鳥鳴其鳴求友聲亦屢況生衆民間豈不念朋助
齊魯久咨訪梁宋亦馳驚末路值伊人惓然樂平素
文義既馴雅操存復貞固輔仁將在斯有挾非所慮
欣然得嘉會終嘆少暇豫爾贊宗伯禮予臺中臺務
俱限清切地日夕徒思慕茲辰委篇什衷情極披露
綢繆卜隣意委曲耕稼許靖節休官辭安仁歸田賦
二子不可見千載同執度嗟予甚蹇劣豈復希高步
聊伸菲薄意用答賢俊顧東歸果能遂林廬得依附
杉榆輝暎帶鷄犬互去開園每賞新散帙共溫故
茲意幸勉旃歲久恐遲暮

京師歸別業

郊園草已遍樵斧駐餘春遊絲牽木杪孤鶯鳴水濱
羈人懷舊居日夕自傷神遙遙千里途豈復念苦辛
欣然入場圃兒女各來親當軒釋負擔拂去衣裳塵
老夫行役久歸來志復伸陶潛愛清風張生思故尊
援筆為此詩示我隣里人

新得溪上茅屋

食肉我輩數饑人安敢驕孤貉輕短褐寒士為固奇
自予遭世故舉室盡流離東臨滄海岬北度三江湄
蛟螭時作橫鯨鼉屢見欺展展及暮暮始見門楣

從壁類司馬上漏似原思既無陳平席豈有少生情
覆簣或成牆編葦聊當籬迢迢白沙岡當戶勢遙迤
遙迤秋浦波臨軒散漣漪離離野鳥群參差灌木枝
賦此平生意庶為百世規欲隘誠可哂欣幸方在茲
蘇園十詠

釣磯

白石自圓圓春流亦漾漾間溫兩遠至輕絲風外颺
既

柳堤

柔條被晴莎密陰覆芳杜委地起沙際寂寞連水滸
鷗眠雨未歇鶯叫烟初曙還將竹竿去從爾釣春渚

碁墅

矗矗林影靜白石况如砥幽幽青苔色離離見履齒
豈無橋中叟還逢爛柯士日入始言歸相送青川涘

瀑布

青崖瀉流淙蜿蜒在窓戶臨風噴輕雪穿林散飛雨
高源出無盡餘澗霑還溥羨彼軒中人似坐匡廬下

枕磯

繁花亦何言人至迹愈顯因石自烹下綠源屢回轉
鶯啼食久匝雨霽苔猶淺漁父欲問津烟中聞鷄犬

魚淵

幽壑湛虛靜寂條遠來歸時冰方自得沉潛亦其宜
既無網罟憂萍藻復參差辟彼翔集鳥悠然竟何疑

龍清

潭自川上來泓澄復瀟瀟淪淪底既品度遠之鄰
番番中林叟長纓久埃塵臨風且浩歌似念滄浪人

蓼灘

從近近塘陂陀間幽渚輕穗舍夕霏業條偃秋雨
縱橫魚隊閒寂米鷗侶杖策時一臨逍遙更延佇

松壑

矯矯千歲桀生此眾石間微颺度巖阿殷殷起波瀾
幽人一壺酒月夕自怡顏安得川上舟與子相往還

杏塢

窈窕石徑深參差繁英滿發采已云奇生香殊未斷
依依午橋路絮絮朱陳阪月色散疎景時時坐橫管

七言古詩

賦朱煥章所畜鵝鵝鳥

朱家有鳥名鵝鵝意度自與凡羽殊冥蜚時時近丹
穴夜宿往往歸蒼梧當時六翮須無禁何乃因頸栗
庭除玄雲飄蕭羽衣碎俯仰飲啄隨人意空簷燕雀
亦何心喧噪迫逐無寧地孤雌孤雌復何所落日烟
波隔吳楚沈思當日伉儷初豈料如今各羈旅衆雛
衆雛尤痛惜父既不歸無可食縱有弱母汝念深淚
高風寒身無力我言鵝鵝君莫嘆思恥舍悲度此身
不見四鄰干戈際多少思家失路人

王叔明畫雲山圖歌

有客來自高句巖遺我一幅丈二紙纖白只如松頂
雪光明不減吳江水巖之隱蒨今十年妻孥老惜如

紛綺至正乙巳三月初王郎遠來訪老夫於此
禮未畢索紙為畫雲山圖初為亂石勢已大索腕連
拳馬牛斗忽焉披地高入天欲墮不墮令人怕其
陽倒挂扶桑日其陰積雪深千尺日射陰崖雪欲消
百谷春濤怒相激林下丈人心自閒被服乃是商周
間問之不言喚不返原花漠漠愁人顏愁人顏空嘆
息何由致我共絕壁王郎王郎莫愛惜我買私酒問
君筆

觀朱澤民所画山水圖有感

朱公畫圖愛者衆聲價端如古人重王公鉅卿相見
尋往往閉門稱朕痛我時扶冊遊郡城朱公愛我詩
律精時時沽酒留我百共聽西窓風雨聲清晨起來忘

洗盥短衣飄蕭曉几案太行中峰眼底生巖岫上下
氣凌亂禹鑿龍門跡洛水根入黃河元不斷南及衡
陽北桂林東入會稽連海峽是中置我一畝宮正如
得海在江漢溪流蜿蜒石齒齒夾岸桃花迷遠通原
頭烟霧散鷗犬屋裏詩書雜重推扁舟遠來知是誰
豈是昔日鷗夷皮五湖蝦菜珠可樂千古功名何足
奇只今四十有三載公竟不歸畫圖在世間好手豈
易得終日紛紛勞五米感時念舊心獨苦况我頭顱
白如許碎兒捲却不忍看白髮高堂淚如雨

孫子脩畫山水歌

夏定高堂生畫寒徐卿畫圖墨未乾深山大澤貯烟
霧黑處似有龍蛇蟠襄陽小米師筆源妙處不受繩

生平頃刻萬里凌風烟房山尚書世稱賢化而為雲
滿時嶺李家將軍極清研畏避退縮不敢前至今海
內爭傳卿惟得此二家意損益往往無礙滯心思
元居造化先筆力正在蒼茫際前年為吾寓林麓百
道飛身出幽谷老夫醉來不敢眠深慮波濤撼茅屋
荒堤曲阪路如線遠入深林隱隱見水上人家不閉
門門外幽花滿芳甸徐卿徐卿我所慕廿載相看髮
垂素安得吳淞十尺水更画城東種瓜處

病阿速阿速家古別郭也

杭州阿速病可傷况復四體多金創口粮開除但乞
丐終日哀鳴行路傍自言家在雲中住兄弟既死惟
爹娘往年江南妖賊反聖旨是我隨平章同行三十

五百草草華華選月時稍強孰知江南風土異不比
中原盡平地中原地平好馳逐一人騰驤萬人廢江南
地卑山林密泥深馬滑無由立角弓看滿軟如綿咫
尺相看不能射九月十月歲將莫賊兵突入觀音渡
平童脫身向東去大半盡死無人顧我幸不死病已
危丞相被逐無依歸異鄉此日誰相慰只似天邊孤
鷹飛時相吞我水兒為強士請所逐

經晉浦鄉新被寇丙申冬

姑萬茫雪初集青泥小岸硬復濕草鞋斷盡餘兩
耳个六九倒何由立空村無人不散入野狗齧齧累
百个溝中死人血未乾終夜冤冤自相泣

老夫五首

老夫避兵東海頭海風衣夜颺黃蒿少人
迹飢鶩無食聲啾啾狐狸向人呼姓名兩脚直立當
前行信從來膽力壯此時對此竟欲喪

老夫避六荒山側三日食在荆棘鞋襪破盡皮肉
碎血氣兩踵行不得于時瘦妻實卧病十聲呼之一
聲應夜深困絕倚枯樹逐毫啼來雨如注

老夫避兵三江口江中夜夜蛟龍吼蒼然一鼓腦欲
裂千尺長堤忽如走須臾海門風雨來江水震蕩如
奔雷同行百船半沉溺無力救一空歎息

老夫避兵黃浦上八月秋濤勢逾壯蛟龍變化不自
謀鯨鯢偃蹇還漂蕩船中小兒懼且泣婦女嘔吐無
顏色我方兀坐面何天篙師疾呼更索錢

王詩上卷十八

老夫避兵三泖邊泖水闊絕無人烟惡風三日天正
黑濕雲臭霧相盤旋草頭飛虫噉人肉更有青蛇口
猶毒小兒無知忌奔走我欲向前捉其手

王言近體

送李高士歸荊州

南京高宴罷西土遂言歸江路猶殘雨荊門正落暉
蓬生仲蔚宅秋入老萊衣明日思君處蕭條鴻鴈飛

馬氏西園宴別吳進士善卿

陰連水屋荷氣集池臺南國佳人在西園高宴開
好風因樹起新月度河來別後江潭上離腸日九回

客中除夜

今夕為何夕他鄉說故鄉看人兒女大為客歲年長
戎馬無休歇關山正渺茫一杯竹葉酒未敵淚千行

采石春望

詩中卷一

夜泊青山渚朝登采石磯蜀雪應消盡吳船猶未歸
五湖花正落三江鶯亂飛同行王主事此日亦滌衣

泗洲書懷

白髮三吳客清秋泗水邊宦途隨老馬歸夢逐風鳶
酒盡尋僧舍書來問客船淮南與淮北漂泊過年年

自京師歸別聖

春園今薄霧野水散輕陰落絮隨風遠啼鶯坐樹深
旅懷方寸遠幽意待人吟獨少撥雄客時時共酒樽

思歸兼柬嚴八

天高風正急鴻鴈傍人飛江外無來使淮南盡擣不
非歌聊當泣遠望亦同歸為報嚴夫子舍前白頭違

宴王主簿宅

故人王主簿未老即歸田賓客尊者艾園也有歲年
好客多癖蝶高柳宿啼鵲最愛西亭好時時得醉眠

懷王道士

宣城王道士愛著芟荷衣一自清江別三年白鴈飛
酒徒隨處有沽客向來稀最憶青城夜狂歌不肯歸

王山人遠過

聞道神仙侶來尋野客園談玄終未悟對酒且忘言
接樹朱櫻密緣坡紫笋繁醉餘春水上坐聽白鷗喧

送張七西上

楚客舟航小吳門雨雪驚兵戈方浩蕩江海失攀援
濁酒非能醉深交不易言明朝空寂寞獨對野人園

夜泊鎮鄒城

江水春逾闊山雲夕更深移舟沙樹底拄杖古城陰
鴻雁捲人去蛟龍入夜吟故園雙淚眼拭斷更沾襟

送任季二高士歸越

老去任公子重來李少君仙凡初不遠江海自離群
水遠吳宮樹山連禹穴雲汀洲有長笛日暮不堪聞

遠客

野客頻經雨深林獨閉門故人俱落魄稚子共朝昏
城郭無歸路江湖有斷魂夜寒燈焰短咽對殘樽

飯馬氏東園

馬氏東苑內春色正芳菲上客調詩律佳兒試舞衣
天桃連雨發鸚鵡入簾飛況是多春酒厭厭不肯歸

書寓所壁

野水斜連屋秋林正壓床把書驚眼暗嗜酒覺身狂
王均乃台切江湖戰鬪忙分明故園路歲久欲相忘

賦陶與權雲所

斯人肥遁士高卧亦無心野樹留餘潤春花覆遠陰
近林衣欲冷拂石坐還深為問陶弘景何如隴上吟

懷王生

王生本靜者郡邑少經過家住清江曲春來白鳥多
親覓餘酒肉官賦入菱荷歲暮還相憶臨流獨詠歌

春園

春園江水上江霧日昏昏以暖常垂釣花深不閉門
小童鋤隴麥野客共盤飧衰老仍耽酒經年懶出門

登浦上閣

高閣春波上登臨獨愴然故鄉從此去久客未言還
花好誰家屋帆輕何郡船朝來有微雨應洒郭西田

題西山建法師壁

少離身毒國老去住精藍弟子傳燈去山靈八座參
猿啼雲外樹龍卧石邊潭更欲聞清梵空簷下夕嵐

村居懷京下一二友生

罷職非非吏歸田即老農有詩聊度日無字可書空
白髮將誰念黃梁且自春故人能問訊家在五湖東

六申歲書懷

素書猶在篋白髮忽盈簪空費千金學何嘗一稱心
呼鷗秋岸遠飲犢夜江深欲問三邊術陶朱不可尋

贈張鳴善

白帝城中客清秋碧海傍乾坤方洶洶身世獨遑遑
萬一空形影全家墮渺茫悲歌三百首一一斷人腸

送李千戶時有海東之役

中國人俱化東夷貢未脩聖君能大勇滄海即浮樞
鯨虎當前降魚龍避上流人言漢飛將今日定封侯

寓所寄何彥明

門倚秋沙白窓含野樹黃稍能親鷹鷂已覺遠豺狼
舊髮從渠短新詩頗自長何郎最知我酒熟定能將

遊會稽山

山實揚州鎮人逾浙水來禹功懸白日秦刻卧蒼苔
龍起梅梁去神遊石洞開明朝有鈴與之上越王臺

泗上書懷

望詩中卷四

為客山川遠封侯歲月遲後生方爾汝吾輩復馳驅
豈是逢迎倦深知氣血衰還將歸老意先報白鷗知

早寒

水鄉寒氣早未暮梅梁飛籬落無人過鷄豚各自歸
老妻薰鼠穴稚子卧牛衣安得盈缸酒深杯日日揮

京師歸別墅

政拙辭鴻馬身閒問綠簑此生人共棄長日自行歌
野園啼鶯滿春江間鴨多黃家酒壚近風雨亦相過

江口有懷野人錢衮

處志無歸路悠悠且逝波渚花風外少江樹雨中多
吹笛蛟龍聽開窓鶴鵲過高人惜書手頭白共蹉跎

七言近體

江上書懷

鴻溝城角秋氣高駕鵝鴻鴈各求曹不眠更識佳林
穗欲去還思小几牢幾處尺書俱寂寞百年雙鬢獨
蕭騷秋江欲渡愁難渡風雨龍吟長怒濤

聞笛

花發吳松江上村隔花吹笛正黃昏風塵遠道歸何
日燈火高樓合斷魂夜靜幾家無別淚雨聲終日過
間門夫邊楊柳今無數短葉長條非故園

次圭法師過金秀才隱居二首

墟里人家烟霧深背岡茅屋自陰陰不愁逸竹妨結
谷自愛繁枝集乳禽田父糧鋤時得借漁人舟相莫

詩中卷五

相尋舊聞鷄犬桃源裏彷彿溪邊花樹村

幽人讀書黃浦上蕭條茆屋倚霜露朱葉深深

赤蘭雜溪流混渥黃旁舍杯盤多芋栗秋園門巷亦

整齊為語當時仲長統輸君清曠自徜徉

江上送高文起夫分韻得暮字

青囊送客黃家渡千里汀洲帶芳樹烟中歷歷白鳥
來日安能翩跹去主人置酒江上屋遠客哦詩水
邊路明月花路更思君海東月上青山暮

江上早秋雨中作

靡靡涼風滿已滿波菱花菱葉更參差即從景物看身
世却怪飄零在歲時得食野鷗爭去遠避風江鷁獨
遲千戈此日連秋色頭白猶多字玉悲

望南村

南村烟樹接蒼葭白鷺翩翩滿白沙此地遂成茅屋
計人足識老夫家即從斷隴行分竹便接平臯樹
雜花戎馬紛紛終未已此身汎汎獨長嗟

次楊廉夫先輩韻

吹笛春江烟霧稀幽芳小草總相依巫峽寧知雲雨
夢滄洲欲試菱荷衣花間鸛鶴迎人起波上魚龍挾
棹飛不似南州庾開府鄉關頭白苦思歸

丙申三月一日北山雨望

凍雨蕭條江上來隨風洒洒氣幽哉陸機茅屋終難
住伍相祠堂亦可哀獨客飄飄何處去孤帆寂寂幾
時回特將省使至竹枝聲斷滄江暮短髮無辜獨受

詩中卷六

佳

喜洪山人恕復至

烟巷鷄鳴曙色開秋林鶻噪遠人回老夫自掃風前
葉稚子兼鋤雨後苔近市酒漿輝易得傍溪魚蟹亦
須來鷗邊野水明如鏡更坐寒山共一杯

亂後溪上貽一二同志

莫道閑居野老貧秋園事事可憐人隔溪柿葉紅於
火出水寒魚白勝銀誰為草茅堆積久只令兒子掃
除頻茶茶茶茶無恙底須相棄不相親

地上書懷

野水寒水上曲池薄雪斜日下疎籬黃蒿處處迷
路滄海年年少故知北望朝廷非昔日東來日女更

依誰老年拄杖猶無力況是飢寒氣血衰

張叔溫諸公攜酒至泖濱明日作此奉謝

八月風高鴻鴈飛三江潮落蟹螯肥已拚白髮如秋
水不厭清尊共夕暉氣稜連連射虎窟波濤晴曉菱
荷衣拂柳舊宅城東住騎馬歸來月滿扉

大雨書寓所壁一首

五月六月雨綿綿東山黃浦水連天小溪漫漫不可
渡高岸兀兀何由由全家童種荷已穿壁野老捕魚還
滿船南隣少婦亦可惡濁酒盈缸頂見錢

濕雨密密覆高軒潏派流湑湑注滿園一雙白鳥當窓
下無數黃蜂入戶喧親朋何由致音問道路已絕無
攀援野人新菜蔬稱意引蔓開花滿敗垣

詩中卷七

京師歸舟舟陽逢侯生太醉

白下西風吹夜涼五湖秋草動微霜千家砧杵初凌
亂獨客關山正渺茫歸去定應殘臘盡飄零猶幸此
身強丹陽郭裏盈尊酒且為侯邑發醉狂

歸來

淮甸西風送客歸江潭落木正霏霏屋邊鸛鶴鳴高
垆道上孤艇嘆弊衣渾足每嫌秋岸冷攤書還越夕
光微倦遊季子真相似獨有賢妻肯下機

郭外寄王錄事

白鷗黃鳥弄春聲綠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
土口消江上過清明沿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
有情寄語東門王錄事底須辛苦過平生

賦黃漁村

澤西風霜樹多蕭條茅屋倚江波家人酒銀無級
來此老衣蒙櫟艾荷東海任公時問信滄浪孺子亦
未歌白頭亦有忘機意清影相看奈爾何

懷曾彥魯

不見曾公白髮侵酒杯基局最關心年華冉冉情何
限江海悠悠水正深欲買小舟隨鴈去便從幽壑聽
龍吟其地桂明年春滿長洲苑拄杖穿花處處尋

過黃耳墓

此陸士衡在洛被掇時
寄書大弟處在華山南

黃耳墓前春日遲柳枝花萼正參差亭臺已逐浮雲
去異物猶令後代思顧養有恩終不背文辭何事獨
相欺春風綠酒入皆醉落日孤舟自詠詩

詠溪上竹栽桃

史詩中卷八

桃對移栽近淺沙呼兒挿竹護歌斜秋來擬喫垂垂
實春到還看浩浩花旋買酒旗添處掛更將漁艇密
遮遮老夫本是文章手故入新詩對客誇

兵後大醉陶與權宅

丙申九日也

酒到愁腸味自醇花因白髮更精神兒童休嘆燈前
舞老子今在死後身何處為樂土誰家門戶有
閑人多情獨有陶徵士醉過清秋不厭頻

冬日海上書懷

丁酉歲作

寡城城西消息稀老夫漂泊幾時歸朝廷計議知何
意空相征行事已非東去鯨鯢方作橫南飛鳥鵲正
風休可憐白髮孤村裏終日哀哀賦式微

舟次上海縣

海上驚風亂鶴飛千村霜露亦霏霏清砧自是逢秋
起白骨何由遠道歸戈甲只殘蟻蟻命江山終屬虎
狼威自憐此日身將老况復中宵淚滿衣

海上書懷

丁酉歲作

十年不見鸛鷺軍千里猶殘犬氣羣涕淚每從天際
落微書誰道日邊聞荆蠻戰克心猶忍淮寇平來地
已分吳怪腐儒東海上時時哀怨動秋雲

寓所一首

丁酉二月

草閣閒庭春水邊雨蒲風柳自紛然隣翁對客還爭
席水鳥依人欲上船西北朝廷無使節東南城郭有
烽烟老夫避地非遊說正少蘇家二項田

寄題馬氏草堂

兼柬黃二秀才

江上草堂風物幽江花紅白滿汀洲鳴鳩呼婦東西
去麝香將兒遠近遊已有軒窓成晚趣草堂有吏無
舟楫散春愁東林早晚櫻桃熟應與黃香數勸酬

江上櫻桃甚盛而予寓所無有忽蘇城友人

惠一大盒故賦此

野店荒蹊紅滿枝暖烟微雨共離披忽思西蜀句圓
顚正值東吳遠送時老子細看方自訝兒童驚喜欲
成癡拾遺門下曾沾賜此日飄蓬也賦詩

久雨後寓所

荒村處處聞流水草閣時時自掩扉庭樹葉深沙鳥
隱紫藤花褪蜜蜂稀只將書劍消長夏更有舟送

洛中
天意未教我馬息老夫漂泊欲言歸

得馬史書作此遠寄

洛陽馬史世稱賢重雅相者四十年只道詩名傳字
內寧知酒債滿江邊蓬蒿久沒揚雄宅蝦菜聊隨范
蠡船此日將書付歸鴻不勝清淚濕吳箋

春日溪上書懷丙申歲作

洛洛春水雜葦蕩嫋嫋晴風度落花小巷幾時佳客
至新詩獨向野人誇未聞汗馬收諸國且逐閑鷗坐
淺沙春色酒盃俱在眼底須辛苦欲還家

過楊右丞墓

鐵騎千群下九江將軍才氣古無雙誓傾淮海鯨鯢
窟痛洗東南擅說邦關羽不防吳冠入費禕終感魏

人降腐儒憂國心家淚獨向西風灑石缸

登慈恩閣

唐家高閣古城隈遠客登臨宿霧開諸帝園陵俱寂
三韓薨虜尚歸來西山雲氣空中度東海潮音地
底回聞說關河有戎馬故園南望獨徘徊

書寓所西齋

西齋春樹日陰陰下有飛花一尺深幽趣未容他處
坐新詩只向此中吟隣翁小園春相接漁父扁舟晚
更尋歸去故園應念此他時懷抱亦難禁

公虎溪閑

秋深時節雨霏霏獨坐江樓看鴈飛煙火數家山郭
晚鐘搖幾處野航歸謀生計畫人皆笑投老鄉關事

已聞道淮南新易將江湖此日亦沾衣

白燕

故園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湘水初無
影雪滿興國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
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春日溪上謾書

白髮何煩試鵝冠清江久欲把漁竿消消濁酒須成
醉嫋嫋晴花已倦看不忍燕鶯頻往復且留鷗鷺與
盤桓東家野老渾知我日日重尋打白歡

海叟集卷中

海叟詩中卷十一

五言絕句

六師得家書

江水一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

寄家書

白髮時時異青山處處同人行千里外書到五湖東

龍江夜行

細雨滿江頭行人夜未休歸心與烟浪相逐下揚州

江上二首

野屋藏春樹江隄倚暮花買魚留楚客沽酒問吳娃

其二

日暮江風急江花水上飛吳船三十丈載得夕陽歸

新鷺

芳樹何年到西園夢裏鷺不須重聽汝只是舊時聲

新柳

淺色初含雨輕陰未過池黃昏畫樓畔景是斷腸時

新蝶

怯露依芳蕙驚風入繡幃莫將羅扇撲更待滿園飛

絕句四首

門外青青草今年更覺深前時玉釵墮侍婢不能尋

其二

羊車行樂處歌吹隔蕭牆賴有隣房女時來說故鄉

其三

月落長門去千門夜色濃夢間無限樂不道在宮中

其四

春衣裁剪罷密葉間穠花縫到鴛鴦處行行線脚斜

寄王九秀才

夫子久不見生涯今名何惟應江水上日日採菱荷

詠馬二首

將軍皆衛霍不復見韓彭馳騁沙場日時時意不平

其二

穆王乘八駿此骨獨超群繫向蟠桃樹飛花散滿身

六言絕句

江上二首

北固城頭晚眺江津渡口烟波白髮人人自老青山

處處還多

山下旌旗閃閃江邊楊柳依依騎馬將軍遠戍吹簫

漁翁醉歸

淮安道中

山陽城中細雨廣陵陌上飛花估客時時吹簫行人

處處思家

郊居三首

西舍積頭溜溜南園鳥啼關關數觥香醪獨酌一樹

梨花半殘

日轉花陰傍戶雨餘山色沿堤二雙蝴蝶對舞幾箇

鶯兒亂啼

荒園處處閒步小閣時時燕居阮籍惟思飲酒愁康

最嫌讀書

醉歸

北渚看花起早東隣醉酒歸遲為問臺中官馬別來
幾許人野

七言絕句

淮東逢張十二信

少年追逐共西東吳道文章馬亮弓一自干戈零落
盡白頭淮海獨相逢

陪鄭明德倪元鎮遊天屏二首

鄭鑑風流老不衰倪寬頭白更應癡吳越英雄已沒
土欲從江海問西施

百花洲上百茶樹花是吳王舊日栽吳王去後無清
息歲歲看花人自來

馬益之邀陳子山應奉秦景容縣尹江上看
花二公作竹枝歌予亦作數首

吳淞江上好春風水上花枝處處同得似鴛鴦與鷓
鴒時時來往錦雲中

水上花枝日日開行人頭白不能來請看門外東流
水流向滄溟更不回

江水東流更不回行入白髮苦相催只恐明朝風雨
惡夜深燒燭亦須來

千株雲錦照江沙上青旗賣酒家莫怪狂夫狂得
徹吳姬玉手好琵琶

吳姬玉手好琵琶少小聲名到處誇但使主人能愛
客年年來此看江花

江花紅白最堪憐莫惜看花費酒錢他時白髮三千
丈縱使頻來不少年

黃家渡雨多好春黃家渡上酒能醇看花喫酒唱歌
去如此風流有幾人

寒食清明正好春看花須着少年人少年看花花自
喜白髮看花花亦嗔

松江水碧碧如天水上行人坐畫船記得吳兒竹枝
詞為君高唱百花前

日日花前金巨羅百年能得幾經過卷開花謝人還
老狂客狂吟莫厭多

寄語看花江上人清明時節好來頻清明節後多風
雨風雨顛狂惱殺人

揚州逢李十二衍
與子相逢俱少年東吳城郭酒如川如今白髮知多
少風雨揚州共被眠

城西送鄧生
千山風雪正霏霏君去金陵幾日歸鳳凰堂上還吹
笛東望滄溟淚滿衣

客年年來此看江花

江花紅白最堪憐莫惜看花費酒錢他時白髮三千
丈縱使頻來不少年

黃家渡雨多好春黃家渡上酒能醇看花喫酒唱歌
去如此風流有幾人

寒食清明正好春看花須着少年人少年看花花自
喜白髮看花花亦嗔

松江水碧碧如天水上行人坐畫船記得吳兒竹枝
詞為君高唱百花前

日日花前金巨羅百年能得幾經過卷開花謝人還
老狂客狂吟莫厭多

寄語看花江上人清明時節好來頻清明節後多風
雨風雨顛狂惱殺人

揚州逢李十二衍

與子相逢俱少年東吳城郭酒如川如今白髮知多
少風雨揚州共被眠

城西送鄧生

千山風雪正霏霏君去金陵幾日歸鳳凰堂上還吹
笛東望滄溟淚滿衣

夜至瓜州

瓜洲人家燈火微瓜洲渡上行人稀敲門買得雙清
酒船在西陵逆浪歸

寄三江王六秀才

滄洲荷屋晚秋時橘柚青黃滿戶垂安得扁舟趁潮
風

去醉看江雨散輕絲

調鄭老

鄭老曾為前代官江湖相見獨飢寒不道夜深霜露重猶將玉笛倚闌干

送鄭老歸襄陽二首

春風回首古檀溪老竹茅茨溪水西鳳凰臺上還相憶烟浪無窮碧樹低
我愛襄陽老鄭虔高樓吹笛動秋烟他時若有平安信即寄江東估客船

南京口號五首

君王觀闕倚天開畫出金山復壯哉率土再瞻龍虎氣高臺還見鳳凰來

唐詩下卷五

聖帝明王德業親為清廟國西門皇心自是超前古况復貽謀及後昆

放牛歸馬淨塵埃地北天南道路開火鷄馴象時時賁不數周家白雉來

春雨初晴霽色開天街風雨少塵埃白面郎官調御馬雙雙騎過午門來

駕出東華正好春山十草木更精神揚雄老才情減羞見新來獻賦人

即事

洛陽大賈愛名姬富樂園中飲酒歸千步長廊好騎馬不愁春雨夜露衣

觀沙鷗

門外沙鷗我所知終朝相見不相離借爾橋東楊柳岸明年春日更添兒

江上寄嚴八

一春不見嚴夫子底事城中不肯還門外白鷗三萬箇幾時相對綠波間

江上寄書

相南估客發西津東入姑蘇花正春獨有相思數行字欲從江海問情人

醉書壁

芙蓉花開滿高岸還如杜老蜀江邊田夫野客頻來省白酒黃鷄不用錢

淮西夜坐

蕭蕭風雨滿關河酒盡西樓聽鴈過莫怪行人頭白盡異鄉秋色不勝多

題龍江酒家二首

金陵美酒玉光浮父老相傳最解愁安得身無官府事長年高卧竺家樓

江上青帘映白沙墟頭美酒玉無瑕李白當年曾醉此桃花落盡不思家

客中夜坐

落葉蕭蕭江水長故園歸路更微茫一聲新鴈三更雨何處行人不斷腸

憶南湖二首

我憶南湖春酒香百錢亦可解愁腸湖頭白鷗猶堪

愛正似佳人玉臂長

南湖沈叟愛吟詩詩似當年杜牧之一自干戈不相見今人雙鬢欲成絲

浦口竹枝

浦上荷花生紫烟吳如酒肆近人船更將荷葉包魚鮓老死江南不怨天

寄瓢齋

不見瓢齋心自苦金陵又復上金華茫茫春草燕春水勝斷東風日易斜

海叟集卷下終

海叟集卷下終

海叟集一本先錄之東南并院長史海黃元同先生之所賜也予自補綴藏弄之餘吳令先生久歸道山予不頭童齒豁檢書及此不禁慨然壬戌七月雨中留菴識

別本袁海叟詩集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袁凱撰凱有全集已著錄此本乃正德元年陸深同李夢陽所刪定而何景明授其門人孫繼芳刊於松江深及夢陽景明各爲之序其板久佚今所存者傳鈔之本也後有萬厯己丑王俞跋已佚其前半不能考見始末惟篇終有偶續前刊輒附數言之語似乎俞又有所續入然題下多註選入詩綜字又似朱彝尊以後之本非其舊編矣



ZW 21181006574748